



春秋左傳節解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  
周翰註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  
命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  
者莫不爲文而未知爲文之法故授同  
知蘓州府事張幼仁俾刻之郡中余叙  
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



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孔子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

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盖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則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實媯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蘓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齊之遠亦善言焉有若

郟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戍遠啓疆閨  
門之懿六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  
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  
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  
不晦精而不假鑿削或若剝焉而非贅  
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  
孰能遺之是故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

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  
則左氏之於文亦可知也已而世每病  
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之類誠有  
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  
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余以  
哀公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  
豈後人續之耶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

從削蓋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  
之則爲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  
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  
以進於經

正德癸酉二月旣望 震澤王鏊 叙

春秋左傳節解序

畢

重刻左氏詳旨序

近世士以雕龍起家者無不人之  
習左史矣至 臣左史豈易言哉  
丘明之疏春秋其旨粵其事博  
其文宏深茂密纂組繡績網  
縷易好譎誕而莫少端倪附  
而其所窮極揅闡縱橫而未易  
以攻取權折也斯志與後蘇之

第相流亞已不然易以終昔子載  
耶。雖史遷之奇於文何所不睥  
睨然區得其性幻錯愕者耳  
後之人罨廁也沾其膏鬣其太  
深者譬其肌理割其腴雋而淺  
之乎則割其粉澤拾其煦沫咳  
唾之餘多非陸也者然而嚶於  
執林曰夫我豈不之橐籥左生哉

寧獨丘明匪之且也未至乎孩甬  
矣是故左傳之有詳節也非左氏  
言也蓋宋朱申周翰之所輯也申  
之輯是書是禪左氏禪夫學  
左氏者耳學者是端伏是窮  
極是攻取摧折之勢徒見其光  
芒陸離射目塞胆或詭或經乍  
典乍諧渙乎瀚乎執窺其睥

存乎由是姑取節焉為其  
文其事与旨宛然在也二百四十二  
年之 衮毼室其纖微之或漏  
衮公而下文如褚先生之云不錫  
腫而鳧續耶去之為綴游而六  
奚丘明之損俾夫業麟經者  
猶海之於航泉之於綆途之於  
指南而後指可染也朱申氏之輯

雖不滑羽翼丘明抑庶幾哉其  
鼓吹乎碩矣格芳嗜左而癖  
此編為伊不去口雌黃淋漓韋欲  
絕去又不翔三而後錄之曰秘諸  
帳中胡不廣也抑豈惟左氏之為  
其將以惠學之在與而吾願顧  
君之嗜左哉寧肌理腴雋而潔  
無絲滓咳唾煦沫而淺耶書

凡三十子卷顧天堯塘之風涇人太  
學子萬曆壬午七月廿四日王穉  
登序

春秋左傳句解凡例

一依朱文公通鑑綱目例以六十甲子列於逐年之  
首以便考覽

一周王及列國紀年並詳注於魯君之元年其有易  
世則各注於本年

一周王紀年列於魯紀年之上尊天子也列國紀年  
首以陳杞宋者崇先代之後也次以齊秦晉楚者  
大五霸也晉文以後升於齊上者晉主盟最久也  
楚雖主盟而不升者不與夷狄盟中國也次衛蔡  
鄭者存與國也餘小國不錄者不繫乎輕重也

一羅文恭公節本例以一事首末共載一處雖便觀覽然非本文之正今不敢從其例但於注中詳具本末以見事之始終

一左氏之文善於辭命前後節本務省紙板妄有刊削識者痛之今並載其全文以見左氏刪潤之工

一左氏議論有未安者各論述于本文之下

一俗本音釋多用借音雜以方言殊乖聲律今本有不可直音者乃用釋文音切其合用圈破讀者或以平上去入別之

左傳凡例畢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序

晉 杜 預 元 凱 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本有此名非孔子始名之也 記事

者言春秋記事之法如下文所云 以事繫日

繫者以下綴上之辭言於此日而以此事故以事綴

於日繫 以日繫月

每月有三十日 以月繫時

四時各有三月故以

月綴音計 以時繫年

一年有四時故於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於時凡此所以紀理年月遠近而 故史之所記史官所記 必

表年以首事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故年是事端 年

有四時年有春夏秋冬四時 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四時不可

錯互舉春秋二字以為史記之名蓋 周禮有史官周禮春官

言春則可兼夏言秋則可見冬也



之屬有大夫小史內  
史外史御史之官  
掌邦國四方之事  
志內史凡四方

之事內  
史讀之  
達四方之志  
外史掌四方之志  
掌達書名于四方  
諸侯亦各有國

史言上文史官是天子之史至  
於諸侯之國亦各有史官  
大事書之於策  
策即簡

編諸簡故名為策大  
事如經之所書是也  
小事簡牘而已  
簡牘也以竹為之  
牘版也以木為之

所紀是也  
孟子曰  
引孟子之言以證  
楚謂之檮杌  
檮杌

者四凶之一言頑凶無侮匹也  
楚國之史名  
晉謂之乘  
曰檮杌以記惡為主也  
檮徒刀反杌音兀

乘車乘也古者賦田出車晉國之史  
名曰乘者以田賦為主也  
乘夫聲  
而魯謂之春秋  
魯

之史錯舉四  
其實一也  
三者其名雖異其實  
韓宣子適  
時名曰春秋

魯韓宣子晉大夫名起謚  
曰宣適魯在昭公二年  
見易象與魯春秋  
易象者周

辭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  
辭韓子適魯而見此二書  
曰周禮盡在魯矣  
春秋尊周

序事故曰周  
禮盡在魯也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易象

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則知周公  
之德見易象則知周之所以王也  
王音旺  
韓子所見

韓宣子所  
見魯春秋  
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蓋是周之舊日正  
周禮

既衰  
周自東遷後  
官失其守  
史官失  
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  
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  
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  
赴告策書  
赴告謂告

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赴告  
然後載于冊書告音谷  
諸所記注  
與夫其他  
多違舊

章  
赴告記注多與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  
孔子名丘字  
仲尼見春秋

多違舊章乃因魯史策書  
成定之舊文從而修之  
考其真偽  
考謂校勘也真者

而志其典禮  
志謂記識也合典法者  
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  
復舊典  
下以明將來之法  
使後世  
其教之所存  
謂名

惡義存於此事文之所害若文無褒貶以示勸則刊而正之則

削舊策改而正以示勸戒則刊而正之則

皆即用舊史其餘不害於教者史有文質春秋二百四

紀錄既非一人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既無

不必改也引左傳之言以證之此其善志言春秋之

也此傳在魯非聖人孰能修之言若非聖人誰能

也成公四年蓋周公之志傳言善志者蓋周仲尼從而明

之傳言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孔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程

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孔子嘗稱其耻於巧言令色當

是孔子之前輩不應序事至韓趙魏滅智伯也序謂左

丘明受經於孔子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者聖人所制

而作傳恐未必然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者聖人所制

是不可刊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左氏作傳解經或先經

或後經以終義或後經為文以終或依經以辯理或

經之言以辯或錯經以合異或錯經為文以隨例而發

此經之理或錯經以合異合此經之異隨例而發

其例之所重例即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舊史遺文

春秋多有舊史遺餘畧不盡舉則左氏畧之不非聖人

之文孔子不曾刊改畧不盡舉復為之作傳非聖人

所修之要故也言左氏所以不作傳者以此等皆是身

為國史漢藝文志云左躬覽載籍言左氏躬親觀覽必

廣記而備言之所見既博故春秋所不書其文緩言左

文辭不其旨遠而其意旨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左氏之

學者推原其事之始要截尋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究

其事之終令平聲要平聲尋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究

其所窮

却因枝葉而究極根本之所窮

優而柔之

言左氏富博其文使以寬舒學者之心

自求之

使學者自求其高意

饜而飶之

又精華其大義以飽足學者之好

使自趨之

使學者自奔趨其深致趨去聲

若江海之浸

譬如江海以水深之故而所浸

者膏澤之潤

如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治也

渙然冰釋

故學者之心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

怡然理順

怡然喜悅而眾理皆順

後為得也

然後學者真有所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

自此以下至一節說舊發例也

皆經國之常制

仲尼之經蓋是經理國家之常制也

公之垂法

以其皆經國之常制故史書之舊章言周公知其為周公之垂法也

仲尼從而修之

仲尼作經不過因周公垂

法史書舊章從

而修明之耳

以成一經之通體

修而明之故春秋一經之通體由此而成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自此以下至幽而暢之也此一節說新意也此言左氏作傳於經之顯明者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

闡而明之

所以裁制而成義理之類者闡昌善反皆據

舊例而發義

皆是據舊典凡指行事以正褒貶指其人行事是

非以正春秋之褒貶

褒保刀反貶彼檢反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

書曰之類稱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

者有稱不言者有稱

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之類皆所

不稱者有稱書曰者

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之類皆所

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

謂之變例以發凡是

例七者為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又有舊史元

變例也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仲尼之意遂即以此

蓋春秋新意謂仲尼刪改舊史以

為義不復增改者

此蓋春秋新意謂仲尼刪改舊史以

成變例與夫舊史不書不復增故傳不言凡言左氏於

改者此二條蓋是春秋新意也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以

皆逐事發傳不曲而暢之也委曲而通暢其意也暢以凡字起例也

亮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也此一節說經無義

反其經無義例例者蓋國有大事史必書之非必皆有

義例也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行事而而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其非例也非褒貶故

發傳之體有三言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而為

例之情有五亦以此五情故傳為經發例一曰微而

顯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文見於此辭之所

起義在彼以顯之所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亾城緣

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成公十四年經

人歸姜氏至自齊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

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

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為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

則夫人為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名此起義在彼也僖

公十九年經書梁亾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

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

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亾所以見取之者無罪

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亦

起義在彼二曰志而晦志記也晦隱也謂約言

也舍音捨約言記事以示推以知例推尋其事以知參會不地

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引此事以證志而晦之說隱公二

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

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

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

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

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而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

婉曲其辭義訓所謂婉也三曰婉而成章以曲其辭曲從義訓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大順以示其

順所謂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引諸諱避及許

成章也成章之說春秋以諱國惡為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

事者故言諸以總之也如桓公元年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釋之曰為周公祊故也蓋許田是魯國朝宿之

邑因創周公別廟馬祊田是鄭國湯沐之邑二者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周公

而祊田之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之然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但書壁假許田若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音避四曰盡而不汙直盡其言無所直書其事所謂

具文見意具為其文以見譏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音避

侯獻捷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盡而不汙之說莊公二

十三年經書丹楹公榑二十五年經書天王使書刻桓公榑傳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一年經書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

凡此三者皆直書其事具為其文以見其譏誚之意所謂盡而不汙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惡者貶之示其懲也

懲音盈稱音角音角求名而亾為惡者欲求得欲蓋而章為惡者欲掩

反章名而名反亾沒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引四事以證懲惡

十年經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昭公五年經書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來奔三十一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而殺

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耳而春秋抑之但書曰盜則是求名而亾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非命卿不當

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

懲惡所以推此五體推而廣之也前言情有五此言五勸善也

也以尋經傳推廣五者之體以尋求仲觸類而長之類

觸類而增長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此附于二百

所行之事蓋春秋始隱公元年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

矣觀其褒善貶惡之意則王道之或曰杜預假設或

秋以錯文見義或人謂春秋錯雜文辭以見意若如所

論今汝杜預所論乃謂仲尼因魯史舊文則經當有事

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如此則春秋當有事同先儒所傳

據先儒傳說則謂苟有異皆不其然皆不如汝杜答曰

文莫不著其義者傳平声皆不其然預所論何也答曰

杜預答或人之問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春秋雖是以一字然

皆須數句以成言然而一字不可單書須有用非如八

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八卦各三爻錯綜重之而

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

當依傳以為斷故事同文異者左氏不為發傳蓋决知

也斷了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春秋三傳各有師承

亂反秋之學者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

其人亦多救家但不知杜預大體轉相祖述言此十數家之說大

所指定是何人也述循之也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事同文異

而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所以進退不守丘明之傳已無

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也隨人遷就故退不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雖學左傳而

能守左傳之說也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於其文義有

不通曉皆沒而不說既不曉則皆沒而更膚引公羊穀

梁膚淺也公羊氏穀梁氏皆有春秋傳其說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者不能研究其旨乃反引公羊穀梁淺

近之適足自亂以二傳而解左氏預今所以為異杜預

其名謂我今所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專修左氏之傳以釋仲尼之經

經之條貫條如木之有條貫如繩之有貫必出於傳以左傳與經同條其貫也傳之

義例傳之發義皆有正例總歸諸凡必左傳發凡言例也推變例以正褒貶

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可推之以正褒貶也簡二傳而去異端若左氏不解則就二傳而

簡用其合義者黜去其異端者去上声蓋丘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我臆見蓋是左氏之本

意其有疑錯然去古既遠文字當有疑者則備論而闕之則備論其

可疑之處而以俟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能足成其說也然劉子駿創

通大義劉向之子名歆字子駿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劉歆治左氏始引傳文解經故

義駿音俊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後漢賈逵

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述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三人皆

先儒之美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其後又有穎子嚴名容比於劉賈許之徒學識雖復

淺亦復名家然亦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復扶又反故特舉劉賈許穎之

違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舉以見同異四家參其議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攷之

論之同異可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左傳本自為一書杜預以經傳

異處不便觀覽乃逐年分析經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

其類以相比各隨而解之既解經文又解傳文名曰經傳集解謂

集經傳而解之故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謂不

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謂土地稱號譜第謂世族相與為

圖譜歷數謂六十甲子此四者別集為一書皆顯其

部以類相從每部凡四十部十五卷而為十五部分

異同義例有異同者從而釋之以又解釋其所名曰釋例

以其別集諸例將今學者觀其所聚所以類聚之意異

故以釋例為名同之說釋例詳之也釋例具載已詳學或曰預

又假設或春秋之作此問孔子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

人之問左氏穀梁二傳皆不魯有明文惟孔舒元公說者以為

羊傳本云麟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也仲尼自衛反魯

自衛反魯在修春秋自衛反魯便修春

秋三年文立素王此又問素王素臣之說素空也謂無

成而致麟丘明為素臣故知丘明傳春秋為素王

也至故知孔子為素王也音旺下王魯同

素臣也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又問王魯之說何

元年曰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危行言孫其行

謂黜周而王魯孫順其言即下文所謂以辟當時之害

微其文隱其義者也行去聲孫去聲故微其文微而不著隱

謂所以言孫者恐危言以得罪故微其文微而不著隱

當時而為已之害也辟音避其義所以避當時之害也

其義所以避當時之害也公羊經止獲麟此又問春秋

春秋傳至哀公十四年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左氏春秋傳

年西狩獲麟而止有經文至書敢問所安言已上四條說皆

孔丘卒乃止問異乎余所聞則異於是仲尼曰言以證之文王既

沒孔子言文王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

道也此制作之本意也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歎曰孔子



又嘗歎鳳鳥不至

太皞時鳳鳥至故以鳥名官孔子言今世亂鳳鳥不復至矣

河不

出圖

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今世亂河不復出圖矣

吾已矣夫

孔子言世亂無明王吾道

其不行已乎夫言扶

蓋傷時王之政也

杜預言孔子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

麟鳳

五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并白虎而為五

王者之嘉瑞也

言此五靈乃王者嘉美之瑞物

也今麟出非其時

今麟出於衰亂之世

虛其應

上無明王則而失是虛其應也

其歸

為人所獲則失其歸也

此聖人所以為感也

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

所感所以作春秋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

孔子作春秋至西狩獲麟遂絕筆焉

感而起

孔子感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

固所以為終也

既因感麟而起所以

終於獲麟之一句也此以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上答春秋止於獲麟之說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杜預又答周平王東周之始王

也

周自犬戎之亂平王遷居東都洛邑故曰始王

隱公讓國之賢君也

隱公長子而遜

國於其弟故曰賢君

考乎其時則相接

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其時相接也

言乎

其位則列國

魯爵為侯其地則廣是其位為列國也

本乎其始則周公之

祚胤也

周公子伯禽始封於魯承周公之後者是其福祚之遺嗣也

若平

王能祈天未命

設使平王能撫養下民以求上天久長之命

紹開中興

又紹先

王之烈而開中興之功

隱公能弘宣祖業

設使隱公能大宜乃祖周公之業

啓王室

又周之王室

則西周之美可尋

君臣同心如此則雖遷東周而西周

之美政尚

文武之迹不隊

雖非文武而文武之治可尋求也

因其歷數

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也其始則因其年月之歷數

行事

繼乃附君臣之行

采周之舊

采周禮經

以會成王

**義** 以會合成就 垂濼將來 雖事之已往不可復追猶冀

**法** 一王之大義 垂濼將來以為萬世王者之 也 **所書之王** 謂元年春 **即平王也** 此王字正指 **所用之**

**歷** 王下書 **即周正也** 此周以建子之月為正 **所稱之公** 謂

始書公及邾 **即魯隱也** 此公字即指 **安在其黜周而王**

**魯乎** 書王正月則非是黜周也 **子曰** 又引孔子之 **如有**

**用我者** 孔子言今世如 **吾其為東周乎** 我將與周道 **此**

**其義也** 杜預言春秋之義正欲與周何嘗 **若夫制作之**

**文** 此答微其文隱其 **所以彰往考來** 言孔子制作春秋

往考校 **情見乎辭** 聖人憂世之情發見 **言高則旨遠** 立

方來 **辭約則義微** 措辭既約則義 **此理之常** 此

既高則旨意 **辭約則義微** 措辭既約則義 **此理之常** 此

自然深遠 **辭約則義微** 措辭既約則義 **此理之常** 此

聖人制作 **非隱之也** 非聖人故意 **聖人包周身之防** 聖

之常理 **非隱之也** 非聖人故意 **聖人包周身之防** 聖

防患必周自知無患於 **既作之後** 設使既作 **方復隱諱**

**以辟患** 方且隱諱以避當時之 **非所聞也** 則是聖人素

矣所以異乎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 此答素王素臣之說

吾所聞也 **孔子以為欺天** 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蓋孔

臣以治喪 **孔子以為欺天** 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蓋孔

路欲使門人為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今諸儒乃謂

丘明為 **又非通論也** 則是誣孔子以欺天 **先儒以為制**

素臣也 **又非通論也** 則是誣孔子以欺天 **先儒以為制**

**作三年** 先儒又謂孔子自衛反魯 **文成致麟** 謂春秋之

致麟出 **既已妖妄** 其實獲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 **又引**

**經以至仲尼卒** 先儒又謂獲麟之後孔子猶制作不 **示**

止至書孔丘卒以前皆是所修之經 **示**

又近誣

此說又近於誣妄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

引二傳以證誣說謂公羊所傳春秋

之經至西狩獲麟而止

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

哀公十四年書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麟之後若獲麟之後猶是孔子所修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庶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為四叛人矣今左氏稱三叛人而小邾射不在其數則引經以至孔丘卒者其誣甚矣射音亦

為感麟而作故杜預以為孔子因作起獲麟春秋之作

起則文止於所起故亦至獲麟之為得其實杜預自謂此說比之

諸儒為至於反袂拭面此又貶駁稱吾道窮公羊傳稱

麟反袂拭面泣涕亦無取焉杜預以為聖人樂天知命

之窮乎故不取其說也

### 春秋左傳杜序畢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明

朱熹

顧梧芳

周翰

起鳳

隱公

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凡十二君惠公初娶宋女孟子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仲子生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立桓公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公攝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巳未

周平王宜曰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三年

杞惠公一年

宋穆公七年

齊僖公九年秦文公四

十四年

晉鄂侯二年

楚武王十九年

衛桓公十三年蔡

宣公二十八年

鄭莊公二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左傳句解

卷之一

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也鄭姬姓國伯爵

始封之君桓公名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申姜姓

國也鄭武公娶申國之女曰武姜者姓姜而謚曰武也

武姜者姓姜而謚曰武也莊公及共叔段武姜寐時生莊

子莊公也次子名段後出奔莊公寤生公至寤方知之

共因以為號共音恭下並同莊公寤生武姜寐時生莊

驚姜氏以其寤寐而生故名曰寤生故命莊公之遂惡

之武姜因驚遂惡愛共叔段既惡長子欲立之武姜欲

其子惡鳥路反愛共叔段遂愛次子欲立之立叔段

為太亟請於武公武公使立叔段亟去吏反公弗許武

不從及莊公即位武公既卒而莊為之請制制邑名武

於制為去聲公曰武姜制巖邑也言制之為邑號叔

歿焉號叔東號君也號仲號叔皆王季之子一封東號

不務修德故為鄭所佗邑唯命言叔段不可封於制若

滅而歿也號古陌反佗邑唯命欲封於別邑則唯命是

聽焉請京京亦邑名武姜又使居之莊公從其請遂使謂

之京城大叔號叔段為京城太叔祭仲曰夫諫莊公曰

祭側都城過百雉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京

界反都城過百雉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京

三百丈也國之害也言都城太大夫諫莊公曰

法制凡有三等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一都五十分其城長

如下文所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都五十分其國之小九之

其國之一不過百中五之一一不過六十分其國之小九之

維也參七南反中五之一一不過六十分其國之小九之

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一今京不度雉不合法度非制

也非先王君將不堪言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公曰應

仲姜氏欲之言請京出於焉辟害以母命之故雖為國

慶反辟對曰祭仲答姜氏何厭之有言武姜愛共叔段

音避對曰祭仲答姜氏何厭之有雖以鄭國與之猶

左傳句解

不厭也厭平聲不如早為之所不如其所宜也無使滋蔓如草

之滋長延蔓蔓音萬蔓難圖也滋蔓則難蔓草猶不可除草之滋蔓尚難

除况君之寵弟乎何况叔段乃莊公寵愛之弟若公曰

應祭多行不義必自斃言叔段據有大邑而多子姑待

之子稱祭仲也言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邑也

貳兩屬也果然叔段命西北公子呂曰鄭公子為大夫

國不堪貳言國家不可使君將若之何今西北二鄙兩

何以欲與大叔君若欲以鄭臣請事之則我請事叔若

弗與若不以鄭則請除之而滅之無生民心叔段不除

民當生公曰若公無庸言無用將自及彼將自及大叔

他心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叔段又至於廩延廩延亦

所侵愈子封曰公子呂可矣言今可厚將得衆言叔段

多也公曰應公不義不暱言叔段為臣而不義於君

大將得厚將崩雖土地廣大民心不附大叔完聚叔段乃完

反其人繕甲兵繕治甲冑具卒乘具備其步卒與兵車

將襲鄭將不測而夫人將啓之夫人武姜也姜本欲立

將開公聞其期莊公密探伺而曰可矣言叔段罪惡已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乃命公子呂帥兵車二

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京叛大叔段京城之人段入于鄆

叔段既失衆心乃走公伐諸鄆莊公追而大叔出奔共

而入于鄆邑鄆音偃

五車力解

叔段乃出于鄆而逃奔于共國遂寘姜氏于城穎

穎之於地而誓之曰臨別與母為誓不及黃泉黃泉地中無相見

也誓言此生無復相見至死後方相見於地下也既而悔之莊公一時忿怒誓不見母未幾而悔

也穎考叔為穎谷封人穎谷即城穎之谷也時聞之考叔

聞莊公誓有獻於公以物獻於莊公公賜之食公以飲食賜考叔食舍

肉考叔受食而不啜羨欲以發莊公之問也公問之莊公問何故舍肉不食對曰

小人有人有母小人考叔自稱也言有母在家皆嘗小人之食矣言母

未嘗君之羹未嘗得嘗我君之羹矣請以遺之今君賜食故欲

公曰告考叔云爾有母遺言考叔爾有母在家可以遺之緊

我獨無母緊語助也我獨無母可以遺之也穎考叔曰疑而敢問何謂也

言公母見存而公語之故莊公以誓母之故而語考叔且告之悔且告

對曰考叔君何患焉言莊公不患其艾之意若闕地

及泉若泉闕音掘隧而相見隧地道也教公掘地為

其誰曰不然誰以此說為不然也公從之莊公從考叔言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莊公入隧道見武姜乃作詩而其

樂也融融詩中要語樂音洛姜出而賦大隧之外莊

其辭畧曰大隧之外云云其樂也洩洩詩中要語洩以

世遂為母子如初莊公迎武姜歸母君子曰按傳文所

折之以正大之理今姑存之以備一家之言後凡君子

穎考叔純孝也言穎考叔愛其母自愛其母皆放此

施及莊公

遂能感發莊公使為詩曰

詩大雅既醉篇孝子不匱

孝子之心篤於

愛親無窮匱也

永錫爾類

又能以已之孝感君之

其是

之謂乎

言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詩旨未

辛酉三年

是歲周平王崩子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此亦推原其事之所由始也卿士執政之

王貳于號

官詩序所謂父子並為周司徒者是也

號

怨王

此鄭伯指莊公也

王曰無之

平王給曰

故周鄭交

質平王恐莊公不信故交質其

王子狐為質於鄭

平王

子名狐者往

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莊公以其子

王崩

年而平

周人將畀號公政

周人遂成平王本意乃負

四

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

祭足即祭仲也温周邑名四

祭仲統帥兵師奪

秋又取成周之禾

成周頑民所遷處

而取之

周鄭交惡

疾惡也惡如字

君子曰信不由

中言周鄭之誠信

質無益也

雖各以子交明恕而行則

此心相知恕則不責其所不

要之以禮

而又以禮文彼

雖無有質

雖不必以誰能間之

亦誰得以間其

苟有明

信誠使此心明

澗溪沼沚之毛

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

毛草也即下

蘋蘩蕒藻之菜

蘋大萍也蘩白蒿也蕒藻

文所謂菜也

筐筥錡釜之器

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無足

者以爲菜

澗溪沼沚之毛

可薦於鬼神

言有明信

左傳句解

卷之二

五

則微薄之禮幽可薦於鬼神也

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

又焉用質

雅有行葦洞酌

昭忠信也

公疾

孔父而屬殤公焉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

寡人弗敢忘

得保首領以沒

其將何辭以對

對曰

群臣願奉馮也

公曰不可

使主社稷

若弃

德不讓

豈曰能賢

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光昭先君之令德

是廢先君之舉也

君讓國之

美德也

則微薄之禮幽可薦於鬼神也

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

又焉用質

雅有行葦洞酌

昭忠信也

公疾

孔父而屬殤公焉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

寡人弗敢忘

得保首領以沒

其將何辭以對

對曰

群臣願奉馮也

公曰不可

使主社稷

若弃

德不讓

豈曰能賢

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光昭先君之令德

是廢先君之舉也

君讓國之

美德也



先君以舉賢為功吾子孔父能承我使公子馮出居于

鄭既立與夷故出其子於鄭以避之宋穆公卒此年八月殤公即位殤公

與夷立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謂宣公知穆公之賢而立之立穆

公不立子其子饗之穆公卒復立與夷是子不失享有宋國也命以義夫義者

宜也言宣公遜國之命出於義也天音扶商頌曰詩商頌玄鳥篇殷受命咸宜詩意言商

湯武丁受命皆以義百祿是荷故能任荷天之百祿也荷上聲其是之謂乎言宣公

以義能使其子終有宋國合此詩之義也○愚按宣公遜國于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于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乎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殤公遇弒在威公二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此亦推原其始也爾

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康叔文王之子也齊姜姓國亦

妹女弟也莊姜姓姜而謚莊也美而無子莊公娶莊姜美於色又賢於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衛

人所為賦碩人也衛國之人作碩人之詩以閔之又娶于

陳曰厲嬀陳嬀姓國侯爵帝舜之後始封之君胡公與杞宋二王之後謂之三恪衛莊公再娶陳女

厲嬀姓而謚曰尤危反生孝伯厲嬀生子蚤歿未成人而其姊戴

嬀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以姊姪媵之戴戴者厲嬀之姊也戴亦謚也生桓公名完

莊姜以為已子莊姜無子故撫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

莊公嬀妾生有寵而好兵州吁獲寵愛於莊公而喜學用兵好去聲公弗禁

莊公寵愛弗禁止之莊姜惡之惡州吁恐其為亂惡去聲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諫莊公

曰碏此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義以方外所以制事之

當以義弗納於邪不可納之驕奢淫佚驕謂恃已凌物奢謂夸矜犯上

方教之

淫謂嗜慾過度所自邪也四者邪之四者之來驕奢淫

來寵祿過也寵祿所以愛之過則將立州吁言欲立州

乃定之矣則宜早若猶未也若不階之為禍州吁必緣

階梯而夫寵而不驕得人寵愛而不能驕矜驕而能降

雖已驕矜而能降而不憾雖降其心而憾而能矜者雖

怨恨而能自重鮮矣言此四說而能如且夫賤妨貴以

孽之賤而妨少陵長年少而陵犯年長者遠間親疎遠

而離間親近之新聞舊新進之人而離小加大以小國

臣間並去聲大淫破義以邪淫而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君義君能

為臣行臣能行父慈為父而子孝為子而兄愛為兄而

弟敬為弟而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去順效逆今寵州

六逆則賤妨貴少陵長其於六順則弟所以速禍也此如

不敬是去順而效逆也去上聲下同所以速禍也此如

則是自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為人君者而速之今不

其禍也而無乃不可乎言速禍之弗聽莊公不聽其子厚與

州吁遊石碏之子石厚禁之石碏禁之不可石厚桓公

立莊公卒桓公立在乃老石碏乃告衛州吁弑桓公而立衛桓即

壬戌周桓王四年宋殤公衛州吁弑桓公而立位至是

其成乎言州吁弑兄自立對曰衆仲臣聞以德和民衆

稱臣謂我聞有德者可不聞以亂民者亂謂阻兵安忍

也以亂若欲作亂猶治絲而焚之也譬如治絲者而焚

音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特也言恃其兵阻兵無衆兵

則民殘而安忍無親安於殘忍則刑衆叛親離叛以衆則

則難以濟矣難乎其夫兵猶火也國不可無兵猶民不

能害弗戢用兵而不戢斂將自焚也猶用火而不戢夫

州吁弑其君謂弑而虐用其民又以刑威於是乎不務

令德令善也德可以而欲以亂成亂不可和民而州

成必不免矣言州吁必不州吁未能和其民果如衆仲

和其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石厚以石子曰王

觀為可石碯答其子云若能朝觀曰何以得觀厚問何

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碯答云陳桓公方有眷寵

存未有謚號石碯不應稱陳衛方睦其時陳蔡二若朝

為陳桓公此左氏之誤也陳使州吁若能朝於陳桓公而必可得也

陳使使之請命於王朝音潮必可得也必可得朝厚

從州吁如陳如往也石厚從父之言石碯使告于陳曰

石碯密使人衛國褊小言衛國土地狹老夫耄矣老夫

告于陳桓公衛國褊小言衛國土地狹老夫耄矣老夫

自稱也八十九無能為也言國小年耄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言州吁石厚二敢即圖之言二人今朝陳國欲委

陳人執之陳人從石碯之而請泣于衛泣臨也請衛衛

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濮地名衛人使右宰之官

名石碯使之臨陳而君子曰石碯純臣也言石碯純也惡

州吁惡州吁而厚與焉并惡石厚與州大義滅親知有

父之義而無其是之謂乎合大義滅親之說。是歲衛人

癸亥五年衛宣公元年。是歲曲沃莊伯伐晉逐鄂侯

末詳見桓公公將如棠觀魚者棠魯之遠地隱公將

僖伯諫曰為滅孫氏諫隱公不可往觀魚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大事謂祀與戎也言凡田獵其材不足以備器

用其物無皮革齒牙之則君不舉焉則是游宴戲樂而

也動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軌法也物事也言人君當為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

量去聲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不

軌不物謂之亂政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亂政亟行為

君而數行亂政亟去吏反所以敗也國家之敗故春蒐蒐索也春田

禽獸之不孕夏苗夏田曰苗主除秋獮獮殺也秋田取

也獮音搜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

因田獵而講武猶必擇三年而治兵四時雖已講武猶

農事之閒日恐妨其業三年而治兵三年而大習也出

日治兵謂始入而振旅入曰振旅謂治兵已畢歸而飲

至歸則告至於宗以數軍實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昭

文章昭著車服旌明賢賤明將帥辨等列辨行伍順少

長出則少者在入則習威儀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在後少去聲長上聲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田獵所取禽獸而其肉不足登俎以供祭祀也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長毛為羽謂其物之大齒為牙鳥翼

則公不射

言此等微物君不當親往而射取之射食亦反古之制也

言上文所言皆古人之法制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

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

實謂菱芡魚蟹之類

器用之資

此皆器用之所資取

阜隸之事

乃微賤小臣如阜隸者所

掌之事皂皂同

官司之守

官司自有職守

非君所及也

人君不當親此小事也公

曰吾將畧地焉

隱公不從其諫遂答之曰我欲按行邊境不專為觀魚也

遂往陳魚

而觀之

陳設張也遂往棠地大

○九月考仲子之宮

也仲子魯惠公再娶宋國之女桓公之母也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至此廟成而祭之也禮諸侯無二嫡不應立廟故將萬焉

萬舞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公問衆仲以舞者執羽之人

數對曰

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

大夫四

士二

夫舞

所以節

八音而行八風

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八風東方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也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

故自八以下

惟天子得盡物數自諸侯以下則降殺以兩也公

從之

公從衆仲之言於是初獻六羽

始用六佾也

此左氏釋初字之義蓋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魯之宗廟因而用之至是隱

公考仲子之宮始從衆仲之言行六羽之獻故春秋書曰初也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以見唯仲子廟用六佾

○鄭人以王師伐宋

時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人

者以莊公尚為入其郭宋人使來告命

遣宋使

王卿士故也

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一

告於魯使公聞其入郟也隱公聞鄭兵將救之而救之

問於使者曰宋使云師何及言鄭兵今對曰未及國公

使者曰辭謝於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君謂宋殤公

來告我使我同憂恤難去聲今問諸使者我今問汝使曰未及

國汝社稷之難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然則我不敢與聞

甲子六年晉哀侯元年是歲鄭伯侵陳鄭伯莊公也傳

鼓曰伐大獲虜掠大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前

請于陳欲與陳侯不許陳桓公不五父諫曰陳公子他

之以講和好親睦於鄰國國之寶也此二者乃君其

桓公親仁善鄰輯睦於鄰國國之寶也此二者乃君其

許鄭君何不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陳桓公荅云宋衛

難去鄭何能為若鄭之小國豈遂不許遂不許鄭傳言

君子曰善不可失人之有善當保惡不可長人之有惡

勿使之長其陳桓公之謂乎言陳桓公不許鄭之求成

長展兩反其陳桓公之謂乎此是惡念發端處長此不

深排而痛絕之長惡不悛改悛其惡而不從自及也則隨

於雖欲救之及禍而其將能乎言不復商書曰商書盤

惡之易也言惡之易長也今盤庚如火之燎于原譬如

焚于不可鄉邇不可向而近之則其猶可撲滅其尚可

原野撲周任有言曰周賢大夫名任嘗為國家者人君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見惡事當如農夫芟夷蘊

者見惡事當如農夫芟夷蘊

崇之芟刈也夷殺也絕其根本併與其本根而除之勿使能殖此如

則惡之不復則善者信矣善惡無兩立之理惡者不

○鄭伯如周鄭莊公朝于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王不禮焉桓王怒其取麥與禾周桓公言於王曰桓公

有為王三公者食我周之東遷周幽王為犬戎所殺晉

鄭焉依東遷之初晉文公鄭武公夾輔王室皆善鄭以

勸來者當時王室微弱諸侯不朝桓王猶懼不他諸

侯不至也况不禮焉禮貌待之鄭不來矣自此鄭國不

桓公五年鄭伯不朝張本乙丑七年是歲秦文公卒靈公立

丙寅八年宣公卒桓侯封人立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忽鄭莊次子即昭公也去年陳侯請妻之鄭以媯氏歸

娶媯氏陳鍼子送女陳使大夫鍼子先配而後祖婦禮娶

先告祖廟而行鄭忽先迎婦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見其

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見其

歸而後告廟故譏之曰誣其祖矣其祖也非禮也非古

此必不能終為夫婦何以能育桓公十一年昭公皆奔張本也○齊人平

何以能育桓公十一年昭公皆奔張本也○齊人平

宋衛于鄭先是宋衛與鄭屢相侵伐使來告成三國齊

遣使來魯國告公使衆仲對曰隱公使衆君釋三國之

云三國已和矣公使衆仲對曰隱公使衆君釋三國之

圖言三國不叶而相圖今以鳩其民鳩聚也三國釋憾

聚其君之惠也是齊侯有恩寡君聞命矣衆仲稱隱公

命矣君之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君有明德如此寡○無駭君敢不順而受之

卒無駭魯大夫也羽父請謚與族羽父公子翬也謚成者之稱

氏謚音示公問族於衆仲問何以爲無衆仲對曰答隱

天子建德天子立有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之地而

出故陳爲姓也胙之土而命之氏分之以土地因其所封地

陳命曰諸侯以字故其臣但以其爲謚因以爲族或使

陳氏也祖之字爲氏也爲謚因以爲族用先

人之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世居其官而有功則

氏中行也邑亦如之或以所封之邑爲族若公命以字爲

展氏公子展魯孝公之子蓋無駭之祖也隱公

丁卯九年蔡桓侯北戎侵鄭北方之戎鄭伯禦之鄭莊

北戎患我師難禦曰彼徒我車莊公言戎用步懼其侵軼

我也恐兵車不利而爲戎之公子突曰突亦莊公子即

莊公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敢於

退走爲馳故可使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言先伏

逐我覆戎輕而不整言戎人之性輕易而貪而無親志

不相親而勝不相讓惟其貪也故得勝則敗不相救惟其

也故兵敗則各先者見獲必務進鄭使勇者嘗寇則戎

走而不相救而進而遇覆必速奔獨自先進而

則務在速進而棄其後則無繼矣則戎兵無

矣乃可以逞如此然後從之莊公從子戎人之前遇覆



者奔

果然戎兵之先者

祝聃逐之

祝聃鄭大夫也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

走祝聃

逐之也

衷戎師

謂戎兵在三伏兵之中也

前後擊之

第一伏逆其前祝聃與第三伏逐其後并第二伏擊其中也

盡殪

前逐鄭

兵者盡被殺

戎師大奔

後者不救皆奔走也

戊辰

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伐宋

前書宋公不共王職鄭莊公為王左卿士會齊

魯以王命討之

公敗宋師于菅

菅地名蓋鄭伯後期而隱公獨戰敗宋師也

鄭師入郟

郟宋邑也鄭兵後至而入之

歸于我

得郟邑

入防

防亦宋邑也鄭

兵又

歸于我

鄭以隱公獨敗宋師故取郟防二邑皆以與魯

君子謂鄭公於是

乎可謂正矣

言莊公處此言合於正理

以王命討不庭

言宋公不正鄭以王命討

之曰不庭者下之事

不貪其土

既取其土地

以勞王爵

上皆成禮於庭中也

勞謂叙其勤以答之也魯侯爵尊鄭伯爵卑以二邑歸魯故曰以勞王爵

去聲 正之體也

人所以得正之體也

巳巳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國文王之後薛任朝音朝下同

爭長

二侯爵同故爭為長

薛侯曰我先封

言我祖奚仲之後二國皆侯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言我祖為周卜官之長又同姓也

薛侯姓也

薛任姓又非王親故曰庶姓也

我不可以後之

言我同姓不可以後於庶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

薛侯不直故隱公使羽父獨請於薛侯

君與滕

君辱在寡人

稱薛君與滕君肯辱臨於寡國

周諺有之曰

周之俗 山有

木

工則度之

度其材而用之者

賓有禮

禮行於客 主則

擇之

擇其宜而行之者

周之宗盟

周之同宗先有盟誓之書

異姓為

左傳句解

卷之二

五

後皆先同姓寡人若朝於薛設若我魯君不敢與諸任

齒言諸任乃薛之同姓我姬姓諸君若辱貶寡人也謙

薛侯許之隱公之言遜而有乃長滕侯乃以滕侯為長○鄭伯

將伐許許姜姓國男爵授兵于大宮鄭祖廟也禮出師

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闕鄭大夫也與穎

考叔挾輈以走輈輅也廟中授車未有馬駕子都拔棘

以逐之子都即公孫闕也棘及大逵大逵路可容車之

弗及追穎考叔不及子都怒怒考叔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三

共伐許至是兵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鄭之

傳於許之城下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鄭之

旗名穎考叔取以先登謂子都自下射之子都因恨考

先鄭兵也螿音謀弧音狐子都自下射之子都因恨考

之射顛考叔墜瑕叔盈又以螿弧登瑕叔盈亦周麾而

音食顛而呼曰呼曰呼而招呼去聲君登矣故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

呼曰暇叔盈以旂徧君登矣故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

鄭兵見君之旂遂入許許莊公奔衛許君敗齊

遂盡登於城上侯以許讓魯使取之公曰隱公君謂許不共

侯以許讓公三國同克許齊侯公曰隱公君謂許不共

君謂許國不供其故從君討之故我從君許既伏其罪

職貢共音供下同故從君討之共討其罪許既伏其罪

矣許君出奔是雖君有命雖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不

敢聞此命矣拒乃與鄭人齊魯既不敢鄭伯使許大夫

而不受與音預乃與鄭人齊魯既不敢鄭伯使許大夫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

許叔居許東鄙又使曰此下莊公戒天禍許國言許國

降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鬼神實怒許君而不能自逞其志而假手于

我寡人言許之鬼神借手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

億父兄同姓群臣也言我父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况

以克許為寡人有弟弟謂共不能和協言我有一弟尚

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乃使我弟寄食於他方謂元其

况能久有許乎有許國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

也汝百里當奉許叔以撫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謂鄭

孫獲也我將使公若寡人得沒於地若我得善終天其

呂禮悔禍于許言天雖禍許國我死之後無寧茲許公

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言異世復奉許之社唯我鄭國

之有請謁焉許公復國之後若我如舊昏媾爾許國必能降

姻戚不可疏外也婦其能降以相從也爾許國必能降

約無滋他族實偏處此汝當固守其國毋使其他族類

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毋使他族與我鄭吾子孫其覆

亾之不暇設使他族處此以與我爭則我之子而况能

禮祀許乎何暇能禮祀許之寡人之使吾子處此我

使汝百里不唯許國之為不特使汝守許國亦駭呂固

吾圍也亦賴汝以固我邊陲使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

偏莊公又使公孫獲曰此以下戒飭凡而器用財賄無

寘於許而汝也言凡汝之財我死我身乃亟去之乃亦

言我必遭害當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新邑謂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

汝必遭害當亟去之莊公之父武公  
始遷邑於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自東遷之後周之子

孫曰失其序為周之子孫者亦日失於夫許大岳之胤

也言許國乃四岳之子孫天而既厭周德矣蓋王室卑

是後未可量也大音太吾其能與許爭乎言我豈能以天之所厭而

厭周德也言公孫獲不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而莊公克許

存亾繼禮禮之言禮經國家可以經定社稷可以安序民人

絕之禮禮之言禮經國家可以經定社稷可以安序民人

則親戚和睦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

刑法也言許亂無服而舍之既服罪而度德而處之度

刑政故鄭伐之量方而行之相時而動相

德之厚薄而處量我力之強相時而動相

置之度待洛反量方而行之相時而動相

時之可動而後無累後人言使公孫獲待我死則亟去

動焉相去聲無累後人言使公孫獲待我死則亟去

去謂知禮矣非知禮者鄭伯使詛射穎考叔者穎考

聲可謂知禮矣非知禮者鄭伯使詛射穎考叔者穎考

子都射死莊公弗能討之乃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莊

使軍中詛之于神詛側慮反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莊

公之無政以治民治民者正也所以刑以正邪刑者側也

既無德政既不能以又無威刑威而不能以是以及邪所以

群臣不睦而邪人得邪而詛之而徒詛之於神將何益

以肆其戕殺之毒邪而詛之而徒詛之於神將何益

矣魯何益○王取鄆劉蔿邢之田于鄭桓王取鄭四邑

焉羽委反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武王時司寇

二邑以叛王不能君子是且知桓王之失鄭也言桓王

取而與鄭使取之君子是且知桓王之失鄭也必失鄭

心怒而行之推已及人德之則也言恕者德禮之經也

言恕者禮也。已弗能有，言蘇氏叛王十，而呂與人，乃使鄭之經紀也。是不能推已之心。人之不至，鄭人謂也。不亦宜虐，宜虐鄭之，以度人之心也。

○鄭息有違言，息姬姓國侯爵二，息侯伐鄭，而息先伐鄭，大敗而還，為鄭所敗，君子是呂知息之將亾也。言息弗久，將亾也。楚滅息，見莊公十四年傳。

不度德，鄭莊賢而加之以兵，不量力，言息國弱而先起兵，不親親，鄭息同姓，不徵辭，言語相違而辭，不察有罪，二國相惡，而不辨，犯五不韙，韙是也，五者不是而避，音偉。

而呂伐人，先加兵而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虐，宜乎其恥敗，○羽父請殺桓公，隱公有遜桓之志未及行也，羽父將呂求大宰，欲以度公欲終據其位，故請殺桓公。

公曰，隱公，為其少故也，言為桓公尚少之功，求為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故攝其位焉。

吾將授之矣，我將欲臣，使營菟裘，菟裘魯邑名，隱公使營其宮室，菟裘，音菟。

吾將老焉，我將以國讓桓而終老於菟裘之地，羽父懼，羽父先請殺桓，也，斯言反，諸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反諸於桓公曰，隱公將殺汝也，何不先弑之，下曰，弑上，使賊弑公于薦氏，薦氏魯大夫之家也，羽父使立。

桓公，立為魯君。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一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一卷終

公 魯 岳

公 魯 岳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魯 岳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魯 岳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魯 岳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公 于 其 家 魯 大 夫 之 家 也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

**桓公** 名軌史記名允又一名兀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弒兄自立在位十有八年謚法辟土

服遠曰桓

**庚午** 周桓王九年 **元年** 陳桓公三十四年 杞惠公二十二年 宋殤公九年 齊僖公二十年 秦靈公五年 晉哀侯七年 楚武王三十年 衛宣公八年 蔡桓侯四年 鄭莊公三十三年

**辛未** 宋莊公二年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華督

幸也孔父宋司馬也初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至是殺之而取其妻焉 **公怒** 宋殤公怒 **督懼**

懼公 **遂弒殤公** 督弒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莊公名馮穆公也

三年出居于鄭至是 **呂親鄭** 欲假此以 **呂郕大鼎賂公**

郕姬姓國文王之後大鼎郕國 **齊陳鄭皆有賂** 華督弒君恐諸



侯之討已故親鄭而賂四國也故遂相宋公諸侯不討而莊公德其立已故用之以為相相去聲

夏取郟大鼎于宋魯桓公取所納于大廟納于大廟以鼎納于魯

大非禮也受弑逆者之賂器而汚臧哀伯諫曰哀伯魯大夫僖

伯之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昭明善德使益彰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君人者謂為人

昭明善德使益彰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猶懼或失之

如此猶恐也故昭令德此下言昭德昭德君人者謂為人

失國家也故昭令德此下言昭德昭德君人者謂為人

是且清廟茅屋廟宗廟也清者肅然清靜大路越席大

不鑿不精也食音似鑿子洛反昭其儉也凡此所以昭

衮冕黻珽衮衣九章冕冠也黻蔽膝帶裳幅舄帶革帶

衣也幅今之行滕謂幅束其衡統絃緹者統冠之垂者

絃纓從下而上緹冠之上昭其度也凡此所以昭

鞞鞞藻率以葦為之鞞率音律鞞補頂反鞞布孔反鞞

厲游纓鞞大帶也厲大帶之垂者也游旌昭其數也凡

所以昭其德之數也火龍黼黻火龍上衣之飾也黼黻下昭其文

也凡此所以昭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昭其

物也凡此所以昭錫鸞和鈴四者皆鈴之類錫在馬額

則有聲昭其聲也凡此所以昭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

昭其明也凡此所以昭夫德總上文昭德儉而有度儉

昭其儉也其德之明也夫德總上文昭德儉而有度儉

其尊卑之制度也登降有數謂昭其數也尊者登文

其尊卑之制度也登降有數謂昭其數也尊者登文

物呂紀之

謂昭其文昭其物 聲明呂發之

謂昭其聲昭其明所以發

揚此德也 呂臨照百官

如此昭德而 百官於是乎戒懼

然後百官

無不戒謹 而不敢易紀律

而不敢變易國 今滅德立違

紀綱法律

此不言桓公受賂之事謂桓公不昭其德 而實其賂器

而實其賂器

於大廟

而實其所賂之 呂明示百官

如此而以 百官象

示於百官

君既受賂而百 其又何誅焉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國

馬不可得而誅責也

家之敗

敗國所以有 由官邪也

蓋由百官 官之失德

蓋由百官

之所以失德 寵賂章也

蓋由人君受賂 郃鼎在廟

而事迹彰著也

郃鼎

納于大廟 章孰甚焉

其寵賂之彰 武王克商

昔者武王伐 遷

商紂而克之

九鼎于維也 武王克商而遷于維也 維音洛 義士猶

武王克商而遷于維也

或非之

武王順天應人克商遷鼎而 而况將昭違亂之

而况將昭違亂之

賂器於大廟

昭著于太廟以明示百官 其若之何

其若之何

照百官乎 公不聽

伯之諫 周内史聞之曰

伯之諫而美之曰

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臧孫達即哀伯也 君違不忘諫

君違不忘諫

之呂德

桓公雖滅德立違而哀伯以昭德諫之拳拳不

親為弑逆而不懼豈懼取亂人之策正名定罪不當

○初晉穆侯呂條之役生太子

晉姬姓國侯

羽父之下 命之曰仇

命之曰仇

命之曰仇

唐叔虞武王之子也條晉地名太子文 命之曰仇

命之曰仇

命之曰仇

名曰仇怨之義 其弟呂千畝之戰生

第文侯之弟也周

第文侯之弟也周

與姜戎戰于千畝 命之曰成師

師衆也命名曰成師者

師衆也命名曰成師者



之師服曰師服晉大夫也異哉君之名子也言穆侯命二子之名乖異而不可曉

也義夫名曰制義夫命子之名必因義曰出禮禮有節文

制事物故義禮曰體政正位也故禮所曰體政政曰

正民已率曰正孰敢不是曰政成而民聽所曰政成于

下者由其先易則生亂反易是道嘉耦曰如耦匹也嘉

於正名也名曰怨耦曰仇怨惡之耦古之命也曰如曰仇此古今

君命大子曰仇今穆侯以古人怨弟曰成師而少子之

衆之始屯亂矣兆於此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而命

成師之黨必盛於晉曰傾宗惠之二十四年至魯惠公

國而兄之子孫必衰替也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即

晉始亂其年晉文侯卒子昭故封桓叔于曲沃成師也

昭侯危不自安乃封靖侯之孫欒實傳之靖侯桓叔之

桓叔成師為曲沃伯欒實公孫為之傅相也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師服

樂實之後遂為晉欒氏我聞國家所本大而末小根本費乎疆大是曰能固以

以能植立者制小故故天子建國天子建諸侯之國則諸侯立家諸

能安固立卿大夫之家則侯卿置側室卿立庶子之長以為側

立卿大夫之家則侯國為大而家為小室為大而側

室為大大夫有貳宗大夫立大宗之宗子以為貳宗士有

小隸子弟士以其子弟為僕隸則庶人工商各有分親人

為農者工治器者商通貨物者三者無皆有等衰自天

尊卑但以親疎為分別也分親並去聲皆有等衰自天

於庶人皆有等級以相是曰民服事其上上下辨則民

統攝衰殺也衰初危反是曰民服事其上志定故民皆

盡心力以而下無覲覲居下位者不敢覲望今晉甸侯

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上音覲音覲音俞今晉甸侯

也今晉乃甸服之侯國而建國乃割曲沃以封成師本既弱矣甸服

之國本自小弱更割其能久虜言必為曲沃所滅也

立始封桓叔成師於曲沃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是為孝侯魯惠公

四十五年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弟是為鄂侯隱公五年莊伯逐鄂侯而立其子哀侯桓

公三年曲沃莊伯之子武公弒哀侯晉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曲沃武公弒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

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貽于周僖王僖王命武公為晉侯然則師服之言驗矣

**壬申三年**晉小子侯元年是歲曲沃弒哀侯小子侯立

**甲戌五年**是歲陳桓公卒其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王奪鄭伯政隱公三年

號公政八年號公作卿士于周至是鄭伯不朝莊公積恨不復

朝桓王王召諸侯伐鄭桓王以蔡衛陳鄭伯禦之周衰

臣疆故莊公為魚麗之陳魚麗陣名其法見先偏後伍

車陣二十五乘為偏步卒五人伍承彌縫謂以伍承偏

其闕漏此即戰于繻葛繻葛鄭地王卒大敗三國既奔

于王卒故大祝聃射王祝聃鄭大夫中肩射王中肩

也中王亦能軍言王雖軍敗身傷猶祝聃請從之王也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不欲况敢陵天子虜况

王為天子而苟自救也言不得已而禦王志在社稷無

隕多矣不隕墜其社稷其為夜鄭伯使祭足勞王其夜

使祭仲勞桓王且問左右然後慰問王之左右○愚按

請命而敢抗王師至于射王中肩其無君不道甚不臣矣杜注乃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毋乃未之思歟

**乙亥六年**陳厲公元年是歲蔡人殺陳 ○楚武王侵

隨楚蠻荆之國芊姓子爵始封之君熊繹傳至 使蓬章

求成焉遠章楚大夫求成求 軍於瑕瑕地名楚 臣待之

待隨與之平也蓬于委反 如涖盟也謂兩君不相見而使

之報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侯寵愛之大夫也董成

人往臨之少去聲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鬬伯比亦 吾不得志於

漢東也漢水名伯比言我楚國所以 我則使然蓋我楚

策我張吾三軍我楚方且張 而被吾甲兵使三軍之人

與其兵吾三軍之威 彼則懼而協皆被其堅甲 臣謀我諸侯

相與協力而謀我故難間也所以難於離間其心也楚

漢東之國隨為大此下乃伯比為楚畫策言漢 隨張若

使隨君君心自 必弃小國隨必棄絕小國 小國離小國離

侈大張去聲 楚之利也隨勢孤而無援 少師侈隨之少師 請羸

孤之勢 師呂張之 欲使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熊率

且比曰且比亦楚大夫也 季梁在季梁隨之賢臣 何益

楚雖羸師 鬬伯比曰言今雖未得志而 少師

無補於事謂季梁雖能忠諫不過一見從耳不 王毀軍而

得其君若少師有寵於君後來其計必行也 納少師楚子從伯比之計乃 少師歸少師入楚軍 請追

楚師少師不知楚計謂楚 隨侯將許之信少師 季梁止

之季梁果諫止隨 曰天方授楚言楚勢方盛 楚之羸楚

左傳句解

以示其誘我也蓋藏其精兵而設計以誘我也君何急焉言當緩以圖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我聞小國所以能抗大國者小道大淫有道而

乃可與敵也大國淫僻如是所謂道上思利民忠也為君而盡

也盡已為忠誠實為信忠於民而信於神乃所謂道也

所以利民乃祝史正辭信也祝官史官實其言辭而不欺詐鬼神乃所謂信也

民餒而君逞欲今民皆飢餒而君縱其情欲是無利民之忠也祝史矯舉曰祭

祝史詐稱功德以告於鬼神是無正辭之信也臣不知其可也無道而楚亦未

為淫僻未見公曰吾牲牲肥脂牲牛羊豕也牲純色也

其可敵也忽染盛豐備黍稷曰染在器曰盛豐厚也備具也何則不信隨侯

之事神如此何對曰夫民神之主也季梁言鬼神係人而行故民為神之

主是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所以古之聖王先

致力於神故奉牲曰告曰故祝史奉牲以告神云博碩肥脂言其牲

肥謂民力之普存也言告神以博碩肥脂者蓋緣民謂力之普徧安存所以能如此也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惟民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所以六畜碩大蕃多滋息也

謂其不疾疫蠹也惟民力普存故所養之畜飲食以理掃刮以法而無疾病疥癬

謂其備脂咸有也惟民力普存人皆逸樂故種種養畜群牲咸有

奉盛曰告曰祝史又奉染盛以告神云絜絜豐盛言黍稷之絜謂

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言告神以絜絜豐盛者蓋緣春夏秋三時其政不害

於農使盡力耕耘故奉酒醴曰告曰祝史又奉酒醴以告神云嘉粟

旨酒言美味之酒嘉善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言告神以嘉粟白酒者蓋緣上之羣臣下所謂馨香

之庶民皆有嘉善之德而無違上之心也

也故務其三時此言成民之事也務春夏修其五教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親其九族親其上至高祖下及

之五教而使民有常心於是虐民和而神

降之福惟忠於民而民和故故動則有成祭則受福而

今民各有心今隨國之民各而鬼神乏主民為神之主

鬼神無君雖獨豐君之事神其何福之有神將吐之必

君姑修政君宜且修政事而親兄弟之國而親睦漢東

庶免於難庶幾可免於楚隨侯懼而修政隨侯聞季梁

之言始畏懼

而修 楚不敢伐姑與為成侯其繫而後伐 ○北戎伐齊

北戎即隱九年鄭大子忽帥師救齊齊僖公求救於鄭鄭

音太大敗戎師止戎為鄭公之未昏於齊也魯桓公三

文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文姜未嫁魯桓公之前

妻去聲大子忽辭不肯娶人問其故人問鄭忽大子曰

人各有耦言人各齊大齊大非吾耦也言鄭國小不詩

云詩大雅文自求多福言順理則在我而已求福由已

大國何為何必倚大國君子曰善自為謀君子論鄭忽

而不為及其敗戎師也至此年鄭忽救齊侯又請妻之

國計及其敗戎師也齊而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

時文姜已嫁魯桓齊固辭又不人問其故人問何大子

曰無事於齊

言往日不魯有功於齊

吾猶不敢

我尚不敢娶齊之女

今曰君

命奔齊之急

今奉吾君之命以救齊之急難

而受室曰歸

乃因此而是娶妻以歸

曰師昏也

是因用兵而昏娶以為已利也

民其謂我何

言必見怪於民也○愚按詩鄭

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又按左氏曰善自為謀其載祭仲之言曰必取之君多內寵于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與詩序之言實相表裏然此皆以成敗論是非也惟東萊呂氏云忽得之于辭昏而失之于微弱使其不辭而娶文姜則拉脅之禍不在魯而在鄭誠哉是言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魯桓公生子名同即莊公也

公問名於申繻

命子之名問於大夫申繻

申繻對曰

荅桓公

名有五

言名子有五說

有義

以德

有象

以類

有假

取於物

有類

取於父

曰名生為信

若公子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因命名為友也

曰德命為義

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

國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也

曰類命為象

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丘而字仲尼也

取於物為假

若伯魚生而人有饋鯉者因命名曰鯉而字伯魚也

取於父為類

若

子同生與父同日之類

不曰國

國君之子不以本國之號為名

不曰官

不以本國官職之號

不曰山川

不以本國山川之名為名

不曰隱疾

不以隱痛疾患之字為名避不祥也

不曰畜牲

不以六畜之名為名

不曰器幣

不以祭器玉帛之類為名

事神

自殷以上未有諱法周人尊神故事宗廟則諱祖宗之名

名終將諱之

既有諱法則命

名之後終久諱之而不敢道也

故曰國則廢名

以國為名則終諱其國之號是廢其國名也

曰官則廢職

以官為名則終諱此官之號是廢其官職也

曰山川則廢主

以

川為名則必改其山川之號是廢其主名也

曰畜牲則廢祀

以六畜為名則不敢用此牲以

祭是廢祀禮也

曰器幣則廢禮

以器幣為名則不敢用此器幣以行禮是廢其禮也

晉曰

僖侯廢司徒

此引實事以證之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之官而改名中軍宋呂孟公

廢司空

宋孟公名司空故廢司空之官而改名司空者所謂以官則廢職也先君獻武

廢二山

魯獻公名具孟公名敖故更以鄉名具敖二山此所謂以山則廢主者是也是呂大

物不可呂命

所以凡國家之大物皆命子之名也公曰是其生也與

吾同物

物類也桓公言此命之曰同遂命名曰同蓋用子之生與我同日取於父為類法也

丙子七年

陳厲公躍元年是歲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史記在去年

丁丑八年

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史記以六年為晉侯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史記以六年為晉侯

緡元年又秦靈

隨少師有寵此事祖在六年隨少師有寵于隨侯少去聲楚

公卒出公立

鬪伯比曰可矣伯比前年謂少師得其君讐有釁讐謂

少師得寵是

不可失也此機會楚子伐隨楚武王從其

我釁隙也

此機會楚子伐隨楚武王從其

軍於漢淮之間

軍於漢水之南季梁請下之季梁請隨侯服罪而求和

下還

弗許而後戰

楚子不許從所呂怒我而怠寇也下

則楚師怠弗許則我師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少師則

楚不然將失楚師

恐失楚師而隨侯禦之隨侯果

梁而從

望楚師楚師見季梁曰楚人上左季梁傳言楚國

蓋夷狄之俗如此君必左

言楚君必在左軍無與王遇

若左衽之類是也且攻其右

且先攻右無良焉右軍王不在必敗

其精兵且攻其右

其右軍衆乃攜矣則左軍不攻少師曰不

必敗

當王少師又謂若攻右非敵也如此則是不不從又不

梁而從

戰于速杞速杞隨地名與隨師敗績為楚所敗

少師

戰于速杞楚戰于其地隨師敗績為楚所敗

大崩曰隨侯逸隨侯脫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敗績鬪丹楚大夫也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隨侯

也隨及楚平既敗而服楚子將不許楚子意欲滅隨隨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伯比言隨有少師如人之有疾病

聲隨未可克也前言讐有釁不可失故今乃盟而還盟

既平故為盟而還歃血以誓於神二國

戊寅九年秦出公巴邠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姬姓國公爵周太王之子仲

虞公求旃旃之也虞公弗獻虞叔弗既而悔之曰虞叔

獻周諺有之曰周人俗匹夫無罪匹夫單獨之人也與

此虞叔謂我安用其呂賈害也言適所以賈買乃獻之

乃獻玉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言公

所求不已是無厭無厭將及我必將殺我遂伐虞公

足之心厭平聲無厭將及我必將殺我遂伐虞公

兵伐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東萊曰虞公以貪

庚辰十一年是歲鄭莊公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為昭公

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公楚屈瑕將盟貳

軫楚大夫屈瑕將與貳軫鄭人軍于蒲騷鄭國名蒲騷

國出兵於蒲騷之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鄭兵將合四

邑鄭音云騷音消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鄭兵將合四

之兵莫敖患之以五國之兵為患鬪廉曰鬪廉亦



鄭人軍其郊

鬬廉謂鄭人在蒲

必不誠

恃其近城

且日

虞四邑之至也

時鄭人約四國同伐楚

君次於郊郢君

禦四邑

鬬廉使屈瑕統兵於楚郊郢地以

我君銳師宵

加於鄭

鬬廉自統精兵

鄭有虞心

鄭人方虞度

而恃其

城又在郊內

莫有鬬志

鄭兵必無

若敗鄭師

鄭師既為

四邑必離

四國聞鄭師之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屈瑕

兵少又欲請於

對曰師克在不在衆

鬬廉謂兵之所

心之和不在

商周之不敵

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

王兵少而勝

君之所聞也

商紂周蓋勝敗之事

成軍君

出言我楚兵既

又何濟焉

乃屈瑕之所素知也

莫敖曰卜之

未信更欲

對曰卜曰決疑

鬬廉言有可疑之事

不疑何

卜其吉凶

對曰卜曰決疑

方卜於神以決之

不疑何

卜今日之事無可

遂敗鄭師於蒲騷

從鬬廉之言鄭人

卒盟而還

楚卒與貳軫二

辛巳十二年

鄭昭公元年時出奔在衛是歲陳厲公卒

楚伐絞

治鄭人之黨

軍其南門

陳兵於絞

曰屈瑕為楚

絞小而輕

絞國小而輕

輕則寡謀

惟其輕

謀請無扞採樵者

行軍之法別有役徒以供采

今屈瑕欲誘絞人

故請縱役徒入

從之

楚國從屈

獲三十人

楚之役徒采樵者

明日絞人爭出

絞人既獲

楚師而驅楚役徒於山中

楚之入山采樵者無人扞

人坐其北門楚人用兵守絞之而覆諸山下別設伏兵

之山下覆大敗之絞人爭出驅山中之役徒而為城下

之盟而還城下之盟諸侯所

壬午十三年陳莊公衛楚屈瑕伐羅去年楚伐絞羅國

之鬪伯比送之送屈瑕還既送謂其御曰私謂其御莫敖

必敗言屈瑕此行必舉趾高舉足甚高心不固矣觀其足而

不堅固也蓋屈瑕恃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伯比入見楚

瑕必敗故以益兵楚子辭焉楚王不知其入告夫人鄧

曼楚王之夫人乃鄧國曼姓之女也鄧曼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夫入言伯比之意其謂君撫小民臣信言伯比

慰撫小民士訓諸司呂德教訓諸偏裨之將而威莫敖

臣刑也獨以刑威加之屈瑕使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所以

然者緣屈瑕敗郎人於蒲騷遂習慣而恃勝以將自用

也將自用其計必小羅必以羅國為君若不鎮撫君若不

刑罰鎮之以其不設備虜則屈瑕必不設夫固謂君訓

衆而好鎮撫之伯比之意蓋欲楚王教訓士卒召諸司

而勸之臣令德召軍之諸司而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言告屈瑕以上天之意不少假借於慢不然夫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若其不然則伯比已知楚兵盡

忍楚子使賴人追之楚王聞鄧曼之言乃不及其去已

反楚子使賴人追之楚王聞鄧曼之言乃不及其去已

左傳句解

不莫敖使狗于師曰屈瑕使人宣諫者有刑言敢以伐

及者將加及鄢水鄢音偃亂次亂其行遂無次

因是遂不且不設備以爲之備及羅羅國與盧戎

兩軍之羅兵與南蠻盧大敗之屈瑕之兵大

癸未十四年是歲齊僖公卒子諸兒立是爲

甲申十五年齊襄公同秦祭仲專鄭祭

厲公遂專鄭政祭音祭鄭伯患之厲公患祭使其壻雍

糾殺之使祭仲之女壻雍糾雍姬知之雍姬祭仲之女

其夫將謂其母曰雍姬問父與夫孰親雍姬欲告則殺

殺祭仲其母曰夫盡夫也母荅言凡人皆父一而已生

故問二其母曰人盡夫也可嫁之爲夫父一而已我

者皆有一胡可比也言夫之親不遂告祭仲曰雍姬以

於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言雍糾將棄我妻室而

捨吾惑之吾疑巨告故以告祭仲殺雍糾祭仲遂尸諸

周氏之汪陳雍糾之尸公載巨出厲公憐其見殺故曰

謀及婦人言雍糾不密其事宜其死也所以爲祭仲厲

公出奔蔡公畏祭仲害昭公入祭仲復迎昭公

乙酉周莊王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上淫曰烝夷

母蓋父有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右公子名耿宣公

燭音爲之娶於齊而美急子既長宣公爲之娶妻於公取

之宣公見其有色遂自取之即新生壽及朔宣姜生二

之宣公見其有色遂自取之即新生壽及朔宣姜生二

之宣公見其有色遂自取之即新生壽及朔宣姜生二

公屬壽於左公子

左公子名洩宣公以子壽付託之

夷姜縊

失寵而自縊也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母子合謀而構會急子之過惡

公使諸齊

宣

信其交構乃使急子

使盜待諸莘

宣公欲殺急子先使盜賊待急子於莘地

將殺之

待急子來而殺之

壽子告之

壽子知其事以告急子

他不可

急子不肯

曰弃父之命

急子言父命為使而奔焉是棄其父命也

惡用子

矣

安有棄命之有燕父之國則可也

言有無父之國乃可往奔耳謂必不

為人所

及行

急子將行飲臣酒

壽子欲竊急子之旌故醉之以酒也飲去聲

壽子

載其旌臣先

旌使者所執之旗也壽子竊而得之遂載以先行欲代兄死

盜殺之

見盜

旌旗誤以為急子遂殺之

急子至

急子後至盜所

曰我之求也

語盜曰君欲使汝殺我也

此何罪

壽子何罪而枉被殺

請殺我虜

汝何不殺我乎

又殺之

盜又殺急子也二子

乘舟詩序所謂衛宣公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急壽二子付託於二公子今皆為宣姜惠公讒賊而置之死也故怨之

前十二年惠公已立是歲二公

子逐之而立黔牟

惠公奔齊

史記在去年至莊公六年乃復國

已立是歲二公

丙戌十七年

是歲蔡桓侯卒哀侯獻舞立鄭高渠彌弒昭公立公子亶

齊人侵魯疆

疆吏來告

魯國守疆官吏來告桓公

公曰疆場之事

桓公言汝

慎守其一

但當謹守吾一家之所有

而備其不虞

而預備其

事

音亦

而備其不虞

而預備其

測之外不姑盡所備焉

汝且盡其不虞之備

事至而戰

若有兵來則與接戰

何謁焉

何必告於我也

丁亥十八年

蔡哀侯鄭子儀元年是歲齊人殺鄭子亶及高渠彌而立子儀是為鄭子

公將

有行

桓公將議出行

遂與姜氏如齊

將因出行而同夫

申繻曰

三傳

卷之三

十五

女有家

申繻諫公言女當安於夫之家

男有室

男當安於妻之室

燕相瀆也

此違

則男女相瀆亂

謂之有禮

不相瀆則為禮

易此必敗

反易此禮而同出必敗行必有禍亂之敗

公遂及文姜而齊

不從申繻之諫齊侯通焉

齊襄公文姜之兄也而與私通此南

山詩序所謂鳥獸之行淫乎其妹者也

公謫之

桓公知之而責文姜

呂告

文姜被責而告齊侯

適直

夏享公

齊襄公為燕享之禮以待桓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

享禮既畢桓公

登車齊侯使彭生與公同乘

公薨于車

彭生多力齊侯使之拉桓公之脅而殺之

魯人告

于齊曰

魯人以公薨故告于齊侯

寡君畏君之威

言我魯君畏齊君之威嚴

不敢

寧居

居不敢安於國

來修舊好

所以至齊國而講禮成而不反

魯國耻辱

享禮既畢而於車

無所歸咎

不知公歿之由無所訴罪

惡於諸侯

魯國耻辱於諸侯

請呂彭生除之

言因彭生與公同車而致公歿請殺彭生而除耻辱之惡也

齊人

殺彭生

從魯之請也為莊公八年齊侯見豕張本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

子克

周公即周桓公也名黑肩王子克莊王之弟子儀也

辛伯告王

周大夫辛伯知之以其事

告於

遂與王殺周公黑肩

與莊王同謀而殺之

王子克奔燕

王子克與

周公同惡故出奔燕國燕音煙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

子儀即王子克桓王之少子也故寵

愛桓王屬諸周公

桓王以子儀付託周公使輔翼之屬音燭

辛伯諫曰

諫周

竝后

妾得寵而如后

匹嫡

庶子得寵而如嫡子

兩政

臣擅國政而如二君

耦國

大都勢強

而如二國亂之本也

四者有一皆致亂之根本

周公弗從

王子克匹嫡而周公輔之不從

辛伯之諫故及

所以至是而及於難為王所殺也

左傳句解二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在位三十有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

周莊王四年

元年

陳莊公七年杞惠公三十一年宋莊公十八年齊襄公五年秦益公五年

晉侯緡十二年史記作十四年楚莖王四十八年衛惠公七年時出奔在齊蔡哀侯二年鄭子儀二年是歲陳

莊公卒其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巳丑

二年

陳宣公元年是歲宋莊公卒子捷立是為閔公

庚寅

三年

宋閔公元年

辛卯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

授兵於廟故先齊戒齊側皆反

入告夫人

鄧曼曰余心蕩

齊者其心湛然純一莖王將齊而心忽動散故驚而入告夫人鄧曼也

曼歎曰王祿盡矣

夫人知莖王必死故曰祿盡

盈而蕩

人生則心氣盛故將死而



蕩天之道也天道盈虛與時消息人亦如之先君其知之矣言楚宗廟

知王之故臨武事謂伐而蕩王心焉將齊而心蕩故知

若師徒無虧若楚師不為敵人所敗王遂行王乃帥卒於楛木之下國之福也

不於於戰是為國之福也王遂行師而行卒於楛木之下楛木名也果如

鄧曼之言是歲楚王之子熊貲立是為文王

壬辰五年楚文王元年

癸巳六年是歲衛惠公復國逐公楚文王伐申申姜國過

鄧姓鄧曼鄧祁侯曰吾甥也楚文王是夫人鄧曼之子故鄧侯曰吾甥也止而

享之留楚王而享食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三人皆鄧之甥仕於舅氏

之國請鄧侯殺楚文王也騶朱推反甥音生鄧侯弗許不肯殺之三甥曰亾鄧國

者必此人也三甥知楚王必滅鄧若不早圖若不及早圖而殺之後君噬臍

後來君必悔之如以口嚙臍腹不可及也其及圖之虜蓋當其可及之時而圖之圖之

圖殺文王此為時矣言其時楚王正在其國可殺之也鄧侯曰人將不食吾

餘鄧侯謂以舅而殺其甥將為人所賤不肯食吾之餘食也對曰若不從三臣言若不從

我三甥抑社稷實不血食社稷則鄧國必為楚所滅雖神亦無享祀矣而君

焉取餘君安得有餘食以與人乎不從不聽三甥之言還年伐申還之

楚子伐鄧初伐鄧十六年至魯莊公楚復伐鄧其年

伐鄧復滅之果如三甥之言愚按三甥之謀亦愚矣謀總使楚文王可得而殺

乙未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姬姓國伯爵文王之後也魯莊公與齊襄公共圍其城

乙未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姬姓國伯爵文王之後也魯莊公與齊襄公共圍其城



**成** 邾音 **邾降於齊師** 魯弱齊強故齊受其降而 **仲慶父請**

**伐齊師** 仲慶父桓公之子也其後為三桓之孟 **公曰我**

**實不德** 莊公言我 **齊師何罪** 豈是齊 **罪我之由** 其實我

罪在 **夏書曰** 此虞書大禹謨之文而曰夏書者 **臯陶邁**

**種德** 大禹稱臯陶能 **德乃降** 杜預不見古文尚書誤以

此句為莊公之言 **姑務修德** 莊公言我且 **且待時** 待

可為之時不 **師還** 魯乃班 **君子是且善魯莊公** 德以待

必與齊爭也 **時也** ○愚按齊襄淫乎其妹而戕殺魯桓公乃莊公不

共戴天之讐也莊公既不能為君父復讐又不能以禮

防閑其母且與讐人共興師而伐邾國獨何心 **○齊侯**

**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連稱管至父二人皆齊大夫也

證反 **瓜時而往** 瓜熟之時 **曰及瓜而代** 襄公與之約曰侯

汝 **朞戍** 二人出戍已滿 **公問不至** 襄公無代 **請代** 二人

公以 **弗許** 襄公不肯 **故謀作亂** 二人同 **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 齊僖公之姪名無 **衣服禮秩如適** 待之一如親

**襄公緇之** 襄公妬無知為父所寵及 **二人因之且作亂**

連稱管至父乃 **齊侯游于姑棼** 襄公田游姑棼

奉無知以作亂 **遂田于**

**貝丘** 因而田獵於 **見大豕** 襄公見一大豕

**彭生也** 公之從者見之皆以為公子彭生 **公怒** 襄公聞

而 **曰彭生敢見** 言彭生為鬼敢 **射之** 遂發矢而射 **豕人**

**立而啼** 其豕怒作人 **公懼** 襄公見 **隊于車** 驚而墜于車

傷足喪履

因墜車而損足且失其履去聲

反

反齊國

誅屨於徒人費

誅責

也徒人徒役之人其名曰費

弗得

公自失屨而乃責於費故無從可得也

鞭之見血

怒其

徒人費故

走出

費被鞭而走

遇賊于門

則諸人作亂者已在門外矣

劫而

束之群賊劫徒人費將加束縛

費曰我奚御哉

費言我不為君而禦汝曹也御音禦禮

而示之背

乃肉袒而示賊以鞭背之創

信之

賊遂信其不相禦也

費請先入

乃

詐欲助賊請先入為計

伏公而出鬪

費先入乃藏襄公于戶後然後出而鬪賊

歿于門

中為賊所殺石之紛如歿于階下

紛如齊小臣亦鬪歿

遂入

賊遂突入殺孟

陽于牀

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為賊所殺

曰非君也

賊言居牀者非襄公也

不類

言面貌不似公

見公之足于戶下

見立戶後獨露其足為賊所見

遂弑之

而豆無知

賊立公孫無知以為齊侯

初襄公立

先是襄公之即位也

無常

政令無常

亂將作

不鮑叔牙曰

叔牙公子小白之傅也

君使民慢

故民慢之亂將作

矣叔牙言齊之必亂也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小白僖公庶子即齊桓公也莒姜姓國子

爵叔牙知齊將亂故奉小白以奔莒

亂作

至是無知作亂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來奔

夷吾即管仲也與召忽同為子糾之傅子糾亦僖公庶子也二人奉之以奔于魯召音邵後同

丙申九年

齊桓公元年

雍廩殺無知

先是無知虐于雍廩故為其所殺也公伐

齊魯莊公伐齊

納子糾

去年管召奉子糾來奔故桓公自莒

先入

桓公小白也先是鮑叔牙奉之以奔莒至鮑叔師

師來言曰

鮑叔牙帥齊師來謂魯國曰

子糾親也

言子糾是齊桓公之庶弟請君

討之

我於子糾以兄弟之故不欲自殺請魯君為我殺之

管召讐也

管仲召忽奉

且射中桓公

請受而甘心焉

請魯以二人與我將快則我之讐也

左傳句解

卷之三

四

得管仲故托  
辭以欺魯也  
乃殺子糾于生竇  
生竇魯地名魯為齊兵所逼遂殺子糾于生竇

之地 音豆 召忽歿之  
故徇其主而歿 管仲請囚  
管仲有輔

志故不成 鮑叔受之  
鮑叔亦有有用管仲之意故受之 及堂阜而稅之  
堂

齊地名鮑叔必至齊地而後解其縛者  
蓋不如是則恐復為魯所奪也  
稅音脫 歸而君告曰  
鮑叔

歸至齊國而以 管夷吾治於高傒  
高傒齊之上卿也言管仲政事之才過於

告于桓公曰 使相可也  
可使為齊國之輔相相去聲 公從之  
從鮑叔之

聲音去 使相可也  
所以霸

丁酉十年齊師伐我  
齊桓公以魯納子糾故伐魯 公將戰  
莊公將與齊戰 曹

劇請見  
曹劇魯人請見莊公劇古衛反 其鄉人曰  
曹劇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謂在位有祿者言國有兵事在位者自能謀之 又何間焉  
問猶與也言曹劇不必與其謀也

劇曰肉食者鄙  
言肉食者所見鄙陋 未能遠謀  
無能為國遠謀者 遂入見

乃入見 問何君戰  
問公何以與齊師戰 公曰衣食所安  
莊公言衣食二者雖

身所 弗敢專也  
然亦不敢自專其有 必曰分人  
必分於人 對曰小

惠未徧  
曹劇答言衣食小惠所分僅及左右未徧於國人也 民弗從也  
民心未必從上所使

也 公曰犧牲玉帛  
犧牲祭牲也玉蒼璧黃琮之類帛幣也此皆禮神之物 弗敢加

也 敢有加以禮不 必曰信  
祝史正辭不敢矯舉以祭 對曰小信未孚  
劇

言此特小信未 神弗福也  
神心奉必降之以福也 公曰小大之獄

小獄爭訟之類 雖不能察  
明雖不足以察 必曰情  
必盡已之情

對曰忠之屬也  
劇言盡情察獄不使有枉是 可曰一戰

上思利民則民思報 戰則請從  
若與齊戰則請從行從去聲 公與之

上故可用以一戰

乘莊公乃與曹劌共乘兵車去聲戰于長勺與齊戰于長勺之地勺市若反公將鼓

之莊公便欲鳴鼓以進兵劌曰未可言未可齊人三鼓齊人三鼓次鳴鼓劌

曰可矣言今可鳴鼓進兵矣齊師敗績傳例曰大崩曰敗績公將馳之公便欲馳

車而逐齊兵劌曰未可言未可下視其轍曹劌下車而視齊車之轍跡登

軾而望之又登車前之橫木而望齊師之去軾音式劌曰可矣言今可遂逐

齊師公乃馳車而逐之既克魯師既勝公問其故公問曹劌以克敵之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大凡戰勝以一鼓作氣之初所以作勇氣

也再而衰至再鼓則勇氣衰矣三而竭至三鼓則勇氣盡矣彼竭我盈齊師

勇氣已竭我師初鼓勇氣方盈故克之此我所以勝齊師也夫大國難測也言齊

不可測度初鼓勇氣方盈懼有伏焉乃詐敗而誘我吾視其轍亂我下車而視則見其

轍跡之紛亂望其旗靡登軾而望則見其旗旒之頽靡故逐之如此則是真敗故逐之不

也疑

戊戌十一年宋大水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使弔焉魯莊公使人弔

於宋國曰天作淫雨淫過也言雨過多所以為大水害於粢盛言雨多而傷穀是害

及於祭祀之粢盛也若之何不乎天災如此不敢不乎對曰孤實不敬宋荅寡之人實有不敬之罪

天降之災故天降災以罰我也又曰為君憂且重貽魯君之憂

拜命之辱敢拜謝女君命之辱臧文仲曰魯大夫臧孫辰也宋其興庠

言宋國將興也禹湯罪已天下有罪則禹湯引而歸之於已其興也淳焉故其興也

淳焉而盛桀紂罪人桀紂有罪乃推而歸之于人其亾也忽焉故其亾也

且列國有凶稱孤大凡諸侯遇災則稱孤以自貶責禮也此又合於禮也言懼

而名禮

言懼謂罪已名禮謂稱孤

其庶虐

言宋庶幾於興也

既而聞之曰公

子御說之辭也

御說宋桓公名臧文仲初聞宋人荅使者之辭而曰宋其興乎後來方聞知是

御說代宋公荅魯使者也次年宋亂閔公遇弒而宋與之言不驗故傳載此以面互前說御音語說音悅臧

孫達曰

即臧文仲是宜為君

御說明年為君之後臧孫方聞之故曰御說宜乎得為宋君也

有恤民之心

言御說有恤民之心所以為君也

巴亥十二年 是歲周莊王崩僖王胡齊立 宋萬弒閔公

宋大夫南宮萬恨閔公之斬侮也故弒之 立子游 立宋公 蕭叔大心及戴盞

宣穆莊之族 宋蕭邑大夫名叔字大心及 曹師伐之 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國之兵

討殺子游 以其為賊所 立桓公 立公子御說為 猛獲奔

猛獲與宋萬同 衛 為亂故奔于衛 南宮萬奔陳 宋萬奔 宋人請猛獲于

衛 桓公既立乃請于 衛人欲勿與 衛人欲庇猛 石祁子

曰 祁子衛 不可 言不可 天下之惡一也 言弒逆之賊天

惡於宋而保於我 猛獲為惡于宋而 保之何補 保全此

何補 得一夫而失一國 雖得一勇夫而 與惡而弃好 與

人為黨而棄鄰 非謀也 如此非 衛人歸之 於是衛人以

亦請南宮萬于陳 又納賂于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

酒 萬有力故使婦人醉之 而 以酒以計取之飲去聲 且犀革裹之 裹以犀革而歸於宋

宋人皆醢之 以南宮萬并猛獲皆

庚子 周僖王 十三季 宋桓公

辛丑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 櫟鄭地名厲公以魯桓

十五年出奔蔡遂入櫟

而君之至是乃及大陵大陵亦鄭地名獲傳瑕獲鄭大夫傳瑕傳瑕曰

苟舍我傳瑕謂厲公苟能舍我舍音捨吾請納君我能納君使復其位與之盟而

赦之厲公邀傳瑕為盟誓使必納我而後赦之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鄭子

儀也傳瑕不知邀盟無質不敢背而納厲公遂納厲公復歸鄭國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先是鄭國南門內一蛇與門外一蛇相鬪內

蛇死門內之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其後六年傳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之兆公

聞之魯莊公聞蛇鬪之妖問於申繻曰申繻魯大夫名猶有妖孽公問申繻謂猶

厲公之入乎對曰人之所忌申繻答言子儀常畏厲公恐其入國其氣

醜且取之其畏忌之氣醜熏灼以致蛇妖之禍也醜音醜妖由人興也言蛇本無妖由

子儀自人無釁焉設使人心本無釁隙釁許僅反妖不自作則妖亦無自而興也

致之也

人弃常則妖興言子儀之心畏忌棄失常度故妖乘其釁而興也故有妖所以

妖為禍厲公入厲公既獲入國殺傳瑕以瑕有二心而殺之使謂原繁曰

厲公又使人謂傳瑕貳言傳瑕事子儀又納大夫原繁曰厲公是有二心也周有常刑

周家有經既伏其辜矣傳瑕既伏罪而受誅矣辜罪同納我而無貳心

者苟能納我而不如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上大夫卿

用之以吾願與伯父圖之伯父稱原繁也厲公言我願與女圖之亦疑原繁有二心

也父且寡人出厲公言方我之出奔也伯父無裏言女初無納入

及今我之又不念寡人女又無親附之意寡人憾焉言我不無恨於女也

憾戶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封之君也宗祏

宗廟中藏主石室也原繁答公謂自社稷有主言鄭子儀為君

先人以來出為宗廟守臣祏音石

已有社稷而外其心更復謀納厲其何貳如之如此則是

苟主社稷苟有君為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則舉一國

臣無二心既為之臣則天之制也言臣無二心乃

儀在位十四季矣子儀即鄭子也自桓公十八而謀召

君者國既有君而庸非貳虜其為懷二心莊公之子猶

有八人時子忽子疊子儀皆死獨厲公若皆臣官爵行

賂勸貳設使彼八人者皆如厲公以官爵而可臣濟事

其二心之臣利其官爵復君其若之何雖厲公其如之

殺君而納新君以濟其事何哉言公亦未

可保臣聞命矣厲公欲殺原繁故原乃縊而灰遂自經

也繁言臣已聞君之命夫人也有美色蔡與

息有舊怨故蔡侯稱息媯之美楚子滅息楚文王遂

以告楚文王媯九危反語去聲楚子滅息滅息國臣

息媯歸虜其夫生堵敖及成王焉息媯至楚生二子長

楚人稱未成君曰敖未言雖生二子楚子問之問息媯何對曰吾

一婦人而事二夫息媯答言我以一婦人之身既縱弗

能死總然忍耻辱其又奚言尚何面目相楚子呂蔡侯

滅息楚王以息之滅也遂伐蔡欲以悅秋楚入蔡傳

曰弗地曰入言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見隱公六年注易去其

如蔡哀侯虜言蔡侯之見

壬寅十五年鄭厲公

元年

癸卯十六年

是歲乃曲沃武公簡二十八季伐晉侯緡滅之遂并晉國盡以其寶器納賂於周僖

王王因命武公為晉侯又秦遂公卒弟德公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公

年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今厲公復入至是始治祭仲之黨與去聲殺公子闕公子闕恐

孫闕也當詳之闕音過刑強鉏刑斷足也二子皆祭

魚公父定叔出奔衛定叔即共叔三季而復之出奔三

復召曰不可使共叔段無後於鄭厲公言叔段雖有使

呂十月入使定叔以曰良月也言十月就盈數焉數始

盈於十故十月為良月也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不能早避害

也足

甲辰十七年

秦德公元年是歲周僖王崩子涼立是為惠王惠王不見經以史記年表補之杜注惠王

立在去年之末又晉莖公卒子詭諸立是為獻公

乙巳

周惠王元年

十八季

晉獻公元年是歲秦德公卒宣公立

號公晉侯朝王

惠王即位二君來朝號音骨朝音潮王享醴王為之設享

命之宥宥助也

以幣物助其歡也

皆賜玉五穀雙玉為一

馬三匹王賜二君玉

非禮也傳言不合於禮

王命諸侯

名位不同公與侯

不禮亦異數其禮當以命數為節

不呂禮假人今侯與公同賜是

非禮

丙午十九季

秦宣公元年是歲楚文王卒子初鬻拳強

諫楚子鬻音育

懼而從之楚子畏懼

鬻拳曰吾

諫臨之鬻音育

懼而從之

乃從其諫

鬻拳曰吾

三傳句解

卷之三



懼君曰兵

自謂不合以兵臨君使君畏懼

罪莫大焉

自服大罪

遂自刑也

于楚

賢鬻拳不討其罪鬻拳於是自刑其足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鬻拳所為非人

臣之法傳稱其愛君此左氏見識不到處

諫曰自納於刑

以兵諫君而自刑其足

刑猶

不忘納君於善

既自刑足猶時時進忠諫也

丁未二十年

楚堵敖蔡穆侯元年史記以十八年為堵敖元年

王子頹享五大

夫

五大夫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詭也去年五大夫伐周遂逐惠王而立子頹子頹立而享五大夫焉頹徒

反樂及徧舞

徧舞黃帝克舜夏商周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

鄭厲公聞其舞六代之樂

見號叔曰

號叔號公之子也

寡人聞之

謂我嘗聞此語如下文所云

哀樂失

時

當樂而哀當哀而樂皆失時也樂音洛下並同

殃咎必至

凡如此者必有災殃罪咎

今王

子頹歌舞不倦

言其舞六代之樂

樂禍也

是以禍為樂也

夫司寇行戮

司寇刑官之長其行刑戮也

君為之不舉

行戮之日天子不舉盛饌為去聲

而况敢

樂禍虐

何况敢以禍為樂乎

斲王之位

謂子頹逐王而斲其位斲音干

禍孰大焉

將有殺戮之禍及乎其身

臨禍忘憂

方且歌舞而忘其憂

憂必及之

言必不免於殺戮也

盍納王虐

何不討子頹而納惠王乎盍音合

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號公聞鄭

伯之言亦願納惠王也

戊申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圍門入

圍門周城門也鄭厲公奉惠王從圍

門而入號叔自北門入

號叔從周城

殺王子頹及五大

夫鄭號合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闕象魏也辟偏也王既入國鄭伯乃享王于象

魏之西偏

樂備

亦備六代之樂

原伯曰

原伯原莊公也

鄭伯效尤

尤過也言

雖以鼻誅亦豈可歌舞而宴樂之乎

其亦將有咎

伯亦必有缺咎也是歲鄭厲公卒子捷立是為文公

**巳酉二十二年**鄭文公元年是歲楚成王顛**陳公子完**

**奔齊**陳人殺太子御寇公**齊侯使為卿**齊桓公賢之辭

**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公子完辭為**幸若獲宥**所

得君**及於寬政**寬大之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赦我不

教訓**而免於臯戾**而不責**弛於負擔**弛去離也譬如負

**君之惠也**此皆齊君**所獲多矣**我之受賜於**敢辱高位**

豈敢為卿以**召速官**不德而居高位是速**請召**召

以不自誓**詩云**逸詩**翹翹車乘**翹翹遠貌引古詩云車

而不**招我**古者招士以弓言既以**豈不欲往**豈

不欲貪**畏我友朋**但恐為朋友**使為工正**既辭為卿桓

慕顯命**飲桓公酒**桓公賢之故就其**樂**桓公喜樂**公曰**

**火繼之**公飲酒樂故**辭曰臣卜其晝**蓋臣之享君禮當

卜日故曰臣**未卜其夜**若夜飲則**不敢**不敢繼**君子曰**

**酒且成禮**其成禮而已**不繼且淫**淫過也繼以夜**義也**

言公子完辭夜**且君成禮**使其君飲**弗納於淫**不使夜

其君**仁也**言公子完辭夜**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

於淫**敬仲即公子完之仁****其妻占之曰吉**懿氏之

妻以女而卜其吉凶**妻七計反****其妻占之曰吉**妻占其

兆而曰**是謂鳳凰于飛**此所占之辭也鳳皇瑞禽也雄**和鳴鏘鏘**敬仲夫妻相隨適齊而有聲譽也**有媽之後**

陳媯姓國敬仲乃陳將育于姜齊姜姓國言敬仲將五

世其昌言敬仲在齊五世後始昌盛也竝于正卿言位與卿並得八世

之後言敬仲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言其位高夫無與陳

厲公生敬仲公子完厲公之子也其少也敬仲年少時少去聲周史有旨周

易見陳侯者周之太史能以周易占吉凶而見陳厲公陳侯使筮之厲公使

敬仲之吉凶也據著曰筮遇觀之否本卦為觀變卦為否蓋六四爻變也觀音貫下皆如字否音比

曰是謂觀國之光易言觀之六四近九五之利用實于

王其占為利於為王朝之實此其代陳有國乎此下乃

非此其身又言敬仲亦非自身得國在其子孫其得國者必敬光遠

陳得國而為諸侯也卦之辭謂敬仲將代陳得國而為諸侯也不在此謂敬仲不在陳國其在異國當得

而自他有耀者也言所謂觀國之光者其光在他處若

在異國設若出在他國必姜姓也必是姜姓之姜大嶽之

後也姜姓乃堯朝四岳之後大音太山嶽則配天陳氏秉齊政是謂太

物莫能兩大天下之物無能兩大者陳衰陳氏大於齊故此

其昌虘謂物莫能兩大也周史所占之辭止此及陳之

初亾也昭公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敬仲五世孫陳桓

齊應五世其昌之屯也其後亾也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敬仲八

成子名恒弒簡公而專齊政應莫之與京之屯也恒之

魯孫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而篡其國所謂陳衰此其

謂此也 昌乎者 庚戌二十三年楚成王元年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非

禮也傳言不合於禮曹劌諫曰諫公勿往夫禮大凡行禮所且整民

也禮可以辨上下定民志故會且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

在下事天子之法制財用之節於會必號令諸國朝且正班爵

之義禮使小國朝大國所以正班率長幼之序其班爵

以年齒長幼征伐且討其不然不朝不會則以諸侯有

王諸侯朝于天子王有巡守天子適於諸侯且大習之大

會朝非是自朝會君不舉矣則國君無君舉必書人君

史官必書而不法所書舉動而不後嗣何觀則後嗣子

瞻秋丹桓宮之楹桓宮桓公廟也楹

辛亥二十四季春刻其桷桷椽也又刻鏤桓宮之桷蓋

皆非禮也傳并去年丹楹事御孫諫曰御孫魯大夫御音語臣聞

之言我之所聞儉德之共也言儉約乃恭侈惡之大也

侈靡也先君有共德言桓公有儉而君納諸大惡今君

楹刻其桷是納之燕乃不可虐言其甚秋哀姜至莊公

女姜姓謚曰哀也公使宗婦覲公使同姓大夫之婦用

幣大夫見夫人用幣為贄非禮也傳言宗婦用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小者禽鳥卿

羔大夫執且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榛似栗而且告虔也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

巾今男女同贄今大夫與宗是燕別也是男女無別男

女之別男女所以國之大節也家齊而後國治所以而

由夫人亂之今乃因娶哀姜無乃不可虐言其甚

壬子二十五年是歲衛惠公卒子夏六月辛未朔杜注

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作曆者日有食之日月遇朔則

所揜故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非常也言非常鼓之

鼓唯正月之朔正月正陽之月也所謂正陽之月者蓋

月也今經書六月朔而傳曰非常者曰置置慝未作建巳

純陽用事陰慝以正陽之月而日為月於是

未作慝他得反以請救日有食之所食是陽不勝陰也

庫用幣于社于神也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也朝音潮

癸丑二十六年衛懿公

甲寅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之女嫁于

非事也傳言非諸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非宣布

狩守諸侯非民事不舉諸侯非治理民卿非君命不越

竟諸侯之卿非有君命則晉侯將伐虢去年秋冬虢

欲伐之士蔦曰士蔦晉大夫不可言號未號公驕言號

人驕若驟得勝於我時號屢伐晉必弃其民既屢得勝

不撫無衆而後伐之棄民則失民心是欲禦我誰與號

雖欲禦我而民心已離夫禮樂慈愛禮讓也樂和也戰

所畜也國君以此四者教民蓄聚有素夫民教民之道讓事

樂和

禮尚謙讓故曰讓事

愛親哀喪

愛親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

也而後可用也

民間蓄此四事號弗畜也

號公棄其民其於禮樂慈

愛四者咸無所蓄

亟戰將饑

又屢戰以奪農務將有饑荒之患也

亟去吏切

乙卯二十八年晉獻公烝於齊姜

齊姜武公之妾也上滯曰烝

生秦

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齊姜生一女一男其女後嫁秦穆公男名申生為太子

又娶

二女於戎

又娶二女於戎狄之國

大戎狐姬生重耳

大戎唐叔之後姬姓出自

狐伯行故以狐為氏重耳晉文公也狐偃其舅也

小戎子生夷吾

小戎允姓之戎也子

女也夷吾

晉伐驪戎

驪戎亦姬姓獻公伐之

驪戎男女曰驪姬

驪戎之君男爵以其女歸生奚齊

驪姬歸晉生

其娣生

驪姬歸晉生

卓子

驪姬納于獻公女去聲

驪姬嬖

欲立其子

驪姬名之曰卓娣音弟

奚齊為太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獻公有外嬖大大姓梁名五又有嬖大夫

在東關外者亦名

使言於公曰

使二五言於獻公

曲沃君之宗

也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蒲屈皆晉邑名晉國

之疆場也不可以無主

言二邑皆不宗邑無主

曲沃宗邑設使

無則民不威

則民無所畏懼也

疆場無主

蒲屈疆場與戎狄相接設使無主

則啓戎心

則開啓戎狄

戎之生心

戎生心而民慢其政

民不威而慢

國之患也

此二者國之大患也

若使太子主曲沃

今

若能使申生居曲沃以為宗邑之主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又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以為疆場之主

則可以威民而懼戎

如此則內可使民知畏懼而外亦絕戎狄窺伺之心

且旌君伐

又可以旌表吾君之功伐也

使俱曰

庶使晉國狄之廣莫

廣莫謂狄地之曠於晉為都今使二公子主之是晉國絕指言蒲與屈也

晉之啓土晉自是可以大啓主字不亦宜乎此固禮所宜也晉侯說之公

聞二五之言而悅之說音悅使太子居曲沃為宗邑主重耳居蒲城夷吾

居屈為疆場主群公子皆鄙其他衆公子皆使居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

絳晉國所都也獨有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

齊申生已下與諸公子皆出居外晉人謂之二五耦二

合為一耦以譬二五共墜傷晉室也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楚相號

子元其名也楚文王夫人即息媯為館於其宮側乃築

也子元欲盡惑而淫之盡音古夫人聞之聞樂舞泣

宮側而振萬焉蓋作樂以盡之夫人聞之之聲泣

曰傷感而泣先君以是舞也言先君文王奏此樂舞習戎備也惟用之

戎之備蓋舞有部曲行伍即陣法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仇讐謂鄭也言

而伐鄭而於未亾人之側婦人守寡稱未亾人言不亦

異虐言子元之意子元曰婦人不忌襲讐子元謂息媯

不忌言子元之意我反忘之我乃丈夫而秋子元伐鄭欲以悅

伐仇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伐鄭息媯也

丁巳三十年是歲秦宣公卒成公立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謂前年

而處王宮欲遂盡文夫申公鬬班殺子元申縣名楚

借稱公也時鬬班為鬬穀於菟即子

申公討子元而殺之鬬穀於菟即子

令尹穀乃苟反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紓緩

家財濟國患難傳言令尹子文其家財

之忠也紓音舒難去聲戊午三十一年秦成公齊侯來獻戎捷齊桓公北伐山

戎使來獻捷於

魯非禮也傳言不合於禮凡諸侯有四夷之功諸侯伐四夷而有功則臣

獻於王則獻捷於天子王臣警于夷天子以其功而懼夷狄中國則否若

諸侯而有功則不獻捷諸侯不相遺俘俘征伐所獲也言雖夷狄亦不以相遺明

也遺去聲俘音孚已未三十三年有神降于莘莘號地名有神下降於此

故也問神何故而降對曰國之將興大凡國將興明神降之必有明

其地監其德也以監察其德將亾及其國神又降之又有明

其地觀其惡也以觀視其惡故有得神呂興而其國與者天

有臣亾亦有因神降而其國亾者皆有神異王

曰若之何王問何對曰臣其物享焉答言神必須祭其

至之日此解其物之義謂亦其物也謂如以甲乙日至

命內史過聞號公請於反神而反曰號必亾矣史過言

之兆內史過聞號公請於神居莘六月神降于莘

乃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言號公使太祝名應宗

同往享神區史嚚神賜之土田神有賜號公史嚚曰號其亾乎

謂號國必亾也吾聞之下文所云國將興將興也

聽於民為政皆將亾及國家聽於神福於神神聰明

正直而壹者也聰則無所不聞明則無所不見正則自

正於已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

正於已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

正於已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

正於已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

正於已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

正於已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



不二 依人而行 善則神就之 惡則神去之 號多涼德 號德涼薄 神所不依 其何

土之能得 言賜之土田必不為得為 ○公疾 魯莊公問

後於叔牙 叔牙桓公子其後為叔孫 氏莊公疾問誰可為後者 對曰慶父材 慶父亦桓

公子其後為孟孫氏言 慶有材能可立為後 問於季友 季友亦桓公子其後 為三桓之季孫氏莊

公復問後 於季友 對曰臣君死奉般 般莊公之子也父子相繼 為正故季友許以死節而

立般也 般音班 公夢于路寢 路寢正 寢也 子般即位 季友 立之 共仲使圍

人犖賊般 共仲即慶父也 圍人養馬者名犖慶 父恨不得立故使人殺般也 犖音落 成季奔

陳 成季即季友也 出奔 陳國避慶父之亂也 立閔公 閔公莊公庶 子年方八歲

### 春秋左傳句解三卷終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四

閔公 名啓方 史記名開 莊公庶子在 位二年 謚法在位遭難曰閔

庚申 周惠王 十六年 元年 陳宣公 三十二年 杞成公 二十三年 宋桓公 二十一年 齊桓公 二十五年

秦成公 三年 晉獻公 十六年 楚成王 十一年 衛懿公 八年 蔡穆侯 十四年 鄭文公 十二年 狄人伐邢

邢姬姓 國周公之後 去 年冬為狄所伐 邢音刑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 管敬仲即 管仲也 齊

侯桓也 戎狄豺狼 戎狄之性 如豺狼然 不可厭也 不可使 之厭足 諸夏親暱

諸夏謂中國也 暱近也 不可弃也 不可棄 而不救 宴安酖毒 酖 鳥

指桓邢而言 酖女乙反 不可懷也 縱戎狄而棄諸 夏者皆由懷於

名以羽畫酒能殺人言宴安 之禍其毒如酖也 酖直禁反 不可懷也 宴安 詩云 詩小雅 豈不懷歸 言將帥出征者豈

也 然而不敢懷歸者以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言同惡 畏此簡

書 所畏者簡策之命也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言同惡 相恤一



左傳句解 卷之四

語乃當時簡書所載之言蓋戎狄亂請救邢且從簡書

管仲請桓公救邢齊人救邢從管仲之言也○公及齊侯盟于

落姑地名請復季友也去年魯亂成季奔陳閔公嘉

復齊侯許之桓公許復季友使召諸陳季友出奔在陳使人召之公次于

郎且待之郎魯地名閔公待季友于此○齊仲孫湫來

省難齊大夫仲孫名湫桓公使來省魯難歸曰仲孫歸

不去慶父言魯國若不除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去年殺子

亂之心公曰若之何而去之桓公問如何對曰難不已

仲孫言慶父將自斃必將自取死君其待之言桓公姑

公曰魯可取虜桓公欲乘亂滅魯對曰不可言不猶乘

周禮魯國猶能秉周禮所且本也周禮之本臣聞之

我之所聞如國將亾國家所本必先顛禮之治國譬如

使根本而後枝葉從之然後枝葉亦魯不弃周禮不棄

之禮則其根未可動也根本固則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固但可安寧魯親有禮魯秉周禮能親之因重固

魯根本猶安重堅間攜貳攜離而相疑貳者乃覆昏亂

固當因而成就之可因而覆之言魯未霸王之器也

有攜貳昏亂之勢故不可取也覆芳服反霸王之器也

上文四言者可用之以○晉侯作二軍萬二千五百人

成霸王之業故曰器也○晉侯作二軍為一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初曲沃蓋公覆滅宗國賂僖王

而請命王使以一軍為晉侯從小國之制也今獻公恃

強大乃擅立一軍公將上軍獻公自將上太子申生將下

軍故增為二軍公將上軍軍將去聲

軍 申生齊姜所生之子也令趙夙御戎夙趙衰之兄也

畢萬為右畢萬魏犇之祖也 趙夙御戎為獻公御戎車

姓耿古還滅三國為太子城曲沃先是莊公二十八年

幸反使太子居曲沃至是復賜趙夙耿以耿國賜畢萬魏魏

國賜為之增築其城為去聲 士為大夫使趙夙畢 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言申

畢萬生不得立為晉 分之都城傳例曰邑有先君宗廟之主

後矣焉于委反馬故曰分 而位古者軍將皆命卿今申生 先為之

極先為處申生之道已 又焉得立豈復更立以為 不如

逃之為申生計者不若 無使罪至無使晉加之畢 為吳

犬伯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太王欲立王 不亦可虐言

生為太伯之 猶有令名能如太伯則雖不得為 與其及

也與其留晉而及 且諺曰俗語有言如 心苟無瑕言吾

無瑕疵於禍不如逃也 何恤乎無家則不必以無 天若祚天子設使天

之福申生 其無晉乎雖出在外猶能如太伯之得國何患 卜

偃曰晉掌卜大 畢萬之後必大言畢萬後嗣 萬盈數也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魏大名也 魏大名也魏字之名 呂是始賞獻

始以魏國賞畢萬之功 天啓之矣是天實開啓 天子曰兆民十千

十萬為兆天子有天 諸侯曰萬民諸侯有一國之 今名

之大魏為 呂從盈數而以封 其必有衆此得民得 初畢

萬筮仕於晉將仕於晉而筮 遇屯之比本卦為屯變卦

變也屯張倫 辛廖占之曰吉 辛廖晉大夫占其卦 屯固

比入 屯險難所以為堅固 吉孰大焉 其固而能入 其必蕃

昌 後嗣子孫必蕃衍 合而能固 屯有合之義 安而能殺

比之下體為震震為雷有殺之義 公侯之卦也 有惟公

屯之下體為震震為雷有殺之義 公侯之卦也 有惟公

畢公高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卦也 公侯之子孫 畢

命為諸侯左傳載卜筮之事甚多如莊公二十二年陳

敬仲之筮亦此類也然此等或幸而言中又恐好事者

造為之故不可盡信

辛酉二年 是歲秦成公卒 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

魯大夫也 開宮中小門也共仲即慶父恨不得 成季 呂

立既殺子般至是又弑閔公共音恭 齋魚倚反

僖公適邾 僖公閔公庶兄蓋莊公之妾成風所生也邾

共仲奔莒 慶父弑二君懼 乃入立之 季友乃以僖公 呂

賂求共仲于莒 季友許賂莒 莒人歸之 莒人以慶 及密

使公子魚請 慶父使公子魚請 不許 季友哭

而往 公子魚哭而 共仲曰奚斯之聲也 公子魚字奚斯

乃縊 聞子魚哭聲知罪不赦 成季之將生也 桓

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卜楚丘魯掌卜大夫

其名曰友 當命其 在公之右 居右謂

間于兩社 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之 為公室輔

季氏亾則魯不昌 若亾季氏則魯 又筮之

而為魯公室 國亦從而衰之

又使以遇大有之乾本卦為大有變卦為乾蓋六五爻變也曰同復于父

敬如君所乾為君

敬季友如及生及季友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手理自然成文而為友字

遂呂名之因以友為名也傳言季氏所以盛○狄人伐衛時狄人盛強邢衛二國皆

受其禍衛懿公好鶴懿公平日喜養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也公好鶴故以

大夫車將戰至于將與狄人交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衛國人受甲為

兵者皆曰何鶴實有祿位謂鶴乘軒其祿位皆大夫也余焉能戰我

能與狄人戰及狄人戰于熒澤熒澤河北地名衛師敗績民不

故為狄人所逐滅衛定之方中詩序云衛初惠公之即

位也少年方十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昭伯惠公庶兄也宣姜即宣公

所取急于之妻也牆有茨詩序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昭伯生此五子衛之遺民立戴公戴公名申懿公戰於其國

夫人賦載馳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亾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鄭人惡高克鄭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國人惡之惡去聲使帥師次于河

上以禦狄也久而弗召既久而不召之歸師潰而歸高克奔

陳高克懼罪出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序云危國亾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為去聲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氏赤狄別種居東山地大音太

里克諫曰里克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冢大也言國家有大

君朝夕侍君膳者也君朝夕膳食則

祭則使稷之事則太子從

君朝夕侍君膳者也

君朝夕侍君膳者也

太子侍之言不故曰冢子冢大也號曰冢子君行則守

可離君左右也君因朝會征伐而有行有守則從君使大臣守國則從

曰撫軍太子從行則號曰撫軍守曰監國太子守國則

代君監臨言助君鎮撫士卒也古之制也皆古之法夫帥師專行謀師而為

將者必專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此乃

與執政之臣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國君

所圖之事帥師而為將者稟命則不威而後行則權不在已而無

將之威專命則不孝設使太子不稟命而自專故君之嗣

適不可召帥師所以君之適子承後嗣君失其官太子

是君失其官也帥師不威命又不威也將焉用之二者皆所不

彼為將哉且臣聞臯落氏將戰里克言我又聞臯落君

其舍之恐人子戰敗被殺傷君何不公曰寡人有子獻

之意謂為我子未知其誰立焉君者蓋微示其將廢太

者非特一人也意也不對而退里克諫不見聽見太子里克又見太子

曰吾其廢虜申生亦知父欲廢對曰告之言君

治曲沃是告教之君軍旅言君使女將上軍不共是懼

此二事任人責重太子何故以廢且子懼不

當以不共為懼音恭何故廢虜立為懼乎且子懼不

孝况為人子者所懼無懼弗得立不當以見廢修已而

不責人惟自修飭於身則免於難如此庶幾免於太子

帥師申生統帥上公衣之偏衣獻公為偏色之衣以衣

似公服也（衣）衣之去聲  
下衣身之偏及衣之同  
**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不連用

**先友曰**時先友為太子  
**衣身之偏**言服偏衣得  
**握兵之**

**要**言將上軍得  
**在此行也**兼是二者  
**子其勉之**欲使太

**偏躬無慝**分君身之半以  
**兵要遠災**握權要於手

**親**分半衣以親  
**又何患焉**言太子無  
**狐**

**突歎曰**時狐突為太子御戎車聞  
**時事之徵也**在天為

**衣身之章也**在身為衣所以為  
**佩**佩之  
**裴之旗也**表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果欲敬太子

**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果欲服太子之

**用其裘則佩之度**謂君果欲用太子之中心

**佩**佩玉者君子之常度當以玉為

**今命**今不命以始而命之於  
**閔其事也**則非

**衣之**衣之  
**危服**不衣之純而乃  
**遠其躬也**則非服

**佩**佩之  
**金玦**乃以金為玦  
**音決**音決  
**弃其裘也**則非

**服**服之  
**遠之**則遠其躬也  
**時**時  
**閔之**以言其

**危**危  
**涼冬**則有涼薄之意  
**金寒**金寒  
**玦離**玦離

**胡可恃也**四者皆無溫潤  
**雖欲**

**狄可盡虐**東山之狄可  
**梁餘子養**曰

**帥師者**凡帥師  
**受命於廟**將授兵必告

**受**受  
**脰於社**出師則宜于社為將者  
**有常服矣**戎車

**不獲而危**今太子不得常服  
**命可知也**君命

**受脰於社**受脰肉焉  
**脰子忍反**  
**有常服矣**戎車

**不獲而危**而衣雜色之衣  
**命可知也**如此

**命可知也**如此

其意可知 **死而不孝** 雖死而使父有殺 **不如逃之** 而免禍也

**罕夷曰** 時罕夷亦將 **危奇燕常** 危雜奇怪 **金玦不復** 金玦

有決別之意 **雖復何為** 雖得歸國猶不免於患害 **君有心矣** 言獻公

子之 **先丹木曰** 時先丹木為後 **是服也** 謂偏衣 **狂夫阻**

之言雖且疑之 **曰盡敵而反** 言獻公命申生盡殺狄 **敵可**

**盡虐** 無可盡殺之理 **雖盡敵** 假使能殺之 **猶有內讒** 猶有驪姬二五

**不如違之** 而適他國 **狐突欲行** 欲從先丹木 **羊舌大夫**

**曰** 時羊舌大夫為 **不可** 言不可去 **違命不孝** 違父之命 **弄事**

**不忠** 棄君之事 **雖知其寒** 雖知君心寒薄 **惡不可取** 然而去之

孝不忠 **子其死之** 太子何不 **太子將戰** 將從羊舌大夫

之惡名 **子其死之** 戰而歿也 **太子將戰** 之言而與狄人

**狐突諫曰不可** 言不可戰 **昔辛伯諗周桓公云** 諗告也

八年諗 **內寵竝后** 內之寵妾 **外寵二政** 外嬖大夫專

**子配適** 寵愛庶子 **大都耦國** 大都勢強 **亂之本也** 致亂

之本 **周公弗從** 不從 **故及於難** 故為莊王之 **今亂本成**

**矣** 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 **立可必虐** 言申生

立之 **孝而安民** 戰為安民 **子其圖之** 言太子當圖孝

**與其危身** 言有功益見害是危身以召罪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衛文公名蝦戴公之弟

為冠蓋諸侯 **務材訓農** 蓄積木材 **通商惠工** 通商旅以

諒闇之服 **敬教勸學** 敬重五教 **授方任能** 授百事之宜

惠百工 **敬教勸學** 勸勉為學 **授方任能** 任才能之人



元年革車三十乘

革車兵車也文公以此年冬立明年改元僅有革車三十乘言其少也

去聲季年乃三百乘

季年在僖公二十五年文公能招懷離散故其末年乃致十倍之富

辛卯金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五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周惠王十八年

元年

陳宣公三十四年杞成公查無所考桓公二十三年齊桓公二十七年

秦穆公元年晉獻公十八年楚成王十三年衛文公元年蔡穆侯十六年鄭文公十四年

癸亥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

荀息晉大夫屈地名產良馬垂棘地名出美玉時獻公欲伐虢道出於虞故荀息請以玉

馬而借道焉屈求勿反乘去聲

公曰是吾寶也

獻公言玉與馬是吾寶愛之物

對曰若

得道於虞

荀息言設使虞公肯借吾道而伐虢猶外府也

府庫也謂雖以玉馬與虞公吾

復滅虞而取之是猶以內庫之玉馬而寄之外庫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

言虞有忠臣宮之奇

者必諫其君使不受吾玉馬也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

言宮之奇平日為人懦而

不能強諫

秉性懦弱不能強力以諫其君懦奴卧反又乃亂反

且少長於君

况宮

少時虞公養之以至

君暱之

虞公親而狎

雖諫將不聽

亦不見聽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

從其言使荀息以玉馬往

冀為不

道冀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甘言悅虞公故托言冀國伐虞之為不道

入自顛軫

顛軫地名

虞之境也言冀之伐虞從顛軫而入

伐鄭三門

鄭虞邑名言冀伐虞至鄭而攻其三門

冀之既病

言虞報伐冀使冀受病苦

則亦唯君故

以虞公能報伐故也言此以示

晉未能報號之意

今號為不道

今號之伐晉其為不道亦猶冀也

保於逆旅

言

稍遣人分依客舍伺候寇掠

以侵救邑之南鄙

時以侵伐晉南方之邊邑

敢請假

道以請臯于號

故我今假道于虞請問號國云晉以何罪而見伐也

虞公許之

許

道且請先伐號

且請不俟晉兵先往伐號蓋喜得玉馬之賂欲以媚晉也

宮之奇諫

宮之奇果諫虞公

不聽

虞公果不聽之

遂起師

將以代號

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號

晉不信虞故遣二大夫主兵

滅下陽

下陽號邑名

○號

公敗戎于桑田

桑田號地名號公伐戎而敗之

晉卜偃曰號必亡矣

言

國有必亡之兆

下陽不懼

下陽為晉所滅而不畏懼

而又有功

以敗戎是

天奪之鑿

鑿鏡也言天奪號公之鑿無以照見吉凶

而益其疾也

恃勝而驕是

其疾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

自此愈輕易晉國而不撫愛其國之民易去聲

可以五稔

稔年穀熟也言號之亡不過五年為下五年晉滅號張本

乙丑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齊桓公霸諸侯楚獨恃強不服且屢伐鄭

欲與齊爭伯長蔡楚黨也桓公不先伐楚而先侵蔡者所以治其黨也傳例曰無鐘鼓曰侵

蔡潰

曰民逃其

遂伐楚

傳例曰有鐘鼓曰伐由蔡而遂伐楚者出其不意也

楚子使與

師言曰

楚成王使人與諸侯之師言曰

君處北海

言齊國居北海之濱寡人處南

海

楚境未至南海而曰處南海者乃因齊實處北海而言之謂齊楚相去之遠也

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

北牡相誘曰風馬牛風逸之遠也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虞度也言不意齊君之侵涉吾境也何故

管仲對曰

桓公使管仲荅楚使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召康公周

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呂望齊始封之君也故稱曰先君

五侯九伯

五等諸侯九州伯長

女實征之

言諸侯有罪女太公為伯長得征討之

以夾輔周室

命齊率諸侯以

賜我先君履

又賜先君太公所踐履之境界

東至于海

東境

西至于河

其西境則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

其南境則至于穆陵之地

至于無棣

其北境則至于無棣之地

爾貢包茅不入

此以下管仲責楚之辭

也禹貢荊州貢菁茅今楚國於荊州而不共也

王祭不共

天子祭祀必用菁茅而楚不共也

無以縮酒

祭祀用茅以縮酒也楚不供職貢故無可用

寡人是徵

徵亦

昭王南征而不復

昭王成王之孫也南征不復巡守渡漢水船壞而

寡人是問

齊君問楚以昭王何故不復也

對曰貢之不入

楚荅言所以不貢包

寡君之臯也

則我楚君不敢辭其罪也不敢不共給

昭王之不復

昭王巡守而不復國者

君其問諸水濱

言漢水非楚境昭王溺於

非我之罪。愚按楚有僭王之罪而管仲不以責之乃捨其大而責其細故也

師進

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次于陘

楚地名

楚子使屈完如師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使往齊師觀其

師退

屈完請盟故齊師退

次于召陵

召陵亦楚地

齊侯陳諸侯

之師

桓公陳列諸侯之兵與屈完乘而觀之

完來觀師故桓公與之乘車而觀之

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不穀諸侯謙稱也桓公言諸侯之附從非為我也為去聲先

君之好是繼諸侯嘗與齊交接故如此云好去聲與不

穀同好如何未知女楚君肯對曰君惠徼福於救邑之

社稷徼求也言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好則辱收寡君

於同好諸侯之內寡君之願也此固我楚君齊侯曰

以此衆戰言以此諸侯之兵誰能禦之言必勝之以此

攻城而用之以攻城何城不克言必破之對曰君若以

德綏諸侯言齊君若能誰敢不服則無敢不服君若以

力齊君若但以楚國方城以為城則我楚國有方城漢

水以為池又有漢江之雖衆無所用之雖諸侯兵衆不

能攻我城池也

屈完及諸侯盟於是齊侯與屈完陳轅濤塗謂鄭申侯

曰轅濤塗陳大夫師出於陳鄭之間謂伐楚之兵若取

歸而國必甚病則我二國當有供若出於東方若取道

之觀兵於東夷而觀視兵威以警東循海而歸遵東海

歸其可也庶乎其申侯曰善詐稱其濤塗以告不知其

告於齊侯許之桓公許申侯見見齊桓公曰師老矣言

出久若出於東方而遇敵設使取道東懼不可用也恐

師老不可若出於陳鄭之間若其資糧靡屨

資財用也糧米粟也靡首屨其可也庶乎無遇齊侯說

也言二國當供此扉扶味反其可也敵之恐也齊侯說

桓公悅申侯與之虎牢虎牢鄭邑也桓執轅濤塗謂其

之言說音悅與之虎牢公取以賜之執轅濤塗誤軍

道故執之也為明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

傳在莊公 卜之不吉 以龜卜之 筮之吉 乃得吉 公曰

從筮 獻公意欲立驪 卜人曰筮短龜長 言筮之數短龜

公從卜故托言筮短龜 不如從長 不若從卜 且其繇曰

况其卜兆之辭 專之渝 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 攘公之

一薰一蕕 薰香草也謂申生之徒蕕臭 十年尚猶有臭

猶積十年之久而善不勝惡 必不可 言驪姬必 弗聽不

之言 立之 卒立驪姬 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見莊公二十

及將立奚齊 驪姬嬖故 既與中大夫成謀 中大夫蓋謂

所憚者甲克而已今里克既 有中立之 姬謂大子曰 驪

謂申生曰 君夢齊姜 齊姜申生之母也詐言 必速祭之

女可速具 大子祭于曲沃 時申生居曲沃 歸胙于公 歸

公以所祭之酒 公田 時獻公適 姬寘諸宮六日 驪姬以

之宮中 公至 田獵 毒而獻之 驪姬以毒藥置於 公祭之

地 驪姬謂酒食自外來者不 地墳 毒酒至地地為 與犬

又以其肉 犬斃 而中 與小臣 復以酒肉與 小臣亦斃

亦中 姬泣曰 驪姬佯 賊由大子 諸言申生寘 大子奔

新城 曲沃也 公殺其傅杜原款 公以杜原款為 或謂大

子 或人教 子辭 以六日之狀 君必辯焉 言毒酒經宿輒

日之理以此自明則獻公必察其無罪也 **大子曰君非姬氏** 申生不肯自明

捨驪也 **居不安** 言公無姬氏則所居不安 **食不飽** 言公無姬氏則食亦不飽 **我辭** 設

我自明 **姬必有辜** 則必殺驪姬也 **君老矣** 已老矣 **吾又**

**不樂** 使君因殺姬氏而居不安食 **曰子其行虜** 或人又

則何不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言獻公不知我實無罪

出奔也 **人誰納我** 雖出奔而必

弑 **被此名也以出** 使我在被此 **重耳奔蒲** 蒲邑重

除重耳 **曰皆知之** 言二公子與申 **重耳奔蒲** 耳所居

**吾奔屈** 屈邑夷吾所居時二公子皆在朝被驪

**丙寅五年正月** 周正月今 **辛亥朔** 其月初一 **日南至** 秋

後日近南行至冬 **公既視朔** 魯僖公既親 **遂登觀臺以**

**望** 觀臺謂臺上有屋可以遠觀者 **而書** 既望雲氣乃禮

**也** 傳善公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

也閉謂立秋立冬也古人 **為備故也** 欲察妖祥而 **初**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 為重耳築蒲為夷吾

八年蔿于委 **不慎** 築城 **寘薪焉** 多置薪於 **夷吾訴之** 士

反為去聲 **公使讓之** 責士蔿也 **士蔿稽首而對曰** 稽首

至地也 **臣聞之** 如下文所云 **無喪而感** 而憂戚者 **憂必**

**讐焉** 必召憂事 **無戎而城** 而築城者 **讐必保焉** 必召寇

其 **寇讐之保** 今公無故而築蒲屈二 **又何慎焉** 何必為

堅築其城哉 **守官廢命不敬** 言不往築城則是守官而廢君之命有不敬之罪 **固讐**

**之保不忠** 言堅築其城則是有不忠之罪 **失忠與敬** 不忠不敬

二者皆罪 **何以事君** 失此二者何以道乎 **詩云** 詩大雅板篇 **懷德惟寧**

言懷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安 **宗子惟城** 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矣 **君其修德而**

**固宗子** 言公信當修德安民以保固其宗子也 **何城如**

**之** 言宗子之固有甚於築城也 **三年將尋師焉** 言三年之後公將用兵以伐蒲屈也至此

年獻公果使寺人披伐蒲明年又使賈華伐屈 **焉用慎** 言用兵不久何必堅築其城焉 **退而**

**賦曰** 士薦退而賦詩 **狐裘尫茸** 言以狐皮為裘其毛亂雜以興下句之意 **一國三公**

言獻公與重耳夷吾若三公然 **吾誰適從** 言築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保進退不知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

所從適音滴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

宣仲即濤塗也反已召陵事在去年 **故勸之城其賜邑** 齊桓公與申侯以虎牢宣仲勸使城

**曰美城之** 勸其堅固築城 **大名也** 言邑號虎牢 **子孫不忘** 言女

之子孫將保守之不忘所自 **吾助子請** 我當為女請於諸侯 **乃為之請於諸侯**

**而城之美** 宣仲乃請於諸侯為築其城堅固而美為去聲 **遂諧諸鄭伯曰** 宣仲遂諧

申侯於鄭文公 **美城其賜邑** 言齊侯賜之虎牢而城之美 **將以叛也** 將據其城以叛

**鄭申侯由是得臯** 鄭伯信之為下七年殺申侯張本 **秋諸侯盟** 時齊桓公

會諸侯於首止以定周太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 時惠王寵子帶

欲廢太子鄭而立之恨齊侯定其位故使宰周公召鄭伯使之叛齊 **吾撫女以從楚** 時楚欲與

齊爭霸故王欲撫鄭伯 **輔之以晉** 時晉亦不服齊故王欲使晉輔鄭以從楚

**可以少安** 言鄭有晉楚之援 **孔叔曰** 孔叔鄭大夫諫國

君不可以輕鄭文公欲逃歸故諫輕則失親親黨援也

歸則失既失黨援則齊必伐失親患必至我此必至之患也病而乞盟及

為齊所伐楚不能救所喪多矣所喪多矣則所得者少而弗聽不

遭病困而後乞盟遂潛身而歸不與首止之○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宮之

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言虢恃虞以為表虢亾虢若為虞

必從之虞必與虢晉不可啓言晉心無厭寇不可翫晉

如寇不一之謂甚言二年假道滅其可再乎其可再假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亾齒寒者諺俗語有此二句也輔

車相依唇亾則牙齒寒也其虞虢之謂也言虢為表如口之唇

公曰晉吾宗也晉與虞皆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對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也二人皆周太

其子為昭大大伯不從太王少子王季有子名昌是為

音太昭如字之意而大伯不從遂與虞仲是以不嗣太伯長子當立

俱遜國而奔吳而王季立嗣於周也太伯無子虞仲嗣之其號仲號叔王季之穆

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季屬昭故其子為穆也

為今號號仲封東號為鄭所滅事見隱公元年號叔封西號

公始祖為文王卿士王言號仲號叔皆仕文勲在王室仲

皆有功於文王也王功曰勲藏在盟府言文王與仲叔為盟誓將號

是滅言虞虢皆與晉同宗今何愛於虞豈以虞為同宗

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叔始封於曲沃莊伯其子也獻



也。不但若虞。其愛之也。桓莊之族。獻公猶不。桓莊之族。愛之。其肯愛虞公乎。

何罪。言桓叔莊伯之子孫。初無得罪於獻公者。而以爲戮。公盡殺桓莊之族。

不惟偏乎。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其族盛大。偏害晉國也。親以寵偏。言桓莊

親至以寵而。猶尚害之。從而殺之。况以國乎。何况虞有。勢偏。偏音逼。

獻公肯。公曰。吾享祀豐潔。虞公又言吾享祀。之物豐盛而精潔。神必據我。

鬼神必安於我。對曰。臣聞之。宮之奇又言臣之。鬼神非。不使吾國滅也。

人實親。鬼神茫昧。非實親。近乎人。惟德是依。乃依據之。故周書曰。蔡

之命。皇天無親。皇大也。言天。惟德是輔。惟人君有德。乃輔助之。又

曰。又君陳。黍稷非馨。言至治之馨。足以感神。明德惟馨。蓋以明德。又曰。民不易物。祭不必改。易其物。惟

爲馨香也。又曰。民不易物。祭不必改。易其物。惟

德繫物。繫語辭也。其一人有德。繫此。乃是。如是。周書三。物其一人無德。雖有物。神不享也。

如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可見人君無德。則民心不。和而神亦不享其祭也。

神所馮依。鬼神所以憑依而。將。在德矣。將必在有德之。人矣。言虞公無

德。神所。若晉取虞。而取其土地。而明德以薦馨香。而晉。不依也。

神其吐之乎。則虞國社稷山川之神。必以。而薦馨香。弗聽。其諫。許晉使。馬使去聲。宮之奇。以其

豈必據虞公。弗聽。其諫。許晉使。馬使去聲。宮之奇。以其。之享祀乎。

族行。知虞必滅。故繫。八月。晉侯圍上陽。上陽。號所。問於。其族而避去也。

卜偃曰。吾其濟乎。問晉兵能。對曰。克之。必勝也。公曰。何。勝號否。

時。又問何。對曰。童謠云。卜偃。荅以童子嬉。丙之辰。朔日。時可克。

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日。均服振振。均。月會於尾星。故尾星伏而不見。

均服振振。均。同。

也戎事上下同服也 **取號之旂** 勝號而奪 取其旂旂 **鶉之賁賁** 賁賁

鶉鳥之狀也言鶉火之星其體 **天策焯焯** 天策傳說星 也焯焯無光

耀也焯 **火中成軍** 言鶉火星正中時 **號公其奔** 晉滅號 他昆反 軍事有成功也 而號公

走也童謠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此言夏九月十月也 之言止此 偃以童謠而推之曆象

言勝號當 **丙子旦** 此年十二月朔日 **日在尾** 朔於尾星 在此時也 乃夏十月朔也

之 **月在策** 日月合在夜半月行速至 **鶉火中** 其時鶉火 次之 平旦時月已至天策星矣 之星見於

南方午 **必是時也** 必以此時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號** 果 位之中 滅號也 滅號公名也皆如童謠之言然所

此日 **號公醜奔京師** 謂童謠者恐無此理無乃好事者 滅號 附會為之 **師還** 晉兵滅 **館于虞** 復取道於虞 未可信也 號而還 而假館焉 **遂襲虞** 掩

備 **滅之** 并滅虞國而伐虞公也先是荀息請以璧馬賂 虞公按穀梁傳云荀息操璧牽馬而前曰璧則

猶是而馬 齒加長矣

**丁卯六年楚子圍許**

公十一年鄭滅許使許叔居許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 鄭也諸侯伐鄭故楚成王圍許以救 東偏桓公十五年許叔入於許

**楚子於武城** 僖公許叔之子也武城楚地名 **許男面縛** 蔡楚黨也故使許僖公降楚

**銜璧** 僖公縛手於後性見其面 **大夫衰經** 許之大夫喪 手縛不能執璧故銜之 服從之 衰音

崔經 **士輿櫬** 櫬棺也許之士輿棺從之皆 **楚子問諸逢** 音進 示許君將受死也 櫬初觀反

**伯** 逢伯楚大夫也楚 **對曰昔武王克殷** 昔周武王伐 子問何以待許君 **微** 子問何以待許君

**子啓如是** 微子啓紂之庶兄 **武王親釋其縛** 紂王親解 亦如許君所為 **微** 子之縛

**受其璧而祓之** 受其所銜之璧而為之 **焚其櫬** 焚其所 祓除不祥也 祓芳弗反 輿之棺

**禮而命之** 以禮待 **使復其所** 使之復 **楚子從之** 亦如武 而遣之 安其處 王之待

微子

戊辰

是歲周惠王崩子鄭立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

而楚救之故今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鄭伯之心

不能何憚於病憚難也何得以卑弱為既不能疆言其

自強又不能弱憚於病所以斃也此乃取國危矣齊國為

其勢請下齊以救國請乞降於齊以公曰吾知其所由

來矣乃云吾知其說齊之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公意

為服齊之說對曰朝不及夕言鄭國之危何以待君復

少待也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者皆誤聽申侯之言也

今殺之矣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傳言文公信濤塗之

借之以說初申侯申出也申國之有寵於楚文王為楚

之所寵愛文王將死文王死在莊與之璧使行使無曰

唯我知女言唯我知女心女專利而不厭女之為人

而無予取予求從我而求不女瑕疵也獨我不以後之

人將求多於女言楚之嗣君不知女心事女必不免女

不免我死之後女必速行楚必速出行無適小國又不可

小將不女容焉小國政狹而法峻既葬楚文王出奔鄭

申侯出又有寵於厲公鄭厲公又子文聞其死也楚令

文聞申侯曰古人有言曰古人有言如知臣莫若君言

臣之賢否者弗可改也已言古人此語也秋盟于甯母

審母地名也齊桓謀鄭故也鄭猶未服故謀伐之管仲言於齊侯

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招攜以禮言惟有禮者可以懷

遠以德惟有德者可以懷服遠方之人德禮不易德禮二者無所改易無人不懷

齊侯修禮於諸侯桓公從其言乃諸侯官受

方物諸侯所掌貢賦之官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鄭文公猶未肯親自乞盟姑

言於齊侯曰子華言於齊桓公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違君命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違齊君若君去之以

為成若桓公能去此三族以我以鄭為內臣則我舉鄭

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則是一齊君隱焉得一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管仲諫云君所以會合諸侯而以姦終之始以禮

無乃不可乎言其甚子父不好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

是之謂禮姦音干守命共時之謂信共音

違此二者無禮姦莫大焉命共時其為奸莫大於此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桓公又言諸侯今苟有釁子

從之不亦可乎從子華之言而得對曰君若

加之以訓辭而又以訓辭責

而帥諸侯以討鄭而合諸侯之鄭將覆亾之不暇如此

豈敢不懼豈敢不畏若總其罪人

將傾覆危亾救之猶恐不暇覆芳服反

以臨之總領也罪人謂子華得罪於父也若鄭有辭矣

則鄭國謂我受其奸何懼則不復畏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大凡會合諸侯所以尊有德也會而列姦今因為會而從何以示

後嗣不崇德而列姦則為我子者夫諸侯之會大凡諸

事之其德刑禮義或緘之以德或威之以刑無國不記諸

各有國史無不記錄其事記姦之位會而列姦必君盟替矣如此則

廢齊之盟矣作而不記雖復吾國史官為非盛德也亦足以

德也君其勿許君但勿從鄭必受盟則鄭人將感齊夫子

華既為天子且鄭既立子華為太而求介於大國介助

國齊也以弱其國今子華乃求助於齊取鄭亦必不免處

如此必將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言鄭君雖昏

不免於罪未可間也未有間隙可以取齊侯辭焉桓公從

言辭子華之請子華由是得臯於鄭鄭伯聞之而知子華之鄭

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不聽子華故請服也

已巳八年周襄王元年宋公疾宋桓公太子茲父固請

曰茲父襄公也請於桓公云大音太目夷長且仁目夷茲父之庶兄子

仁君其立之願立子魚公命子魚桓公命子子魚辭曰

能以國讓子魚言茲父仁孰大焉其為仁德臣不及也

我之德不足以及之且又不順廢嫡立庶遂走而退乃趨走

庚午九年是歲宋桓公卒襄公立王使宰孔賜齊侯胾宰孔宰周

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賜之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言天子行祀事使孔賜伯舅胙宰孔稱名謂天子使

九命命作伯故齊侯將下拜將下階而拜孔曰且有後命

宰孔止之言天子猶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年七十

音有後命如下文所云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曰耆耆

送音加勞賜一級級升階之等也言天子以公年老之故

聲既進一等故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相公

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顔面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下拜公自稱名言我豈敢貪恐隕越于下使得罪于天

下天子寵命不下階而拜以遺天子羞適足以貽天子敢不下拜豈敢不下

拜登受乃拜於堂下而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已會曰

我同盟之人此盟誓之言也同盟謂諸既盟之後自今

後盟之言歸于好各修和好無相宰孔先歸既會諸侯不

遇晉侯晉獻公來會葵曰可無會也宰孔令晉侯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畧言桓公不務修德而故北伐山戎在

公三十一年南伐楚四年召西為此會也今年葵丘之會此

東畧之不知言但不知東畧耳非西則否矣言西既會

來蓋宰孔知晉將亂而其在亂乎西則否矣言西既會

齊無暇為晉經理也其在亂乎西則否矣言西既會

君務靖亂獻公殺嫡及庶逐二公無勤於行無勞遠行

晉侯乃還不復與葵晉獻公卒還歸于初獻公使荀

息傅奚齊奚齊驪姬所生子公公疾獻公之召之曰荀

息而言奚齊初賤與諸子懸以是藐諸孤絕也藐音眇又亾角反辱在大夫屈

辱荀息使保護之其若之何問荀息能稽首而對曰稽首頭至地也稽音

啓臣竭其股肱之力言當竭盡其手足之力加之以忠貞忠貞說

見其濟幸而成事君之靈也則是獻公威靈實輔相之不濟不幸而則以

歿繼之則我以身殉之不敢苟免以避害也公曰何謂忠貞公問忠貞之義對曰

公家之利言荀可以利益國家者知無不為患不知耳忠也此吾所謂

忠也送往事居送往者謂獻公事生者謂奚齊耦俱無猜耦兩也猜疑也

疑恨猜貞也此吾所謂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里克忿驪姬之

欲納重耳故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先以此意告於荀息三怨將作三怨謂

耳夷吾秦晉輔之秦晉輔之秦人輔之於外晉人輔之於內子將何如言奚齊必不免女將

何以荀息曰將歿之言當以身殉之里克曰無益也言雖歿何補於事

荀叔曰荀叔即荀息也吾與先君言矣言以一歿許獻公矣不可以貳豈

許君歿而變其說乎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歿也雖無

益也雖曰歿而無益將焉辟之雖欲避害亦不可得也焉於慶反辟音避且人之欲

善謂里克意欲忠於申生誰不如我亦如我忠於奚齊也我欲無貳我許君

欲不變前言而能謂人已乎亦豈能止女使勿忠於申生乎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次次喪也荀息將歿之言踐也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卓子驪姬之娣所生子也或人以卓子亦先君之所愛故勸使立之荀息立公子卓以

葬荀息從其言立卓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已葬而卓子臨

朝里克又殺荀息歿之荀息歿之終不肯食其言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

玷詩大雅抑篇言尚可磨也猶可磨去斯言之玷言語苟有玷缺不

可為也謂言語之玷缺荀息有焉言荀息從君於昏事非其正既許獻公以

言語之玷不可為者也謂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時重耳夷吾出奔在外重耳長而賢秦伯欲納之郤芮

從夷吾者故勸夷吾重賂秦伯求入為君郤去逆反芮

齊大夫惠公即夷吾也秦伯秦伯謂郤芮曰秦伯穆公子

誰恃問夷吾將對曰臣聞亾人無黨夷吾出奔在外故

無所謂有黨必有讐既有親黨必有仇讐無夷吾弱不好

弄言幼小之時不好戲能鬪不過雖能鬪爭長亦不改

及其年長亦如不識其他益言其可為君也此公謂公

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夷吾其定乎言夷吾入晉對

曰臣聞之臣之所聞如唯則定國則法也唯有法詩曰

不識不知言文王黜順帝之則惟順上帝之法

又曰又抑不僭不賊不為過差鮮不為則能如此

無好無惡不為過差不克之謂也此釋上意好

難哉以此定國民無公曰忌則多怨

又焉能克雖好勝而不能是吾利

也庸之君又以其忌克而為已利是誠何心哉

辛未十年宋襄公元年晉侯殺里克以說以解說於人言

已非篡弒得國



也說將殺里克欲數其罪公使謂之曰使人謂微子則

不及此微無也言若不因文作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

夫謂里克殺奚齊卓為子君者如此則為不亦難乎言

如女意則對曰不有廢也奚齊卓子之廢君何以興

則惠公何以得欲加之罪言君但欲加之其無辭乎又

患無辭以臣聞命矣我已聞君見伏劍而歿里克於是

○晉侯改葬共太子太子申生也謚曰秋狐突適下國

下國曲沃申遇犬子申生已歿狐突犬子使登僕先是

落氏狐突御戎故今復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或曰無禮

使登車以為之僕御申生言我訴於上帝將

賈君未知是否余得請於帝矣欲罰夷吾既得請矣將

以晉昇秦昇付也言將秦將祀余秦國將祭對曰臣聞

之神不歆非類答言民非其族類者民不祀非族神非

類者則民亦君祀無乃殄乎如此則太子之且民何罪

不修其祭祀豈可以晉昇秦而使民君其

言罪在夷吾而失刑乏祀失刑法神乏祭祀乎君其

圖之欲太子更君曰諾許諾吾將復請我將復請之於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言七日後曲沃新

者而與之及期而往七日後狐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

矣言再得請於帝止罰夷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名為

壬申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

襄王也

召武公周之卿也內史過周大夫也諸侯即位受玉惰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召音邵過平聲與下同晉惠公受瑞玉而教情之容過歸內史過歸周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言公必無王賜之命天子賜之命圭而惰於受瑞受玉而惰先自弃也已容止教情其自棄其身也其何繼之有豈有繼者禮國之幹也國之有禮猶木之待敬禮之輿也禮之主敬猶人不敬則禮不行無輿故禮不行則上下昏無禮則國無幹君何以長世何以長有子孫於後世乎臣昏闇無以立國為三十四年殺惠公張本

春秋左傳句解五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六

僖公二

癸酉十二年

是歲陳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

王以戎難故

初惠王寵子帶欲廢

太子鄭而立之齊桓公會諸侯於首止以定其位襄王即位子帶怨不得立去年子帶召戎伐周雖去聲討

王子帶

討其召戎之罪

王子帶奔齊

為二十二年召子帶張本

齊侯使管夷

吾平戎于王

齊桓公使管仲為周和戎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上卿天子

命卿也襄王嘉管仲之功故加禮以待之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管仲辭上卿之禮故

謙稱賤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管仲

言國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為

若節春秋

設若當春秋觀之時節來

承王命

而國高二卿承命於王朝

何以禮焉

言我既受上卿之禮則又將以何禮而待國高



也陪臣敢辭諸侯王臣也故諸侯之臣自稱陪臣王曰舅氏王稱齊侯為伯舅故稱其

臣為舅氏余嘉乃勲言我嘉女之功應乃懿德又報應女之美德謂

督不忘督篤厚也言我嘉女勲報女德篤厚而不怠也往踐乃職其往而踐居女

執政無逆朕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

還卒辭而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言管仲如此於禮宜得世

祀讓不忘其上國高位在其上詩曰詩大雅旱麓篇愷悌君子

言君子有樂易之德神所勞矣宜為鬼神之所勞來勞去聲

甲戌十三年陳穆公元年晉荐饑大亂之後連歲不熟荐才見反使乞糴于

秦惠公使人乞糴于秦以給民之食也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子桑即公孫枝也穆公問

以廩給之否乎對曰重施而報言我厚施于晉而晉能報施去聲下並同君將何求

言無損於秦也重施而不報厚施於晉而晉不報其民必攜則晉民亦不直其君其心

必攜而討焉秦往伐之無衆必敗戰其敗必矣謂百

里與諸乎百里奚虞人也晉假道伐虢知虞公不可對諫而去之秦為大夫穆公復問可與粟否

曰天災流行言饑饉之災天實為之國家代有言有國家者更迭受此天災救

災恤鄰鄰國有災而救恤之道也行道有福順道而行天必降福

今按百里奚之言質實渾厚無計校利害之心真賢臣也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輸運

二臣之言以粟給之

乙亥十四年是歲蔡穆侯卒子甲午立是為莊公秦饑秦國亦穀不熟使乞糴于

晉以去年曾輸粟于晉也晉人弗與背秦之施不與之粟慶鄭曰慶鄭晉大夫勸惠公

與背施無親背秦之施是無親也式豉反幸災不仁幸鄰之災是不仁也貪愛

之與

三專刀解

不祥貪惜已物不以救災是不祥也怒鄰不義背施幸災取怒鄰國是不義也四德皆

失親仁祥義四者之德皆失何以守國為君如此何所恃而守國號射曰號射亦

也勸惠公勿與之射音亦皮之不存皮獸之皮也毛將安傅先是惠公許以五城賂秦

既而背之故號射以皮喻城以毛喻粟言既背秦施其怨已深雖與之粟猶皮已不存無所施於毛也傳音付

慶鄭曰弃信背鄰言棄許城之信而背鄰國之施患孰恤之如此則國家有患民

亦棄之而不恤也無信患作言失信於秦必見討伐失援必斃失援謂民無恤我患

者必致是則然矣此皆事理之必然者號射曰無損於怨言秦怨我必深

雖與之粟而厚於寇言與之粟是資寇以糧也不如勿與不若勿與秦粟慶

鄭曰背施幸災背施無親幸災不仁民所弃也雖吾民亦棄之近猶讐之

雖以此而待平日相親况怨敵乎何况素為怨敵如秦者乎弗聽終不

與之粟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退而言曰吾君必悔之矣

丙子十五年蔡莊公元年秦伯伐晉計其背施閉糴之罪卜徒父筮之

徒父秦之掌卜者以著筮之吉得吉兆也其卦遇蠱六爻安靜不變蠱音古曰千乘

三去此占辭也其意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乘去聲去音區三去之餘晉侯三

獲其雄狐言必獲晉君也夫狐蠱言蠱卦占辭所謂狐者何物也夫音扶必其君

也狐邪媚之物而曰雄焉故知是晉君也蠱之貞風也內卦曰貞蠱之內卦巽也巽為風

其悔山也外卦曰悔蠱之外卦艮也艮為山歲云秋矣其時九月乃夏之七月孟秋也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內卦為主故以占秦外卦為賓故以占晉然則晉山而秦風也當秋

之時山木結實為風所摧所以克也卦兆如此故知晉而剝落則材為我所取矣必為秦所克也

實落材亾晉猶山木其實既落而材亦亾不敗何待言必敗三敗及韓晉侯

兵車三壞而至韓地  
應千乘三去之占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言秦之為寇已深矣

若之何以問何策對曰君實深之言背施怒鄰自致可若

何言無策公曰不孫言慶鄭應答卜右卜誰可為慶鄭

吉許用弗使怒其不孫故乘小駟小駟馬名鄭入也乃

國所慶鄭曰古者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必乘其產所

之馬必用土謂其生於吾而知其人心惟其

地所生者國之水土也安其教訓惟其知其人心而服習其道惟其

知其人所以習熟所以安其教訓唯所納之如是則用馬之無不如志無

於吾國之道路地不拘方所惟人之惟人今乘異產今君乃乘異以從戎事以從兵戎及

懼而變彼遇敵而畏懼將與人易必將變易人意亂氣

狡憤亂氣狡戾而陰血周作陰血必徧身張脉僨興張

謂血脉隨亂氣而張也僨動外疆中乾外雖有強形而

也興起也張中亮反僨音奮周旋不能欲使之周君必

進退不可欲進而不可進周旋不能欲使之周君必

悔之君至此時弗聽鄭之諫九月今七月也應歲晉侯

逆秦師逆迎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惠公復曰復命

師少於我言秦師比於鬪士倍我但秦力戰之士公曰

何故問秦師何對曰出因其資惠公之出奔也以梁國

以求入用其寵秦伯納之饑食其粟秦輸之粟三施

而無報惠公受秦三施既背其是以來也所以秦來今

又擊之今晉不請和於秦我怠秦奮晉人不直惠公故

故倍猶未也

以此觀之則秦之戰士不止倍我也

公曰一夫不可狃

狃狎也言

夫尚不可狎而侮之

况國乎

况我有一國可受其狎侮而不敵乎

遂使請戰

遂使韓簡

索戰曰寡人不佞

惠公言我不能巧言

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言既

聚衆與兵復欲散之其勢不可

君若不還

秦君若不退師

無所逃命

則我當決戰以從君

命不敢逃避

秦伯使公孫枝對曰

公孫枝

君之未入

言惠公出奔而

未入

寡君懼之

我秦君為君畏懼也

入而未定列

惠公雖入晉而未定諸侯之位

猶吾憂也

以為憂也

苟列定矣

今惠公既定位矣

敢不承命

不敢

承順君命

韓簡退

間公孫枝之言而退

曰吾幸而得囚

以得囚為幸庶免為

秦俘

壬戌戰于韓原

秦晉以壬戌日戰于韓原之地

晉戎馬還澮而止

還便旋也澮泥也小駟不調故因便旋而陷于泥中還音旋澮乃定反

公號慶鄭

惠公急而呼慶

鄭號戶刀反

慶鄭曰復諫違卜

復戾也復諫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卜謂

卜右慶鄭吉而弗使懷音逼

固敗是求

如此則是自求敗也

又何逃焉

此何由

免遂去之而不顧

梁由靡御韓簡

使韓簡乘戎車而梁由靡為御

右為戎車右

輅秦伯

輅與迓同謂迎也輅音迓

將止之

秦伯將為秦所獲

以救公誤之

慶鄭出救惠公反誤認秦師為晉師

遂失秦伯

秦伯因得走去

晉侯以歸

於是惠公反為秦師所獲執以歸秦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反首

頭髮下垂也

秦伯使辭焉

使人辭謝晉大

皆壞形毀服以從晉侯

秦伯使辭焉

謝晉大

夫曰二三子何其感也

言女二三子何其憂感之甚

寡人之從君而

西也

秦國在西方穆公欲執晉侯西歸秦國謙言從女晉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夢是踐

踐厭也狐突不寐而見申生故謂之妖夢申生言蔽于韓故我將晉侯西行以厭息此語耳

豈敢以

言蔽于韓故我將晉侯西行以厭息此語耳

豈敢以

豈敢以

至言不敢終執晉侯而歸秦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三拜穆公而叩頭至地稽音啓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言穆公足履后土而頭戴皇天 皇天后土實聞君

之言穆公云不敢以至是有歸晉侯之意也故 群臣敢

在下風言我眾臣在君下 穆姬聞晉侯將至穆姬秦穆公夫人即

獻公烝於齊姜以生者至是聞晉侯被執而至 以犬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

履薪焉瑩弘穆姬二子瑩即康公也簡璧穆姬之二女也古之宮閉皆居於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

故積薪焉帥其子女履於其使以免服衰經逆禮初歿上而登之天音太瑩於耕切

服成服則有衰經時穆姬欲自殺故使行人先且告且告且為凶服以迎穆公也免音問衰音崔經大結反

穆公以穆姬欲自殺之意按今文左傳此下云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呂興戎晉君朝呂

入則婢子夕呂歿夕以入則朝以歿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凡四十六字考釋文乃疏義皆云後人所加今不

復錄姑大夫請以入秦之大夫請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

也言我始執晉侯將 既而喪若執而入則 歸焉用之執

而歸將大夫其何有焉雖女大夫 且晉人感憂以重我

謂反首拔舍也天地以要我謂皇天后土實聞 不圖晉

憂晉人感憂如此 重其怒也則是增益晉 我食吾言我

云豈敢以至今而執背天地也天地既聞我言今而執

佩重怒難任重晉怒則我難 背天不祥背天地則 必歸

晉君必使歸國 公子繫曰公子繫秦大 不如殺之請殺

無聚慝焉無使復歸 子桑曰子桑公 歸之而質其犬子

請歸晉侯而留其太子必得大成 必得大成如此則晉服秦 晉未

可滅言晉國強而殺其君徒殺其一君祇以成惡且適

二國之仇怨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時太史無始禍莫為無

怙亂莫恃人亂以為無重怒人已怒已重怒難任陵人

不祥恃強陵人亦乃許晉平穆公乃許晉侯使卻乞告

瑕呂飴甥卻乞晉大夫也瑕呂姓也飴甥名也字子金

逆反音怡且召之且召呂甥子金教之言曰呂甥教朝國

人而以君命賞惠公無道呂甥恐國人不順故令先受

潮且告之曰既賞乃假惠公之命以賞賜之朝音

歸辱社稷矣然為君而見執已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

名言可卜太子使代眾皆哭國人聞之皆哭晉於是乎

作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呂甥曰呂甥既教卻

日君亾之不恤言惠公喪亾在而群臣是憂而乃憂恤

賜惠之至也非恩惠之至將若君何問國人何以眾曰

何為而可國人又問呂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言征賕治

子諸侯聞之使外國諸喪君有君雖喪舊君復有群臣

輯睦人心甲兵益多國勢好我者勸使諸侯愛晉者有

惡我者懼諸侯惡晉者有庶有益乎如此庶幾有眾說

國人聞之皆喜悅晉於是乎作羽兵二千五百家為羽因此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伯姬即穆姬也將嫁過歸妹

之睽本卦為歸妹之卦為睽者史蘇占之曰不吉晉卜



蘇占之曰其繇曰其卦之繇辭士剗羊

非言兆也亦無益也益血也歸妹上六與六三為正應而

主反亦無益也益血也歸妹上六與六三為正應而

無血之象女承筐皆陰不復相應故為剗羊而下

極仰無所承故為承筐而上無實之象按周易西鄰責

言此下乃史蘇衍卦意而為之辭西方鄰國稱秦也

可償也晉被其責讓無以歸妹之睽而變卦為睽將有

年離猶無相也相助也言夫不助妻震之離歸妹上卦

為離亦離之震亦能變而為震為雷為火離為火為羸

敗姬秦羸姓晉姬姓火動熾而害其母是女嫁而反車

說其輓震為車歸妹上六在震之體而無其火焚其旗

離為火睽之九在離之體不利行師車敗旗焚是不

而失其位故為焚旗之象

敗于宗丘宗丘指韓地也火還害母歸妹睽孤睽孤睽

爻辭也歸妹上六寇張之弧而有弓矢之驚孤音胡姪

其從姑兄弟之子曰姪婦之姊妹曰姑言子圍當為六

年其逋言子圍在秦六年當逃歸其國子圍既逋乃而

弃其家家謂妻也言子圍質於秦秦伯以明年其死于

高梁之虛使殺懷公于高梁即其驢也易繫辭曰極數

知來之謂占則易數固可以知來矣然安有地名人事

預知於未來之先無一毫過差者此恐附會為之難以

信及惠公在秦至是惠公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惠公

君獻公若從史蘇之吾不及此夫則我不及此患也夫

占而不嫁伯姬於秦

違卜其見獲而執也宜矣不知自反顧歸咎於從史蘇之占則是惠公之無道不足致伐而卜筮以禍之也其迷而不復甚矣

**韓簡侍** 時韓簡侍於惠公側曰龜象也 謂龜卜有方弓義

**筮數也** 著筮有九六七八物生而後有象 天地生物化而生人與萬物 象而後有滋 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既生乃有形象 象而後有滋 人與萬物其象滋多

**滋而後有數** 數始於一自一以往滋而十百千萬其數不窮故人與萬物皆不能逃乎數也

**君之敗德及** 公殺嫡立庶敗德所致也 **可數乎** 言非卜也蓋天下事物雖不逃乎數而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不專在於數也

**史蘇是占** 史蘇前日之占

**勿從何益** 從之不足以損禍不從亦不足以益禍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 秦伯曰晉國和乎 穆公問呂甥晉國人心和否

**對曰不和** 答言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在下之小人恥其君為

**不憚征繕** 皆不以征賦治兵為難憚音但

**以立圉也** 而輔其太子

**曰必報讐** 言必為君親報秦之讐

**寧事戎狄** 雖亾國而事戎狄以為君不恤

**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 在上之君子則愛其君而知晉國之有罪

**不憚征繕** 亦不難為 以待秦命 而待秦歸 曰必報德 言必為晉君報秦之德

**有灰** 無二 雖亾身而不變此心也

**以此不和** 君子小人所見不同故不和也

**秦伯曰國謂君何** 穆公又問晉國對曰小人感 小人不知事謂君何 人謂其君如何

**君子恕** 君子以己之心害其君也

**以為必歸** 以為秦君必歸其

**秦豈歸君** 秦豈肯復歸我君乎

**秦必歸君** 秦豈不歸君

**貳**

而執之

晉侯有貳心而秦執之

服而舍之

晉侯既知罪而秦即德舍之

莫厚焉

德莫厚於此

刑莫威焉

刑莫威於此

使服秦者

貳者畏刑

使貳秦者

刑此一役也

役之

秦可以霸

諸侯懷德畏刑

納而不定

是不安

廢而不立

因逐廢之

以德為怨

今廢之是秦

秦不其然

言穆公必

秦伯曰是吾心也

變德為怨矣

改館晉侯

遂更晉

饋七牢焉

與我言正

蛾析謂慶鄭曰

反又作蟻

盍行乎

歸子何不出

對曰陷君於敗

謂呼之不往

敗而不

奔也盍音合

又使失刑

今出奔不待戮

非人臣也

君敗而已

又使失刑

又使吾君失刑也

此

非為臣

臣而不臣

為人臣而失

行將焉入

之道也

殺慶鄭而後入

刻終不化也

是歲晉

又饑

秦伯又餼之粟

以德報怨

曰吾怨其君而

矜其民

言其君可怨

且吾聞唐叔之對也

唐叔武王之弟

始封於唐

箕子曰

子紂之庶兄也

其後必大

為晉始祖

即箕子之言觀之以

姑樹德焉

為秦之

立

以待能者

伺其弱而取之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

河東之地與

置官司焉

秦置官司以收河東之稅也

十

秦征其稅也

河東而以女妻

之是為懷公

丁丑十六年會于淮

齊桓公謀鄆

鄆如姓國子爵時為

淮夷所病故會諸侯

為

而謀之 **且東畧也** 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西 **城鄆** 諸侯

鄆音澄 **役人病** 遇厲氣而疾病 **有夜登丘而呼曰** 作妖言呼火故反

**齊有亂** 言齊國將亂 **不果城而還** 因是罷役也明年齊果

**戊寅十七年齊侯好內** 言好色也傳言齊亂之由好去聲 **多內寵** 內多寵妾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內寵並后亂之本也况其多乎 **長衛姬生武孟** 武孟

公子無虧也 **少衛姬生惠公** 公子元也 **鄭姬生孝公** 公子

昭也 **葛嬴生昭公** 潘也 **密姬生懿公** 公子商 **宋華子生公**

**子雍** 傳言內嬖六人皆有子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傳言桓公不能

修身以齊家反以後 **以為太子** 立公子昭 **管仲卒** 管仲既歿

**五公子皆求立** 五公子謂無虧也元也潘也商人也 **十**

**月齊桓公卒** 此年十月 **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

**吏** 內寵內官之有寵者初易牙有寵於長衛姬因寺人貂以進羞於公而得寵至是二人合謀而作亂 貂音

**而立公子無虧** 易牙有寵於無虧之母故立之 **孝公奔宋** 明年宋襄公以諸侯

伐齊齊人殺無虧而立孝公 **已卯十八年** 齊孝公元年

**庚辰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 鄆子鄆國

君也睢水之次有妖神焉宋襄公使邾文公殺鄆君而用以祭也 **欲以屬東夷** 屬聚也蓋

夷狄畏鬼襄公假此妖神以誘之使相聚來歸已也時襄公欲圖霸故也 **司馬子魚曰** 司馬官名

子魚即目夷也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六畜牛羊馬犬豕雞也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

馬之類畜 **小事不用大牲** 若釁廟用羊釁門及夾室用雞之類 **而况敢用**

人乎何况敢殺民神之主也民為貴社稷次之用人殺

祭其誰饗之豈有正神而齊桓公存三亾國魯難僖元

年城邢二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

因亂取魯緩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此年三月以會召

六月會盟又執鄆子又用諸淫昏之鬼祭妖社將以求霸將以

圖不亦難乎言霸業無得歿為幸恐其○衛大旱衛國

雨卜有事於山川川曰祀於山不吉得不甯莊子曰甯

子衛昔周武王時克殷而年豐武王代商紂而

今邢方無道時邢國黨狄諸侯無伯齊桓公既歿諸侯

者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言天久不雨無乃從之衛

公從其言師興而雨○宋人圍曹此年宋公盟

不修地主之禮故伐之討不服也宋欲圖伯子魚言於宋公曰文

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國名崇侯虎無軍三旬而不降

用兵三十日而崇不退修教而復伐之文王退而修德

扶又因壘而降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詩曰思齊篇

刑于寡妻刑儀刑也寡妻謂至于兄弟言文王之德教

兄以御于家邦御治也言家齊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

能無所闕失而以伐人方欲討諸侯若之何身之難

服盍姑內省德乎何不內自修省其德無闕而後動已

無所闕失而後可以討人之不服者

辛巳二十年隨叛楚

漢東之國隨為大

楚鬪穀於菟帥

師伐隨

楚使令尹子文伐之

取成而還

隨服楚與之

君子曰隨之見伐

隨之所以見

不量力也

以其不量事

量力而動

設使隨能量

其過鮮矣

雖有過亦少善敗由

已

國之成敗

而由人乎哉

不可歸

宋襄公欲合諸侯

欲為

臧文仲聞之曰

文仲魯大夫

以欲從人則可

言能

之欲從人之善

以人從欲鮮濟

今襄公乃屈人以從

壬午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

鹿上宋地名襄公以

求諸侯

欲為

楚人許之

許與

公子目夷曰

即子小國爭

盟

宋小國也而

禍也

取禍宋其亾乎

言必

幸而後敗

軍敗猶

○夏大旱

魯久

公欲焚巫尪

巫女巫也尪瘠病

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僖公以巫禱

臧文仲曰

非旱備也

言焚巫尪非

修城郭

聚飢民以養之因用其

貶食省用

君不舉盛饌節約

務穡勸分

整理已旱之稼

給貧

此其務也

凡此所以

巫尪何為

巫尪何罪而天欲

殺之

設若天之為旱

則如勿生

則天何如勿

若能為旱

設使巫尪

焚之滋甚

則焚之是逆天意

是歲也饑而不

害

公從臧文仲言而修早備

○諸侯會宋公于孟

孟宋

宋襄公求諸侯于楚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

子魚前言小

故楚與諸侯同會

君欲已甚

言襄公圖霸

其何以堪之

諸侯不堪

左傳句解

卷之六

三

變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於是楚子執宋公于冬會于

薄以釋之薄亦地名也宋公被執請子魚曰禍猶未也

言吾所謂禍未足以懲君言宋公猶未知戒懼也○任

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四國皆風姓伏羲之後也實司犬

皐與有濟之祀太皐即伏羲也四國封近於濟故世主

以服事諸夏附庸小國不達于天邾人滅須句邾人伐

須句子來奔須句君子爵國因成風也成風僖公

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僖公為去聲崇明祀尊崇

保小寡保恤小周禮也此二者周蠻夷猾夏蠻夷之

周禍也蠻夷入伐其禍將及若對須句邾滅

而公能是崇皐濟而修祀紓禍也若伐邾而封須句則

復封之是崇皐濟而修祀紓禍也是能崇大皐有濟之

祀而修周禮又能警蠻夷而紓周禍也紓緩也紓音舒

癸未二十二年公伐邾從成風取須句取須句反其君

焉須句子禮也得崇明祀保○宋公伐鄭時鄭伯朝楚

子魚曰所謂禍子魚前言禍在此矣言掇怒於楚○

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平王因犬戎辛有適伊川辛有周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被髮者戎曰不及百年辛有

此其戎乎此地必為戎其禮先亾矣被髮而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二國

適伊川也然則不及百年之說亦言其大槩耳不必盡

王元年東遷至是蓋百二十三年但不知辛有以何年

適伊川也然則不及百年之說亦言其大槩耳不必盡

王元年東遷至是蓋百二十三年但不知辛有以何年

驗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在十七年將逃歸欲逃謂

嬴氏曰嬴氏秦所妻與子歸乎欲與嬴氏對曰子晉大

子言子圉乃晉而辱於秦乃屈辱而為子之欲歸欲歸

晉亦是人情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

之卑稱也中以悅手櫛以理髮言秦蓋欲堅以固子也固女心

君使我嫁女也邳邳彌反擲側瑟反秦君之命不敢從不敢

歸也我若從弃君命也則是棄我不敢從不敢

歸也亦不敢以告于遂逃歸應史蘇逃歸其

占 ○富辰言於王曰富辰周大夫請召大叔太叔即子

昏姻孔云云旋也則昏姻之國吾兄弟之不協太叔襄

也今出奔在外是吾兄弟猶不和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則諸侯之不睦

得而怨之襄王悅富辰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睦乃其宜也鳥

王使自齊為一十四年天王○邾人以須句邾人恨傷公取須

故出師邾人恨傷公取須公卑邾言邾不設備而禦之不可易也

不設伏言邾國臧文仲曰國無小雖小不可易也不可易也

也易去無備若備不雖眾不可恃也則我兵雖多不詩曰

詩小雅戰戰兢兢皆戒如臨深淵懼其如履薄冰懼其

又曰周頌敬敬之敬之再言敬之者天維顯思言天有

顯明也天命靡常先王之明德此解詩意言

思語辭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猶且戰况我小

德可謂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猶且戰况我小

明矣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猶且戰况我小



國乎

况魯國之小未有先王之明德其可易而忽之乎

君其無謂邾小

言不可

為小逢蠱有毒

蜂乃至微之物然有萬能螫蠱音蜂蠱救邁反

而况國乎

亦小國

比之蠱

弗聽

終不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名

我師

敗績

魯果為邾所敗邾人獲公之胄懸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

以今年

故鄭

宋公將戰

將與楚兵接戰

大司馬固諫曰

即子

天之弃商久

矣

宋商之後故云

君將興之

言公將圖霸是欲興復商也

弗可赦也

已

恐逆天意不為天所赦也杜氏說不

弗聽

卒與楚戰

人戰于泓

戰于泓水上泓為宏反

宋人既成列

宋兵列陣已定

楚人未既

濟

楚兵尚未

司馬曰彼眾我寡

子魚言楚兵多宋兵少

及其未既

濟也

何不乘其未

請擊之

因迫諸險而伐之

公曰不可

不肯迫人於險

既濟而未成列

楚兵盡渡水而列陣未成

又以告

子魚又

公曰不可

不肯擊其不成列也

師陳而後擊之

楚兵成陣宋乃擊之陳音陣

宋師敗績

楚師公傷股

襄公傷足

門官殲焉

守門之官師行則在右左右盡為楚人所殺矣殲子

廉國人皆咎公

怨咎襄公必待楚兵既陳而擊之

公曰君子不重傷

也言敵人被傷者君子不忍再傷之重去聲下同

不禽二毛

敵人頭黑白色者君子不忍禽之

古之為軍也

兵之道

不以阻隘也

不迫人於險以寡人

雖亾國之餘

宋商之後故自稱亾國之餘

不鼓不成列

則我不擊鼓

以進兵耻以詐取勝也

子魚曰君未知戰

言襄公未曉戰鬪之事

勅敵之人

勅強也勅其京反

隘而不列

敵人厄於險陣不成

天贊我也

此天助我以取勝之

也

阻而鼓之

迫於險阻擊鼓進兵而伐之

不亦可乎

則何有猶有

懼焉

雖因阻伐之猶恐不勝也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

言楚兵與我競者皆欲殺

害我者也

雖及胡者

胡者元老之稱

獲則取之

言雖得老人由將禽之

何有於

二毛

何有不忍於二毛之人乎

明恥教戰

謂教戰之法明設刑戮以恥不勇之人

求殺

敵也

凡若此者所以求殺敵人也

傷未及死

敵人被傷未死猶能害我

如何勿重

安得不再傷之乎

若愛重傷

設若不忍再傷人

則如勿傷

則不如本愛

其二毛

設若不忍禽二毛之人

則如服焉

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

三軍以

利用也

凡行三軍之事本以利而動也

金鼓以聲氣也

兵以鼓進以金退所以佐士衆

之聲

利而用之

夫既以利而動阻隘可也

則雖迫於險而伐之可也

聲盛致

志

鼓聲之盛以致三軍勇戰之志

鼓儻可也

則雖當其儻嚴未整陣之時擊鼓而伐之可也儻鉏

反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柯澤鄭地名楚子還過鄭文公

夫人勞之夫人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

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

師緡楚樂

師名緡也俘所得囚也馘所截耳也

君子曰非禮也

言楚鄭皆非禮婦人送迎不

出門

送迎賓客不出中門此統言二夫人也

見兄弟不踰闕

接見兄弟不出門限此專

言羊氏與楚子為兄弟以見鄭之非禮也

戎事不邇女器

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以見楚之非

禮也

楚子入饗于鄭

楚子入鄭文公享之

九獻

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

旅百

旅數也庭中所陳之實品數有百

加籩豆六品

食物六品加於籩豆也竹器曰籩木

器曰豆

饗畢

享禮既終

夜出

其夜楚子遂出

文芊送于軍

文夫人羊氏送楚子于軍

取鄭二姬以歸

楚子取文芊所生二女以歸

叔詹曰

叔詹鄭大夫

楚王其

不没乎

言楚子必不得其死

為禮卒於無別

言取二甥女是無別也別彼列反

別不可謂禮

何以為禮

將何以没

無禮則危故諸侯是

以知其不遂霸也

諸侯因此知楚成王不能成霸功也其後卒為商臣所弑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七

僖公三

甲申二十三年

是歲杞成公卒弟姑容立是為桓公宋襄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

楚成

得臣帥師伐陳

成得臣子玉也

遂取焦夷

焦夷陳邑子玉取之

城頓而還

頓亦陳邑子玉築其城而還

子文以為之功

子文以子玉取二城有功

使為令尹

使代已為令尹

叔伯曰

叔伯楚大夫

子若國何

對曰吾以靖國也

子文言我正以安靖楚國也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言子玉有大功設若不得貴仕

其人能靖者與

則其人能安靖不矜功而為亂與與平聲

幾多也

靖者不幾多也

晉惠公卒

子圉立是為懷公

亾人

命群臣無得從其行者

期期而不至無赦

上期如字約也

下期音莽一年也懷公與其國中親  
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時狐突二子狐毛狐偃皆弗召狐突不召

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歸故執之曰子來則免言召二子歸對曰

子之能仕言凡人子父教之忠則為之父者必教古之

制也此昔古人策名委質質形體也言人臣之名書於

貳乃辟也而復有二心則如今臣之子名在重耳

貳也是教之懷父教子貳父不教子以忠何以事君何

刑之不濫用刑而不濫君之明也此乃吾君臣

之願也而為臣者淫刑以逞若乃淫縱其誰則無罪此如

則誰不可加以臣聞命矣乃殺之不肯召二

卜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曰周書有之康誥乃大明

服言君大明已則不明懷公自而殺人以逞而殺戮不

欲不亦難乎不亦難以民不見德晉國之民皆而唯戮

是聞但聞有無辜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晉公子

重耳之及於難也遭驪姬之難事晉人伐諸蒲城晉獻

寺人披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重耳不可不肯曰保君

父之命言為巨子者而享其生祿而受其養於是乎

得人有君父之祿故有人而校既得人矣乃用其人罪

莫大焉其罪莫吾其奔也乃踰垣而走遂奔狄遂奔

左傳句解

卷之七

七

之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子季

趙衰趙夙之弟也魏武子

魏準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從行者不止此五人而獨舉此者以賢而有功者言之從去聲下同

反頡頡 狄人伐廡咎如 廡咎如亦狄別種也魏 獲其二

女叔隗季隗 狄人獲其二女長曰叔隗五罪反納諸公子 狄人以

於重 公子取季隗 重耳自生伯儵叔劉 儵次曰叔劉儵

音以叔隗妻趙衰 以長女與趙衰 生盾 生一子名盾即

即位乃逆盾與 將適齊 重耳將去 謂季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 重耳臨行屬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 言

十五年其 又如是而嫁 汝既不來而使 則就木焉 則我

時甚久 請待子 許不嫁而待之文公即位 處狄十

復可嫁乎 請待子 狄人歸季隗而留其二子 處狄十

二年而行

重耳以五年奔狄

過衛

初過衛國

衛文公不禮焉

不以禮 出於五鹿

五鹿衛地名

乞食於野人

重耳以文公不禮故乏食而乞

於五鹿 野人與之塊

以土山

公子怒

怒其侮已 欲鞭之

子犯曰 天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

稽首受而載之

重耳乃稽首謝天受其 及齊

去衛而 齊桓公妻之

以女

有馬二十乘

四匹為一乘凡八

公子安之

重耳遂

從者以為不可

時桓公卒諸侯叛齊故 將行

從者欲

謀於桑下

與重耳共謀

蠶妾在其上

姜氏養蠶之妾適

所以告姜氏

重耳謀行之故 姜氏殺之

恐其謀泄而

孝公怒其去

而謂公子曰

姜氏謂

子有四方之志

言汝將有

以滅口

而謂公子曰

姜氏謂

子有四方之志

言汝將有

其聞之者

謂桑上蠶妾

吾殺之矣

吾恐泄汝之謀已殺之矣

公子曰

無之

重耳言我無欲去意

姜曰行也

姜氏勉重耳使行

懷與安實敗名

言

其所愛安其所居實足以敗壞功名

公子不可

重耳終不欲行

姜與子犯謀

姜氏遂與

子犯謀所以

醉而遣之

乃醉重耳以酒遂載之於車而去

醒

重耳既醒方知已去

以戈逐子犯

怒其去已故操戈而逐之

及曹

去齊而

曹共公聞其

駢脅

駢猶比也脅肋也曹共公聞重耳駢脅蓋其肋骨連比而上若一骨然駢薄賢反脅許業反

觀其裸

裸亦體也駢脅非裸不可見故欲觀其裸裸力果反

浴

向重耳裸衣而浴

薄而觀

之

僖負羈之妻曰

僖負羈曹大夫其妻謂之曰

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

謂我見公子重耳從行之人

皆足以相國

觀其人物皆可

若以相

重耳若遂用以為傅相

夫子必反其國

夫子謂重耳也言必復歸晉國而為

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既歸晉國必為諸侯之霸

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

既霸諸侯而誅責前日之無禮者

曹其首也

曹觀公子駢脅乃無禮之首也

盍蚤自貳焉

謂僖負羈何不及早自別異於曹也

乃饋盤飧

僖負羈乃以盤盛食而饋

重耳

音孫

寘璧焉

臣無外交故置玉於殯中不令人見寘音至

公子受殯反璧

重耳但受其食

及宋

去曹而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

去宋而

鄭文公亦不禮焉

亦不以禮待之

臣聞天之所啓

大凡天意所欲開導之人

人弗及也

非人所能及也

公子有三焉

公子重耳有三事足以見天意也

天其或者將建諸

觀此

君其禮焉

勸鄭伯以禮待之

男女同姓

古者娶妻不娶

其生不蕃

若男女同姓則無別其子孫必不蕃盛也

晉公

三事

長

四

子姬出也

重耳大戎狐姬之所生

而至于今

其子孫宜不蕃而重

耳至今

一也

此可以觀天

離外之患

自遭驪姬之患出奔在外

不靖晉國

而天不安靖晉國使多禍亂之

殆將啓之

此天意欲開導也

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

言趙衰狐偃賈佗三士之才皆足以居於

而從之

三也

晉鄭同儕

國

其過子第

固將禮焉

猶當以禮待之

天之所啓乎

弗聽

及楚

楚子饗之

曰公子若反晉國

言重耳若得復晉國

則何以報不穀

對曰子女玉帛

則楚君自有之

帛

子女謂如妾也玉帛幣也

則君有之

則楚君自有之

獸之齒革可

則君地生焉

則楚國之其波及晉國者

波沾及於

君之餘也

其何以報君

言晉國無

物可以

曰雖然

何以報我

必有以報我者

君之靈

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

二

修治

遇於中原

其辟君三舍

三十里為一舍言晉

兵當退三舍

而避楚兵

若不獲命

若退三舍而楚不其

所以報德也

若

不獲命

止兵是不得命也

左執鞭弭

右屬橐鞬

屬著也橐鞬以

受弓者鞭與弓

當分在兩手

欲避右帶橐鞬

以與君周

之文故云左執

屬音燭

橐音羔

鞬居言反

旋

子玉請殺之

楚子曰

其志大故請殺之

晉公子廣而儉

文而有禮

易至於

文華者

三

卷之二

五



傲慢而公子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敬者易至。褊急而從者能濟之以寬容。從

能約之以禮忠誠者未能有力而勤力。晉侯無親。惠公也。

去聲忠而能力。從者能加之。以勤力。晉侯無親。惠公也。

以其忌克外內惡之。無不惡之。惡鳥路反。臣聞姬姓唐

叔之後晉姬姓國始封。其後衰者也。衰微而為曲沃所

也其將由晉公子乎。能興晉者必天將興之。使公子與

也誰能廢之。誰能逆天意。違天必有大咎。我若殺之。是

大也乃送諸秦。楚遂送重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公以女

咎懷嬴與焉。懷嬴公子圉之妻。蓋重耳之姪。奉匭沃盥

耳匭盛水器也。沃洗手也。盥洗手也。言懷嬴奉匭。既而揮

之既而以濕手揮重耳。怒曰。秦晉匹也。言秦晉皆大國

其勢何以卑我汝晉公子我秦女也。何公子懼。秦伯怒

相匹何以卑我。為使我卑屈而事汝也。公子懼。秦伯怒

已降服而囚。乃降服自他日。他日異。公饗之。秦伯饗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狐偃自言我不如。請使衰從。請

趙衰從重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也。義取朝。公賦六月

耳以饗。公子賦河水。宗于海以尊秦也。公賦六月

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趙衰曰重耳拜賜。趙

伐以喻重耳歸晉必能佐天子也趙衰曰重耳拜賜。趙

使公子拜謝公子降拜稽首。稽首頭至地也。公降一級

秦伯之賜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

耳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重耳敢不拜。重耳敢

秦伯之厚賜乎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

乙酉二十四年把桓公元年。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

文及河將渡也子犯以璧授公子子犯狐偃蓋重耳意欲要

君為誓言此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頭也

從君而奔走於天臣之罪甚多矣言多得臣猶知之猶

自知而况君乎况吾君而不知其罪請由此此言君自

我請死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重耳設誓之辭

于此也言我心即汝心如投其璧于河蓋以為質

神濟河遂渡也入於曲沃晉宗也朝于武宮武公以曲沃并

音潮使殺懷公于高梁懷公奔高梁使人追而殺之呂

卻畏偪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為文將焚公宮而弑

晉侯欲殺文公以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也名披公使

讓之披曾伐文公於蒲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城之役五年

使寺人君命一宿獻公命汝女即至汝不待宿而即日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女為

惠公來求殺余惠公又使汝來命女三宿惠公命汝

中宿至汝不待三宿雖有君命言二者雖奉獻公何其

速也而汝何來夫祛猶在祛衣袂也蒲城之役披斬其

祛丘女其行乎言我不欲以舊怨殺對曰臣謂君之入

也答言我意謂吾其知之矣庶幾知君若猶未也若猶

君人又將及難將有禍難乘於其後難君命無二大凡

命者不可古之制也此是古人除君之惡謂前人奉命

以為君除惡也。唯力是視。為君除惡當盡吾力而為之。蒲人狄人。言公在獻

時則為狄人。余何有焉。我彼時視汝為蒲狄之今君即

位。今公既即位而為君矣。其無蒲狄乎。安能知無起自蒲狄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莊公九年魯納于糾與齊戰于

不怒乃用管仲為相。射音勾。桓去聲。君若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

何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所辱於君命。行者甚衆。懼罪而出奔豈惟

刑臣。豈獨我哉。叔奄人故自稱刑臣。公見之。文公乃召見寺人披。以難告。告呂卻

宮作亂也。文公遂潛會秦伯于工城。呂卻焚物。晉侯之

豎頭須。豎小吏也。名頭須。豎音樹。守藏者也。為文公守庫藏者。其出

也。文公之出奔也。竊藏以逃。頭須竊其庫藏之物而逃。盡用以求納之。盡用其物

求納文公。及入。及文公入國。求見。頭須求見文公。公辭焉。以沐

頭辭不見之。謂僕人曰。沐則心覆。言沐則心覆也。

心覆則圖反。圖慮者亦反其常也。宜吾不得

見也。心志反常宜吾求見而不得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群臣居國者

行者為羈紲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羈紲而為僕也。其亦可也。或居或

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為罪而怨之。國君而讐匹夫。為一國之

夫相懼者甚衆矣。如此則畏罪者非一人矣。僕人以告。以頭須之

公遽見之。文公遂召見之。晉侯賞從亾者。文公賞前日相從出

介之推不言祿。介姓推名公之微臣也。之語助辭推亦從亾不言求祿。祿亦弗及

不及於推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有九公子耳。唯君在矣。

八人皆歿獨

**惠懷無親**

惠公懷公皆  
枝害而無親

**外內棄之**

外之諸  
侯內之

臣民無

**天未絕晉**

天意未肯  
絕晉之祀

**必將有主**

必命賢君  
出而主之

**主晉**

**祀者**

主晉國宗廟  
祀者

**非君而誰**

非屬之文公  
而誰屬哉

**天實置之**

言天意實命文

**而二三子以為已力**

二三子言從亾者  
乃以文公之復國

為已力

**不亦誣乎**

不亦誣妄  
之甚者乎

**竊人之財**

世有偷竊他  
人之財物者**猶**

謂之盜

猶且名  
之曰盜

**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

立君天之功  
也或者貪之

以為已力其為

**下義其罪**

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  
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上**

**賞其奸**

在上者以立君之勲賞盜  
天之罪是上賞其奸也

**上下相蒙**

下義其罪  
是下蒙其

是上蒙其下

**難與處矣**

難與之並  
處於朝矣

**其母云**

介之推  
母云

**盍亦**

**求之**

言汝何不  
自求賞也

**以死誰懟**

雖不求而  
死誰代汝

**對曰尤**

**而效之**

尤過也我以彼貪天者為  
過今自求賞是效其過也

**罪又甚焉**

則我罪又  
甚於彼矣

**且出怨言**

且我已出  
怨言矣

**不食其食**

不當更食  
其祿也

**其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

母又云雖不求之  
亦當使其知之也

**對曰言身之文也**

人之有  
言所以

文飾其

**身將隱**

吾身且將隱  
適於山林矣

**焉用文之**

何用假言辭以  
文飾之焉於虔

反

**是求顯也**

若自言之是迹雖  
隱而心實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

其母  
賢之

乃曰汝乃

**與女偕隱**

我願與汝俱  
隱也女音汝

**遂隱而死**

母子俱  
隱而死**晉**

能若是乎

**侯求之不獲**

文公使人求  
之不知所在

**以緜上為之田**

遂以緜上之  
田為介推田

以祀

**曰以志吾過**

志記也言以此  
志記吾之過失

**且旌善人**

且以旌表  
介推之善

也

○王將以狄伐鄭

襄王使人如鄭  
助衛請滑鄭伯

**富**

**辰諫曰不可**

言狄不可用  
鄭不可伐

**臣聞之**

臣之所聞  
如下文云

**大上以德**

也

○王將以狄伐鄭

襄王使人如鄭  
助衛請滑鄭伯

**富**

撫民

言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視同仁無親疏之間也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二叔管蔡

也咸猶和也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挾武庚以叛故周公傷其不和睦作亂而被誅也

故封建親

戚故大封同姓之國以為諸侯

以蕃屏周

以為周室之藩籬屏蔽也蕃音煩屏音平管蔡

邠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此十六國者皆

文王之子也穆生昭文王屬穆故其子為昭也邠音成雍去聲鬱敷中反郇音荀

邢晉應韓武

之穆也

此四國者皆武王之子也昭生穆武王屬昭故其子為穆也邢音于應平聲

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此六國者皆周公之嗣也不言昭穆者周公不敢繼文王之後也祭

音蔡胤羊晉反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召穆公名虎周厲王宣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

王之時周道既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也

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於是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宴會

而作詩曰

此詩小雅常棣篇也有常棣詩周公所作故其

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而富辰乃以常棣之為召穆所作者蓋言召穆公述周公之樂歌也

常棣之

華常棣棣也常如字與唐棣不同棣大計反

鄂不韡韡

鄂華外發也韡韡光發者豈不韡韡然而光明乎以與兄弟和

睦則強盛而有光華也鄂五各反韡音偉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言今豈無他人而兄弟之親也

其四章曰常棣之兄

弟鬪于牆

鬪狼戾也牆言在

外禦其侮

言兄弟在家內雖不和猶宜外

扞異族之侵侮也

如是

則覯雖有小忿

則知兄弟之間雖不能無小小

爭不廢懿親

懿美也言親親之美

今天子不忍小忿

以弃鄭親

鄭與周同姓是懿親也

其若之何

其將若庸勲親親用其有功

暱近尊賢

親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

瞻女德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德之大者即聾從昧就其耳聾者與

頑用嚚與其心頑者奸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奸之大者弃德崇奸

勳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

厲王之子宣王棄孽寵謂殺申侯用弃嬖寵而用三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

叔為政是於諸姬為近諸姬姓國惟四德具矣四德謂

也近也賢也言鄭具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五聲宮商

有耳而不聽正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五色蒼赤白黑

聲是其聾也黃也有目而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行道而有得之

也別正色是其昧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謂忠已之

宜之謂義有心而不法謂盡已之德義之常是其頑也

實之謂信有口而不談忠狄人以此四奸具

矣四奸謂聾昧頑嚚言周之有懿德也當周公盛時猶

曰莫如兄弟而周公作詩故封建之而大封建其懷柔

天下也懷撫也猶懼有外侮猶恐有外扞禦侮者莫如

親親其詩言兄弟外禦其侮故知故以親屏周故以同

為周禦侮者莫如親親也扞音汗今周德既衰富辰言

之德既富辰言於是以乎又渝周召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

諸姦以狄之姦而崇無乃不可乎棄德崇奸禍之民未

忘禍莊十九年有子頹之亂僖十一王又興之今王用

是與禍也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武王弗聽不從富使頹

三夏子解

叔桃子出狄師周大夫 頹叔桃子二子皆狄伐鄭師伐之 取

檠取鄭之檠 邑 檠音歷 王德狄人王感狄人之德 將以其女為后將立狄女隗氏

為富辰諫曰不可言狄女不可以為后 臣聞之曰臣之所聞如報

者倦矣大凡報人之施者我雖曰力倦矣 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其心終未厭足也 施

去狄固貪慝而無厭慝虛含反 王又啓之今以其女為后是開啓其

貪女德無極婦女之志近 婦怨無終遠之則忿 狄必為

患言致怨狄女必 王又弗聽又違其諫卒 甘昭公通於

隗氏甘昭公即子帶也食邑於其隗氏即所立狄后也子帶私通之 王替隗氏襄王知之遂廢

狄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太叔即甘昭公也頹叔桃子實出狄師今

襄王廢狄后恐狄怨巴故作亂也 大敗周師大為狄人所敗 王出適鄭襄王出奔

鄭處于汜汜鄭地名也 ○宋成公如楚宋襄公為楚所敗成公遂服楚至是往朝

馬還自楚 入于鄭過鄭國 鄭伯將饗之欲享 問禮於皇武

子皇武子鄭卿也鄭伯問待宋公之禮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謂商之後於周為

客周尊先代以客禮待之 天子有事天子有祭宗廟之事 膳焉則賜之胙肉也膳音煩

有饗天子有饗而宋弔之 拜焉則王特拜謝之也 豐厚可也言天子尚尊敬之故當豐

厚其禮以待之可也 鄭伯從之遂加禮以享宋公也 ○王使來告難襄王使人來魯

告告太叔帶之 曰不穀不德王謙稱不穀云 得罪于母弟

之寵子帶子帶襄王同母之弟故曰母弟 鄙在鄭地汜鄙野也言得罪於母弟致

使我野處於鄭國之汜地 敢告叔父魯與周同姓故稱之曰叔父 臧

文仲對曰荅王使者 天子蒙塵于外謂之蒙塵 敢不奔問官

左傳句解 卷之七

守官守王之群臣也天子至尊不敢斥言故但曰奔問官守守去聲鄭伯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皆鄭大夫也省其官司具其器用省息井反

而後聽其私政鄭之君臣先省視官禮也禮也得先君後已之禮

丙戌二十五年是成衛文公卒子鄭立是為成公秦伯師于河上秦穆公出

師于將納王將納周襄王也狐偃言于晉侯曰子犯言于求諸

侯莫如勤王勸其納王乃所以求諸侯也諸侯信之勤則可以取

且大義也則可以取繼文之業昔平王禮

而信宜於諸侯大戎之變而東遷也晉文侯仇而信宜於諸侯如此則

今為可矣今日納王使卜偃卜之使卜偃以龜曰

吉兆也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昔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勝之今得其兆

故曰吉也阪音反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無黃帝之德不敢當此兆也對曰周

禮未改卜偃言周德雖衰今之王今日之古之帝也即

之五帝也言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

睽本卦為大有之卦為睽蓋曰吉筮亦遇公用饗于天

子之卦也周易九三爻辭曰公用亨戰克而王饗卜遇

大有之卦是王享也吉孰大焉皆吉也晉侯辭秦師而

下文公辭遜秦師使還而以晉師順右師圍温時太叔

居也左師逆王迎襄王王入于王城歸于周取大叔于

温晉右師圍温殺之于隰城晉人殺之也温晉侯朝王

朝襄王于王王饗醴襄王為之設命之宥命之以幣物

城朝音潮王饗醴享禮置醴酒命之宥以助其歡也

城朝音潮王饗醴享禮置醴酒命之宥以助其歡也

城朝音潮王饗醴享禮置醴酒命之宥以助其歡也

城朝音潮王饗醴享禮置醴酒命之宥以助其歡也



請隧掘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文公請用此禮是弗

許襄王不許曰王章也王云是禮所以章顯也未有代德言周德雖

也衰而晉未有而有二王若晉假天子禮則是有二王也亦叔父之所惡

也言天下而有二王雖晉君亦惡之○按國語所紀周荅晉語辭婉而直可以參錯惡鳥路反與之

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豈周之得已哉晉于是始啓南陽

闕陽樊以陽樊不服周雖與之而陽樊之民不服也圍之欲以兵倉葛

呼曰倉葛陽樊人名德以柔中國中國有禮義常以德而綏柔之刑以威四夷

夷狄無庶耻故言我中國也柰何以待宜吾不敢服也夷狄者而待我乎故不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謂居此地者孰其俘之也若之何

也之乃出其民文公乃逐出其地焉冬晉侯圍原原人亦不服

命三日之糧晉命軍吏具三日糧原不降圍之三日猶不服命去

之文公命晉師去原也謀出謀謂使人密探敵情也曰原將降矣謀者報

將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請於文公公曰信國之寶也文

言國家以信為寶民之所庇也言民無信不立得原失信言我已命退

是雖得一原而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亾滋多得原所得

多退一舍而原降於是退三十里而原人降

丁亥二十六年衛成公元年齊孝公伐我齊孝公桓公之子

自為盟故伐之公使展喜犒師僖公使展喜以酒食使受命于

展禽使展喜受其辭命於展禽以與齊侯應答也展禽

齊侯未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玉趾趾足也展喜言我魯將辱於敝邑言齊侯肯以玉趾辱臨魯國也

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者故託言來犒齊執事之臣也齊侯曰魯人恐乎

孝公問魯人曰小人恐矣展喜言在下之小人則知畏矣君子則否在上

之君子則不齊侯曰室如縣罄此如字當讀作而字罄盡也言居室而資糧懸盡矣

野無青草在野又無蔬食之物也何恃而不恐言魯之所恃者何在而不

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言所恃者先成王之命故不恐畏耳昔周公太公

股肱周室周公魯之祀太公齊之祀言二公相周為周室之股肱也夾輔成王言二公居

成王左右夾成王嘉二公之功持而輔相之成王勞之而慰勞之勞去聲而賜之盟與

盟誓公為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誓之辭言齊魯盟誓於司盟之府也載在

盟府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也太師職之其盟書別為副本與太公自收土之桓公

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為盟主所以率合諸國之侯而謀其不協諸侯

和協者則謀所以處之彌縫其闕諸侯有闕失者則相與正救之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昔是者蓋及君即

位及汝孝公即位諸侯之望諸侯皆有望於齊焉曰其率桓之功諸侯咸

庶幾能率循桓公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言魯恃子孫無相害而

保守也曰豈其嗣世九年魯人咸曰齊君嗣桓公至是九年矣而弃命廢職

豈有嗣世九年而遽肯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乎其若先君何設使棄命廢職將如先君桓公

何君必不然以此知齊君必不棄命廢職也恃此以不恐魯之君子恃此故不恐也

齊侯乃還齊孝公聞義而愧乃還師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夔

子爵楚之別封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祝融十二世孫是為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於楚

子爵楚之別封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祝融十二世孫是為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於楚

然則鬻熊楚之始祖而祝融又其祖之所自出也夔乃楚之別封於禮不得而祀焉楚欲滅夔姑借此說而加之罪爾鬻音欲楚人讓之責其不祀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熊摯楚惡疾而不得嗣位鬼神弗救言祝融鬻熊不救其疾而自竄于夔遂別封於夔國也吾是以失楚因此不得嗣為楚君又何祀焉言此所以不祀也○  
今按不祀禮也楚人讓之非也而夔子所以谷楚之辭復暴戾不孫如此蓋無足論者矣楚滅夔并其國也以夔子歸虜其君也

戊子二十七年是歲齊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楚子將圍宋宋

楚將圍之使子文治兵於睢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名終朝而

畢自旦至食時而畢事不戮一人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

於蔿時子玉為楚令尹也蔿亦楚邑終日而畢盡終日畢事鞭七

人插之也貫三人耳以矢穿其耳也國老皆賀子文國老卿大夫之

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玉為令尹故賀其所舉得人也子文飲之酒子文飲賀客以酒獻去聲蔿

賈尚幼蔿賈孫叔敖之父也其年尚小後至後衆客而至不賀獨不賀子文子文

問之問何故不相賀對曰不知所賀伴云不知所賀者何事也子之傳政於

子玉二十二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曰以靖國也蔿賈述子文靖

諸內而敗諸外蔿賈度子玉之必敗故云所獲幾何言

不補喪也幾去聲子玉之敗子玉所以敗于外者子之舉也蓋由汝之所

舉以敗國本欲舉子玉以靖國而適以敗國將何賀焉如此則何子玉

剛而無禮言子玉為人內剛不可以治民不可使之為

過三百乘若使所將兵車過三百乘以上其不能以入也其必不能入前

敵矣甚言子文舉荀入而賀若使我苟隨何後之有又

後焉言其楚子及諸侯圍宋諸侯陳蔡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公孫固莊公之孫也宋服晉先軫曰先軫晉下軍

軫音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救宋取威定霸取治楚

於是乎在矣凡此四事在此狐偃曰楚始得曹曹

而新昏于衛楚成王新娶若伐曹衛曹若先伐楚必

救之楚愛曹衛則齊宋免矣去年楚使申叔成轂以偏

於是乎蒐于被廬蒐治兵也被廬作三軍閔公元

謀元帥元長也謂中軍帥也趙衰曰

郤穀可趙衰舉郤穀可為中軍臣亟聞其言矣言我屢

之說禮樂而敦詩書言郤穀所喜悅者禮樂詩書義之

府也詩以美刺善惡為義書以紀述政禮樂德之則也

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以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以德義利之本也

夏書曰虞書益稷篇蓋孔子未賦納以言賦取也書言

明試以功繼則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既有

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乃使郤穀

將中軍從趙衰之舉也明年郤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欲用之教民二年子犯

曰民未知義言民未知尊未安其居民無義則苟且於

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晉納襄入務利民入國而務

之民懷生矣民皆懷戀居將用之文公又子犯曰民未

知信言民未知不信未宜其用宣明也言未明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二十五年伐原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謂以貨物

相資易者不明徵其辭契券要約公曰可矣乎文公言

矣手子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少未生其共則恭敬之

心不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今年大蒐于被廬作執秩

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也民聽不惑禮則聽上

之命無而後用之然後用民為兵以侵出穀戍明年楚

叔去釋宋圍又使子玉去宋所謂楚一戰而霸明年與

城濮楚敗晉救曹伐則齊宋免此也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七卷終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

#### 僖公四

已丑二十八年齊昭公元年足歲晉侯侵曹以楚

也伐衛以楚新昏於衛也衛侯欲

與楚欲服國人不欲衛之國人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以其君欲與楚故逐之三月入曹令無入僖

負羈之宮僖負羈曾饋盤飧寘壁於而免其族且令無

族報施也以報前日殽壁魏犇顛頡怒魏犇武子也

雙昌周反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此等小惠何足報也藝僖負羈氏以火燒殺之魏犇傷於胷二子

傳負羈而公欲殺之魏犇被傷而愛其材欲殺魏犇使問使問人

之且視之病且視其病將殺之將遂殺之魏犇束曾見使者束結

其曾之創以見公之創曰以君之靈言畏君之威靈不有寧也故不

故而自距躍三百距躍言距地向前三跳而越物過也杜

安寧也註云百猶勵也疏云言每跳皆勉力曲踊三百曲踊謂向上跳乃舍之

遂不殺魏犇音巨音下音同殺顛頡以徇于師顛頡刑已徧矣宋人

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也楚圍宋公曰

宋人告急宋人以急告我舍之則絕若舍而不救則宋告楚不

許若告楚令退師我欲戰矣我雖欲戰齊秦未可齊秦二

戰若之何何以激二國使先軫曰時先軫將中軍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藉之告楚假借齊秦

請退圍宋之師我執曹君我晉則執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又以二國之田與宋也楚愛曹衛曹衛乃楚

而二君見執二國之田必不許也楚怒則決不許喜賂怒

頑如此則齊秦喜得宋賂能無戰乎齊秦必將自公說

文公悅先軫之策執曹伯遂執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皆以

之怒也楚子入居于申申邑在方城使申叔去穀所謂出

是使子玉去宋所謂釋宋曰無從晉楚子戒于玉使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此皆楚子之言晉文公以五年奔狄

而果得晉國果能得晉國險阻艱難山川之險阻備嘗

之矣備嘗險阻則民之情偽民之真情盡知之矣情偽

則見識天假之年獻公之子惟文公而除其害除惠懷

患天之所置此乃天意欲其可廢乎豈人力可得軍志

曰古之兵允當則歸引此志者蓋謂我已圍宋今齊秦

矣當又曰知難而退引此志者蓋謂晉之力又曰有德

不可敵引此志者蓋謂晉侯此三志者總上三志晉之

謂矣言今與晉遇當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鬪伯比之

者請於楚子求益兵曰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讒慝者謂為賈嘗言過三百乘不能

持之使讒慝之王怒楚子使子玉無從晉少與之師不

不行也間去聲夫宛音楚大請復衛侯而

與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宛春楚大請復衛侯而

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

先復曹衛然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子犯問宛春之請君

取一君晉侯也言欲以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不

可失矣言無禮如此當急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

且許之汝定人之謂禮言安定諸侯楚一言而定三國謂

玉以一言而定曹衛宋之三我一言而亾之晉不許楚

衛楚必亾宋是我我則無禮我不能定人而又何以戰

乎以無禮敵有禮不許楚言不許之是弃宋也則楚必

也救而弃之本出兵以救若諸侯何則諸侯豈楚有三

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施有三施也施去聲我有三怨我國是有三怨也怨讐

已多如此則我晉將何以戰將勝之道乎取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此下是先軫畫策也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公

宛春以怒楚執楚之使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公

說文公喜先乃拘宛春於衛以激楚怒且私許復曹衛

私許二國離楚黨曹衛告絕於楚二國喜得晉命子玉怒使者

而二國又告絕故怒從晉師求戰晉師退避楚軍吏曰以君辟臣

是君避臣也晉避楚且楚師老矣現楚兵久出

何故退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言用兵者以曲為老

為衰老豈在久乎以久出故也微楚之不及此楚楚子

享之且送諸秦故言退三舍辟之一舍三十里也所以報

也初文公與楚子云晉楚遇於中原背惠食言背楚之

前日報楚之言以亢其讐楚也亢音抗我曲楚直如此

晉之理曲而其衆素飽楚師直氣不可謂老師老矣

我退而楚還設使我退舍我將何求則我固無若其不

還設使我退舍君退臣犯是晉君退避而楚曲在彼矣

如此則直在晉退三舍晉師退楚衆欲止楚人欲

而曲在於楚矣退三舍九十里楚衆欲止止不戰子玉

不可子玉獨欲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懿

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懿秦穆公子也

楚師背鄩而舍鄩丘陵險阻之名楚兵舍晉侯患之彼

患彼



楚兵依憑險阻聽輿人之誦曰與衆也恐衆畏險原田每每高

曰原以喻晉君美盛若原舍其舊而新是謀言晉可以謀立新功

不必念楚舊公疑焉晉文疑衆謂子犯曰戰也勉晉文與楚戰

戰而捷而設使戰必得諸侯晉必可以若其不捷設使戰

表裏山河晉國外河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公曰

若楚惠何言我過楚時欒貞子曰貞子欒漢陽諸姬漢

之南與齊同姓楚實盡之今楚盡思小惠而忘大耻思

贈送之小惠而忘其不如戰也不若與楚一晉侯夢與

楚子搏搏徒手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捷也晉文夢與

楚子搏於晉文身上而以口是以懼懼其夢子犯曰吉言夢我

得天晉侯向上楚伏其罪楚子向下吾且柔之矣腦所

物者今人用猪腦消皮是也言楚子嘒晉侯之腦則是我能柔之也杜注云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耳

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子上也前伯欒請戰請曰請與

君之士戲以戰為戲見子君馮軾而觀之軾車前橫木

以觀戲也馮得臣與寓目焉子玉稱名謂我亦因晉侯

使欒枝對曰使荅寡君聞命矣言我晉君已楚君之惠

謂有贈送之惠未之敢忘言所以未戰者以不是以在此所以

於為大夫退而為汝退三其敢當君乎豈敢輒與既不

獲命矣今既不得楚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鬬勃戒

屬戒爾車乘戒爾楚兵之敬爾君事敬爾楚詰朝將見

左傳句詳

明日平旦請相見  
以決戰詰起吉反  
明車七百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五萬二千五百

人鞞鞞鞞鞞  
言驂馬之飾也皮在背曰鞞約其胃曰鞞  
腹帶曰鞞拗絆其足曰鞞

晉反鞞倚兩  
反鞞音半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故國名晉侯登此以觀晉

魚反虛丘  
曰少長有禮晉侯大蒐而教民以禮故少者在  
前長者在後也少去聲長展兩反

其可用也言可用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遂伐有莘之木以增益攻戰之

具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  
祖也百人為卒此蓋子

王之親兵也  
曰今日必無晉矣輕敵如此  
胥臣蒙馬以虎皮安得不敗

胥臣即司空季子也時為  
先犯陳蔡時陳人蔡人屬楚  
右師潰陳蔡皆奔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

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時樂枝將下軍使輿曳柴起塵詐為眾走  
楚師

馳之楚兵以為真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狐偃其左也

以晉之上軍夾攻楚左軍  
左師潰楚左軍亦敗  
楚師敗績左右師皆敗  
晉

師三日館穀食楚軍  
至于衡雍衡雍鄭地也晉兵還至于此  
作王

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為作行宮也  
獻楚俘于王所獻

獲楚之軍卒也  
王饗醴王設專禮置醴酒  
命晉侯宥命之幣物以助其歡  
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尹氏王子虎皆周卿士叔

與父周大夫也蓋王使三官以策書  
命晉侯為侯伯也周禮九命作伯  
賜之大輅之服大輅

金輅也祭祀所乘  
戎輅之服戎輅軍輅也兵事所  
彤弓

一彤弓赤弓也  
彤矢百每一弓則  
旅弓矢千旅黑弓也

十矣賜之弓矢得  
秬鬯一卣秬黑黍也鬯香草也卣中

專征伐也旅音盧  
秬鬯一卣尊也蓋以香草釀黑黍為

一彤弓赤弓也  
彤矢百每一弓則  
旅弓矢千旅黑弓也

專征伐也旅音盧  
秬鬯一卣尊也蓋以香草釀黑黍為

酒而實之於也也賜秬鬯者使祭其宗虎賁三百人禮

廟用以降神也秬音巨鬯音暢與周同姓故敬服王命天子之敬事以綏四國諸侯之國

稱之曰叔父敬服王命天子之敬事以綏四國諸侯之國

糾逃王慝其有惡於王者糾而晉侯三辭三辭天從命

然後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文公

而言再拜稽首以奉揚受策以出書而出出入三覲未

命則三辭已受命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王庭踐土

也以王子虎為盟主者尊王人也同盟者要言曰為要

晉侯宋公齊公蔡侯鄭伯衛叔武落手也要言曰約之

皆獎王室言諸侯皆當無相害也不得私有渝

此盟有敢變今明神殛之則神明俾隊其師使之墮墜

其民也無克祚國無有能福及而玄孫第四代孫無有

老幼及其玄孫無問老君子謂是盟也信謂踐土之盟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謂城濮之役能以文初楚子

玉自為瓊弁玉纓弁皮弁也纓所以結於頤下而未之

服也子玉為此弁先戰先戰城濮之夢河神謂已曰界

余子玉夢河神告云以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

同謂水草之交也蓋神意謂我弗致也子玉不肯以

能賜汝地利助汝戰勝女音汝弗致也致之河也榮

季曰榮季楚人然而利國言苟以一猶或為之忠臣

猶肯况瓊玉乎特尚不愛何况瓊玉是糞土也達人觀

實玉特而可以濟師言子玉從神之所求則國人必

糞土爾而可以濟師為陰得神助用命爭先故云可以

三專句解

濟師將何愛焉何必愛此糞弗聽子玉終不肯曰非神

敗令尹子玉戰敗後乃曰令尹其不勤民蓋由我不能

實自敗也今日之神何預焉既敗戰敗之後王使謂之曰楚王使人

謂子大夫若入言汝若欲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楚滅

邑也言其子弟皆從子玉戰子西孫伯曰子西孫伯曰子西鬬宜申

心也子大得臣將死子玉已將自殺二臣止之我二臣者

殺曰君其將以為戮且勸子玉往及連穀而死子玉反

而楚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晉侯聞之晉文公聞楚而後喜可知也喜

於顏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晉侯言子玉既死薦呂臣實為令

尹薦呂臣叔伯也代子奉已而已但能奉已苟不在民

矣言其無○晉人復衛侯踐以衛叔武受盟於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孔子稱其邦有道則智邦無

人為盟焉宛濮地名曰天禍衛國此盟誓之言謂君臣不協衛侯

楚而國人皆不欲故不和協也以及此憂也以此故有今天誘其衷今

天意悔過而誘掖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故能使國人均降

不有居者居設使衛臣無誰守社稷則誰與守衛不有行

者設使衛臣無誰扞牧圉則誰與扞禦養牛不協之故

今以前日君臣不相和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所以昭告于爾

誘天衷欲乞爾神誘掖衛人自今日以往自今日為既

盟之後盟言既行者無保其力群臣從君出行者無居

者無懼其罪

群臣居於國內者無以不出從君而恐得罪

有渝此盟

今日之

盟以相及也

而以戕賊之

明神先君

衛之明神與其先君實監臨之

是糾是殛

以糾正其罪

國人聞此盟也

衛國臣民聞之

後不貳

然後衛侯歸國而民無二心也○衛侯既入前驅射殺叔武而元咺訟于晉晉文公執衛侯歸

于京師

囚之元咺歸立公子瑕二十年納賂于王與晉侯乃得復歸衛殺元咺及公子瑕城濮之戰

晉楚戰于

晉中軍風于澤

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也

亾大旆之左

旃

亾失也大旆旗名係旒曰旃通帛曰旃左旃者蓋大旆有左右旃也旃諸然反

祁瞞奸命

祁

犯軍命也

瞞莫官反奸戶旦反

司馬殺之

司馬主兵之官殺祁瞞也

以徇于諸侯

以示不用命

師還

晉兵既還

舟之僑先歸

歸僑

音橋

士會攝右

士會隨武子士為之攝式右之事

振旅愷以

入于晉

兵入曰振旅謂整行列也兵樂也獻俘授馘所獲囚也馘所截耳也獻謂獻之于廟授謂數也飲至大賞飲酒于廟以告至而謂獻之于廟授謂數也

徵會討貳

徵召諸侯復會而討其二心者

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歸故殺

民於是大服

言晉民皆畏服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言文公善

刑三罪而民服

三罪謂殺顛頡狗師殺祁瞞狗諸侯殺舟之僑狗國也○今按魏犇顛頡同罪

謂之能刑可乎

會于温

晉會

晉侯召王

文公自嫌強

侯之師朝周

以温去京師差

以諸侯見

以會温之諸侯

且使王狩

又避召王之事欲令王以出狩

仲尼曰

孔子

修春秋乃追

以臣召君

晉諸侯周天子

不可以訓

而論述之

以臣召君

是以臣召君也

言非其地

訓于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所以孔子書於春秋曰云云

言非其地

也冬獵曰狩蓋天子諸侯田獵不出封內今河陽屬晉而天王狩焉是失其地也然則晉侯召王之罪著矣

○晉侯有疾文公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豎小臣也侯孺其姓名也

貨筮史者謂納賂於晉掌卜筮之官也豎音樹孺奴侯反使曰以曹為解侯孺意晉侯有疾必

問於卜筮故納賂于筮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此以下皆筮史

史使之以滅曹為說也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君謂晉者齊姜姓衛曹皆姬姓也

滅同姓者晉與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曹衛皆姬姓也

昭也鐸達各反昭如字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唐叔晉始昭之子也昭生穆武王

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為兄弟之國

非禮也兄弟相滅故云非禮與衛偕命晉私許復曹衛而不

與偕復今年復衛侯而曹伯至今不復非信也許之復而食言故云非信同罪異罰

曹衛皆有不禮晉侯之罪今乃復衛而不復曹非刑也罪同而罰則異故云非刑禮以行義

既有兄弟之義必信以守禮既有兄弟之禮必須禮意浹洽以行之信以守禮以誠實之意而守之刑以

正邪無禮無信則謂之邪然後用刑以正之舍此三者禮信刑三者所係如此今皆舍棄之

君將若之何如此則無以服諸侯也公說晉文公聞筮史斯言而悅之說音悅

復曹伯乃復曹伯而使會諸侯以圍許

庚寅二十九年陳共公元年

辛卯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文公主兵秦穆公會之以其無禮於

晉先是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鄭伯雖受曹盟猶有二心於楚佚之狐

言於鄭伯曰佚之狐鄭大夫也佚音逸國危矣言鄭國被圍其勢危矣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燭之武亦鄭大夫也佚之武言若能使之見秦穆公師必退以燭之武善為

說辭必能退秦晉之兵也公從之鄭文公從其言辭曰燭之武辭臣

之壯也壯我時猶不如人尚無才能今老矣况今已

無能為也已豈復能有為哉蓋怨鄭伯公曰吾不能早

用子鄭伯言當汝壯年時今急而求子今因事勢急迫是寡

人之過也鄭伯歸罪于已然鄭亾然設使鄭亾子亦有不

利焉國亾則恐汝許之燭之武許夜縋而出至夜乃懸

偽反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亾矣今我

自知不免若亾鄭而有益於君設使鄭亾而敢以煩執

事則雖勞煩秦之執事亦無害也越國以鄙遠秦在西

而晉居二國之間設使得鄭以君知其難也邊邑隔越

與秦為邊色尚隔越於晉國也君知其難也他國必難

保焉用亾鄭以陪鄰何必亾鄭以益晉乎鄰謂晉也言

鄰之厚晉之土地君之薄也則秦之土地若舍鄭以為

東道主若秦能舍鄭而留鄭為東道之主行李之往

來行李行人之官也謂共其乏困資糧屏屨有所乏困

君亦無所害如此則於秦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言前此

魯許納賂秦穆許君焦瑕惠公許秦君以朝濟而夕設版

馬惠公朝濟河其夕即設版築君之所知也惠公背秦

公所知夫晉何厭之有又言晉侯志大無既東封鄭彼既

素知其東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晉之西彼晉將又若

不闕秦闕猶將焉取之言晉若不滅秦則將何取之

三傳句解

音闕秦以利晉 言晉將取秦以大 唯君圖之 事勢利害

君自裁 秦伯說 穆公聞燭之武之 與鄭人盟 背晉而私

盟也 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 三子皆秦大夫反 乃還 秦伯

子犯請擊之 請伐秦師 公曰不可 不肯 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 言我非秦伯之力無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因秦之

害秦是不仁也 失其所與不知 秦不同心而誤與之同代 以亂

易整不武 二國整師而來反亂 吾其還也 有此三失不

亦去之 去鄭也 ○王使周公閱來聘 周公王之三公名

魯饗有昌歆白黑形鹽 備公享之具禮有昌歆謂昌蒲

形鹽形象虎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 文足昭謂文德昭著

主君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 武可畏也 言威武之 則有

備物之饗 如此然後有 以象其德 備物所以象其 薦五

味 謂昌歆 羞嘉穀 謂白 鹽虎形 謂形鹽也已上 以獻其

功 此所以獻其 吾何以堪之 我無文德又無武

壬辰三十一年夏四月 今之 四卜郊 傳例曰啓蟄而郊

二月節也魯得郊天者以魯 不從 四卜而 乃免牲 免縱

禮之牲不致 猶三望 三望謂望祀分野之星 非禮也

與三望皆 禮不卜常祀 郊祀常禮必以 而卜其牲日

卜其牲之可否 牛卜日曰牲 既得吉日則 牲成而卜郊

得吉日改牛而為牲矣方且卜郊之可 上怠慢也 是



於古典而褻望郊之細也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不郊今大禮既不舉

矣亦無望可也則小禮可止也傳釋經書猶者蓋可止之辭○衛遷于帝丘

避狄難也帝丘顯帝之墟也成公夢康叔曰康叔衛始封之君也相奪予享夏相

后相也昔居帝丘衛成公夢康叔告之云我之享祀為相所奪也相去聲下同公命祀相乃命

別設祭以祀相寧武子不可武子寧俞也曰鬼神非其族類不

歆其祀言衛非夏之後則夏之祀鄆何事祀鄆二國乃

當祀相也相之不享於此久矣言帝丘久無人祀不可

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而封各請改祀命請

癸巳三十二年是歲鄭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穆公晉文公卒子驪立是為襄公

將殯于曲沃殯大棺也曲沃宗邑有舊時宮廟故將往殯焉柩有聲如牛棺中

然柩音舊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聲自棺出故曰君命也大事謂

戎事將有西師過軼我西謂秦也時卜偃密聞秦伐鄭之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過

軼我謂越晉而擊之必大捷焉言晉邀伐秦○杞子自

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杞子使人告秦穆公云鄭人使我司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以來若秦密

襲國可得也則我當為內應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穆公以

其事訪蹇叔曰勞師以襲遠言勤勞兵事以非所聞也

我未聞如此師勞力竭兵師勤勞遠主備之遠方之君

備無乃不可乎言鄭必不師之所為秦兵所鄭必知之

鄭國豈有勤而無所秦兵勤勞必有悖心必生悖逆之

不知之理其後三師無功遂滅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其誰不知人

滑而還情必內反公辭焉穆公不召孟明西乞白乙

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使三帥出兵

蹇叔哭之哀其必敗曰孟子呼孟明吾見師之出言我但見

而不見其入也言秦兵必敗公使謂之曰穆公怒其哭

爾何知言汝有何所見中壽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爾墓之木

拱矣合手曰拱言其死期蹇叔之子與師蹇叔之子亦

哭而送之蹇叔哭而曰晉人禦師必於殽言殽地有險

而擊之地邀秦兵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夏

臯桀之祖也葬於殽之南陵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殽之北陵

故可以避風雨也必歿是間言其子必歿於余收爾骨焉我當

地收汝之骨也秦師遂東從東門外

甲午三十三年晉襄公鄭秦師過周北門秦兵伐鄭者

門左右免胄而下胄兜鍪也兵車大將居中御者在左

左右者去胄而下車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謂車正行之時超上

乘並去聲王孫滿尚幼周之王孫名滿乃宣公二年觀之出

秦言於王曰言於周秦師輕而無禮輕謂超乘也無禮

甲東兵而輕則寡謀以其輕也故無禮則脫以其無禮

也脫謂入險而脫入險地又不能謀又寡能無敗乎此

安得而及滑滑鄭邑名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旅姓

不敗乎賣買於及滑至滑而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韋熟革也

因以乘為四數也遺人之物以輕先重故弦先去聲曰寡君聞

高犒秦師先以四韋而致十二牛也先去聲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弦高偶遇秦師欲敗其謀故詐

遣我來言鄭君聞汝帥師親臨鄭國故敢犒從者敢以此物犒勞汝之不腆為禮不厚

犒師也從者從去聲下同居則具一日之積

敝邑為從者之淹淹留於此為去聲行則備一夕之衛汝秦

汝秦兵尚居此乎則鄭當為具汝秦兵尚居此乎則鄭當為具行則備一夕之衛汝秦

一日之積也積謂蔬菜米薪也且使遽告於鄭遽告傳車猶今

行乎則鄭當為備一宿且使遽告於鄭遽告傳車猶今

之衛也衛謂以兵送之且使遽告於鄭遽告傳車猶今

既犒秦師即使傳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伯使杞

遽告其事于鄭國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伯使杞

戊鄭鄭穆公館之至是聞弦高之報則束載厲兵秣馬

故使人至其館視三子之何所為也則束載厲兵秣馬

矣果見三子束矢載弓厲兵秣馬使皇武子辭焉使大

武子致辭以待秦師之至而為之內應也使皇武子辭焉使大

命於三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言汝三子唯是脯資餼

牽竭矣資糧也腥物曰餼牛羊豕曰牽言我鄭為吾子

之將行也為汝之將鄭之有原圃我鄭國有猶秦之有

具圃也亦猶汝秦國有其圃也吾子取其麋鹿汝三子何

圃之麋鹿以為行資以閒敝邑庶使鄭得閑暇若何可乎不杞子

奔齊杞子即寧北門之管者逢孫揚孫奔宋二子與杞

者故出奔宋蓋三子以孟明曰鄭有備矣孟明至滑見

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孟明曰鄭有備矣孟明至滑見

故知其不可冀也其國不攻之不克將伐之則以有圍

有備也不可冀也其國不攻之不克將伐之則以有圍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左傳句解 卷之八 十五

謂勤而無所  
○齊國莊子來聘  
國莊子齊卿國歸  
自郊

勞至于贈賄  
日贈賄勞去聲  
禮成而加之以敏  
謂禮成

有禮  
言能以禮  
君其朝焉  
勸僖公朝齊也  
臣聞

之  
臣之所聞  
服於有禮  
凡能服從  
社稷之衛也  
廢賴其

稷之功也是  
○晉原軫曰  
原軾即秦違蹇叔  
言秦穆公

而以貪勤民  
而貪於得鄭  
天奉我也  
此乃天與我以

奉不可失  
天意不  
敵不可縱  
敵國不縱敵患生  
而不計

患也  
違天不祥  
順是不祥也  
必伐秦師  
而伐之  
樂枝

未報秦施  
言秦穆有納文公之施  
晉而伐其師  
又從而

其為灰君乎  
言以君灰而即背秦施  
先軾曰秦不衰吾

喪  
言晉文公新卒  
而伐吾同姓  
秦與晉同姓而秦則無

禮  
是秦以無  
何施之為  
前日之施  
吾聞之  
下文所云

一日縱敵  
而縱之不治  
數世之患也  
則必遺患  
謀及子

孫  
為子孫除  
可謂灰君乎  
此乃所以不  
遂發命  
從先軾

發命而  
遽興姜戎  
姜戎姜姓之戎屬晉者  
子墨衰經  
文

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刑從戎故以  
敗秦師于殽  
果如

墨染其衰而加絰也  
音崔  
繩音迭  
敗秦師于殽  
果如

必邁反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晉執秦文

羸請三帥  
文羸晉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  
曰彼實構

吾二君  
詐言彼三帥者實交構我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憾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憾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厭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食其肉猶不以為厭足也君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討三帥之罪

也秦君得逞其志使歸就戮于秦若使三帥得歸以就刑戮以逞寡君之志庶幾

朝朝襄公也問秦囚先軫問襄公所囚秦三帥何罪曰夫人請之襄公先軫言文

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婦人暫而免

諸國乃聽婦人卒暫之言隳軍實而長寇讐言彼三帥

無日矣如此則晉之不顧而唾罵襄公也唾上卦反公

使陽處父追之襄公乃使大夫陽及諸河至河乃則在

舟中矣三帥已登釋左驂陽處父乃解其以公命贈孟

明詐稱襄公之命以左驂馬賜之孟明稽首曰孟明知

遂不復還但於舟中君之惠言謝晉不以纍臣纍鼓不

刑寡君之以為戮而我秦君治我喪死且不朽則感荷

拜君賜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秦伯素服郊次秦師既

待於郊次向秦兵而哭曰孤違蹇叔稱孤

以辱二三子致汝二三子以囚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不廢孟明而孤之過也此又我之大

之罪也

三帥已登

陽處父乃解其

孟明知

不

稱孤

稱孤

夫何罪

言非三帥之罪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眚過也言三帥雖有一敗之過

而我亦不以掩其終身之善也○愚按秦誓作於此時而夫子錄之取其能悔過也

○狄伐晉

也晉侯敗狄于箕

箕晉地名晉襄公與狄戰於此而敗之

卻缺獲白狄子

卻缺冀芮之子也白狄狄別種也其君為卻缺所獲焉

先軫曰

與狄戰于箕匹夫

逞志于君

謂唾棄公也

而無討

而君不討我

敢不自討乎

一灰而不自討其罪乎

免胄

先軫乃除其兕鬃

入狄師

入於狄兵之內

死焉

為狄所殺

狄人歸其元

狄人以先軫之首歸于晉

面如生

其面猶如生人言其異也

初曰季

使

白季即司空季子也為文公出使他國使去聲

過冀

行過晉之冀邑

見冀缺釋

冀缺即御

缺也時在田中耘苗

其妻饁之

御缺之妻往饋之食

敬相待如賓

夫妻相敬如對賓客

與之歸

白季嘉之遂與之同歸晉

言於文公曰

薦卻缺於文公而使

用敬德之聚也

言人恭敬者必能收斂其心故曰德之聚也

能敬必有德

今

缺能敬必能聚其德矣

德以治民

有德者可用之以治民也

君請用之

使文公用卻缺

也臣聞之

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

出門如賓

出門而敬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

執事而敬

仁之則也

至敬如此則心存而不失是為仁之準則也

公曰其父

有罪

二十四年冀芮欲焚公宮而弑文公

可乎

言其父有罪可用其子乎

對曰舜之罪

也殛鯀

言鯀淫洪水舜治其罪而殛於羽山

其舉也興禹

鯀有聖子是為大禹

能治洪水舜復舉而用之

管敬仲桓之賊也

管仲從子糾伐齊射中桓公帶鉤是桓公之仇

也實相以濟

桓公能用管仲為相以濟伯功

康誥曰

康誥周書篇名所引書與

今康誥文不同

父不慈

為父而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也

康誥曰

所謂子不

祗為子而不敬其父即今康誥所謂

兄不友

為兄而不友其弟即

左傳句解

卷之八

六

今康誥所謂兄亦不念弟不共為弟而不恭其兄即今

顯乃弗克不相及也今康誥云率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父有罪而及其子不以子有罪

而及其父不以兄有罪而及其弟不以弟有罪而及其

也詩邶國風采葑采菲葑蔓菁也非皆菜名無以下體下體

根也言采葑非者不以其根有惡而棄其葉猶用人

才者不以其父有惡行而廢其子也對音封菲音匪君

取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從曰

言而用反自箕至是襄公敗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胥臣即季也先茅人名以其

再命受服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言曰季有舉卻以一命命卻

缺為卿以卻缺有獲白狄子之功復與之冀復與以其

封邑復○晉陽處父侵蔡而復即楚故侵伐之楚子上

救之子上鬪勃也楚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名晉楚之

兩岸也泚音遲陽子患之陽處父患楚使謂子上曰使人語吾

聞之吾之所聞文不犯順有文德者必不犯順謂汝楚

險而武不違敵有武德者必不違敵謂我子若欲戰言

上果欲與則吾退舍則我晉兵當退子濟而陳汝乃渡

汝成陣遲速唯命決戰之期或遲不然紓我言汝若不

則汝當退舍而紓我紓音舒老師費財言兩軍相持不退則是

亦無益也彼此皆乃駕以待乃駕馬於兵車子上欲涉

二事可解

子上欲先渡水以與晉戰大孫伯曰不可

孫伯即子玉之子成晉人

無信言晉人言半涉而薄我或迫我於險而伐我悔敗

何及則必為晉所敗不如紓之緩之也乃退舍於是子

待晉陽子宣言曰乃揚言於衆云楚師遁矣言楚兵畏

先渡遂歸處父還楚師亦歸歸故亦歸楚也太子商臣譖子

上曰先是楚成欲立商臣為太子子諫止之故商臣

怨子上而譖之也事見文公元年大音太譖側禁

反受晉賂而辟之而退師避之辟音避楚之耻也楚大為

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成王信其讒而誅之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九

文公上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周襄王二十七年元年陳共公六年杞桓公十一

二年齊昭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王四十年

六年衛成公九年蔡莊公二十年鄭穆公二年王使

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服周大夫為內史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公孫敖觀其形色知吉凶也相人謂見其二子焉

與難見叔服使叔服曰穀也食子穀文伯也食子謂能

相之見音現叔服曰穀也食子穀文伯也食子謂能

似難也收子難惠叔也收子謂葬子身也惠穀也豐下

豐下謂其面必有後於魯國言當為孟孫氏之後也按

子皆如叔於是閏三月謂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則



以閏三月為太近前也杜注又謂閏當在僖公之末非

年則以閏三月為太近後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禮也言於禮不當在先王之正時也左氏因言先王履

端於始此月置閏也履端於始也月日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

步占之端故云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舉正於中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

履端於始也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謂之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

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

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也閏前之月則中氣在

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明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

不差矣故云歸餘於終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

舉正於中也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

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箇時辰也而一

歲十二箇月止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

無所歸着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

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七

常以二十九日中強而與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半日

弱無所歸着是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

大小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上

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箇閏月是為一章之數故云

歸餘於終也然唐孔氏又云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

一月則置之為閏此蓋不然大凡閏月前半月是前月

之中氣後半月是後月之節氣則是餘分積至半月便

當置閏矣若俟積成一月方置之

為閏則閏月安得而無中氣邪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開端不差故

時序無愆過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寒暑不惑故

歸餘於

終事則不悖

置閏得宜則四時得所

○晉文公之季年

僖公三年

諸侯朝晉

以晉為霸主故諸侯行朝禮

不朝

成公恨其執

晉襄公既祥

喪再期曰祥襄公使告

于諸侯而伐衛

襄公欲繼文公為盟主故

先且居曰

且子余反

效尤禍也

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晉不請

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且子余反

效尤禍也

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晉不請

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且子余反

效尤禍也

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晉不請

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且子余反

效尤禍也

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晉不請

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且子余反

效尤禍也

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晉不請

君朝王

時襄王在温勸襄公朝之

臣從師

且居自將兵而伐衛

晉侯朝王于温

從先且

先且居胥臣伐衛

胥臣曰季也○愚按諸侯朝王禮也晉侯朝王自行禮耳

楚子成王也商臣穆

柰何以此而討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

也商臣穆

王也天

訪諸令尹子上

子上聞勃也時為令尹成王以立太子事訪而謀之

子上

曰君之齒未也

言成王年尚少

而又多愛

言愛子之情不專

黜乃亂也

既立而又黜之必召亂也

楚國之舉

卒謂立為君也

恒在少者

言楚國得立者未必長子

也少去声

且是人也

是人指商臣也

蠶目而豺聲

其目如蠶之目其聲

如豺之聲

忍人也

此人必殘忍敢行不義

不可立也

按去年商臣譖

殺子上正

弗聽

王不從其諫卒立商臣

既又欲立王子職

王多愛又欲立

職為太子也

而黜太子商臣

已立而復欲黜之

商臣聞之而未察

其事未察其實

告其師潘崇曰

潘崇楚大夫成王使為太子師商臣以廢立之事告之

若

之何而察之

問潘崇何策可

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江芊成王之妹嫁于江國者也潘崇教以享之而勿敬則江芊必怒而言其失也

從之

如潘崇之

所教江芊怒

怒商臣不敬也

曰呼役夫

呼發聲也役夫賤者之稱以稱商臣也呼似賀反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言汝不知敬長如此則楚王將殺汝而立王子職乃

其宜也

告潘崇曰信矣

商臣聞之告其師曰其事果如此矣

潘崇曰能事

諸乎

問商臣能為職之臣而事之乎

曰不能

商臣言我不能事彼也

能行乎

潘崇又問能

商臣能

曰不能

商臣言我不能出奔乎

能行大事乎

潘崇又問能行大事乎謂

也

曰能

商臣言我能

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商臣以太子宮之兵甲而

圍王縊

成王自經而歿商臣立是為穆王

○穆伯如齊

穆伯即公孫敖也

始聘

馬文公立而禮也得諸侯邦凡君之立新君卿出並聘

使卿出外而並踐修舊好先君有舊日之好因是要結

外援大國可恃以為援者因好事鄰國講和好之以衛

社稷凡此皆以為忠信卑讓之道也以忠信卑讓四忠

德之正也中心為忠故信德之固也確實為信故卑讓

德之基也甲讓則自下而人高○殺之役僖公三十三

于晉人既歸秦帥晉襄公釋秦三秦大夫及左右皆曰

殺之請殺秦伯曰是孤之罪也穆公自責云乃周芮良

夫之詩曰周大夫芮伯字良夫作桑大風有隧隧蹊徑

言大風有所自來也貪人敗類言貪人毀敗善類也大風以喻孟

聽言則對言昏亂之君於道聽塗誦言如醉言則如醉

而不欲匪用其良不用良覆俾我悖反使我為悖亂之

是貪故也穆公釋詩意以為此孤之謂矣詩之所謂貪

言我先有貪心故孟明孤實貪以禍夫子也夫子指孟明

得鄭國故貽夫子何罪汝孟明何復使為政再使孟明

政復扶又反

丙申二年楚穆王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戰于彭

衙彭衙晉地秦師敗績又為晉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

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戰於殺也僖公三明日戰于殺晉

故晉人以此笑之

襄公縛秦囚

秦囚蓋晉人所生獲之秦兵也

使萊駒以戈斬之

萊駒時為車右

故使之斬秦囚也

囚呼

秦囚懼而呼

萊駒失戈

戈在手而墜也

狼睥取

戈以斬囚

狼睥亦晉人取戈斬囚示其勇也

禽之以從公乘

狼睥執所斬之

囚以為俘馘而從公車也

遂以為右

襄公嘉其有勇使代萊駒為右

箕之役

僖公三十三年

先軫黜之

黜狼睥而使續簡伯為右

狼睥怒

遭黜而怒

友曰吾與女為難

欲與同作亂共殺先軫也

睥曰周志有之

周之志記有言

勇則害上

有勇而害在上之人

不登於明堂

則為不義

之人不得配享於祖廟之明堂也

然而不義

言殺先軫則必死雖為不義之人也

非勇

也

共用之謂勇

若以死共國家之用

吾以

勇求右

謂我取戈斬囚是

無勇而黜

若殺先軫則是成其無勇之名而受

黜亦其所也

無勇被黜乃所當然

謂上不我知

吾所以怒者正為上之人不知我耳

黜而宜

若殺先軫則無勇而宜受黜也

乃知我矣

宜黜而黜不得言上之人不知我也

子姑待之

言不可作亂汝且待我所為也

及彭衙既陳

至是年與秦戰于彭衙既成陳

以其屬馳秦師

狼睥以已屬兵馳戰秦師

死焉

遂為秦師所殺

之

大敗秦師

言秦師之敗

君子謂狼睥於

是乎君子

左氏議論狼睥可以為君子矣

詩曰

詩小雅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

君子之怒必以止亂也

又曰

又

王赫斯怒

言文王赫然而怒

爰整其旅

則遂整旅以討亂也

怒不作亂

左氏言狼睥之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

則其怒也君

乃從彭衙之兵

可謂君子矣

子之怒矣

○秦伯猶用

孟明

雖再敗于彭衙而猶用之為政

孟明增修國政

益修秦國政事

重施於民

厚施於民欲用之以報晉仇也

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也聞孟明

之修政重秦師又至

言秦兵必復來報怨也

將必辟之

不可與敵

懼而增德

言孟明因敗而懼必增德以撫秦民

不可當也

秦民必樂為之效死故不可與

敵詩曰

詩大雅文王篇

毋念爾祖

言汝豈不思其祖考乎

聿修厥德

既念祖考

必思述修其德以顯之也

孟明念之矣

今孟明以修德為念矣

念德不怠

念念在於

修德而不怠情其可敵乎

其可與之敵乎為明年伐晉張本

○秋大事于大廟

大事禘也魯用天子禮故有禘祭

躋僖公

躋升也僖公閔公之上路淺西反

逆祀也

閔僖雖非父子然僖以臣繼君有父子之道焉今升居閔上是逆祀也

於是夏父

弗忌為宗伯

宗伯禮官也其時夏父弗忌為此官

尊僖公

弗忌意欲尊崇僖公且明

見曰

弗忌明言其意之所見也吾見新鬼大

新鬼謂僖公也又為兄故故鬼小

謂之大故鬼小

八歲又為弟也故謂之小

先大後

小 先僖公是後小順也

弗忌不知其順躋聖賢

又以僖公後閔公是後小

而居上明也

弗忌不知失明順禮也

君

子以為失禮

左氏既述弗忌之言又設禮無不順

禮無不順

無不祀國之大事也

國之大事與戎

而逆之

今乃逆可謂禮

乎 失禮子雖齊聖

齊肅也聖通明也言

不先父食久矣

其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也言久矣者

故禹不先鯀

蓋下文將引古事為證也

先

不先父食久矣

也文王武王皆聖人也而祭不

先於不窋者不窋為遠祖而

祭不先於

文武其遠孫也不密宋祖帝乙子宋始封之君微鄭祖厲后稷之子密知律反

王鄭始封之君桓猶上祖也言二國不以帝乙厲王為不肯而猶尊尚之也是

以魯頌曰詩魯頌春秋匪解頌魯僖公春秋享祀無有解倦解佳賣反饗祀

不忒其所享祀皇皇后帝皇皇美也后帝天之主宰也此頌僖公祭天之主皇祖

后稷皇君也言祭天而以君子曰禮謂魯頌之謂其后

稷親而先帝也所以合禮者謂后稷雖親詩曰詩邶國

問我諸姑衛女思歸不得設言得遂及伯姊然後致

姊也伯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合禮

者謂其姊雖親而必以姑為先也仲尼曰孔子後來論斷臧文仲其不

仁者三處心不公不知者三見理不明故曰不下展禽

知柳下惠之賢而屈在下廢六關而悉廢之殊失重農

位使其利澤不及於民意之妾織蒲使妾織蒲為席三不仁也此所謂不作虛器

為藏龜之室而用山節藻梲之飾無其位而虛有其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逆祀祀

爰居爰居海之大鳥也止於魯三不知也此所謂不

丁酉三年秦伯伐晉報彭衙濟河焚舟示士卒以取王

官及郊王官與郊晉人不出去年趙衰言秦師又至遂

自茅津濟先渡河處舟已焚封殺尸而還殺之敗已久

也秦穆遂為西用孟明也不以孟明敗軍而

成伯遂霸王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論穆公為君舉人

之周也用人周備不以與人之壹也用人專一不以

惡而棄其善也

終始而有二心

也此二句言孟明之臣也論孟明為臣其不解也不以

能信用孟明而能其知人也能知孟明之賢能舉善也遂薦於穆公而

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言采芣於

也沼池之方者沚于以用之而進之公侯之事言繁雖

物而可用之秦穆有焉言秦穆用人不棄夙夜匪懈

於公侯也秦穆有焉言秦穆用人不棄夙夜匪懈

烝民篇美仲山甫自以事一人盡其心力孟明有焉

明事君不懈詒厥孫謀武王能詒其子孫以善謀也以

如仲山甫也燕翼子燕安也翼成也謂子桑有焉言子桑卒善能為

○公如晉文公朝晉侯饗公襄公以享賦菁菁者莪詩

雅篇襄公賦此詩者取既見君莊叔以公降拜莊叔魯

子樂且有儀之意也菁音精小國受命於大國言魯

襄公賦詩以文公為君曰致辭小國受命於大國以

子故使公降階拜謝之敢不慎儀襄公賦詩稱文公有儀

國而受命於敢不慎儀故言豈敢不謹儀也君貺之

晉之大國以大禮晉君享公是賜何樂如之詩言樂且有儀故謂

以加也樂抑小國之樂又言小國所大國之惠也皆由

音洛下同抑小國之樂以得其樂者大國之惠也皆由

國恩惠晉侯降辭文公降拜故襄登成拜於是賓主升

所及也公賦嘉樂詩大雅嘉樂篇文公答賦此詩者取其

也公賦嘉樂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之意也嘉尸嫁反

戊戌四年逆婦姜于齊魯文公娶齊女姜氏二年卿不

行不使卿非禮也既不親迎又君子是以知出姜之

不允於魯也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

而賤逆之

棄仲紙幣是使貴者聘也

君而卑之

以為小

勢立而廢之

立為夫人

弄信而壞其主

責聘賤逆是弄其誠信而毀壞

其內主也

在國必亂

言必亂

在家必亾

言必亾其家也

國在宮中言

不允宜哉

其不為國人之所敬信固宜也

曰詩周頌

畏天之威

言成王祀明堂所以畏天威也

于時保之

言畏天

是可以保

敬主之謂也

名分不可犯處即天威也

○楚

福祿也

人滅江

江夷狄

秦伯為之降服

秦伯穆公也降服素

出

次不宿

不舉

過數

鄰國之禮有數

大夫諫

諫穆公

公曰同盟滅

言秦曾與江同盟

雖不能救

雖力不

不矜乎

取不矜

吾自懼也

非特矜恤江國

君子曰詩云

詩大雅

惟彼二國

詩言夏

其政不獲

其政不

故此四

爰究爰度

皆懼而究度其政

其秦穆之謂矣

公能因江之滅

○衛甯武子來聘

武子甯俞也衛

公與

之宴

文公以宴

為賦湛露及彤弓

公所賦二詩皆小雅

不辭

武子

又不荅賦

又不賦詩

使行人私焉

行人掌賓

魯人怪之而不知其意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肄習

子詐言我以為樂工自習詩業偶及

昔諸侯朝正於王

此篇不知為我而歌之也

王宴樂之

天子為宴於以

於是乎賦湛露

乃歌湛

則天子當陽

陽謂

諸侯用命也

湛露首章云湛

三傳句詳

卷之九



愾怒也天子有所恨怒而使諸侯征  
伐之得勝而獻其捷也愾許既反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並見僖公二十八年注以覺報宴也天明

于既賜之矢弓又為歌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諸侯之

臣武子言我陪臣也所以來聘君辱貺之魯君乃屈辱

者繼舊日之和好也君辱貺之而厚賜及之

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豈敢干犯大禮以自取罪戾乎

則是彰其失也谷賦則是當其寵也故因行人之問

而私及之焉孔子稱武子其愚不可及此亦一端也

已亥五年楚滅六蓼二國皆皐陶後克臧文仲曰皐陶

庭堅不祀忽諸庭堅皐陶字也二國忽然而德之不建

蓋由上無明天子以建德而固諸侯民之無援援民而救之哀哉致使

猾夏以滅聖賢之後豈不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衛服晉而請成故

反過甯甯晉邑名陽處父甯羸從之甯羸逆旅大夫也

從及温而還行至温邑其妻問之問何故既從羸曰以

剛言處父為商書曰今周書洪範篇箕子商沈漸剛克

克能也惟深沉不暴露之人高明柔克惟高明不闇弱

為能剛也沈持林反漸音潛高明柔克之人為能柔也

夫子壹之夫子稱處父也壹之者謂其一其不没乎必

得其天為剛德天乘陽故猶不干時猶且寒暑相况在

-5 160 45 960" data-label="Text">

人乎况為人而可且華而不實且處父之為人口惠而

不結怨之所聚也口惠而實不至犯而聚怨用剛則犯

聚怨不可以定身如此則不能安定余懼不獲其利言我

懼者以其華而不離其難又剛以犯人必取禍難而

實故不獲其利也難去声

是以去之

無利有難我所以去之也明年晉果殺陽處父

庚子六年晉蒐于夷

夷晉地名春狩曰蒐因舍二軍

使狐射姑將

二十七年晉初作二軍三十二年作五軍至是舍去二軍而復三軍之制

舍音捨

中軍

射姑狐偃之子賈季也代先

趙盾佐之

盾趙衰之子也使代

父佐中軍

陽處父至自温

去年聘衛過温今始至晉

改蒐于董

董亦

易中軍

使趙盾將中

陽子成季之屬也

成季即趙衰也陽處父曾為其

故黨于趙氏

所以阿黨於

且謂趙盾能

處父又稱

曰使能國之利也

處父言任使才能

是以上之

所以自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宣子盾謚也晉中

制

事典

制國事

正法罪

正罪法

辟刑獄

辟未決之刑

董逋

逃

督有罪而

由質要

用契券以

治舊滂

治理舊日之本

秩禮

秩禮所以辨上

續常職

常職所以守世

出滯淹

賢

既成

宣子所為

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

使行諸晉國

使

以為常法

以為一

秦伯任好卒

任好秦穆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子車秦大夫氏

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

秦國

為之賦黃鳥

秦國風黃鳥詩序云國人刺穆公

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言其僅霸西戎而不能

先王違世

古者先

也

善人者天民之秀也今

王之王

違世而猶詒之法尚立法度以遺子孫而况奪之善人乎何况善人乃所

以輔子孫者詩曰召旻篇人之云人謂善人邦國殄

瘁善人亡則邦國殄絕而瘁病也瘁似醉反無善人之謂什人之云邦國殄

若之何奪之况有善人而奪之乎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言古之

有生命必有死而其命不可以久長也是以並建聖哲建者言所用非一人

也樹之風聲而立之因土地風俗分之采物旌旗衣服之采章

扶問著之話言後世話戶快反為之律度律十二律也

律度量衡之言律者立善言以教陳之藝極開陳貢賦多少之法傳曰

引之表儀為標表威儀予之法予即與字法制謂冠

告之訓典訓典謂先王之書也教之防利防患興利委之常秩委

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導民以禮者所以防民之使毋失其

土宜周禮以土宜教民稼穡蓋使其衆隸賴之使其群

徒隸皆有而後即命然後可以就命聖王同之自古聖

如今縱無法以遺後嗣法以遺子孫遺去声而又收

其良以死而又收其善人難以在上矣如此則邦國殄

之上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言秦之子孫不復

而為之盟主季文子將聘於晉魯使之行聘礼于晉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行父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

而後行此其人曰將焉用之其從者云何用文子曰備

豫不虞慮有不可虞度之古之善教也此乃古人求而

無之實難

要用而後求

過求何害

過慮而先求

○晉襄

公卒

果如季文子所料也

靈公少

靈公襄公之子名夷

晉人以難

難晉人恐其國之多

故

難去聲下同

欲立長君

故欲舍靈公而別立

趙

孟曰立公子雍

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之子杜祁所生

好善而長

言公子雍好善

又居衆兄弟之

先君愛之

先君文公愛惜此子

且近於秦

時公子雍任於

秦又秦去晉為近

秦舊好也

秦國舊日與晉文公相好

置善則固

善

迎之易也

事長則順

年長而事之則其理順

立愛則孝

立先君之所愛則為

結舊則安

結舊日之情好則可安矣

為難故

為國多難之故

故欲立

長君

所以欲立長君

有此四德者

也兼有四者之德

難必抒矣

則可除晉國之難矣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賈季狐射姑也樂亦文公子懷

羸所

辰羸嬖於二君

辰羸懷公之妻懷羸也後又納於文公故云嬖於二君也

立其

子

民必安之

以其母之嬖也

趙孟曰辰羸賤

言其位卑

九人

自夫人以下其位列在第九

其子何震之有

母賤則其子無威也

且為二

嬖

正女不事二夫今乃嬖於二君

淫也

是淫邪也

為先君子

雖為文公之子

不能求

大

而出在小國

而小國東之小國

辟也

是僻遠也

母淫子辟無威

其母則淫其子則辟民誰畏之

陳小而遠無援

陳國小而且遠

不能將何安焉

無威無援民將何以安之

杜祁以君故

杜祁子雍之母也君謂襄

公讓偏姑而上之

文公正夫人在三以偏姑生襄公為世

以狄故

文公為公子讓季時出奔於狄

隗而已次之

以季隗是文公在狄所娶故又遜季隗使居第三而已居次也

隗

五罪反

隗而已次之

以季隗是文公在狄所娶故又遜季隗使居第三而已居次也

在四杜祁本班在二讓先君是以愛其子文公因此寵

而仕諸秦使子雍仕於秦為亞卿焉為秦次卿秦大而近秦國大而

且足以為援可托之母義子愛遜伯姑事季隗故曰母

愛足以威民有威而民畏之立之不亦可乎立公子雍夫使先

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趙賈

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本將中軍陽處父改而知

其無援於晉也處父黨于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者想

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時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宣

冬賈季奔狄晉殺續鞠居故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宣

夷之蒐此年春晉賈季

戮史駢戮辱也時賈季將中軍史駢犯其令故執而戮之史駢之人欲盡殺賈

氏以報焉史駢之從者欲盡殺賈季妻子以史駢曰不

可不從其言吾聞前志有之吾聞古之書志曰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謂有惠於人不可復讐於其子也忠之道也此乃

我送其我送其我以其寵報私怨我蒙宣子眷寵而無乃不可

乎言其甚也介人之寵非勇也因宣子之寵而損怨益仇

非知也殺賈季妻子欲以除怨宣子又將以私害公非

忠也道以私怨害公釋此三者勇也知也忠也何以事夫

子不勇不知不忠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史駢盡具

何以事宣子乎

人及其家資親帥扞之親率士卒而扞送致諸竟送出晉國之境

竟上○閏月不告朔天子以季冬頒來歲之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廟每月朔則

告廟稟而行之謂之告朔魯文公以閏餘非常月故不告朔也非禮也非事君親之禮閏以正

時閏月所以定時而成歲時以作事斯民順四時而作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

穀熟而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生民順事係於閏不告

閏朔今以閏餘而不告朔弃時政也上則弃天之時下則弃人之政何以爲民何

為生民之道乎為去声

辛丑七年晉靈公秦康公元年宋成公卒子杵臼立昭公將去群

公子恐公族盛大為已害故欲殺之樂豫曰不可樂豫戴公元孫為宋

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譬如樹木公室猶木根也公族猶枝葉也若去之

若去公族則本根無所庇廕矣猶木無枝葉則本根何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言葛之藟蔓繁滋者猶能庇廕其本根也故君子以為比詩

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引俗語以證其說謂樹木藉枝葉之庇反放尋斧以害之

也八尺曰尋謂以尋量木而以斧伐之也必不可斷不可去君其圖之勸公

心而圖親之以德言公若能以德而親睦諸公子皆股肱也諸公子亦

足也巴猶手誰敢攜貳豈有敢攜離而懷二心者若之何去之柰何無故而去之乎

不聽昭公不從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族正昭公所

欲去者故帥國六卿和公室六卿謂右帥左帥司馬司

人以攻昭公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樂豫

後故備六卿之官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亦公

室謂和公族之攻公者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亦公

室謂和公族之攻公者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亦公

族也。昭公之弟也。樂豫以司馬遜之者。○秦康公送

公子雍于晉。從趙盾。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穆嬴襄

也。太子靈公夷臯也。晉人欲立。曰先君何罪。言先君襄

其嗣亦何罪。言襄公之太。會適嗣不立。乃捨而不立。而

外求君。乃召公子雍。將焉寘此。將置此子。出朝則抱以

適趙氏。抱太子以往。宣子之家。頓首於宣子。夫人拜宣

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言先君襄公奉此太。曰此

才。此子若不。吾唯子之怨。則我怨汝之。今君雖終。今襄

才。成其才。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言也。猶。而弃之。今外求君是弃

矣。已。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言也。猶。而弃之。今外求君是弃

若何。若之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時靈公雖小資

知其必無道而不可。且畏偪。且畏國人以大義。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宣子初造先蔑迎公子雍。今畏夫。以禦秦

師。時秦康公用兵送公子。宣子曰我若受秦。言秦送公

受秦則賓也。則是秦為晉。不受。若不受。寇也。則是秦為晉

既不受矣。今既自立君而。而復緩師。而乃緩於進。秦將

生心。則秦必生計。先人有奪人之心。先發而制人。足以

去。軍之善謀也。此古兵法。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讐當如

可少。軍之善政也。此古兵法。訓卒利兵。教訓士卒整頓

秣馬蓐食。秣飼也。蓐食謂早食於。潛師夜起。夜起所以

秣馬蓐食。秣音末。蓐音辱。潛師夜起。夜起所以

掩秦之敗秦師于令狐晉兵敗秦師于河東令狐之地先蔑奔秦先蔑

子雍者為宣子士會從之士會同迎公子先蔑之使也

去年先蔑使秦迎荀林父止之曰荀林父中行桓子也止先蔑使勿往夫

人太子猶在謂穆嬴與靈公皆在而外求君不立太子而迎公子雍此必不

行此其事必不進子以疾辭汝何不辭若何可如不然若不行將

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先蔑晉卿也言但使大夫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必

使汝親行哉同官為寮倍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云同官為寮

也家吾聿同寮汝同官敢不盡心乎既為同官敢不盡心以告汝乎弗聽

先蔑不為賦板之三章詩大雅板之三章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林父蓋謂芻蕘之言

尚當聽信况同官又弗聽及亾至是奔秦荀伯盡送

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荀伯即林父也送先蔑妻于及其家費于秦曰

為同寮故也言以同官之故○鄭舒問於賈季曰狄相

也時賈季奔狄趙衰趙盾孰賢問趙氏父子孰為賢也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趙衰如冬日之可愛趙盾夏日之日也

趙盾如夏日之可畏○穆伯為襄仲聘于莒穆伯公孫敖也先娶

是又求娶于莒莒人辭則為襄仲聘且為仲逆又為襄

馬襄仲與穆伯為從父兄弟為去聲且為仲逆仲迎莒

女見之美穆伯見莒女有美色自為娶之遂自娶之仲請攻之襄仲怒

其妻故請於叔仲惠伯諫曰惠伯公子牙之孫也諫止文公臣聞之臣

所聞者如兵作於內為亂然用兵於國之亂於外為寇於國之外寇猶及人為寇在外亂自及也作亂於內適

則是為寇尚能害人亂自及也足以自害也



今臣作亂

今襄仲請攻穆伯

而君不禁

文公且將許之

以啓寇讐

則

開啓兄弟結為寇讐也

若之何

如之何其詩之

公止之

從惠伯之諫

惠伯成之

平和穆伯襄仲復為兄弟如初

使仲舍之

使襄仲舍音女而勿娶

公孫敖反之

音捨

公孫敖反之

又使穆伯還其女於莒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

時宣子為政故卻缺言之

日

故卻缺言之

日

衛不睦

言往日和衛國與晉不和睦

故取其地

元年先且居胥臣伐衛而取戚田

今已

睦矣

二年陳侯為衛侯請成于晉

可以歸之

可以戚田還衛也

叛而不討

設

衛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

則無以示諸侯威警之意

服而不柔

至是衛服而無恩以

柔

何以示懷

則無以示諸侯懷撫之意

非威非懷

既不示威既不示懷

德

則無以示諸侯懷撫之意

何以主盟

則無以為諸侯之盟主也

子

為正卿

古軍將皆命卿宣子將中軍是晉之正卿也

以主諸侯

而相晉國以諸侯盟主

而不務德

而不務威懷諸侯之德

將若之何

將如諸侯何哉

夏書曰

今虞書大

禹謨

戒之用休

謂人有善則勸戒之以休美

董之用威

人有罪則董督之以威刑

勸之以九歌

又勸勉以九功之歌使人歌而樂之

勿使壞

求使九功不壞

德皆可歌也

此以下釋書之意謂九功謂之九歌

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合六府與三事所以謂之九功

水火金木土穀謂

之六府

六者天之所生如府藏然所以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正德謂正民之德利用謂利民之用厚生謂厚民之生無此三者則六府不能以常存三者皆君之所制所以謂之三事也然三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從其宜而行之所以謂之德禮

傳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無禮不樂

在上為政無禮則民不樂樂音洛

所由叛也

由

樂故不

若吾子之德

吾子謂

莫可也

古者九功之德皆可歌今宣子

服也

其德無可歌也

其誰來之

近者不牙

盍使睦者歌吾

子乎

睦者謂衛也可不使衛人歌宣子使歸衛田也

宣子說之

明年晉侯

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說音悅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九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

文公下

壬寅八年

宋昭公元年

襄王崩

子壬臣立是為頃王

穆伯如周平喪

魯使

之不至

穆伯不往周平

以幣奔莒

以平周之幣出奔莒國

從已氏焉

已氏穆伯

去年所奪襄仲之妻也為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喪張本

癸卯

周頃王元年

九年

甲辰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息楚邑名

遂及蔡侯次于

厥貉

厥貉亦地名時晉靈公少楚欲與晉爭伯故陳鄭蔡三國皆從之

將以伐宋

以宋

未服楚故

宋華御事曰

御事華元之父也御音語

楚欲弱我

言楚以宋為弱故伐之

先為之弱乎

何不先示之乎

何必使誘我

時楚欲誘呼宋共戰故云然也



我實不能

言我宋實不能與楚為敵

民何罪

無罪而死于敵也乃

逆楚子

宋畏楚強

勞且聽命

遂郊勞楚子且聽其命

遂道以田

孟諸

宋遂引導楚子攻于孟諸之澤道音導

宋公為右孟

孟田獵陣名時鄭伯為左孟

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文之無畏子舟也楚人

命夙駕載燧

楚命諸侯從田

者早為命駕且載燧以取火

宋公違命

不夙駕

無畏扶其僕以徇

宋公之僕以徇於諸侯

或謂子舟曰

文之無畏字子舟

國君不可戮

也

子舟曰當官而行

謂當官而行刑何彊之有

言宋公乃強國不以宋公為強而畏之也

詩曰

剛亦不吐

詩美仲山甫雖有剛德而不吐露

柔亦不茹

雖有柔德而不含茹其德如茹音汝

毋縱詭隨

此詩民勞篇言無縱此詭人

以謹罔極

以謹飭彼無中正之人也

是亦非

辟彊也

釋詩之意以為此皆非畏強而避之者也

敢愛死以亂官乎

吾敢愛惜一死以亂官事乎為宣公十四年宋殺子舟張本

丙午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西乞術即同孟明敗于散者來聘魯國

且言將伐晉

先是秦納公子雍于晉為晉所敗故欲伐之

襄仲辭玉

魯不與秦伐晉

故使襄仲

曰君不怠先君之好

言秦君不怠我魯先君之好去声下同

臨魯國

言秦如日月照臨我之魯國

鎮撫其社稷

以鎮安撫存魯國之社稷

以大器

重申也大器謂玉也禮記聘義曰以圭璋聘

寡君敢辭玉

聘義曰已聘而

還主璋今云辭玉則

對曰不腆敝器

腆厚也主人稱之曰大器故賔自稱

他典反

不足辭也

言敝器不厚不必辭也

主人三辭

襄仲三辭之

答曰

西乞術復答云

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

魯公伯禽周公

之子也言我秦寡德之君願蒙福于不腆先君之敝器

魯之先公使得事魯君也邀古堯反下臣西乞自稱也不

出聘必告于廟使下臣致諸執事敢斥言尊者故云致

諸執事也以為瑞節節信也圭玉所以要結好命和好之命

要平所以藉寡君之命所以藉此而通秦結二國之好

國之和好也君是以敢致之敢致于執事也襄仲曰不有

君子遜故知秦有君可也其能國乎言無君子則國

無陋矣言以此見天下無厚賄之贈送之禮秦伯伐

晉報七年令晉人禦之禦秦也史駢曰晉上軍秦不能

久言秦不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深壘即高壘蓋溝深則

之處欲堅固也待之謂從之晉從史秦人欲戰秦不能

不與戰而待其自弊也秦伯謂士會曰時士會出若何而戰問有何策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言史駢乃趙盾之屬大必實為

此謀必實史駢設為將以老我師也為此謀者將以趙

有側室曰穿言趙氏有庶子之長是晉君之壻也謂趙

晉侯之女有寵而弱為君壻故有不在軍事未嘗涉好

勇而狂又性好勇而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言其意正

之謀隱若使輕者肆焉言秦若使輕敵者掩襲晉其可

則趙穿必怒而秦軍掩晉上軍從士會趙穿追之趙穿

而狂故自不及秦軍暫往而即反趙穿怒曰裹糧坐甲

裹糧包裹餼糧也坐甲者戰則被固敵是求凡若是者

甲未戰則坐之於地也裹音果

戰也 敵至不擊 今秦兵至而不與之交戰 將何俟焉 將欲待何事也 軍吏曰將

有待也 言晉不與秦戰者其意有所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 趙穿言我不知此謀 將

獨出 出與戰 乃以其屬出 以其私屬 宣子曰 趙宣子 秦

獲穿也 設使趙穿為秦所獲 獲一卿矣 則是虜晉一卿矣 秦以勝歸 秦既勝晉

而我何以報 晉將何以報此耻乎 乃皆出戰 於是晉兵皆出與秦戰 交綏 綏退

軍之名也言兩軍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 秦之使者夜戒

兩君之士皆未愬也 言秦晉之兵皆未有人傷愬魚刃反 明日請相見也

明日再戰 以决勝負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 言秦之使者目動則心不安言肆則

聲失常節 也 懼我也 以此見秦之畏晉也 將遁矣 秦兵必乘夜逃歸矣 薄諸河

於河而伐之 必敗之 秦兵也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胥甲下軍佐也與 趙穿皆惡史駢者 歿傷未收而弃之 言晉兵有歿傷者未曾收恤乃棄之

而不惠也 如此則非 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秦兵期約明

兵不待期乃欲 薄而戰之於河 無勇也 如此則非 乃止 晉兵遂止 秦師

夜遁 果如史駢之言

丁未十三年 是歲楚穆王卒子旅立是為靈公 晉人患

秦之用士會也 為晉國之害也 趙宣子曰 宣子謀其 隨

會在秦 七年先茂 賈季在狄 賈季狐射姑 難日至矣 言

人在外皆能為 若之何 中行桓子曰 桓子荀林

中行因以為 請復賈季 功故請復之 郤成子曰 成子

缺 賈季亂 且罪大 處殺陽 不如隨會 不若復 能

也 六年賈 且罪大 處殺陽 不如隨會 不若復 能

左傳句解 卷之十

賤而有耻

雖賤而不耻辱

柔而不犯

雖柔而不犯

其知足使也

又有才智可以任使也音智

且無罪

其出奔也乃宣子皆之非其罪也

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

後也晉使壽餘詐以私邑降秦其

以誘士會

因用計密誘士會歸晉也

執其帑於晉

偽示以壽餘降秦而妻子彼

執使秦不疑也

使夜逸

走而降秦

請自歸于秦

請以魏邑私獻于秦

秦伯許之

公許受其邑

履士會之足於朝

壽餘歸士會足者欲

秦伯師

于河西

康公帥師于河

魏人在東

魏人皆在河東詐為降秦之勢

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

言請舊是東方之人且有才能可與

魏邑二三有司言降秦之事者夫音扶

吾與先行

吾與此人先往

使士會

康公以上會為晉人且有才能故使之往

士會辭

辭不肯往

曰晉人虎狼也

言晉人性

如虎狼不可信也

若背其言

設使我既入魏而晉人背約不以魏降

臣死

則我必為晉人

所殺也 妻子為戮

必被誅戮

無益於君

亦無補於秦也

不可悔焉

如此則悔之何及矣

秦伯曰若背其言

言設使晉背其約而不以魏降

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

康公指河為誓言必歸汝之妻子也蓋士會妻子皆在秦恐背約歸晉而秦必殺其

而秦人信之以為實然故墮其計也 乃行

士會乃渡繞

朝贈之以策

繞朝秦大夫也知士會歸晉故以鞭策贈之朝如字

曰子無謂秦無

人言汝莫謂秦國無人

吾謀適不用也

言我已告之於君而君不信耳

不然汝豈能歸哉

既濟

魏人譟而還

魏人皆鼓譟喜得士會也譟先到反

秦人歸其帑

不肯指河之言

邾文公卜遷于繹

邾將遷都繹邾卜其吉凶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卜史言民利而君則不利

邾子曰苟利於

民言誠利孤之利也乃君天生民而樹之君天生斯

為之以利民也天意但欲為君民既利矣利於民矣

孤必與焉是亦君之利左右曰命可長也文公左右之

遷則君命君何弗為君何不為長邾子曰命在養民

以百姓為命民得其死之短長時也人命短長各有其

益損民苟利矣誠蒙其利遷也何憚而吉莫如之果利

其吉無邾文公卒既遷君子曰知命公能以利民為

不惑於瞽史之言故曰知命也

戊戌十四年靈公楚莊王元年是歲周頃王崩于

弟商人弒舍立是為懿公

巳酉周匡王十五年齊懿公元年是歲蔡莊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公孫敖穆伯也生二子長曰穀次曰難八年

伯穀卒魯人立其次子難以為之後是為惠叔去年穆

伯求歸未至而卒於齊至是齊人歸其喪惠叔請而殯

之○今按元年叔服謂襄仲欲勿哭七年穆伯奪襄

伯曰惠伯喪親之終也兄弟之別也雖不能始言兄

雖不善終可也猶當善史佚有言曰武王時史官兄弟

致美救乏相救其美賀善弔災有善則賀之祭敬喪哀

同祭祀以致其敬情雖不同兄弟初時雖有內相怨母

絕其愛至此數事則自有惻然親之道也此乃兄弟子

無失道勉襄仲自盡何怨於人不必以舊襄仲說伯之



言而天理感動 帥兄弟以哭之 於是自帥兄弟 他年其二

子來 此二子是穆伯在莒所 孟獻子愛之 乃穀之子也

○今按惠叔卒後魯人復立仲孫蔑為孟氏後 聞於國

叔服所謂穀也 食于必有後於魯國此其驗也 魯國皆聞孟獻

子愛此二子也 或諧之曰將殺子 二人將殺汝也 獻

子以告季文子 以告季文子之故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言

人皆聞 我以將殺子聞 又聞我二子將 不亦遠於禮

乎 然以庶子而欲殺宗子非禮也 遠去声 下同 遠禮不

如歿 二子言我與其遠於禮 一人門于句 句 魯邑

攻門而禦之也 向 一人門于戾丘 戾丘亦邑名 皆歿于

音鈞 龜 母耿反 皆御 履于門而歿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

社 並同 莊公非禮也 前傳稱非常謂非常鼓之月也 此

日有食之 此例言建巳之日 天子不舉 舉盛饌 伐鼓于

社 擊鼓于社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

為非 伐鼓于朝 退而自責 朝 以昭事神 子不舉 諸侯用

幣皆所以明畏 訓民事君 言尊卑異制皆所以 示有等

敬神明之意也 威 以示威儀 古之道也 凡此皆古 齊侯懿

也 討其來朝也 此年夏曹伯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言必不 已則無禮 齊商人以 而討於有禮者 諸侯相朝

得善終 已則無禮 齊商人以 而討於有禮者 禮也而齊

侯乃 曰女何故行禮 謂責曹朝魯 禮以順天 以小事大

故曰 天之道也 謙以制禮而虧盈 已則反天 反天理也

而又以討人而敢討伐他難以免矣言其必詩曰詩小

無正胡不相畏此詩責群臣上不畏于天汝上下不相

也君子之不虐幼賤人皆天之所生君子不敢畏于天

也下言所以詩曰詩周頌畏天之威言人君能以于時

保之故能戒懼以不畏于天今齊侯不將何能保其何

有其以亂取國謂弑其君之奉禮以守假使能奉禮以

猶懼不終猶恐以反天而多行無禮况又多行弗能在

矣必不能久在人上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張本

庚戌十六年蔡文公楚大饑時楚莊王即庸人帥群蠻

以叛楚庸南蠻國名群蠻皆乘其飢麋人率百濮聚於

選麋亦國名百濮濮地之諸夷將伐楚欲借兵楚人謀

徙於阪高阪高楚之險也欲徙為賈曰不可為賈孫叔

言不可徙我往固能往彼也寇亦能往則寇亦能

注彼不如伐庸庸為群蠻之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

師言麋人與濮夷必料我故伐我也所以敢若我出師

若楚與兵必懼而歸此言夷庸當伐他皆不必伐也乃

出師楚從為百濮乃罷果皆罷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

立則庸人逐之逐戢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

驕之師叔令戢黎且與庸人彼驕我怒彼謂庸也而後

可克然後庸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楚武王父史記

以為武王兄也陘地名言蚡冒服陘又與之遇戡黎

庸人七遇皆北七次交兵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庸人不知

楚兵詐走故遂不設備遂輕楚而楚子乘駟會師于臨

品駟傳車也鄭謂之遽晉謂之傳臨品地名時楚秦人

巴人從楚師二國相群蠻從楚子盟群蠻皆畏楚遂滅

庸群蠻服則庸之勢○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

為篡弑之心而宋饑不熟竭其粟而貸之盡以其粟借與

公子之恤民也年自七十以上宋之老人年七十無不饋詒也

無不饋遺以飲時加羞珍異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日日請六卿之國之材人宋國

材之無不事也皆師事之也此言親自桓以下其族親

公以下無不恤也皆賑恤之也此言襄夫人助之施襄

夫人昭公之祖母也惡昭公欲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襄夫人不欲親見其公知之昭公知祖蕩意諸曰盍

適諸侯言公何不出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

至國人自言得罪諸侯誰納我雖出奔而無且既為人

君我既為而又為人臣失國出奔寄寓他不如死與其

不若冬宋昭公將田孟諸孟諸宋夫人使帥甸攻而殺

之甸郊甸之兵也周制王城二百里文公即位襄夫人

公而立公子鮑是為文公

辛亥十七年

宋文公元年

晉侯合諸侯于扈

晉侯靈公也

平宋

也不能討其篡弑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鄭穆公也

以為

貳於楚也

楚故不肯與相見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子家鄭公子歸生也

執訊通訊問之官也

以告趙宣子

子家為書曰此下備載書辭

寡君即位三年

言鄭穆公即位之三年乃魯文公二年也

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召蔡莊公與之同事晉也

九月

其年九月

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蔡莊公過鄭而

往朝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情寵專權而作亂也

寡君

是以不得與蔡侯偕鄭穆公因是不得與蔡莊公同行也

十一月

其年十一月

克滅侯宣多

少滅損宣多之難

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難未盡除而遂

同蔡莊公以朝于晉襄公也以上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

十二年六月

魯文公十

一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歸生子家自稱名也夷靈公名也子家言我輔佐鄭君之太子

名曰以請陳侯于楚

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鄭太子夷先為請命于楚

而朝諸

君楚既許往乃朝于晉靈公

十四年七月

魯文公十三年

寡君又朝

鄭穆公又親朝

于以戴陳事

以敕成陳國前日之好戴之展反

十五年五月

魯文公十四年陳

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陳靈公新即位自鄭國往朝于晉靈公

往年正月

魯文公

六年燭之武往朝夷也

鄭大夫燭之武以太子夷往朝于晉

八月

其年八月寡

君又往朝

鄭穆公又自朝于晉以上言陳之事晉皆鄭之功也

以陳蔡之密邇於

楚總上文而言陳蔡二國皆迤於楚

而不敢貳焉

而二國事晉不敢畏楚而懷二心焉則

敝邑之故也

二國之服晉皆鄭之功也

雖敝邑之事君

此又言鄭國之事晉不敢

不盡其心何以不免

言鄭之事君至矣何故不免於罪戾也

在位之中

自鄭穆公即位

以一朝于襄謂三年十一月隨蔡而再見于君謂十四

來以歲陳事往年八月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絳晉

也夷謂鄭太子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雖我小國鄭雖

則蔑以過之矣其事晉者無以加之矣今大國曰國今晉

爾未逞吾志汝鄭國如此猶未敝邑有亾如此則鄭

已而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古人有言曰古人有常言

畏首畏尾譬如一身既畏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所

鄭之小國而比畏晉南畏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陰同

楚則無以自立也幾上聲擇所從之國也音去聲小國之事大國也以鄭小國

德則其人也大國以德加我則不德則其鹿也不以德

則我不免以鹿自比也鋌而走險鋌疾走貌言鹿之避死故急何

能擇事勢急矣豈能擇庇蔭之處哉命之罔極言晉之

苛無有窮極亦知亾矣鄭亦知不免將悉敝賦賦兵也古者

以待晉執事文公二年鄭文公二年魯莊朝于齊朝齊

四年魯莊公二十五年也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亦獲成

於楚鄭與居大國之間鄭介居於而從於強令而從於

強令豈其罪也言出於不得已大國若弗圖言今晉若不

無所逃命或戰或和惟晉晉鞏朔行成於鄭晉見鄭之

大夫鞏朔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

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

鄭以見晉之無政事而伯業之衰也音至

**壬子十八年**是歲康公卒子**公薨**魯文公也○齊懿公掘

**邴歆之父而刑之**懿公為公子時與邴歆爭田不勝及

丙歆音月而反使歆僕又使邴歆御車**納閻職之妻**見閻職之妻美而奪之閻

音而使職驂乘又使閻職陪乘**公游于申池**申池齊地名

**以扑扶職**時二人浴于池而邴歆特以捶擊閻職**職怒**

怒其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言懿公奪汝之妻一扶女

**庸何傷**我戲以扑扶汝於汝**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言懿公掘汝父之尸而刑其足汝乃不能病之何也**乃謀弑懿公**二人因

而弑懿公**齊人立公子元**亦桓公子也○襄仲殺惡及視魯

文公太子夫人出姜**而立宣公**宣公文公庶子也**夫人襄氏歸**

**于齊**其子被殺**哭而過市**過魯市**曰天乎**訴之**仲為不**

**道**言襄仲無道**殺適立庶**殺子惡而立**市人皆哭**魯之市人皆哀而哭

**魯人謂之哀姜**終不允於魯之言○莒紀公生太子僕莒紀公

僕立為太子**又生季佗**佗徒何反**愛季佗而黜僕**既

愛其長子**且多行無禮於國**紀公多行無禮**僕因國人**

**以殺紀公**時國人皆怨紀公故**以其寶玉來奔**盡以莒

來奔**納諸宣公**以寶玉**公命與之邑**宣公命以邑封莒僕**曰今日**

**必授**宣公出令謂今日即授莒僕之邑**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司寇刑官也**季文子使之逐**竟音境**曰今日必達**言

日即出莒僕於魯境公問其故宣公問何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魯太史名克也以其有文采知典故使之荅宣公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季文子名也史克代文子以對故稱其名

文之所云行父奉以周旋教以周旋弗敢失隊墮墜之隊音

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謂盡忠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也則事而敬之如孝子見無禮於其君者謂篡弑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則誅而絕之如鷙先君周公

制周禮魯之先君周公作周家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

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此觀人順德既無失德

宜事以度功既為其事必度量功勳功以食民事功既

養嗣下民食音嗣作誓命誓命以戒後人曰毀則為賊則見上

毀壞此則者謂之掩賊為藏掩匿賊人謂之藏竊賄為

盜竊人貨財盜器為姦盜人器用主藏之名主為藏匿

賴姦之用特賴邪人為大凶德言主藏賴奸為有常無

赦有常刑而在九刑不怠言此誓命載在九刑之書終

為主藏受其宝王為賴奸也行父還觀莒僕言季文子周旋觀省莫

可則也其所行之事無孝敬忠信為吉德君而忠信以

虞已此能順其則者故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盜賊藏奸見上文此

德夫莒僕今夫莒僕則其孝敬將取法其孝於則弑其

君父矣但見其弑君父則其忠信將取法其忠則竊寶

玉矣但見其竊宝玉其人則盜賊也以言莒僕之為人

則之其器則姦兆也以言莒僕之盗器為奸之兆域也保而利之則

主藏也今宣公又保其人而利其物以訓則昏以周公

則此莒僕民無則焉無一事可以為民之則焉不度於善蓋其所行

於孝敬忠信之善而皆在於凶德而盜賊奸兆則無是

德者度待洛反而皆在於凶德而有之皆凶德也是以去之

所以逐去莒僕而不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陽

氏顓帝之號其裔族有才于八人蒼舒隤啟禱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

叔達此八人者即垂益禹臯之倫庭堅臯陶字也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齊堅肅也聖通明也廣大也淵深也明有德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愷悌也天下號高辛氏

有才于八人高辛氏帝譽之號其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八人者即稷契朱虎忠肅共懿

宣慈惠和忠盡已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

也言此八人有慈愛之出於心也惠愛之及於物也和中節

此八德共音恭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者善之長也天

元此十六族也總八愷八元世濟其美後世能承不隕

其名不墜前世以至於堯以至帝堯不能舉未及舉舜

臣堯大舜為堯之臣舉八愷才于八人使主后土使禹為主地

士以揆百事使宅百揆以莫不時序時是也謂當理也

埋而有地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乃得其成也此言

見其舉八元才于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為司徒



之教如下 **父義** 教父母 **母親** 教母 **兄友** 教兄 **弟共** 教弟

音 **子孝** 教子以孝此五者舜典所謂五教也 **內平外成** 五品遜則

平而外之君臣朋友方能成也此言率八 **昔帝鴻氏有**

**不才子** 帝鴻黃帝也才賢才也元愷為 **掩義隱賊** 有義

則掩之而不用賊 **好行凶德** 盜賊藏奸為凶德而 **醜類**

惡物 其有凶醜之物 **頑嚚不友** 與夫心頑而不道忠信之言

凡此惡人不可 **是與比周** 此不才子專與此等人相

親友者 **是與比周** 附近相親密也此毗志反 **天**

**下之民謂之渾敦** 渾敦不周通之貌此即驩 **少皞氏有**

**不才子** 少皞氏金天氏之 **毀信廢忠** 謂信不足行而毀

而廢 **崇飾惡言** 以惡言為善友 **靖譖庸回** 安於謗語

棄之 **以誣盛德** 有盛德之人則為 **顯頊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言其行窮而好 **顯頊氏有不才子**

即高陽氏也避八愷故言 **不可教訓** 自棄 **不知話言** 自

善也 **告之則頑** 所以不 **舍之則嚚** 所以不知話言頑嚚

**傲狠明德** 傲慢狠戾以害有明 **以亂天常** 天理之常

**下之民謂之樛杻** 樛杻頑凶無俦匹之 **此三族也** 驩共

為三 **世濟其凶** 世世以凶 **增其惡名** 愈增前世 **以至于**

**堯** 以至帝 **堯不能去** 未及逐而去 **緡雲氏有不才子**

黃帝時官 **貪于飲食** 欲 **冒于貨賄** 盡人 **侵欲崇侈** 貪

甚則慾心過貪 **不可盈厭** 無盈滿無厭 **聚斂積實** 聚斂

財甚則侈心高 **不可盈厭** 足厭平声 **聚斂積實** 貨財

充積富實 不知紀極 無所統紀 不分孤寡 不

恤窮匱 窮困匱乏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王子孫故

謂之饕餮 貪財為饕 貪食為餮 此即 舜臣堯 大舜為賓

于四門 堯使舜開四門 流四凶族 渾敦窮奇 檮杌饕餮

案此四凶罪 投諸四裔 投棄之於 以禦魍魎 使當魍魎

民害者 魍魎 抽知反 魍音媚 按尚書注流共工于幽州

北裔也 放驩兜于崇山 南裔也 竄三苗于三危 西裔也

舜 朝覲訟獄 謳 以為天子 此舜所以能匹 以其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 以其率指得宜 合于天下好善惡惡之公

上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 慎謹也 微 美也 五典

君臣父子兄弟 五典克從 民皆順從 無違教也 釋克

婦朋友也 義以明舜率 曰納于百揆 宅百揆以揆庶 百揆時序

當理而 無廢事也 釋時序之義 以明 曰賓于四門 四門

穆穆 穆穆 清之意 無凶人也 釋穆穆之義 以明 舜有大功二

十 去四凶也 而為天子 心戴舜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史克言季文子 雖未能 去一凶矣 已能去一莒僕 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 庶幾免於戾乎 敢

言功也 庶幾可免于罪矣乎 按魯宣公以篡弒得國

而行父不討 顧乃逐一莒僕 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 是

托莒僕以劫持宣公也 彼宣公果人也 固宜蓋愧 天下

無措躬之所矣 三家擅權 蓋始于此 傳曰東門襄仲殺

鳴呼其所由來者漸矣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一

宣公 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庶子弒太子惡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 周匡王五年 元年 陳靈公六年 杞桓公二十九年 齊惠公元年

秦共公元年 楚莊王六年 衛成公二十年 宋人之弒昭公也

在文公十八年 晉荀林父伐宋 欲討篡弒之罪 又會諸侯于扈 在文公十七年

扈音 將為魯討齊 時齊懿公侵暴魯國為去聲 皆取賂而還 荀林父受宋齊

賂音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以其受賂故不服之 遂受盟于楚 時楚

與晉爭伯諸侯多從之者 於是晉侯侈 晉靈公無道而驕侈 趙宣子為政 趙盾將中

國政 驟諫而不入 驟諫有急遽之意諫而不入之事迹亦見明年 故不競於楚

言晉伯所以衰而楚所以橫行于中國也

左傳句解 卷之十一

史克言季文子雖未進 夫一凶矣 此指去也 言對

十 去四凶也 而為天子 以煇我 今汴父 汴父 汴水

無 無 無 無 凶人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甲寅二年

是歲周匡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

宋

鄭穆公受盟于楚故歸生受楚命而伐宋

宋師敗績

為鄭所敗囚華元

子也鄭人獲而囚之

獲樂呂

樂呂戴公之曾孫也將戰

鄭戰之時

華元殺羊食士

以犒士卒其御羊斟不與

車不及羊羹之賜此雖華元親之之意亦是不詳密處

及戰

昔之羊子為政

羊斟怨華元故云前日今日之事我為

政

今日與鄭戰使我御車其權却在我與入鄭師

故宋兵敗而華元見獲也敗必邁及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言羊斟無人心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

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國之兵殺宋國之民於是刑執大馬

法誅之其罪莫大矣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大雅角弓篇有此一語其羊斟之

謂乎

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殘民以逞

言羊斟殘害宋民以逞其怨

宋人贖華元於鄭

宋以華元為賢故贖之華元逃

歸

時宋以車馬贖華元宋城

將主曰植巡功

徒之察役城者謳歌

役人謳歌睥其目

音幹出目

睥其腹

譏其大腹弄甲而復

于思

譏其多鬚之貌弃甲復來

使其驂乘謂之曰

華元亦作歌而使陪乘牛則有皮

有皮可用犀兕尚多

犀兕皆野獸名弃甲則那

那猶何

與犀兕之皮皆可為甲雖棄之何害也

役人曰

又荅從其有皮

皮可用丹漆若何

尚用丹漆為飾華元曰去之

令驂乘

夫其口衆我寡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勝役夫之衆口也傳言華元得御衆之大体

去之扶音晉靈公不君不君道也厚歛以彫牆厚歛於民以彫刻其牆歛

去聲去聲從臺上彈人處靈臺之上伺行道者而觀其辟丸也難熟不熟則有毒

九彈子也觀人避彈以宰夫胹熊蹯不熟胹胹煮也熊蹯

資快樂辟音避丸音桓宰夫胹熊蹯不熟熊掌也煮之

使婦人載以過朝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者趙盾士季

見其手士季即士會也宰夫之問其故問而知宰夫而

患之患靈公將諫宣子將士季曰諫而不入士會言宣

諫而君則莫之繼也行則無繼其後者會請先士會

不入若君則子繼之然後令宣三進及溜士會三進

公不省故又前進而及而後視之靈公知其來諫故佯

於屋霤也溜力救反而後視之不見及至偏近然後

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公言我已自將改之請自今改過也

姑飾辭稽首而對曰士會喜君改過人誰無過言人誰

以拒之稽首以對之人誰無過有無過

失者過而能改有過而善莫大焉改過則能遷善詩曰詩

雅蕩靡不有初言人君之德無鮮克有終但謹終如始

能有終夫如是言若如此詩所則能補過者鮮矣可見有

補者亦君能有終公能改過則社稷之固也則晉之社

甚少也豈惟群臣賴之豈特晉之群又曰又詩大雅衮職

有闕衮衣君之上服也君服衮故謂惟仲山甫補之仲

甫相宣王君德能補過也夫詩言補衮者言君能補過

今靈公能自補其過衮不廢矣則衮職無闕可猶不改靈公雖言

道如宣子驟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宣子是秉政

其諫使鉏麇賊之鉏麇晉之力士也靈公使為刺晨往

天明而寢門闕矣宣子之家已盛服將朝見宣子者朝

鉏麇往尚早甚明坐而假寐不解朝麇退鉏麇不殺曰不

忘恭敬言其盛服坐民之主也如此則是賊民之主不

忠以為百姓之主而害之弃君之命不信受君之命以

則是食言有一於此殺之則不忠不殺則不不如死也

而不信也觸槐而死宣子庭有槐樹鉏麇晉侯飲趙

盾酒靈公使人刺宣子伏甲將攻之先伏兵於宮中

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宣子之車右提彌明趨登曰彌明

登堂臣侍君宴過三爵言宣子侍公飲非禮也禮不過遂

扶以下彌明見事急故以禮責宣公啖夫葵焉啖使犬

四尺曰葵蓋靈公呼犬欲以明搏而殺之殺此犬盾曰

齧殺宣子噉素口反葵音放明搏而殺之殺此犬盾曰

弃人用犬責公不養士而雖猛何為公羊傳載盾之言

曰君之葵猶不如臣之鬪且出時宮中伏兵起宣子提

葵也臣之葵謂彌明也鬪且出與之鬪而遂出奔彌明

彌明死之為伏兵初宣子田于首山先是宣子田獵舍

于翳桑舍止也翳桑桑之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問其病

宣子問靈曰不食三日矣言二日食之宣子設之以舍

輒何病其半問之問何故曰宦三年矣宦者學未知

其半輒食其半問之問何故曰宦三年矣宦者學未知

母之存否有母在家今近焉今則去請以遺之故留所

以遺使盡之宣子使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竹器也謂以

單音丹寘諸橐以與之橐囊之無底者也以簞食與肉器盛飯與肉也

既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至是靈輒亦倒戟以禦公徒

而免之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問何故宣子問汝對曰

翳桑之餓人也言我餓於翳桑時感問其名居宣子復

名與所不告而退報不望也遂自亾也時宣子出奔趙穿攻

靈公於桃園趙穿衰之庶子為側室者公宣子未出山

而復時宣子出奔聞公遇弒未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晉史官董狐直書以示於朝書之於策宣子曰不然言

君者非對曰子為正卿董狐言宣子亾不越竟出奔而

境之山反不討賊比其反國又不非子而誰如此則弒

汝而實出於宣子曰嗚呼嘆息而我之懷矣懷戀自貽

伊感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或逸詩也其我之謂矣詩

所言正合孔子曰時孔子未生蓋後董狐古之良史也

謂史官之良者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趙宣子古之

良大夫也又言趙盾可謂為法受惡為董狐史法而受

聲惜也惜其以良大越竟乃免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

孔子於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臯不應有此議論本

朝歐陽公疑之是也然謂趙盾實弒之亦非也意者盾

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法受惡以

下...無義理恐非聖人之言也。○靈公遇弒

乙卯 周定王三年 晉成公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莊王

戎秦晉所遷 遂至于雒 雒水名周之所 觀兵于周疆 觀

于伊川者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也 時楚強周弱定王

也 觀去声 夫勞之何故使大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禹之九鼎

猶後世之傳國璽也 楚莊王問其 對曰在德不在鼎 孫

大小輕重欲奪周九鼎而取天下 昔夏之方有德也 言夏鑄鼎之由

乎有德不在乎有鼎 遠方圖物 遠方之國皆圖山川 貢金九牧 九州牧守

時 鑄鼎象物 乃以九州之金鑄為九鼎而著 百物而為之 備

圖鬼神百物之形 使民知神姦 鬼神姦邪情 故民入

川澤山林 入山川澤取魚鼈之屬 不逢不若 不遇妖恠 螭

魘罔兩 水神也 魘抽知反 魘音媚 莫能逢之 民皆預知

能也 用能協于上下 夏禹如此故上下和協益 以承天

休 以受天之福祐益 桀有昏德 夏之季也 鼎遷于商 故

放桀而取 載祀六百 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也 商紂暴虐

紂行暴虐 鼎遷于周 故武王伐紂而遷 德之

休明 休美也 三代君 雖小重也 鼎非有加大也而不可

其姦回昏亂 回邪也 桀紂姦 雖大輕也 鼎非有加小也

勢若遂 天祚明德 天之福明 有所底止 自有極至之成 王定鼎于郊鄩 郊鄩東周之王城也 成王成武 卜世三



十傳世三十君 成王卜之言當 少年七百 言當載祀 天所命也 此蓋

周王之明德 周德雖衰 今周德 天命未改 而成王所卜 有祈底止也 雖衰微 之年世尚未

也 鼎之輕重 謂不可移也 未可問也 言楚子失問也 〇

三十六王八百六 〇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 燕姑南

女也若北燕則是召公之 夢天使與已蘭 蘭香草也燕

後姬姓也 燕平声 姑音吉 余而祖也 而汝也

來賜之蘭 曰余為伯儵 神言我名伯 儵儵音儵 余而祖也 言我是

汝祖也蓋伯儵 以是為而子 以此蘭而 以蘭有國香 國

言其香之可貴 人服媚之如是 服佩也 古人以香草為 媚此蘭也 既而文公見之 未幾文公見 與之蘭而御之

使薦寢御 辭曰妾不才 燕姑謙言 幸而有子 言已將

不信 不見信 敢徵蘭乎 欲以所賜蘭而 公曰諾 文公

穆公 既而生子即 名之曰蘭 以文公賜蘭符燕姑 穆公

有疾 至此年而 曰蘭死 蘭謂昔者文公 吾其死乎 言此

之同歿也 吾所以生也 言我之生由 刈蘭而卒 於是自

而歿子夷立是為靈公 〇傳 此蘭之祥也 刈其蘭

齊鄭二國有爭魯宣公及 莒人 不肯 公伐莒 宣公

伐取向 取莒國之向 非禮也 非講信修 平國以禮不以

亂 平國之爭當用 伐而不治 責公不先以禮治莒而 亂

也 是以亂 以亂平亂 二國本亂魯 何治之有 其亂如此

平國也 以亂平亂 二國本亂魯 何治之有 其亂如此

無治既不能治何以行禮禮所以治亂無○楚人獻鼈於鄭

靈公鼈似鼈而大靈公穆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歸

公見音現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子宋也以示子

家以食指曰他日我如此言我每常必嘗異味必得奇

食及入入至宰夫將解鼈見治庖而將解相視而笑二

子相視而笑以公問之公問何子家以告以子公指及

食大夫鼈及鼈熟而分賜召子公而弗與也將召子公

食欲使指諸大夫食音嗣子公怒怒公不染指於鼎染指於所嘗之而

出嘗其味公怒與之食欲殺子公本與為戲而遂欲子

公與子家謀先子公謀於子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言

畜之老者人猶憚而况君乎而况君乎何况一國之君反譖子家

之而不敬殺害子公見子家不子家懼而從之子家恐罪見及遂君子

曰仁而不武言子家初稱畜老憚殺猶有仁愛無能達

也故不能自達其初心之仁愛也鄭人立子良

子良穆公辭曰子良辭云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也

庶子也我不足以為賢以順則子堅長將順長幼之序乎則子

也去上声下同乃立襄公襄公襄公將去穆氏欲逐去而舍子良子良

氏以其讓已故特子良不可諫止曰穆氏宜存言穆公

舍之舍音赦下同則固願也則我願皆若將亾之若公必則亦皆亾

宜留則皆當去疾何為言獨留我乃舍之遂不逐諸○初楚

被逐也何為者哉○初楚

左傳句解 卷之十一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子文之弟子文曰必殺之勸

良殺是子也指越椒熊虎之狀觀其形狀而豺狼之聲則似熊虎

聽其聲音則似豺狼弗殺今不殺之必滅若敖氏矣異日必作亂而滅族矣子文子良皆

楚先君若敖之後諺曰俗語狼子野心言狼子心在山野不可馴服是乃狼

也言此越椒乃諺語所謂狼子也其可畜乎其心終野豈可畜子良不

可不忍殺之子文以為太感以不殺越椒為已大憂及將死子文將聚

其族曰聚若敖氏之族而囑付之椒也知政言越椒若秉乃速行矣

吾族當速出奔他國無及於難無使少緩而及且泣曰子文既語

鬼猶求食言人死為鬼猶求子孫之享祀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言若

族滅無人奉祀其鬼必飢餒矣及令尹子文卒子文之子子陽為令尹子

越為令尹越椒代子陽為令尹以若敖氏之族攻王越椒又以其

殺之遂將攻楚莊王楚子與若敖氏戰莊王與越椒之族戰遂滅若敖氏越

戰敗莊王遂滅其族初鬬伯比淫於邲子之女邲國名子爵鬬伯

音生子文焉伯比所淫邲國之邲夫人使弄諸夢中夢

名邲子夫人以其女之淫亂而生子故棄之夢音蒙虎乳之虎母以其邲子田邲

田獵於夢澤見之見虎乳所棄之子懼而歸見其奇怪夫人以告夫

告邲子以其女淫亂所生遂使收之遂命復取其子楚人謂乳穀楚之方言

穀乃謂虎於菟又呼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因

命子文之名為穀於菟謂其幼時乳飼于虎也實為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其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箴尹官名克黃子陽之子蓋子文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箴尹官名克黃子陽之子蓋子文

使於齊國使去聲還及宋自齊還至宋國聞亂聞若敖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

入矣不可復入楚矣箴尹曰弃君之命克黃言為使而不反國則是棄君之命矣雖出奔他國誰肯獨誰受之容棄君命之人君天也君者臣之天

可逃乎天不可逃則君遂歸復命克黃歸楚而復使齊之命而自拘

於司敗司敗主刑之官克黃自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莊王因思其祖為

善則何以勸勉後使復其所遂赦克黃使改命曰生命

克黃之名曰生謂其當成而復生也

丁巳五年秦莊公鄭襄公元年

辛酉九年是歲晉成公卒于據立是為景公衛成公卒于遨立是為穆公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孔寧與儀行父皆陳卿也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也靈

公君臣皆與之私通焉皆秉其相服以戲于朝相服夏姬近身衣

於裏以為戲也相洩冶諫曰洩冶陳大夫也公卿宣淫言靈公

宣示淫亂朝民無效焉國人無所視且聞不令且使國人

之事聞君其納之君何不藏公曰吾能改矣靈公言我

矣去聲二子請殺之孔寧儀行父公弗禁靈公不止遂殺洩

冶二子遂孔子曰亦謂追詩云詩大雅民之多辟辟邪

君子處民多邪僻音僻無自立辟不可自立法但可晦迹其洩

冶之謂乎言洩冶當知○楚子伐鄭時楚與晉卻缺救

鄭時鄭服晉故楚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名鄭襄公恃晉救兵

三傳切詳

故能敗楚敗必國人皆喜鄭國之人皆喜唯子良憂子良

獨以為憂也言小國勝大曰是國之災也國是災禍也吾死無日矣

言我未知死在何日也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壬戌十年**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是歲齊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飲酒於夏氏之家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徵舒夏姬子也靈公戲儀行父云女音汝對曰亦似君言云徵

舒亦似公恐是公之子也然靈公即位才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則年長而非他人之子矣蓋以夏姬淫放故為

戲也病其母淫放徵舒病之而譏戲及已公出靈公已飲自其廐射而

殺之微舒執弩以伏於馬廐伺靈公之出射而二子奔

楚二子孔寧儀行父也為十一年楚子入陳張木

**癸亥十一年**陳成公齊頃公元年楚子伐鄭楚自柳棼之敗不得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言二國不務以德撫與其

來者可也晉來伐則從晉晉楚無信二國既盟而又我

焉得有信我待其來者而從之安乃從楚遂受盟○晉

卻成子求成于眾狄謂求與之諧好眾狄疾赤狄之

役赤狄潞氏最強役使遂服于晉皆從卻是行也此會

之諸大夫欲召狄欲召狄來會卻成子曰吾聞之言吾

之所聞如非德莫如勤言惟德可以服人其非勤何以

求人若不勉力能勤有繼能勉力則其從之也言不若

狄母召詩曰文王既勤止止語助辭頌言文王

猶勤

卻缺言以文王之聖德誰敢不服尚且勤力

况寡德乎

况我晋寡德豈文王之比乎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氏伐陳

謂陳人無動

楚子令陳人無驚動將討於少西氏

祖也言我但致討於其家少去声

遂入陳

因縣陳

時陳成公在晋楚車裂之殺夏徵舒

大夫也其時出使齊國使去声

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

復使齊之

曰夏徵舒為不道

弑其君

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

人

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有言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

而奪之牛

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諸侯之從也

曰討有罪也

縣陳

貪其富也

討召諸侯

而以貪歸之

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

吾未之聞也

對曰

稱善

反之可乎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但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之猶勝於不還也乃復封陳於是復封陳國諫君莊王能徙義楚之霸也豈偶然哉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一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二

宣公下

甲子十二年楚子圍鄭於晉故楚莊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鄭襄公肉

不天言鄭不為天之所祐不能事君不能事君使

心以及敝邑而親至於我之敝邑孤之罪也此

聽豈敢不惟楚君之命是聽其俘諸江南設若俘

濱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亦唯命此亦唯命是聽其

使臣妾之使鄭民男為妾

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設君施惠而顧念及此好

又有二心怒而圍之克之

牽羊以迎之禮也曰孤

有懷怒致使楚君

敢不唯命是

以實海

以賜諸侯設若割

亦唯命此亦惟命是聽若

徼福於厲宣桓



武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不狺其

社稷則厲宣桓武必福楚也社稷使改事君使鄭得攻圖

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為君之惠也此乃楚君孤之

願也而亦我鄭非所敢望也此固鄭之所願但不敢布

腹心敢以腹心之事君實圖之惟楚君實左右曰左右

之人不可許也言不可從得國無赦當取鄭國王曰其

君能下人言鄭君能以禮必能信用其民矣用其國之

民庸可幾乎幾與冀同謂豈可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楚

一舍而與晉師救鄭時晉楚爭鄭故及河晉師聞鄭既

及楚平鄭已服楚桓子欲還將中軍欲遂還師曰無及

於鄭而勦民徒勦殺晉民也勦初交反又于少反焉用

之如此則何所用楚歸而動如俟楚兵歸然不後猶未

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時將上會聞用師武子稱名

兵之觀釁而動觀敵人有間德刑政事典禮不易言楚

六者行之不變不可敵也楚無間隙故不為是征言征

是無間隙也討有罪不為是六事不楚君討鄭今楚莊王

易而征伐也為去声哀其卑鄭之貳於晉也則怒之及其

叛而伐之鄭少叛

伐服而舍之及其服楚也而德刑成矣舍之所以成刑

伐叛刑也楚之有刑也柔服德也柔鄭之服是二者立

矣此見楚之德昔歲入陳去年討今茲入鄭今年圍民



不罷勞

楚之民無以為

君無怨讟

楚之君無有怨讟之者 政有

經矣

其政有常經故能如是

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楚陣名也楚武王創

此陣法以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為農者為工者為行商

坐賈者皆不廢其生業也

而卒乘輯睦

睦也卒于忽反乘去声

事不奸矣

其事無奸犯故能如是此

為教為宰

賈之子

孫叔敖也時為

擇楚國之令典

選擇楚軍法之善者而用之

軍行右

右者挾轅以為戰備

左追蓐

蓐卧上草也在車之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以為

前茅慮無

前茅楚旗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之備

中權後勁

中軍以制權謀後車用精兵以為之殿

百官象物而動

物旌

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行

軍政不戒而備

軍之政令不待戒而自備具

典矣

其君之舉也

楚君之舉也

內姓選於親

於

姓則選親族之賢者而用之

外姓選於舊

於異姓則選故舊之賢者而用之

舉不失

德

賞不失勞

無有功德而不賞者

老有加惠

臣民年老者則加增

惠

旅有施舍

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

貴有常尊

其貴者有常尊

等威

禮不違矣

德立刑行

德則立以刑則行

政成事時

其政成就其事得時

無違禮有

若之何敵之

六者不易無釁可乘

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

知其難敵則當退兵此二

兼弱攻

武之善經也

此一言者古者

子姑

昧

昏昧者可攻討之

武之善經也

此一言者古者

子姑

整軍而經武乎

謂林父姑且整汝之軍政而經汝之武功乎

猶有弱而昧者

其他諸侯豈無弱之可兼昧之可攻者

何必楚

楚非弱而昧者何必與之戰也

彘子曰不

可彘子先穀也時佐中軍言不可還師

晉所以霸

言晉國所以成伯業者

師武臣力

也以兵師之威武而群臣之盡力也

今失諸侯

鄭為楚伐而不能救必失諸侯

不可謂

力是其臣不盡力也

有敵而不從

有敵國如楚而不從之戰

不可謂武

是其師之

不武也

由我失霸前人或伯業今自我而失之

不如死

不如一死之為快也

且成

師以出

且晉既興兵而出矣

聞敵強而退

今聞楚強而即退師

非夫也

怯懦如此

非丈也命為軍帥

受君之命以為三帥所類反

而卒以非夫

而其終也不成

夫唯群子能

唯汝諸人能忍此辱

我弗為也

若我則不能為汝之所為也

以中

軍佐濟

先穀佐中軍獨以所統之兵渡河

知莊子曰

莊子荀首林父之弟也時為下軍大

夫知此師殆哉

言先穀之兵危哉

周易有之

引易以證其事在師之臨

師卦初六變而為臨

曰師出以律

師初六爻辭云兵師之出當有節制號令

否臧凶無

節制號令雖善亦凶也

此之謂矣

先穀佐中軍主帥而先渡河是無節制號令矣

果遇必

敗果與楚遇必喪其師

彘子尸之

言當在陣而死

雖免而歸

雖使免于戰死而得歸

必有大咎

亦必受大殃咎也明

韓獻子謂桓子曰

獻子

也時為司馬謂荀林父曰

彘子以偏師陷

言先穀以中軍之佐自陷於敗

子罪大矣

則林父當得大罪也

子為元帥

林父將中軍是元帥也

師不用命

先穀獨違元帥之命

誰之罪也

號令不行罪在林父

失屬亾師

鄭國屬楚是失屬也彘子以偏師陷是亾師也

為罪已重

有此二失其罪已重

不如進也

不若同進兵而渡河也

事之不捷

設使戰楚而不能勝

惡有所分

庶幾惡名猶有所分

與其專罪

與其先穀獨敗而元帥專

受其罪 六人同之 孰若三軍皆進而六卿分受其罰乎六人者中軍將荀林父也其佐先穀也上

軍將士會也其佐卻克也 不猶愈乎 責元帥乎 獨師

遂濟 皆渡河 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 將來飲馬於河以

聞晉師既濟 聞晉兵已 王欲還 飲馬而歸 嬖人伍參欲

戰 嬖人便嬖使令之人也伍參伍 令尹孫叔敖弗欲 孫

敖即為敖也 曰昔歲入陳 孫叔敖言楚 今茲入鄭 今年

不欲與晉戰 不無事矣 不可謂 戰而不捷 設使與晉 參之肉其是

食乎 雖欲食伍參之 參曰若事之捷 若捷 孫叔為無謀

矣 則汝孫叔 不捷 不能 參之肉將在晉軍 則我將為晉

為失策矣 可得食乎 雖楚欲食吾 令尹南轅反旆 孫叔

在晉矣 向而反車前之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 言

欲遂歸也 未能行令 其德望未足以 其佐先穀剛愎

不仁 彘子為中軍佐剛強愎 未肯用命 不肯用主 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 其所行而不得 聽而無上 聽命於下

之衆誰適從 事權不一衆人莫 此行也 楚之 晉師必敗

必敗 况楚王君也 且君而逃臣 楚若還是以君而逃臣也 若社稷何

豈不辱楚國 楚子聞伍參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

之社稷乎 之言而病之 次于管以待之 管地名楚子次于

緩 告孫叔敖使復回 晉師在敖鄆之間 晉兵在敖鄆二 鄭皇戌使如晉曰

鄭使皇戌為使至于 言鄭所以 社稷之故也

蓋以救鄭之社稷故不得已也社稷未有貳心其實專心事晉楚師驟勝而

驕今楚兵驟然勝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久而疾困矣而不設備防備

子擊之勉晉先鄭師為承鄭以兵繼其後楚師必敗二國合謀

必敗楚兵彘子曰敗楚服鄭言晉敗楚兵於此在矣在此必

許之必從皇欒武子曰武子欒書也楚自克庸以來文

楚滅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楚君無一日不治國人而教訓之

于與呀同嗟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

禍至之無日無日不虞戒懼之不可以怠常警戒畏懼

在軍楚君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無一日不治

其傲戒于勝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謂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商紂雖屢戰勝武訓之以若敖蚡

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

曰楚君又作箴民生在勤民生不易勤則不匱勤以治

匱不可謂驕以此觀之則皇戊所謂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見僖公二我則不德今我晉而徼

怨于楚而與楚爭鄭是求我曲楚直晉之理曲不可謂

老以此觀之則皇戊所謂其君之戎其楚君分為二廣

分為左右二廣每廣有廣有一卒百人為卒以今廣法

百人卒卒偏之兩周制車十五乘為大偏二十五人為

子忽反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

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  
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  
右廣初駕每日右廣雞鳴而駕馬數及日中數  
靖問對注疏說誤  
時刻至於日中左則受之廣而駕馬以至於昏入而止  
而止救上声

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當以待不虞  
以防不測之變楚不設備者不可信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潘廙楚人所崇貴也子良鄭之良也子良鄭之師叔入盟

今楚使師叔入盟鄭伯子良在楚鄭使子良為質於楚楚鄭親矣可見楚鄭之交甚親

密矣來勸我戰今鄭使皇戌來勸我與楚戰我克則來我勝楚則鄭來歸我不克  
遂往我不勝則鄭遂往從楚以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也鄭不可從

皇戌之說不可從也楚少宰如晉師曰楚子使少宰之官往晉寡

君少遭閔凶言我楚君小時遭國家之憂難謂穆王之喪也不能文以此不孝而言不成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但聞先君成王穆王常往來於伐鄭之役此行也今楚君為

此行也將鄭是訓定心而來訓定之豈敢求罪於晉敢

取罪于汝晉國二三子無淹久言晉之群帥無隨季對曰隨季

也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言周平王東遷時命與鄭

夾輔周室平王命晉與鄭夾持輔翼周之王室毋廢王命不得廢天子之命令也毋音無

今鄭不率命而背晉以從楚寡君使群臣問諸鄭故我

使群臣而敢謝楚君命令豈敢辱候人伺候望敵之人敢拜君命之辱

之辱及於晉也彘子以為諂言為諂媚于楚使趙括從

而更之曰趙括宣子之弟也時為中軍大夫行人失辭

謂晉之使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言楚以大國人誤對也

國是有迹於鄭也今晉君曰無辟敵晉君喻我群臣不使我群臣遷其迹而去之

避群臣無所逃命君命如此群臣楚子又使求成于晉得畏敵而避之辟

楚又使人許其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擊子求和于晉

族大夫而晉君請使請報楚求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未之許錡音倚

也求為卿請召盟請召楚皆命而往魏錡趙旃俱受命而使楚卻獻

子曰獻子卻克也二憾往矣言二子皆有恨於晉者弗

備必敗若不設備必彘子曰鄭人勸戰言皇戌來勸戰弗敢從

也既不敢楚人求成楚使人來求成弗能好也又不能成其師

無成命徒出師而不能多備何為雖多設備將何為哉士季曰備

之善士會言設若二子怒楚若魏錡趙旃往致楚師之怒楚人乘我

楚人忽然進喪師無日矣晉師之敗必不久矣不如備之若

設備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恐二子致使軫車逆之

為善往迎二子軫音豚潘黨望其塵楚潘黨望見使騁而告

曰使人馳馬而告晉師至矣言晉兵來矣遂出陳楚人出兵

陣音孫叔曰進之孫叔敖令寧我薄人寧使我先無人薄

我無使人先詩云詩小雅元戎十乘詩言王者軍行必

與乘去声以先啓行啓行猶開道也先人也此釋以

義軍志曰軍志古先人有奪人之心言先人而制人

薄之也釋奪人之心之義遂疾進師楚疾速進兵桓子

不知所為荀林父為楚兵所迫不知為計鼓於軍中曰乃擊鼓而號先

濟者有賞言先濟河者賞之中軍下軍爭舟二軍爭登舟而渡河舟中之

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斫斷手指故舟中之指可以兩手掬之雅上軍將士會有備故不敗走掬加六

反楚子使告唐惠侯曰唐屬楚之小國不穀不德而貪

楚子謙稱不穀自言無德而貪以遇大敵故遇晉不穀之罪也此皆我

然楚不克然使楚且不能勝晉君之羞也不惟楚國之辱敢藉君

靈用敢借唐君之威靈以濟楚師而以相濟使潘黨率游闕

四十乘游闕游車補闕者也從唐侯以為左拒拒方陳也以從上

軍晉惟上軍不敗故楚駒伯曰駒伯卻克待諸乎言待

之來而與隨季曰隨會上軍將也楚師方壯言楚兵盛若率於我

之戰也

若聚兵而攻我上軍則晉兵必盡不如收而去之不若

而去同奔所以分眾人之謗不亦可乎如此

乎殿其卒而退以其所將之卒為後軍之不敗以見士

楚師軍於邲邲鄭地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

以章武功而收晉尸而聚晉人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

同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我聞古人之勝敵也以無忘武

功使子孫不忘楚子曰非爾所知也莊王言此事非夫

文先君之武功止戈為武合止戈二字以成武武王克商

昔周武王字蓋取息兵之義也作頌曰武王既定天

之戰側載橐弓矢始橐弓矢而韜之皆示我求懿德武

匹反

又求美德之肆于時夏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王保

士而任用之信武王能又作武武亦周其卒章曰其章末耆定爾

功耆致也言武王伐紂致三曰其第三鋪時繹思鋪布

陳也思語助也言武王故民皆歸往武其

六曰其第六綏萬邦言武王能屢豐年故屢致豐年之

數與今詩篇次不同夫武武之為德有禁暴戢兵大

恐是樂章篇之次第武此下文七者禁暴戢兵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戰下戈橐弓矢禁暴戢兵也

萬邦和衆也也屢豐年豐財也故使子孫無忘其意故武

之詩章使其也今我使二國暴骨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

子孫不忘也也觀兵以威諸侯示人以兵使兵不戢

暴矣是不能禁暴觀兵以威諸侯諸侯畏之兵不戢

矣是不能暴而不戢暴而不安能保大是不能猶有晉

在晉之強焉得定功是馬於度反所違民欲猶多而民

夫業則違其也民何安焉是民也無德而強爭諸侯德不

服諸侯而強以也何以和衆是衆也利人之幾以晉之危

而安人之危以晉之亂以為已榮言因晉師不和乘其

敵之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是武有七德武有上文我

無一焉而我皆無何以示子孫將以何者而其為先君

宮言但當為楚先告成事而已以戰勝之事告於先君

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先君宮告成事者武非吾功也

謂奉所載之主以致祭於宮中而告之也武非吾功也

武有七德我皆無古者明王伐不敬而肆為暴亂者則



明王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也能吞小魚以喻不討之敬之人吞并小國也取而封之

謂殺之而以土封其尸也鯢其京反鯢音倪以為大戮以為大戮辱於是乎有

京觀京觀即所封之尸也以懲淫慝大示以懲使淫慝者知所戒懼今罪

無所今晉非不敬而得罪於楚者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彼晉民之

忠以用其君命者也又何以為京觀乎言彼死者非有淫慝可以示懲戒者何所取以為京

觀祀于河楚子乃致祭於河神作先君宮作宮以奉先君之主告成事而還

告戰勝之事畢乃歸楚也○晉師歸戰敗而歸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也

自殺馬晉侯欲許之從其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也言林

父不可殺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晉師三日穀晉兵三日食楚人之

穀文公猶有憂色猶且憂形於色左右曰怪而問之

喜而憂言戰勝可喜如有憂而喜乎譬如人有可憂之事而以喜皆憂

喜之失時者也公曰得臣猶在文公言楚令尹子玉尚存憂未歇也言子玉

思報怨於我故我之憂未盡也歎許謁反困獸猶鬪獸之鬪敗者雖况國相

乎况子玉為楚國之相豈其敗而不聞乎相去声及楚殺子玉及楚成王公喜

而後可知也文公方有喜色可見也曰莫余毒也已文公言子玉既殺無有害

我者矣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士貞子言城濮之戰晉已勝楚而子玉之歎是晉又

勝楚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楚國因此自成王至於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言今歲晉敗或是天意而又殺林父楚是如

殺子玉也以重楚勝重再也是楚再其毋乃久不競乎如此

特再世不競於楚乎林父之事君也堯荀林父平進思盡忠進諫於君

則盡已 **退思補過** 退省其私以 **社稷之衛也** 是晉國社稷之扞衛

也 **若之何殺之** 豈可殺之 **夫其敗也** 於邲也 **如日月**

**之食焉** 譬如日月之薄蝕也 **何損於明** 日月雖蝕而無傷於本然

傷於本然之善 **晉侯使復其位** 從士貞子之諫使 **楚子伐蕭**

蕭宋之附庸國 **蕭潰** 國滅而民散也 **申公巫臣曰** 巫臣屈巫也為 **師人**

**多寒** 言當冬月士卒多寒凍者 **王巡三軍** 莊王乃親巡 **拊而勉之** 慰

而勸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三軍士卒皆悅

拊音撫 **乙丑十三年清丘之盟** 去年冬晉盟宋衛 **晉以衛之救**

**陳也討焉** 盟曰伐叛討貳於是陳貳於楚而宋伐 **曰**

之衛乃背盟而救之故晉人以為討也

**無所歸** 晉使者言衛若無所 **將加而師** 而汝也言將

**達曰** 孔達主救 **苟利社稷** 言苟有可以利 **請以我說** 則

請自殺以解說 **我則為政** 我秉衛 **而亢大國之討** 今晉

於晉也說如字 **將以誰任** 我為執政而不任其罪 **我則**

自殺是亢晉也 **我則** 遂縊而歿以

**丙寅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 申舟即文之無畏也

**曰無假道于宋** 使之過宋而不假道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公

楚穆王田孟諸宋公違命 **曰我則必歿** 言宋必 **王曰殺**

無畏扶其僕惡鳥路反 **我伐之** 我則為汝伐 **見犀而行** 犀無

**及宋** 無畏 **宋人止之** 宋怒其不假 **華**

子也 **必歿也** 見音現 **及宋** 無畏 **宋人止之** 宋怒其不假 **華**

必歿也見音現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言無畏過宋而不假道過去聲鄙我也是以我宋

也鄙鄙我亾也是以我為殺其使者必伐我若殺無畏楚必伐我使去

聲伐我亦亾也宋受楚伐亦亾一也二者不同其乃殺

之遂殺楚子聞之宋人所殺投袂而起振其衣屨及於

室皇室皇寢門闕也闕在劔及於寢門之外比室皇車

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名屨及門闕劔及楚子圍宋

投袂而即圍宋以見楚備有素有事即行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

之子也魯使見晏桓子桓子晏嬰之與之言魯樂歸父

之子言魯國之桓子告高宣子曰宣子高固子家其亾乎

樂音洛子家即歸父也懷於魯矣以魯為樂是懷必貪身居魯

言必失位出奔

魯之可樂非有所貪而何貪必謀人既有所貪必謀謀人既有所

亦謀已他人必一國謀之舉魯國之人何以不亾言必

十八年魯逐公孫歸父○孟獻子言於公曰孟獻子仲孫蔑臣聞

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言小國所以免聘而獻物使卿往

國而獻其幣於是其有庭實旅百則陳所獻之物朝而獻功

君親往朝于大國於是其有容貌采章則有玄纁璣組羽

容貌之物嘉淑而有加貨嘉善也淑好也若大國有喜

謀其不免也凡若是者所以誅而薦賄若不朝聘待

始獻則無及也則已晚而今楚在宋今楚子見君其圖

之勸公往公說公悅其言遂使公孫歸君其圖

丁卯十五年宋人告急于晉宋被圍急求救于晉晉侯欲救之

公欲發兵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也古人有言曰有言

如下文雖鞭之長鞭馬捶也不及馬腹言鞭雖長用以捶馬不能及其腹也天

方授楚言楚勢方盛乃天授之未可與爭未可以人力爭也雖晉之強晉

強猶鞭之長也猶鞭之不及馬腹也諺曰諺俗語有言如下文

所高下在心事之高下在人心當隨時而度其宜川澤納汙川流水澤止水皆納瑾瑜匿瑕

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國君含垢為國君者能達此理則亦有含

忍垢音苟天之道也時勢如此乃天君其待之勸公姑待楚衰

乃止遂止而不救宋使解揚如宋晉耻不救宋故使解揚往告之解卜買反使無降

楚使宋人曰晉師悉起言晉盡起兵以救宋將至矣今其兵將至矣此蓋為虛

言以懼楚而慰宋也鄭人囚而獻諸楚鄭人囚解揚以獻於楚子楚子厚賂之

楚子許厚賂解揚使反其言使告於宋言不許解揚不肯三而許之

楚子再三強使其言乃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使呼

宋人而告之告以晉不救之意呼去声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云晉師悉

起將楚子將殺之欲殺使與之言曰使人與爾既許不

殺言汝既許我而反之致汝君命焉何故而食言也非

我無信我今殺汝非是我失信於汝也女則弃之汝許我而反之是汝之棄信也女音汝

速即爾刑汝有罪當刑可速就之對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君能

制命為義為人君者能制作命令是謂之義臣能承命為信為人臣者能稟承君

命令是謂之義臣能承命為信為人臣者能稟承君

命令是謂之義臣能承命為信為人臣者能稟承君

命令是謂之義臣能承命為信為人臣者能稟承君

命是謂信載義而行之為利以臣之信載君之謀不失

利人臣謀國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扞民之主也此

則信之主謂君制命為義者不行兩信以見楚

也兩信信無二命謂臣承命為信者不受兩命以君之路

臣楚子之不知命也不知制命受命以出我受晉君有

歾無實寧可被殺而不可實又可賂乎豈可行賂而使

無二信上言義臣之許君解揚之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

能致其命君命矣歾而成命已成其君臣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

祿矣以上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而下臣獲考考成

言信無二命承君命而歾又何求如此雖歾楚子舍之以歸遂釋解

歸晉楚師將去宋圍宋九月而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申犀申舟之子也稽音啓曰毋畏知歾言申舟之為使也知

首頭至地也稽音啓曰毋畏知歾必為宋所殺毋音無

而不敢廢王命不敢廢王之王弃言焉言莊言許申舟

服而去是棄前言耳王不能荅莊王無申叔時僕叔時為曰築室

反耕者言築室於宋分兵歸田宋必聽命則宋必懼而

從之從叔時宋人懼宋人果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使華

夜出潛入楚軍中登子反之牀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

反之床見華起之華元起之之嚴密而能夜入其軍登子

我來告病矣曰敝邑易子而食言宋國糧盡民間以析骸以

爨言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焚雖然宋人之病城

之而炊鼎也骸音諧爨七乱反

下之盟城下盟諸侯有以國斃寧可不能從也又不能

也之盟去我三十里若楚退唯命是聽則唯楚國子反懼

十里楚為退宋及楚平遂服盟曰二國為盟我無爾詐

言楚不爾無我虞言宋不○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狄

得詐宋言宋不○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狄

政而殺之而殺其夫人又傷潞子之目又傷其晉侯將

伐之將伐諸大夫皆曰不可晉之諸臣皆言酆舒有三

雋才言酆舒有三者絕異之不如待後之人不若待其

伯宗曰必伐之不可不伐狄有五罪言酆舒有五罪如

文所雋才雖多何補焉言不足以不祀不修

一也此一嗜酒沉湎二也此二弃仲章而奪黎氏地達

傷其君目傷潞子嬰五也此五虐我伯姬殺我晉君四也此四

雋才恃其絕而不以蔑德而無以長茲益罪也此所以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後人繼酆舒而為政者以

事神人蓋酆舒之得罪於神人而申固其命申其命令

不厭固其命則堅疑而不易若之何待之待其如此則不討有罪今

舒有罪反縱曰將待後又曰不如後有辭而討焉後人

而我討之則彼毋乃不可乎彼既有辭夫恃才與衆

將有辭於我矣必不受討

左傳句解

卷之十一

十六

之雋特 兵之多 取此二者乃 商紂由之 獸強足拒諫

紂之才也 有億兆之民 故滅 無道故為武王所滅 天反

時為災 寒暑易節 地反物為妖 則為妖異 民反德為亂

為禍亂 亂則妖災生 妖災由此而生也 故文反正為

言古人篆字背書正字則為乏字以見人 盡在狄矣

言恃才與眾反德 晉侯從之 從伯宗之 滅潞 滅潞子之

兒 皆聚而有之 晉人殺之 所以滅也 秦桓公

伐晉 次于晉輔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顆魏犇之子 獲杜

回 虜秦人姓 秦之力人也 杜回乃秦國 初魏武子有嬖

妾 武子魏犇也 無子 武子疾 魏犇初 命顆曰 命其

必效是 言我死後 疾病 重之時 則曰必以為殉 又言我

以此妾 及卒 及武子 顆嫁之 其子遂 曰疾病則亂 魏顆

病重則 昏亂 吾從其治也 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吾父昏亂

及輔氏之役 至是與秦桓 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魏

忽見一老人 結 杜回躓而顛 杜回因此失足而 故獲之

草以禦 杜回 顆所獲也 夜夢之曰 見夜魏顆夢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 而汝也 老人言我乃汝 爾用爾先人之治命 言汝既

未亂之言不 余是以報 我故結草 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 同趙衰之子 晉文公以趙姬 不敬 晉滅狄使趙

而敬 劉康公曰 康公周大夫 不及十年 言此後不及 原

不敬 劉康公曰 王季子也 不及十年 十年之久 不及 原

而敬 劉康公曰 王季子也 不及十年 十年之久 不及 原

不敬 劉康公曰 王季子也 不及十年 十年之久 不及 原

不敬 劉康公曰 王季子也 不及十年 十年之久 不及 原

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

言其不敬是乃天奪其精爽也

為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張本

戊辰十六年晉士會滅赤狄

去年晉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

獻狄俘

獻之

晉侯請于王

請以士會為命卿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黻冕

命孤卿之服也前此晉中軍帥未嘗請于王此特請者以黻冕之服故也

且為大傅

太傅孤卿如此官以寵異之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士會執政群盜畏之

而奔羊舌職曰

羊舌職羊舌大夫之子叔向之父也

吾聞之

吾之所聞如下文所云云

禹稱善人

昔者大禹舉用善人

不善人遠

故不善之人皆自遠去之

此之謂也

夫

言晉用士會如禹之用善人也

詩曰

詩小雅小旻篇

戰戰兢兢

皆戒懼意

如臨深淵

淵懼其溺也

如履薄冰

懼其陷也

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在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

在上

善人皆在上位

則國無幸民

則國家不善之民無僥倖而免罪者

諺曰

俗語有云

民之多幸

不善之民倖免者多

國之不幸也

則國之受其害乃不幸也

是無善人之謂也

言善人不在上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時王孫蘇

毛氏召氏爭政作亂

定王享之

王以享禮待士會

原襄公相禮

原襄公周大夫也

殺烝

烝升也謂升殺於俎也

武子私問其故

武子

士會謚也士會謂已被王享當有體薦今乃殺烝故怪而私問於原襄公也

王聞之

王聞武子私問

召武子曰季氏

呼其字而告之

而弗聞乎

言汝豈不聞乎

王享有體薦

言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也

宴有折俎

宴禮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

食所以示慈惠也

公當享

言諸侯來朝則當待以享禮

卿當宴

若但使卿來則

雖為設享仍當用宴禮

王室之禮也

此王室待賓客之禮也

武子歸而講求



典禮士會聞天子之言乃歸以修晉國之法言知修晉法以見晉

禮者多矣

已巳十七年是歲蔡文公卒景公固立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晉景公欲

為斷道之會使齊頃公帷婦人穀梁傳謂婦人是齊侯之母蕭同叔子也恐其

郤克合齊侯使觀之帷婦人於房郤子登穀梁傳謂郤克跛

婦人笑於房以跛迓跛獻子怒獻子郤克謚也出而誓

曰郤克既出所不此報言若不報齊侯此日之辱無能涉河必不復能渡河

而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齊侯使四子會

固逃歸恐被晉執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齊侯辱每

來故三苗賁皇言於晉侯曰賁皇楚越椒之子楚威若子見執

夫晏子何罪言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言前時諸侯事晉皆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言

與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齊侯恐

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但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齊侯左右之人必有沮曰君不出左右之人云齊

必執吾使晉必怒而執吾故高子及歛孟而逃所以高

歸孟之地而逃夫三子者曰其晏弱蔡朝若絕君好言我

若皆逃歸則是絕齊侯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言我

而來所以三子者明知被執吾若善逆彼我晉若能以

以懷來者則可以懷撫諸吾又執之今晉又從以信齊

侯之事晉者

三傳切詳

沮則止者其言實矣吾不既過矣乎此則晉過而不改

晉既失矣而又久之三子執以成其悔此來今又執之

是成其何利之有焉如此則齊必背使反者得辭使高

道而反者得有辭而害來者而三子犯難以懼諸侯

云吾幸而不來也將焉用之言執三子無所晉人緩之逸

疑懼之心也將焉用之武子士燮也武子士會也老致仕

受范故其召文子曰文子士燮也燮乎呼其名吾聞之

稱號不同喜怒以類者鮮言人之喜怒但主易者實

吾之所聞如多不以其類而遷喜遷怒者此最多也如郤克怒齊而

詩曰君子如怒言君子亂庶遄沮則禍亂庶幾其速止也

市專君子如祉祉福也言君子若亂庶遄已已亦君子

反之喜怒皆得其正以已亂也故皆可以弗已者必益之

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正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

乎郤克之怒齊或者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我恐其遷怒以善於余將老我今將使郤子逞其志

晉而增益其亂也庶有豸乎豸解亂也言庶幾可爾從二三

郤克為政得逞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也范武子乃請老乃告老

其志以報齊也獻子為政獻子郤克也代武子將中公薨魯宣

庚午十八年王卒于番立是為共王季文子

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言殺子惡立宣公子惡齊之外甥也因此臧宣叔怒

宣叔名許臧文仲之子武仲之父也曰當其時不能治也時季文子不能

治其後之人何罪今襄仲已死其子欲去之逐襄仲之

罪也後之人何罪子孫何罪焉遂逐東門氏以為氏傳終十

四年晏桓子子家其亾乎之言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二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三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周定王十七年元年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

公十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年齊頃公九

于王瑕嘉晉大夫詹劉康公徼戎劉康公王季子將遂

伐之康公意我與周和必不設叔服曰叔服周背盟而

欺大國新與戎平而伐之是背亂也背音佩此必敗王

師必背盟不祥背盟得罪於欺大國不義欺大國得罪

神人弗助背盟神不助欺將何以戰將何所持不聽從

叔服之言遂伐茅戎別種也敗績果為戎所敗也

壬申二年

是歲宋文公卒子固立是為共

齊侯伐我北

鄆

鄆邊邑也齊叛晉即楚而

取龍

取魯北鄆 衛侵齊

與齊師遇

時齊伐魯還而

石子欲還

衛石稷欲還 孫

子曰不可

孫林父不肯還

石子曰師敗矣

言衛兵大敗矣 子不

少須

言孫子不少待

衆懼盡

恐殺盡

新築人仲叔于奚

救孫桓子

于奚守新築大夫

桓子是以免

免為齊既衛

人賞之以邑

以于奚救國卿

辭

于奚 請曲縣

謂縣鉅磬也周禮云

王宮縣謂四面縣如宮墻也諸侯軒縣謂去

繁纓以朝

繁纓馬飾也此皆諸侯

之制繁步干反朝音潮

許之

衛人從

仲尼聞之

時孔子

云聞

曰惜也

言此曲縣繁

不如多與之邑

邑以賞之唯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唯此車服之器與爵號

君之所司

也

名以出信

後為民所信

信以守器

動不

然後車

器以藏禮

故禮藏于其中焉

禮以行義

尊卑有

其宜而

義以生利

利者義之和也

利以平民

利澤之行

下政之大節也

此六者國政

若以假人

今以名與

政也

是君與人

政亾則國家從之

君既失政則其 弗可

止也已

無復可

孫桓子還於新築

孫林父戰敗

不入

衛遂如晉乞師

求救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

魯亦使大夫

皆主卻獻子

魯衛皆知 卻克怒齊

晉侯許之七百乘

七十五人共五萬二千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賦兵也

五百人乘

去声下同

去逆反

十八年晉車七百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  
先君謂晉文公

乘與楚戰于城濮  
故捷  
故能勝楚  
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稱我於

先大夫尚不  
請八百乘  
請增兵共六萬人  
許之  
晉侯許與八百乘  
師至

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如音雞  
齊侯使請戰  
齊頃公使人至晉師請戰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言汝與晉君之兵辱臨我齊國  
不腆敝賦  
齊國有不

厚類敝之兵  
詰朝請見  
明日平旦請相見  
對曰  
晉人  
晉

與魯衛兄弟也  
晉武王之後魯衛文王之國也  
來告曰  
魯衛來告我晉

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言齊國旦夕來伐魯衛以釋怨憾  
寡君

不忍  
我晉君不忍魯衛之見伐  
使群臣請於大國  
故使我群臣請命於齊國  
無令

輿師淹於君地  
輿衆也無使衆兵久留於齊地  
能進不能退  
能進能退

戰不能  
君無所辱命  
不勞齊君之請戰也  
齊侯曰  
又答晉人  
大夫之許

言晉大  
寡人之願也  
固我之所願欲也  
若其不許  
若晉大夫不許戰  
亦

將見也  
我亦將自來戰也  
齊高固入晉師  
高固入晉兵而致戰  
桀石以投

人  
擲石以人  
禽之而乘其車  
既獲晉人乃舍已車而乘所獲者之車  
繫桑

本焉  
將至齊軍乃以桑樹繫車而走  
以徇齊壘  
走而徇於齊軍營內云  
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  
高固言我有餘勇將賈之其輕敵如此安得不敗  
賈音古  
師陳於鞏  
齊頃公列陣

于齊之鞏地  
陳音安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  
齊頃公言我且

盡滅此軍而後朝  
不介馬而馳之  
馬不帶甲而馳以伐晉兵  
郤克傷

於矢  
郤克將中軍為齊所射  
流血及屨  
血流至足  
未絕鼓音  
中軍將當自執旗鼓

故雖傷而  
曰余病矣  
郤克言我病痛矣欲退兵也  
張侯曰  
張侯御中軍戎車者

鼓聲不息  
曰余病矣  
欲退兵也  
張侯曰  
張侯御中軍戎車者

三傳可詳  
八卷之三十一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余折

以御我折其矢而御左輪朱殷殷赤黑色也言我中矢

豈敢言病傷重而且猶御吾子忍之令卻克忍痛師

之耳目大凡兵師耳之所聽目之所視在吾旗鼓耳聽中軍之鼓目視

進退從之或進或退皆從吾旗鼓也此車一人殿之言此中軍戎

敗君之大事也乃欲喪敗吾君之擐甲執兵身被甲而

固即歿也就固將決戰而病未及歿今雖傷重吾子

勉之令卻克勉力左弁轡轡馬索也卻克乃右援枹而

鼓以右手引鼓杖而擊馬逸不能止戎馬奔逸師從之

晉兵皆從卻克之車以進齊師敗績大為晉兵所敗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

之御也晉兵逐齊侯急丑父恐將及華泉華泉地名驂

絪於木而止齊侯驂馬絪於樹木韓厥執繫馬前韓厥

司馬追及齊侯遂執馬絪再拜稽首拜齊侯也稽首頭

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於齊侯所以示敬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

韓厥言晉君使群臣為二國請救於齊為去聲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述晉侯

無使衆兵深入齊君之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韓厥謙稱下臣言我

屬音燭無所逃隱故不敢逃遁且懼奔辟且恐無勇而

避而忝兩君若奔避則為辱晉臣辱戎士言我辱為敢

告不敏敢告齊君以攝官承乏願以已之不敏暫攝齊

已不敏於才

君僕御之官承其空乏

君僕御之官承其空乏

蓋欲執齊侯而歸故謙飾其辭也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父詐為齊侯代

居君位故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因而走逸也鄭周父宛葭載齊侯以免齊侯既走

既如華泉齊之二臣以副車載扶廢反韓厥獻丑父齊侯既走

齊侯而逃之宛平声扶廢反韓厥乃知

丑父非齊侯故執以獻於軍中也卻獻子將戮之將殺呼曰丑父呼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言我被殺之後無復有以

音人有一於此今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將為戮乎乃以為罪卻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卻克言丑父不以我戮之不

祥彼忠於君而我殺赦之以勸事君者勸後來之忠於

者君乃免之不殺晉師從齊師齊兵敗走入自丘輿入齊

邑擊馬陘又攻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與地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甗甗也

賂晉師也不可若晉人貝賂客之所為客謂晉人也聽

戰魚輦反賓媚人致賂致齊侯之晉人不可晉人果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實為頃

母為質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又使齊國境內田

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賓媚人答言蕭同寡君之母

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則

之母即晉之母其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今汝敷布大命

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乃言我必質齊其若王命何

先王以忠孝命諸侯今晉人輕且是以不孝令也自輕

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

以及人之母且以其事告於詩曰詩大雅既醉篇孝子不匱子

列國是以不孝令於諸侯也詩曰既醉篇孝子不匱子

愛親之心未錫爾類又以孝道長若以不孝令於諸侯言諸侯皆汝之族

今晉君以不孝其無乃非德類也乎類無乃非是以孝類無乃非是以孝

德賜同先王疆理天下而疆界理治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播種之物各從土故詩曰所以詩小雅南我疆

我理我有天下而疆東南其畝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

則北在其中言南今吾子疆理諸侯諸侯之土地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乃言齊國境內田唯吾子戎車是利古

井田之制所洫縱橫兵車難過今復盡東其畝無疆土

則晉之也不顧地勢東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無乃非是先

宜西南北所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王疆理天下

物上之宜反先王則不義今晉違背先王何以爲盟主

之命乎何以稱霸而其晉實有闕凡此實皆晉四王之王也禹

主諸侯之盟商湯周文王武王之樹德而濟同欲焉皆樹立德化而

成王業也之王去聲樹德而濟同欲焉皆樹立德化而

欲五伯之霸也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勤而撫

之雖不能如三王之樹德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

今吾子求合諸侯今汝求合諸以逞無疆之欲其無有

疆畔之欲而不與民詩曰長發篇布政優優言商湯敷

同是失王霸之政也詩曰長發篇布政優優言商湯敷

優然而百祿是道而歸之適在由反子實不優而弃

寬和百祿是道而歸之適在由反子實不優而弃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則齊君之命我使臣別曰許我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則齊君之命我使臣別曰許我



君之命云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以晉君之兵辱臨齊國不腆敝賦齊

君有不厚顏敝之兵以犒從者不敢言爭戰故言齊以兵待來師

畏君之震畏君師之震動師徒撓敗以故齊兵撓曲而吾子惠

徼齊國之福言汝惠我齊國而若不氓其社稷若汝能

齊國之神必福乎也稷則社使繼舊好齊晉舊有和好使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廟器也言齊君不敢愛

子又不許今汝又不見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喻齊兵

背城借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敝邑之幸齊國幸而得勝亦

云從也尚當唯晉命之是從况其不幸而况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豈敢不惟晉命之是聽乎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言齊兵敗而實怨我二國

其處亾者皆親暱也其戰而處亾者左右子若不許若

不從齊人之請警我必甚則齊必甚以唯子則又何求汝之不

所求子得其國寶汝既得齊之我又得地齊又歸魯而紆

於難齊既服晉則魯衛其榮多矣如此則我之齊晉亦

唯天所授齊晉皆大國唯天豈必晉豈必晉國晉人許

之齊使乃許對曰群臣帥賦輿賦兵也輿車也言晉以

為魯衛請以為二國請命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藉薦也言若少有所得則可舉口君之惠也此乃齊君

敢不唯命是聽豈敢不惟齊及齊國佐盟于爰婁國佐

媚人也與諸侯同盟于爰婁之地汶陽之田本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是魯地為齊

左傳句解 卷之十三

所侵至是晉人使齊復歸於魯

夏姬夏姬有美色楚莊欲納之

君召諸侯言莊王帥屬國以伐陳以討罪也蓋以討微舒

納夏姬今以夏姬美而納之貪其色也則是貪其美色也貪色為淫貪女色者

謂淫為大罰淫之為罪罰莫大焉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明德慎罰

王昭明其道德謹慎其刑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能如此所以明

德務崇之之謂也巫臣解釋書意以為務崇之者欲崇益道德慎罰務去之

之謂也務去之者欲除去刑罰若興諸侯今莊王興諸侯以伐陳以取大罰

若取夏姬是貪色為淫以取大罰非慎之也謂謹罰也君其圖之勸王

度之圖王乃止莊王乃從其言不取夏姬子反欲取之子反公子歸也復欲取夏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巫臣又言夏姬是不祥之人是天子蠻鄭靈

子蠻夏姬之兄也宣公四年立而遇弑遂無後焉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也亦蚤死弑靈侯

陳靈公淫乎夏姬宣公十年為夏徵舒所弑戮夏南陳殺夏徵舒出孔儀孔

儀行父亦淫乎夏姬靈公遇弑二子奔陳喪陳國莊王因遂縣陳喪去也何不祥如是

人之不祥未人生實難人之有生保之實難其有不獲歿乎言歿易得

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天下美婦人如夏姬者不少何必是何必取此

不祥之子反乃止子反亦從其言不取夏姬王遣夏姬歸莊王以夏姬嫁連尹襄老

邲之戰晉人殺襄老以其尸歸至是巫臣聘諸鄭巫臣欲自

取夏姬故因其及共王即位共王以成公元年即位將為陽權

之役楚代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於齊屈巫即巫臣也共王使行聘禮于齊屈九

三傳句詳

勿且告師期且告齊以用巫臣盡室以行巫臣以其室

申叔跪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遇曰異哉嘆巫臣舉夫

子有三軍之懼言巫臣出奔他國楚君必用而又有桑

中之喜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此喜也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一則以懼一則以喜及鄭巫臣行以夏姬行遂

於晉郤至薦巫臣於公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子反怨巫

矣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其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其

忠於先君也為去聲忠社稷之固也臣能盡忠則所蓋

多矣言其諫君之忠足且彼若能利國家設使巫臣能

國雖重幣則楚雖以晉將可乎許我也若無益於晉

設使巫臣無重幣錮之晉將弃之晉將自棄何勞錮焉又何待重

也為七年楚滅○晉師歸敗齊于范文子後入文子士

為上軍佐諸師武子士會文無為吾望爾矣乎熒也時

責其後入言我對曰師有功勝齊而有戰功國人喜以

無所望于汝矣對曰師有功勝齊而有戰功國人喜以

逆之國人皆喜先入我若必屬耳目焉則國人視聽皆

我之功屬音燭是代帥受名也是主帥有克敵之功而我代受

類故不敢所以不入武子曰吾知免矣美文子謙遜不伐

郤伯見郤伯即郤克也公曰子之力也夫景公勞之云

師還而見君

師還而見君

師還而見君

師還而見君

-5 145 35 965" data-label="Text">

師還而見君

乃汝之訓也善則稱君故郤克二三子之力

也諸將皆受君之訓而臣何力之有焉言非已范叔見

也亦同見君勞之如郤克景公勞之亦曰子對曰庚所

命也荀庚將上軍而不出文子以克之制也帥故推美

其節制燮何力之有焉言非已樂伯見樂伯樂書也亦公

亦如之景公勞之亦曰對曰燮之詔也樂書將下軍故

以為出於士燮之教詔士用命也士率皆能用書何力之有焉言

更相推遜所以成功已之功也傳言將帥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

齊子重名嬰齊前章所謂為陽曰君弱共王新即位

臣不如先大夫楚之群臣又不及師衆而後可兵然後

可詩曰詩大雅濟濟多士言文王朝廷中多有賢文王

以寧文王以多士輔夫文王猶用衆大以聖如文王况

吾儕乎何况我之儕輩其去文王也遠且先君莊王屬

之曰我楚先君莊王臨終屬其無德以及遠方言設使

服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

大戶於是大已責除其逮鰥施及救乏濟其赦罪赦其

悉師盡其王卒盡行王之精兵皆行卒侵衛遂侵

我又侵魯國蓋伐孟孫請往賂之魯大夫孟獻子公衡

為質公衡成公子也為盟于蜀諸國私與楚公衡逃歸

楚師還及宋而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言公衡不

年之以弄魯國言逃歸則失信于楚以國將若之何衡

不樂一身之計得誰居居助語也後之人必有任是夫言後

有當此患者不國弄矣是行也楚兵陽晉

辟楚晉勝齊而速歸不敢畏其衆也畏楚兵之衆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言不可大夫為政子重楚大猶以

衆克尚能因衆力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何况明德之

衆必無敵於天下也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周書

云受有億兆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引此書者謂商民雖衆離散而亾周有十亂得衆而興

也大○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夫鞏朔獻捷于天子

王弗見周定王不出見鞏朔使單襄公辭焉襄公王之三公也食

辭謝之於鞏朔單音善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言南蠻東夷西戎

之淫涵毀常又淫佚沉涵以毀壞王命伐之於是天子

伐則有獻捷若得勝焉則王親受而勞之天子親受其

勞去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

方伯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畧乃若同姓兄弟之國異姓

有功也經畧法度王命伐之天子命方告事而已若得勝焉則

敗必邁反子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言不

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今叔父克遂有功

於齊晉同姓國故稱之為叔父也言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大國三卿三卿命於天子謂之命卿所使來撫余

今晉不使命卿以來鎮安撫綏王室

一人今晉所使來撫而鞏伯實來乃是上軍之大未有

職司於王室言鞏朔非命卿其名位未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又不當

獻焉是奸犯先王之禮也余雖欲於鞏伯言我雖欲受鞏朔之獻其敢廢

舊典亦豈敢廢棄先王之舊法以忝叔父若我棄舊法是亦忝辱於晉也夫齊甥舅

之國也齊姜姓世與周室為昏故曰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齊始封之

為周太師也寧不亦淫從其欲言齊豈不是淫以怒叔父

以此而取怒於晉國抑豈不可諫誨言齊雖有罪亦豈不可諫戒而教誨之而乃遽加以兵

士莊伯不能對莊伯即鞏朔也為單襄公所詰不能對答王使委於三吏定

乃以鞏朔委屬於三公而待之三公天子之吏故曰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使三吏以禮待之降於卿禮一等鞏朔晉之大夫雖不當待以獻捷之

禮猶降於卿禮一等也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王既使人詰鞏朔又待以宴禮而私

賄之者畏晉之強故也

癸酉三年陳共公衛定公元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之尸于楚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郟楚囚知瑩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莊子知瑩之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于楚以求知瑩歸二者而贖知瑩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即知莊子也故楚人許之楚人

首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瑩知瑩將行楚曰子其怨我乎言汝

於楚得無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荀首答言晉臣不才我以不

不勝其任不能勝兵戎之任以為俘馘俘虜也馘割左耳也

獲執事不以釁鼓執事賤者之稱不敵斥言楚君故謙反稱執事也言楚君不殺我而以其血

使歸即戮使就刑戮君之惠也此乃楚君之恩惠也臣實不才

言我實不才故遭執獲又誰敢怨又豈敢怨君乎王曰然則德我乎又謂

汝今得歸如此則感我之德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荀莖荅言晉楚二國各為社稷之謀

而求紓其民而求紓緩其民使遂其生各懲其忿二國各懲戒

忿以相宥也以相赦宥而釋憾焉兩釋繫囚楚釋穀臣之囚以成

其好以成二國之和好二國有好二國既和好臣不與及於我無所與及

與音預與音預其誰敢德又豈敢德乎王曰子歸共王又謂汝既得歸何以報

我將以何事而報我也對曰臣不任受怨言我未嘗有怨於君君亦

不任受德君亦未嘗有德於我無怨無德我無怨而君無德不知所報有怨則報怨有德則報德

者咸無故不知所報也王曰雖然共王又言必告不穀

汝必告我以相報之事不穀諸侯謙稱也對曰以君之靈知莖言若假纍臣

得歸骨於晉使纍囚之臣得以骸骨歸於晉國寡君之以為戮我晉君討其罪

而刑戮之歿且不朽則感荷楚君之恩身雖歿而朽許父反若從君之

惠而免之若類楚君之惠而得免戮於晉君以賜君之外臣首首荀莖之父也

荀莖晉臣故云楚君之外臣首我父荀首又請命於晉君

而以戮於宗荀首得君之命而戮我於荀氏之宗亦歿且不朽亦身歿而感恩不朽

也若不獲命若荀首請命於君而君不許而使嗣宗職而立我為後使繼嗣其祖

宗之次及於事其次則及於所職軍旅之事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之佐故曰帥

師以修封疆而修治晉之封域疆場以禦侵暴雖遇執事雖與楚之將帥相遇其

弗敢違亦不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歿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歿地以與楚戰無有二

師以修封疆而修治晉之封域疆場以禦侵暴雖遇執事雖與楚之將帥相遇其

弗敢違亦不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歿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歿地以與楚戰無有二

心言一心事晉以盡臣禮所以報也言忠於

楚君也王曰晉未可與爭共王聞荀莖之言忠直重為

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荀莖之在楚也荀莖未

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絮也鄭之賈人有貿易於楚

既謀之莖定謀未行未及而楚人歸之適晉求荀莖於

賈人如晉鄭賈人如荀莖善視之荀莖善如實出已

人真能竊賈人曰吾無其功及行是無其功也敢有

其實乎豈敢受其厚待吾小人我商賈之不可以厚誣

君子實以重誣君子乎遂適齊於遂更往

甲戌四年是歲杞襄公卒子公如晉魯成公晉侯見公

不敬晉景公出見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季孫行父言

終詩曰敬之敬之敬之敬之群臣進戒成王重言敬天維

顯思思語辭言人君不可不命不易哉天命靡常受其

夫晉侯之命言晉侯天在諸侯矣言晉侯為諸侯盟主

去留可不敬乎不敬諸侯是所公至自晉成公朝欲求

成于楚而叛晉公怒晉侯不敬已故季文子曰不可

可從晉雖無道景公雖未可叛也敬而遂叛之國大臣

睦其國甚大而通於我又與魯諸侯聽焉皆聽命焉

未可以貳故我魯之事晉史佚之志有之名佚者其志

記有言如曰非我族類之宗族疇類者其心必異則



不肯與我同心也  
楚雖大方之南  
非吾族也  
與魯異姓又是夷狄之國非我族類

其肯字我乎  
心與我異豈肯字愛我乎  
公乃止  
遂不求成於楚  
○晉趙嬰

通于趙莊姬  
初晉文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又以女妻莊姬晉成公之女趙朔妻也朔趙盾之子蚤成莊姬寡居故趙嬰通之是淫其姪婦也

乙亥五年  
把悼公元年是歲周定原屏放諸齊  
括怒其

弟嬰之淫亂故  
逐之出奔齊國  
嬰曰我在  
趙嬰言若留我在晉國  
故欒氏不作

氏欲害趙氏以我在故其謀  
我亾  
逐我  
吾二昆其憂哉

言我二兄原屏必  
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言我雖不能不為淫亂而能使

莊姬護  
舍我何害  
雖舍置我罪而留我弗聽  
原屏不聽竟逐之為

八年晉殺  
梁山崩  
梁山在晉地穀梁傳  
言壅河三日不流  
晉侯以傳召

伯宗  
傳驛也如今之遞舖  
晉景公召見伯宗問以山崩之故欲其速來故以傳車召之  
傳丁恋反下並同

伯宗辟重  
在道故伯宗辟之使退也  
辟音闢  
曰辟傳宗

命重人避我傳車  
重人曰待我  
載重車者若言若無阻我行  
辟音避  
重人曰待我  
俟我退而避汝  
不如

捷之速也  
不若取捷徑之為速也  
蓋重問其所  
伯宗見

理因問其為  
曰絳人也  
言我乃絳邑之人  
問絳事焉  
伯

又問近日絳  
曰梁山崩  
重人答言  
將召伯宗謀之  
晉君

伯宗來問將若之何  
伯宗又問梁山  
曰山有朽壤而崩  
將召

謀其事  
問將若之何  
伯宗又問梁山  
曰山有朽壤而崩  
將召

重人答言山以  
可若何  
人力無  
國主山川  
內名山大川

故山崩川竭  
大凡有山崩  
君為之不舉  
為國君者為

去降服  
不衣盛服  
乘縵者縵莫半反  
徹樂  
屏去  
出次  
舍

聲

於郊過再宿祝幣命祝官史辭命史官撰述以禮焉使

其山之神其如此而已其禮止此雖伯宗若之何雖晉君

伯宗伯宗將如之何哉重人伯宗請見之伯宗賢重人

不識其為伯宗故荅言如此遂以重人所言○

鄭伯請成于晉自宣公十二年邲之戰鄭遂從楚至同

盟于蟲牢蟲牢鄭地名與諸侯同

丙子周簡王六年是歲鄭悼公卒弟晉侯謀去故絳晉

絳邑景公謀徙去之後遷新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

之地郇瑕氏古國名晉諸大夫沃饒而近鹽鹽也今

乃其地言郇瑕氏土田良沃五國利君樂民富則國資

谷饒多且近產益之地監音古

若享其樂樂不可失也必欲遷都不可失此地也韓獻子將新中軍

如問獻子可遷對曰不可答言其地郇瑕氏土薄水淺

言郇瑕氏之地其其惡易觀土薄水淺故其穢惡易

觀則民愁地多穢惡故民民愁則墊隘民既愁苦則愈

之地也於是乎有沉溺重膹之疾以其墊隘故多患沉

腫之疾膹不如新田不若遷於土厚水深其土則厚居

之疾居者無疾病有汾澮以流其惡又有汾澮二水

故不生疾也汾且民從教且其民醇能十世之利也新

音焚澮音澮古外反即位為一世言十夫山澤林鹽積石曰山水鍾曰澤

世者數之小成也

之寶也四者皆利源所出故為國之寶國饒則民驕逸沃饒而財易得則民驕侈而放

逸近寶公室乃貧近寶則民皆商販而不務本貧富兼不可謂樂民驕國貧君何樂焉公說景公聞其言而喜悅從之從

子之稅公室所以貧也遷于新田於是遷都新田之邑○楚子重伐鄭楚使令尹子重伐鄭重平

聲鄭從晉故也去年鄭請成于晉故伐之晉欒書救鄭欒書晉中軍將帥師救之

與楚師遇與楚師相遇於繞角之地楚師還楚畏晉師故還晉師遂侵蔡蔡

楚之黨故楚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之二縣趙同趙

括欲戰同括即原屏也欲與楚戰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也將從同括之請知莊

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莊子荀首佐中軍范文子士

中軍三子皆諫言不可與楚戰吾來救鄭言晉兵之救鄭也楚師去我楚兵遇我避而

去吾遂至此我不即歸遂是遷戮也是我本欲救鄭

戮而不已遷戮而無止時又怒楚師又激楚師戰必不克遷戮則不義怒

敵則難當故無勝楚之理雖克不令幸而勝楚亦負不善之名成師以出晉之六

成師而敗楚之二縣僅能戰敗中息二邑必邁及下同何榮之有焉

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設若不能戰敗其兵為辱已甚以大而為小

也不如還也乃遂還欒書從三子之諫而遂歸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衆當時諸軍之帥欲與或謂欒武子曰或謂即

之欲戰者楚戰者多聖人與衆同欲或人言聖人從衆心之所欲是以濟事所以事

子盍從衆言汝何子為大政將酌於民

者也凡事當斟酌於衆子之佐十一人六軍卿佐除元帥外有荀首荀

心不可直任已意

者

也

庚士燮卻錡趙同韓厥趙括鞏其不欲戰三人而已有惟

荀首士燮韓厥欲戰者可謂衆矣其餘八人商書曰周

三人不欲戰耳欲戰者可謂衆矣無不欲戰商書曰周

衆故也一人則寡二人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衆書

其所見之善鈞平夫善衆之主也天下有至善之理人

如一乃可從之夫善衆之主也心所同欲故為衆心

多從之不亦可乎從三卿之言乃所以從衆也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三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四

成公二

丁丑七年

鄭成公元年

吳伐邾

吳姬姓國子爵泰伯仲雍孫於王季俱奔荆蠻荆蠻立

泰伯以為君國於吳泰伯無子仲雍嗣之按年表是歲吳子壽夢二年也邾嬴姓國子爵少吳氏之後邾音談

邾成

邾為吳所伐遂服於吳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季孫行父言中國不能振

整軍蠻夷入伐

吳以蠻夷之國用兵侵伐

而莫之或恤

中國莫能救之

無乎

者也夫

乎恤也言中國不相愍恤故夷狄內侵乎如字

詩曰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不乎吳

天

詩刺在上者不能愍恤下民故呼昊天以告之

亂靡有定

言天下之亂無有安定之時

有

上不乎

文子釋詩意以為今之霸主不恤中國

其誰不受亂

則世靡有定誰不受其害

者吾亾無日矣

如此則我之成亾殆不久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

言文

者

亾

如此則我之成

亾殆不久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



蠻夷入伐而斯不亾矣存而不忘亾斯○楚子重伐鄭

知恐懼如此去年楚未得志故諸侯救鄭晉帥諸侯救之鄭囚鄭公鍾儀鍾儀

復伐之重平聲鄭人執而囚之鄭音云獻諸晉鄭以鍾儀獻於晉國○楚子重子

反殺巫臣之族二年申公巫臣出奔取夏姬以行子重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時巫臣仕於晉聞之作書曰爾

以讒慝貪怵事君謂二子謂二子謂於君以滅其族貪怵

而多殺不辜而又多殺無罪之人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我必

二人困於奔命而奔命謂奔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急音皮 巫臣請使於吳巫臣於

於晉若而出使於吳國使去乃通吳於晉先是吳國僻陋在夷不與

於吳國使去於吳國使去乃通吳於晉先是吳國僻陋在夷不與

晉教吳乘車夷狄不能車戰今教之戰陳夷狄不曉

臣始教之戰陳音陣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今子重子反於

是一歲七奔命自吳叛楚之後大為楚害蠻夷屬於楚

者先時蠻夷之國吳盡取之吳盡取其國以屬於

戊寅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

戰晉使齊婦魯汶陽田今齊既服季文子餞之父餞送

其行餞音踐私焉私與韓穿言之曰大國制義晉為大國

以為盟主以為諸侯是以諸侯懷德畏討所以諸侯服

叛者畏其討伐無有貳心無一事事晉謂汶陽之田此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本是魯之舊而用師於齊所以二年使歸

諸敝邑使齊婦田於今有二命今晉使汝來復曰歸諸

魯以復舊物魯以復舊物今有二命今晉使汝來復曰歸諸

齊曰魯必歸信以行義言必有信然後義以成命事必合義

然後可以小國所望而懷也國望之而懷服也信不

可知今既予而復奪則是言義無所立聽命非義而義

無所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信無義則四方之諸

曰詩衛罔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士二其行

而丈夫反不一其所士也罔極丈夫所行之二三其德

德不令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魯之事晉七年之

中自鞏之戰至一予一奪始則取田予魯今復二三孰

甚焉晉之二三其士之二三為丈夫者苟猶零如耦且

不得其妻之心以而况霸王何况晉國為霸王將德是

以為伯主者所而二三之今乃不一其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如此則何以久服諸詩曰詩大雅猶之未遠猶謀

言王者為是用大簡簡諫也所以用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文子稱名謂我所懼者而失諸侯也恐自此而失是

以敢私布之所以敢私布此○晉欒書侵蔡六年侵蔡

是復遂侵楚因獲申驪夫申驪者楚師之還也謂六

鄭晉侵沈於楚者獲沈子楫沈國之君子爵名楫晉

立初從知范韓也六年晉師侵蔡而楚救之欒書從三

出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言欒書從善宜哉其有功詩

曰詩大雅愷悌君子詩言君子有樂易遐不作人遐胡

不能用人之善謀乎以**求善也夫**以求善釋作人之義**作人斯有**

**功績矣**謀能用人之善○**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亾故**趙嬰

通於莊姬原**諳之於晉侯**莊姬怨原屏**曰原屏將為亂**

言趙同趙括將為亂**欒卻為徵**欒氏卻氏亦惡二**晉討趙同趙括**

景公信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

武從之養於公**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晉大夫景公故趙

**言於晉侯曰**韓厥獻**成季之勲**成季趙衰也**宣孟之**

**忠**宣孟趙盾也**而無後**今以同括之**為善者其懼矣**

自此為善者皆以趙氏為戒而恐懼矣**三代之令王**夏禹商湯**皆數百年**

**保天之祿**夏祀四百商祀六百周卜年七**夫豈無辟王**

三代豈無邪僻之君**賴前哲以免也**但賴其先王**周書曰**

**不敢侮鰥寡**無妻曰鰥無夫曰寡人**所以明德**

**也**文王如此所以其德益明也**乃立武而反**

**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晉侯使申公巫臣如**

**吳**巫臣自遺二子書後請使**假道于莒**自晉適吳道出

**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莒邑名渠丘公莒子朱**曰城**

**已惡**已甚也巫臣言渠丘之城甚不堅固**莒子曰**渠丘**僻陋在夷**言莒國

夷狄之地**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言僻陋之國無有圖**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巫臣荅言狡猾之人思

其社稷者**何國蔑有人**此等狡猾之**唯然**惟其**故多大國**



矣所以互相吞併而大國日多也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啓封疆者又有縱其貪掠者莒人

當以此二者為患勇夫重閉假使匹夫之勇猶且重閉門關以自固况國乎况有國家

者而不可以僻陋而不備乎○晉士燮來聘士燮范文子也晉使來聘魯國言伐鄭也魯賂

來徵兵也言將伐鄭公賂之請緩師成公賂范文子請緩興兵文子不可不受魯賂

曰君命無貳言奉君命者不失信不立荀受二命則失信於君無以自

立禮無加貨朝聘有贈賄之禮成禮而事無二成之公私

不可兩成言不可從私請而緩師君後諸侯今晉召諸侯以伐是寡君

不得事君也則是晉君不得事燮將復之言將以魯君

也君季孫懼季文子恐使宣伯帥師會伐鄭宣伯叔孫氏

會晉伐鄭

巴卯九年是歲齊頃公卒子為歸汶陽之田去年晉

汶陽田歸諸侯貳於晉皆有叛晉之心晉人懼恐失會

於蒲蒲衛地名晉以尋馬陵之盟七年諸侯盟于馬季

文子謂范文子曰時范文子來召魯成德則不競責晉

能自強以修德尋盟何為盟人必不服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

力以撫諸侯寬以待之寬洪以堅彊以御之堅忍強毅以明

神以要之質諸明神以要柔服而伐諸侯之從服者

則討德之次也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季文子如

宋致女宋其公娶魯伯姬也禮女嫁三復命文子歸自

於公享之成公以享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

三傳以羊

卷之十四

五

女於韓侯為女相度所居無如韓之可樂文子賦此章者以喻成公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亦如韓樂

穆姜出於房穆姜伯姬之母也再拜曰拜謝文子大

夫勤辱言文子勤勞不忘先君伯姬宣公之女以及嗣

君伯姬成公之姊施及未亾人伯姬穆姜所生故曰施

自稱曰未亾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宣公亦敢拜大夫

之重勤敢以此拜謝文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

篇名其卒章云我思古人實晉侯見鍾儀七年鄭獲

護我心以美文子能得已意晉侯見鍾儀楚鍾儀獻

於晉而召而弔之問其族問其世對曰

伶人也答言世為樂公曰能樂乎問汝能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言其先父以伶敢有二事父子世守其官使與

之琴景公使操南音楚國在南方故舉公曰君王何如

問今楚君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鍾儀自稱小人言

為人何如對曰其為太子也言共王為師保奉

德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太子時師保奉

之師保教太子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

也朝時適子重之所夕時適不知其他所知止于如公

子反之所言其尊卿敬老也此他則不知公

以語范文子景公以其言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鍾儀

乃賢人言稱先職稱先父是不肯違背其樂

君子也操南音不忌舊也其風土也稱天子捨其君

而遠稱其少時以示抑無私也則是不私名其二卿斥

重子反尊君也則是尊敬不背本仁也親所以為仁不

忠舊信也

不忘舊則安

無私忠也

無私則不阿

尊君敏

也尊君則善辭

仁以接事

應接事物以

信以守之

以實

信以此而守

忠以成之

盡已之謂忠以

敏以行之

才俊

敏以此而

事雖大必濟

存此四德雖

君盍歸之

言景公

之於

使合晉楚之成

使之和好

公從之

景公從文

為之禮

厚其禮以

使歸求成

送之歸楚

○楚子重伐渠

丘

渠丘莒國邑

渠丘城惡

去年申公巫

衆潰奔莒

渠丘

其民散

楚師圍莒

楚圍莒城

城亦惡

莒潰

其民

而奔莒

入鄆

鄆音運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言恃其僻

罪之大者也

自取滅亡故

備豫不虞

豫為之備恐有

善之大者也

居安慮危故

莒恃其陋

莒子恃其

而不修

城郭

城已惡而

浹辰之間

自子至亥謂之辰浹辰

而楚

克其三都

而楚兵克其渠

無備也夫

以其恃陋不設

詩

曰雖有絲麻

絲可為帛麻可為

無弄管蒯

管蒯皆草

布者言雖有絲麻而管蒯亦

雖有姬姜

姬周姓姜齊姓

無弄蕉萃

蕉萃陋賤之人言雖有姬姜

言備之不可以

已也

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

庚辰十年

齊靈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

晉侯夢大

厲被髮及地

晉景公有疾夢見

搏膺而踊

以手擊膺曰

殺余孫不義

鬼盖趙氏之先祖也六年晉殺

余得請於

帝矣

言我訴其寃於上帝既得請矣

公覺

景公既醒寤音教

召桑田巫

桑田晉邑名有

神巫能占鬼神故召而問之

巫言如夢

巫言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

問其吉凶曰

不食新矣

巫言公將死不得食新麥矣

公疾病

疾病重曰病

求醫於秦

故往求焉

秦伯使醫緩為之

秦桓公使良醫名緩者往治之

未至

醫未至晉公夢

疾為二豎子

景公又夢所患之疾病鬼化形為二豎子豎音樹

曰彼良醫也

其二

豎子言秦緩乃良醫也

懼傷我

彼來治病則必害我

焉逃之

不知何處可以避之焉於度反

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

其一豎子言我當避於育之上膏之下育膈也心下為膏

音

若我何

彼雖良醫其如我何

醫至

醫緩至晉

曰疾不可為也

言景公之

疾不可治矣

在育之上膏之下

與公所夢同也

攻之不可也

攻熨也

達之

不及

達針也言針多皆無所施也

藥不至焉

言藥不能至膏育也

不可為也

得而治也按膏下育上即今醫經所灸膏育一穴也秦緩察病精而治法踈故不能求其穴

公曰良

醫也

秦緩之言適與夢合故稱之曰良醫

厚為之禮而歸之

乃以厚禮待之遣歸於秦

六月

今四月麥初熟

晉侯欲麥

景公欲食新麥

使甸人獻麥

甸人主治公田者使

之獻

饋人為之

饋人主治飲食者使之供具

召桑田巫

召前此占夢者

示而

殺之

巫昨言公不食新公謂其言不驗故示之以麥而殺之

將食

公將食麥張

如廁

遽起登廁

陷而卒

遂陷於廁而卒竟不得食新麥

辛巳十一年

晉厲公元年

晉卻鞮來聘

卻鞮卻克之從父兄弟也晉使來聘魯國

雙反

求婦於聲伯

聲伯公孫嬰齊也

聲伯奪施氏婦以

與之

施氏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也聲伯奪孝叔之妻以與卻鞮

生二子於卻氏

而

卻氏

卻氏在

晉人歸之施氏

晉使婦人復歸孝叔

施氏逆諸河

孝叔迎其妻於河

沈其二子

以郤氏二子沈之於河沈直禁反

人怒

其妻怒而責之

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亾之

言孝叔既不能庇其匹偶

而為郤氏所奪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今又不

氏之二孤而

將何以終

為人如此必無以善其終

為婦

遂誓施氏

遂誓不與施氏

壬午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九年晉遣鍾儀歸求成楚使公子辰

如晉以報鍾儀之使十年晉使糴莩如楚以報公子辰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會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

善於晉栾武子去年華元如晉楚至是用克合二國之成

盟於宋西門之外

燮與楚公子曰九盟必有載書此罷許偃同盟

九晉楚無相加戎

國無得相加以兵

好惡同之

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任其患

同恤菑危

二國若有災殃危難則同心以憂恤之

備救凶患

二國若有凶荒患害則備力以拯救

有害楚

諸侯若有害於楚者

則晉伐之

則晉當為楚以討之

在晉

若有害於晉者

亦如之

則楚亦為晉以討之

交贄往來

二國聘使執贄帛以往來者贄音至

道路無

壅

路途之問不得阻遏

謀其不協

則謀所以不和協

而討不庭

有不朝於

王庭者則聲其罪以討之

有渝此盟

二國有敢變此盟者

明神殛之

則明神誅殛之

隊其師

使之殞墜其衆謂失其民也

無克胙國

無有能福其國者

郤至如楚聘

晉楚既克為好晉侯遂使郤至聘於楚

楚子享之

楚共王以享禮待之

子反相

司馬子反相禮

為地室而縣焉

鑿地為室而懸鐘鼓

郤至將

登

郤至方將登堂

金奏作於下

驚而走出

郤至不知所以故驚

而走

子反曰日云莫矣

子反數郤至入云日已晚矣

寡君須矣

三傳子羊

八卷之十四

已須待矣吾子其入也而卒事也賓曰賓郤也君不怠先君之

好言楚君不怠我先君之和好施及下臣下臣卻至自稱言楚君推其惠以及我

既之以大禮賜之以享禮之大重之以備樂加之備重如天

之福設若天福二國兩君相見使二國之君和好相見何以代此則所備

此以加下臣不敢所以下臣不敢當也此是卻至釋其驚

子反曰如天之福言設若天福我二國兩君相見使晉楚之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不過以一矢相

遺與耳遺去聲焉用樂安用此備樂為寡君須矣我君待吾子

其入也願吾子且入卒事也賓曰若讓之以矢讓責也言若二國相責以一矢相加

遺禍之大者此二國交兵此大禍也其何福之為豈可謂如天之福也世之治

也天下治安之時諸侯閒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閒

則相朝也則相朝見以謂私好於是乎有享燕之禮相朝之時音閑

禮有燕禮燕禮有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也音供

宴以示慈惠宴有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也共儉以行禮禮以治躬

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於禮故政

成以禮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百官承事百官無不奉承其事朝而

不夕旦見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如此則是諸公諸侯能結好鄰國以蔽捍其民若城然也故詩曰所以周

之詩趙趙武夫趙武貌趙音糾公侯干城言趙趙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捍城

其民也音扞下同及其亂也及天下危諸侯貪冒好財曰貪侵

欲不忌

過於縱欲無所畏忌

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丈尺之地

以相侵伐

畧其武夫

畧取雄武之夫

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使

夫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令

故詩曰

所以免置

趙趙武夫之詩又云

公侯腹心

此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夫以制已腹心非取武夫為已腹心以害鄰

也天下有道

結上文兩節之意

則公侯能為民干城以外

為民之干城

而制其腹心

內以自制

亂則反之

及至亂世則公侯不復捍

蔽其民乃以武夫從已腹心為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也

今吾子之言

子反一矢相遺之言

亂之道也

是名曰和好其實仍懷爭戰之道也

不可以為法

不為治而為亂安可為法

然吾子主也

然今日之事子反乃主人也

至敢不從

稱名言我不敢不從

遂入卒事

於是入而受其享禮

歸以語范文子

郤至孺晉以其

事告士燮

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言子反一矢之言無禮是必將背盟也 吾

歾無日矣夫

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歾也久也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

癸未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郤克之子也晉將伐秦使之來魯乞

師錡魚倚反

將事不敬

郤錡致君命而容貌不敬

孟獻子曰

仲孫也 郤氏其

亾乎

言郤錡必不以善終

禮身之幹也

人有禮則安如樹木之有根幹

敬身之基

也

君子修己以敬如墻屋之有基址也

郤子無基

郤子不敬是立身無基址

且先君之

嗣卿也

郤克為晉景公正卿錡實嗣之

受命以求師

受命於君以求師於魯

將社

稷是衛

將以衛晉國之社稷也

而惰

不恭敬而惰慢

弃君命也

命不亾何為

言其必亾以為七年殺郤錡張本

公及諸侯朝王

成公會諸

侯伐秦道過京師

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

因而朝王

朝音潮

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

公王季之子也簡王成子受脤于社社將出師宜于社

使劉成二公會伐秦社將出師宜于社

也受脤受祭社之社將出師宜于社

胙肉也脤上軫反不敬容貌不敬劉子曰劉子即康公也吾聞之

生者所謂命也天地以此理賦之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

儀之則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為之節以定命也所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能者養之以福能守此則保夫天地之所賦而不失也

舒是養之不能者敗以取禍不能守此則者傷生亡身以福也

亦在乎敬肆是故君子勤禮所以在上之君子則小人

盡力在下之小人則盡勤禮莫如致敬所謂勤禮者莫

盡力莫如敦篤所謂盡力者莫敬在養神君子無不致

奉事篤在守業小人所謂敦篤則莫大於執國之大事

而有大者在祀與戎祀者神明在前兵者人命所祀有

執膾宗廟之祀則有戎有受脤兵戎之祭則有受胙膾

異其神之節也此二者是交神今成子惰今成肅公

不恭敬弃其命矣是棄天地之命其不反乎是歲成肅

取○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之子也十一年秦晉

罪而絕之相去聲曰此下皆呂相昔逮我獻公及穆

公相好逮及也言昔日及晉獻公秦穆公戮力同心二

皆勉力申之以盟誓二公為盟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

穆天禍晉國驪姬文公如齊重耳奔狄及齊惠公如秦

公穆天禍晉國驪姬文公如齊重耳奔狄及齊惠公如秦



夷吾奔梁賂秦以求納無祿晉無祿獻公即世而穆公不忘先公

之好秦穆公不忘我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

為晉侯又不能成大勲又不能終始而為韓之師僖公十

晉戰于韓原亦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用集我文公

卒懷公立穆公納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文公躬擐甲

重耳而殺懷公胄胄兜盞也言文公出跋履山川草行踰越險阻

過也自高趨下曰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言文公

險自下升上曰阻而朝諸秦秦乃夷狄之胤而文公辱親朝

則亦既報舊德矣亦足以報秦鄭人怒君之疆場鄭

人侵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時鄭貳於楚故文公鄭

嘗侵秦又無諸侯之師皆誣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詢

也擅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皆

秦伯故謙言秦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將致命于秦皆

大夫文公恐懼文公恐懼乃緩撫安靜秦

以致命文公恐懼文公恐懼乃緩撫安靜秦

師克還無害以此秦兵免於諸侯則是我有大造于西

也如此則是我文公有大恩德于秦也大造謂造化無

之功其實當時物無諸侯致命之事皆誣秦也無

祿晉無祿文公即世而文穆為不平見乎傷蔑歿我君以

公歿為無知寡我襄公以襄公為寡迭我殺地時穆公

而輕蔑之奸絕我好奸犯斷絕不復與伐我保

鄭道過晉之殺地殄滅我費滑滑國名都于

城時秦兵潛往襲鄭初無伐殄滅我費滑費時秦兵襲

鄭無功乃滅滑而還費扶未反散離我兄弟兄弟謂滑也撓亂我同盟

同盟謂鄭也謂秦將欲傾危覆滅晉我襄

公未忘君之舊勲言晉襄公未敢忘而懼社稷之隕又

晉為秦所隕滅是以有殺之師所以攻秦兵于殺事猶願赦罪

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赦其罪而釋憾焉穆公弗聽穆公不肯釋憾而即

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闕克囚天誘其衷誘天

人心成王隕命謂僖公三十三年敗穀次年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謂楚有篡弒之亂故穆公之穆襄即世

文公六年晉襄康靈即位是年秦康公立康公我之自

出康公伯姬之子又欲闕翦我公室謂文公七年秦納公

我斷也闕傾覆我社稷傾危覆滅我帥我蝨賊蝨賊食

其月反食根曰蝨食節曰賊以來搖蕩我邊疆謂子雍來蕩

晉自召之豈秦之罪哉然于雍之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我是以敗秦師于令狐康猶不悛入我河

曲在文公七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俘我王官俘虜也王官

川俘王官經傳無見惟文公翦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我

三年秦穆伐晉取王官及鄰

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所以戰于河曲東道之不通晉在

東故云東道不通也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晉之好及君

之嗣也宣公四年我景公引領西望我晉景公引曰庶

撫我乎望秦桓公君亦不惠稱盟桓公又不惠然稱晉

撫恤我晉

利吾有狄難謂宣公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難去声入我河縣其年秦桓

于輔氏河縣晉縣名焚我箕郛箕郛二邑名入河縣焚箕郛於經傳亦不可考芟夷我農

功言損害禾稼如芟草然虔劉我邊陲又殺戮我邊境之人民我是以有

輔氏之聚我所以聚衆於輔氏以拒秦也○正義曰以不用重文古人君亦悔禍之延言秦桓公亦悔為文亦有法耳而願徼

福于先君獻穆而欲求福於晉獻秦穆以結二國之好使伯車來命

我景公伯車秦桓公也曰吾與女同好弄惡伯車來言曰秦願與晉同結和好共棄前惡

復修舊德修復舊日之德以追念前勲以追念前人我寡君是

言誓未就當初約誓之言未及成就景公即世而晉景公卒

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事在前十一年君又不

祥黃桓公又萌不善之心背弃盟誓其年秦伯焜而背弃盟誓音佩白狄及君同

州白狄居北狄之西君之仇讐言白狄與秦世為仇讐而我之昏

姻也白狄與晉為昏姻於傳無所考證杜注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實之然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誣辭蓋欲親狄以曲秦君來賜命曰秦桓公使人來命晉

吾與女伐狄言秦欲與晉同代白狄寡君不敢顧昏姻我晉君聞秦之命於是不敢顧畏君之威畏汝秦君之威而受命于使遂受秦使之命

將以同君有二心於狄汝秦君用心不正曰晉將伐女

又與白狄言晉狄應且憎白狄亦知秦君之二三故雖國今將伐汝矣

信是用告我以秦君之言楚君惡君之二三其德也言人亦惡秦君之反覆

亦來告我楚共王使人來告我晉云曰秦背令

也惡鳥路及下同

狐之盟

言秦與晉盟于令狐而復背之

而來求盟于我

又來求盟于我楚國

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此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公穆公康公也楚三王

成王穆王

曰余雖與晉出入

秦之為盟告于天帝及二國之先君云我秦雖與晉

國往來

余唯利是視

我惟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也

不穀惡其無成德

楚

王自稱不穀言我見秦君如此其疾惡之無成德謂二三其德

是用宣之

因以此言以宣示諸侯

懲不壹

欲以懲戒用

諸侯備聞此言

列國諸侯因楚宣示盡聞其言斯

是用痛心疾首

言諸侯痛心疾首惡秦之甚

暱就寡人

皆來親睦於晉

寡人帥以聽命

我今帥諸侯以聽命於秦

唯好是求

所以來者惟欲與汝結好

聲

君若惠顧諸侯

秦君若能惠然顧我諸侯

矜哀寡人

又欲矜念我

而賜之盟

而賜之以盟誓之好

則寡人之願也

乃是我君之願其承寧諸

侯以退

我當承君之意

豈敢徼亂

豈敢用兵以要亂

君若不施

大惠

秦君若不施大惠以結諸侯之好

寡人不佞

我不能巧飾言語

其不能以

諸侯退矣

當以諸侯之兵與秦兵戰不能退矣

敢盡布之執事

敢以所懷盡布露於

秦君之執事者

俾執事實圖利之

或和或戰使秦執事者度其利而圖謀之

秦桓公

既與晉為令狐之盟

左氏言秦既與晉盟于令狐

而又召狄與楚

又

曰狄而求盟于楚

欲道以伐晉

欲引導白狄與楚同伐晉國

諸侯是以睦

於晉

諸侯皆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蓋呂相之言多誣秦故傳特據此以證秦罪也

孟獻子

魯仲孫蔑時

晉帥乘和

言晉之軍帥與兵車皆和睦帥所類反乘去聲

師必

有功

其戰必克

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麻隧地名

師敗績

大為諸侯所敗

晉悼公... 晉悼公... 晉悼公... 晉悼公...

必晉... 必晉... 必晉... 必晉...

盟于... 盟于... 盟于... 盟于...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與晉...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五

成公三

甲申十四年... 是歲衛定公卒子衎立是為獻... 衛侯享苦

成叔... 善成叔晉卻擘也... 晉厲公使之... 甯惠子相

相佐禮也... 苦成叔敖... 敬不... 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

不以... 古之為享食也... 古之人制享食... 所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 人之威儀以察人之禍福... 故詩曰... 兕

觥其觶... 兕觥罰爵也... 以兕牛角為之... 音求... 旨酒思柔

言君子行禮飲美酒者皆思柔和之... 彼交匪傲... 彼君子

接非有傲... 萬福來求... 故萬種福祿... 今夫子傲... 禮而傲慢



取禍之道也

則萬福孰來求之乃取禍之道也十七年郤氏亡

○宣伯如齊逆

女

宣伯叔孫僑如也魯成公娶女於齊使僑如逆之

稱族

經書叔孫僑如

尊君命也

以君

命為尊故稱叔孫也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迎夫人而

至魯僑音喬

舍族

經但書僑如舍音捨

尊夫人也

以夫人为尊故不稱叔孫也

故君子曰春

秋之稱

言春秋書名稱之法稱去声

微而顯

辭微而顯

志而晦

約言以記事

叙而婉而成章

婉曲其辭以成文章

盡而不汙

直盡其言無所紆曲汙音紆

懲

惡而勸善

貶惡以示懲褒善以示勸

非聖人誰能修之

言若非聖人如孔子誰能

修春秋使成上五例也此章訓釋已詳見序文

乙酉十五年

衛獻公秦景公元年是歲宋曹伯名負芻曹宣公庶子十三年宣公卒

晉侯執曹伯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厲公執之

諸侯將見子

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亦曹宣公庶子諸侯賢之故欲見之於天子而立為曹伯

子臧辭

不願為君曰前志有之

言古人之志記有云

聖達節

節猶分也言聖人達於天命無可不

可如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

次守節

其次則自守已分而不取如子臧季札之類

下失節

其下者不安已分取非其理後世篡弑之徒皆如此

為君

使我為君

非吾節也

合有國也

雖不能聖

我雖不能如聖人之達節

敢失守乎

遂逃奔宋

子臧於是逃而奔宋

○楚將北師

楚子反欲北

子囊曰

子囊莊王之

新與晉盟

十二年晉楚盟于宋西門之外

而背之

盟曰凡

相加戎今用兵于鄭衛是

無乃不可乎

言必不可

利則進

言制敵之道見利則進

何盟之有

何必申叔時老矣

申叔

告老而在申

告老故

聞之

聞子反

曰子反必不免

言必不免

於信以守禮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以庇身人有禮則安

音昇鹿身信禮之凶今子反背盟是欲免得乎無禮則危

禍乎明年音昇○晉三卻害伯宗三卻謂卻犇卻錡卻諶而

殺之諶伯宗於晉及欒弗忌欒弗忌亦晉之伯州犂奔

楚州犂伯宗子其父韓獻子曰獻子卻氏其不免乎言

卻必不見殺故奔而之楚善人天地之紀也善人謂有德者乃而驟絕之

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不亾何待言必初伯宗每朝先時伯宗

其妻必戒之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言主人非得罪於

民惡其上治民者未必得罪子好直言今汝在朝而善

必及於難言必為同列之所

丙戌十六年宋平公鄭叛晉鄭故鄭叛晉而從楚晉

侯將伐鄭晉厲公將范文子曰若逞吾願土燮言若

諸侯皆叛必須諸侯晉可以逞言諸侯叛則厲公將或

其志也若唯鄭叛若但鄭晉國之憂可立俟矣則晉國之

待也是時厲公無道文子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栾書言晉為伯主不必伐鄭言不可乃興師厲

公遂起兵鄭人聞有晉師聞晉使告于楚使人告姚句耳與

往句耳鄭大夫從告楚楚子救鄭共王自過申遂過申

戈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而入見之曰師其何如問楚

負何對曰叔時德刑詳義禮信德澤也刑法也詳祥也

如谷云德刑詳義禮信義宜也禮履也信實也

戰之器也

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

德以施惠

德所以施刑以

正邪

刑所以正邪

詳以事神

而祥降焉

生禮以順時

人有踐履則能順時而動

信以守物

人有誠信則能保守群物

厚而德正

刑以正邪故民德正

用利而事節

義以建利故日用得

其利祥以事神

時順而物成

有禮以順時有信以成物

上下和睦

則自上及下

周旋不逆

周旋運用無有違逆

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

下民各知至理無有二心

故詩曰

所以周頌思文之篇有云

民立其衆

莫匪爾極

故民莫不以后稷為至極之標準而趨向之也

是以神

降之福

如此則民和而神降之福

時無災害

天時無水旱以為之災害

敦厚而厖大

和同以聽

和同其心唯君上之是聽

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

無不盡已之力以從上命之所使者

致死以補其闕

戰陣有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

空闕

此戰之所由克也

所以戰無不克者由此道也

今楚內弃其民

則無德以施惠矣

而外絕其好

外絕鄰國之好是

瀆

齊盟

要神為盟而背之是棄瀆齊一之盟而不祥也

而食話言

與晉約言而欺之是消食其善

言而不信也

奸時以動

農事方興而動兵以伐人

而疲

民以逞

逞欲則非正邪之刑

民不知信

上既無信故民不知所從

退罪也

或進或退皆恐得罪

人恤所底

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

其誰致死

其誰肯致死

子其勉之

汝其勉之

矣

再相見矣復扶又反

姚句耳先歸

鄭之使楚者未返而姚句耳先歸之

子駟問焉

子駟鄭穆公子名駟問楚兵何如

對曰其行速

言楚兵行速也



而不整又過險阻之處行陣不整速則失志慮也不整喪列無部曲也

志失列外喪其列將何以戰將何所恃以戰楚懼不可

用也楚兵如出恐不可用晉師濟河晉師之伐鄭者渡河聞楚師將至聞楚

救鄭者士燮中軍佐也曰我偽逃楚言我詐為

畏怯以庶幾可緩晉國夫合諸侯會合諸侯以為盟主

非吾所能也不敢指言晉侯無德不足以服諸侯故謙言非已能也以遺能者不

釋楚以遺我後人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我晉群臣苟

以事君其所得亦多矣何以戰乎文子蓋知厲武子

曰不可言不可逃楚晉楚遇於鄢陵鄢陵鄭地名二

范文子不欲戰不欲與楚兵相接戰郤至曰郤至新韓之戰

音偃此鄢范文子不欲戰不欲與楚兵相接戰郤至曰郤至新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境惠公不振旅晉惠公軍敗身執箕之役

先君成敗先君成敗今我辟楚今我晉兵又避又益耻也是又增

皆晉之耻也此三者皆子亦見先君之事矣郤至言文

師宣公十三年晉楚荀伯不復從荀伯不復從故道從平

之事矣楚而歸又益耻也是又增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言我先君所以數

秦狄齊楚皆疆有此四敵國其勢不盡力先

子孫將弱則子孫微弱將今三疆服矣今秦狄

敵楚而已與晉為敵者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聖人安

自非聖人降於聖外寧必有內憂則外

而內患亦不生故雖外無敵國

國既寧必致驕後以生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何不釋楚勿與戰庶吾君外有所懼

不至驕侈甲午晦六月甲午日也月終謂之晦日楚晨

壓晉軍而陳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迫晉軍吏患之患楚迫已

士句趨進曰士句范文子之子也晉楚唯天所授言二國勢均力敵唯

天所授者戰何患焉勝負在天文子執戈逐之怒其子

曰國之存亡言晉國之存亡天也晉若勝楚則厲公必驕

童子何知焉汝童子豈知此卻至曰楚有六間言

之間隙可乘有此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

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陣而行蠻軍而不陳蠻人雖成軍

此四陳不違晦晦日兵家所忌而楚以在陳而囂楚雖

而士卒宣詳此六合而加囂陣合宜靜各顧其後此見

謂人恤所底也莫有鬪心無有向前舊不必良王卒

精兵以犯天忌陣不違晦以我必克之以此觀之苗賁

皇言於晉侯曰苗賁皇楚鬪椒之子宣公四年楚之良

言楚國在其中軍盡聚集王族而已以王之公族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請分晉之精兵以而三軍萃於王卒而

三軍之力同攻必大敗之如此楚兵公筮之厲公命占

史曰吉筮者言其卦遇復震下坤上曰南國蹇筮者言

蹇楚在南方南射其元元首也言射其君王中厥目必

國也蹇子六反射食亦反下同

王中厥目必

中

其君之目也占辭於卦之國賊王傷國感其勢君傷其目不敗何

待言楚必敗公從之公從占者之步毅御晉厲公步毅卻毅也為厲公

御藥鍼為右鍼藥書子也為公車右(鍼)其廉反陷於淖公車陷於泥中(淖)乃孝反藥

書將載晉侯藥書欲自御公車鍼曰書退藥鍼在君前故名其父而使之退國

有大任言書為中軍將受國大任焉得專之何得專意廢其大任而為御也(焉)於虔反且

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有冒犯之罪失官慢也去將而御為失官有怠慢之罪離局

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也有三罪焉一舉而有三罪不可犯也

不可犯也此罪也乃掖公以出於淖樂鍼乃自舉公以出於沈(掖)音軒呂錡夢射

月呂錡魏錡也夢射月(錡)魚綺反中之射而中之及戰及至戰時射共王呂錡射楚共王

中目應筮者之辭卻至三遇楚子之卒當戰時三次遇楚王之卒見楚子

必下下車也免胄而趨風胄兜鍪也下車免胄而疾趨如風以禮楚王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楚王使工尹之官名襄者遺卻至以弓而問勞之曰方事之

殷也謂當戰事方盛之時有韎韐之跗注韎赤色也韐熟皮也跗注戎服也以赤色之皮

為之若袴而屬於跗與袴相連(韎)音莫(跗)音夫君子也有若此服者乃君子人也識見不殺

而趨言此人似識我者每見我必疾趨如風然無乃傷乎恐其傷也卻至見客客

工尹免胄承命之命以示敬也曰君之外臣至卻至晉卿故稱

楚之從寡君之戎事言我從晉君之兵事以君之靈以楚君威靈之故間

蒙甲冑間猶近也言服甲冑以從戎事不敢拜命禮云介者不拜故不敢拜君命也介甲也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敢告於楚君云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非有傷也為事之

故為有君事之故不獲荅君命為去聲敢肅使者但肅使者而已肅手至地也(使)去聲下同三

蕭使者而退郤至乃三蕭樂鉞見子重之旌尹故執旌

以麾乘鉞請曰請於日臣之使於楚也言我往日子重

問晉國之勇子重問我云汝晉臣對曰好以衆整我答

之君臣好使國以何者為勇臣對曰好以暇我又答

軍旅整肅曰又何如阿其餘臣對曰好以暇言好以

閒暇蓋惟事事今兩國治戎兵以戰行人不使行人

也兵交使在其間不可謂整此則非臨事而食言臨兵

晉不假使於楚不可謂整整也臨事而食言事而

銷食前日不可謂暇非暇也請攝飲焉攝持也請持飲

整暇之言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飲使行

之言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飲使行

人執以詣子重曰寡君之使此行人之辭也言使鉞御

之所造七到反曰寡君之使我晉君乏使令者使鉞御

持矛使栾鉞持矛以御公時是以不得犒從者所以不

犒勞楚之從者從去声使某攝飲故遣我行人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子重憶栾鉞往日必是故也必以此之故不

亦識乎言識栾受而飲之於是受其所免使者而復鼓

時方交戰纏脫晉使復旦而戰是日早見星未已至日

鼓以再戰復去声下同旦而戰晨交兵見星未已晚星

出戰由苗賁皇徇曰申嚴約束明日復戰言明日復

未已苗賁皇徇曰申嚴約束明日復戰言明日復

逸楚囚故縱楚兵之俘獲王聞之楚王聞明日召子反

謀欲謀明子反醉而不能見值子反飲酒而醉王曰天

敗楚也夫言楚之敗天實余不可以待我不可更乃宵

遁其夜楚晉入楚軍與晉交三日穀楚兵既逃棄其糧

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立於戎馬前曰君幼言厲公年

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立於戎馬前曰君幼言厲公年

諸臣不佞群臣又無才辯何以及此何以僥倖而獲此勝也君其戒之厲

公勿可恃勝而驕奢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惟命不于常天之眷命無常有德之

謂文子釋書意以為有德者乃楚師還及瑕瑕楚地名王使

謂子反曰共王使人語子反云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言子

於城濮之時王不在軍故罪在子玉覆芳六反子無以為過今日之敗非汝之罪勿效子玉之自

殺不穀之罪也今我親在軍而子反再拜稽首曰謝君命稽

音君賜臣死言王賜我以死死且不朽身雖死而王之臣之卒

實奔時子反將中軍言臣之罪也其罪止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言往日子玉初喪師而亦聞之矣汝

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盍圖之欲使子反亦自殺也卻至對曰雖

微先大夫有之微無也子反言假使大夫命側側子反

汝以大義責我我豈敢不以側亾君師我有喪敢忘

其死安敢不自殺也王使止之共王又使人止弗及而卒使人

而子反子反曹人請於晉曰請命於自我先君宣公即世三

年宣公卒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時負芻殺太子而自立

子臧將亾國人皆將從之所謂憂未息也而又討我寡君去年晉侯執以亾

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臧是大泯曹也言

君既執而賢公子又亾見滅先君無乃有罪乎言曹之先君

也若以今曹君為則君列諸會矣去年會于

同盟矣蓋諸侯有篡弒之罪者侯伯已與同盟則不復討君唯不遺德刑德以柔服

刑以伐叛

晉君惟於此二以伯諸侯故能以此為豈獨遺諸敝邑

者無所遺失敢私布之敢以此言私晉侯謂子臧反屬公

於是不念乎而汝也言子臧既子臧反從屬公

曹伯歸屬公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盡致於君不

義曹伯○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叔孫僑如也穆姜宣公

故也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欲去季孫氏孟孫氏而取使告

郤犇曰時郤犇將新軍蓋主東方諸侯魯之有季孟言

國有季孟二氏猶晉之有欒范也亦猶晉國之有政令於是乎

成二國政令賴今其謀曰誣諸季孟二晉政多門今季

晉國政令不出于君不可從也不可從也寧事齊楚齊楚亦

寧事有亾而已雖亾國蔑從晉矣蔑無也言斷若欲得

志於魯若欲使請止行父而殺之請郤犇執季文子而

在晉故我斃蔑也我則自殺孟獻子也持獻而事晉既

言如此我斃蔑也于留守公宮故言如此而事晉去

季孟二氏則我蔑有貳矣無復有貳心矣魯不貳魯既

叔孫專心事晉小國必睦則其他小國皆不然若不殺歸必叛矣則

子既歸必晉人執季文子信僑如公使子叔聲伯請季

孫于晉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晉人郤犇曰苟去仲孫

蔑言魯國若能而止季孫行父我則執季文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則我親汝魯國甚於親晉之公室對曰僑如

之情聲伯答言僑如之情在於淫穆姜而亦聞之矣而

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也若去蔑與行父蔑孟獻子行父季文子也是天弃魯國

若殺二子是絕魯國而罪寡君也而以為魯君為罪也若猶不弃若晉國猶不棄

而惠徼周公之福徼求也周公魯之始祖言晉不棄魯則求福於周公也徼音

使寡君得事晉君使魯君得事晉則夫二人者二人謂季孟也魯國

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闕係魯之社稷若朝亡之二子朝成魯必夕亡魯必

夕亡謂即亡而屬於他國也以魯之密邇仇讐以我魯國密邇齊楚之國皆仇讐也

而為讐使魯國亡而屬於齊楚治之何及至此雖欲治之亦無及也

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卻犇又欲為聲伯請邑於魯對曰

嬰齊魯之常隸也聲伯稱名言我乃魯之賤官也敢介大國介助也言我豈敢借

以求厚焉以求私邑而自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但奉魯君之命以請

季孫若得所請晉國若從其請吾子之賜多矣則受汝之賜亦多矣又何求

他何所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文子士燮武子栾書季孫於魯言文子之於魯

相二君矣輔相宣公成公相去聲妾不衣帛無衣帛之妾去聲馬不食粟

無食粟之馬可不謂忠乎其儉於家如此其忠於國可知信讒慝而弃忠良

信僑如讒慝之言棄季孫忠良之輔若諸侯何如此何以服諸侯也子叔嬰齊奉君

命無私言聲伯奉魯君之命不私受卻犇請邑謀國家不貳而堅心以事晉圖其

身其自為身謀也不怠其君皆先其君而後其身若虛其請若不從其所請是弃

善人也是棄絕善人也善人謂聲伯子其圖之吾子其圖謀之乃赦季孫釋季

文僑如奔齊而逐叔孫僑如○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晉既勝楚

使卻至獻捷于天子與單襄公語單襄公語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於單音善驟稱

捷于天子與單襄公語單襄公語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於單音善驟稱

捷于天子與單襄公語單襄公語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於單音善驟稱

捷于天子與單襄公語單襄公語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於單音善驟稱

捷于天子與單襄公語單襄公語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於單音善驟稱

其伐稱其功數數自單子語諸大夫曰襄公以告於諸大夫云温季其

亾乎温季即郤至也位於七人之下郤至佐新軍其上

而求掩其上稱已之功怨之所聚如此乃衆亂

之本也而召亂多怨而階亂積怨既多而何以在位何以

安君其位言必亾也為明年晉殺三郤張本○按三郤

吹毛求疵歷詆三郤之罪不少假借則是殺之者無罪

而世無不幸而死者嘻其甚矣左氏以成敗論人是非

類皆如此愚特摘其甚者而論述焉

丁亥十七年晉范文子歸自鄆陵去年戰于鄆陵使其

祝宗祈歿祝人宗人主祭祀者曰君驕侈而克敵言厲

楚師是天益其疾也是天增益其疾難將作矣言晉

去聲愛我者唯祝我苟愛我者惟當祝使我速歿神

士燮卒劉校曰士燮之卒適與此會耳何○初聲伯夢

涉洹聲伯即子叔嬰齊也往年或與巴瓊瑰瓊玉也瑰

以此贈已食之夢食珠玉有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哭泣

復化為珠玉從而歌曰夢中又濟洹之水言我涉贈我

以瓊瑰或有贈我歸乎歸乎重言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滿懷矣懼不敢占也聲伯恐其夢還自鄭至是聲伯從

至於貍服而占之貍服地名聲伯至此方占問曰余

恐歿言我初得此故不敢占也所以不敢今衆繁而從

占其吉凶

占其吉凶



余三年矣今衆人繁多又從我已三年矣無傷也故今

必無言之之莫而卒此日方言此夢其晉厲公侈其

淫多外嬖外多愛欲盡去群大夫欲盡殺諸大夫而立

其左右更立所愛幸胥童以胥克之廢也胥童胥克之

年卻缺怨卻氏而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厲公愛公將作

難將殺群大難夫難去声胥童曰必先三卻三卻卻犖卻缺卻至也

之族大多怨言卻氏族大去大族不偏除去大族則不

逼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則公曰然厲公卻氏聞之聞

公欲殺巴卻錡欲攻公卻錡獨欲卻至曰人所以立卻至不

言人之所信知勇也以有三者之信不叛君所貴乎誠

以自立者信知勇也德也知去声信不叛君信者以其

不叛君也知不害民所貴乎明智者勇不作亂所貴乎勇敢

也亂失茲三者若攻公則其誰與我誰肯助我歿而多怨

况舉兵則殺害必衆將安用之言俱不免歿何君實有

臣而殺之言君有群臣其謂君何其何以我之有罪設

我有罪吾歿後矣吾之歿若殺不辜若無罪將失其民

則民心不服欲安得乎雖欲安居君待命而已但當聽

而受君之祿為人臣者受是以聚黨故有餘財以有黨

而爭命既有私黨乃用之罪孰大焉其罪孰大於此

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胥童夷羊五帥甲攻卻氏夷羊

厲公所愛幸者故皆尸諸朝陳三卻之尸以胥童以甲

與胥童共攻卻氏皆尸諸朝暴其罪朝音潮胥童以甲

劫樂書中行偃於朝

中行偃荀林父之孫荀夷之子也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胥童併欲

殺二子也

長魚矯曰

長魚矯亦厲公所愛幸者

不殺二子

言若不殺二子則樂書中行

憂必及君

二子必為公之害也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

言一旦而殺三卿皆

晉之卿也

余不忍益也

言我不忍更殺也

對曰人將忍君

長魚矯言公不忍殺

二子二子將忍於害君矣

臣聞亂在外為姦

我聞作亂於外者其名為姦

在內為

軌

御姦以德

制御在外之姦惟德可

御軌

以刑

不施而殺

不可謂德

謂三郤不施德而據殺之

既無御姦之德矣

臣偏而不討

二臣偏害而不忍討之

不可謂刑

是又無御軌之

德刑不立

德與刑皆不立

姦軌並至

姦與軌將並至矣

臣請行

恐為

所害故請行也

遂出奔狄

矯遂奔狄以避其禍

公使辭於二子

厲公使人辭謝樂書

荀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言我但討治三郤之罪

郤氏既伏其辜矣

三郤受誅已伏罪矣

大夫無辱

胥童劫而辱之故慰撫之曰無辱也

其復職位

子復

其舊之職位

公使胥童為卿

胥童公所愛幸故使為卿

公遊於匠麗氏

匠麗

氏亦公所愛幸大夫之家

樂書中行偃遂執公馬

二子果執厲公而將弑之

召士

二子召士

士旬辭

辭不肯往

召韓厥

復召韓厥助已

韓厥辭

曰古人有言曰

韓厥述古人之言曰

殺老牛莫之敢尸

尸主也此即鄭子家

畜老猶憚殺之之說

而况君乎

何况國君而透忍殺之乎

二三子不能事君

言汝

二三子不能事君而圖弑之

焉用厥也

何用召我為哉於是樂書中行偃殺胥童焉

於慶反

戊子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程滑晉大夫也

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晉襄公之曾孫也居于京師樂書荀

偃使二臣迎歸而立之是為悼公士  
生十四年矣悼公于是

鮒士會之子也蓋於耕反鮒音房  
周子曰與諸大夫言

孤始願不及此言我得為君出於望外  
雖及此雖我今日得至

豈非天乎豈非出於天  
抑人之求君抑語辭言人之所以求君而事

之使出命也蓋使其君出命  
立而不從若徒名為立君而實不從其命

將安用君如此則安用  
二三子用我今日言汝諸大夫能用我之命

當自今若不用我之命  
共而從君汝等若能恭敬事君

而從神之所福也為臣而盡臣道是亦鬼神之所福也

而其言凜不可犯如此諸臣之跋扈對曰群臣之願也

者安得而不畏服也其復霸者宜哉對曰群臣之願也

諸大夫答言共以事敢不惟命是聽  
命之是聽乎悼公

即位于朝悼公既入朝廟遂行即  
始命百官始命令在朝之百官

施舍施恩惠  
已責除其通負  
逮鰥寡惠及微民  
振廢滯振起舊德  
匡困

乏匡亦救也困乏謂  
救災患災患謂罹天災及患難者  
禁淫慝淫侈慝惡

者禁止之  
薄賦歛稅賦徵歛皆薄  
宥罪戾罪戾之人皆寬宥之  
節器用

皆節省之物器用之物  
時用民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不縱已欲  
使魏相士

鮒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也士鮒士會子頡魏顆子

相晉國故使之為卿  
荀家荀會不詳其所自出厲樂書之子無忌韓厥之子

也按國語荀家悖惠荀會文敏樂厲果敢無忌鎮靜故

使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公卿大夫職掌教訓

之恭儉孝悌也使士渥濁為太傅  
渥濁士貞子也按國語士貞子帥志博聞

共音恭弟音悌使士渥濁為太傅

而宣惠於教 **使修范武子之法** 武子士會曾為景公太傅故使士貞子修其法

**右行辛為司空** 辛之先祖曾將右行因以為氏按國語

音杭 **使修士蔦之法** 士蔦士會之祖也曾為獻公司空

**弁糾御戎** 弁糾按國語以為樂糾能 **校正屬馬** 校正主馬官也

使之屬於 **使訓諸御知義** 御戎是御官之長使與校正

御戎之官 **荀賓為右** 荀賓不詳其所出按國語荀賓 **司士屬馬** 司士

車右之官使之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戎右是諸右之長

力之士以 **卿無共御** 卿謂諸軍之將也前此常有 **立軍**

供時之使 **尉以攝之** 惟立軍尉之官臨 **祁奚為中軍尉** 按國語祁

不淫故使 **羊舌職佐之** 職羊舌大夫子也按國語羊

為中軍尉 **絳為司馬** 絳魏犇子也按國語魏絳勇 **張老為候奄** 候

主斥候之官也按國語張 **鐸遏寇為上軍尉** 按國語鐸

老知而不詐故使為候奄 **輶偃為之司馬** 輶輶談之父也按國語輶

而信疆故使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從車者為卒佐車者為乘

為上軍 **程鄭為乘馬御** 程鄭荀氏

司馬 **六駟屬馬** 六駟六閑之駟

教其士卒使之相親以聽在 **六駟屬馬** 也使之屬於乘

上之命 **測留反** **使訓群騶知禮** 乘馬御掌駕官之長使與六

國語程鄭端而不淫邪好諫 **六駟屬馬** 也使之屬於乘

而不隱故使為御乘車之僕 **六駟屬馬** 也使之屬於乘

車之御 **禮** **凡六官之長** 成公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之 **皆**

民譽也 **舉不失職** 所舉用者皆堪

者 **官不易方** 所居之官各守其 **爵不踰德** 所授之爵各

也 **爵不踰德** 稱其人不踰

越其師不陵正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正軍將命旅不

德也師也師帥卑於正不敢陵偏其王

偏師旅五百人之帥也旅帥民無謗言公之政事無不當於民心故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悼公復能興之復扶又反○楚伐宋

之尹子宋華元如晉告急於晉人華元求救韓獻子為政

樂書卒韓厥曰欲求得人諸侯從已必先勤之則必先

代之將中軍也成霸安疆致安疆也疆音強自宋始矣而始也今

也宋有急不晉侯救宋從韓厥之言楚師還畏晉強故還○是

立可不救也立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五卷終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六

襄公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謚法

巳丑周簡王十四年元年陳成公三十七年紀桓公六十五年

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蔡景公二

十年鄭成公十三年吳子壽夢十四年是歲周簡王卒

子泄心立是為靈王庚寅周靈王二年鄭成公疾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子駟

子駟也欲從晉以避楚公曰楚君以鄭故成公謂楚共

役猶負重者之息肩也親集矢於其目為晉呂錡非異人任言共王任此患

壬寡人也為我若背之若背楚而從是弃力與言一則

國之力一則其誰暱我無信如此誰肯免寡人唯二三

棄盟誓之言其誰暱我親我暱女乙反

子免我棄力背言之鄭伯踰卒子髡頑立是為晉師伐

鄭乘喪伐之諸大夫欲從晉欲遂子駟曰官命未改先

未莖嗣君未免喪故云孟獻子曰時獻子從諸請城虎

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獻子以鄭人知武子曰

善武子荀瑩也善獻郕之會去年獻子與齊之崔吾子

聞崔子之言時崔子與獻子語有不服今不來矣今崔

來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皆畏齊而

寡君之憂不唯鄭言我晉君不唯憂瑩將復於寡君將

而請於齊然後請齊共城虎得請而告

吾子之功也如此則是若不得請若齊

諸侯會築虎牢諸侯會築虎牢

請其事將在齊將先伐齊吾子之請汝能請諸侯之福也

諸侯皆其福豈惟寡君賴之不特我晉遂城虎牢於是齊崔

小邾之大鄭人乃成鄭人始行

辛卯三年鄭僖公公如晉襄公即位至盟于長檮晉侯

武子曰天子在言天子在上而君辱稽首稽首事天寡君

懼矣恐懼不敢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言魯國密

邇仇讐親近齊楚寡君將君是望我魯君它無所恃敢

不稽首豈敢不○晉為鄭服故去年鄭人行且欲修吳

好又欲與兵修將合諸侯將為使士句告于齊士句范

三傳句解

曰寡君使句晉侯使我至齊以歲之不易以歲事之多難易以跋反不虞之

不戒又以其不可虞度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我晉君願

與諸兄爭以謀不協以圖謀諸侯不和叶者請君臨之請齊靈使

之國相見靈公求盟齊侯欲勿許靈公不欲與士句盟而難為不協

句請盟使我先就乃盟於郟外乃與士句盟於郟水之外郟音而

時諸侯皆服故靈公難於獨為不協難去聲○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尉請致仕也晉侯問嗣焉悼公問誰可稱

解狐舉解狐以自代解音蟹其讐也解狐素與祁奚為讐將立之而卒將立而卒

為尉又問焉悼公再問祁奚誰可為尉者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

於是羊舌職歿矣羊舌職佐祁奚者至是亦歿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悼公又問祁奚誰對曰赤也可赤羊舌之子也於是使

祁午為中軍尉祁奚羊舌赤佐之以代羊舌職君子謂祁奚

於是能舉善矣言祁奚所舉得善類稱其讐讐謂解狐不為諂設令他人稱其

讐則是諂以求福而祁奚則非諂也立其子子謂祁午不為比他人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惟

祁奚則非比也舉其偏偏謂羊舌赤是不為黨他人舉其偏則為相

阿黨也惟祁也商書曰今周書無偏無黨於已無所偏私於人無所阿黨

奚則非黨也王道蕩蕩此王者之道所以其祁奚之謂矣言祁奚無偏黨解

狐得舉未得位而歿祁午得位得代其父之位伯華得官羊舌赤字

伯華官亦位也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佐同官故曰建一官得舉得位得官故曰三

物能舉善也夫可謂能舉善類者矣唯善故能舉其類唯祁奚是善人故所

舉皆詩云詩小雅裳惟其有之惟已是有是以似之所

善類詩云裳者華篇惟其有之德之人是以似之所

舉得似 **祁奚有焉** 言足以當此詩也 諸侯同盟于雞澤 晉悼公盟

諸侯于雞澤之地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 揚干晉悼公之弟也亂行謂亂

地名行音杭 **魏絳戮其僕** 時魏絳為中軍司馬謂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

其僕 **晉侯怒** 怒魏絳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 言台

同盟本以為晉之榮也 **揚干為戮** 其僕被戮與揚干受戮同 **何辱如之** 晉之辱莫甚于

也 **此必殺魏絳** 欲殺魏絳以雪其辱 **無失也** 不可失此刑也 **對曰絳無貳志**

羊舌赤荅言魏絳之為人無有二心 **事君不辟難** 平日事君雖有難而有

**罪不逃刑** 假使有罪必受刑而不逃 **其將來辭** 言魏絳必來自陳其辭 **何辱**

**馬** 不必辱君命以殺之也 **言終** 君方畢 **魏絳至** 魏絳果自外至 **授僕人書**

作書以授悼公之御者 **將伏劔** 使欲伏於劔 **士魴張老止之** 時士魴為

卿張老為候止魏絳勿伏劔魴音房 **公讀其書** 悼公讀魏絳書如下文所云 **曰日君之**

**使** 言日來我君之使令者 **使臣斯司馬** 故使我為此司馬之官 **臣聞師衆以**

**順為武** 我聞師旅兵衆順從上命是為威武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治軍事者雖有

死難不敢違犯法令而縱舍罪人是為共敬 **君合諸侯** 公合諸侯為盟 **臣敢不敬** 豈

敢畏懼死罪縱舍罪人不為恭敬也 **君師不武** 今公之師衆違命亂行既不武矣 **執事不**

**敬** 若執事之臣畏死而不討罪是不敬也 **罪莫大焉** 是我與揚干皆有大罪也 **臣懼其**

死 **以及揚干** 我若不討則懼有死罪 **無所逃罪** 是我

重無所逃也 **不能致訓** 不能以致訓 **至於用鉞** 至於用鉞 **臣之**

**罪重** 是我之罪甚重 **敢有不從** 敢不從君命以受戮 **以怒君心** 以致君心之怒 **請**

**歸死於司寇** 請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公跣而出** 悼公聞其將死不俟穿履跣足而出



先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我所謂揚干為戮何辱如吾

子之討軍禮也汝之討戮揚干之僕寡人有弟弟謂揚干弗

能教訓平日不能以禮教訓之使干大命一旦使之干犯寡人之

過也此乃我子無重寡人之過汝若自殺是重復增蓋我之失也重去聲敢

以為請敢以此說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言魏絳

刑當罪是能以刑佐民反役反自雞澤與之禮食悼公親為魏絳特設禮食使佐新

軍於是張老代絳為司馬而士富代張老為候奄

壬辰四年是歲陳成公卒子弱立是為哀公穆叔如晉穆叔魯叔孫豹

逐僑如立穆叔以繼叔孫之後晉侯享之悼公以享禮待穆叔金奏肆夏之三肆

樂章名見周禮其二曰韶夏其三曰不拜穆叔不拜謝工歌

文王之三文王詩大雅篇名其二曰大明其三曰緜又使樂工歌此三詩也又不拜穆叔

又不拜拜謝工歌鹿鳴之三鹿鳴詩小雅篇名其二曰四牡其三曰皇皇者華又使樂工歌此三

也三拜每歌一詩則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行人通使之官

子負其名也晉韓厥使子負問於穆叔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汝奉命來使

於魯先君之禮以先君之禮藉之以樂而薦之以樂以辱

吾子以此禮辱為汝之辱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舍其大謂不拜肆夏與文

王重拜其細謂三拜鹿鳴也舍音捨重去聲敢問何禮也敢問此禮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元侯來朝天子享之乃奏三夏

使臣弗敢與聞言我是諸侯之使不敢與聞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兩國諸侯相見乃歌此詩臣不敢

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兩國諸侯相見乃歌此詩臣不敢

及我不得聞之故不拜也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言我有所

嘉實穆叔奉君命來使詩  
君所以勞使臣也  
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

君所以勞使臣也  
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

敢不重拜  
敢不再拜晉君以謝勞  
皇皇者華  
其序言君

君教使臣曰  
詩教我以此  
必諮於周  
詩意言使臣當諮問

臣聞之  
我之所聞如  
訪問於善為諮  
此句總釋詩中

咨親為詢  
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咨  
咨事為諏  
此句釋詩首章

咨禮為度  
此句釋詩三章周爰咨度之

獲五善  
因君之教而得咨  
敢不重拜  
敢不再拜以謝

公如晉聽政  
魯襄公朝晉以受  
晉侯享公  
禮待公

請屬鄆  
襄公請以鄆屬魯使  
晉侯不許  
悼公初不

獻子曰  
時襄公七年七歲  
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  
言魯君

而願固事君  
而願堅固  
無失官命  
以無失晉國

事朝夕之命敝邑  
言晉之執事者朝夕有  
敝邑褊小  
魯

闕而為罪  
苟貢賦有闕  
寡君是以願借

助焉  
我魯君所以願借  
晉侯許之  
悼公乃從魯請六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其君子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莊子魏絳也孟樂因之以

於晉

以

以

以

請和諸戎

請晉國與諸戎結和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

悼公言戎狄無親睦

之意有貪

不如伐之

不若伐之而勿與和也

魏絳曰諸侯新服

言

諸侯新服於晉

陳新來和

陳舊屬楚去年將觀於我

其心未回

皆將觀晉之德何如

我德則睦

晉而德則睦以事晉

否則攜貳

不然則諸侯攜

貳以叛

勞師於戎

以伐諸戎

而楚伐陳

楚兵必來伐陳

救

是弃陳也

如此則是棄陳國也

諸華必叛

中國諸侯見晉

不能庇陳必叛晉矣

戎禽獸也

戎狄之人本與禽獸無異

獲戎失華

雖伐戎得勝而失中

無乃不可乎

得小失大甚不可也

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

昔

辛甲為周太史

命百官官箴王闕

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為箴以戒王之闕失

虞人之箴曰

虞人掌田獵之官其箴有云

茫茫禹迹

茫茫遠貌禹迹謂大禹治水所

行之

畫為九羽

畫天下之地分為九州

經啓九道

於是開通九州道路

寢廟

民有寢以安身有廟以安神

獸有茂草

禽獸則有茂盛之草以棲其形

各有攸

處

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

夷羿夏太康之篡臣自立

為冒于原獸

羿善射故貪冒于原野之禽獸

忘其國恤

忘其國家可憂之事

其鹿牡

獸之雌曰鹿雄曰牡言羿之思惟在田獵鹿音憂

武不可重

言有國家者不可重

事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重武事故雖篡取亦不能恢大之也

獸臣司原

所掌者原野之事

敢告僕夫

敢以后羿田獵亡國之虞事告于吾君之僕御者

箴如是

魏絳言武王時虞人之箴如此

可不懲乎

聞此箴者可不於是以后羿為戒乎

晉侯好田

當是悼公亦好田

故魏絳及之

魏絳本意勸公和戎偶因悼公好田并誦

虞箴以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悼公言如此則不若和戎乎

對曰和

戎有五利焉

魏絳言晉若和戎其利有五

戎狄荐居

荐聚也一日荐

水草而居也

賚貨易土

既與通利則貴貨易得

土可賈

其土產之貨可以資商賈焉賈音古

一也

此利也

邊鄙不聳

與戎和則邊邑寧謐不聳

民狎其野

吾民皆得狎習於田野而無憂

穡人成功

於是務稼穡者皆得成其農功

二也

此利也

戎狄事晉

與戎和則諸戎皆來事晉

四鄰振動

近之足以震動

乎四鄰

諸侯威懷

遠之足以威懷乎諸國之侯

三也

此利也

以德綏戎

但用德以綏撫諸戎

師徒不勤

士卒之衆不至勤勞

甲兵不頓

甲兵之器不至頓壞

也

鑒于后羿

以后羿之好田失國為戒

而用德度

吾身之法度

遠至邇安

遠之戎狄皆服近之人民舉安

五也

此利也

君其圖之

此君其利害如

自圖度也

公說

悼公悅魏絳之言說音悅

使魏絳盟諸戎

使與諸戎修盟結好

事修飾田以時

田獵不奪農時

邾人莒人伐鄆

二國

臧紇救

鄆

臧紇臧武仲也鄆既屬魯故魯救之紇下沒反

敗於狐駘

狐駘邾地名臧紇為邾人所敗駘徒

來國人誦之

魯人為歌謠以譏之

曰臧之狐裘

臧紇當時衣狐裘

敗我於

狐駘

致我敗於狐駘之地

我君小子

襄公幼弱故曰小子

朱儒是使

臧紇短小故號

朱儒言襄公委任不得其人也

朱儒朱儒

重言以譏諷之

使我敗於邾

致使我師為邾

人所敗也

癸巳五年

陳哀公元年

季文子卒

魯季孫行父卒

宰庀家噐

宰家臣也庀具

也庀匹

為葬備

具家噐之所有以為營葬之備

無衣帛之妾

其家妾不衣帛衣去

無食粟之馬

其廐馬不食粟

無藏金玉

其府庫不藏金玉

無重噐備

無金寶之重噐無甲兵之重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儉於私家可以知其忠於公室 **相三君矣** 自宣公八年襄仲季文子始得政歷相宣成襄凡三君

而無私積 聚積子匹反 **可不謂忠乎** 非忠於公室者能如是乎

**甲午六年** 是歲桓公卒子

**乙未七年** 祀孝公元年是歲鄭公子駢 **夏四月** 周四月

**三卜郊** 以郊祀 **不從** 皆不吉 **乃免牲** 於是其牲 **孟獻子**

**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仲孫蔑言我今乃知卜筮之有神也 **夫郊祀后**

**稷** 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者祀天之祭以后稷配享 **以祈農事也** 后稷以農事開國祀之所以祈

**是故啓蟄而郊** 啓蟄建寅之月今雨水節也 **郊而後**

**耕** 郊祀之後即擇日而耕 **今既耕而卜郊** 今正月既耕而 **宜其不**

**從也** 宜其卜之不吉也 **晉韓獻子告老** 獻子韓厥也 **公族穆**

**子有瘵疾** 穆子韓厥之長子名無忌 **將立之** 將使代韓厥為卿

**辭曰** 穆子 **詩曰** 露篇有云 **豈不夙夜** 言人豈不欲 **謂行**

**多露** 所懼者多露之濡已也詩意謂人不可以妄居官位也 **又**

**曰** 又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云 **弗躬弗親** 言在位者苟不躬親政事 **庶民弗信** 則

**讓其可乎** 必也遜讓 **請立起也** 請立其弟 **與田蘇游** 田蘇

**靖共爾位** 詩言君子安靖恭敬 **好是正直** 好是正直之人與之交游

**神之聽之** 如此則神明 **介爾景福** 而介助之 **恤民為德**

**正直為正** 正直已心 **正曲為直** 正人為

**有恤民之德** 靖共其位所以 **正直為正** 是為正也 **正曲為直** 曲是為

**靖共其位** 所以 **正直為正** 是為正也 **正曲為直** 曲是為

也參和為仁謂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則不失其本心之德是為仁也如是韓起

則神聽之聽順之介福降之必降福以助之立之不亦可乎

立之為卿宣子韓起也使之朝使宣子朝君而受命朝音潮遂老韓厥致仕晉

侯謂韓無忌仁悼公謂無忌能使掌公族大夫使為公族大夫

長文子孫林父也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

與襄公同等一等今文子叔孫穆子相穆子叔孫豹也相趨進曰趨進

而進文子諸侯之會言諸侯同會時寡君未嘗後衛君魯君與汝衛君敵體故同

登今吾子不後寡君而與魯君同登寡君未知所過

未知何失而汝不禮遂之吾子其少安言汝何不孫子無辭言以答

亦無悛容貌悛音銓穆叔曰孫子必亾言文子有取亾之道為

臣而君為臣而以過而不悛有失而無亾之本也此乃取亾

之根本也為十四年孫林父逐君張本

丙申八年鄭簡公鄭子國子耳侵蔡子國鄭穆公子名發子耳子良之子

名輒蔡黨於楚二子獲公子燮燮蔡之司馬鄭人皆喜

勝蔡為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之子名曰小國無文

德而有武功言鄭乃小國不修禍莫大焉此乃鄭國楚

人來討楚人為蔡之能勿從乎鄭敢不從之服楚晉師

必至晉兵必晉楚伐鄭送來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自今以後鄭國不出四五年之外弗得寧矣無安寧之歲矣言四五年

也安子國怒之其父怒子曰爾何知言汝有國有大命國

有大命而有正卿自有正卿與其謀議童子言焉汝童子也出而僭言將為戮

矣必將受其刑戮矣其後晉楚交兵伐鄭皆如子產之言楚子囊伐鄭子囊楚莊王之

子公子貞也五年討其侵蔡也果如子產之言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三子欲遂服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孔穆公之子名嘉子矯子游之子

名董子展子罕之子名舍之皆穆公之孫也三子欲待晉兵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

今周詩無此蓋逸詩云曰俟河之清詩言河水濁而欲俟其清人壽幾何言人壽短

蓋河清遲以喻晉之不可待也兆云詢多也兆既卜而

詢謀職競作羅則競作羅網之難而謀之多族言鄭之

實多族類民之多違人各有心必多違戾事滋無成所謀之事益無成功民急矣

今楚兵來討民之歎姑從楚以紓吾民吾民之歎紓音舒

晉師至來伐吾又從之服晉敬共幣帛但當敬以共奉幣帛耳共音恭

以待來者以待來伐者小國之道也小國事大之道當如此也犧牲

玉帛盟用犧牲會用玉帛待於二竟待於晉楚二國之境竟音境以待彊者待以

兵力之強盛者而與之盟會彊音強而庇民焉庶幾旦夕之安可以庇音界寇不

為害與之不能為害民不罷病不與之戰則吾國之民不至疲病罷音皮不

亦可乎如此豈不可乎子展曰肯從楚小所以事大事小國所以事大國者

信也以其有誠信也小國無信以鄭之小國而無誠信兵亂日至如此則二國交

兵禍亂日亡無日矣其亡國也五會之信謂鄭與晉三年會雞澤五年會

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今將背五會之信而從楚雖楚救我雖

來救晉兵之伐將安用之將何用之親我無成來親我反不

與鄙我是欲楚欲滅鄭而為不可從也子駟之謀不如

待晉不若且待晉君方明少而精明四軍無闕四軍謂

軍及新軍也無八卿和睦八卿和睦佐也和睦則眾心同必不棄

鄭必不肯棄楚師遼遠楚兵至鄭糧食將盡所齎糧食

矣必將速歸而必歸也留何患焉言楚不舍之聞之子

稱名述其所聞杖莫如信人之可倚杖完守以老楚今但完守

楚杖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不亦可乎如此豈子駟曰

必欲詩云引詩小雅謀夫孔多詩言謀事是用不集

從楚詩云小晏之篇發言盈庭盈滿於庭誰敢執其咎

此益不集也發言盈庭盈滿於庭誰敢執其咎

斷决是非出而如匪行邁謀言若非親往行于道路而

受其咎責者如匪行邁謀言若非親往行于道路而

編坐而是用不得于道為是之故用不請從楚請無待

謀之楚駢也受其咎出而受其咎責乃及楚平從子駢使

從駢也受其咎出而受其咎責乃及楚平從子駢使

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鄭使曰君命敝邑言晉

我鄭修而車賦而汝也賦兵也言倣而師徒敬飭汝以

討亂畧其有作亂而侵蔡人不從蔡人恃楚不敝邑之

人我鄭國不敢寧處不敢悉索敝賦盡索鄭國以討于

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虜獲蔡司獻于邢丘今年會于

我獻蔡今楚來討之故來討于鄭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言汝安得擅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言馮陵我城

舉兵以伐蔡焚我郊保楚人焚鄭國之郊保馮陵我城

郭馮迫也城外曰郭言馮敝邑之眾凡我鄭夫婦男女



夫婦已嫁娶者不遑啓處遑暇也啓跪也不以相救也

男女未嫁娶者以相救其翦焉傾覆翦盡也言楚人傾危覆無所控告

無所控告而告訴者民死亾者鄭國民人死非其父兄若非子弟

卽其子弟卽是父兄夫人愁痛人人憂愁而疾不知所

宀不知所以民知窮困鄭國之民知窮而受盟于楚

皆不得已而受楚之盟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言鄭之受盟

君臣不能禁止之不敢不告不敢不以事之知武子使行人子

負對之曰武子荀罃也使于負君有楚命言鄭君有楚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言鄭不遣單使行李行人也

而卽安于楚遂受楚盟君之所欲也此乃鄭君之願欲也誰敢違

君誰敢違鄭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我晉君會合

下見音現唯君圖之唯汝鄭君自圖謀○晉范宣子聘

使來聘于魯晉告將用師于鄭言將伐鄭公享之襄公

禮待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召南詩標名標落也梅盛

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賦此詩季武子曰也文子卒

欲魯及時同討鄭也標婢小反季武子曰也文子卒

立誰敢哉言誰敢不今譬於草木借草木寡君在君我

君於汝君君之臭味也如草木氣味歡以承命歡樂以

時之有遲速惟命敢武子賦角弓言兄弟婚姻無胥遠

矣武子賦此詩者謂晉與實將出宣子曰城濮之役

魯乃兄弟之國當相親也宣子將出武子賦彤

弓彤弓詩小雅篇名宣子曰城濮之役

僖公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濮音卜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晉文公戰勝至

于衡雍周襄王親勞之文受彤弓于襄王襄王嘉文公之功賜以彤

公遂獻楚俘于王雍去聲以爲子孫藏文公藏之勻也先君守官之嗣也

專征伐宣子稱名謂我嗣其敢不承命豈敢不承季君子以爲

父祖爲先君之守官武子之教命知禮禮若審俞來聘爲賦彤弓以美審俞則非禮也

春秋左傳句解十六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七

襄公二

丁酉九年宋災被火也傳例晉侯問於士弱士莊子名弱士渥燭

之子曰吾聞之宋災晉悼公言聞宋於是乎知有天道

宋人自知天何故問何故對曰古之火正蒼言古者有道將有火災

或食於心心東方宿名也火正歿而爲神後世或

食於味味柳星也南方之宿又言火以出內火季春鶉

見南方時則令民放火故曰出火季秋大火星伏在是

故味爲鶉火柳星南方朱鳥之宿鳥有喙故名心爲大

火心星在卯位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陶唐氏堯

有天下之

號堯時闕伯為堯火正祀大火而火紀時焉闕伯既居

堯遷之于商丘闕音過相土因之相土契之孫商之先祖

大火心星而紀季春時相土因之也封于商丘因闕伯之

出火季秋內火之時故國而祀大火故商人闕其禍

心星相去聲故商主大火所以商丘之商人闕其禍

敗之釁必始於火闕猶數也謂商人為王時數商是以

日知其有天道也宋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故自天

誤公曰可必乎悼公又問宋有對曰在道答言在其君

國亂無象國若無道災變亦不可知也故不可知也○穆

姜薨於東宮穆姜魯襄公之祖母也淫於叔孫僑如欲

始往而筮之初徙居東宮之遇艮之八揲著之法遇九

老陰遇七為少陽遇八為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

姜筮得艮卦初二四五爻凡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為少

陰不變故曰史曰是謂艮之隨史官言本卦是艮五隨

其出也言隨非閉固之君必速出言穆姜不久居於此

悅穆姜曰可出之理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穆姜又引周易隨卦彖辭以折史之妄也揲著之法遇

五爻變者當以之卦不變之爻辭占據此當用隨六三

係小子失丈夫為斷是則史之元體之長也按此下一

對固矣而穆姜亦未為是也元體之長也文體字作

文言畧同疑古書本有此語後來孔子作文言乃采而

用之也元始也於人為首故曰體之長也文體字作

善亨嘉之會也亨通也萬物亨通之利義之和也利遂

主斷制故少於和萬物成遂貞事之幹也貞正而固也

自然和悅故於義為和也貞體仁足以長人仁即元也元包四德猶

可以為幹故貞體仁足以長人仁之包五常仁者全體

為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仁之包五常仁者全體

不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故君嘉德足以合禮君子有嘉

子體仁足以長人長展兩反嘉德足以合禮美之德則

動與禮合故嘉德足以合利物足以和義君子利益萬

禮也不言德字作會字利物足以和義君子利益萬

而不傷其利故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以正固立事猶

物足以和義也貞固足以幹事君子以正固立事猶

足以幹然故不可誣也有是四德者在身必是以雖隨

事也然故不可誣也有是四德者在身必是以雖隨

无咎所以雖遇隨卦今我婦人言已罪而與於亂

孫僑如之固在下位婦人卑於男子而有不仁

亂與音預固在下位也而有不仁而有淫

行之不可謂元不可謂不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

亨不可謂作而害身被放於東宮不可謂利不可謂

位而姣棄夫人之位而與不可謂貞不可謂有四德者

有此元亨利貞乃得隨我皆無之穆姜自言豈

隨也哉豈當隨我則取惡咸其自取能無咎乎其身能

必死於此言必死弗得出矣疾無可速秦景公使士

雅乞師於楚秦之力不足以敵晉故使將以伐晉秦晉

仇雖言故景楚王許子囊曰不可子囊楚令

公欲伐晉楚子許之之出師許子囊曰不可尹言不可

許當今吾不能與晉爭言當今事勢楚國晉君類能而

使之晉悼公隨人才之舉不失選所舉之才官不易方

所居之官其卿讓於善遜於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

不變其宜其士競於教於奉上教命其庶人力

於農穡下之而為庶民則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以至

賈者為工匠者為阜隸賤官者皆君明臣忠為君者克

不知遷易其所治之業阜在早反明為臣者

忠克上讓下競尊官以禮相遜當是時也當今晉不可敵

不可與晉為敵事之而後可但可事君其圖之君其自王曰吾

既許之矣許共王言我既雖不及晉雖楚之德必將出師

秦而不出兵秦兵楚子師于武城共王出兵于以為秦援以

秦人侵晉無鍾鼓晉饑適值晉弗能報也故受其

報能諸侯伐鄭悼公以諸侯伐之鄭人恐懼晉乃行成

乃與晉成中行獻子曰獻子荀偃遂圍之言且以兵圍鄭以

待楚人之救也待楚兵而與之戰與楚兵戰不然若不

無成則楚來伐鄭人又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荀

言且許鄭盟以敝楚人楚之兵力吾三分四軍晉有上

軍反新軍共四部與諸侯之銳又選擇諸侯以逆來者楚兵

更迭爭鄭於我未病三部之兵更番而出楚不能矣各一部

而楚兵三來則楚猶愈於戰豈不勝於與楚戰乎晉所

於暴骨以逞若使二國暴骨以戰不可以爭則勝負相

與楚爭矣不若不大勞未艾與楚爭鄭是大勞役君子

戰之為全勝也勞心小人勞力則治於人先王之制也先

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也蓋謂晉諸侯皆不欲戰

諸侯之兵亦乃許鄭成許其將盟同盟晉士莊子為載

不欲與楚戰書莊子士弱也凡為盟皆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載書

今為盟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鄭國苟不聽而或有異

志者乃或有異志有如此盟如此違公子駢趨進鄭子

而從楚者志有如此盟如此違公子駢趨進鄭子

志者而從楚者有如此盟如此違公子駢趨進鄭子

受此盟故趨而曰天禍鄭國言天降禍於我鄭國使介居二大國

之間楚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音楚不以德而

亂以要之但以兵亂之力而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

致使鄭之鬼神不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為之人民不

利夫婦辛苦墊隘辛苦難嘗之味也墊隘委無所底告

無所底至而告訴者自今日既盟之後從今為鄭國而不唯有禮

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鄭國苟不惟有禮者有力者與

而敢有異志者乃或有異志亦如之亦如此違盟之禍

不肯專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公孫舍之曰

舍之昭大神要言焉言凡為盟者昭告若可改也設使

而可大國亦可叛也則是大國亦知武子謂獻子曰

語荀我實不德言晉實無而要人以盟但以盟誓豈禮

也哉豈得謂之非禮何以主盟主諸侯之盟姑盟而

退不如且與修德息兵而來政休息師徒終必獲鄭

則終久可以何必欲速而我之不德修德政

民將弃我將棄晉之民且豈惟鄭豈惟鄭國若能休和若

休民之力和民之心遠人將至則近者悅服何恃於鄭於一鄭乎

乃盟而還遂兩用載公送晉侯晉悼公伐鄭而晉侯

以公宴于河上公送至河上問公年襄公幼小未季武

子曰代襄會于沙隨之歲其會在成寡君以生寡君以

公答公答會于沙隨之歲公十六年寡君以生此年生

晉侯曰十二年矣

沙隨會是丙戌年至今

是謂一終

二年號一星終也

所以號一終者以歲

國君十五而生

子國君十五歲以後

寇而生子

寇者成人之禮生子者成人之事也故必冠禮

既成乃可娶而生禮也

禮也此古之

君可以冠矣

言襄公可以加冠矣

大夫盍為冠具

言季武子何不為公冠具

武子對曰君

冠若之冠禮

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灌鬯酒也冠者當以裸享為告神之

禮裸

以金石之樂節之

以鐘磬為舉動之節

以先君之祧處之

必

在廟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祧他彫反

今寡君在行

今我魯君

未可具也

無此禮樂之文故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請還及同姓之國而

假鐘磬以行禮焉

晉侯曰諾

許之

公還及衛

魯始祖周公衛始祖康叔親兄弟也

故為兄弟之國寇于成公之廟

成公是衛獻公之曾祖寇于其廟者從衛所處也

假鐘

磬焉

以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具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

禮也

言得禮之權宜也

楚子伐鄭

鄭服晉故

子駟將及楚平

公子駟

子孔子矯

曰二子言不

與大國盟

今歲與晉同盟于戲

口血未乾

盟者飲血飲酒血未

乾者言其

而背之

便背盟

可乎

言不

子駟子展曰

二子必欲

吾盟固云

戲之盟我鄭為載書云

唯彊是從

鄭國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

今楚師至

今楚兵來伐我

晉不我救

而晉不能救鄭

則楚彊矣

則楚勢誠強矣

盟誓之言

同盟而設誓言

豈敢背之

言鄭從楚乃是從前日之盟非背之也

且要

盟無質

况晋要我為盟其盟言無定主要平聲

神弗臨也

雖盟而神弗監臨也

所臨

惟信

必有忠誠之信神乃臨之

信者言之瑞也

言而有信如瑞節之可以合符也

善

之主也信則實有是善是故臨之所以神明神明不蠲要故為善之主也

盟蠲絜也今晉要我為盟而無誠信背之可也假使背

嘗背盟乎害也况未乃及楚平鄭又○晉侯歸悼公伐謀所以息魏絳請公施

民以伐鄭未得志謀欲魏絳請施舍恩惠舍勞役輸積民休息民力而用之

聚以貸民積子賜反下同自公以下至于卿苟有積者盡出積聚以貸於

盡出之凡有積聚者國無滯積國無滯而亦無困人亦

困而不遂之民公無禁利官不禁利而亦無貪民民亦不貪而

祈以幣更易犧牲更音庚實以特牲待賓則特用器用仍其舊

用不作器用仍其舊車服從給車服從以給行之期年者不新作也

國乃有節晉國之事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如此行之一

三駕三次與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也

戊戌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偃音福而封宋向

戍焉向戍宋大夫晉以宋常事晉而向戍有賢行故荀

瑩曰荀瑩城小而固言偃陽城雖勝之不武能克其城

弗勝為笑不能克之固請二子圍之弗克圍偃陽城諸

侯之師久於偃陽時晉悼公會諸侯於相因以其兵同

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二子又請於荀水潦將降向夏

久懼不能歸懼有水阻請班師請於荀瑩知伯怒知伯

也瑩投之以机机與几同怒而以出於其間其机出於曰

女成二事言汝二子謀伐偃陽封向戍而後告余然後

左傳卷之十七



事告 **余恐亂命** 我恐亂汝 **以不女違** 故從 **女既勤君** 汝

於我 **而興諸侯** 又與諸侯之兵 **牽率老夫** 老夫荀瑩自稱言非

來伐 **以至于此** 以至于偏陽之城下 **既無武守** 既無武功 **而又欲易**

**余罪** 又欲變易其罪於我 **曰是實班師** 言荀瑩實命還師 **不然克矣** 不然

陽之 **余羸老也** 余羸弱而年老 **可重任乎** 不任受汝此重責 **七**

**日不克** 今與汝約若七日 **必爾乎取之** 必取爾二人以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 卒攻偃陽之城 **親受矢石** 躬

矢石 **滅之** 遂破其城 **召與向戌** 以偃陽之地 **向戌辭** 向

辭不 **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 言晉君若猶屈辱我宋國 **而召偃**

**陽光啓寡君** 而以偃陽之地 **群臣安矣** 宋之群臣皆安

敢受 **其何貺如之** 見賜之厚 **若專賜臣** 若專以偃陽 **是臣與**

**諸侯以自封也** 是臣與起諸侯之 **其何罪大焉** 其罪無

**敢以死請** 敢冒死 **乃予宋公** 從向戌之請以 **盜殺鄭**

**子駟** 公子 **子國** 公子 **子耳** 公孫 **劫鄭伯以如北宮** 既殺

夫遂劫鄭簡 **子產聞盜** 子產子國子 **尸而攻盜於北宮**

既臨尸而攻 **子矯帥國人助之** 子矯即公孫董帥 **盜衆**

**盡死** 無得而逃免者 **子孔當國** 代子駟 **為載書** 為盟而 **以位序**

使諸大夫以 **聽政辟** 辟法也 **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 適子曰門子皆不肯順從 **將誅之** 子孔欲誅

**子產止之** 加誅 **請為之焚書** 既止子孔又 **子孔不可** 不

職位為次序 **聽政辟** 辟法也 **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 適子曰門子皆不肯順從 **將誅之** 子孔欲誅

**子產止之** 加誅 **請為之焚書** 既止子孔又 **子孔不可** 不

職位為次序 **聽政辟** 辟法也 **大夫諸司門**

焚曰為書以定國言為載書衆怒而焚之衆忿怒而焚燒其書是

衆為政也是衆共執國之政國不亦難乎國不亦難子產曰衆

怒難犯言衆之所怒專欲難成一已之所欲合二難曰

安國合二不易者危之道也是取危也不如焚書曰安

衆不如焚燒其載書子得所欲子謂子孔得衆亦得安

鄭國之衆亦得其所安不亦可乎言此可以專欲無成若專一已

功犯衆興禍犯衆人之怒子必從之子必從衆人之意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子孔從其勸不於朝內焚燒載書

見所衆而後定衆人見所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

之晉連年伐鄭而未服故也鄭及晉平鄭乃行楚子囊

伐鄭令尹子囊帥師伐鄭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時晉楚夾潁水而

知之故夜渡與楚盟欒黶欲伐鄭師欲伐宵涉潁荀瑩不可不肯

曰我實不能禦楚言晉實不能止禦又不能庇鄭又不能

覆鄭國使不被鄭何罪與盟非其罪也不如致怨焉而

楚伐音界鄭音界鄭何罪與盟非其罪也不如致怨焉而

還不若致怨於鄭今伐其師今若伐楚必救之楚兵必

戰而不克我與楚戰為諸侯笑則諸侯克不可命勝負

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諸侯之侵鄭北

鄙而歸鄙邊邑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天子之

室晉悼公聞之使范王叔與伯輿訟焉二子爭王叔之

宰家臣也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之屬大夫也

坐獄於王庭

獄訟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甸聽之

宣子聽二人之辭

叔之宰曰箒門閨竇之人

箒門柴門也閨竇謂穿壁為戶上銳下方其狀如圭也言

伯輿是微賤之家

而皆陵其上

而與王叔爭政其難為

上矣

如此則難乎其為上者矣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言昔周平王之東遷于洛邑也

吾七姓從王

其時大臣從平王者有七姓伯輿之祖是其一也

牲用備具

王備特牲具祭祀之用

王賴之

平王恃賴其用

而賜之駢旄之盟

駢旄赤牛也

王以赤牛賜七姓大臣使為重盟

曰世世無失職

其盟誓之辭云七姓子孫世世無失舊職

若箒門閨竇

設若我家微賤

其能來東底乎

其誰能從平王而至於東周乎底至

且王何賴焉

且平王何恃其用而與之盟也

今自王叔之相也

音止

王叔陳生之為相也

政以賄成

其政事皆以賄賂而成

而刑放於寵

罰放赦皆自寵臣而出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其長官皆

受賂以致富勝音升

吾能無箒門閨竇乎

言受賄者致富則伯輿之輩不得不貧賤也

唯大國圖之

唯我圖謀之

下而無直

下者無直則在正人之曲直乎

范宣子曰天子所

范宣子曰天子所

右

寡君亦右之

我晉君亦助之

亦左之

我晉君亦不助之蓋人有左右便而左不

而王右之故士甸言晉君但從王之所右也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

使二人合要約

相辯荅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王叔奔晉

而論不勝而出奔

巳亥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

自八年以來晉楚更迭伐鄭鄭人患之 諸

大夫曰不從晉

言鄭若不服晉

國幾亾

則鄭國近於亾

楚弱於晉

晉得諸侯

楚勢孤寡而弱於晉

晉不吾疾也

又晉之爭鄭又不甚急

晉疾

若晉急來爭鄭

楚將辟

之敢與爭 避晉而不

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而使晉兵

致死命以攻我

楚弗敢敵

使楚人畏晉而不敢敵

而後可固與也

後可堅

固事也

子展曰

公孫舍與宋為惡

與宋為惡

言鄭先侵犯宋國

諸侯必至

必為宋而伐鄭

吾從之盟

我姑受晉之盟

楚師至

楚必來爭

吾又從之

從楚

則晉怒甚矣

如此則晉之怒鄭甚矣

晉能驟來

晉三分其軍與諸侯之銳更番而出

故能驟來

楚將不能

楚人全軍而出不勝其勞必不能驟來矣

吾乃固與晉

則鄭

可以堅固

大夫說之

之謀說音悅

鄭子展侵宋

致諸

諸侯圍鄭

為宋圍鄭

觀兵于南門

觀示兵威於鄭

鄭人懼

懼諸侯之兵強

乃行成

乃從晉盟

同盟于亳

亳城鄭地

范宣子曰不慎

言

若不敬威儀謹辭令

必失諸侯

則諸侯必叛晉

諸侯道敝而無成

諸侯連年從晉

代鄭皆疲於道路而不能得鄭

能無貳乎

安得不携貳乎

乃盟

於是為盟載書曰

告神

凡我同盟

凡今日同諸侯

毋蘊年

毋得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音無下皆同

毋壅利

毋得壅塞山川之利而專有於已

毋保奸

毋得藏匿罪人

毋留慝

毋得收留

惡人

救災患

有災患則相救之類

恤禍亂

同好惡

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除其害好惡並如字

獎王室

同力以獎助王室

或間

茲命

或有違此命者間去声

司慎司盟

二司皆天神也司盟主盟誓之神

名山名

川名山五岳四瀆之神也

群臣群祀

群臣先世之臣有功德於民者群祀凡神

之在祀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太祖如宋祖帝乙鄭七

姓十二國之祖其時同盟凡十三國言十二誤也齊魯

薛王姓已姓把姒姓也明神殛之明神同誅殛違命者俾失

其民使之失隊命亾氏隊其天命絕其陪其國家而斃

家之社稷也楚子囊乞旅於秦以伐鄭楚勢孤立故乞

鄭伯逆之鄭簡公迎楚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既受盟

師故諸侯盡起兵鄭人使良霄太宰石爨如楚良霄子

以伐之復扶又反告將服于晉以服晉之故

字伯有鄭遣之使楚而以石不能懷君所以不能君

曰孤以社稷之故社稷之故不能懷君懷服楚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言楚君倘能以玉帛綏撫不然如此

則武震以懾威之則用兵武震怒以懾服孤之願也此

鄭國所願欲也楚人執之鄭不能與晉爭而怒鄭人使王子伯

駢行成鄭人自此會于蕭魚晉會諸侯于鄭赦鄭囚連

伐鄭所俘獲皆禮而歸之而遣歸之晉侯使叔肸告于

諸侯叔肸叔向也羊舌肸之子赤之弟也悼公公使臧

孫紇對曰臧孫紇即臧武仲也魯襄凡我同盟凡我諸

于蕭魚者小國有罪言鄭國昔有大國致討晉國率諸

以藉手苟有成功可以薦鮮不赦宥則晉無不放寡君

聞命矣晉之德義如是我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

蠲鄭人欲堅事晉賴之庇鄭故納賂焉歌鍾二肆歌鍾

蠲師樂師也悝觸蠲皆樂師名悝音恢擊鍾

以節歌也肆列也十六鍾同虞及其罇磬罇大鍾也磬大磬也鍾磬

為一肆言二肆者三十二鍾也之大者以一虞特懸之罇音博女樂二八女人能奏樂者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悼公思魏絳之功以鄭人所獻樂之半賜之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魏絳請和諸戎在四年以正諸華言汝教我戎使得專力以治諸侯八年之中

年九八年矣九合諸侯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九年會于戲

十年會柎又伐鄭成虎牢今年盟于如樂之和諸侯和

之相無所不諧無有乖異請與子樂之故分此樂與辭

曰魏絳辭夫和戎狄言晉所以得和諸戎者國之福也以晉國有

咸服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諸侯皆無惡於晉者君之靈

也一則賴我君之威靈二三子之勞也一則賴群臣之勤勞臣何力之有焉

皆非我功何以當此賞也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抑我之所願於君者

惟欲安今日之樂而保事詩曰詩小雅采芣篇樂只君子只與

謂美也言君子殿天子之邦殿鎮也言可以鎮撫天樂

有樂美之德殿天子之邦子之國也殿都遍反樂

只君子以君子有此樂美之德福祿攸同故為福祿所同歸也便蕃左右便

數也言遠人數來在其左右便毘連反蕃音煩亦是率從亦於是相帥夫樂以

安德言君子致樂以治心所以安和此心之德樂如字義以處之心德既安則處事皆合於

理之禮以行之事既合宜必有節文以施行之信以守之行之有節又

而堅仁以厲之出令有守又以仁厚之化飭厲風俗而後有以殿邦國如

而後可以鎮同福祿可使福祿攸同來遠人可使遠人便蕃左右所謂樂

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曰今書無此文居安思危居

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曰今書無此文居安思危居

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曰今書無此文居安思危居

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曰今書無此文居安思危居

日之安當思異日之危思則有備能知所思則有備無患先事而

則無可患之事敢以此規敢以此言公日子之教悼公答言汝

敢不承命承汝之命抑微子微無也前此若無寡人無

以待戎則我無由不能濟河無暇濟河夫賞夫有功國

之典也此乃國家藏在盟府此賞功典策藏不可廢也

豈有國典而可廢乎子其受之汝當受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金謂鐘也禮也禮大夫有

庚子十二年是歲荀瑩士魴卒二人皆晉卿晉侯使

辛丑十三年吳子諸荀瑩士魴卒荀瑩中軍帥晉侯使

士旬將中軍士旬范宣子辭曰伯游長士旬辭以荀偃

荀偃將中軍從士旬士旬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代以

荀偃辭以趙武韓起讓又使欒黶以趙武位卑故不聽辭

曰臣不如韓起欒黶復韓起願上趙武韓起復讓趙君

其聽之欲悼公從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

之位如欒黶將下軍亦如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超晉

國之民是以大和群臣相讓所諸侯遂睦晉民大和所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言禮以辭范宣子讓士旬先讓荀

其下皆讓臣皆相遜讓欒黶為汰雖以欒黶之法傷弗

敢違也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晉國之民數世賴之數世

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旬之遜讓一人刑善一人

依賴猶足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旬之遜讓一人刑善一人

依賴猶足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旬之遜讓一人刑善一人

而示法 百姓休和 則百姓化之皆 可不務乎 為人上者

善為 書曰 刑書呂 一人有慶 天子刑善 兆民賴之 天下

皆依賴之 其寧惟末 所以長得 其是之謂乎 言士句之

是書之 周之興也 文王興 其詩曰 詩大雅文 儀刑文王

儀善也 詩言 萬邦作孚 故為萬國 言刑善也 是詩言為

及其衰也 及至周衰 其詩曰 小雅北 大夫不均 詩刺幽

大夫勞 我從事獨賢 我所以特從王事在 言不讓也 自

已賢是 世之治也 天下治安之 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有

能者在下位則君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小民則皆厚力

子 是以上下有禮 君子讓下小人 而讓愚黜遠 為謔

自無所容若黜絕而 由不爭也 蓋山上下不 謂之懿德

遠去之也 遠去去 及亂也 亂之時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在

德之世 及亂也 亂之時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在

以憑陵 是以上下無禮 君子加小人 小人憑 亂虐並生

乎君子 是以上下無禮 君子加小人 小人憑 亂虐並生

上為虐而 由爭善也 蓋由上下不 謂之昏德 此之謂昏

下為亂 由爭善也 蓋由上下不 謂之昏德 此之謂昏

國家之蔽 國家所以 恒必由之 其始常由於 楚子疾

楚共 告大夫曰 召諸大夫 不穀不德 謙稱不穀 生十年

而喪先君 方十歲而莊 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師保皆教

言已幼小未 而應受多福 多福謂 是以不德 所以無而

反習其教訓 而應受多福 多福謂 是以不德 所以無而

亾師于鄢 成公十六年戰于鄢 以辱社稷 楚社稷之辱



為大夫憂

夫之憂大

其弘多矣

為辱為憂既大且多

若以大夫之靈

若依賴諸大

獲保首領

得以保

以歿於地

以善終唯是

春秋窀穸之事

窀穸也窀夜也猶言長夜也春秋之事謂葬埋也窀張倫反

夕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禰廟父廟也言從先君請

為靈若厲

請謚我為靈王或為厲王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皆惡謚也

大夫擇

焉

諸大夫議謚請

楚共王卒

其秋共王卒子昭立是子

囊謀謚

令尹子囊與諸大夫議謚法謚音示

大夫曰君有命矣

言命為子

囊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毀之

若之何以惡謚而毀辱之

赫赫楚國

楚國之盛其勢赫然

而君臨之

而我王為君

撫有蠻夷

綏撫蠻夷之國以為已有

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

以聯屬中國之

而知其過

臨終而自知

可不謂共乎

君命如此可不謂之恭敬乎

請謚之共

請謚之

大夫從之

大夫皆從

○鄭良霄大宰

石與猶在楚

十一年鄭使二子告將服于晉楚人怒而執之至今不遣大音太○救畧反

與言於子囊曰

石與說令尹子囊使歸良霄

先王卜征五年

謂巡守

言先代聖王將有巡守之行必預前五年而卜其吉凶

而歲習其祥

習因也祥吉也歲因其吉

謂四年卜之吉今年又吉也

祥習則行

五年五卜相因皆吉則出巡守

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

吉不相因是謂不習如此則增修其德更以卜吉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不競

今楚不若先王之修德所以不能與晉競

行人何罪

為使人者

止鄭一

卿止謂執也一卿謂良霄也

以除其偪

貴者多則勢相偪今楚執鄭卿乃所以除其國內相偪

之患偪音必

使睦而疾楚

鄭卿勢不相偪必相和睦而疾惡楚國

以固於晉

惡楚則事晉焉用之如此則何用久留良使歸而廢其

之心益堅固使言往年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

所以廢其遣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良霄既留於楚今若

使之本意也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猶愈乎

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愈乎

豈不勝於楚人歸之從石奐之請

久執之乎楚人歸之遣良霄歸鄭

春秋左傳句解十七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八

襄公三

壬寅十四年

楚康王元年

會于向

晉會諸侯于鄭之向地向音餉

將執戎子

駒支

晉將討戎子之罪而執之戎子名駒支

范宣子親數諸朝

朝會向之士

句親數戎子之罪而責之數上聲

曰來姜戎氏

來呼之使來也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姜戎之祖名吾離言皆為秦穆迫而逐之瓜州

之乃祖吾離被苦蓋

苦蓋白茅也言汝祖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被音披苦音毡蓋音盍

蒙荆棘

言無道路可

以來歸我先君

言其窮困而來歸我先君惠公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不腆謂不厚也

與女剖分而食之

言惠公以

田與汝祖中分而耕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三傳句解

卷之十八

言諸侯事晉之心皆不如昔日之勤蓋言語漏洩蓋晉之命今有則職女

之由職主也言命令所以漏洩詰朝之事明日平旦爾

無與焉汝諸戎不得與與將執女若欲與會則對曰昔

秦人負恃其衆戎子荅言昔秦穆貪于土地而貪我諸

逐我諸戎所以迫逐我諸戎也按僖公二十三年傳云

誘而遷之也其人所以共惠公蠲其大德惠公蠲明其謂我諸戎惠

言我諸戎之族是四嶽之裔也四嶽堯時方伯也裔遠也

是其裔也裔也姜姓大嶽之後故姜戎賜我南

鄙之田惠公與我南狐狸所居言其地非人所處豺狼

所嗥非人所游乃豺狼之我諸戎除翦其荆棘我諸戎

其惡草而耕布之驅其狐狸豺狼驅逐其惡獸以為先君不侵

不叛之臣以臣事于晉之先君至于今不貳至于今而

昔文公與秦伐鄭僖公三十年晉文秦人竊與鄭盟秦

公從燭之武之言私與鄭人盟而舍戍焉使杞子逢孫揚於是乎有殺

之種所以僖公三十三晉禦其上當殺之戰晉兵戎亢

其下而我戎當秦師不復殺之敗秦師殲我諸戎實然

實我諸戎之功也傳云遠譬如捕鹿譬諸田獵晉人角

與姜戎其功也猶我信有勞矣戎亢其下猶與晉踣之同敗

猶與晉同我信有勞矣戎何以不免言我戎盡忠於晉如自是以來

斃此鹿也我信有勞矣戎何以不免言我戎盡忠於晉如自是以來

師以敗秦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服

師以敗秦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服

師以敗秦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服

師以敗秦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服

絕之時以從執政臣以從執政大猶殺志也一猶從戰于

也豈敢離邊遠之心變豈敢有睽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

闕官之師旅謂師旅之帥也以攜諸侯所以離諸侯之

也昔言晉之將帥自有闕失以攜諸侯心而事晉不如

華同言其口之飲食身之贄幣不通幣不言語不達言

可何惡之能為豈能漏洩言不與於會諸侯之會亦無

曹馬我亦無所悶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戎子

君子無信宣子辭焉故士句辭謝之使即事於會就

諸侯成愷悌也蓋欲實愷悌君子之名也○吳子諸樊既除喪十二年

至是除服將立季札季札諸樊之少弟也諸樊居長當

季札辭肯立曰曹宣公之卒也許成公十三年諸侯與曹人不

義曹君曹君謂負芻也以其殺將立子臧而將立之賢

子臧去之逃而遂弗為也不肯以成曹君於是負芻君

子曰能守節當時君子之論以君義嗣也言諸樊嫡長

誰敢奸君誰敢干犯君有國非吾節也使我有吳國而

守札雖不才自稱其名言我願附於子臧願自此於以

無失節無使為下固立之諸樊堅欲弃其室而耕季札

家財而乃舍之諸樊乃舍季○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

秦九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十一年秦濟涇而次涇

名傳例云再宿秦人毒涇上流秦置毒藥於師人多死

兵飲其毒水故多矣荀偃令曰荀偃晉中軍帥也雞鳴而起明日起

塞井夷竈填塞其井平夷其竈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皆從已

命欒黶曰黶下軍將也晉國之命言晉國之命未是有也從前未有

馬首是瞻言我馬首余馬首欲東言我馬首乃歸左史晉大夫魏

軍從之故從之歸左史謂魏莊子曰左史晉大夫魏不

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言汝不待中莊子曰夫子

命從帥荀偃令我從帥之命欒伯吾帥也將

下軍魏絳佐之故曰吾帥吾將從之從吾帥也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從帥乃是荀偃之命故以從命為待也伯游曰伯游吾令實過言我馬首

誠為悔之何及今雖悔之已無及矣多遺秦禽秦所禽獲遺去聲

乃命大還命諸軍皆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欒黶曰

此役也今此代報櫟之敗也故欲以報之

役又無功今此行晉之耻也不能報秦吾有二位於戎

路兄將下軍已為戎右敢不耻乎敢不以無與士鞅馳

秦師鞅士甸子也欒黶同之死焉兵所殺士鞅反士

乃欒黶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言我弟欒黶而子召之

而汝也下同言汝余弟死戰死而子來汝子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是汝子殺我弟也其實欒黶耻其無功與士

弗逐汝若不余亦將殺之我必殺士士鞅奔秦士鞅

秦伯問於士鞅曰秦伯即晉大夫其誰先亾問晉國

奔出秦伯問於士鞅曰秦伯即晉大夫其誰先亾問晉國

誰當先對曰其樂氏乎士鞅荅言秦伯曰以其汰乎又問

豈非以其汰侈對曰然荅言樂厲汰虐已甚言樂厲汰

有取亾之道乎對曰然是也樂厲汰虐已甚言樂厲汰

其猶可以免猶可以自免其身也其在盈乎盈樂厲之子言秦伯

曰何故又問何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樂書厲之父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樂書雖死晉人感而思之如愛其

甘棠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况其子乎樹猶愛

乃其子而樂厲死若厲既盈之善未能及人樂盈雖有

不愛之乎武子所施沒矣樂書之德施於民而厲之怨實章而

民者方且彰著於是乎在所以其禍必秦伯以為知

言泰景公以士鞅之言知理為之請於晉而復之乃為請於晉國使

聲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孫林父也惠子

獻公敕戒二皆服而朝皆服朝服以待日旰不召待會

子使共宴食而射鴻於圃公方且射鴻於二子從之二子

晏而公不而射鴻於圃圃中射食亦反二子從之遂從

公於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舊獵之冠也君敬大臣

又不二子怒獻公無禮故孫文子如戚林父歸其私公

與食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獻公疑孫文子故孫子皆

殺之不受其盟而公出奔齊獻公畏孫子害孫氏追之

孫子又以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尹公庾公二人姓

兵逐公初尹公佗學射於公孫丁公孫丁善射故差學於

何反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公孫丁又學於差也

食亦反二子追公佗與差皆為公孫丁御公時公孫丁

下皆同二子追公孫子逐獻公公孫丁御公為獻公御

左傳句解

卷之十八

五

車  
**子魚曰**子魚使也**射為背師**言欲射丁則是叛**不射為**

**戮**欲不射丁又**射為禮乎**但當以禮射而不求中乎**射兩鞫而還**車

輒卷者於是庾公差但射中車**尹公佗曰子為師**佗言

兩鞫所謂射為禮也**乃反之**佗乃獨

丁學故以**我則遠矣**我不從丁學則與**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公孫丁以馬轡令

貫之**子鮮從公**子鮮獻公**及竟**出奔至**公使祝宗告**公

於宗廟以出之故**且告無罪**且告無罪而**定姜曰**定

無神何告**無神何告**言若以為無神**若有**若以為**不可誣**

也**也**則豈可有罪若何告**有罪若何告**有罪而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謀**與小臣謀事**一罪也**此汝之**先君有冢卿**冢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事之其若之何其將如衛人使大叔儀對太叔儀衛大夫也使之答厚成

叔大音曰群臣不佞言我衛之諸臣不能為佞得罪於寡君我衛君

寡君不以卽刑臣就于刑戮而悼弃之乃自傷悼棄我諸臣而去

以為君憂以此重貽魯君之憂念君不怠先君之好魯君不忘我先君同盟之

好好聲辱乎群臣乃辱使乎我諸群臣又重恤之又重見憂恤敢拜

君命之辱敢謝魯君命令及我諸臣也重拜大貺又謝魯君憂恤之大賜厚孫

歸復命厚孫卽成叔也語臧武仲曰以衛之事告臧孫紇衛君其

必歸乎言獻公必復歸衛有大叔儀以守內守其國有母弟鱄

以出鱄卽子鮮也從君在外二子皆賢故也或撫其內太叔鎮撫其內或營

其外子鮮經營其外能無歸乎安得不歸國乎衛人立公孫

剽剽穆公孫衛人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子為相師曠侍於

晉侯晉樂師名曠侍晉悼公晉侯曰衛人出其君言衛人逐獻公不亦甚

乎以臣逐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師曠答言恐是衛君太甚非專群臣之罪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賢良之君當賞有善者刑有惡者養民如子其養民也

蓋之如天其蓋民也容之如地其養民也民奉其君故民之奉君也愛之如父母其愛君也仰之如

日月其仰君也敬之如神明其敬君也畏之如雷霆其畏君也

其可出乎民之奉君如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國之有君所以施惠澤而副民之望若困民之主若為人主而困

苦其匱神乏祀空匱其神百姓絕望惠澤不施無望社稷

民苦其匱神乏祀空匱其神百姓絕望惠澤不施無望社稷

民苦其匱神乏祀空匱其神百姓絕望惠澤不施無望社稷

無主

祭祀不修無以為神之主

將安用之

此之君也

弗去何為

神怨人叛

去之宜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

天之生民必立聖賢為之君長

使司牧之

去上聲

勿使失性

勿使其民失其性情之正

有君而為之

使為民之司為民之牧以安養之

使師保之

使為君之師為君之保以輔教之

勿使過

國之有君必有卿佐為之副貳

是故天子有公

所以天子則有三公之官

諸侯有卿

勿使其君越其法度之常

卿置側室

卿則置支子之官

大夫有貳宗

大夫則有宗子之副

士有朋友

士則有朋友之講習者

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

暱

工制器者商通貨者阜造成事者隸隸屬於吏者牧養牛者圉養馬者自庶人已下皆有親信暱比之人

卑音造

以相輔佐也

自天子至于牧圉各有臣僕以輔佐其上

善則賞之

有善則宜揚之

過則匡之

其上有過則弼正之

患則救之

上有患難則救解之

革之

則更革之

自王以下

至於庶民

各有父兄子弟

既各有臣僕以

相輔佐矣而又上

以補察其政

補其愆過

史為書

而又有史

官為書以紀錄善惡

瞽為詩

有瞽矇為詩以歌誦諷刺

工誦箴諫

大夫規誨

有大夫以任規誨之事

士傳言

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則傳告大夫

庶人

謗庶人賤不得與政聞君過則相誹謗於道

商旅于市

旅陳也商人見君政惡必陳其不正之物

以諫君也

百工獻藝

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執之藝事取喻以諫君也

故夏書曰

夏書胤征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道人行令之官也鐸鈴也金口木舌道人撼之以徇于路而求歌

謹之言適在幽反

官師相規

官師大夫自相規正

工執藝事以諫

所謂百工

正月孟春

夏正建寅之月

於是乎有之

有道人徇諫路之事

失常也

恐人君失其常度以求直諫也

天之愛民甚矣

上文所云皆天生民而立之君

左傳句解

卷之六

為之貳有此節目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天豈肯使為

所以甚愛其民也於民以從其淫縱為淫惡之而弄天地之性司牧放肆

之性也淫欲是棄天必不然矣言天意必不如此○按師曠此

紂為獨夫君為寇讐同意而此語意尤婉也○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劉夏

也周靈王將昏于齊故使賜命于齊靈公曰昔伯舅大公齊異姓國故稱伯

君呂望也大音太下同右我先王言太公佐右文股肱周室為周

肱師保萬民為萬民世胙大師使世世襲其爵以表東

海表顯也顯封太公東海之地王室之不壞我周王室所以繫伯舅

是賴繫發語聲言皆依賴伯舅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

茲率舅氏之典王命靈公率循太公典法纂乃祖考以纂繼乃祖乃

考之業纂于堂

反無忝乃舊無忝辱太公之舊典敬之哉敬謹無廢朕命無廢棄

之命○杜註云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楚子囊卒子囊公子貞

楚令尹將歿病重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公子午也亦

令尹楚徙都郢城郭未就故臨終而委屬于庚君子謂子囊忠言其盡君薨不

忘增其名謂去年謚君為共將歿不忘衛社稷謂今屬子可不

謂忠乎非忠於楚忠民之望也國有忠臣詩曰小雅都

行歸於周德行歸於忠萬民所望可為萬民忠也以其

故曰周也

癸卯十五年是歲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為平公宋人或得玉宋國或獻

諸子罕子罕樂喜也得玉者以獻之子罕弗受不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者以獻之

玉人言我以此示玉人以爲寶也玉人所得爲寶故敢獻之

故敢以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言我以無所貪爾以玉

爲寶汝若以皆喪寶也是我貪而汝

也寶不若人有其寶我今不受則我不貪而汝不稽首而

告曰得玉者稽首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一不可以越

鄉必因此而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子罕真諸

其里子罕乃留得玉者使玉人爲之攻之使治玉者富

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悉以與

甲辰十六年晉平公穆叔如晉聘穆叔魯叔孫豹僑如

齊而如作亂豹奔齊魯人逐僑如召豹于且言齊故今年齊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饗畢之吉祭

與民之未息又晉兵新伐許不然不敢忘若非爲

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

是以大請所以敢大敝邑之急魯國爲齊所

朝不及夕言急比執事之間比及晉國問暇之恐無及

也恐魯之亡雖見中行獻子獻子荀偃也其父荀林父

賦圻父圻父詩小雅篇名司馬掌封畿之兵故號圻

獻子曰偃知罪矣言我不能憂

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豈敢不從魯國諸臣而

使魯及此而乃使魯人見范宣子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傳列詳

鴻鴈詩亦小雅篇名卒章言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穆宣  
叔賦此詩者言魯國憂困嗷嗷然如鴻鴈之失所也  
子曰句在此宣子稱名敢使魯無鳩乎豈敢使魯人無所鳩集如鴻鴈

乙巳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時皇國父為宋太宰為平公築臺為

游觀之地妨於農收正妨農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請於平公欲待農人公弗許平公築者謳曰築臺之澤

收歛既畢然後興役門之皙澤門宋東城門也皙白也言皇

築臺實與邑中之黔黔黑也言子罕黑色實慰我心

我之役也勸公請俟農功之畢實慰我之心也子罕聞之聞築者親執朴親自執

行築者以巡行於築而扶其不勉者見有不勉力者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言我輩小人耳猶有以辟燥濕

寒暑闔閉廬舍所以避天今君為一臺今我君而不速

成而不勉力何以為役何取其為謳者乃止謳者本稱

子罕親自扶或問其故何故扶之子罕曰宋國區區宋

特區區而有詛有祝而謳者有詛祝之言蓋譽子罕者

慮反禍之本也此乃召禍之根本也

丙午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晉悼公卒而齊靈公叛

平公將會諸侯討之中夢與厲公訟晉厲公為樂書荀

厲公訟弗勝荀偃公以戈擊之厲公以戈首隊於前荀

偃之首跪而戴之荀偃跪膝取奉之以走以兩手捧其

隊音墜其首而戴之首而走奉音

揆見稷陽之巫臯

稷陽邑名其巫名臯者夢中并見之

他日見諸道

異日

見巫臯於路

與公言同

巫亦夢見荀偃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

主謂荀偃

也言有必死之理

若有事於東方

若從事於東方而伐齊

則可以逞

則可以快

志也獻子許諾

以巫言為然

晉侯伐齊

齊侯叛晉平公伐之

將濟河

兵將渡河

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

雙玉曰穀將以禮神故以朱絲繫玉穀音角

而禱曰

禱於河神

齊環怙恃其險

斤靈公之名責其憑恃山川之險阻

負其衆庶

依負人民

庶之衆

弃好背盟

棄諸侯之好背群神之盟好去聲背音佩

陵虐神主

民神主也而欺

陵暴虐之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曾臣猶言末臣也彪晉侯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謙以

告神也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謂晉侯率諸侯以討齊而官臣守官臣也偃獻子名

己先後輔佐之先去聲

苟捷有功

庶幾勝齊而有成功

無作神羞

不至敗事貽神之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

言已不復渡河歸也偃信巫言必死故以效自誓復扶又反

唯爾

有神裁之

願神裁度其事

沈玉而濟

荀偃禱畢沈其上而後濟沈音鳩

齊侯禦

諸平陰

平陰齊邑名靈公守此禦諸侯之兵

登巫山以望晉師

望晉兵之多少

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斥侯也凡山澤險阻處皆置斥侯

雖所不至

行不處到必旆而䟽陳之

必䟽建旌旗以陳去聲

使乘車者左實右

偽使乘兵車者以人居左而偽以衣服為人形以居右也

以旆先其兵車皆建旆以先驅輿

曳柴而從之

以輿曳柴從車之後以揚塵也凡此皆詐為兵多以恐齊也

齊侯見之

登巫山望見之

畏其衆也

果畏晉兵之多

乃脫歸

乃不張旗幟而夜遁

師曠告晉

侯樂師名曠曰鳥鳥之聲樂

鳥鳥得空營故樂音洛

齊師其遁

想是齊兵

夜遁矣

邢伯告中行伯

邢伯晉大夫邢偃也中行伯荀偃也

曰有班馬之聲

班別也夜遁而齊師其遁上洞叔向告晉侯叔向羊舌肸也

曰城上有烏城上兵去無也齊師其遁當時齊以夜遁晉

所聞見而知居後曰殿殿丁練反下同殖綽

郭最曰二子皆齊人子殿國師以奄人而殿師齊之辱也謂其耻子

姑先乎使衛先行乃代之殿二子代衛殿師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

以塞其路欲使晉追執之州綽及之追及二子射殖

綽中其肩兩矢夾其頸射食亦反縛之縛殖其右具丙縛郭最具丙州

也為二十一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子孔公子嘉也

專權於已去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欲使楚伐鄭而

起呂反下同晉使告子庚子庚弗許不從楚子聞之

楚康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楊豚邑尹名宜也曰國人

謂不穀主社稷言楚人謂我而不出師不能出必不從

禮不能承先君之業不穀即位即位於今五年至今

五年師徒不出兵自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自求安逸

而忘先君之業矣忘先君大夫圖之命子庚其若之何

其將何子庚嘆曰嘆息而君王其謂午懷安乎言楚王

安而不吾以利社稷也所以不從鄭人之請者正見使

者子庚出見使稽首而對曰稽首謝君命而諸侯方睦

於晉言晉方臣請嘗之我請試其若可設若其君而繼

之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無

出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無

出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無

出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無

出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無

害不至為君亦無辱吾君亦不至自出楚師伐鄭子庚

往子庚門于純門攻鄭國信于城下而還下時鄭人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澗水甚

保故楚師無功楚兵涉之以過甚

雨及之適有大雨楚師多凍深冬涉水又值役徒幾盡

凍徒給役使之卒也晉人聞有楚師將救之師曠曰

不害言楚不吾驟歌北風言我驟吹律而又歌南風又

南風之音曲南風不競南風音微不多死聲多有死楚必無

功以此可知楚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豕常一名姬嘗

亥之次月又建亥亥言是年歲星當

西北方也故言如此南師不時不得天時必無功以此

兵無功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叔向獨言國之強弱係

丁未十九年

是歲齊靈公卒子

晉荀偃病還自伐齊目

出目晴

二月卒終于巫

而視日不

不可含口禁不受飯

含去聲下

宣子盥而撫之士甸洗手而撫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吳荀偃之子鄭甥也主謂荀偃猶視目猶欒懷子曰懷

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言荀偃死而不閉目者必

乃復撫之又撫其尸而祝曰主苟終言汝所不嗣事

於齊者而諸臣敢不繼有如河指河為誓言當乃瞑其

始閉音冥受舍其口始合宣子出始出曰吾淺之為丈夫

也自愧以私心度荀偃謂念其季武子如晉拜師魯

孫宿謝晉侯享之待以享禮范宣子為政士甸代荀賦黍苗



黍苗詩小雅篇名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季武

子興興起也再拜稽首稽音啓曰小國之仰大國也言魯

晉之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如百穀仰望膏雨之潤澤膏平聲若常

膏之大國若能常加潤澤膏去聲其天下輯睦將使天下皆和睦以事晉豈唯敝

邑不特魯國獨事晉也賦六月六月亦小雅篇乃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孫賦此詩者以晉侯

比吉甫出征以正王國也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從晉伐齊所得兵器作

林鐘林鐘六月律也其長六寸季孫蓋鑄鐘而應此律之聲也而銘魯功焉文鑄於

鐘上以紀魯功臧武仲謂季孫曰武仲臧孫紇也非禮也不當鑄鐘銘功夫銘

大凡為銘之義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而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諸侯舉動得時有功

則曰銘也大夫稱伐大夫則自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今汝之銘將稱伐乎則下等

也則是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為下等也計功將計功乎則借人也則是借晉之力非已功也

言時將言時乎則妨民多矣則又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也何以為銘無可銘者

且夫大伐小大凡以大國伐小國取其所取其所以作彝器鑄鐘

鼎為宗廟常器銘其功烈銘其征伐功烈以示子孫傳示後世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一則以昭吾國之明德一則以懲敵國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今魯假借晉國

之以救其死以救吾國人民之成若之何銘之豈有功烈之可銘也小國幸

於大國以魯之小國而幸勝齊之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而乃昭揭所獲兵器

鑄鐘銘功以取怒於齊國亾之道也此乃取亾之道

戊申二十年齊莊公元年衛甯惠子疾甯殖召悼子悼子甯

子疾將歿召而屬之曰吾得罪於君謂十四年逐衛獻公悔而無及也後雖悔而

召而屬之

不可名藏史策皆書在諸侯之策我之名字諸侯曰孫林父寧殖

出其君史策皆書君入則掩之衛君復入則若能掩之

汝能納君而則吾子也則是汝能若不能汝若不猶有

鬼神言雖死而魂吾有餒而已寧為飢不來享矣不享

悼子許諾受父命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八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九

襄公四

巳酉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竊

邑以來奔魯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孫宿以襄公之姑及

下皆有賜於其從者從庶其而來者皆於是魯多盜其

魯國多有竊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季孫即武子也子盍詰盜問

何不治盜詰起吉反武仲曰不可詰也答言盜紇又不能我之才

治盜紇季孫曰我有四封武子言我魯國而詰其盜而

其封內恨沒反何故不可何緣盜子為司寇汝為司寇乃將盜

是務去當以去盜為職若之何不能何緣不武仲曰子

是務去去聲下同

召外盜

答言汝召外國之盜鄰庶其也

而大禮焉

以公姑姊妻之

何以止吾盜

何以止我盜

子為正卿

汝為魯之命卿

而來外盜

而引致外國之盜

使紇

去之

反使我去內盜

將何以能

此我所以不能也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

庶其竊其邾之二邑以來奔魯

子以姬氏妻之

姬氏謂公姑姊二女皆姬姓之女

而與

之邑

使之食其所竊二邑

其從者皆有賜焉

又賞賜其從者

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大盜謂庶其也嫁以公之姑姊與之食邑

其次阜牧

輿馬

其次謂庶其之從者以阜輿吏僚僕臺圍牧八等賤役之人賜之輿音造

其小者衣裳

劍帶

其小者謂庶其從者之微賤者亦有衣裳劍帶賜之

是賞盜也

如此是賞為盜者也

而去之

汝賞盜而使我去盜

其或難焉

此盜之所難去也

紇也聞之

我之所聞

如下文

在上位者

大凡為人上者

洒濯其心

洗滌其利慾之私心

壹

以待人

欲誠信專壹以待乎人

軌度其信

軌法也行有法度而言有信

可明徵

也

言行可明以為證驗

而後可以治人

先能自治人故能治人

夫上之所為

上者所行之事

民之歸也

民皆趨而效之

上所不為

上人不為惡

而民或為

之

而民或有為惡者

是以加刑罰焉

然後以刑罰治之

而莫敢不懲

無不懲戒而畏服

若上之所為

設若上人自先為惡

而民亦為之

而民亦皆為惡

乃其所也

上行下效其理如此

又可禁乎

其可禁之不為惡乎

夏書曰

今虞書大

念茲在茲

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彼必其釋茲在

茲

釋除也身無有所除治於此人必其在此

名言茲在茲

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

允出茲在茲

誠信之心生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

惟帝念功

大禹告舜言帝當念此善功也○按此說非經本意今姑從註疏解之

信由

已壹

臧孫釋書之意以謂在上者要使信實由已專壹

而後功可念也

然後有善功之

可念也以譏季孫無信實而賞人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

桓子欒黶也宣子士匄也

生懷子

懷子欒盈也范氏所生

范鞅以其亾也

鞅士匄之子也十四年欒黶強士匄

使逐其子怨欒氏而怨欒氏

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欒祁桓

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范氏堯之後故姓祁老家宰之長也州賓宰之姓名欒祁與之私通

懷子患之

恐其母之淫亂 祁懼其討也

恐其子討其罪 愬諸宣子

諧於其父 曰盈

將為亂

言欒盈將作亂

范鞅為之徵

鞅怨欒氏故証其有作亂之意

宣子信之

其女諧之其子證之故信其說 使城著而遂逐之

著邑名宣子使欒盈往築著城囚其出外

而遂之 欒盈出奔楚

被逐而奔楚國

宣子殺羊舌虎

虎叔向之弟也宣子殺欒

盈之黨凡十人而虎與焉 囚叔向

怒其弟而并囚其兄 向音亨

人謂叔向曰子離

於罪

或人譏叔向不免於罪 離與罹同

其為不知乎

言其不能保身不得為智 知去聲下

並同 叔向曰與其亾若何

答云我雖被囚猶勝於亾也 詩曰

米菽之詩 優哉游哉

言君子優游於衰世

聊以卒歲

所以避害卒其年也 按米菽無

聊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 知也

此乃所

樂王鮒見叔向

王鮒晉人天

附 曰吾為子請

言我為汝請於君而釋汝

叔向弗應

不答 出

拜 叔向不拜 謝之 其人皆咎叔向

皆怨咎叔向不答王鮒 叔向

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祁奚也言能免我者必須此人

室老聞之

家宰之長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

言晉平公寵愛王鮒聽信其言

求救吾子

請於公而赦叔向

吾子不許

言叔向不拜

祁大夫所不能也

祁奚

使君聽信如此

而曰必由之

而汝乃云必祁大夫

何也

敢問何說 叔向曰樂王

鮒從君者也

言其唯能阿意順君

何能行

豈敢言無不行

祁大夫外舉不

弃讐

謂其舉解狐也

內舉不失親

謂其舉其子祁午也事在三年

其獨遺我乎

豈肯棄我而不救乎

詩曰

詩大雅

有覺德行

詩言有此行去聲

四

國順之

則四方之國無不順之

夫子覺者也

言祁奚乃先覺之君子也

晉侯問

叔向之罪於樂王鮒

平公果問王鮒謂叔向有罪否

對曰不弃其親

言

叔向篤於兄弟之親

其有焉

必與叔虎同謀也蓋王鮒恨叔向不應不拜故因君問而譖之

於是

祁奚老矣

祁奚請老亦在三年

聞之

聞叔向被囚

乘驛而見宣子

驛傳車也

自祁邑而來見范匄欲其速至故乘傳車

曰詩曰

詩周頌烈文篇

惠我無疆

言

武有惠訓之德及於百姓無有疆限

子孫保之

故周之子孫皆保賴之

書曰

夏書胤

聖有謨勳

聖哲之有謀謨有功勳者

明徵定保

當明證其謨勳而定安之

夫

謀而鮮過

夫有謀謨而少過失則聖有謨勳之謂也

惠訓不倦者

惠訓其民

而無厭倦則惠我無疆之謂也

叔向有焉

此二者叔向皆行之

社稷之固也

此國

稷所賴以安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

假使其十世子孫有罪猶當寬宥之

以勸能者

以勸勉後來有能如此者

今壹不免其身

今叔向一以其弟有罪之故遂併戮及其兄

弃社稷

叔向乃社稷之臣也今殺之是棄社稷也

不亦惑乎

此不可曉之甚也

鯀殛

而禹興

昔鯀堙洪水而殛歿乃用其子禹以治水此不以父罪及其子也

尹放太甲而相之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太甲悔過伊尹復之太甲仍以伊尹為相

相卒無怨色

太甲終無怨伊尹之色此不以小怨妨大德也

管蔡為戮

周公攝政

管叔蔡叔流言周公誅之

周公右王

謂右成王為相也此言兄弟罪不相及也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

今柰何以叔虎之罪戮及其兄以棄社稷之臣

子為善

汝若力行善事

誰敢不勉

誰敢不相勉以為善者

多殺何為

何必多殺

人然後人不

宣子說

悅祁奚之說音悅

與之乘

與祁奚同載乘去聲

以言

諸公而免之

言諸平公而免叔向之罪

不見叔向而歸

祁奚不見叔向徑歸祁邑

以見其為國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叔向不告於祁奚即往朝君以明祁

奚之非為已也

初叔向之母妬

先是叔向之母妬忌

叔虎之母有美色不使見叔向父

其子皆諫其母

諫其母勿妬忌

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

言非常之地多非常之物

彼美

彼謂叔虎之母

余懼其生

龍蛇以禍女

我恐其生非常之物以為汝輩之禍女音汝

女敝族也

汝乃敝壞之族

國多大寵

晉國六卿專權

不仁人間之

設有不仁之人以離間於其間

不亦難

乎

汝必難以免禍

余何愛焉

我之所慮在此非愛惜此婦人不使見汝父也

使往視寢

於是遣此婦人往視其父寢席

生叔虎

婦人生子即叔虎也

美而有勇力

貌美而多勇力

樂懷子嬖之

樂盈寵愛叔虎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所以叔向之族有今

日之難難去聲

樂盈過於周

出奔而過於周

周西鄙掠之

周之西方邊邑掠奪樂氏

財物

辭於行人

樂盈致辭於天子行人之官

曰天子陪臣盈

諸侯之臣

自稱於天

得罪於王之守臣

范宣子為晉命卿故曰王之守臣

將逃

將奔走

罪重於郊甸

又再得罪於王之郊甸遭其侵掠重去聲

無所伏竄

無所伏避之地

敢布其死

敢自陳其死罪如下文所云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

樂書盈之祖也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

王施惠焉

天子賜之命服

其子鷹

不能保任其父之勞

其子樂鷹不能保全任戴樂書之功勞

大君若不

弃書之力

大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如不棄樂書之功力

亾臣猶有所逃

亾臣樂盈

自謂也。有所逃避之地。若弃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而思

今日臣戮餘也。則我乃厲之子。將歸於尉氏。尉氏

討盜不敢還矣。不敢布四體。唯大君命

焉。命唯天子之。王曰尤而效之。靈王言我本尤。晉逐樂

又甚焉。其過於晉也。使司徒禁掠樂氏者。司徒掌會萬民

胥故使之禁歸所取焉。其所掠取財。會于商任。晉平公

止掠樂氏者。歸所取焉。物復歸樂盈。會于商任。會諸侯

于商任。錮樂氏也。禁錮樂盈使諸。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崩出奔齊。四子皆晉大夫。知音。皆樂氏之黨也。樂盈被

奔齊。樂王鮒謂宣子曰。宣子。盍反州綽邢崩。樂王鮒

召還。勇士也。二子皆勇士。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二子

乃樂盈。余何獲焉。豈肯為。王鮒曰。子為彼樂氏。言汝若

盈之待。乃亦子之勇也。則二子荷汝之恩。齊莊公朝

臣朝。指殖綽郭最。指二子。曰是寡人之雄也。莊公言

我之。州綽曰。州綽。晉人出奔。若以為雄。言莊公自以

敢不雄。則人誰敢不。然臣不敏。雖不才。平陰之役。襄十

齊晉之戰。先二子鳴。殖綽郭最皆為我所執。綽譬如雞

于平陰也。先二子鳴。聞我勝而先鳴也。先是州綽執二

子歸魯。齊既服。公曰。子為晉君也。莊公謂汝之勇力乃

聲。對曰。臣為隸新。答言我新為僕。臣。然二子者。彼殖綽

譬於禽獸。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我魯射

如殺禽獸。取其肉而食。之取其皮而寢處之也。

庚戌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使朝音潮下同鄭人使

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也以其善於辭命故使之答晉使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當魯襄公八年寡君於是即位鄭簡公以是年即位即位

八月即位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子駟

公子駟也言朝執事者謙不敢斥言晉侯執事不禮於寡君鄭君來朝于寡

君懼致使我君疑懼因是行也因此朝我二年六月魯襄九年朝于

楚晉不見禮故朝楚君晉於是有戲之役是年晉伐鄭同盟于戲戲許宜反楚人

猶競楚國勢強與晉爭鄭而申禮於敝邑是年冬楚人伐鄭曰申禮蓋飾辭也敝邑

欲從執事我鄭國欲堅心從晉而懼為大尤又恐為大過尤曰晉其謂我

不共有禮節辭謂我若不從楚則晉必謂楚申禮於鄭而鄭不恭以此見尤共音恭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言鄭所以受盟於楚者所懼在此皆節辭也我四年三月魯襄

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子蟜公孫蠆也朝楚而曰觀釁

亦飾辭也蟜居表久釁許斬反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是年晉伐鄭謂會于蕭魚謂

我敝邑晉君責我鄭云邇在晉國與晉相近譬諸草木譬晉鄭於草木吾臭

味也草木同類則氣味皆同猶晉鄭同姓也而何敢差池汝鄭何敢他有所向而不專

以從晉也楚亦不競是時楚勢稍弱遂不能與晉爭我寡君悉其土實

其土地所有我鄭君於此盡重之以宗器申重以宗廟禮樂之器謂鐘磬之屬是時鄭人以此

賄晉重以受齊盟以受諸晉遂帥群臣隨于執事鄭君

群臣從悼公以歸晉從晉歲終之會晉來貳於楚者子

侯石盂石盂石奩也言有貳心於楚歸而討之鄭君既歸乃討其罪而遂之其實鄭使奩



從良霄以告楚楚人執  
之言歸討者亦飾辭也  
澳梁之明年魯襄十六年晉平

澳梁其明年也  
子矯老矣公孫董告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公孫夏子西也代子  
見於嘗酎酎重釀酒也時酌

宗廟而嘗之而鄭君適以  
與執燔焉於是鄭君執胙肉

此時期晉見音現  
與執燔焉以助祭與去聲燔

煩間二年魯襄之二  
年間去聲  
聞君將靖東夏是歲齊莊公即

遂為澶澶  
四月又朝其年四月鄭  
以聽事期先澶淵會兩

期不朝之間其間不朝  
無歲不聘無一歲而不  
無役

不從無一役而不  
以大國政令之無常言晉國號  
國家

能病致使鄭國疲病  
不虞荐至又不虞度晉國微朝之

又無日不惕鄭之君臣無  
豈敢忘職豈敢忽忘事  
大國

若安定之晉國若能  
其朝夕在廷旦夕鄭君自當來  
何

辱命焉又何勞使  
若不恤其患設若不恤  
而以為口實

但有徵責之言實出於口  
其無乃不堪任命如此則鄭國不能堪任

音並同  
而翦為仇讐謂不堪翦削則鄭從  
敝邑是懼鄭國

為其敢忘君命豈敢忽忘  
委諸執事敢以前所言委

執事實重圖之惟執事者謹重而圖謀之  
樂盈

自楚適齊先奔楚至  
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平仲齊大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樂  
今納樂氏今樂盈來奔  
將

安用之受之將  
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  
信也誠實也  
失

信不立若愛樂盈是失信於  
君其圖之吾君其  
弗聽不

晏子退告陳文子文子陳敬仲之後名須無曰君人執

信言為君之道在臣人執共為臣之道在執守其忠信

篤敬言忠信上下同之為君為臣天之道也天理君自

弃也今吾君不能執信弗能久矣必有死之禍二十

○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鄭大夫張也歸邑于公歸還所曰

吾聞之言我之所聞生於亂世人生衰賢而能貧雖

貴而不求多財民無求焉民之貪者無可以後亾如此可免禍

後也他人敬共事君與二三子欲使段敬恭以事鄭君生在

敬戒言人所以保全其生者不在富也初不在於伯張

卒黑肱君子曰善戒美其善詩曰詩大雅慎爾侯度詩

謹守為諸侯之法度用戒不虞可虞度之事鄭子張其有馬有

此詩之義○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楚子南寵未益祿起

未曾加祿而有馬數十乘祿少故多馬益怙恃其楚人患之

患觀起多行不義王將討焉楚康王將討子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御士子南之子名棄疾為康王御車王每見之必泣每見棄疾必泣棄疾曰

君三泣臣矣言王三次敢問誰之罪也問王其王曰令

尹之不能王言汝父為令爾所知也汝為其子豈國將

討焉以國家將爾其居乎汝父死後能對曰父戮子居

言戮其父而留其子君焉用之馬於處反下同洩命重刑若漏洩

我父知之則是加重其刑臣亦不為我亦不為此也王遂殺子南於

左傳句解

卷之十九

朝

殺令尹而陳尸於朝音潮下同

輟觀起於四竟

車裂觀起以徇於四境也輟音患竟

音三日

殺之既三日

棄疾請尸

請父尸

王許之

許棄疾之請既葬

南

其徒曰行乎

棄疾之黨勸之出奔

曰吾與殺吾父

棄疾言楚王殺我父

而先與我謀是我與殺也與去聲

行將焉入

雖出奔誰納我

曰然則臣王乎

此

則留而

曰弃父事讐

言皆棄其父而仕於讐人之朝

吾弗忍也

我又不忍如此

遂縊而死

棄疾自經其脛而死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

前年使子馮為令尹子馮

詐疾不肯為今復使為之復扶又反

有寵於遠子者八人

子馮有所寵愛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

富一人不義致

他日朝

異日群臣在朝

與申叔豫言

豫

申叔時之孫

弗應而退

子馮與言而申叔不答

從之

子馮追入於

人中

申叔入於

又從之

又追而從之

遂歸

申叔不答而徑歸

退朝

君

退見之

子馮就申叔家見之

曰子三困我於朝

三困我謂弗應也入於人中也遂歸

也吾懼

恐懼不知所以

不敢不見

故來請見

吾過

我有過失

以實告我何疾我也

何惡我之甚而不答我也

對曰吾不免是懼

答言吾恐不免

與汝何敢告子

豈敢以實告汝

曰何故事

問以何事之故

寵於子南

猶八人者有寵於子馮也

子南得罪

汝今將

觀起車裂

者將如

何故不懼

禍將至矣安得不懼

自御而歸

子馮聞言而懼自御其車以歸

不能當道

意不在御故

至

歸至家

夫子所謂生歿而肉骨也

我已歿而申叔生之我為骨而申叔

肉之言申叔於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汝八人者苟知我心必如申叔之相

王以義則

不然

若不能如申叔

請止

請自今後

可相處

不然

若不能如申叔

請止

請自今後

辭八人者

謝絕

此八而後王安之然後康王安

辛亥二十三年是歲(把考公卒第)齊侯以藩載欒盈蓋如立是為文公

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之大夫必對曰不可晉曲沃欒盈故邑

子必不免汝必見殺吾非愛死也我非為汝知不集也蓋度

必不盈曰雖然言雖是因子而死若依汝而舉吾無悔

矣我亦無所悔恨我實不天雖我不為子無咎焉汝則非獲咎

也許諾許之伏之而觴曲沃人藏匿欒盈而樂作作樂

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午問眾人今對曰得主而

為之歿言得戎故主猶不歿也言雖歿皆歎眾皆有

泣者有悲欒氏盈出乃出徧拜之謝眾人欒盈帥曲沃

之甲統率曲沃之兵以晝入絳絳晉國所都也范宣子

奉公以如固宮范甸奉平公范鞅用劔以帥卒用短兵

與欒氏戰欲致欒氏戰欲致欒樂乘槐本而覆欒盈之族也

或以戟鉤之或以鉤欒樂斷肘而歿斷欒樂之樂魴傷亦

盈之族也戰而中傷魴音房欒盈奔曲沃戰敗而走晉人圍之晉兵

圍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晏平仲曰君恃勇力晏嬰言莊公

納欒盈於曲沃知得若濟若伐晉國之福也則君知

以伐盟主而將代之若濟若不勝國之福也則君知

罪於晉故將代之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以伐盟主而將代之若濟若不勝國之福也則君知

罪於晉故將代之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以伐盟主而將代之若濟若不勝國之福也則君知

修德齊之福也不德而有功以君之無德幸憂必及君君必恃

禍將至矣崔杼諫曰不可諫莊公言不可臣聞之臣之所聞

云小國間大國之敗齊因晉有樂氏而毀焉因之必受

其咎幸人之災故君其圖之勸莊公自弗聽莊公陳文

子見崔武子文子陳須無曰將如君何文子言君欲伐

武子曰吾言於君言我已君弗聽也君不從以為盟主

諸侯尊晉以為盟會之主而利其難今我利其患難而群臣若急討

齊而事君於何有言不能顧君也杼蓋子其止之汝姑

使無伐晉文子退言而退告其人曰語其崔子將死乎言崔

謂君甚謂君伐盟主而又過之杼欲弑君則其惡不

得其死以善終過君以義以義理救猶自抑也尚當自

是已况以惡乎况况欲行弑季武子無適子魯季孫宿

適音公彌長公彌長張丈反下同而愛悼子悼子紇也二子

兄而季孫獨愛少子欲立之子為後訪於臧紇以其事謀臧紇曰

吾為子立之武仲為季孫立使公鉏為馬正公鉏非得

家司馬鉏牀愠而不出被廢而怒閔子馬見之子馬閔

往見公鉏曰子無然勸公鉏禍福無門禍福初無唯人所召

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為人子者患不孝為子之道不患無所

不得敬共父命但當敬以供父之何常之有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汝若能孝以事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

若能孝敬父敬以共命富倍季氏可也富曰倍季氏

三傳切釋

者言富可過於為季氏後  
者也此所謂為善以召福  
姦回不軌 若姦慝回邪禍倍

下民可也 則將更獲罪及其禍必  
公鉏然之 以于馬之

敬共朝夕 朝夕之間 恪居官次 恪謹以居馬  
孟孫惡臧

仲 時孟孫氏與武仲 季孫愛之 子以成已志 孟莊子

疾 莊子有疾將成 豐點謂公鉏 士也語公鉏云 苟立羯

卒 孟莊子也謂公鉏 請讐臧氏 吾請使孟氏與 孟孫

季孫至 孟孫之家 入哭而出 孫而出 曰秩焉在

長子也季孫不見秩故 公鉏曰羯在此矣 止羯以為喪

問其何在焉於虔反 公鉏曰羯在此矣 止羯以為喪

矣 季孫曰孺子長 秩為長子當立 公鉏曰何長之有

言不必拘長 唯其才也 唯有才則立之先是武子之廢

幼也長上聲 唯其才也 公鉏而立紇也謂申豐曰欲擇

才焉而立之故公鉏以此 且夫子之命也 因誣孟孫謂

其遺 遂立羯 武子不得 秩奔邾 秩不得立 臧孫入哭

仲入哭 其哀多淨 而多淨 出 其御曰 武仲之 孟孫

之惡子也 言孟孫與武 而哀如是 今汝哭之 季孫若死

設若季 其若之何 季孫愛汝者也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也 荅言季孫雖愛我譬如疾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孟孫雖惡我譬如藥石 美疾不如惡石 石謂藥之用石

必能療病惡去聲上同 夫石猶生我 猶能愈我之病 疾之美

孟孫惡 夫石猶生我 猶能愈我之病 疾之美 季孫其毒

滋多 疾為我 孟孫死 是藥石去 吾亾無日矣 將不亾矣

孟氏閉門

豐點教之閉門

告於季孫

使人告季武子

曰臧氏將為亂

誣

武仲欲為公

不使我葬

將作亂使孟孫不得成葬禮

季孫怒命攻臧

氏

時武仲畏孟氏以甲自隨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

邾

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武仲斬關而出走而適邾

臧賈臧為出在鑄

鑄國名臧賈臧為皆

武仲之兄鑄之甥也

臧武仲使告臧賈

使人告其長兄

且致大

蔡馬

大蔡蔡地所出之龜也

曰紇不佞

自稱不才

失守宗祧

宗謂親廟

祧謂遠廟失守謂出奔不得奉祀

敢告不孚

敢告於兄言已不為天所孚恤

紇之罪不

及不祀

言我非有大罪不當絕宗祧之祀

子以大蔡納請

使臧賈納大蔡於魯請立

為臧氏後

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

答言是我臧氏家禍

非子之過

也

非汝之罪

賈聞命矣

從武仲之命

再拜受龜

再拜而受大龜

使為以納

請

臧賈使弟臧為納龜於魯以請立後

遂自為也

臧為得龜不為臧孫如

防

防

防臧氏邑臧武仲乃往其私邑

使來告曰

使人告魯紇非能害也

稱名言我非能

作亂

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

非敢私有所請為其

先人

苟守先祀

苟得立後守奉先人之祭祀

無廢二勲

大功曰勲無廢文仲宣叔

勲勞

敢不辟邑

敢不避防邑而去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

臧為

魯從其請乃立臧為為臧氏後

將盟臧氏

將陳武仲之罪惡盟諸大夫使以為成

孫召外史掌惡臣

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

而問盟首焉

盟首載書之章首也

對曰

外史答云

盟東門氏也

在宣公十八年

曰

載書毋或如東門遂

言毋得或如東門遂者

不聽公命

不從文公命立嫡之命

殺適立庶

文公命立公子

惡襄仲遂殺之

盟叔孫氏也

在成公十六年

曰

載書毋或如叔

孫僑如言母得或如欲廢國常欲廢壞國蕩覆公室謂

成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言臧紇所皆不及此皆不

二孟椒曰孟椒孟獻子之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

之禁斬關以出孫子服惠伯也季孫用之季孫用乃盟臧氏乃陳臧紇

盟曰載書無或如臧孫紇言母得或如干國之紀干亦

犯門斬關犯鹿門之禁臧孫聞之臧武仲聞曰國有人

焉故知有誰居誰居猶言誰其孟椒乎必孟椒而後

齊侯還自晉齊莊公自遂襲莒輕兵掩莒杞殖華還載

甲二子齊大夫先載夜入莒郊二子宿于莒之明日先

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子重賂之莒黎比公使

無死使二子無致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華周對即華

子莒曰貪貨貪莒子棄命棄齊君亦君所惡也有臣如此

也惡昏而受命昨晚受命日未中而棄之日未中而棄君

何且事君何以盡事莒子親鼓莒子怒乃從而伐之從

伐杞殖華獲杞梁莒人行成莒勝大國益齊侯歸

齊莊公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行使乎之

使人往辭曰殖之有罪言杞殖若何辱命焉

命來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救廬在猶

杞氏先人下妾不得與郊弔言賤妾不得受君郊外之

弔與齊侯弔諸其室齊莊公乃弔諸杞梁齊侯將為

音預齊侯弔諸其室之家傳言婦人有禮齊侯將為



臧紇田

齊莊公欲以田邑與臧武仲

臧孫聞之

臧武仲聞之

見

現音

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其功

對曰

臧武仲答

多則多

矣

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

抑君佻鼠

抑君之所

為有類

夫鼠

夫鼠之為物

晝伏夜動

晝則藏伏夜則出動

不穴於寢廟

寢廟閒雅鼠不即以為安必須穿壁始敢安處

畏人故也

惟其畏人所以如此

今君聞晉

之亂

今君聞晉有

而後作焉

而後起兵伐晉

寧將事之

晉寧又將事之

非鼠何如

非鼠之所為而何蓋臧武仲

猶鼠之晝伏也

乃弗與田

莊公果怒乃不與武仲田邑

仲尼曰

按柱注孔子以二十

二年生至是年方二歲

知之難也

言用智之難

有臧武

仲之知

有智如武仲能避齊禍

而不容於魯國

而不能見容於魯國

也此蓋有所由來而然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循理之謂順推已之謂恕始武仲廢長立

少是作不順已所不欲

夏書曰

今虞書大禹謨

念茲在茲

念此

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

順事恕施也

釋書之意以為作事必順而施事必恕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九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  
襄公五年  
晉使叔孫豹如魯  
叔孫豹曰古人有言曰  
穆叔未對孫叔  
而蘇之人長蘇不攻也  
少異并不取已取不攻  
由來而然  
北益亦取  
亦不取而然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

襄公五

壬子二十四年（紀文公元年）穆叔如晉魯使叔孫豹如晉賀克樂氏范宣

子逆之士句問問焉上句問曰古人有言曰昔人有言如

歲而不朽言雖久而不朽何謂也問此言穆叔未對叔

未及宣子曰昔句之祖士句自誇其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虞以上謂舜之前也陶唐氏堯之在夏為御龍氏御

氏劉累也能擾龍蓋堯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商之霸國

在商時為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也成王滅唐遷其

社為唐晉主夏盟為范氏士句又唐杜氏之後今晉為其

是之謂乎

言已世世為興家可

穆叔曰以豹所聞

言我

聞則異

此之謂世祿

如宣子所言只

非不朽也

非可也

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

我魯國有先大夫臧孫辰謚文仲者

既沒

文仲其

言立

其立言垂訓傳於後世

其是之謂乎

是文仲雖歿而言不朽也

豹聞之

所聞如下

犬上有立德

上聖之人其德及於後世

其次有立功

次於上聖為大賢其功被於後世

其次有立言

次於大賢者其言傳於後世

雖久不

廢

此三等入雖歿而其德其功其言久而不廢也

此之謂不朽

如此方可當若

夫保姓受氏

若但保其始祖之姓受其先代之氏

以守宗祊

祊廟門也以保守其宗廟

初布

世不絕祀

世世不絕其祭祀

無國無之

無一國者祿之大者

如宣子所言乃

不可謂不朽

本可謂之

○范宣子為政

晉士句將中軍執國政

諸侯之幣重

諸侯朝貢於晉者其賂增重

子產寓書以

告宣子

鄭子產作書與士句勸其輕幣曰

子為晉國

汝為晉之執政

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

鄰國不聞汝有善德

而聞重幣

但聞增重諸侯之幣

僑也惑

僑子產名也惑之謂不可曉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我聞君子之長益國家者

無賄之患

不以乏財為患

而無令名之難

所以難者謂其無善名著

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

若歛諸國之財而積聚於晉之公室

則諸侯貳

則諸侯有離心於晉

若吾子賴之

若汝自利賴其財而私入於已

則晉國貳

則晉人有離心於汝

貳則晉國壞

諸侯離心則晉不足以為保國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離心

則汝不足以為保家

何沒沒也

何其沈滅而不悟也

將焉用賄

好賄之為禍如此將安用

之馬於

夫令名德之輿也

夫有德者必以令名為輿始能遠及

德國家之

三子句釋

卷之十

下

二

基也有國者必以令德為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當以德為之基不以賄而壞之無亦

是務乎勸宣子何有德則樂天理中有自然之樂音洛下並同樂則能

久樂與民同則國詩云小雅南山有樂只君子君子有德可樂

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有令德上

帝臨女大雅大明之詩言上帝無貳爾心則下民無敢

者有令名也夫言武王有令恕思以明德以恕存心而

則令名載而行之則自然有善名以為之是以遠至邇

安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毋寧使人謂子毋寧寧也

議論吾子如下子實生我言汝實能生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而汝乃多取我財象有齒以焚其身譬如象馬為

身賄也象豈有罪哉以其齒宣子說范宣子得子產之

悅乃輕幣從于產之言而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子

羽也為鄭行人程鄭問焉代樂盈佐下軍曰敢問降階

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不曉所問歸子羽以語然明

然明駸茂也以程鄭然明曰是將死矣將死程鄭不然將

所問告之語去聲必不處則賢而知懼能知畏懼懼而思降思降下

乃得其階如此乃得下人而已不過謙抑以下於又何

問焉此理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夫人既

而求降下之道者不在程鄭夫程鄭以賢升卿位其有

唯明智者能之夫豈明智之人哉其有

亾覺乎此必身有罪禍懼奔亾不然若非其有感疾有

亾覺乎之覺而始問降階也不然如此其有感疾有

迷惑將歿而憂也憂歿期之將至也

癸丑二十五年是歲吳子諸樊伐楚門崔武子見棠姜

而美之棠姜齊棠公之妻也棠公歿遂取之遂娶莊公

通焉齊莊公亦美其崔子弑之崔杼遂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莊公歿于崔杼之家其人曰歿乎晏子左右問

乎曰獨吾君也乎哉答言君是吾歿也我何為獨曰行

也又問然則曰吾罪也乎哉答言君歿吾行也我何為

曰歸乎又問然則曰君歿安歸答言吾君既君民者

豈以陵民言為民之君者社稷是主將以主臣君者豈

為其口實為君之臣者豈徒為食社稷是養將以奉故

君為社稷歿則歿之君為社稷而歿為社稷亾則亾之

若為已歿而為已亾若君為已非其私

誰敢任之誰敢當其禍且人有君而

吾焉得歿之吾何為而為之而焉得

將庸何歸君歿矣安門啓而入崔子啓

人謂崔子必殺之或人使崔杼殺崔子曰民之

舍之得民置之不殺可得民崔杼立

景公而相之景公靈公之子莊公之弟名杵慶封為左

盟國人於大宮崔慶恐國人討已故為

相慶封崔杼之盟國人於大宮盟於太公之廟天言太

曰詛盟所不與崔慶者言國人有不為晏子仰天歎曰

讀盟書未終晏于仰天嗟嘆而易其辭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意謂崔慶不忠於君不利於社稷吾不與也有如上帝指上帝以為證乃軟乃軟血而飲之

所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齊之史官直書崔杼弑君之罪崔子殺之

史殺太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太史之二弟相繼而書崔子皆殺之其弟又

書其少弟又往書之乃舍之不容盡殺故也南史氏聞大史盡死齊之南史氏

氏間崔杼盡殺太史兄乃還南史乃不往書○鄭子展子產伐陳于展公孫舍之

前年陳侯從楚伐鄭鄭人報之遂入之克陳而入其國于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

戎服將事衣軍旅之服以行禮晉人問陳之罪問陳何以對曰

云昔虞闕父為周陶正闕父舜之後為周正陶冶之官闕音遏以服事我

先王先王謂周武王我先王賴其器用也武王利賴闕父所作之器用與其

神明之後也舜乃闕父出自虞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胡公闕父之子名滿武王用以為長女大姬嫁之而封諸陳封胡公為陳侯以備三恪

也周封杞宋乃夏商之後又封舜後總曰三恪言敬先聖之後也則我周之自出言陳之子

孫由大姬而後至于今是賴荷賴周德桓公之亂魯桓五年陳桓公疾病而

亂蔡人欲立其出陳厲公蔡甥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五父陳作也殺太子免而蔡人殺之魯桓公六年

陳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厲公而奉事之至于莊宣

陳莊公皆我之自立皆我鄭夏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夏

宣公皆我之自立皆我鄭夏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夏

左傳句解

卷之三

成公播蕩

靈公之子成公奔晉

又我之自入

自晉因鄭入為陳君

君所知也

事之本末

今陳忘周之大德

大德謂胡公之後皆周之所自出

蔑我大

惠

大惠謂五父以來皆鄭之所自立

弄我姻親

姻親謂陳鄭婚姻之好

介恃楚眾

介因也言其依恃楚兵之眾

以馮陵我敝邑

黨楚以虐害於鄭

不可億逞

逞志於鄭者不可億度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去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

成命

未得伐陳之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

去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

當陳兵所往之徑道

井堙木刊

有井則塞之有木則伐之堙音因刊苦于反

敝邑大懼

不競

我鄭大恐國勢侵弱

而耻大姬

大姬周女嫁胡公者鄭與周同姓故恐上辱太姬之靈天

天誘其衷

所賴上天誘

啓敝邑心

開導其心使得戰勝

罪

陳人既伏其罪

授首于我

謂陳侯喪服擁社使其衆自囚係以待于朝

用敢獻功

所以使我來獻戰勝之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

晉人又謂何

對曰先王

之命

答言周之先王有命如下文所云

唯罪所在

唯視罪之所在

各致其辟

其法以誅之言陳有罪可得討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周制之圻地方千里圻音

祈列國一同

大國地方百里

自是以衰

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衰初危

今大國多數圻矣

今大國且數倍於天子之地矣

若無侵小

而吞併之

何以至焉

其國何以若是之大也此說正以譏晉

晉人又問子產何為戎服將事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答言我鄭先君

武公莊公為周平桓王桓王卿士之官

城濮之役

僖公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濮音卜

文公

布命

晉文公布命於諸侯云

曰各修舊職

使各修舉舊職之事

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

命我鄭文公戎服以傅王

以授楚捷

楚以獻勝之功

不敢廢王命

三傳句解

卷之二十一

故也

今日所以戎服將事者不敢廢城濮之命也

士莊伯不能詰

莊伯士弱也與鞏朔

同謚子產善於辭命

復於趙文子

文子趙朔之子趙武也代士句將中軍故

莊伯復命焉

文子曰其辭順

言子產之言其理甚順

犯順不祥

人順理而已

之神所不福

乃受之

受其所獻之功

仲尼曰

孔子追論其事

志有之

言古書有云

言以足志

志之所向必資言以成之

文以足言

言之所發必資文以成之足將往反不

言人不能言

誰知其志

雖有其志誰得知之

言之無文

言不行而不遠

雖行其言不能及遠

晉為伯

晉為諸侯伯長

鄭入陳

鄭擅興兵以入陳

非文辭不

為功

使非子產言而有文則晉必討專伐之罪

慎辭哉

言凡人皆當謹於修辭

○要

鄭卒

去年問子羽以降階者

子產始知然明

然明料其必死其言果驗子產始知其賢

問為政焉

子產問於然明

對曰視民如子

答言愛民當如父母之愛其子

仁者

見有不仁之人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恐不仁者為民之害

喜

喜然明之言

以語子大叔

子大叔游吉也

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然明名蔑言前日但識其面而已

今吾見其心

矣

今而後見然明之心也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

因問子產為政何如

子產曰

政如農功

治民如治田

日夜思之

日夜之間思所以與民之利除民之害

思其

始而成其終

既思其始又思所以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

思得其說則朝夕盡力而

之行無越思

所行之事不違其所思者

如農之有畔

如治田者之有次序焉

過鮮矣

如此雖有過差然亦少矣

○衛獻公使與甯喜言

甯喜悼子也獻公出

奔至是入于夷儀之邑使人與悼子言求復其國

甯喜許之

二十年甯惠子臨歿厲悼子納獻公

悼子許諾

大叔文子聞之

文子衛大夫

曰嗚呼

嘆息詩而

故今許之

大

叔

儀也

二



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谷風小弁之詩言今我不

說音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言悼子必身受禍君子之

行大凡君思其終也思其終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之

書曰周書蔡仲之命其慎始而敬終謹其創始終以不

困故其終無詩曰詩大雅夙夜匪懈為人臣者自早至

賣因窮之患以事一人以盡事君之道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

君曾不若圍君之道其何以免乎安能奕者舉棋不定言圍棋

之子一棋然不勝其耦便不能勝而况置君而不定乎何况

人君可着或差必不免矣必不九世之卿族甯氏世自衛武公

世也凡九一舉而滅之言悼子必因此可哀也哉明年衛甯

後年獻公殺甯喜

甲寅二十六年齊景公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秦

公使其弟鍼講和於晉鍼其燕友叔向命召行人子負叔向羊舌肸也

秦命向音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子朱言我當

三云如是三叔向不應不答子朱怒怒叔向曰班爵同

言已同何以黜朱於朝當御次而不使是撫劔從之朱

撫劔從叔向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言二國之今日之事幸

而集今日二國講晉國賴之二國息兵則不集不幸其

三軍暴骨二國交兵則三軍暴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

言子負如此所言常改易之姦以事君者行

人而變亂辭命是吾所能御也言我不畏此拂衣從之

以姦邪事其君也子宋撫劍將聞故叔人救之或人救平公曰晉其庶乎

言晉國庶幾乎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吾臣之爭為國師曠曰樂

名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恐自此日卑矣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心競

撫劍不務德而爭善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如此則

欲已甚能無卑乎群臣各懷私欲以爭權則公室卑矣○衛獻公使子鮮

為復子鮮獻公之弟名鮮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

以獻公之命曰苟反苟使我政由甯氏國之政事皆出甯喜祭則

寡人我但主其祭祀而已甯喜告右宰穀以其事告衛之右宰穀

曰不可言不可納獻公獲罪於兩君先是甯惠子逐獻公今悼

兩天下誰畜之天下誰肯容我畜許六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言

子臨終時以不可我巳許諾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請使於獻公以遂見公於夷儀時獻公入反巳見曰

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魯襄十四年而無

憂色而無憂戚之色亦無寬言亦無寬恕之言猶夫人也為人如故不

扶若不巳汝若不死無日矣則被戮將甯喜殺子叔

傷公也衛侯入復入大夫逆於竟者衛之大夫出境而執

其手而與之言獻公親執其道逆者大夫迎自車揖之

公但坐車而揖之逆於門者大夫迎領之而已但搔首答之而

易生頷公至獻公使讓大叔文子使人責太叔曰寡人

淹恤在外言我久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衛之諸臣能通惠言于外使我知之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先是太叔儀有置君不如

奕棋之言獻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昔人嘗言非所當怨者不怨之

寡人怨矣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對曰臣知罪矣言我知罪矣臣不

佞我實不才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羈縻馬絆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言不能

從君以出羈居宜及總息列反臣之罪一也此一罪也有出者謂獻公出奔在外有

居者謂公孫剽立為君在內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我不

二心而通內外臣之罪二也此二罪也有二罪有此二罪敢忘其

歆敢不乃行已荅而行從近關出衛有近關其路為捷故從此出公使止之

使人留之○楚子秦人侵鄭二國代晉之黨穿封戌囚皇頡穿封

戍楚縣尹也皇頡鄭大夫也蓋戍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其王之子即靈王也音恤頡戶結反

與穿封戌爭獲皇頡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晉伯宗之子

就州犁辨其曲直伯州犁曰請問於囚言當問於皇頡是誰獲汝乃立囚立

頡而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言二人爭獲汝者皆非細人其何不知

汝豈不認得之上其手州犁上其手以指曰夫子為王子圍與

是王子圍寡君之賢介弟也介大也言此乃楚君貴盛之弟也下其手

又下其手以指穿封戌曰此子為穿封戌言此人乃方城外之縣

尹也乃楚國方城山外之邑尹也州犁必上下其手而抑揚其辭者蓋州犁畏王子欲皇頡曲言王子獲

已誰獲子問皇頡言此囚曰皇頡已曉頡遇王子曲言

而遇弱焉戰敗而王戍怒穿封戌爭抽戈逐王子圍我戰

子獲我也不勝而怒

殺弗及王子圍走印董父與皇頡成城麋董父鄭大夫

皇頡同成城麋之地董父亦為以獻於秦楚人使印氏之

以董父與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族出貨財以贖

董子產曰不獲言秦人受楚之功秦受楚之獻而取貨

於鄭受鄭人之不可謂國棄大名而圖小秦其不然秦

不如若曰拜君之勤若言拜謝秦鄭國微君之惠微無

鄭君若不得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則楚人猶其可

秦君之惠弗從鄭人不從遂行以貨贖董秦人不予

果然更幣從子產乃別更幣而從子而後獲之然後得

傳言子產每宋平公生佐平公生子名惡而媿貌惡

順大子痤美而狠平公太子名痤貌美而心狠戾因合

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戍也畏太子伊戾為大子內

師伊戾寺人名為太而無寵不得寵楚客過宋楚之使

取道大子知之舊與楚請野亭之請迎楚客於公使往

從太伊戾請從之請從太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

豈不惡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奉事君子之道惡之

不敢遠君子雖惡之而已好之不敢近君子雖愛之而

近並敬以待命致敬以待君敢有貳心乎而不敢以好惡

縱有共其外今太子之出也縱然有莫共其內若我不

侍之事臣請往也此我所遣之公遣伊至至享楚則飲

左傳句解

用牲加書徵之

伊矣掘坎以書加于牲上許

而騁告公

乃驅車而告

曰太子將為亂

將欲作亂

既與楚客盟矣

言與楚客

公曰為我子

言之太子

又何求

則宋國固彼

所求而

對曰欲速

言太子欲

公使視之

往視其處則信

有焉

見歌用牲

公囚太子

而囚之

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言子佐心婉可

召而使請

於公而免之

曰日中不來

且言至日中

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

合左師聞太

聒而與之語

聒謹也聒于佐而與語欲使日中不來而

活

過期

乃縊而死

佐為太子

公徐

聞其無罪也

乃亨伊矣

以伊矣陷太子於

音烹

初楚伍舉與蔡聲子相善

伍舉楚人聲子蔡人二人素相友善 伍舉

奔鄭

伍舉被諸而出

將遂奔晉

欲遂自鄭

聲子曰

時伍

聲子於

子行也

聲子言汝

吾必復子

我必能使楚

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

向戌將合三國之好以

聲子通使於晉

蔡本楚黨晉楚將和故蔡遣聲子使於晉使去聲

還如楚

聲子自晉

令尹子木

問晉故焉

子木屈建也代蘧子馮為令

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

又問二國大

對曰晉卿不如楚

聲子答言晉之

賢其大夫則賢

惟晉之大

皆卿才也

其才皆

如杞梓皮

革譬言如杞梓之木與獸之皮革

自楚往也

皆產於楚

雖楚有材

雖楚

大晉實用之

皆出奔於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豈獨

無宗族姻戚何必對曰雖有言晉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但用楚國材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言已善為國者凡

其國者善於治賞不僭而刑不濫賞不僭及於無德刑濫則懼及善人刑濫則恐及

及淫人於淫僭則恐及刑濫則懼及善人於善良之人若

不幸而過若不幸而寧僭無濫寧可賞僭而與其失善與其

刑濫而及於善人寧其利淫寧可賞僭而無善人則國從之以

然者恐失善人而國從之也詩曰詩大雅人之云言國內善人邦

國殄瘁則邦國盡無善人之謂也釋詩故夏書曰今虞

與其殺不辜與其刑濫而寧失不經寧可失於不

商頌有之曰詩商頌不僭不濫詩言成湯賞不

不敢怠皇不敢怠惰命于下國故為下國諸侯封建厥

福而封殖建立其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山湯不僭不古

之治民者所以古人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

恤民之心無有厭倦賞以春夏順天時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故其將行賞也為之加膳則飫賜加膳則

不舉其將用刑也為之不舉則徹樂減膳則不用此以

知其畏刑也以此可見古夙興夜寐未明而起朝夕臨

政朝以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以此可見古三者禮之

大節也勸賞畏刑恤民三者非是有禮無敗為國以禮

左傳句解

今楚多淫刑今楚國多淫濫之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故楚之大

方以逃而為之謀主皆為他國謀事之主以害楚國其所謀者皆

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所謂不能也此吾所謂楚人子儀

之亂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析公奔晉析公子儀之黨

公懼而奔晉人寘諸戎車之殿晉人置析公於後軍以為

謀主使楚繞角之役成公六年晉欒書救晉將遁矣

將逃析公曰楚師輕窵析公言楚兵不易震蕩也

使亂其軍若多鼓鈞聲若多擊戰鼓以夜軍之乘夜而

楚師必遁楚兵震蕩晉人從之從析公楚師宵潰楚兵

驚而晉遂侵蔡楚兵還而襲沈又侵沈國獲其君獲沈

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獲申

麗而還成公八年晉欒書侵鄭於是不敢南面自是鄭

不敗南向楚失華夏楚失鄭國無以則析公之為也此

公為晉謀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及其父兄無君與

夫人不善是也楚君與夫人信其父兄雍子奔晉亦不

何晉人與之鄙鄙晉邑名以與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成

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於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靡

彭城楚伐宋圍彭城晉救宋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令

宋地名晉遇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於晉兵云曰

歸老幼言軍中有老反孤疾孤疾者反之二人役一家

人從歸一人止留簡兵蒐乘簡擇兵器蒐閱秣馬蓐食

役者歸一人一人簡兵蒐乘車乘去聲秣馬蓐食

飼馬而師陳焚次兵皆列陣而焚其次舍明日將戰明

與楚行歸者而逸楚囚楚人當歸者遣使行楚兵宵潰

楚囚歸言其事襄公元年晉圍彭城而歸諸

宋以彭城以魚石歸夫歸真諸瓠丘楚失東夷楚東

及陳見楚不能襄公五年楚人以陳叛故則

救彭城皆叛楚子辛亥之歸罪於令尹子辛而殺之則

雍子之為也此雍子為晉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申

也子反欲取夏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

晉坐臣諱室以行晉人與之邢邢晉邑名以為謀主扞

禦北狄巫臣為晉扞通吳於晉成公七年巫臣請使教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巫臣質其子狐庸吳於是伐巢巢屬楚取駕楚

邑棘亦入州來州來亦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反一

皮音至今為患吳至今則子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若敖

之亂宣公四年越椒以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越

作伯勞苗晉邑名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成

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詳見成公若塞井夷竈

塞其井夷其竈欲其地之平也成陳以當之平其地而布陣欒范易行

以誘之欒書范燮中軍之將佐也易行謂簡易兵備誘

音杭下同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錡中行偃上軍之將佐卻



卒皆出穆王時子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四面夾攻其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  
王夷謂呂錡

師燔謂軍敗如火之滅也子反歾之  
子反歾之自殺鄭叛吳興

鄭人自此日強楚失諸侯  
悼公立而則苗賁皇之為也

此賁皇為晉謀子木曰是皆然矣  
屈建言聲于聲子曰

今又有甚於此言又有甚於析公雍  
椒舉娶於申公子

牟椒舉伍舉也子牟得戾而亾獲罪  
君大夫謂椒舉之

君臣責女實遣之  
謂汝使子牟懼而奔鄭伍舉畏引領

南望今則引領向曰庶幾赦余言楚國庶幾  
亦弗圖也

而楚國殊今在晉矣  
鄭而適晉晉人將與之縣將以縣

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  
彼若謀害楚國彼謂豈不為

患言為患又甚于木懼恐伍舉  
言諸王以其事言益其

祿爵而復之增伍舉之爵  
祿而召之歸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卷終

蘇氏而蘇之 蘇而召之謂

豫其前四于昔 言其也又甚 于木黜 之為害 言齒王 以其事言

以丑地向 以舉不始北 姊若若善 國 意不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一

#### 襄公六年

乙卯二十七年衛甯喜專 甯喜既納獻 公患之 惡之 公

孫免餘殺甯喜 免餘衛大夫也 尸諸朝 陳尸於朝以暴

子鮮曰 子鮮公之母弟 逐我者出 言孫林父逐君宜 納

我者死 甯喜納君有功 賞罰無章 賞罰不明 何以沮勸 何以

為惡而勉 君失其信 失信謂食言 而國無刑 無刑謂不

人為善 不亦難乎 其難以 且縛實使之 且又是我使甯喜 遂

出奔晉 不義獻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 向戌宋左師與

恤音 又善於令尹子木 又與楚令尹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欲合晉楚而息諸侯之兵以為已名如晉告趙孟向戌往晉國以此意告趙武趙孟

謀於諸大夫趙武謀於衆韓宣子曰宣子起兵民之殘也言用兵害

命財用之蠹又損財用如重小國之大蓄也小國被兵為禍甚大

將或弭之今向戌欲息兵雖曰不可雖知其事未必可行必將許之

然不可不從其言弗許晉君不從楚將許之楚必從之以召諸侯楚以弭兵之言

而為會則我失為盟主矣是楚代晉為盟主也晉人許之遂從向戌之言

如楚向戌又往楚告屈建楚亦許之亦從其言皆告於小國皆告於晉

楚之為會於宋就宋國會諸侯以藩為軍以藩籬為軍不築壘

也與國晉楚各處其偏晉處藩之北楚處藩之南伯夙謂趙孟伯夙晉大夫也語趙

武曰楚氛甚惡氛氣也望氣而見其不美懼難恐楚人必襲趙孟曰

吾左旋入於宋言有急則左旋入宋東門若我何楚必無柰我何將盟於宋

東門之外諸侯將盟楚人衷甲楚人着甲在衣中伯犁犁曰

合諸侯之師言諸侯之衆會合於此以為不信詐以

無乃不可乎必不可行也夫諸侯望信於楚諸侯皆以誠信望於楚國

是以來服所以相率來服若不信今若行詐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

固請釋甲固請子木脫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但求事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太宰退伯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言子木必死

不及三年其死不出三年之外求逞志而弃信但求快志不務守信志將逞

乎豈有棄信而得快其志者志以發言在心為志發言於口則為言言以出信與人

必假言以告之信以立志於人有信乃參以定之志信言三者皆所以安定

其身參信志不立何以及三何以及三年乎趙孟患

楚衷甲趙武恐以告叔向以其事與叔向曰何害也言

能為匹夫一為不信假使早賤之猶不可猶且不能單斃

其死信之人無得生者若合諸侯之卿若今諸國之

以為不信行其詐必不捷矣必無得食言者不病言弭

自劫盟是食其言也楚非子之患也晉非食言者夫以

信召人夫楚本召諸侯而以僭濟之而欲行詐必莫之

與也誰肯與楚安能害我豈能為晉楚爭先既而皆楚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言晉常未有先晉者也未嘗

日而敵者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答云汝嘗言晉

先若晉常是楚弱也則是晉強楚且晉楚狎王諸侯

盟也久矣言晉楚更迭為豈專在晉盟主豈專叔向

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語辭也言諸侯從晉

其尸盟也非謂晉能主子務德汝當務德無爭先不

爭先且諸侯盟何况諸侯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亦

具楚為晉細楚今自同不亦可乎亦何有乃先楚人遂

先楚人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武子士會也

侯故對曰夫子之家事治夫子謂士會也能言於晉國

無隱情忠於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信於子木歸

民也

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一

已會於以語王以士會之德告楚王曰尚矣哉言士會

矣能歆神人祭人懷其忠宜其光輔五君宜其輔佐文

曰宜晉之伯也宜大夫晉為有叔向以佐其卿趙武為政

楚無以當之楚人無足不可與爭以此未可宋左

師請賞左師向戌也既合晉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

公與之邑六十平公賜之食以示子罕執其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言凡諸侯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惟以晉楚大國之兵威為可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君民慈和然後其以事大

順

國以聽霸國所以存也言小國所以存無威則驕若無

則驕縱而驕則亂生驕則生亂亂生必滅禍亂既生

所以亾也如此小國之所以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五

生民立用之無天下之民廢一不可五者不誰能去兵兵

五材之金故不可去去上聲下同兵之設久矣自古以來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昭示國家之法聖人以興聖人予民

兵威亂人以廢亂人身弑國亾廢興存亾昏明之術刑

禮義是為興禮義是為興為存禮義是為興為明禮義是為興之術禮義是為興

皆兵之由也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而子求去之

亦誣乎豈非誣罔以誣道蔽諸侯道欺蔽諸侯罪莫

不

不

不

不

大焉

其為罪莫大於此

縱無大討

縱使國家不大討汝罪亦幸矣

而又求賞

乃敢

更求重賞無厭之甚也

其為貪得無厭莫此為甚厭平聲

削而投之

子罕乃削其賞

書而棄之左師辭邑

於是向戌不敢受賞

向氏欲攻司城

向氏之黨欲伐子罕

左師曰我將亾

向戌曰我以罔功受賞有取亾之道

夫子存我

今子罕責我以

義而削其賞是存我也

德莫大焉

其有德於我莫大於此

又可攻乎

又豈可伐之乎

君子曰彼已之子

引詩鄭國風羔裘篇云彼已之子猶言此子也巴音記

邦之司

直

是為邦國之主直道者樂喜之謂乎

傳美子罕能主直道不阿向戌

何以恤我

又引逸詩云何以憂我而相規儆乎

我其收之

我則收取此言以為藥石

向戌之謂乎

傳善向戌能受子罕相規之言

齊慶封滅崔氏

慶封齊左相盡殺崔杼之族

崔子

縊

崔子自經而歿二十三年陳文子言崔杼將歿此其驗也

慶封當國

為齊執政明年齊人逐之

丙辰二十八年

是歲周靈王崩子貴立是為景王

蔡侯歸自晉

蔡景侯朝于晉

而歸入于鄭

鄭伯享之

鄭簡公留而享之

不敬

蔡侯不敬子產曰

蔡侯其不免乎

言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

前日朝晉而過鄭也

使子展廷

勞于東門之外

子展公孫舍之也廷往也勞蔡侯

而傲

傲忽也吾曰猶將更之

彼時我言蔡侯猶能改也更音庚

今還受享

今還自晉

而受享禮而惰

情慢也

乃其心也

昔傲今惰乃其本心如此不能改矣

君小國

為小國之君

事大國

事晉楚二大國

而惰傲以為已心

惟以傲情存心將得

歿乎

不得其終

若不免

若蔡侯不免禍

必由其子

必為其所弑

其為君也

淫而不父

淫太子班之道妻無父之道

僑聞之

我之所聞有云

如是者恒有子

禍

淫而不父故有子禍

蔡侯之如晉也

蔡侯朝晉之時鄭

伯使游吉如楚

游吉子太叔也

及漢

漢水楚人還之

遣太叔還曰

宋之盟

去年盟于宋時

君實親辱

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

今吾子來

君不至但使汝來

寡君謂吾子姑還

我寡君使汝自歸還音旋

吾將使駟奔

問諸晉

我使人乘傳車往問晉國云鄭君當親來否

而以告

却以晉之會宋告鄭子

大叔曰宋之盟

谷信宋君盟時大音太

君命將利小國

楚君命諸侯將弭兵

以利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如此則當安定小國之社稷

鎮撫其民人

鎮撫小國之民人

以禮承天之休

使得歲時行禮以受天之福祿

此君之憲令

此乃楚君之法制命令

而小國之望也

而我小國之所望於楚者然也寡君是故

使吉

鄭君所以使我來

奉其皮幣

聘禮用乘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

以鄭國當

飢饉之歲故我君不得自來易去聲

聘於下執事

使來行聘禮於楚之下執事者不敢指言變君

今執事有命

今楚之執事乃有命令云

曰女何與政令之有

言汝大

得預楚國之政令女音汝與音預

必使而君

必使汝鄭國之君

弃而封守

棄尔封疆

之守

跋涉山川

山川下則跋涉之險

蒙犯霜露

上則蒙犯霜露之氣

以逞

君心

以求快楚君之心

小國將君是望

我小國正有望於楚君

敢不唯命

是聽

敢不聽楚之命而自來朝

無乃非盟載之言

無乃不合於盟書所謂利小國之言

以闕君德

盟而背之是缺楚君之德

而執事有不利焉

而楚為不利於小國

也小國是懼

我小國所恐正在此也

不然

若非以此為懼其何勞之敢憚

豈敢畏勞而不為一來也

子大叔歸

歸至鄭

復命

復命於君告子展

公孫舍之

曰楚子將歿矣

言楚康王將歿

不修其政德

不自修其國政與其君德

而貪昧於諸侯

貪求諸侯使來朝已

以逞其願

以求快欲久得乎

其必久 周易有之 引易 在復之願 本卦為復之卦為 曰

迷復凶 復卦上六爻辭云居卦之終 其楚子之謂乎 楚

可當此 欲復其願 今楚欲鄭朝 而弃其本 不修 復歸無

所失道已遠 是謂迷復 所謂迷復 其能無凶乎 必不免 君

其往也 勉鄭君勿 送葬而歸 楚君必死併 以快楚心 庶

可以逞 楚不幾十年 楚王死後不 未能恤諸侯也 念及

快楚心 楚不幾十年 楚王死後不 未能恤諸侯也 念及

諸侯而召之盟會復卦上六有 吾乃休吾民矣 自此可

十年不克征之辭故云如此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鄭簡公朝

吾民矣此後八年楚靈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鄭簡公朝

之以往相 舍不為壇 但為草舍不封土為壇 以外僕言

去聲下同 舍不為壇 受郊勞之禮壇徒丹反 外僕言

曰 外僕鄭之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 言我鄭先君以適

四方 未嘗不為壇 皆為壇以 今子草舍 不除草穢 無乃

不可乎 為母乃於禮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 君往小國則

壇小適大 往小國之君 苟舍而已 足矣 焉用壇 焉於慶反

僑聞之 聞有云 大適小有五美 在下 宥其罪戾 小國有

寬 赦其過失 有過誤 救其蓄患 有蓄患則救 賞其德刑

有德刑 教其不及 有不及之事則教訓之 小國不困 不

則賞之 懷服如歸 其懷服大國 是故作壇 所以昭其功

以明大 宣告後人 明告 無怠於德 使無怠 小適大有五

惡 其目 說其罪戾 小國有罪戾則自 請其不足 有不足

陳行其政事 奉大國 共其職貢 貢共音供 從其時命



從大國朝會之命以幣上五者皆惡事也。不然，五者若非此，則重其幣帛，重其質。

以賀其福，則大國有慶事而弔其凶，則大國有喪事。皆小國之禍也。

國之禍也，是通上五惡皆禍。焉用作壇，何必為壇？以昭其禍。

國之禍也，所以告子孫，我後世者無昭禍焉可也。昭明其禍。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慶封為相不修政事，惟好田獵而好酒，好去聲嗜而志反。

與慶舍政，以國政付盧蒲癸。王何皆嬖，二人皆莊公之黨，欲為齊莊公。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後二人欲害已，反使執戈先。

盧蒲癸刺于之，舍也。癸以奔獻車於季武子，慶封以車。

解其左肩，解慶舍之左肩。慶封來奔。

展莊叔見之，莊叔魯大夫見其車曰：車甚澤，言其車甚光澤。人必瘁，剥民。

宜其亾也，宜有今日之禍。奔吳，齊責魯受慶封故又奔吳。予之。

朱方，吳以朱方之邑聚其族焉而居之。慶氏之族富於。

其舊，富於昔時。子服惠伯謂叔孫曰：惠伯孟椒也。叔孫名豹，皆魯人。天殆富。

淫人，言天母乃富。慶封又富矣，此天何富之。穆子曰：叔孫。

善人富謂之賞，言善人致富。淫人富謂之殃，言淫人致禍。

天其殃之也，天其或者禍慶氏也。其將聚而殲旃，蓋將聚其族而滅之也。昭。

公四年慶封果為楚所殺。子廉反。崔氏之亂，二十一年齊。喪羣公。

子齊公子皆出。及慶氏亾，慶封之族既逐，皆召之。與晏子。

邾殿，邾殿齊之別都，以與晏平仲。邾音佩殿丁練反。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有六十邑。弗。

三傳切。羊。邾殿齊之別都，以與晏平仲。邾音佩殿丁練反。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有六十邑。弗。

三傳切。羊。邾殿齊之別都，以與晏平仲。邾音佩殿丁練反。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有六十邑。弗。

三傳切。羊。邾殿齊之別都，以與晏平仲。邾音佩殿丁練反。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有六十邑。弗。

受平仲子尾曰子尾齊惠公富人之所欲也言人無不受

何獨弗欲怪平仲辭邑何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言慶封

足其故逐之禍吾邑不足欲也我之邑少益之以邲如慶氏

殿今更增以乃足欲乃足足欲既足亾無日矣不日又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出亾在外雖吾一故邑不受邲

殿言我今日非惡富也非惡其增富恐失富也恐因此

吾之且夫富大凡人如布帛之有幅焉如織布帛為之

制度邊幅所以為使無遷也故無遷夫民民亦如生厚

而用利生計重厚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必用正德以為

禹謨正德利用利益使無黜嫚謂之幅利言正德

利之幅如利過則為敗利過厚則吾不敢貪多我不敢

如楚為宋之盟故魯襄及漢至漢楚康王卒如子人公

欲反魯襄叔仲昭伯曰昭伯叔我楚國之為言我來朝

聲下為去豈為一人豈專為康行也往楚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言君子方小人從邇小人則從饑寒之不恤

飢寒切身誰遑其後何暇為遠慮不如姑歸也不若且

尚不能恤伯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言我來朝楚正非

為楚也豈為楚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豈能念姑歸而

恤民且歸宋而待其立君以待楚而為之備然後徐宋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公遂反

宋平公遂歸是歲楚鄭敖立名麋康王子

丁巳

周景王元年

二十九年

楚鄭敖元年是歲衛獻公卒子

弟夷楚鄭敖即位

謂未成君曰敖

王子圍為令尹

圍康

代屈建

鄭行人子羽曰

時子羽從

是謂不宜

言楚君令

必代之昌

令尹必代

松栢之下

以喻令

其草不殖

楚君

之弱言物不能兩盛也昭公元年子圍果弑鄭敖而篡其位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

知悼子晉大夫苟盈也晉悼公娶于杞

文子曰其

大叔見大叔文子

子太叔游吉也太叔文子

文子曰其

若之

乎其城杞也

太叔儀言晉勞諸侯

子大叔曰

游吉

何哉

言無如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晉周同姓也周同宗

之而夏肄是屏

杞夏之餘也乃築其城而為之

其弃諸

姬

是晉棄諸姬

亦可知也已

此意亦

諸姬是弃

諸姬皆

國而晉

其誰歸之

誰肯

吉也聞之

我之所

弃同即異

宗就

是謂離德

所謂乖離

詩曰

正月篇

協比其鄰

詩言

能知比附

昏姻孔云

則昏姻之國

晉不鄰矣

晉棄諸姬

其誰云之

誰肯親

○晉侯使女叔侯來治杞田

女叔侯

也使魯歸前所

弗盡歸也

魯不盡

晉悼夫人愠

悼公夫

女也

曰齊也取貨

齊叔侯名言叔侯受

先君若有知也

故怒

不尚取之

當取叔侯而殺之

公告叔侯

以悼夫人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

皆姬姓

也皆晉同晉是以大晉皆滅之此若非侵小設使晉非

併之吞將何所取何所取以武獻以下二公自武獻兼國多

矣兼并小國誰能治之安有能治晉而取其地者杞夏

餘也杞夏之後而即東夷而即東方之魯周公之後也

周公魯而睦於晉而親睦以杞封魯猶可若晉以杞封

而何有焉何有盡魯之於晉也今魯之職貢不乏修職

無所玩好時至玩好服用時來公卿大夫相繼於朝魯

與其卿大夫相繼而史不絕書史官記魯朝聘府無虛

月府庫無月如是可矣魯之事晉如何必瘠魯以肥杞

今割魯田以歸杞且先君而有知也設使悼毋寧夫人

是瘠魯以肥杞也

毋寧寧也言寧將取而焉用老臣安川取我而殺○吳

公子札來聘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子夷見叔孫穆

子穆子叔說之季札見而說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言不得好善而不能擇人穆子好善而智不足吾聞君

子務在擇人我聞君子以吾子為魯宗卿三家皆桓公

宗之而任其大政任魯之大政不慎舉於舉人何以堪

之何以任禍必及子言穆子必受禍○按昭公四年穆

已得寵矣季子知其必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天子

貽禍害故以此語諷之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魯使樂工為季札歌

於魯季札請得觀之周南召南二國之詩猶未也由

召音曰美哉季札稱始基之矣言文王之化

鄙音

商紂之亂故其化未洽於天下也然勤而不怨矣然可見文王憂勤政事無怨怒之音矣

為之歌邶鄘衛歌邶庸衛三國風之詩。按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

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音調亦從而異歟然不可攷邶音背鄘音庸

曰美哉淵乎淵深也憂而不困者也宣公淫亂懿公滅公民雖憂思然猶秉義

終不困倦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衛始封之君武公其九世孫言我聞

二君德化入人是其衛風乎此得非衛國風之詩乎蓋聞其音而識之為之

歌王歌王國風之詩。王周平王也周之東曰美哉思

而不懼宗周隕滅故民憂思由其周之東乎此得非東

乎為之歌節歌節國風之詩曰美哉其細已甚譏其政事民不

堪也國人不堪其命也是其先亾乎鄭無乃先亾乎為之歌齊歌齊國風之詩

曰美哉泱泱乎泱泱弘大之貌大風也哉言其風化弘大表東海

者其大公平封國於齊為東海之表式者國未可量也

言齊國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豳國風之詩。按今豳風列於

時未經夫子刪定曰美哉蕩乎蕩乎廣貌樂而不淫豳氏

農事不為荒淫得其情性之正樂音洛其周公之東乎得非周公遭變居

為之歌秦歌秦國風之詩。按曰此之謂夏聲言秦起

至秦仲始大而夫能夏則大夏有義焉大之至也以西戎

有諸夏之聲其周之舊乎此得非周室舊地之音調乎蓋秦

地故有樂為之歌魏今魏國在齊之後曰美哉泂泂乎言

聲如風中庸之聲今魏風多刺褊迫之險而易行言

國儉約其道易行也險當以德輔此本之以儉而則明

作儉字之誤也易去聲為之歌唐歌唐國風之詩。此晉詩也

主也則明之君也昭元年注曰思深哉歎其風俗憂深其有陶唐氏之遺

地也許見民乎晉國所封乃唐堯之不然設非何憂之遠也何其

之憂深故地故其遺俗猶有非令德之後唐盛德之後誰能若是安能為之

思遠也若非承繼陶歌陳歌陳國風之詩。今陳風在秦之後曰國無主淫聲放蕩無所其能

久乎其滅亡將自鄙以下無譏焉歌鄙曹二國風之詩

以其微也不其久矣為之歌小雅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言其

文武之德而怨而不言而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無反叛之心得非周德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遺民故使周德未得

小之時乎也大為之歌大雅歌大雅曰廣哉貌熙熙乎熙熙和曲

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其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之為之

歌頌歌頌周魯商曰至矣哉言德可歌頌直而不倨此下

之音有此意此言雖曲而不屈雖曲而不邇而不逼雖

直而不至於相偏逼音偏遠而不攜至於攜離遷而不淫雖有遷動

自守不復而不厭政教日新雖反覆而哀而不愁雖遇

至淫蕩憂愁樂而不荒荒雖當逸樂不至用而不匱用之不巳而

廣而不宣志雖廣大而施而不費雖好施與而無取而

不貪雖或有所取處而不底雖復止處而不行而不流

雖常運行五聲和等宮商角徵羽五八風平八方之節有

而不流放而

而

度八音守有序無相盛德之所同也三頌見舞象籥

南籥者籥籥皆舞者所執象籥武舞也南曰美哉歎美

猶有憾言文王恨不見舞大武者大武武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言武王與周見舞韶濩者韶濩音互曰

聖人之弘也言湯德寬而猶有慙德然而猶有可慙之

得天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見舞大夏者大夏禹曰

美哉勤而不德言大禹勤力治水非禹其誰能修之大非

禹之聖誰能修舉其功見舞韶籥者籥與簫同書曰籥韶九成曰

德至矣哉此極矣大矣與天地如天之無不博也如

之大無一物不覆者如地之無不載也一物不載者雖甚盛

德雖聖人有甚其蔑以加於此矣其無以加觀止矣欲

觀樂者至此止矣若有他樂設使更吾不敢請已我不復敢請

用四代之樂季札素知其篇數故請止也其出聘也傳言季札此通嗣君也

蓋因吳子夷昧嗣立而告于諸侯也按賈逵服虔之

說皆如此而杜注獨謂餘祭遣札聘上國而後成札以

六月到魯未聞喪也此說不然且餘祭以二十五年嗣

祭其後乃書吳子使札來聘豈有書已弒之君使人來

聘之理若以為季子出時未聞君喪故可請觀周樂則

季子自魯又歷聘諸國而動歷歲時豈得不聞喪不奔

喪乎杜氏以季子之賢不應以君喪而聽樂故曲為之

諱護耳要之季子夷人故遂聘于齊自魯而說晏平仲

見晏子而悅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勸晏子納邑無邑

無政不受封邑乃免於難如此則不取怨於人亦可以

齊國之政言今齊國政權將有所歸將有所歸屬也蓋未獲所

歸若政權未歸難未歇也齊之禍難未可止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

政與邑從季札之言也桓子名無字陳文子之子也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昭

十年陳鮑逐禁高氏晏子免禍聘于鄭自齊適鄭見子產子產鄭公孫僑如舊相識

二子皆賢故一見如故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侈汰難將至矣

將受禍也明年子政必及子伯有必得政子為政汝苦慎

之以禮當謹禮以治國不然若不謹禮鄭國將敗必有敗適衛自鄭適衛

說遽瑗遽伯玉也說音悅下同遽音渠瑗于拳反史狗史朝之子史鮪鮪音史魚

公子荆公子名荆字南楚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衛公族無子朝惟宋子朝仕衛

然其人無足取者季札見此六人而悅之曰衛多君子言衛國多賢未有患也未

禍自衛如晉自衛國聘于晉將宿于戚戚孫林父所據之邑聞鐘聲焉林

擊鐘奏樂曰異哉歎林父之可怪吾聞之也我之所聞有云辯而不德凡爭

無德者必加於戮於殺戮不免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言林父逐君得

罪所以在此懼猶不足常自警懼由且不足而又何樂何暇夫子之在

此也在林父在戚猶燕之巢于幕上以喻至危君又在殯何况獻公卒而未葬

而可以樂乎豈可作樂遂去之不宿于戚文子聞之林父聞

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而改也適晉自衛適晉說趙文子趙武韓宣子

韓魏獻子魏絳之子名舒也季札見此三人而悅之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政將歸於三家其後韓趙魏果分晉國說叔向又悅羊舌肸將行季札將去國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勸叔向曰君侈而多良言晉平公驕侈又多自賢其臣



大夫皆富諸大夫之家皆富盛政將在家政權將散於大夫之家吾子好直

汝為人好直言必思自免於難當為保身之計無及於難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伯有良霄也公孫黑子皙也辭曰楚鄭方惡子皙言鄭方不睦於楚而

使余往汝乃使是殺余也楚所殺也伯有曰世行也汝言

世為行人安得不往子皙曰可則往言可往難則已有患難則勿往何世

之有豈必世為行人伯有將強使之必使子皙怒怒伯有將

伐伯有將攻而殺之大夫和之諸大夫勸盟於伯有氏為盟於伯

有禪禪鄭是盟也言此日其與幾何必不能久也幾上聲

禍未歇也二子之爭未已然明曰政將焉往黷蔑問誰將得為政禪

謀曰善之代不善不善人為政天命也此天之命也其焉辟

子產言伯有不善天必以子產代舉不踰等若以為用

越等級乎則位班也則子產職位班擇善而舉若以為必擇善人而舉用

之則世隆也則子產之德天又除之况天又為之奪伯

有魄使伯有喪其精神自取滅矣子西即世子西公孫夏子駟之子也伯有既成子西亦卒

將焉辟之言子產欲避為政而不可得也辟音避

春秋左傳句解二十一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

襄公七年

戊午三十年

衛襄公吳子夷昧元年是歲蔡世子般弑景侯自立是為靈侯

子產相鄭

伯以如晉

鄭簡公朝晉子產相之以往

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問子產鄭

國之政事如何

對曰吾得見與否

答言我亦生未可期在

此歲也

乃於今歲

駟良方爭

駟氏子魯良氏伯有二子爭在去年

未知所成

和若有所成

若得平和

吾得見

我方得見政事

乃可知也

乃可知而

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言大夫已和而盟於伯有氏矣

對曰伯有汰而悛

答言伯有侈汰而悛矣悛彼力反

子皙好在人上

子皙又好出於人之上

莫能

相下也

二子不相降

雖其和也

雖外貌相和

猶相積惡也

心中

終相惡至無日矣此年秋子皙來攻殺伯有○三月按杜氏長歷及孔氏疏當作二月

月蓋夏之癸未長歷以為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食謂以飲食犒之也城

杞在去年今未畢工音似絳縣人或年長矣絳縣

人不知名無子以其無子故自受役而往與於食與享悼夫人之食與去聲有

與疑年有人與同食者使之年使之言其年齒曰臣小人也老人

乃小我不知紀年不曉紀年之法臣生之歲但紀得我初生之年正月甲

子朔其年正月一日甲子蓋夏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自初生之年經歷

若于甲子日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季謂第四百

矣自甲子數起至此日癸未方二十日四十五箇甲子更忝問諸朝不

曉歷數故走問於師曠曰樂師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

于承匡之歲也魯文公十一年乙巳歲惠伯會郤缺是

歲也狄伐魯其年長狄鄭賈代魯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

鹹莊叔叔孫得臣也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僑如虺豹

虺音卉而皆以名其子得臣有三子待事而為之名是

獨虺七十二年矣自乙巳歲至今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

言未滿七年也史趙曰史官亥有二首六身言亥字上二畫

如筭之六者三也如往也言除下亥上收

是其日數也便是此老人從初生年起至今癸未日之

六之筭為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為二萬之數以三

百有六旬也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蓋甲子一周有

六千六百日以其季之甲子方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趙孟是則其屬也則此老人乃趙孟召之而謝過焉趙武知其

非常人故召曰武不才自稱其名任君之大事享國之

以晉國之多虞以國家多不能由吾子不能舉汝使

吾子辱在泥塗致使汝賢人而久矣武之罪也罪之得

敢謝之敢謝我不遂仕之令老使助為政使輔已辭以

老辭以年老與之田以田使為君復陶使為晉君主以

為絳縣師以為絳之縣師也周禮縣而廢其輿尉而廢

於是魯使者在晉其時魯使適在歸歸魯

以語諸大夫以絳縣老人之季武子曰武子季晉未可

以語諸大夫以絳縣老人之季武子曰武子季晉未可

媮也言晉未可媮有趙孟以為大夫趙孟有伯瑕以為

佐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此二人者參其有叔

向女齊以師保其君此二人者為君其朝多君子此數

其庸可媮乎以此晉國勉事之而後可勉

鄭子產如陳涖盟陳服于鄭故往陳臨盟歸

復命子產歸而告諸大夫曰與諸大夫陳亾國也言陳

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積聚繕城郭修治恃此二

者恃二者而不撫其民不恤其君弱植其君之志公子

侈群公子太子卑太子大夫傲大夫皆政多門政權以

介於大國如此而又介能無亾乎必不免不過十年矣

居大國之間

昭公八年楚滅陳 ○鄭伯有者酒鄭良宵喜者酒者市志反又將使

子皙如楚又欲使公孫黑使楚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駟氏

之族也用其私家兵甲伐伯有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名雍去聲人謂子產

就直助彊或人語子產汝當就于哲之直助三家之強以共攻伯有也三家謂罕氏駟氏豐氏彊音

強子產曰豈為我徒言我皆無所黨國之禍難亂難去聲誰

知所蔽誰能預知其所終也或主彊直彼三家者勢果強而理果直難乃不生

則禍難何從而生也三家不能強直所以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子產歛

伯有氏之灰者而殯之為子皙所殺者皆歛而殯葬之歛去聲不及謀而

遂行葬伯有之黨必得罪於三家故不謀而出奔也印段從之印段子石也義子產而從之出

子皮止之子皮罕虎也留子產衆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順我三家何止焉

何為子皮曰夫子禮於灰者言子產葬伯有之黨是行禮於灰者况生者

乎則其禮我生者可矣遂自止之自留子產子產子石人印段從子產入伯

有伐舊北門自外伐鄭國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于西之子子皙

之宗主也皆召子產伯有駟氏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駟氏良氏

皆吾兄弟今乃相攻至此吾從天所與無所偏助伯有灰駟氏攻子產葬

諸斗城葬伯有於斗城之地子駟氏欲攻子產怒其葬子皮怒之

怒駟氏欲攻子產曰禮國之幹也言國之有禮如枝葉之有幹焉殺有禮子產有禮

而汝禍莫大焉是國無幹其禍莫大於此乃止不攻○楚公子圍殺

大司馬蔣掩去年公子圍為令尹蔣為大司馬蔣于委反而取其室圍殺掩

家之申無宇曰無宇楚羊令尹王子必不免言子圍必不免於禍善人國

左傳句解

卷之三十一

之主也善人乃國王子相楚國王子圍為楚將善是封

殖所當封而虐之今善人如薦掩是禍國也是去國之

也楚國且司馬令尹之偏何况司馬乃而王之四體也皆

王股肱之絕民之主善人為國之去身之偏司馬為巴之

艾王之體大臣為王之體而以禍其國以貽楚無不祥

大矣其為不祥何以得免子圍為靈王昭鄭子皮授

子產政伯有死子皮以子辭曰國小而偏言鄭國小而

偏音族大寵多公族其大而不可為也國家如此子皮

曰虎帥以聽言我帥羣臣誰敢犯子誰有敢犯子善相

之汝但善相其國無小無小而不可治之國小能事大小國能國

乃寬為大國子產為政代子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也

賂與之邑以邑賂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言羣臣當

太天音奚獨賂焉伯石何得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難得

皆得其欲使人皆得以從其事而資以治而要其成因

責其成功要平聲非我有成事既有成其在人乎既成則功

也何愛於邑惜不以與之邑將焉往雖與之邑其邑仍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言恐為四子產曰非相違也言所

邑者非與衆心相違而相從也乃欲相從四國何尤焉西方鄰國

鄭書有之鄭國史曰安定國家言人欲安定必大焉先

必先和其大族姑先安大所以我且以待其所歸以要既伯石

懼而歸邑

聞子太叔言而懼欲歸所略邑

卒與之

以子產終之

子產使都鄙

有章

國都及都鄙之服尊卑各有等級

上下有服

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

田有封

洫

民田皆限以洫及溝

廬井有伍

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為伍使之相保

大人之忠

儉者

國而儉於家者

從而與之

隨其功而賜之

泰侈者

驕泰而侈侈者

因而斃之

因其罪而誅之

豐卷將祭

豐卷字子張公孫段之子也卷上聲

請田焉

請田獵

弗許

曰唯君用鮮

言惟君祭得獵取野獸鮮音仙

衆給而

巴

若衆臣之祭但取足於芻豢而已

子張怒

怒子產不與田獵

退而徵役

召兵欲攻

子產奔晉

不與較而出奔

子皮止之

留子產

而退豐卷

怒其攻子產

豐卷奔晉

被逐而出奔也

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不以其田里沒於官

三年

而復之

逐之三年乃召之歸

及其田里及其入焉

遷其田里與其三年之所取入

無所取焉從政一年

子產初為政一年

輿人誦之曰

衆人為歌誦以誦之

取我

衣冠而褚之

褚畜之子產使上下有服故儲衣冠者皆取而藏之褚張呂反

取我田疇

而伍之

子產使廬井有伍故也

孰殺子產

誰有能殺子產者

吾其與之

助及三年

子產為政三年

又誦之曰

又為歌誦以誦之

我有子弟

言子弟固

我之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田疇固我之有也

子產殖

之

子產而歿

設使子產而歿

誰其嗣之

誰能繼其善政

者乎

已未三十一年

魯靈侯元年

穆叔至自會

去年魯叔孫豹與諸侯會于澶淵至

見孟孝伯

見仲孫羯

語之曰

趙孟將歿矣

言晉趙武非久

其語偷

其言語苟且

不似民主

不似治民之主

且年未盈五十

尚未滿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言語諄諄然如八九十歲之人諄之聞反弗

能久矣必不久若趙孟死設若趙武死矣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

代之為政吾子盍與季孫言之汝何不與季武子言之可以樹善使季孫與

韓起結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晉君將失政矣晉平公無道將失政權

若不樹焉若不相與立善使早備魯可使韓子早為之備既而政在大夫

晉君失政權必散韓子懦弱韓起又為大夫多貪諸大夫

貪求欲無厭求遂所欲無有厭足齊楚未足與也魯不堪晉

齊楚又無魯其懼哉魯無所恃可不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孟孫

足恃者人生寧有幾誰能無偷誰能不苟且以偷安朝不及夕朝之所謀不及其夕

將安用樹又安用樹善乎穆叔出而告人曰以孟孫之言告人孟孫將

死矣言仲孫羯亦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我以趙武之偷告之而又甚

焉今孟孫言朝不及夕其偷又甚於趙武也是歲孟孝伯卒明年趙文子卒公薨于楚宮

魯襄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遂薨於此子野卒子野襄公之妾敬歸所生子立為魯君哀毀歸所生

卒立公子稠稠昭公也敬歸之娣稠直由反穆叔不欲叔孫豹不

曰大子死言太子既立而大音太有母弟則立之有太子同母弟則立之無

則立長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兩反年鈞擇賢庶子同年生則擇有德者立之

義鈞則卜年德又同則卜其吉者立之古之道也古者立君之道如此非適嗣

適子適音的何必嫁之子何必立其娣齊歸之子且是人也謂公

子居喪而不哀居父之喪而不悲哀在感而有嘉容在憂感之中而有嘉美之

容是謂不度是為無法度之人不度之人其人既無法度鮮不為患有少



不為國若果立之若果立必為季氏憂也必為季氏之害

之害者年果欲殺季氏武子不聽季孫不從卒立之卒立禍是比及葬

至葬襄公之三易衰昭公所著衰服三次弊壞衰衽如

故衰衽為兩燕尾綴於衣以掩裳旁際者也謂衰於是

昭公十九年矣是時昭公十九歲矣猶有童心言年長而如童兒

服弊也昭公欲殺季氏○公薨

之月是歲六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鄭簡公朝晉子產

晉侯以我喪故魯平公以未之見也未出見客子產使盡壞

其館之垣子產使人盡毀所寓館舍之而納車馬焉使

士文伯讓之士文伯名句又作丐字伯瑕此士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諸侯之卿大夫辱來見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所以使吏人高其閤高為館

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謙言晉國不盜賊充斥致使盜

去聲閤音扞厚其墻垣厚築館以無憂客使使賓客使者居

若異客何他國賓客來以敝邑之為盟主以我晉為

完葺墻以葺覆墻而繕治以待賓客所以待諸若皆毀

之今汝悉其何以共命其何以應諸侯寡君使句請命

請問毀墻之命所以晉君使我對曰以敝邑褊小子產答言以

國介居於大國介居於大誅求無時大國之責是以不敢寧居所以

國之問國之問

羊

羊

安悉索敝賦國之財賦以來會時事以從朝逢執事之

不閒適遇晉國未有而未得見遂未得見又不得

聞命又不得聞未知見時所以未知得不敢輸幣得見

亦不敢暴露露於外非薦陳之苟非見君

則君之府實也則此幣帛乃晉非薦陳之而薦陳其

幣不敢輸也則不敢專輒其暴露之若暴則恐燥濕之

不時而朽蠹又恐天色時雨不常致以重敝邑之罪適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我聞晉文公宮

室卑痺公之所居宮室無觀臺榭無可供觀望之臺榭

以崇大諸侯之館以寓諸侯館如公寢館舍之制

寢庫廐繕修館中有庫以藏幣帛有廐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司空以掌邦土為圻人以時填館宮室

泥也圻人以塗墻屋為役使之及諸侯實至諸侯實

甸設庭燎則有甸人以燭僕人巡宮有僕人以夜車馬

有所賓之車馬皆實從有代賓之僕從皆中車脂轄中

膏以塗車馬脂轄之用脂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與夫牛之

牧馬之圉各瞻視其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憂樂同之

物公不留實賓於館而亦無廢事則事不廢憂樂同之

君與賓客同其事事則巡之巡行而察之教其不知

憂樂音洛而恤其不足賓有不足實至如歸以故賓客至無

教之則留而恤其不足則晉恤之實至如歸館如歸其家無

則留而恤其不足則晉恤之實至如歸館如歸其家無

寧蓄患

無寧寧也言待賓如此

不畏寇盜

縱有寇盜而無所畏懼

亦不患燥濕

雖有燥濕不至朽蠹

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離宮也言今晉君

之為盟主也所居銅鞮之宮廣於數里

而諸侯舍於隸人

諸侯館舍僅門如徒隸之居

不容車

門庭迫窄而車馬不可容

而不可踰越

又無墻垣之限不可越而過之

盜賊

公行

寇竊難防

而天癘不戒

水潦不時

實見無時

賓之進見未有時日

命不

可知

召見之命不得而知

若又勿壞

若不毀其墻垣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

也

是使我暴露其幣帛以致朽蠹是增重其罪也

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敢請問於

執事將命我處於何所也

雖君之有魯喪

雖曰晉君以有魯喪而未見客

亦敝邑之

憂也

晉鄭皆與魯同姓實同此憂

若獲薦幣

若使我得見晉君而薦幣

修垣而行

則鄭當修築館舍之墻而往

君之惠也

如此是拜晉君之恩也

敢悼勤勞

豈敢畏憚

修墻

文伯復命

士句反命於晉君

趙文子曰信

趙武言子產所云誠然如此

我實不德

晉國實是不德

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垣墻以受所築館舍

賓客者僅如徒隸所居羸音盈

是吾罪也

則是晉之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復使士句謝子產以不敏之罪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平公加敬以待鄭君

厚其宴

好而歸之

盛其飲宴之禮而遣之歸如去聲

乃築諸侯之館

晉人改築諸侯館舍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謂辭令不可廢有如此者向音享

產有辭

子產善於辭令

諸侯賴之

諸侯實恃賴之

若之何其釋辭也

者如之何可也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北宮仲也衛襄

公以去年即位為宋之盟而朝於楚相去聲

過鄭

取道於鄭國過音戈

印段廷勞于棊

林鄭使印段往

行郊勞之禮於棊音丹勞去聲

文子入聘

北宮文子入聘以報印段

之事畢而出乃出言於衛侯曰文子與鄭有禮其言鄭國

其數世之福也以行禮之福可其無大國之討乎能以禮

必免詩大雅誰能執執詩言誰能執持熱物逝不以濯而不

水以濯禮之於政以禮如熱之有濯也譬如執熱者濯

以救熱而救其熱何患之有鄭國如此子產之從政也

傳已錄北宮文子之言擇能而使之擇其才能而任以

馮簡子能斷大事簡子為人能決斷子大叔美秀而文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且能辨諸侯之

所出班位之貴而又善為辭令而又長禪謀能謀禪謀

賤才力之能否而又善為辭令於應對禪謀能謀禪謀

善於謀於野則獲謀於野外謀於邑則否謀於邑中則

喜靜而惡囂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為於子羽以其能知四國且使多為辭令以其善為

與禪謀乘以適野則獲故也使謀可否以其能而告

馮簡子使斷之以其能斷大事事成既斷乃授子大叔

使行之以其美秀以應對賓客然後用以應是以鮮有

敗事如此故鄭國罕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再引子產

文子之言○按此與論語夫鄭人遊于鄉校鄭國之

鄉校以論執政之得失然明謂子產曰然明駁毀鄉校

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子產曰何為言何為夫人朝夕退

而游焉早見曰朝暮見曰夕言鄭人以議執政之善否

者其所憎惡之吾則改之我則改之是吾師也乃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柰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我聞盡忠為善

不聞作威以防怨不聞作為威虐豈不遽止若作威以

必多其溺人必多矣吾不克救也防怨而至於大決以

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小小疏次使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信可事也然明稱名言子產如小人實不才自稱小人

國實國實惟二三臣不特羣臣仲尼聞是語也孔子是

歲蓋長而謂以子產所人謂子產不仁而

邑罕虎欲使尹子產曰少言尹何年未知可否未知可

也否子皮曰愿言尹何為吾愛之以其愿不吾叛也為邑

我必不使夫往而學焉姑使往治邑而學夫亦愈知治矣

病差日愈言尹何以不知治夫音扶

之愛人大凡人者求利之也必求有以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今汝愛尹何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譬如人未能

不才故有毀汝若果能其鄭國實賴之將鄭

鄉校之說行此言也

國實國實惟二三臣不特羣臣仲尼聞是語也孔子是

歲蓋長而謂以子產所人謂子產不仁而

邑罕虎欲使尹子產曰少言尹何年未知可否未知可

也否子皮曰愿言尹何為吾愛之以其愿不吾叛也為邑

我必不使夫往而學焉姑使往治邑而學夫亦愈知治矣

也其傷實多適以多其損傷也子之愛人汝之愛人如此傷之而已非

也利之徒以其誰敢求愛於子如此則誰敢求汝之見愛子於鄭國棟

也鄭國有汝由棟折榑崩榑榑也設使汝誤事而致敗

僑將厭焉則我居屋下將為其敢不盡言有事豈敢不盡情言之

子有美錦譬之汝有美錦也不使人學製焉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也大

官大邑大夫大官也所治者大邑也身之所庇也此吾身之所庇以安者也庇音界

而使學者製焉顧使學為政者往裁制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彼官

重豈不多於美錦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我聞先學而後可以入仕未聞以政學

者也未聞囚化以若果行此汝若果欲行此事也必有所害非徒無以

譬如田獵又譬之田獵者射御貫則能獲禽若射御皆貫熟

然後可以得禽獸貫音慎若未能登車射御設使登車射御皆所未習則敗績厭

復是懼則壞車壓覆之患方且懼其不免厭於甲反覆芳六反何暇思獲豈暇思得禽乎

子皮曰善哉稱美子產之言虎不敏自恨其見識之不敏吾聞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君子有遠慮故務知其遠大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小人從近故務

知其近我小人衣服附在吾身此至小者近者我知

而慎之我則能知而謹重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此其大者遠者我則

遠而慢之我則以為遠而慢易之微子之言若無汝此言吾不知也吾

不自知其失矣他日我曰往日我自所云子為鄭國使子產治鄭國之政我為吾

家以庇焉我自治吾家事以庇身焉其可也其或可也今而後知不足今

自知不足以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自今雖我家事亦當從汝而行子

亦當從汝而行

子

子

子

產曰人心之不同言人各如其面焉人面無同者吾豈

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即面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吾

為抑心所謂危又言雖不敢預汝家事亦以告也

告也以實子皮以為忠謂子故委政焉故以國子產是以能

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出衛侯在楚朝楚北宮文子

見令尹圍之威儀時楚公子圍為令尹言於衛侯曰令

尹似君矣言子圍之威儀已將有他志將有篡雖獲其

志雖得不能終也善終詩云詩大雅靡不有初言天下

有其鮮克有終但少得有終終之實難全其終令尹其

將不免免禍公曰子何以知之問汝何以對曰詩云又

大雅抑之敬慎威儀言為人上者以維民之則故可以

法則令尹無威儀今子圍不民無則焉民無所民所不則

以其不為民所取則以在民上以為之君不可以終其令終也公

曰善哉稱美文何謂威儀又問如何對曰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言可畏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謂儀也君有君之

威儀為君者有其臣畏而愛之故為之臣者畏則而象

之則其儀故能有其國家所以能保令聞長世美名無

聞去臣有臣之威儀為臣者有其下畏而愛之不言則

象上故能守其官職所以能保保族宜家全其宗族順

是以下皆如是自臣以下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所以能相

安衛詩曰邶國風威儀棣棣棣棣富而閑不可選也選

也固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大皆有威儀也此釋

以為皆有威儀不可得而選數也周詩曰大雅既朋友攸攝攸所也攝

以威儀朋友之道當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以教訓釋攝字之義周書數文王之德周書泰誓篇武王論曰大

國畏其力大國以威加小國懷其德小國以德撫言畏

而愛之也引此以證上文畏而詩云詩大雅不識不知

言文王不自愛之之說懷即愛也頌帝之則惟托則象天言則而象之也此引

用其知識象之之說紂囚文王七年此下又引文王實事以證詩

年凡七諸侯皆從之囚諸侯義之皆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紂懼乃放文王歸也史記謂閔天之徒求美女寶可謂

愛之可謂愛文王伐崇崇國名文王聞再駕而降為臣

伐崇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蠻夷帥服相率來服可

謂畏之可謂畏文王之功文王功業之天下誦而歌舞

之天下誦以為可謂則之可謂則文王之德文王德行

者行去至今為法至今為人可謂象之可謂象有威儀

也以文王有威儀故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下詳言君子

皆在上人施舍可愛或施或舍進退可度一進一退周旋

可則動容周旋容止可觀其容儀可作事可法其行

法德行可象度也聲氣可樂律也動作有文成文言語





太君辱貶寡大夫圍

言辱鄭君有賜於楚公子圍

謂圍

謂我公將使子圍云

豐氏撫有而室

豐氏公孫段之氏也而汝也

圍布几筵

告于莊共之廟而來

我公子圍所以自布几筵告于祖

祖共王圍之

若野賜之

若於城外為壇使

是委君貶于

草莽也

則是委棄鄭君之

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則是我大夫圍不得列于諸卿之位也

不寧惟是

又不特

又使圍蒙其先

君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

將不得為寡君老

圍

先君之命必將黜

其蔑以復矣

如此則無以復其國矣

唯大夫圖

惟汝大夫

子羽曰小國無罪

答言我小國

恃實其罪

恃大國而不備以取滅亡則是罪也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我鄭將恃汝楚以安靖其國家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而汝大國乃或包藏其禍心以謀我鄭言其以兵入將為

不利

小國失恃

則是我鄭失其所恃

而懲諸侯

致使諸侯

使莫不

憾者無不恨楚之行詐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自此

舉不信而楚君之令壅不行矣鄭之所懼惟在於此

不然

若楚國無他意

敝邑館人之屬

也則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

其敢愛豐氏之祧

豈敢愛惜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成

祀乎祧

伍舉知其有備也

知鄭人

請垂橐而入

橐弓衣也其兵

垂橐而入城示

許之

許之入

入逆而出

公子圍入鄭逆婦而出

會于號

會諸國大夫於鄭之號地

尋宋之盟也

襄公二十七年晉楚會諸國盟于宋

午謂趙文子曰

午祁奚子

宋之盟

往年之盟

楚人得志

於晉

楚爭先軟

今令尹之不信

今公子

諸侯之所聞也

晉人遜之

今令尹之不信

圍懷詐

諸侯莫子弗戒汝今不以為戒懼又如宋恐楚又如宋盟之得志也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往年屈建為楚令尹諸侯皆稱其信猶詐晉而駕焉由且衷甲爭盟

以陵駕况不信之尤者乎况公子圍乃不信之甚者乎楚重得志於

晉設使楚人再得志于晉重去声晉之耻也深足為晉之辱子相晉國自汝將中軍以

輔相國政以為盟主以主諸侯之盟於今七年矣襄公二十五年趙武得政

云七年者不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寧東

夏齊狄服則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九年

晉為師徒不頓軍旅不為之委頓國家不罷國家不為之疲弊罷音皮民無

謗讟民無有謗讟其甚者諸侯無怨怨于晉者天無大災天亦不甚降之

災咎子之力也此皆汝有功力於晉有令名矣有大功者而終之以

耻而使楚再得志為晉之耻午也是懼祁午稱名謂我以此為懼吾子其不可以

不戒汝命不可不以為戒文子曰武受賜矣文子稱名答云我已受汝之言然宋

之盟然而往年宋之盟也子木有禍人之心子木之詐晉是禍人為心武有

仁人之心我之遜楚是愛人為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此楚所以得志而陵

也晉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楚人又行不信非所害

也何害於我武將信以為本我惟執信以為之本循而行之率此信譬

如農夫譬如農人之治田也是穰是蓂穰耘也所以除草蓂耨也

本雖有饑饉雖水旱無常不免於飢饉必有豐年然耘耨不息必有豐年之報以喻守

信者雖暫有所屈且吾所聞又云能信不為人下能守

必久有所伸也

守

信者必不為人所屈吾未能也但恐未詩曰抑之篇不僭不賊不

不信不為賊害鮮不為則能如是者罕有不為信也釋不僭能

為人則者苟能為不為人下矣必不受屈於吾不能是

難吾之所難者恐楚不為患彼楚之不信楚令尹圍請

用牲令尹子圍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但讀往年盟宋

而不軟血恐晉晉人許之從子圍季武子伐莒魯季

伐取鄆鄆莒邑也降於莒人告於會時莒大夫與於號

之楚告於晉子圍告曰尋盟未退言諸國尋宋之而魯

伐莒而魯與瀆齊盟尋盟以弭兵也今魯請戮其使時

使叔孫豹在會楚樂桓子相趙文子佐趙武於會相去

聲欲求貨於叔孫叔孫豹而為之請罪為去聲使

請帶焉王鮒難言求賂弗與豹弗梁其蹊曰蹊叔孫家

反貨以藩身言貨財可以固身子何愛焉汝何愛貨而

叔孫曰諸侯之會言魯所以衛社稷也所以為社我以

貨免我若納貨魯必受師諸侯必與兵以是禍之也此

是禍也何衛之為社稷乎人之有墻譬如人家以蔽惡

也所以屏蔽墻之隙壤為墻而誰之咎也是不能蔽家

衛而惡之我將以衛社吾又甚焉則吾罪又雖怨季孫

雖怨季孫伐魯國何罪於魯何罪而叔出季處叔孫為

出使季孫為有自來矣此法從吾又誰怨今遇此戮然

上卿當守國魯國何罪使季孫為有自來矣此法從吾又誰怨今遇此戮然

鮒也賄

然而樂王鮒好貨賄

弗與

若無以與之

不已

執不容止

召使者

召樂王鮒

使者使

裂裳帛而與之

裂其下裳之帛以與之

曰帶其褊矣

言汝求吾

帶今帶褊盡所以裂裳示不逆其意褊卑跣反

趙孟聞之

趙武聞叔孫言

曰臨患不忘

國言叔孫身臨患難由恐魯國受師

忠也

是忠盡忠

思難不越官

謂已職當出使受難

難去声

信也

是信守信

圖國忘死

為國而不納貨以免死

貞也

是能持正謀

主三者

謀國以忠信貞為主

義也

無不合義

有是四者

為臣而有忠信貞義

又可

戮虐

豈可殺乎

乃請諸楚

趙武請於公子圍

曰魯雖有罪

雖有違盟之罪

其

執事不辟難

執事謂叔孫也不避患難辟音避下同

畏威而敬命矣

既畏楚之

威敬楚之命矣

子若免之

汝若能免其罪

以勸左右可也

可以勸勉左右之臣使忠

於若子之羣吏

設若汝左右之為吏者

處不辟污

其處於國也不避免於勞事汚

音鳥 出不辟難

其出於外也不苟免於患難

其何患之有

為臣皆忠國何患焉患

之所生

國家之所由有患者

汚而不治

有勞事而無人治之

難而不守

有患難而

無人所由來也

此患之所由以生也

能是二者

能不辟汚與難

又何患焉

國家何患之有

不靖其能

有臣能此二者而我不安靖之

其誰從之

必不為衆心之所歸

也魯叔孫豹可謂能矣

可謂能此二者者

請免之以靖能者

請免其罪

以安靖他人之能者

子會而赦有罪

今汝為會而赦魯國之罪

又賞其賢

又賞其國

賢能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

如此則諸侯無不悅而從楚也

遠如邇

視遠如近不憚其勞以事楚也

疆場之邑

謂如鄆邑之一彼一

此

或歸於魯

何常之有

當今衰世何有定主

恤大舍小

恤大國而置其小爭

足以為盟主

然後足以主諸侯之盟

又焉用之

又何必治此爭邑之小事也焉音煙

封疆之削國之封疆何國蔑有無國主齊盟者主諸侯

誰能辨之誰能為其事吳濮有釁吳在楚東濮在楚南設

卜釁許楚之執事楚之為豈能領盟豈復領弭兵之盟

地各反莒之疆事莒國疆楚勿與知在楚不必與知諸侯無

煩在諸侯不煩不亦可虘如此何不莒魯爭鄆此一國爭

為日久矣非一苟無大害於其社稷苟不為莒國可無

亢也雖不必禦去煩宥善去煩細之事赦善莫不競勸

勉則人莫不爭子其圖之汝其自固請諸楚再三請楚人

許之子圍乃乃免叔孫遂免叔○天王使劉定公勞趙

孟於潁潁水名趙武歸自會至於潁水之館于雒汭於

雒水之北音洛汭音納劉子曰劉子定美哉禹功觀雒水而思明

德遠矣言禹明德深遠故微禹設使無禹吾其負乎吾

豈復有人皆負鼈也吾與子冕弁端委冕弁皆冠也端玄端服也

類也曰治民臨諸侯言我與汝共服衣冠內禹之力也皆

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續禹功勸趙孟何不而大庇民虘以大

其民使功遠及後世如大禹乎對曰老夫臯戾是懼答言以當亂世焉

能恤遠豈能念及後吾儕偷食我輩偷安朝不謀夕朝

所謀不及於夕何其長也豈能為長劉子歸定公曰語王以趙

王語去聲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諺俗語有云

有智識而昏耄乃及之知去聲其趙孟之謂乎趙武正為晉正卿趙武

左傳句解 卷之三十三

國之正卿諸侯之盟主曰主諸侯相晉君以為而儕於隸人乃自比於徒

食朝不謀夕不為遠慮棄神人矣民者神之主棄神怒

民叛棄神神怒何曰能久死將趙孟不復年矣將死不見明年

復扶又反神怒不歆其祀神怒則不享其祭祀民叛不即其事民叛則不就其

功祀事不從神不從祀又何曰季是年之冬鄭徐吾

犯之妹美徐吾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字子南已

納幣聘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公孫黑字子皙于南之從

爭娶其妹也禽鴈也犯懼二子爭告子產子產為政故

子產曰是國無政言鄭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非汝唯所

欲與二子惟汝犯請於二子徐吾犯遂請請使女擇焉於子南子皙

請二子至其家使其妹自擇所與皆許之二子皆子皙盛飾入以衣服

入布幣而出陳幣帛於子南戎服入着軍旅之左右射

執弓挾矢以射左右射食亦反超乘而出先駕車走而登女自房觀之

犯之妹在房觀二子曰子皙信美矣謂其盛飾抑子南夫也然于南剛

道之夫夫婦婦夫當剛強所謂順也如此乃適子南適

公孫楚子皙怒怒不既而橐甲以見子南子皙橐甲帶甲

羔欲殺之而取其妻奪其所娶子南而子南知之知其橐甲執戈

逐之執戈以及衝至道擊之子南子皙傷而

歸為戈告大夫曰子皙我好見之言我好意不知其有

異志也不知子南故傷見傷大夫皆謀之謀處子產曰

子產曰

子產曰

直鈞

論其事則二人皆直先聘

幼賤有罪

論其罪則幼者賤者有罪

罪在楚也

子南年幼而位賤故有罪也

乃執子南

執而數之

子產親數其

曰國之大節有五

其目女皆奸

之

汝皆犯此五者

畏君之威

聽其政

尊其

賢

事其長

養其親

五者所

為國

也

今君在國

女用兵焉

不畏威也

威

奸國之紀

不聽政也

子誓上大

不聽政者

夫

女嬖大夫

而弗下之

不尊賢也

尊

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

兵其從兄

余不女恐

兵

不養親也

君曰

余不女恐

不如此

殺

宥女曰遠

勉速行虐

勉以速

無重而罪

將行子南

子產咨

將逐子南

於子大叔

焉能亢宗

彼國政

安能蔽游氏之

亢身

非私難也

又何疑焉

何必疑畏

利則行之

又

何疑焉

而咨於我

蔡蔡叔

致辟管叔

蔡叔於郭鄰

致辟管叔于商

夫豈不愛

子將行之

何有

逐我也

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

何有

逐我也

晉侯有疾

鄭伯使

鄭伯使

公病

於諸游

何有

何有

何有

者為王室也

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

逐我也

於諸游

何有

何有

何有

者為王室也

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

逐我也

-5 150 35 310" data-label="Text">

於諸游

-5 310 35 460" data-label="Text">

何有

-5 460 35 615" data-label="Text">

何有

-5 615 35 960" data-label="Text">

何有



公孫僑如晉聘

鄭簡公使子產聘晉

且問疾

兼視疾

叔向問焉

問子產

音曰寡君之疾病

言我晉君疾病

卜人曰

卜師所云

實沈臺駘為崇

謂二神為之禍

史莫之知

祝史無識此神者

敢問此何神也

神之源流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高辛帝名

伯曰閼伯

長子名

音遇

季子曰實沈

少子名

居於曠林

二子處曠林之地

不相能

也

日尋干戈

用兵

以相征討

征伐

后帝不臧

善

遷闕伯于商丘

徙闕伯居商丘之地

主辰

使之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

商之先祖相土封於商丘因闕伯之故國

故辰為商星

故大火為商國之星

○已上詳說互

遷實沈于大夏

遷實沈居大夏之地

主參

使之主祀參星

參水星宿

唐人是因

堯之子孫襲封於大夏者因實沈之故國

以服事夏商

自唐虞歷夏及商世為諸侯

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人之未世其君曰叔虞○按注疏此唐

叔虞非下文邑姜所生者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邑姜武王之后齊太公之女也震懷

胎也太叔成王之弟叔虞也

大音太

夢帝謂已

邑姜夢見天帝告云

我命汝子之名曰虞

取將與之唐

將以唐人所封大夏之地與之屬諸

唐人季世之君同名也

將與之唐

及生

及至邑姜生子

有文在其手曰虞

其手自然成文有字曰虞

遂而命之

遂命其名為虞

王滅唐

武王崩成王立遂滅唐季世叔虞之國

而封大叔焉

取其地以封弟叔虞是為

晉之始祖

故參為晉星

故參星為晉國之星不曰唐而曰由晉者叔虞之子燮父改稱晉侯也

是觀之源流則實沈參神也

則知實沈是晉地主祀參星之神也按天文十二次

參在申其次之實沈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金天氏少昊也遠子名昧音曳

音曳

為

玄冥師為水官生允格眇生二子長名臺駘允格少名臺駘能業

其官繼其父業宣汾洮疏通二水障大澤障障巨處大

原以居太原晉陽帝用嘉之顯帝美封諸汾川封臺駘

之地使沈沈音太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守今晉主

汾而滅之矣今晉主有汾川由是觀之觀此源流則臺駘汾

神也則知臺駘是主抑此二者然而此實沈不及君身

不能降禍晉侯山川之神若臺駘為則水旱疫癘之災

若國家有於是乎祭之於是乎祭之於是祭祭山川日月星辰之

神若實沈為則雪霜風雨之不時若國家有於是乎祭

之於是祭祭日月若君身若晉君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此等不節皆足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實沈

之神豈能為禍僑聞之我之所君子有四時朝晝朝巨

聽政聽國晝巨訪問問政夕巨修令修飭夜巨安身安

於是乎節宣其氣以此四時節之務使勿使有所壅

蔽湫底壅謂瘴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蔽謂塞而不得

不使有此四者湫氣不宣散則飲食兹心不

爽體羸則神識亦弱而昏亂百度照察失宜而昏今無

乃壹之今晉君無乃惑於女則生疾矣所以宣散不僑

又聞之我之所內官不及同姓不充嬪御之職其生不

殖若取同姓則生疾美先盡矣又為夫婦則相愛之美

而若取同姓則生疾美先盡矣又為夫婦則相愛之美

尤則相生疾然則美盡君子是已惡之惡取同姓故志

曰所以古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若買置媵妾而不知

卜而得吉必違此二者違避壹四時取古之所慎也古

之所甚男女辨姓辨別姓禮之大節也此乃禮中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今聞晉君內宮有姬其無乃是也乎所

致疾者無若因壹四時取弗可為也已則

乃由是乎若因壹四時取疾非藥石病猶可瘥省御無則必

生疾矣如無減省晉侯聞子產之言平公聞曰博物君

子也稱其該重賄之厚其賄晉侯求醫於秦秦有良醫

秦伯使醫和視之秦景公使良醫曰疾不可為也言平

公病不可治是為近女室因如女色以致此疾如蠱病如蠱

非鬼非食不由鬼神惑已喪志惑於女色失其良臣將

妃晉之賢品不能救天命不祐天不公曰女不可近乎

平公言然則女對曰節之答言非不可先王之樂譬如

色不可親近乎對曰節之近但當有節先王之樂先王

之作所已節百事也所以限節故有五節謂宮商角徵

遲速本末已相及其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中聲已

降中和之聲既成五降之後五聲罷不容彈矣不容更

聲於是於是有煩手淫聲五降之後五降不息以手妄彈是謂煩手

惛堙心耳慢人之心塞人之乃忘平和使人忘失君子

弗聽也故君子不物亦如之樂之有節至於煩及至乃

三傳切詳

舍也巴

則姑舍之

無巨生疾

煩而不舍

君子之近琴瑟

君子所以

巨儀節也

以為心之儀節

非巨悖心也

不以

慢其

天有六氣

其月下降生五味

酸金味辛

發為五色

發見而為五色鹹色黑苦色

土味甘也

徵為五聲

徵驗而為五聲黑聲羽赤聲

用之過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此謂天

則生疾

序為五節

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

之化分為春溫夏

過則為菑

受用六氣有過度者

熱秋涼冬寒之時

陰淫寒疾

陰過則冷

陽淫熱疾

風淫手疾

陽過則熱

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

夜常安身近女過

心疾

晝當應事思慮過

女陽物而晦時

女常陰時故為

故為

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

以其陽物故過用則生內

則生蠱

今君不節不時

言晉君惑於女色御之

此乎

出告趙孟

以荅平公

問汝言良臣將

對曰王是謂矣

主稱趙孟曰

汝自相國以

於今八年

併今年

無闕

可謂良矣

非良臣

國有輔

榮其寵祿

享盛祿以

禍興

而無改焉

大臣不能改

殃

今君至於淫巨生疾

將不能圖恤社稷

將

於不能謀禍孰大焉其為災禍孰大於此主不能禦汝為大臣不能格君心而

禦止良臣將死吾是良云也良臣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問蠱之說對曰

淫溺惑亂之所生也言溺於女色如溺水然惑亂其心故名曰蠱於文

以其字而血蟲為蠱蠱字下血上蟲器受蟲害故謂之蠱穀之飛亦為蠱積

久而化飛蟲亦名之曰蠱在周易稽諸周易女惑男巽長女在下艮少

蠱惑少男風落山巽為風在下艮為山在上謂之蠱此二者皆蠱惑

之象故以名卦釋蠱之義有此三說皆同物也三說皆類趙孟曰良醫也

其言有理故稱其良厚其禮而歸之厚其贈賄遣之歸秦

辛酉二年楚靈王元年晉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乃韓厥之弟也趙武

歿宣子代之將中軍晉使來聘觀書於大史氏魯之古書藏於

太史之官韓起就而觀之見易象與魯春秋是時此二者未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召王也

注解並見序文盡子忍反王去声叔弓聘于晉叔弓魯大夫報宣子

也報韓宣子之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

寡君使弓來繼舊好言魯君使我來以繼舊好固曰女無

敢為實魯君謂我云汝不得受徹命於執事若君命得

執事敝邑弘矣魯國受賜大矣敢辱郊使豈敢煩辱郊勞之請辭

請辭郊勞之禮致館賓至使人館舍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稱

臣益謙也好合使成和好既合臣之祿也乃已之敢辱大館

豈敢煩辱致此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美叔弓之知吾聞之

曰吾之所忠信禮之器也禮以忠信為之器用卑讓禮之宗也以

讓為之辭不忘國謂稱好忠信也此叔弓之忠信先國後已先國謂始

稱故邑之弘後已卑讓也此叔弓之卑讓詩曰詩大雅民勞篇敬慎威

儀言人能恭敬謹慎於威儀之間曰近有德亦可謂近於有德矣近去聲夫子近德

矣言叔弓可當此詩之義鄭公孫黑將作亂黑子欲去游氏去

黑為游楚所傷故欲盡殺其族去上吉而代其位代子大傷疾作而不果

游楚所傷之瘡其疾復作遂不果行其謀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

駟之子故子產在郟時子產在邊邑聞之聞其事懼弗及欲及其

也先乘遽而至乘傳車而至使吏數之使有司數子皙曰伯

有之亂伯有良霄也襄公三曰大國之事以國家共而

未爾討也未暇治汝之罪爾有亂心無厭言汝好亂不厭平聲國不女

堪國家不堪忍專伐伯有專擅興兵而討伯有而罪一也此汝之罪一也昆弟

爭室去年六卿私而罪二也此汝之罪二也薰隧之盟

為盟於薰隧女矯君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曰七子是汝求加於六卿之上矯

詐君位也而罪三也此汝之罪三也有死罪三三罪皆當誅何曰堪

之所以不堪忍不速死若不速死自引絕大刑將至言將加殺戮再拜稽首

子皙拜受辭曰死在朝夕答言傷重其死不久無助天為虐天已虐殺

汝無更助子產曰人誰不言人皆有一死凶人不終命也惟

惡之人不得作凶事為凶人汝作凶惡之事不助天我

不助天其助凶人虐豈可助汝凶惡之人乎請曰印為褚師褚師市官

也子督又請以其子印為諸師之官音張呂反子產曰印也若才言汝之子果有才能君

將任之鄭君自將使之不才若如汝之不才將朝夕從女旦夕將從汝以誅汝也女

音汝女罪之不恤汝罪當死不自念恤而又何請焉又何力為子而請乎不

速歿司寇將至言將命刑官斷汝罪而殺之七月縊子督自縊而歿尸諸周

氏之衢陳其尸於通衢以示衆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于尸上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三卷終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四

#### 昭公

壬戌三年鄭游吉如晉游吉子太叔也送少姜之葬少姜齊女

也卒於去年太叔來送其葬少去声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皆晉大夫梁

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言卿送妾葬過禮之甚子大叔曰將

得已虐言不得已而昔文襄之霸也昔晉二君為伯主時其務不

煩諸侯吉凶之事不勞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三年一次五歲而

朝五年一次其君相朝朝音潮有事而會有大事而後會諸侯不協而盟諸侯不和

而後君薨國君之喪大夫弔使大夫行吊禮卿共葬事使卿送葬夫

人之喪夫人之喪士弔使士行弔禮大夫送葬使大夫送葬足且昭禮命事

謀闕而已

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

無加命矣

此外別今

嬖寵之喪

今平公寵

不敢擇位

不敢計擇

而數於守道

而弔葬禮數比於正

唯懼獲戾

唯恐得罪於晉

豈敢憚煩

嫡夫人適音嫡下同

齊必繼室

齊國必

今茲吾又

將來賀

非久吾

不唯此行也

不特此送

張趯曰善哉

之言吾得聞此數也

吾幸而得

然自今子其無事矣

今以後汝無

譬如火焉

火心星大

火中

大火見於寒暑

乃退

季夏火星昏見於中而暑退

此其極也

季夏暑之

之能無退辱

極則必退以喻晉

晉將失諸侯

將不得

侯求煩不獲

無復弔賀

二大夫退

梁丙張

大叔告人曰

張趯有知

言假使張趯有

其猶在君子之後辱

猶不得

之智也譏其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果如子太叔

平仲

曰寡君使嬰曰

晏子傳齊

寡人願事君

願事朝夕

不倦

早暮不

將奉質幣

欲自奉質幣以

且無失時

無失

之則國家多難

以國家多患

是且不得

不腆先君

之適

有不厚先君之

且備內官

以備宮中

焜耀寡人之

望

照明已之意

則又無祿

少姜又

早世墮命

而少寡人

失望

遂失初

君若不忘先君之好

晉君若不忘齊先惠

顧齊國

惠然顧

辱收寡人

肯辱收

徼福於太公丁公

福於齊之

照臨敝邑

以照臨

鎮撫其社稷

而鎮定撫安



則猶有先君之適猶有先君所適女及遺姑姊妹及其餘非夫人所生

者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自譽其美君若不棄敝邑晉君若不棄我齊國而辱

使董振擇之煩辱使人求此董正且備嬪嬙以備晉君之內官嬪

音貧寡人之望也乃我之所望於晉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音韓

起使羊舌肸對寡君之願也言晉君正願如此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

之事晉君不能自治其國未有仇儷未有配偶在纒經之

中時平公為少姜行夫人之服纒倉回反是且未敢請所以未敢求昏於齊君有辱

命今齊君辱賜命惠莫大焉其恩惠莫大於此矣若惠顧敝邑齊若惠然顧我撫

有晉國而撫存我晉國賜之內主賜之夫人以治內政豈惟寡君豈惟晉君受賜

舉羣臣實受其貺舉朝羣臣皆與受賜焉其自唐叔且下實寵嘉

之唐叔晉始封之君言歷代先君無不寵賚嘉美之也既成昏許成昏禮晏子受禮晏子

為賓受燕禮叔向從之宴叔向為主相與語實主相與言語叔向曰齊其

何如問齊國事如何晏子曰此季氏也答言今乃齊之末世吾弗知不知其他

齊其為陳氏矣但知齊國必為陳氏所有公棄其民齊君不恤其民而歸於

陳氏民心皆離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量十斛之總名也豆區釜鍾

此齊舊日四量之名也區音歐四升為豆四升之量各自其四且登於

釜四豆為區容斗六升四區為釜容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容六斛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陳氏以齊之五升為豆以齊之五豆為釜容八斗鍾乃

大矣釜十為鍾則容八斛矣且家量貸陳氏以其家之量貸於民而且

公量收之而以齊之舊量收民之粟厚貸而薄取也山木如市在山之木弗生賣於市

加於山但加在魚鹽蜃蛤海之雜物往賣於市弗加於

海但如在民參其力民力所得財賦二入於公其二分

室而衣食其一民之所得為衣公聚朽蠹齊之倉庫積

無而三老凍餒不以粟帛養老也三老杜注謂上壽國

之諸市諸市皆鬻屨賤踊賈踊賈以見齊多受刑之人

民人痛疾齊人苦於公而或燠休之陳氏乃或燠休其

痛念之聲燠於其愛之如父母民愛陳氏如而歸之如

流水民歸陳氏如欲無獲民陳氏雖欲將焉辟之自不

也辟音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之後陳國其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陳始封之君也

而陳氏將代有齊國彼四人者其皆助

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相去声大音太叔向曰然言

子之言是也雖吾公室雖我晉今亦季世也今亦當戎馬不

駕戎車不卿無軍行卿無所將之軍此言晉衰公乘無

人公乘謂為御為右者非無卒列無長百人為卒非無

也卒子忽反庶民罷敝百姓勞苦而宮室滋侈公之宮

侈長展兩反道殣相望餓死者相望於而女富溢尤嬖妾之家民

聞公命百姓之如逃寇讐如避寇賊樂郤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阜隸八姓皆晉大族政在家門政令散在民無

所依百姓無君日不悛晉君日復一呂樂悒憂以貪逸

易憂禍樂音洛公室之卑晉之公其何日之有言其卑讒鼎之

樂音洛

銘曰諛為疾護之鼎也鑄鼎為銘者未審何人昧且丕顯言人君每日早後

世猶怠後世之君猶有况日不悛况今晉君其能久乎言公室甲

族盡矣言晉國公族盼聞之我之所公室將卑公室之

也君為根本必其宗族枝葉先落宗族國君之枝葉也公則公從之

不能以獨存君為根本必盼之宗十一族叔向羊舌氏名盼其先祖

未詳所出何公唯羊舌氏在而已今十族盡盼又無子無

賢子孫得承公室無度公室淫侈幸而得歿得善終豈其獲祀未

其祭祀者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先是齊景公欲為

宅更曰子之宅近市景公言汝之所居湫隘囂塵其宅

平聲而隘小且有喧囂塵土不可居請更諸爽塏

者請為汝改居於爽明辭曰不願君之先臣容焉先臣

先人已容居於此臣不足君嗣之我之無德尚不於臣

侈矣我得居先人之且小人近市况我小人也其朝夕

得所求有所買求無小人之利也此乃我小人敢煩里

旅豈敢煩勞里公笑而問之曰子近市言汝所識賢賤

庫知物價對曰既利之言已既以敢不識庫豈敢不

曰何賢何賤問何物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當是時景公

有鬻踊者有作刑者之屨故對曰踊賢屨賤故晏子答

賤耳賤既已告於君屨賤之言告於景公故與叔向

左傳句詳

卷之二十四

五

語而稱之

故與叔向同宴

景公為是省於刑

齊景公因晏子此言

於是刑減省為去

君子曰仁人之言

言仁者之人其

利博哉

其利及民

晏子一言

晏子發一語

而齊侯省刑

景公感悟而省刑晏

詩曰

詩小雅

君子如祉

福也言君

子行亂庶遄已

則禍亂庶

其是之謂虐

言晏子之言可

及晏子如晉

謂今往晉

公更其宅

景公乃為

反則成矣

歸則其既拜

晏子既拜

乃毀之

乃折而為里室

里室里

皆如其舊

景公本毀里室以大晏

則使宅人反之

使

室還舊居者

且諺曰

引俗諺之

非宅是卜

言人之謀

其宅之唯鄰是卜

乃卜其人之

二三子先卜鄰矣

言彼

之居於此者其

違卜不祥

一旦違卜而遷

君子不犯非

禮所以為君子者不當

小人犯不祥

違卜遷居以犯

古之制也

此乃古

吾敢違諸虐

豈敢違古之制使已

鄭伯如晉

鄭簡公

公孫段相

段字伯石相鄭

甚敬而

卑

禮無違者

無失

晉侯嘉焉

嘉美授之呂策

授以賜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言伯石之父

余聞而弗忘

我聞其事賜女州田

賜汝以州縣

呂胙乃舊勲

以福汝

舊功胙

伯石再拜稽首

謝晉侯之

受策呂出

受其書君

子曰禮其人之急也虐

言人莫

伯石之汰也

伯石為人

一為禮於晉

禮於晉國

猶荷其祿

尚蒙賜田

况呂禮終

始虜况終身行禮者乎為鄭罕虎如晉告曰罕虎字

楚人日徵敝邑言鄭君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既篡立日日

音潮則恐晉國責鄭敝邑之往若往楚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

則恐晉國責鄭君有疎外之心其不往若不往楚則宋之盟云則魯襄二十

時其約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進退罪也進則得罪於晉寡君使虎布

之鄭君使我以宣子使叔向對曰韓起使叔君若辱有

寡君言鄭君若在楚何害雖往朝修宋盟也蓋是修前

盟之君苟思盟鄭君苟能寡君乃知免於戾矣諸侯不棄

盟者免於罪矣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設若雖朝夕辱於敝邑使

朝夕來朝於晉寡君猜焉我晉君猶疑汝君實有心鄭君苟誠

何辱命焉雖欲往楚君其往也鄭君但往苟有寡君苟

我晉猶往朝楚在楚猶在晉也無慮也齊侯田於菑菑齊之

獵也盧蒲嫫見遂嫫於境嫫普結及見音現泣且請曰嫫

齊侯泣而請曰余髮如此種種言我之髮種種余奚能為言已

不能公告二子子尾欲復之欲令子雅不可

不許其歸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言嫫雖老而其或寢處我

矣言其志在害我也先是子尾子雅怒慶封告盧蒲

齊公孫竈卒齊子晏子曰惜也聞其死子旗不免始哉

子旗子雅之子也言其不免於危姜族弱矣齊姜姓公

而媯將始昌陳氏本媯姓今方二惠競爽猶可謂子

左傳句詳

尾子雅皆出齊惠公也言二子強明由自可也又弱一个焉今子雅歿又姜其

危哉言齊必為陳氏所有

癸亥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

椒舉致命致命靈王曰寡君使舉曰言楚君使我云日君有惠日往

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於楚從楚者使見于晉蓋宋之盟云見音現日晉楚之從交相

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楚君欲與諸侯結好使舉請問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晉若四方無可虞度之事則願

假寵臣請於諸侯欲借晉之威寵以召諸侯晉侯欲勿許晉平公欲不許司

馬侯曰不可司馬侯女叔齊也言不可不許楚王方侈楚王方汰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天意或欲逞快楚君之心臣厚其毒使其毒虐日甚而降之罰然後

知也恐天意又如此晉楚唯天所輔二國皆大唯天意所補助者則為伯主不可

與爭不可與爭諸侯君其許之吾君但可許其所請而修德臣待其歸增修

諸侯虜何况諸侯誰有不服之者若適淫虐若楚君終歸於淫虐歟楚將棄之

吾又誰與爭又何必與爭諸侯也公曰晉有三不始言我

其何敵之有誰敢與我敵也國險而多馬國有山河之險一不始也

齊楚多難二國多篡弑之難晉獨無之有此

何鄉而不濟無所往而不克對曰恃險與

三者有始也三不始也

地多產馬二國多篡弑之難晉獨無之齊楚多難

危者不始也

三者不始也

三者不始也

馬答言若憑恃其國險與其多馬而虞鄰國之難又虞度齊楚之多難是三殆也

危之事也此三者皆可四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三塗太行轅轅嶠池三山

陽城山名洧水所出大室中嶽嵩山也荆山荆山州之境中南終南山也九

州之險也此皆九州險地是不一姓立國於此險地者夫豈一姓無德則滅也冀

之北土冀州北境馬之所生其地產馬無興國焉未聞其地有興盛之

恃險與馬不可臣為固也險與馬皆不從古已然國

如是如是是臣先王務修德音所以先代聖王務修盛德之音臣亨神人幽則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以上言險與鄰國之難於神明則

不可虞也不可虞度或多難臣固其國又因鄰國或有

啓其疆土且開闢或無難臣喪其國以喪其國

國失其守宇自失其所若何虞難如何可以齊有仲孫

之難莊公九年齊公孫無知弑襄公而獲桓公因此得立桓公而霸諸侯至今賴之

齊至今齊至今晉有里丕之難僖公九年晉里克丕鄭而獲文

公因此得立文是臣為盟主晉國遂主衛邢無難二國

敵亦喪之閔公元年衛滅故人之難所以鄰不可

虞也不可虞度之也恃此三者恃險與馬而而不

修政德國不修政亾於不暇雖救危亾又何能濟豈能

君其許之再言以紂作淫虐昔商紂淫文王惠和

殷是臣隕商紂以周是臣興文王以夫豈爭

諸侯文王之興豈嘗乃許楚使乃許使叔向對曰寡君

有社稷之事

言我晉君以社稷多事

是日不獲春秋時見

所以不得自來

朝楚

諸侯君實有之

諸侯即楚音現

何辱命焉

何煩遣使來言椒

舉遂請昏

蓋楚遣椒舉時併使求昏於晉

晉侯許之

又許為昏 楚子問於子

產曰

時子產從鄭伯在楚故問之

晉其許我諸侯虘

言我求會諸侯晉君還許我否

對曰許君

言晉必許 晉君少安

晉君安於少小不能遠圖

不在諸侯

其志不在

於服

其大夫多求

諸臣又多貪求

莫匡其君

無正救其君者

在宋之盟

往曰之

又曰如一

又有交相見之約

若不許君

若不許楚諸侯

將焉用

之

安用宋之盟也

王曰諸侯其來虘

又問諸侯肯來楚否

對曰必來

言諸侯必來也

從宋之盟

從宋國之盟言

承君之歡

承楚君之歡意

不畏大國

無所畏於晉國

何故不來

何為而不來乎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

虘

又問我意所求無不得否

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言求人必逞之意則人必違之

與人同欲盡濟

若與人同欲則人無所不從也

大雨雹

雹雨冰也雨去声雹彌角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

武子季孫宿申豐魯大夫

雹可禦虘

問雹之為災可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

言聖君在上天不雨雹

雖有不為災

假

有之不為災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周二月日行虛危乃北方

堅可以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

夏三月周五月日行昴畢乃西方宿道也朝覲

者謂春分奎星朝見東方

其藏冰也

日在北陸時

深山窮谷

也其時可以出冰

固陰沍寒

固牢也沍閉也

於是虘取

之深山窮谷牢陰閉寒取此積陰

其出之也

日在西陸之時朝

之祿位

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朝音潮

實食喪祭

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

於是虘



用之凡此皆得用水其藏之也黑牡秬黍黑牡黑牲也

秬音 臣享司寒司寒幽冥之神故物用其出之也桃弧

棘矢以挑為弓以棘為箭也 臣除其災將以冰奉至尊故用祭

寒而藏之祭司寒而藏冰獻羔而啓之仲春夏之二月也公始用

之君先用冰火出而畢賦夏三月火星初見時其藏之

也周藏冰其用之也徧用冰則冬無愆陽冬不夏無伏

陰夏不春無淒風春無秋無苦雨秋無雷出不震雷發

不為無蓄霜雹無雷雹以為災若隕霜癘疾不降癘疾

所為故以癘疾民不夭札無遭癘疾而夭死者今藏川

池之冰言今不藏深山窮谷之冰棄而不用自君用冰外他者皆風

不越而殺風不以理亂散雷不發而震雷不徐緩動物

雹之為蓄積陰不散故誰能禦之誰有能禦○楚子合

諸侯于申晉人許之諸侯皆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

侯無歸言諸侯不禮臣為歸唯有禮者今君始得諸侯

今吾君初得其慎禮矣所當謹霸之濟否霸業之成在

此會也決於此楚子示諸侯侈自為奢侈椒舉曰夫六

王二公之事六王之事謂啓有鈞臺之享湯有景亳之

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也二公之事皆所臣示諸侯禮

也皆以禮諸侯所由用命也故諸侯皆夏桀為仍之會

夏桀會諸有緡叛之緡國之君因此商紂為黎之蒐紂

疾於仍國

於東夷之黎 東夷叛之 東夷之國 周幽為大室之盟 幽

王盟諸侯於中 戎狄叛之 戎狄之國 皆所君示諸侯汰

也 此三君者皆 諸侯所由棄命也 故諸侯皆 今君君汰

而示之以侈汰 無乃不濟虐 成霸業乎 王弗聽 不從椒

子產見左師曰 左師宋 吾不患楚矣 楚為患矣 汰而悞

諫 楚君汰侈而狠戾 不過十年 其強盛不過 左師曰然

以為然 不十年侈 言楚君若非十 其惡不遠 則其惡不

遠惡而後棄 惡及遠方 善亦如之 為善者亦須 德遠而

後興 然後德及遠 楚子君諸侯伐吳 因會而以諸 圍

朱方 朱方吳 克之 攻破 執齊慶封 慶封以襄公二十八 年奔吳而予之朱方

至是為 而盡滅其族 果如叔孫穆子所 將戮慶封 靈王

楚所執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君戮人 言自己無瑕 而加之刑

之慶封唯逆命 慶封惟其黨於 是君在此 所以被 其肯

從於戮虐 以靈王篡弑而得君故慶 播於諸侯 若慶封

遜徒使惡聲 焉用之 安用戮之為 王弗聽 不從椒 負之

斧鉞 使慶封自 君徇於諸侯 諸侯之戒 使言曰無或

如齊慶封 言無得有如齊 弑其君 崔杼弑莊公 弱其孤

崔慶立景公以其 呂盟其大夫 且盟其大夫云 慶封曰

靈王之罪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 言無得有如公

圍共王之庶 弑其君兄之子麋 靈王弑郊敖名麋乃其 子也 共音恭 麋九倫反

而代之弒君而篡其位 曰盟諸侯又為會而 王使速殺之惡其聲已

之罪諸侯故也 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

產以鄭事晉楚賦役繁多故於牛國人謗之 曰其

父歿於路謂其父子國 已為蠶尾子產又為重賦毒害百姓如有尾之蠶也

遇反勅 曰令於國出丘賦 國將若之何國人將 子寬曰告

以國人之謗告子產子產曰何害 苟利社稷苟

以為社稷之利 歿生曰之變猶常用之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

度我聞人之行善事者 故能有濟所以能 民不可逞不

可使快其志 度不可改法不可以 詩曰禮義不愆言苟於

所愆失 何恤於人言雖有謗言 吾不遷矣子產自謂惟濟

不以人言而遷移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亾虐子寬言子產之族必

為氏字 君子作法於涼涼薄也言君子立 其救猶貪其

流尚有貪求之弊 作法於貪今子產立法取 救將若之何其末

弊將有無如之何者 姬在列者姬姓列為 蔡及曹滕其先亾虐三

必先諸侯而亾 偏而無禮蓋以蔡偏於楚曹滕偏於 鄭先衛亾

鄭國而亾先 偏而無法蓋以鄭偏於晉楚 政不率法今子

政而不循前代之法 而制於心但以私心 民各有心民心不同 何

上之有何以久居 叔孫穆子使豎牛為政先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也淫於庚宗之婦人生子名牛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計殺其長子孟丙逐其次子仲壬叔孫疾急 疾病重豎

牛使寘饋于个个東西廂也豎牛欲餓死叔

卒豎牛竟餓死之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也名媯豎

輔相之

牛立以為叔孫之後而已

相去声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五

昭公三

甲子五年

是歲秦景公卒襄公立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呂與南遺

南遺季氏家臣助豎牛殺仲昭子即位叔孫媯立朝其家衆

受家臣之曰豎牛禍叔孫氏謂亂其家使亂大從使亂大和

殺適立庶殺孟丙仲壬而又披其邑又析其邑將呂赦

罪欲以此罪莫大焉言豎牛罪大不可赦必速殺之必急殺豎牛

懼恐見奔齊出走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孟丙仲壬

豎牛於齊魯之仲尼曰孔子聞其事叔孫昭子之不勞

言昭子不以豎牛立已不可能也此其不可及也周任有言曰

為功勞能為父兄報仇

又引先賢周任為政者不賞私勞言善為政者不當以於已有私勞而

不罰私怨不當以於已有公如晉魯昭公即位自

勞至于贈賄諸侯相朝聘其來有郊勞之禮無失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善昭公

對曰魯侯焉知禮女叔齊言魯君不知禮焉於虔反公曰何為

自郊勞至于贈賄始自郊勞禮無違者魯君無失禮者

何故不知豈可謂對曰是儀也答言魯君所知不可謂

禮非禮之本也禮所由守其國國以禮而能守行其政令政令以無

失於民者也民以禮而固結其心今政令在家今魯之

不能取也而魯君不有子家羈羈莊公之元孫

子家羈之賢非能用也而魯君不奸大國之盟奸犯晉楚列

干陵虐小國元年伐鄭利人之難去年因莒亂而取不知

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時三家盡征其民民食於他魯

仰食於三家與民無異思莫在公群臣思慮無在不圖其終皆不

圖謀為國君言昭公為難將及身將有禍難不恤其所

恤之所禮之本末所謂禮之將於是虜在在乎恤民而

屑屑然習儀魯君不知禮之本末而屑屑然言善

於禮今吾君乃稱不亦遠虜必乃遠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時晉平公亦失政故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

去年椒舉為楚靈王求昏晉叔向為介叔向為鄭子皮

疾許之至是韓起往送女諷諫焉

左傳句解 卷之三十五

子大叔勞諸索氏

索氏地名也鄭使二子往勞晉使天音太

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

言楚靈王驕汰奢侈已甚

子其戒之

汝適楚國當知敬戒毋遭其辱

叔向曰汰侈已甚

答言楚君果汰侈已甚

身之災也

適足以自害其身耳焉

能及人

不能害人焉於虞反

若奉吾幣帛

若奉吾晉國行禮之幣帛

慎吾威儀

謹吾為使者守之

臣信

以誠信而守之

臣禮

以禮文而行之

而思終

敬以為始必思以敬而終之

終無不復

自始至終無有不可復行之事

從而

不失儀

不曲從以失儀吾可象之儀

敬而不失威

不過恭以失吾可畏之威

道之臣

訓辭

聖人教訓之辭用以通意道音導

奉之臣舊法

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

考

之臣先王

用先王之禮以成其好

度之臣二國

度晉楚之勢以行其事度待洛反

雖汰侈

雖楚王汰侈

若我何

其如我何

及楚

向至楚

夫

靈王受群臣之朝音潮下同

曰晉吾仇敵也

言晉與楚素為仇敵

苟得志焉

苟有可以快吾志者

無恤其他

他無所顧恤也

其來者

今晉來送女者

上卿上大

夫也

宣子上卿叔向也

若吾臣韓起為闔

欲則韓宣子之足而使之守門

羊舌肸為司宮

加叔向以宮刑而使為奄官之長

足臣辱晉

如此足以為晉之辱

吾亦得志矣

亦可以快吾志

可虜

問群臣如此可否

大夫莫對

群臣莫知所答

遠啓疆曰

遠啓疆楚大夫遠于委反疆音強

可

將欲諫之故詭言可

苟有其備

苟能備晉

何故不可

則無往不可矣

耻匹夫不可

臣無備

辱平常之人尚不可

况耻國虜

况欲辱晉國乎

是臣聖王務行禮

所以古先聖王所務者惟

不求耻人

未嘗求以辱人

朝聘有珪

朝聘之禮使者執玉以授王國之君

頰有璋

王君設酒食以享賓賓則執璋以行禮也頰他乎反

小有述職

小謂諸侯也朝於天

子以述 大有巡功 諸侯以察其功績 設机而不倚 雖設

不敢倚之 爵盈而不飲 雖酌酒而不飲 飲 宴有好貨 主

机音几 宴賓以貨財為 殮有陪鼎 以享慇懃 殮音孫 入有郊勞

恩好(好)去声 賔之入也則有郊 出有贈賄 賔之出也則禮之至也 此

皆聖王所務 國家之敗 有禍敗者 失之道也 失此朝聘

之至禮也 則禍亂興 則禍亂由之以興起也 以上言聖王行禮

城濮之役 僖公二十八年 晉無楚備 晉恃勝而 呂敗於

邲 所以宣公十二年楚 邲之役 楚人 楚無晉備 楚恃勝

備 呂敗於鄆 所以成公十六年晉 自鄆呂來 戰以來

晉不失備 晉不恃勝 而加之 呂禮 家之以國 重之 呂睦

重之以君臣之 和睦(重)去声 是呂楚弗能報 不能報 而求親焉 與晉

既獲姻親 既得與 晉 又欲耻之 必欲刑其二 呂召寇讎

是召晉使 為寇讐也 備之若何 言何以 誰其重此 其結怨無 若有

其人 若楚果有賢 耻之可也 乃可 若其未有 若無人 君亦

圖之 吾君當 晉之事 君 今晉所以 臣曰可矣 以我言之

求諸侯而麋至 求盟諸侯而諸侯 求昏而薦女 求為昏

送女 君親送之 送女以出 上卿及上大夫致之 使宣子

楚女於 猶欲耻之 如此而猶 君其亦有備矣 切料吾君不

然 若其 奈何 奈何 晉人若喪韓起 攝於 晉人若失此宣

奮其武怒 必將發其威 呂報其大耻 以伐楚而 伯

聲 去 武忿怒之氣 報此大耻 伯

羊

左傳句解 卷之五 羊

華謀之

叔向之兄羊舌赤為之謀主

中行伯魏舒帥之

中行伯名吳荀偃之子也

魏舒魏獻子魏絳之子也二人為將行音杭

其蔑不濟矣

何所向而不克

君將呂親

易怨

吾君將變姻親以為仇怨

實無禮呂速寇

戮其二使是為無禮以速寇仇

而未

有其備

晉人來討又無策以備之

使群臣往遺之禽

徒使我羣臣為晉之俘虜

逞君心

以求逞快吾君之心

何不可之有

格疆首荅言曰可故以此語終之

王曰

不穀之過也

謙稱不穀言此乃我之過言也

大夫無辱

以謝格疆厚為韓子

禮

厚待韓起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

靈王欲難叔向以不知之事以為教樂敖

而不能

王之所問叔向無不知者

亦厚其禮

亦厚待之○楚子伐吳

王以陳蔡等國之兵伐吳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

吳子夷昧遣其弟蹇由犒勞楚師蹇

楚人執之

靈王執之

將呂釁鼓

將殺之而取其血以塗鼓

王使問焉

使人問

曰女卜來吉虜

言汝卜來犒師得吉兆乎

對曰吉

荅言得吉寡君

聞君將治兵於救邑

我君聞楚君將用兵以見代

卜之曰守龜

以守龜

龜卜之守

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

言我急使人犒楚師呂

觀王怒之疾徐

往觀楚王之威怒緩急如何

而為之備

使吾國得先為之備尚

克知之

庶幾能預知之

龜兆告吉

得吉兆曰克可知也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此下乃蹇由自言云楚君若以驩好迎我使臣好去声使

滋救邑休始

則吳國必以為楚怒不疾是滋益其休懈危始也

而忘其死

休始而忘

亡無日矣

如此則吳之滅亡不久矣

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今楚君乃奮然

虐執使臣

執我使臣而毒虐之

將呂釁鼓

將殺我以釁鼓

則吳知所備矣

則吳國必以為楚怒疾甚乃早為之備矣

救邑雖羸

吳國雖弱羸力

左傳句解

卷之三十五

五



危若早修完若先事而修完器備其可召息師亦可以止息楚兵難易有

備度事勢之難易而為之有備易去声可謂吉矣如此可謂得吉卜矣且吳社稷是

卜况吳之所卜者乃問社稷之存亡豈為一人非問我一人之死生也使臣獲

釁軍鼓我殺而得釁楚之軍鼓而救邑知備而吳國知早備楚臣禦不虞

以抗禦不可虞度之變其為吉孰大焉其為吉卜孰大於此國之守龜國有守龜

龜之其何事不卜無一事不卜者一臧一否或吉或凶其誰能常

之不可城濮之兆信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楚得吉卜而敗其報在邲其兆乃

報效於邲之戰也戰邲在宣十二年今此行也今吳卜此行其庸有報志吳將

楚意如邲戰之報城濮也乃弗殺靈王聞此言是行也謂楚伐吳吳早設

備吳人早為之備楚無功而還不能勝吳臣蹶由歸執蹶由而歸楚

蹶由張本

乙丑六年秦哀公元年是歲犯文公卒弟郁釐立是為平公鄭人鑄刑書子產為政

以為國法鑄刑書於鼎叔向使詒子產書羊舌肸作書曰始吾有

虞於子予始者惟度汝以為已法今則已矣今乃止矣昔先王議事臣制

昔者先王臨事而議制其刑不為刑辟不預先而詳為法書懼民之有爭

心也民知爭端矣猶不可禁禦然猶不能止爭者是故閑之臣

義所以防民以義使得其宜糾之臣政舉治以政行之臣禮盡力而

禮守之臣信謹守而勿失其信奉之臣仁奉此仁心制為祿位

制為祿以酬勤制為位以序德臣勸其從所以勸其順從嚴斷刑罰制為刑罰

斷有罪臣威其淫所以威其驕淫故未也然猶恐其故誨之

左傳句詳

卷之二十五

七

臣忠故又盡中心之聳之臣行舉善惡之行教之臣務以時務而

使之臣和以和悅而臨之臣敬其臨民也泣教示之

之臣彊其泣事也斷之臣剛恐其柔而不決猶求聖哲必以恭敬

之上猶且廣求聖哲明察之官求明察之才忠信之長之德以為公卿

慈惠之師慈惠溫良者民於是序可為民長

任使也君親上故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禮義禍

民知有辟法以罪已曲法以施恩則不忌於上是權柄

而民不皆生與上皆懲於書以懲驗而徵幸畏上矣

臣成之因書之疑緣傲幸以成其巧弗可為矣不可得

夏有亂政昔者夏而作禹刑乃取禹時所斷獄制商有

亂政商政而作湯刑為定法作湯刑之書周有亂政周

亂而作九刑乃取文武時所斷獄制三辟之興三辟即

刑九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刑也

自子產相作封洫立謗政四年子產作

鄭國以來產使田有封洫將臣靖民以此而

制參辟政之法鑄刑書而鑄刑將臣靖民以此而

人不亦難虐豈不難詩曰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德善

也式用也刑法也言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曰

善用法乎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曰

若如詩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

若如詩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

以喻將盡爭之言將瑣細爭辨僅幸免於亂獄滋豐紛

之獄愈見其盛賄賂並行其巧偽逃罪之計終子之世相鄭

世鄭其敗虜鄭必有禍敗也矜聞之稱名言我之國將亾之將

也必多制必數改其法制其此之謂虜此言蓋子復書曰

向書若吾子之言言誠如汝所云僑不才稱名謙不能及子孫

不能為吾臣救世也姑以救當世耳既不承命既不能順承教命敢忘

大惠亦不敢忘箴戒之大惠也韓宣子之適楚也去年送楚人弗

逆不使人出境迎之公子棄疾及晉竟棄疾楚共王子也是為

至於竟晉侯亦將弗逆欲效楚人所為叔向曰楚辟我衷言楚

辟音僻若何效辟而效其邪詩曰詩小雅爾之教

矣上所教民胥效矣下皆相效從我而已言當使人從我焉用效人之

辟何為而效楚人書曰書聖作則法於天下無寧言寧呂善

人為則無寧寧也言寧而則人之辟乎而可以法人匹

夫為善平常之人苟能為善民猶則之民猶取之况國君虜况吾

君乎一國之晉侯說悅叔向之乃逆之乃使人出境迎棄疾

兩寅七年把平公元年是歲衛襄公卒子元立是為靈公楚子之為令尹也靈

為令尹尹時為王旌以田獵析羽曰旌芋尹無宇斷之楚

也尹之官名無宇者斷其旌曰一國兩君言令尹借王其

誰堪之楚國何及即位靈王既為章華之宮築宮而取

納亾人皆納居於宮內無宇之闔入焉無宇之

刑人守

門者逃入宮焉無宇執之往執有司弗與守王宮之官司曰執

人於王宮有司言無宇就其罪大矣無宇罪大執而謁諸王

而見靈王王將飲酒飲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天子經營天下諸侯正封內使有定分古之制也此二

之法封畧之內諸侯封內何非君土為君之土食土之

毛食其土地所誰非君臣無一民不天有十日自甲人

有十等自王下所臣事上十等之人王所臣共神

也王者至尊所供祀事故王臣公臣者以之為臣也下

之總公臣大夫大夫謂能大夫臣士士謂能理士臣阜

阜謂造成事阜臣輿輿衆也謂佐輿臣隸隸謂隸屬

人之馬有圉養馬牛有牧養牛臣待百事凡此皆以今

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無宇述有司將焉執之如此

所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亾荒閱荒大闕蒐也

當大蒐其所臣得天下也此周文王所以吾先君文王

謂楚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為隱曰盜所隱器

言隱匿盜所與盜同罪其罪與所臣封汝也此楚文王

得之器者若從有司今若從有是無所執逃臣也則楚文王

至於若從有司今若從有是無所執逃臣也則楚文王

得而逃而舍之臣僕逃亾是無陪臺也則將相效而皆

陪臺之王事無乃闕虜何以供昔武王數紂之罪周武

役也

王事無乃闕虜

秦誓篇數紂之罪數上声 曰紂為天下逋逃

主 言天下罪人逃亡者 萃淵藪 獸奔藪澤也 藪數口反

故夫致死焉 故人人皆致或 君王始求諸侯 吾君初求

而則紂 乃法紂之所為 無乃不可虐 必不可得 若曰二文之

法取之 若以周楚二文 盜有所在矣 言王匿盜與 王曰

取而臣曰往 言取汝之 盜有寵 若以我為盜而欲取之

未可得也 未可得 遂赦之 救無 楚子成章華之臺 築

於章華 願與諸侯落之 欲會諸侯而 大宰遠啓疆曰 啓

為楚太宰 曰臣能得魯君 言我能召 遠啓疆來召公 魯

召昭 辭曰 啓疆致 昔先君成公 謂魯 命我先大夫嬰齊

嬰齊楚令 曰述成公命子 吾不忘先君之好 言我不忘

楚和好 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將使公衡以 鎮撫其社稷

而鎮定撫安 巨輯寧爾民 而輯安寧汝 嬰齊受命于

蜀 時子重伐魯魯使孟孫往賂之公衡為質 奉承巨來

自子重受成 弗敢失墮 言敬之至 而致諸宗祧 以此言

之宗廟遠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 往曰楚共王引領

之祧廟 音 日月已冀 積日累月冀 傳序相授 我楚先王以次序

於今四王矣 四王謂共王康王 嘉惠未至 未蒙魯 唯襄

公之辱臨我喪 惟康王卒時襄公親 孤與其二三臣悼

心失圖 其時我楚君臣以君喪 社稷之不皇 尚不暇念

况能懷思君德而况能念思今君若親步玉趾今魯

肯親舉辱見寡君辱來見寵靈楚國以恩寵威靈且信

蜀之役以明受命于致君之嘉惠致魯君之是寡君既

受貺矣是楚君既受何蜀之敢望不敢望如蜀之其先

君鬼神實嘉賴之雖先君之靈猶豈唯寡君不特我君

君若不來魯君若使臣請問行期我請問魯以見寡君

將承質幣於楚君將奉承質而見于蜀而見魯君于往

音且請先君之貺賜益言將代魯也公如楚昭公畏楚

鄭伯勞于師之梁鄭簡公勞昭公孟僖子為介僖子孝

仲孫纘也相不能相儀不能輔及楚昭公不能荅郊勞

楚人郊勞僖子又不能荅也為下僖四月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文伯晉大夫名旬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

不臧者何也見小雅十月之交有此對曰不善政之謂

也荅言所謂不臧者國無政國家無不用善不用則自

取請于日月之災則請見于天而日故政不可不慎也

所以為政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三曰從時

順四時之所務此三晉人來治杞田襄公二十九年

者為政之大務也季孫將且成與之成孟孫氏之邑也本

田不盡歸也至季孫將且成與之是杞田故季武子欲

以與謝息為孟孫守時謝息為孟僖子守不可不肯以

白人有言曰言人有常言雖有挈餅之知餅汲水器也

之小小智識守不假器肯以假人守如字尚不禮也為主

禮當如此夫子從君今我孟孫從而守臣喪邑而我為之家

守之邑雖吾子亦有猜焉疑我之不忠也季孫曰君之

在楚季武子言我於晉罪也以魯為罪而治祀田又

不聽晉命以邑與祀魯罪重矣則是增重晉師必至必

以兵吾無巨待之魯必無不如與之不若以間晉而取

諸祀俟晉之間賢可復伐吾與子桃與汝孟孫成反迨

復得成誰敢取之成邑是得二成也是孟孫

兩成魯免晉討之憂而子何病焉

於汝又乃遷于桃邑於是謝息遷于桃○楚子享公于新

臺魯昭公既至楚楚靈好巨大屈好之賜好去聲既

而悔之與昭公遠啓疆聞之君之悔遠于委反拜賀昭

公得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答言

久欲得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今魯

得之傳君其備禦三鄰言三國將伐魯而慎守寶矣庶

可以謹敢不賀虜公懼昭公聞乃反之公知

之悔故以其弓還之○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昭三年晉以州縣之田賜鄭公孫段是歲正月段曰日

君曰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言往日晉君以段能任其

而賜之州田而以州今無祿早世今段既無不獲久享

君德不得久享其子弗敢有其子豐施不敢有此州田不敢曰聞於

君又不敢以其事告於晉君私致諸子故敢私以其田納諸韓子宣子辭韓起不受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子產引古人之所言其父析薪譬如為父者析木以為薪其

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者不能負薪以歸荷去声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祿今豐施無德恐不堪受其父之祿如子之無力不能為父負薪也其况能任大國

之賜何况能堪受乎縱吾子為政而可縱使汝為執政時容可不歸此

田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若後人繼汝為政者以鄭取晉邑而見責屬音燭場

救邑獲戾鄭亦得罪於晉而豐氏受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受其大討伐吾

子取州今汝肯受州田是免救邑於戾則鄭國得以免罪戾而建置豐氏

也而豐施免受大討以滅其族也敢曰為請故敢請納其田宣子受之乃受其田

鄭人相驚曰伯有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之至是以其能為鬼而相驚曰伯

有至矣言其鬼也則皆走皆畏而走不知所往驚畏之甚鑄刑書之歲

二月鑄刑書在去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或人夢見伯有被甲而行曰壬子伯有

余將殺帶也我將取駟帶而殺之明年壬寅明年壬寅

余又將殺段也又將取公孫段而殺之及壬子至去年

駟帶卒應殺帶之夢齊燕平之月今年正月齊燕二國講和也燕平声

公孫段卒應殺段之夢國人愈懼所以鄭人相驚而走子

產立公孫洩及良止呂撫之洩子孔子之子也襄公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之

乃止伯有之妖乃息子大叔問其故答言為鬼者得立廟以歸之乃

游吉問子產以立二人之故大音太子產曰鬼有所歸



不為厲

然後不為淫厲以害於民

吾為之歸也

我立良止為伯有後所以奉其祭使有所

歸大叔曰公孫洩何為

又問子孔未嘗為鬼何為并立洩也

子產曰說也

答言此所以解說於民也說如字下同

為身無義而圖說

伯有無義以為妖鬼故立其後

恐以鬼神惑民故復立洩者若以大義存誅絕之後圖以解說於民心也

從政有所反之

家政事者有所反於正道若立誅絕之後如公孫洩之類

呂取媚也

所以取民之愛令不惑也

媚不信

後信之

不信民不從也

後從服

及子產適晉

子產適晉以歸州田

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也

曰伯有猶能為鬼

虜問云伯有既死何能為鬼也

子產曰能

答言何故不能為鬼

人生始化曰魄

人之生也始變化而為形形之靈者其名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也

既生魄

體魄既生

陽曰魂

魄屬陰其中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其名曰魂如精神智識之類

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高官備物之享則體魄彊取物之精多則魂氣彊

是呂有精爽至於神明

所以養此

精而至於神養此爽而至於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也

匹夫匹婦強死

假使匹夫

匹婦之賤無病而死者強上声下同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

強或則魂魄未散故或能

馮依於人身馮皮冰反下同

呂為淫厲

而為淫厲以害於人

况良霄

非匹夫匹

婦之

我先君穆公之胄

鄭穆公生公子去疾字子良

子良之孫

比乎

子耳之子

子耳生良霄字伯有

救邑之卿

子良子耳伯有皆為鄭卿

子耳

政三世矣

三世相繼皆從國政

鄭雖無腆

謙言鄭雖微薄不厚腆他典反

而三世執其政柄

而三世執其政柄

抑諂曰

蕞爾國

抑亦俗語所謂蕞爾之小國也蕞丑最反

而三世執其政

其取

其用物也弘矣

其用物奉養不為不大矣

其取精也多矣

其取

精不為

其族又大

其為族又盛大

所馮厚矣

伯有魂魄所馮依者不為不重厚矣

不多矣

其族又大

其為族又盛大

所馮厚矣

伯有魂魄所馮依者不為不重厚矣

而強歿而以無病強歿於兵能為鬼不亦宜虜宜其能為鬼也○子皮之

族飲酒無度子皮鄭大夫罕虎也其族奢後飲酒無度罕魍所以見殺罕朔殺罕魍

公孫鋹子展之弟也展生罕虎罕魍鋹生罕朔至是而朔殺魍魍徒回反罕朔奔晉恐討韓而奔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晉韓起問可使罕朔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

荅言罕朔出奔乃是晉君羈旅之臣苟得容呂逃歿苟得見容以逃歿罪何位之敢

擇何敢擇所處之位乎卿違從大夫之位大允卿以禮去國者則降一等而為大夫罪

人呂其罪降若以罪去國者則所降又多古之制也此乃古之法也朔於救

邑亞大夫也罕朔在鄭國其爵為次大夫其官馬師也其職為馬師獲戾

而逃以得罪而出奔唯執政所寘之一唯晉之執政寘之何位得免於歿苟

免於歿為惠大矣其為恩惠亦已大矣又敢求位豈敢更求職位宣子為子

產之敏也韓起以子產才敏之故為去声使從嬖大夫嬖人夫下大夫

夫而從嬖大夫但降一等不以罪降○公至自楚公自楚歸至於魯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以不能相禮及答郊勞為已病相去声乃講學之乃求其禮而習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苟有能禮之人則從而師問之及其將歿也三十四年僖子方成傳欲終言

其事故錄於此召其大夫召其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言禮之在人猶版築

之有植無禮無呂立猶版築無植幹何以植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丘我聞將有達於至道者姓孔名聖人之後也乃是聖人成湯

之後而滅於宋謂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呂有

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也何長子當立而遜厲公父音甫下

同及正考父考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輔佐戴公武公宣公三君三

命茲益共

受三命為正卿位愈高而心愈恭共音恭下同

故其鼎銘云

所以考父廟之

鼎其銘文有云

一命而僂

初命為士而其容僂僂力主反

再命而偃

再命為大夫而其容

偃偃紆甫反

三命而俯

三命為卿而其容俯也蓋僂偃俯皆是低頭而偃甚於僂俯甚於偃所謂

茲益茶也

循墻而走

不遂避之甚

亦莫余敢侮

雖過於恭而人亦不敢侮慢矣

饘於是

稠者曰饘也

鬻於是

是希者曰鬻言為饘粥於

曰餬

余口

將此饘粥以餬我口言其儉之至也餬音糊

其共也如是

考父之謙恭有如此者

臧孫紇有言

臧武仲嘗有言所云紇恨沒反

曰聖人有明德者

言聖人之後有

明德者若正考父之類

若不當世

若不得居國君之位

其後必有達人

則其後嗣

必有達於至道之人

今其將在孔丘虜

所謂達人者必在孔子也

我若獲沒

我若得壽終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汝必以我二子而付托於孔子屬音燭說音悅

使事之

使以師禮事之

而學禮焉

從孔子而學禮

曰定其位

使之有禮以安其位

懿盍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懿子何忌也敬叔說也居南宮因以為氏

二子皆師孔子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有過而能補者斯成德之君子也

曰詩小雅鹿鳴篇

君子是則是效

言君子之人可以法可以倣效

盍僖子可

則效已矣

僖子能補過是為君子可則效者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五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六

昭公四

丁卯八年

衛靈公元年

石言于晉魏榆

晉魏榆之地有石作人言

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問石何能言

對曰石不能言

答云石非能言之物

或馮焉

或有鬼物馮依於石以言馮支水反

不然

若非如此

民聽濫也

則是石未嘗言

而聽之者妄以為能言也

抑臣又聞之

抑疑辭言我又有所聞如下文所云

曰作事不

時

興作役事不以其時

怨讟動于民

怨謗之言動於下民讟徒木反

物而言

乖氣致異故有不能言之類也

今宮室崇侈

今晉作宮室崇

大而奢修

民力彫盡

非時役民致使民力彫傷竭盡

怨讟並作

怨謗之言並作於下

保其性

民不能自保其性命

石言不亦宜乎

乖氣所感宜有石言之異

於是晉

侯方築虎祁之宮

虎祁地名當時晉平公叔向曰子野

之言

叔向羊舌肸也子野師曠字也音亨

君子哉

稱師曠之言可謂君子矣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

君子之言誠信而有證驗

故怨遠於其身

故無怨咎及於其身也

人之言僭而無徵

小人之言僭妄而無證驗

故怨咎及之

故怨咎及於其身也

是宮也成

晉侯若成虎祁之宮

諸侯必叛

小人以侈故諸侯不服

君必有咎

晉侯亦有

夫子知之矣

言師曠已先知之矣

○叔弓如晉

魯君使大夫叔

弓往

賀虎祁也

以虎祁宮成而賀晉君也

游吉相鄭伯弓如晉

鄭子太叔

相簡公以朝

亦賀虎祁也

此致此賀

史趙見子大叔

晉史官名趙者

曰甚哉其相蒙也

言汝來賀晉乃相欺蔽之甚也

可乎也

崇侈

諸侯時叛

而又賀之

何賀之有子大叔曰若何乎也

答言如何可以

言其非唯我賀

不特鄭國來賀

將天下實賀

天下諸侯皆將畏晉而來賀也○

楚公子棄疾滅陳

棄疾楚平王也時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晉襄公縊故疾討而滅之

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也成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戌音恤

曰城麋之役不諂

襄公二十六年楚侵鄭穿封戌因皇王稱其不諂

侍飲酒於王

戌侍靈王飲酒

王曰城麋之役

因

女知寡人之及此

汝當時若知我今日得為楚君女音汝

女其辟

寡人虜

汝必不敢與我爭皇頡也音避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若當時

臣必致成禮

臣必為郊敖致成以殺

息楚

晉侯問於史趙

曰陳其遂亾虜

問陳為楚所滅果遂亾音對

曰未也

未遂亾

陳顓頊之族也

陳祖舜舜出於顓頊歲在鶉火

星也鶉次午 是日卒滅 鶉火得歲星而火益盛火盛則

也 陳將如之 陳為顓頊之族故其滅 今在析木之津

析木寅位言今歲星方在析木也 猶將復由 言陳將復

又反 且陳氏得政于齊 齊之陳氏乃陳 而後陳卒亾

敬仲之少也周史占之曰陳衰此其昌乎莊公二十二

年敬仲奔齊傳云其後亾也成子得政正與此傳文應

自慕至于瞽瞍無違命 慕舜之先瞽瞍舜之父也言從

似 舜重之曰明德 舜又增重以明 寘德於遂 寘置也遂

之與存舜之後而封於遂 遂世守之 遂既得封能 及胡

公不淫 傳至胡公滿 故周賜之姓 胡公事周武王賜 使

祀虞帝 使世守虞 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我聞有盛德者

不絕 虞之世數未也 自舜至今 繼守將在齊 繼陳以守

國祀 必在齊 其兆既存矣 陳氏興盛於齊其形兆已見

戊辰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閻嘉晉閻縣大夫

也所爭乃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也

閻縣之田 閻嘉也 趯他歷反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景王使大夫

於 曰我自夏后稷 言我周先祖后 魏駘芮歧畢 后稷

受此五國之 吾西土也 此五國者我周 及武王克商

地 駘音台 吾南土也 我周南方 肅慎燕

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 二國名在東海之 吾東土也 我周

境土 巴濮楚鄧 四國在南 吾南土也 我周南方 肅慎燕

毫 三國在北 吾北土也 我周北方 肅慎燕

外薄四海 何近之有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 四國封建同母之弟以為諸侯 **巨藩屏**

**周** 以為周室之藩籬 **亦其廢墜是為** 亦慮後世子孫廢墜之是為此也 **豈如弁髦** 弁縹布冠也髦謂童 **而因**

**救之** 豈特將王室如縹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乎蓋始冠之禮先用縹布冠歛括垂髦三加

之後去縹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以為喻也 **先王居櫛杙于四裔** 櫛杙也舜

諸四裔今止言櫛杙者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呂禦螭魅** 以禦怪物之為民害者螭丑知反魅音媚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故其姦邪之族居于瓜州之

地 **伯父惠公歸甸秦** 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公既而歸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

**而誘呂來**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鬪我諸姬** 致使諸戎偪

諸侯 **入我郊甸** 入據我周郊甸之地 **則戎焉取之** 若非汝

侯 **戎有中國** 今諸戎據有中國之地 **誰之咎也** 皆

使來則戎何得取周之地焉於虔反 **戎有中國** 今諸戎據有中國之地 **誰之咎也** 皆

之 **后稷封殖天下** 周自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以有天下 **今戎制之** 今戎得

畜 **不亦難虐** 天下不亦難以治乎 **伯父圖之** 惟汝晉侯 **我在伯父**

我周王之於汝晉國也 **猶衣服之有冠冕** 晉國猶衣服天子猶冠冕 **木水之有**

**本原** 晉國猶木天子猶木之根晉國猶水天子猶水之原 **民人之有謀主也** 晉猶

天子猶 **伯父若裂冠毀冕** 晉若暴蔑周室譬如自裂其冠自毀其冕 **拔木塞**

謀主也 **原** 拔木之根塞水之原 **專棄謀主** 專任已民棄廢謀主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

人 **其何有恩義於我哉無可責也** **叔向謂宣子曰** 羊

其言晉侯至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 **豈能改物** 豈能改正

其何有恩義於我哉無可責也 **叔向謂宣子曰** 羊

其言晉侯至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 **豈能改物** 豈能改正

其言晉侯至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 **豈能改物** 豈能改正

呂來自文公以後諸君世有衰德德皆衰於文公而暴蔑宗周而乃陵暴輕蔑

其天子呂宣示其侈以侈靡之習諸侯之貳以故諸侯皆

不亦宜庠乃理且王辭直今天子責我子其圖之汝不

謀之悅叔向之言致閭田致閭縣之反穎俘伐穎

獲之悅叔向之言致閭田致閭縣之反穎俘伐穎

縱而歸之晉荀盈卒盈知瑩之子謚悼子殯于絳絳晉都也

此晉侯飲酒樂平公不咸飲酒膳宰屠蒯趨入屠蒯禮

公飲酒之所蒯苦怪反請佐公使尊公使人執尊獻酒

許之許其佐而遂酌呂飲工工樂官也檀弓以為師曠

同聲下曰責樂女為君耳言吾君以將司聰也耳以聰聽

掌樂故辰在子卯子與乙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

卯日凶故國君徹宴樂君遇此日飲宴學人舍業習學

遇此日而置之為疾故也疾惡此日君之卿佐何况荀

卿佐是謂股肱譬如人之股肱或虧卿佐或人猶何痛

如之其為痛疾甚女弗聞而樂汝不聞此義而作是不

聰也是為君耳而不聰又飲外嬖嬖叔嬖叔外都大夫

為李調屠曰責嬖女為君目言吾君以將司明也目以

為主嬖叔職服吉凶異禮作衣服以表禮禮行

在外故主視服如弁冕衰麻之類禮禮行

事如玄冕以祭祀皮事有其物物類也猶哀有哭物有

其容如衰麻則有哀色端今君之容今我君飲酒非其

物也當哀而樂而女不見汝為大夫是不明也是為君



明也故酌亦自飲也屠蒯又酌之曰責味且行氣調和滋

酒以飲汝養人而氣且實志氣得和順所志且定言志既充滿所

言且出令言語詳審所臣實司味蒯為膳宰二御失官以定其言語

今工不聽叔不明二而君弗命命而吾君不出臣之罪也

侍御者俱失職也必是調和食味失官公說蒯善諷諫故平徹酒遂命徹

初公欲廢知氏平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而立其外去飲宴

嬖欲立外嬖大夫為是悛而止聞蒯之言乃改而止遂

巳巳十年是歲宋平公卒子齊惠樂高氏皆耆酒齊惠

後樂高氏二族皆喜飲酒耆音嗜信內多怨信婦人之彊於陳鮑氏而

惡之其族強於陳鮑二族陳鮑方睦二族遂伐樂高氏和睦

合謀而子良曰子良子尾之子子高先得公欲以公陳

伐之鮑焉往言得公則可以制遂伐虎門樂高欲入景公不

門盡虎故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平仲晏嬰也衣

謂之虎門貌之冠立干四族召之樂高陳鮑無所往晏子皆其徒

公門之外曰助陳鮑虜左右問晏子曰何善焉答言陳鮑助樂高

虜又問從曰庸愈乎答言無勝於陳然則歸乎又問既

何不曰君伐焉歸答言公方被公召之而後入景公召

歸也乃戰于稷公使王黑與樂高氏樂高敗二族陳鮑分其

室分樂高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勸陳桓子以所分樂

讓德之主也此晏子之言謂讓之謂懿德辭遜為懿凡

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六

有血氣凡具血氣而成形者皆有爭心利之心故利不可強所以見利

不可強取思義為愈見利思義乃為勝也義利之本也行義則有自然之利故義為利

之蘊利生孽藏利則利未可保而害已隨之故云生孽姑使無蘊慮姑無慮利以自

乎禍本可曰滋長庶幾可以滋益長久也桓子盡致諸公從晏子之言盡上声下同

而請老于莒告老而居于莒邑○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鄭子皮

將曰幣行鄭罕虎送葬欲載幣以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言送喪安用幣

幣乎馬用幣必百兩載幣必用車百兩必千人車一乘

共一千人至用千人將不行其幣必無所用不行不得見新君必盡

用之必自費幾千人而國不亾千人之費不可敷用子

皮固請曰行不從于產之言既葬平公大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時諸國大夫皆來送葬欲見音昭公見音現下如字叔向辭之謝絕諸大夫曰大夫

之事畢矣言送葬之禮畢而又命孤又欲請孤斬焉在衰經之

中孤子服衰經其貌其曰嘉服見將以吉服而見諸大夫乎則喪禮

未畢則喪事未終其曰喪服見將以喪服而見諸大夫乎是重受乎

也則是重受乎禮也大夫將若之何諸大夫何說以見之皆無辭曰見皆無

說以求見見音現子皮盡用其幣果如子產之言歸謂子羽曰子羽鄭行人公

孫揮也非知之實難言凡事不知將在行之患不能行夫子知之

矣我因于產之言既知不可用幣矣我則不足而我遂以幣行是我不足也

庚午十一年宋元公晉昭公元年楚子在申楚靈王在申邑召蔡靈侯欲

而發之靈侯將往不悟其計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言楚靈王

貪大土地又無誠信唯蔡於感蔡近於楚楚常恨今幣重而言甘

今楚以重幣誘我也蓋欲誘我而害之也不如無往庶免於言蔡

侯不可不從大楚子伏甲而饗蔡侯靈王藏伏兵殺之

因其醉也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靈王使棄疾圍蔡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晉韓起問楚其克虜言棄疾對曰克哉必勝蔡

侯獲罪於其君襄公三十年靈侯弒而不能其民不得

天將假手於楚曰斃之討其弒逆之罪何故不克無有

然胥聞之我之猶不信曰幸僥倖得國不可再也此

然之事不楚王奉孫吳曰討於陳孫吳陳悼太子偃師

招子過殺偃師楚棄曰將定而國吳以定汝國陳人聽

命陳人信之而遂縣之遂滅陳今又誘蔡今楚復以而

殺其君伏甲以曰圍其國使棄疾雖幸而免雖僥倖必

受其咎不信以倖必弗能久矣必無長祭克有緡祭為

會有緡叛之祭伐曰喪其國湯於祭放于紂克東夷紂

黎之蒐東夷叛而隕其身武王伐紂楚小位下比於祭

小而而亟暴於二王而數行暴虐甚於能無咎虜豈能

紂之天之假助不善天之借助於非祚之也非祚之也厚

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蓋厚重其凶惡然後且譬之如天

取於天其有五材金木水火土而將用之為人力盡而敝

之用久則敝盡是曰無拯無可不可沒振如沒於水不

天之用楚猶人  
○楚師在蔡  
棄疾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

荀吳荀  
不能救陳  
八年楚  
又不能救蔡  
今楚圍蔡晉物

無巨親  
物事也事事如  
此此誰親我哉  
晉之不能  
晉國之  
亦可知也已

於此為盟主而不恤亾國  
我為諸侯盟主  
而不救恤亾國  
將焉用之  
安

盟主為哉  
會於厥慙  
晉會諸侯于厥慙  
謀救蔡也  
欲以

救鄭子皮將行  
罕虎將  
子產曰行不遠  
言此行不遠  
不能救

蔡也  
救蔡之兵  
蔡小而不順  
蔡小國也有弑逆  
楚大而

不德  
楚大國也多行  
天將棄蔡  
蔡不順故天棄

積其惡也  
盈而罰之  
積惡既盈  
蔡必亾矣  
蔡不  
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  
國君為人所殺少  
有能守  
三年王其

有咎虐  
此後不過三年  
楚王必有殃咎  
美惡周必復  
歲星十二年為一

數周而  
王惡周矣  
元年歲在大梁靈王弑君而自立此  
反復也  
後三年歲星復至大梁靈王為惡之

數已周故知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周單成公會晉韓  
必有殃咎也  
起于戚地單音善

視下言徐  
其視卑下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虐  
言成公有

朝有著定  
在國而朝則有表著  
會有表  
在野而會則衣

有禮  
衣則有領會  
帶有結  
交結處  
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  
言而聞于表著之  
所召昭事序也  
欲其言之中

之視不過結禴之中  
視而不過會結之  
所召道容貌也

欲其視之中節以道容  
貌之和也  
道音導下同  
言召命之  
言語以命

之容貌以明  
失則有關  
二者或失則  
今單子為王官伯

今單成公為而命事於會天子使之命視不登帶視下

王官之伯長言徐故貌不道容視過於結禮非而言不

昭矣言不聞於表著非不道不共容貌不導故不昭不

從言語不昭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齊歸薨魯

公母不順從大蒐于比蒲蒐田獵也非禮也喪不廢

女歸姓甚葬齊歸五月薨公不感昭公無哀叔向曰晉人送葬

之故叔魯公室其卑言魯之公室自君有大喪謂母

向譏之國不廢蒐比蒲蒐于有三年之喪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昭

不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是國人君無感容無一

不顧親也是國君不國不忌君忠君不顧親孝能無卑

虐不忠不孝公始其失國昭公出奔楚子城陳蔡不

羹楚靈王滅陳蔡以為邑使棄疾為蔡公棄疾共王

是為平王使之為蔡邑宰僭稱公也王問於申無宇曰申無宇棄疾在蔡

何如問棄疾為蔡對曰擇子莫如父惟父深知其擇臣

莫如君惟君深知其鄭莊公城櫟昔者鄭莊公築櫟而

寘子元焉使公子元居櫟使檀使昭公不立桓公十五年

因于元以殺檀伯而遂居櫟齊桓公築穀齊桓公築穀

致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也齊桓公築穀齊桓公築穀

公二十年而寘管仲焉使管仲至于今賴之桓公霸諸侯

至今賴之二君擇臣聞五大不在邊我之所聞五官之

邊城恐據五細不在衷五官之長太細弱則不可居朝

今單成公為而命事於會天子使之命視不登帶視下

建官故親不在外親在外則有五羈不在內羈在內則有五細在

曰五官廷之患今棄疾在外棄疾親也鄭丹在內鄭丹羈也而

鄭丹以襄公君其少戒二者皆犯古人所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又問城陳蔡不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即

厲公得櫟又并京邑因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公十二年

得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齊渠丘實殺無知

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

無知弒襄公雍廩殺之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殞邑

父邑也襄公四年甯殖孫杯父逐獻公若由是觀之以此數事則害於國

國有大城皆末大必折譬諸樹木其末大則尾大不掉

譬諸畜獸其尾大則君所知也此理甚明吾君必自知

辛未十二年鄭簡公卒子寧立是將為葬除將除道及

游氏之廟游氏子人將毀焉欲毀其廟子大叔使其除徒執

用呂立子太叔教除道之徒執其所而無庸毀無用即

曰此教其子產過女待子產過汝除而問何故不毀子

必問何緣汝乃答不忍言不忍毀廟也以其為廟諾又

其徒將毀矣今將毀其廟矣既如是除徒皆如子子產乃使辟

之子產亦不忍毀其廟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之掌

所居之堂毀之則朝而塋毀之則朝而塋毀其室則路直故早弗毀則

日中而塋不毀其室則路迂子大叔請毀之請毀司曰

無若諸侯之賓何言恐送葬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

言賓客既能會吾葬事

豈憚日中

豈畏其勞而不待及日中無損於賓

少待半日於賓無損

而民不害

不毀其室無害於民

何故不為

何故不迂路以避之遂

弗毀

不毀司墓之室

日中而葬

以其路迂故君子謂子產於是

乎知禮

不毀游氏之廟司墓之室皆為知禮

禮無毀人

禮以辭遜為主

無有毀人以成已者

○宋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即位使華定來聘於魯華去聲

享之

享禮待之

為賦蓼蕭

為賦小雅蓼蕭之詩為去聲蓼音六

弗知

賦

詩不能賦

昭子曰

昭子叔孫婁也

必亾

言華定必至喪亾

蓼蕭詩云燕笑語今此言華定不懷思此笑語與君相對也

寵光之不宣

詩云為龍華定不能膺此寵光而宣揚之也

華定不能膺此寵光而宣揚之也

令德之不知

詩云令德壽豈此言華定不知受同福而荷君恩也

須辭謝之也

同福之不受

詩云萬福攸同此言華定將何臣

在

二十年華定果出奔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

巨齊侯宴

以宴禮待齊景公

中行穆子相

荀吳中行桓子之魯孫謚穆子時相宴禮

行音杭去聲

投壺

禮記有投壺禮

晉侯先

昭公先投壺

如淮

言有酒如淮水之多

有肉如坻

有肉如坻之高

之中去聲下同

為諸侯師

則可為諸侯之法

中之

遂舉矢而中壺

次當曰祝之辭

有酒如澠

言有酒如澠水之多

有肉如陵

如丘陵之高

寡人中此

我投壺而中之

與君代興

則與晉君更代興起伯業也

中之

亦舉矢而中壺

伯瑕謂穆子曰

伯瑕士文伯也

固師諸侯矣

言晉侯為伯主固為諸侯師矣

壺何為焉

何為假投壺以祈祝也

巨中雋也

言投壺雖中不足為雋異也

齊君弱吾君

欲與晉君代歸與是弱之也

弗來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帥疆禦答言我晉軍將

類卒乘競勸勉卒于忽反乘去聲今猶古也晉德不衰齊

將何事齊不事晉公孫侈趨進使齊大夫趨日日旰君

勤言日晚可召出矣何不召齊侯出於是奉景公以出

○季平子立魯季孫意如繼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南遺之

邑宰也平子不以禮待之南蒯召費叛如齊歸齊費音秘南

蒯之將叛也將欲謀其鄉人或知之同鄉人或有過之

而歎鄉人過南蒯之且言曰恤恤虐憂患湫虐湫隘也

反攸虐攸懸危貌此言南深思而淺謀淺思慮深而計謀

謀大也思去聲邇身卑近而志高遠譏家臣而君圖

為家臣而謀君事譏有人矣哉今有人如此南蒯枚筮

之不指其事遇坤之比本卦為坤變卦為比蓋指南蒯也曰黃裳

元吉坤六五召為大吉也元大也故南蒯以示子服惠

伯以其卦示孟獻曰即欲有事如何問占得此卦惠伯

曰吾嘗學此矣魯言我忠信之事則可所忠信之不

然若非必敗必致外疆內溫內卦坤順故溫忠也是謂

和召率貞坎水和而循安正之道信也是謂故曰黃裳

元吉惟忠惟信黃中之色也中央屬土裳下之飾也

衣以飾上體元善之長也元善之長也元者始也為衆善

得其色中心不忠下不共不得其飾為下不恭非裳之



事不善不得其極行事不善非元之義外內倡和為忠

君倡於內臣和於外率事曰信為共行事以信無有共

養三德為善三德正直剛柔也以志意供給長養之剛

共音供非此三者非當非忠共信三者不且夫易况夫

道不可曰占險不可用以占將何事也問南蒯占此卦

且可飾虐欲令從下中美能黃心居中能如黃上美為

元元音居上能為善下美則裳裳居下能為下參成可

筮二美盡備猶有闕也設使三筮雖吉未也筮雖得吉

將適費南蒯自其家飲鄉人酒召鄉人而飲鄉人或歌

之鄉人以南蒯為家臣而欲害曰我有圃言我有種植

生之杞虐杞杞非可食之物而生於圃非其從我者子

虐若從我言而不為亂者是去我者鄙虐去我而背叛

也倍其鄰者耻虐背其鄰近者已虐已虐終不肯改故

重言已乎非吾黨之士虐言南蒯為亂非復吾黨之

楚子狩于州來狩于州來之地次于乾谿三宿以往

水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為楚王與之語靈王與曰

昔我先君熊繹熊繹楚始與呂級齊太公之王孫牟衛

叔子康燮父晉唐叔禽父周公之並事康王康王周成

四國皆有分齊衛晉魯四國王皆我獨無有我楚獨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曰為分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今我欲

分器分扶問反下同王其與我虜不知周王肯與我否對曰與君王哉答言周必

與鼎也與疑辭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荆山言熊繹所居在荆山其地僻陋音僻

算路藍縷以柴為車而示弊衣音畢呂處草莽居於草莽之中跋涉山林跋涉險阻開啓

山林以通道路跋涉險阻開啓呂事天子以供天子之職貢唯是桃弧棘矢以

為弓以棘為矢呂共禦王事唯以此弓矢為天子共禦不祥之事齊王舅也成王之母

姜氏齊太公之女也姜氏齊太公之女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康叔武王母弟也楚

是呂無分楚獨踈遠不得分器而彼皆有彼四國至親故皆得之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今周與齊晉魯衛皆服事我楚王將唯命是從所求無不得者豈

其愛鼎豈敢惜此鼎而不以與我楚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

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為伯父六人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

故其地曰舊許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其地屬鄭故云而不我

與不以其地還我我若求之我若問鄭求之其與我虜不知鄭人肯與我否對曰

與君王哉答言鄭必與田周不愛鼎周為天子猶不惜鼎鄭敢愛田鄭小國也

豈敢惜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言昔日諸侯遠楚而不事畏晉而事之遠去声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今我大築四國之城羹音郎賦皆千乘其田之賦皆出

兵車千乘乘去声子與有勞焉汝子革亦有功焉與音頤諸侯其畏我虜此

諸侯皆畏楚否對曰畏君王哉答言諸侯必畏楚也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及不羹有二城也言此四國本自可畏又加之呂楚楚以大國蕪而有之敢不

畏君王哉諸侯豈敢不畏楚哉王入言未終而靈王入內析父謂子革楚大夫名

析父告子革云吾子楚之望也言汝乃楚國之賢衆所仰望者今與王言如響

今汝與王言曲狗王意如響應聲國其若之何吾國何所望焉子革曰摩厲臣

須王出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我吾刃將斬矣將以此鋒刃斬王之

愚王出復語復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左史之官名倚相者趨而

過前倚平王曰是良史也靈王稱倚相是良史官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言此人能讀此古書也孔安國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子革

我曾問於昔穆王欲肆其心昔周穆王縱肆周行天下

倚相云乘八駿之馬造父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欲使車轍馬

為御以徧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周卿也食品於祭祈父司

行故借司馬之官以呂止王心王以止遏穆王是呂獲汝

於祗宮祗宮離宮之名也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臣問

其詩我以此詩而不知也倚相不知若問遠焉祈招周

能知之設若其焉能知之彼焉能知之王曰子能虐問

革能知對曰能答云我其詩曰祈招之惓惓志性安和

此詩否惓惓也式昭德音汝當用此職掌以思我王度思用

惓惓然也式昭德音明我王之德音也法度式如玉用如玉式如金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若

民力當隨其所能而而無醉飽之心去其醉飽盈溢之

制其形模以器使之而無醉飽之心也去其醉飽盈溢之

過用民力飲宴王揖而入靈王感悟乃饋不食寢不寐

無度故言如此王揖而入靈王感悟乃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饋而不能食寢而不能不能自克聞義不能徙且及

於難故不免於仲尼曰古者有志孔子言古克已復禮

仁也

言克去已私而復還天禮之公斯為仁矣

信善哉

誠哉是言之善也

楚靈王若

能如此

設使其能克已復禮

豈其辱於乾谿

安得有乾谿之辱乎明年楚人叛王王自

縊而

歿

此言楚靈王之無道也當田北鄰掌以爲靈王自縊而歿

此言楚靈王之無道也當田北鄰掌以爲靈王自縊而歿

此言楚靈王之無道也當田北鄰掌以爲靈王自縊而歿

此言楚靈王之無道也當田北鄰掌以爲靈王自縊而歿

此言楚靈王之無道也當田北鄰掌以爲靈王自縊而歿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七

## 昭公五

壬申十三年

陳惠公吳蒸侯盧鄭定公元年

叔弓圍費

叔弓叔老之子也去年南蒯以

費叛故季氏使叔弓圍之費音秘

弗克

反為南蒯所敗

平子怒

季孫意如怒之

令見費

人令叔弓每遇見費邑之人

執之曰爲囚俘

則執而囚虜之

冶區夫曰

區夫魯大夫也

夫也治音非也言執費人非良策也

若見費人

設若遇見費人

寒者衣之

衣音去聲

寒者與之以衣

饑者食之

飢者與之以食

爲之令主

爲音去聲

而共其乏困

而共其貧乏困匱者共音供

費來如歸

費人來者得其衣食如歸家然

南氏亾矣

如此則南蒯必自喪亾

民將叛之

民必叛南蒯而歸之我也

誰與居

誰與南蒯守費邑者

若憚之曰威

設若以威武而使之驚憚

懼之曰怒

怒而

羊

羊

羊

使之民疾而叛使費人疾為之聚也乃集其民也南蒯而聚

若諸侯皆然設若鄰國皆為費人無歸則費人無不親

南氏惟有南蒯可親將焉入矣費人不親南蒯則無容平子從

之從治區費人叛南氏明年費人叛南蒯氏奔齊○楚遠氏之族襄

三十年楚靈王為令尹殺為掩而及遠居遠居亦掩之

取其室遠掩之族怨之還于委反蔡洧蔡人靈王有

居田許圍昭公九年靈王遷許而質其大夫圍蔡洧洧蔡人之滅蔡也殺

蔡洧之父蔓成然靈王奪成然邑而皆王所不禮也數

所以皆怨靈王因群喪職之族楚人諸失職者亦啓越大夫常

壽過作亂昭公四年會于申靈王戮常壽過故亦怨楚

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時為蔡公三子皆楚

奉之蔓成然見蔡朝吳朝吳蔡大夫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諸邑之兵皆從叛因四族之徒四族謂遠氏許

入楚時靈王次于乾谿而蔡洧與殺太子祿及公子罷

敵殺靈王二子而立子干為楚王子使觀從從師于

乾谿觀從觀起之子襄公二十二年楚殺觀起而觀而

遂告之從乾谿之兵而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

子斯王聞群公子之歿也靈王聞二自投于車下以身

投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虐言它人之愛惜其侍

者曰甚焉左右答王人之愛小人老而無子我輩小人

知擠于溝壑矣則或而墜於溝壑王曰予殺人子多矣

言我前時多殺人子能無及此虐今我子為人所殺右尹子革曰

子革鄭請待于郊請靈王自曰聽國人之聽國人所與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言衆人皆怒曰若入于大都子革又言何

邑而乞師于諸侯而求諸侯之王曰皆叛矣言大都邑

美許葉之類曰若亾於諸侯子革又言何不曰聽大國

之圖君也則大國必與王曰大福不再言得國為君祗

取辱焉適足以為諸然丹乃歸于楚子革亦奔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申亥芋尹無字之子觀從謂子干曰不殺

棄疾觀從告子干言雖得國則今雖得猶受禍也必反

子干曰余不忍也言我不忍子玉曰子玉即人將

忍子言汝雖不忍殺人吾不忍侯也汝被殺也遂行從

出奔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時國人不知靈王存亾故棄疾

使周黍而呼曰王至矣棄疾因國人夜駭乃夜使人過

矣呼去國人大驚以為靈使蔓成然黍告子干子皙曰

然詐言靈王國人殺君司馬國人已

君及司將來矣今又將君若早自圖也汝若能早可

無辱庶可免為衆怒如水火焉衆怒難犯如水能不可

為謀不可與又有呼而黍至者曰衆至矣成然之言未

人呼而走至曰國二子皆自殺子干子皙不悟棄疾即

位是為封陳蔡立陳惠公蔡侯復遷邑先是楚遷許於

平王封陳蔡盧而復封二國復遷邑葉遷城父人於

陳遷方城外人於初靈王卜曰先是靈王嘗命龜以卜云余尚得天

許至是皆復其舊言我庶幾得天不吉卜之不吉投龜龜怒而擲於地詬天而呼曰

云詭呼豆反是區區者而不余畀言天下乃區區微細之物而天不以與我

余必自取之我自取天下也民患王之無厭也國人皆患靈王之貪

欲無厭也厭平声故從亂如歸故樂於從叛初共王無冢適先

楚共王無適長子音恭適音的下同有寵子五人有寵妾之無適立也

欲立為太子未知適從乃大有事於群望乃大祭祀群望而祈曰

祈於神云請神擇於五人者言請群神選使主社稷使主楚國社稷

祭乃徧召璧見於群望乃奉一璧以徧見曰當璧而拜

者神所立也言五子有偶然當璧而拜誰敢違之誰敢有違

神之命者祖廟之庭既乃與巴姬蜜埋璧於太室之庭共王乃與其妾

不令人知祖廟之庭使五人齊使五子皆齊而長入拜自長至幼

而拜展兩反康王跨之跨其璧靈王肘加焉拜時其肘加於

子于子皙皆遠之所拜處與璧平王弱棄疾抱而入使

抱以再拜皆厭紐初埋璧時微見璧紐以為審識至鬪

韋龜屬成然焉鬪韋龜知棄疾再拜皆厭紐上厭於甲反且曰韋

言棄禮違命卜於神是棄立長之禮楚其危哉此所以致靈王

之亂也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叔向答云宣子曰同

子于其濟虐問云子于此對曰難其事難成宣子曰同

惡相求又問云棄疾親恃子如市賈焉如市賈之同利

古何難果何難成之有對曰無與同好答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誰與同

惡則亦不得相與同惡取國有五難取國之難有此文五事有寵而無人一

也雖有大國之寵而無賢人輔之此一難也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而無內主為應

也此二難也有主而無謀三也雖有內應而無謀策此三難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雖有謀策而不得民心此四難也有民而無德五也雖得民心而無德以成之此五

也難子干在晉依晉國以為寵十三年矣自昭元年至此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從子干遊者晉楚之七相不聞達者不聞有一明達之人可謂無人此犯一難族盡

親叛無親族在楚可謂無主此犯二難無釁而動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隙可

謂無謀此犯三難為羈終身終身為晉羈旅可謂無民此犯四難亾辨愛

徵其出亾也楚人無愛念之證驗可謂無德此犯五難王虐而丕忌靈王暴虐無所

畏楚君子干楚國姑借子干為君涉五難涉五難事誰

能濟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虐得楚國者必棄疾也君陳蔡棄疾

為蔡公時穿封戌既成兼治陳事城外屬焉方城之外皆屬附之苛慝不作不為虐政

盜賊伏隱民不為盜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民皆無怨

先神命之當璧而拜是國民信之國民無怨心是芊姓

有亂芊楚姓也楚國凡有弒逆之亂芊彌爾反必季實立必是幼子楚之常

也楚之舊事常是如此獲神一也謂先神命之有民二也謂國民信之令德

三也謂苛慝不作寵賢四也謂貴妃居常五也謂棄疾季子得立乃楚之

常有五利有以此五利以除誰能害之終無能害之者

子干之官以子干所居之官言之則右尹也為右尹則卑也數其賢寵以貴



龍二者而言則庶子也為庶子則賤也呂神所命以神所選則

又遠之與壁相遠則非神之所立也其賢亾矣其貴位則無之其寵棄矣

其父既歿其寵愛之者又棄矣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呂

立其將何自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虐又問二君亦出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答言齊桓乃衛姬所生也有寵於僖衛姬為齊

僖公所寵有鮑叔牙實須無隰朋呂為輔佐有三賢人有莒

衛呂為外主衛姬衛之女也齊桓出奔莒二國在外主之有國高呂為內主

國氏高氏齊上卿也在內主之從善如流其從人之善言如流水之順易下善齊肅謙

降於善人則容貌齊莊而肅敬不藏賄不務不從欲不務淫侈

施舍不倦施舍恩惠無有倦心求善不厭咨訪善士無有厭心是呂有國所以

惟齊國不亦宜虐如此得國乃其宜也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我女狐姬所生也我女狐姬所生也有寵於獻獻公所寵好學而不貳幼

好學不易其初好去声生十七年十七歲時有士五人遺驪姬之難有

魏武子司空季子凡五士從之出奔有先大夫子餘子犯呂為腹心子餘

衰子犯即狐偃二賢為之腹心有魏犢賈佗呂為股肱魏犢即武子也

有齊宋秦楚呂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有樂

郤狐先呂為內主樂枝郤穀狐突先軫四亾十九年自

奔至復歸九十九年守志彌篤守志愈堅惠懷棄民惠公懷公

從而與之民心皆獻無異親獻公九子惟文民無異望

惠懷棄民民心皆天方相晉天方助晉使成將何呂代文

別無賢君可此二君者齊桓與今子干共有

寵子共王又寵愛國有與主室西南隅曰與言國無施

於民彼子于者內又無無援於外外無諸去晉而不送

晉人不送其歸楚而不逆楚人不迎其何曰冀國冀國

得國而為君乎○晉合諸侯于平丘自晉平公築虎祁之宮諸

為平丘次于衛國之地叔鮒求貨于衛鮒叔

爭也字叔魚欲使衛人納貨于已鮒音附滎芻蕘者縱人刈草伐薪以衛人

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衛使大夫屠伯曰諸侯事

晉且言諸侯未敢攜貳未有離况衛在君之宇下况衛

晉猶在屋而敢有異志豈敢他芻蕘者異於他日之刈

草伐薪者甚于他日敢請之取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者不逆其

其貨曰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瀆貨無厭厭求貨賂無有

亦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以其瀆貨故特為子若曰君

命賜之汝若假衛君之命其已則芻蕘客從之屠伯從

未退而禁之客未退而叔鮒晉人將尋盟將與諸齊人

不可齊有貳心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天子之卿

之向告曰抑齊人不盟言齊人若之何何以對曰盟臣底

信言盟者所以致君苟有信晉君苟諸侯不貳則諸侯

何患焉不必以告之曰文辭先奉辭董之曰武師次以

督之雖齊不許縱使齊國君庸多矣晉君之討有天子之

老天子之公卿大夫自稱曰老請帥王賦我請自帥元戎十乘元大

兵也在軍前者其車十乘去聲先啓行啓開也行道也此二遲速

唯君言將助晉討齊或緩叔向告于齊曰復召諸侯求

盟言諸侯已在此矣皆已會今君弗利今汝齊君不寡

君曰為請我晉君敢以諸侯對曰諸侯討貳答言諸侯

攜貳之國則有尋盟乃有尋若皆用命若諸侯皆從何盟之

尋又何必叔向曰國家之敗言國家之有事而無業有

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事則不經則交好之事有業而無禮有貢

業而無上下之禮經則不序則事雖有常有禮而無威有上下

無可畏之威序則不共則雖有次序而不恭有威而不昭有

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共則不明則雖為恭敬不明棄共信義不

敬也百事不終棄恭則無威無威則無禮無所由傾覆也

國家之敗蓋由於此覆芳服反是故明王之制所以自古明使諸侯歲

聘曰志業使諸侯每歲令大夫一聘間朝曰講禮間一

侯親朝天子以講習上再朝而會曰示威天子於諸侯

會以示可再會而盟曰顯昭明再會而為一盟誓以志

業於好志識貢賦之業在於交講禮於等講習上下之

故使示威於衆示可畏之威在於昭明於神昭明於神昭明德之

神故為自古曰來自古曰來自昔以未之或失也通行此法未存

亾之道亾之道恒由是興為之則存廢之則晉禮主盟

亾之道亾之道恒由是興亾存亾起於此也晉禮主盟

亾之道亾之道恒由是興亾存亾起於此也晉禮主盟

晉以此禮而懼有不治恐諸侯之事有不治禮者治去聲奉承齊犧承奉

齊盟所用犧而布諸君而陳布此意於齊君求終事也求終竟盟約之事也

君曰余必廢之今齊君乃曰我必欲廢其禮何齊之有何用齊盟為哉唯君

圖之必如此語唯汝自圖謀之寡君聞命矣我晉君已聞齊之命矣言已知齊之背盟即欲

與齊人懼恐晉國之討已對曰小國言之答云我小國言不須尋盟大國制

之汝大國且裁制之以為不可廢盟敢不聽從不敢違命既聞命矣已聞晉

敬共君往敬供儀物以往待事遲速唯君或緩或急唯晉所命叔向曰諸侯

有間矣言諸侯有間隙將叛晉矣不可君不示衆不可不以兵恐之八月辛

未治兵乃以辛未日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而不曳其旆壬申復旆之

諸侯畏之畏晉兵多欲戰邾人莒人愬于晉二國諸魯

曰魯朝夕伐我言魯旦夕伐我二國幾亾矣二國近於危亾我之不共我

以不共魯故之君畏魯故也晉侯不見公晉昭公信其諸晉貢者使

叔向來辭使叔向謝絕之曰諸侯將君甲戌盟言諸侯盟有日矣寡君

知不得事君矣晉不得事魯矣請君無勤無勞魯君來盟子服惠伯對

曰惠伯子孟椒也君信蠻夷之訴言晉輕信邾莒之譖君絕兄弟之國絕

同姓兄弟之國棄我始祖亦唯君亦唯晉寡君聞

命矣我魯君已聞晉之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甲車

也言晉兵多乘去聲雖君無道行之假使無道以用其兵必可畏也豈不况

其率道何況率道而用其兵其何敵之有何敢與晉敵者牛雖瘠晉如牛

贏瘠瘠魯如豚馬以羸牛而其畏不則魯必亾

在亦反在亦反

在亦反在亦反

在亦反在亦反

在亦反在亦反

如豚之必死也南蒯子仲之憂子仲公子慙也去年與南蒯同謀季氏南蒯以費叛子仲奔齊

其庸可棄乎言此二人能為魯憂其可忘乎若奉晉之衆若奉晉四兵千乘之兵用

諸侯之師及用諸侯之兵因邾莒杞郕之怒魯因四國之怒以討

魯罪以伐魯叛晉之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之憂以為間隙何求而弗克

何所求而不勝魯人懼恐晉之討聽命不敢與盟及盟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

與晉爭受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言古者天子班諸侯貢賦之數輕重以列貢之

輕重各列尊貢重公侯位尊其地廣而貢重周之制也此周法也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甸服在天子畿內公卿大夫采邑於此其位卑於畿外公侯以其地近故貢重也

鄭伯男也鄭國伯爵其卑在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使出重貢懼弗

給也恐地狹賦少不足以供給敢以為請請從伯子男之貢諸侯靖兵自晉楚為

弭兵之盟好以為事以和好而為事行理之命晉國使人來責貢賦之命無

月不至無月不至於鄭貢之無藝貢賦之重不合法制小國有闕小國不

闕所以得罪也所以得罪於大國也諸侯修盟合諸侯而修盟誓之言存小

國也本欲以存全小國也貢獻無極今來責貢無窮極亾可待也則小國之

亾可待也存亾之制制貢輕則小國存制貢重則小國亾將在今矣其定制

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初不許故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暮晉人許之至

乃從既盟已盟而退子大叔咎之游古責子音太曰諸侯若討言

若以諸侯其可瀆乎其可瀆慢而不畏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言晉

政事不貳偷之不暇其為二心為苟且猶自不暇何暇討尚何暇討鄭乎國

不競亦陵鄭不與晉爭則為晉所侵陵何國之為如此則何以立其國乎公不

與盟

晉信邾莒之諸故魯昭公不得與盟與去聲

晉人執季孫意如

執魯大夫季平

子將討魯罪

子產歸

歸於鄭

未至

未至國

聞子皮卒

聞罕虎死

哭且曰

吾已

哭而言曰吾已矣夫

無為為善矣

吾無為更善矣

唯夫子知我

皮知我善今已死矣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孔子言子產從君盟于平丘

足以

為國基矣

其爭貢賦足以立國基本

詩曰

詩小雅南山有臺篇

樂只君子

只語辭謂

君子可樂也

邦家之基

君子能為國家基本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

子產是君子之人所以永樂者也

且曰

復言曰

合諸侯

盟主會諸侯

藝貢

事

藝極貢賦之事使得有常

禮也

雖爭競而非失禮也

○吳滅州來

吳滅楚州來邑

尹子期請伐吳

子期蔓成然也請伐吳以報之

王弗許

平王不許

曰吾未撫

民人

言我初即位未及緩撫民人

未事鬼神

未及祭祀鬼神

未修守備

未及繕修

守未定國家

未及安定國家

而用民力

處用民力以與吳戰

敗不可悔

而敗不可追悔

州來在吳

州來之邑為吳所取

猶在楚也

可以復取得之與在楚無異也

子姑待之

待之且少

○季孫猶在晉

季平子被執未得歸

子服惠伯

私於中行穆子

孟椒私與晉荀吳語行音抗

曰魯事晉

言魯國平何日之事晉

以不如夷之小國

何以反不如邾莒夷狄之小國

魯兄弟也

伯禽與唐叔虞為從

土地猶大

魯之疆土猶廣

所命能具

所責貢賦皆能供具

若為夷棄

父昆弟

使事齊楚

使之叛晉而事齊楚

其何瘳於晉

之病無所瘳

親親與大

親兄弟之國與土地之大

賞共罰否

賞其能供所命

罰其所不能者共音恭

所以為盟主也

後此四者然

子其圖之

為我謀之

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則去事他國

吾豈無

大國大國尚多非獨晉可事也穆子告韓宣子荀吳以此語告韓起且曰且自

楚滅陳蔡不能救言楚靈王滅二國而晉不能救而為夷執親迺為夷狄而執

寡君未知其罪孟叔言我魯君未知何事得罪于晉將焉用之將安用盟主為哉乃歸季孫釋季平子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孟叔言我魯君未知何事得罪于晉將焉用之將安用盟主為哉乃歸季孫釋季平子惠伯曰

無罪若曰魯國無罪而惠免之而施恩惠以免季孫諸侯不聞則諸侯不知其得免

是逃命也是逃命也而走歸也何免之為非所謂免之也請從君惠於

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患遣季孫不去謂叔向曰子能歸季

孫乎問叔向能使季孫歸魯否對曰不能答言我不能鮒也能鮒則能之

鮒鮒音鮒字乃使叔魚鮒字叔魚見季孫鮒往見季平子曰昔鮒也得

罪於晉君言我昔日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而出奔於魯國蓋襄公二十一年坐

樂氏及叔虎之黨故也微武子之賜當時若無汝父之賜不至於今豈

更有今日雖獲歸骨於晉我今雖得以骸骨自歸於晉國猶子則肉之亦由李氏

之賜得以再生而肉其骨也敢不盡情豈敢不以情實之事告汝歸子而不歸晉

歸汝而汝不肯歸鮒也聞諸吏我今竊聞於官吏云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言將囚汝於遠地也為去聲其若之何如此則何且

泣叔魚且泣以實其言蓋叔魚多詐無情平子懼信其言實故能為之泣所以叔向曰鮒也能云

先歸遂先歸惠伯待禮孟叔獨待見遣之禮

癸酉十四年楚平王元年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皆

南蒯南蒯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人之欲叛南蒯也劫南蒯劫而逐之曰群臣

南蒯南蒯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人之欲叛南蒯也劫南蒯劫而逐之曰群臣

南蒯南蒯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人之欲叛南蒯也劫南蒯劫而逐之曰群臣

南蒯南蒯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人之欲叛南蒯也劫南蒯劫而逐之曰群臣

不忘其君言我諸臣不畏子以及今自汝叛季氏後畏

三年聽命矣聽從汝之命子若弗圖汝若不費人不忍

其君我費邑人不將不能畏子矣將不復畏汝矣言欲殺之子何所

不逞欲言汝何往而請送子請送汝出奔也請期五日南蒯請

為期冀遂奔齊五日無變侍飲酒於景公齊景公飲

曰叛夫呼為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言我非叛蓋欲

也室子韓皙曰韓皙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言蒯為大夫家

罪莫大焉言其有越職○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

公巫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奔其訟久久而無成而不決

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之治叔魚攝理羊舌鮒攝韓宣

子命斷舊獄韓起命鮒決斷罪在雍子鄙本雍子之田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雍子自知其罪叔魚蔽罪

邢侯叔鮒得女及斷邢侯怒怒理直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并殺二人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韓起問叔向

向曰三人同罪言三人皆施生戮歿可也施罪於邢侯

鮒也魚雍子知其罪雍子自而賂呂買直而納女以

鮒也鮒受女邢侯專殺邢侯專擅其罪一也其

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已有大惡而掠取名

貪官敗官為墨墨不潔也貪于貨賂以敗其官守殺人

不忌為賊專擅殺人而無所畏忌夏書曰書昏墨賊殺



三者皆成刑 臯陶之刑也此乃臯陶所制之刑 請從之請用此刑 乃施邢侯

也乃行罪於邢侯而殺之所謂施生也 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陳二子之尸於市所謂戮 治晉國而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孔子言叔向之直有古之遺風 治國制刑

不隱於親不私於弟而有所隱蔽 三數叔魚之惡前後

責數叔魚之惡叔 不為末減皆極言之不為薄輕也 曰義也夫能以義斷恩也夫音扶下

並可謂直矣如此可謂之直乎 平丘之會在去 數其賄也謂言

無以寬衛國遂使衛國免於芻蕘之害 晉不為暴而晉不為暴於衛矣 歸魯季

孫亦在 稱其詐也謂言鮒也 以寬魯國遂使魯國免於討伐之禍 晉不

為虐而晉不為虐於魯矣 邢侯之獄見上 言其貪也謂言其鬻獄 以正

刑書使合於夏書 晉不為頗而晉之用刑不為偏頗矣頗音平声 三言而

除三惡三次發言而除暴虐頗之三惡 加三利加寬衛寬魯正刑書之三利 殺親益

榮雖殺其弟而益有令名 猶義也夫叔向三數其弟之惡疑於傷義故再言猶義也夫蓋以明

其所謂大義滅親者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七卷終

無難言也

且其辭大義

榮

蓋其命命

榮

對向三幾其後之幾

朝三

朝三

三

實商真魯五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八

## 昭公六

甲戌十五年

是歲吳子夷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朝吳故蔡人夫聲子之子也平王得國朝吳有功焉費無極恐其有寵故害之費扶味反欲去之

朝吳

因上

乃謂之曰

王唯信子

楚王唯信於汝故處子

於蔡

汝所以居子亦長矣

汝之年亦長矣長展兩反

而在下位

而其位居他人

之辱

可耻辱也必求之

何不居上吾助子請

我當助汝又謂其

請於王也

故處諸

上之人曰

無極又與蔡人王唯信吳

楚王唯信於朝吳

故處諸

蔡

所以處朝二三子莫之如也

汝輩皆不如而在其上

而其位居

朝吳之上

不亦難乎

其難自安乎

必及於難

必為朝吳所蔡

人逐朝吳朝吳出王怒平王怒曰余唯信吳言我唯聽

故寘諸蔡所以置朝且微吳吾不及此且我若非朝女

何故去之汝何事而使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言我豈

朝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我豫知朝吳之為人吳

在蔡若留朝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為蔡之羽翼也去

吳我所以所呂翦其翼也所以翦蔡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荀吳中行穆子也圍鼓圍鮮虞鼓人或請以城叛

鼓邑之人或請以城叛鮮虞而來降穆子弗許不從左右曰穆子左右師

徒不勤我之兵卒而可以獲城而得鼓何故不為何為

也許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言我所聞諸叔向音享好惡不愆在上

者好善惡惡無有過愆好惡並去音下同民知所適則民知順下之好事無

不濟是以事無不成也所或呂吾城叛設或有人以我

他國吾所甚惡也此等人也人呂城來今人以城叛我吾獨

何好焉我何為賞所甚惡受叛人而賞之是若所好何

則吾所好者何以復加其賞乎若其弗賞若許之賞是失信也是又失

也何呂庇民民無信不立何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

否則退吾力不足量力而行度吾力之強弱吾不可呂

欲城而邇奸我豈可貪得一城所喪滋多得城邇奸是

也所失益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穆子使鼓人殺其

之繕治守備守去声圍鼓三月圍其城鼓人或請降鼓邑之人或

左傳句解

戶江 使其民見欲觀其民曰猶有食色穆子言其民猶有食色未絕糧

也姑修而城且往修治汝城未須來降軍吏曰晉之軍將言云獲城而弗取

鼓人以城降而不取之勤民而頓兵勤勞吾民而疲頓吾兵何君事君如此何以

事吾君也穆子曰吾君事君也言此正我所以事吾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怠徒得一邑而教民怠於守邑將焉用邑將安用一邑為哉焉於處反邑君賈怠

與其獲一邑而賈人賈人怠惰音古下同不如完舊孰若令其民姑保守其舊乎賈怠無

卒賈人怠惰則無終也棄舊不祥棄其舊守則不吉也鼓人能事其君今不

降使其盡力守城是鼓人能事鮮虞之君我亦能事吾君我教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吾晉君也

率義不爽循義而行無所差失好惡不愆好善惡惡無所愆過城可得而民

知義所鼓城吾必可得而有死命而無二心盡忠以死君命而無

懷二心者不亦可乎如此何不可之有鼓人告食竭力盡其後鼓人告云吾食

已竭矣力已盡矣而後取之乃取其城克鼓而反穆子勝歸不戮一人

不魯殺戮一人荀躒往會葬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荀躒荀盈之子文伯也

馬躒躒力狄反籍談為介籍談為副使既葬除喪既葬而遂除喪君文

伯宴以宴禮待荀躒樽曰魯壺其酒樽用魯人所獻壺樽王曰伯氏晉同姓

稱其大夫諸侯皆有君鎮撫王室言諸侯皆有貢獻以鎮撫王室如魯人獻

為伯氏壺樽類晉獨無有何也晉獨無所貢獻何也文伯揖籍談文伯不能

而進對曰籍談答王諸侯之封也言諸侯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皆受明德之

皆受明德之器於天子君鎮撫其社稷以鎮撫其國故能薦羹器

於王所以能獻羹常晉居深山晉國在河北戎狄之與

鄰國與戎狄之鄰國為鄰比而遠於王室於王國為甚王靈不及天子之寵

靈不拜戎不暇數為戎狄所侵拜何且獻器何暇以焚

王曰叔氏稱荀躒為伯氏故而忘諸乎言汝乃叔父唐器獻天子

叔晉始封之成王之母弟也與成王為其反無分乎安

大蒐也文王伐密須國得其闕鞞之甲闕鞞國所武所出鎧甲

呂克商也武王用以伐唐叔受之叔虞受此鼓路呂處與甲以為分器

參虛以封於晉實居參宿之虛實其後襄之二路其後

賜晉文以大賤鉞鬯鉞鉞鉞鬯鉞斧也鉞斧之大者鉞黑黍鬯香

巨音曰鉞音暢彤弓虎賁赤色之弓與文公受之僖公二十

公受此賜以為侯伯呂有南陽之田南陽之田亦撫征東夏遂霸

諸侯服者撫之叛者征之非分而何凡此諸物非天子所夫有勲而

不廢夫有勲而有績而載有勞績而奉之呂土田南

陽撫之呂彝器弓鉞旌之呂車服大路戎明之呂文章

旌旗子孫不忘為後世子孫不忘所謂福也所以保其福

祚之不登叔父叔父稱晉侯也言設使焉在此福祚更

於虔反且昔而高祖孫伯鷹昔者孫伯鷹為晉正卿乃汝

司晉之典籍實主晉國之以為大政治晉國故曰籍氏

因以所居之官為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

晉於是乎有董史二子因以所居之官女司典之後也

為氏董狐即其後也

晉於是乎有董史

為氏董狐即其後也

汝乃司典籍氏之何故忘之何為而忘晉之舊典乎籍談不能對

九世孫也女音汝實出宴畢王曰籍父其無後乎言籍談必無後數典而

忘其祖數典故而出籍談歸自周呂告叔向以王之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言景王必不以壽終吾聞之我之所聞有云所樂必

卒焉心之所樂必卒於此樂音洛下並同今王樂憂今王居喪宜憂而樂若卒呂憂

若卒以不可謂終是不終其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二喪謂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絕其喪於是乎呂喪

實宴以弔喪之又求彝器又責晉國樂憂甚矣居喪而

且非禮也且求器又彝器之來諸侯有彝器嘉

功之由由諸侯有善功乃非由喪也非由弔喪三年之

喪天下之雖賢遂服雖貴為天子禮也古禮王雖弗遂

禮王之大經也禮者天子之一動而失二禮以喪求器

早無大經矣是無大言呂考典言語所以典呂志經典

用之將安用此多言禮經也禮經也忘經而多言舉典王無大經而多為言語將焉

乙亥十六年區王僚晉韓起聘于鄭子聘于鄭鄭伯享

之鄭定公以子產戒曰戒百苟有位於朝言苟有位於

朝音潮無有不共恪無得有不恭敬恪謹孔張後至孔

鄭之大夫當從君於廟門外揖客而入禮大立於客間夫立

今後至者蓋實已入廟門乃始來至也

三子乃羊

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入未升階時立于西方孔張誤立于客間也執政禦之鄭位

列者禦適客後張又移立又禦之執政又適縣間張又

止孔張西乃立于鐘磬樂客從而笑之忽其不知事畢既畢富

肆之間富子鄭大夫大國之人謂韓不可不慎也待之

子諫曰富子鄭大夫大國之人謂韓不可不慎也待之

不詳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數被其笑則必陵我皆有禮

於禮夫猶鄙我鄙我天音扶國而無禮或失禮何

我凡事夫猶鄙我鄙我天音扶國而無禮或失禮何

無失禮必取孔張失位今孔張後至而吾子之耻也汝

可耻乎子產怒怒其曰發命之不衷謂發言命而不

出令之不信出政令而刑之頗類其用刑也緣事之相

獄之放紛其治獄也縱民之會朝之不敬會朝於大國

使命之不聽遣使於大國而不取陵於大國自取大國

罷民而無功勞民以戰而無罪及而弗知罪及於身僑

之耻也凡此數者乃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子孔

公之兄孔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為嗣大夫嗣先世承

張之祖也命命先是嘗奉君周於諸侯周行於諸國人所尊

命命命先是嘗奉君周於諸侯周行於諸國人所尊

國人之諸侯所知外為諸侯立於朝而祀於家進則立

所尊敬有祿於國受國家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

退則祀有祿於國受國家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

國家喪祭之受脈歸脈脈社祭之肉也國祭則受脈於

禮皆有職掌其助祭於已有著位已有來在位數世自祖

其祭在廟其助祭於已有著位已有來在位數世自祖

焉得耻之

我安得代受其耻也

子寧曰他規我

汝寧可以他事規正於我

宣子

有環

韓起有玉環一

其一在鄭商

鄭之商人亦有一環蓋同工而雙

宣子謁諸鄭伯

請於鄭定公以

子產弗與

所曰非官府之守噐也

言此是商人私物不是官司世守之噐

寡君不

知我鄭君不得

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

二子勸子產與之天音太韓

子亦無幾求

言宣子所求不多幾上声

晉國亦未可曰貳

晉國方強未可以二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晉國盟主也韓子執政也不可薄之

若屬有讒

人交鬪其間

若偶有讒慝之人以交構闢謀二國之怨

鬼神而助之

鬼神又從而輔

且與其凶怒

以起晉人凶暴忿怒之心

悔之何及

後雖悔之亦無及也

吾子

何愛於一環

一環所直幾何汝何為而惜之

其且取憎於大國也

徒以小事

而取怒

盍求而與之

何不求於商人而與之乎

子產曰吾非偷晉而

有二心

言我非偷薄晉國而懷二心也

將終事之

蓋欲終久事晉

是且弗與

忠信故也

所以全忠信之道也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我聞君子

立而無令名之患

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為身之大患此二

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夫以大國之大夫而命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

無禮且定其位之患

無禮以定其位是為國之患此二句言鄭國也

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夫以大國之大夫而命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

將何且給之

為小國者何以供之

一共一否

今有所求而與之後

為罪滋大

則得罪於大國為益大也

大國之求

於小國

無禮且斥之

非禮而誅斥之

何厭之有

我雖與之彼愈無厭足也

吾且



為鄙邑

如此則鄭乃為晉國邊鄙之邑不復成國

則失位矣

是失其國君之位矣。此一節

覆鮮無禮以定其位之意

若韓子奉命

使若夫韓起奉君命以來使使去聲

而求

玉焉

而私求玉環於鄭國

貪淫甚矣

其為貪淫莫甚於此

獨非罪乎

獨可謂無罪乎

此一節覆解立而無令名之意

出一玉引起二罪

也貪淫韓子之罪

吾又失位

鄭無以定其位

韓子成貪

韓子喪其令名

將焉用之

將安用獻玉為

也馬音煙

且吾且玉賈罪

且我出一玉以賈二罪

不亦銳乎

細

小也言以細小之事起二大罪也

韓子買諸賈人

自就鄭商買之

既成

賈矣

議價已定矣

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韓子以威逼商人必以賤價取之故

商人欲得告君大夫而下文子產亦曰強奪商人也

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表

環

言近日我就汝求此玉環

執政弗義

執政稱于產也弗義不以我求為義也

弗敢復

也

於是求復扶又反

今買諸商人

今就商人買之

商人曰必且聞

答言必以聞諸君與大夫

敢且為請

敢以請命於汝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言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帑賄東遷并與商人俱來

庸次

比耦

與商人用次序相比而耦耕此毗至反

且艾殺此地

以除治此地之荒蕪艾音刈

斬之蓬蒿藜藿

斬其惡草

而共處之

與商人共處之世有盟誓

世世與為盟誓

且相信也

以相為約信也

曰爾無我叛

汝商人無得叛

我無強賈

我無得強市汝商人之物

毋或句奪

我毋得句乞爾有

利市寶賄

汝商人有珍寶貨賄以逐利於市者

我勿與知

我鄭不得預知其事恃此

質誓

恃此質信盟誓之言

故能相保且至于今

故我鄭與商人相與保全至于今日

今吾子且好來辱

今汝辱以和好之事來聘於我鄭好去聲

而謂敝邑強奪

商人而使我鄭國強是教敝邑背盟誓也則是教我鄭國背棄盟誓

之言也毋乃不可乎盟誓其可背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汝雖得

玉環而晉失必不為也汝必不肯若大國令而共無藝

若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鄭鄙邑也則是鄭國為亦弗

為也我亦不肯僑若獻玉若必使我不知所成則鄭與

成和敢私布之敢私以此意韓子辭玉辭不曰起不敏

自責敢求玉豈敢求玉環以取失諸侯敢辭

之謝焉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六卿子蠶子產子太叔子

宣子私覲子產宣子私見子產曰子命起舍

夫玉言汝命我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是乃賜我以玉而免我之死罪

也敢不藉手敢不以玉藉手而拜謝乎○公至自晉去年冬魯

晉人因止之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

至是乃得歸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言晉之公室將自此遂卑微矣君幼弱

晉昭公年六卿強而奢傲六卿皆強盛將因是將

君幼弱而習習貫為常習貫如此必以為能無卑乎臣

其君公室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幼平子不晉昭

公卒子去疾立平子如晉往會日子服回之言猶信自

見之始信子服氏有子哉美惠伯之

丙子十七年閏頃公郊子來朝郊國之君來朝公與之

宴昭公以宴昭子問焉叔孫昭子問之曰少皞氏鳥名官少皞

禮待之

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以鳥何故也問因何事鄰子

曰吾祖也吾國之祖也我知之我為其後昔者黃帝氏

百官師長皆帝受命有雲瑞故炎帝氏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故為雲師而雲名

為火師而火名以火共工氏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故

紀事共故為水師而水名以水大皞氏共工以諸侯伯有龍紀太皞氏風

姓之祖也有龍瑞故故為龍師而龍名以龍我高祖少

皞摯之立也昔我高祖少皞名摯初鳳鳥適至鳳祥禽

鳳雌曰凰其時即位為天子時摯音至為鳥師而鳥名百官師

適有鳳鳥之瑞紀事為鳥師而鳥名長皆以

鳥名為號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玄鳥氏司分者

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

夏至鳴冬至止故以名主二分之官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鶻鷁也以立

名司啓之官立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鶻鷁也以

故以名司閉之官立秋立立冬陽氣祝鳩氏司徒也祝鳩

閉物故曰閉此四官皆歷正之屬祝鳩也其性孝故以名鳴鳩氏司馬也鳴鳩

也其性孝故以名鳴鳩氏司馬也鳴鳩制之官鳴鳩鳴鳩氏司空也鳴鳩

士余反鳴鳩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鳩氏司寇也鳩氏

鳩氏司寇也鳩氏五鳩鳩民者也鳩氏鳩氏司事也鳩氏

為五雉為五工正五雉西方曰鶡雉東方曰鶡雉南方

生五雉為五工正五雉西方曰鶡雉東方曰鶡雉南方工也鶡雉

工也翬雉設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聲近夷言五

色之工也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九扈為九農正九扈者

之量以平均下民者也圍音亮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鵙

九農未詳或曰扈民無滯者也以止民使不滯放也圍

音自顓頊自來顓頊氏繼少皞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

乃紀於近於民事為民師而命曰民事以民事名則

不能故也則以不能致仲尼聞之孔子是年二十七見

於鄰子而學之乃往見鄰子既而告人曰孔子既學吾

聞之吾之所天子失官天子之官學在四夷魯之知禮

鄭子致使就猶信吾乃今信之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及漢字彗星也火辰氏房心之宿即大火也周之十

漢彗似銳反申須曰申須魯彗所曰除舊布新也彗

舊布新之義天道恒以今除於火今大火之

彗以除之是除舊也火出必布焉明年大火星出必布諸侯其有

火災乎以此知諸侯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裨竈鄭大夫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宋大辰之虛陳大皞之虛鄭祝融

為大水水火之牡也若我用瓊瑯玉瓚也瓚玉爵

故知四國將同日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以為

寶器以瓚火瓚音之鄭必不火免火災子產弗與以為

流可救也○吳伐楚戰于長岸長岸楚大敗吳師

為楚所敗○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

於其衆也光諸樊之子闔廬也請于其衆云曰喪先王之乘舟言餘皇乃先王之乘

舟而喪於楚喪去声豈唯光之罪此非特我之罪衆亦有焉衆人皆請藉

取之請借衆力往取其舟衆許之以光使長鬣

者三人長鬣謂多鬚者與吳反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先往潛伏於

曰我呼餘皇則對戒三人者云我呼餘皇汝則迭對呼去声下同師夜從之吳

以夜從往舟所三呼吳兵三呼餘皇皆迭對三人者皆更迭應對楚人從而殺之

殺長鬣者三人楚師亂楚兵夜驚而亂吳人大敗之因其亂而伐之楚人大敗取餘

皇呂歸取其舟而歸吳

丁丑十八年夏五月周之五月火始昏見大火之星始昏見於南方

丙子風其月丙子日而風作梓慎曰梓慎魯大夫是謂融風融風東北曰火

之始也融風屬木木生火故為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自此七日戊寅

風甚過二日而風作愈甚壬午大甚又五日而風作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如果

裨竈梓慎之言自丙子至壬午凡七日也裨竈曰不用吾言子產不可言汝不從吾言以權竿玉瓚瓚

鄭又將火鄭國更有火災鄭人請用之信裨竈之言子產不可終

肯用子大叔曰寶呂保民也言國之有寶器乃所以保吾民也若音太若有火

若更有火災國幾亾則鄭國近於亾矣幾平声可呂救亾用寶器而可子

何愛焉汝何愛寶而不愛國乎子產曰天道遠言天道遠而難測人道邇人道邇

人道近非所及也遠者非何呂知之其以逆知竈焉知

天道竈亦人耳安能逆知天道焉於亾反是亦多言矣此不過多言耳豈不或信

多言者豈不幸中乎遂不與竟不以寶器與之亦不復火裨竈之說亦不

火之作也

火初作時

子產受兵登陴

子產受兵使登城以守國

子大

叔曰晉無乃討乎

是時晉公子公孫來聘于鄭子產辭不接見又受兵登陴有若叛晉者故

太叔恐

子產曰吾聞之

言我之所聞有云

小國忘守則危

而忘小國

守備則必至危

况有災乎

何况當火災之時乎

國之不可小

而不可

犯者有備故也

以其能修守備故也

既晉之邊吏讓鄭

晉守邊之吏果來責鄭

曰鄭國有災

言鄭國之有火災也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

晉之君臣不敢安處

卜筮忝望

為鄭卜筮何故有災宜禱何神奔走而望祭之

不愛牲玉

犧牲珪玉不敢顧惜

鄭之有災

鄭之有火災也

寡君之憂也

乃吾晉君之所憂也

今執事憫然

授兵登陴

今鄭之執事者授兵登陴憫然有勁忿之貌憫遐擱反

將曰誰罪

不知欲責

誰之罪也邊人恐懼

守邊之人恐懼鄭之所為

不敢不告

不敢不來告也

子產對

曰若吾子之言

答言若如汝所責我之言

敝邑之災

我鄭之被火災

君之憂

也乃晉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

鄭國以政事之有失

天降之災

故天降火災以罰之

懼讒慝之間謀之

又恐讒慝之人乘間去聲

巨啓貪人

以開啓貪

利者之心荐為敝邑不利

重為鄭國之害

巨重君之憂

是乃增重晉君之憂慮也

幸而不亾

幸而不為貪人之所滅

猶可說也

猶可得說以不叛

不幸

而亾

不幸而滅其國

君雖憂之

以為憂

亦無及也

有他竟

我鄭國雖與他國接壤竟音境

望忝在晉

所瞻望奔走而歸之者唯在於晉也

事晉矣

既已堅心事晉

其敢有二心

其敢更有貳晉之心乎

戊寅十九年楚子生大子建

楚平王為大夫時所生

使奢為之

師

伍奢伍舉之子也使為太子建師傅

費無極為少師

費無極讒惡人也使為師傅之亞費

扶味反去声無寵焉無極不為太欲諧諸王欲諧太子曰建

可室矣言太子年長可娶矣王為之聘於秦平王為太子聘女于秦無極與

逆無極預往迎女勸王取之勸平王自娶其女以為夫人○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欲害太子晉之伯也言晉所以伯於諸侯者伯如字邇於諸夏以其近於中國

而楚僻陋楚僻陋在南方遠於中國故弗能與爭所以不能與晉爭也若

大城城父若能大修築城父之城而寘太子焉而使子居邇北

方以通北方諸侯之國王牧南方而我牧納南方諸侯之國是得天下也兼取

得天下矣王說悅其大言說音悅從之從其所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為

子張本年諧太○鄭駟偃卒鄭子游歿子游娶于晉大夫先是駟偃娶晉大夫

女生絲生子名絲弱駟偃歿時年尚幼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乞也舍其子而立

其子產憎其為人也子產素惡子瑕且曰為不順舍子立弟弗於禮不順

許不違禮而許之亦弗止亦不違衆而止之駟氏聳恐晉人來責問他日絲曰

告其舅異日絲以其事告於晉舅氏之家晉人使曰幣如鄭其舅氏使人以幣聘

于問駟乞之立故責問駟乞何以得立駟氏懼恐晉來討駟乞欲逃欲

避之子產弗遣不遣其去請龜曰卜駟乞請守龜以卜其吉凶亦弗予不與

與音大夫謀對諸大夫謀答晉使者子產不待不待衆人之謀而對客曰

自荅晉使鄭國不天不為天所福祐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疾

小疲曰瘥短折曰夭求名曰昏此言諸臣相繼而歿札側八反瘥才何反天必表反今又喪我先

大夫偃今駟偃又繼而亡喪去声其子幼弱其子絲年幼而質弱其一二父兄

懼隊宗主駟氏諸父兄恐其墜失一宗之主隊音墜私族於謀不謀於朝而私與族人謀

而立長親

立之為後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我鄭君與其二三大夫云

抑天實剝亂是

抑亦天意自

吾何知焉

我國家安得而預知焉

曰無過亂門

禍亂之家莫過其

民有亂兵

彼人家有寇兵

猶憚過之

它人尚不

而况敢知天之所亂

况天意之所剝亂者

其敢與

今大夫將問其故

今晉大夫將問

抑寡君實不

敢知

我鄭君尚不

其誰實知之

我諸臣又安

平丘之會

君尋舊盟

晉君會合諸侯而尋舊盟

曰無或失職

盟云諸侯各守其舊毋喪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

若鄭之諸臣

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

其後之嗣位者晉大夫皆得專而制之

是晉之縣鄙也

則是鄭國乃晉

何國之為

失職甚矣豈足以為國乎

辭客幣而報其使

不受晉使

晉人舍之

了產有辭故晉人置而不問也

楚人城州來

沈尹戌曰

戌莊王之魯孫沈諸梁之父也

楚

人必敗

言必為吳所敗

昔吳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

令尹子旗請伐

王曰吾未撫吾民

平王以為未撫人

今亦如之

今王

而城州來

曰挑吳

於吳挑徒了反

能無敗

乎

安得而

侍者曰

右云

王施舍不倦

言平王施恩惠不以為倦

民五年

十三年初即位兵亂未息今年用

可謂撫之矣

戊曰吾聞撫民者

言我所聞善於撫

節用於內

民皆安樂

而樹德於外

外則樹立

民樂其性

以遂其性

而無寇讐

而無寇盜讐

今宮室無量

今王營創宮室無有量度非節用也

而無寇讐

敵以驚擾之

今宮室無量

今王營創宮室無有量度非節用也



民人日駭

民人日驚駭

勞罷歿轉

勞苦罷困以致歿而轉徙

忘寢與食

夜忘其寢晝忘其食如此非樂性也

非撫民也

豈所謂撫民哉

令尹子瑕言蹶

由於楚子

子瑕陽白也代子旗為令尹五年楚靈王伐吳執吳王之弟蹶由至今未得歸蹶君衛反

曰彼何罪

言蹶由有何罪

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

俗語所謂忿於室家

而作色於市人者

楚之謂矣

靈王怒吳王而執其弟亦猶是也

舍前之忿可也

舍置前日之忿怒可也

乃歸蹶由

乃遣蹶由歸吳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八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九

昭公七

巴卯二十年

是歲蔡侯盧卒于朱立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

奢將呂方城之外叛

去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極譖太子與其師伍奢將據方城

之外以叛費扶味反

自呂為猶宋鄭也

自比於宋鄭之國

齊晉又交輔之

二國又交相輔翊之

將呂害楚

將為楚國之害

其事集矣

其為謀已成矣

王信之

平王不悟其譖而遂信之

問伍奢

時伍奢在楚以其事問之

伍奢對曰君一過多

矣

答言吾君納子建之妻此一過已多矣

何信於讒

又何讒言足信乎

王執伍奢

怒其言直而執之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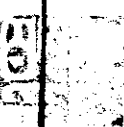
時奮揚亦在楚平王使往城父就被

而殺之

未至而使遣之

奮揚未至城父先使人報太子遣之使行

太子建奔



宋棄城父而王召奮揚將召而殺之奮揚使城父人執已臣

至示其不逃王曰言出於余口謂殺太子之說自我言之入於爾耳汝

獨聞誰告遣也誰告太子而遣之使去也對曰臣告之言我實使君

王命臣曰往日吾王命我有云事建如事余言汝事太子當如事我也臣不佞

我雖不能苟貳不能苟偷而有二心奉命王物命以周旋還音旋不忍

後命不忍聞後來殺太子之命故遣之所以遣之使去既而悔之已遣而復悔之亦

無及已雖悔不可追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又問我召汝汝何為而敢來也對曰

使而失命答言我為使而違棄君之命使去聲召而不來君召之又不來是再奸

也是再犯君命也奸音干逃無所入誰欲逃罪誰肯容我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應對舍復舊位無極曰奢之子材無極又言伍奢之子皆有智謀若在吳

若使出必憂楚國必能貽楚之憂盍盍音盍免其父召之何不詐言免其父罪

以召彼仁必來彼有愛父之心不然苟不召之將為患將為楚國

之害王使召之使人召之二子曰來言汝若肯來吾免而父則我免汝父之罪也

崇君尚謂其弟負尚伍奢之長子為崇邑大夫負音云曰爾

適吳尚使子胥出走吳國我將歸死我則自歸楚以受死吾知不逮我之智謀不及

於汝知音智我能死我能與父同死爾能報汝能為父報仇聞免父之

命楚以我父召我不可不可召莫之奔也我不可往親戚為戮父無罪而見殺

不可不可召莫之報也汝不可報奔死免父孝也我奔死以見孝

度功而行仁也汝度成功而出奔不擇任而往知也

任報仇之事以知死不辟勇也我知必死而不避患以苟免不失為勇辟音避

父不可棄

以棄其父

名不可廢

以廢大名

爾其勉之

勉力以圖報仇

相從為愈

比之相從俱為差勝也

伍尚歸

於是棠若尚獨歸楚

奢聞

負不來

伍奢聞其次于不來

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盱日晚也言

患使楚之君臣不得早食也

楚人皆殺之

并殺伍奢伍尚

負如吳

子胥奔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勸吳王僚以伐楚之利

公子光曰

光闔廬也是宗

為戮

言子胥之父兄被殺為去聲

而欲反其讐

欲使吳伐楚為父兄報仇

不可從

也

不可從其請也

負曰彼將有他志

言闔廬將有弑君之志

余姑為之求

士

我且為闔廬求勇士以待其用

而鄙臣待之

而退居邊邑以待之

乃見鱣設諸

馬

鱣諸勇士也子胥引之以見闔廬音現下見宗魯同鱣音專

而耕於鄙

而自耕於邊邑焉為

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齊豹衛司寇也公孟衛靈公之兄孟

繫也齊豹薦宗魯為驂乘焉

公孟使宗魯為驂乘去聲下同

將作亂

於公孟引而見焉

而謂之曰

語宗魯云

公孟之不善

言公孟之所為不善子

所知也

乃汝之所深知

勿與乘

令公孟汝勿為之驂乘

吾將殺之

我將殺公孟也

對曰吾由于事公孟

答言我得事公孟由汝之所薦

子假吾名焉

故又以其善

名借重我

故不吾遠也

所以公孟親近我而使為驂乘也

雖其不善

雖其所為不善

吾亦知之

吾豈不知

抑且利故不能去

然以懷利之故因久而不能去

是吾

過也

此則我之失也

今聞難而逃

今聞公孟有難始逃去之難

是僭子也

是使汝失信於公孟也

子行事乎

汝如欲殺之乎

吾將死之

我將為公孟死之

周事子

亦所以終意事汝也

齊氏用戈擊公孟

齊豹伏兵俟公孟出而以戈擊之

宗魯臣背蔽之

欲代公孟受戈

斷肱

且中公孟之肩

因擊中公

孟皆殺之公孟宗公聞亂靈公聞如死鳥走往成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也聞衛亂氏之亂

遂從諸死鳥走適靈請將事聘禮辭曰靈公亾人不佞

出奔在外自稱亾失守社稷失守衛國越在草莽而播

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汝毋於此將事實曰賓謂公寡

君命下臣於朝言我齊君命我曰阿下執事使我自比

下臣不敢貳我奉君命主人曰主人衛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言汝齊君惠然顧我照臨救邑照臨我鎮撫其社

稷而鎮定撫則有宗祧在猶有宗廟桃廟在焉當乃止

乃不行聘事實將擷公孫青將夜戒以主人辭靈公曰亾人

之憂言我喪亾之不可亾及吾子不可以其草莽之中

野外草不足亾辱從者不可以勞辱汝敢辭請毋助實

曰寡君之下臣言我乃齊君君之牧圉也其在衛君當

之若不獲扞外役若不使我扞衛野是不有寡君也是

君不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我恐不免請亾除戾請助

以赦除北宮氏之宰伐齊氏北宮喜本與齊豹同謀滅

之滅齊公亾靈公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宰

將往弔之欲弔仲尼曰齊豹之盜孔子言宗魯不能諫

由宗而孟縶之賊不能脫公孟於難是又何弔焉汝何

之君子不食姦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齊豹行事不

為利疚於回

以利故不能去是病其

不臣回待人

知難而不

以告於公孟是

不益不義

殺身以周事豹是

不犯非禮

以二心事公

○齊侯疥

疥當為疥小

遂疢

大瘡也景公初患小瘡後

乃變為大瘡

期而不瘳

周一期而不瘳

諸侯之實問疾者

多在

諸侯遣人問疾者久留於齊

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

二子皆景公嬖大夫

曰吾事鬼神豐

二子言我齊之祭祀為禮豐厚

於先君有加矣

先君有增加矣

今君疾病

今吾君疾

為諸侯憂

以貽諸侯之憂

是祝史

之罪也

是齊之太祝太史不能盡禮薦美以致鬼神之怒也

諸侯不知

不知我事神之豐厚

其謂我不敬

將謂我君不能致敬鬼神

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且辭實

太祝名固太史名嚚言吾君何不誅此祝史二人以辭謝於諸侯問疾之賓也

公說

言說

告晏子

以之告晏平仲

晏子曰日宋之盟

答言往日諸侯之盟于宋事在

襄公二十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楚令尹屈建問晉趙武云士會之德如何

屈居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

夫子稱士會也言其處家也事無不治

於晉國竭情無私

其出言於國也竭盡真情而無私曲

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

其祭祀於神也祝史之官陳其誠信而無愧怍

其家事無猜

其家無可猜疑之事

才其祝史不祈

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且語康王

屈建以斯言告楚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

竭情無私故人無怨

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

宜士會光輔乎文襄靈成景之五君

且為諸侯主也

使五君為諸侯盟主

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

言二子謂我欲誅於祝

史

故知罪在祝史而欲誅之

子稱是語何故

今汝乃舉斯言以對曰

若有德之君

君之有德者

外內不廢

外之為國內之上

下無怨

上之為臣下之

動無違事

凡其舉動無

其祝史

薦信

如此則祝史薦陳

無愧心矣

所言皆實

是召鬼神

用饗

所以鬼神

國受其福

國家咸受

祝史與焉

祝史亦

音預

其所召蕃祉老壽者

其所以膺蕃福而享老

為

音預

為

信君使也

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

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

皆忠信之言也

其適遇淫君

若適然遇人

外內頗邪

國

多偏頗

上下怨疾

臣民有怨謗

動作辟違

凡所動

作甚乖

僻而違

從欲厭私

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

高臺深池

侈

以

遊觀之所撞鍾舞女

以極聲色之

斬刈民力

盡民之力

輸掠

於理

從欲厭私

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

高臺深池

侈

以

其聚

如寇攘然

不恤後人

孫之計

暴

虐淫從

暴虐於民

肆行無度

恣行非

無所還忌

無復顧

不思謗讟

不謗已

不憚鬼神

不憚神

神怒民痛

鬼神責

痛無悛於心

無所改悔於

其祝史薦信

如此而祝史

是

是

言罪也

是所以自

其蓋失數美

其掩蓋愆失而妄

是矯

是

誣也

是矯詐以

進退無辭

進則矯誣退則言

則虛召求

則

媚

則作虛辭以

是召鬼神不饗其國

所以鬼神

禍之

不

祝史與焉

祝史亦與

所召天昏孤疾者

其所以

其言

其言

受其禍

為暴君使也

以其為淫暴之君所

公曰然則若之何

問祝

其言

多病者

為暴君使也

以其為淫暴之君所

公曰然則若之何

問祝

其言

僭慢於鬼神

其所以告於鬼神

公曰然則若之何

問祝

其言

其言

僭慢於鬼神

其所以告於鬼神

公曰然則若之何

問祝

其言

其言

可誅則如對曰不可為也荅言非誅祝山林之木今山林有

之何哉材木衡鹿守之置衡麓之澤之萑蒲澤有萑蒲之舟鮫

守之置舟鮫之官以藪之薪蒸藪有薪蒸之利水鍾曰祈望守之

虞侯守之置虞侯之海之鹽蜃海有鹽蜃之縣鄙之人外

置祈望之官以守之凡此四者皆言公立縣鄙之人

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也縣鄙之人

邊鄙入從其政入從國偪介之關介隔也謂迫近國都

音暴征其私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承嗣大夫位

為大疆易其賄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布常無

夫者抑以移易其貨賄也宮室日更宮室之創

藝布其等常之徵歛無度無程度內寵之妾在內寵

宮室之創日蓋更新淫樂不違淫樂之事不肯

肆奪於市肆奪攘外寵之臣在外寵僭令於鄙僭命令

私欲養求此嬖寵之臣妾私有所不給則應民不供給

罪民人苦病而病患之夫婦皆詛匹夫匹婦無不詛祝

有益也假使祝史能祝其君果有益而詛亦有損則彼

皆詛其君亦能有損而召禍也聊攝巨東聊攝二城以東姑尤姑尤

二水名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齊國界內之雖其善祝

祝史善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其君乎萬萬曰億萬億曰

兆君若欲誅於祝史吾君若欲歸罪修德而後可必先

修德無有闕失公說悅晏子之使有司寬政乃命官司

毀關去禁毀偏介之禁去上聲薄歛已責除其逋責齊侯



田于沛

景公疾愈遂田獵於沛澤

招虞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以弓招之

不進

公使執之

怒其違命

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我齊先君

旃曰招大夫

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旃之然反

弓曰招士

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之招士也

皮冠曰招虞人

諸侯服皮冠以招虞人也

臣不見皮冠

我虞人也而不見皮冠之招

故不敢

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弓招當

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孔子言守道者不若虞人之守官也

君子韙之

君子所以是

齊侯至自田

景公已田而歸

晏子侍于遄臺

遄臺名晏子侍公

子猶馳而造焉

梁丘據獨馳馬而造於公之所造七到反

公曰唯據與我

和夫

言唯梁丘據能順我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

謂之同則可也

焉得為和

豈得謂之和哉焉於度反

公曰和與同異乎

公問然則和與同果異事

對曰異

答言不同

和如羹焉

所謂和者如調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

燥濕不同性醢醢醢梅不同味

曰烹魚肉

以此六物相濟為用而烹煮魚肉

燁之曰薪

益以柴薪而炊

宰夫和之

宰夫治庖之官以調和之

齊之曰味

使鹹

濟其不及

濟益其味之不足者

曰洩其過

泄減其味之大過者

君子

食之

君子食此之義

曰平其心

味和則心自平

所謂可

君謂此事可行矣

而有否焉

而其間有不可者焉

臣獻其否

臣獻其不

可曰成其可

以成就君之所謂可者

君所謂否

君謂此事不可行矣

而有可

焉

而其間有可行者焉

臣獻其可

臣則獻其可者

曰去其否

以除去其君

者

是以政平而不干

所以政事和平不干於民

民無爭心

民心亦

無有故詩曰所以商頌烈亦有和羹言中宗非自賢明

爭訟祖之詩有云夫之相濟如宰此臣既戒敬其事駸駸無言亦賢臣與其君

駸駸也駸大也於是中宗總齊大政自時靡有爭當時

亦無相爭駸子公反駸古雅反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先王之濟五味以

樂也鬪訟者也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為羹和五聲以為聲亦如味

和五聲如一氣作樂須以二體一生二故舞者三類二

三故詩有風類四物三生四故雜用四五聲四生五故有

之五雅頌之三類六律五生六故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

除律七音六生七故有宮商角徵八風七生八故樂應八

入節也八風詳九歌人生九故有九歌也六府三事謂

說見隱公五年九歌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呂相成也此九者合然後清濁濁者清小大大者小

短長長者短疾徐徐者疾哀樂樂者哀之對剛柔柔者

對對遲速速者遲高下下者高出入入者出周䟽希䟽者

對對呂相濟也此十者言樂聲如此相反蓋能相濟以成

濟者君子聽之君子聽之此之樂呂平其心聲和則心平德和心

則德故詩曰故詩曰所以國風狼德音不瑕言心平則德音無

自和言和之異今據不然今梁丘據君所謂可君謂此據亦

於同也曰可曰可據亦以君所謂否君謂此據亦曰否據亦以若呂

水濟水譬如用水濟誰能食之誰能食若琴瑟之專壹

若琴瑟而專用誰能聽之誰能聽之此聲也同之不可也如是上

一聲不成樂矣誰能聽之此聲也同之不可也如是上

一節言同之飲酒樂晏子侍飲而景公樂公曰古而無死言假使

生而無死其樂若何其為樂也晏子對曰古而無死使古人

不則古之樂也則此古人之樂也君何得焉吾君何以得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古少皞氏之司寇也言季

莒因之季莒虞夏諸侯代爽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商

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商周之而後大公因之而後我

封於此地音大古者無死假使古者爽鳩氏之樂則始居於此

樂非君所願也豈吾君所可鄭子產有疾將病重謂子

大叔曰召游吉而厲之我死我既後子必為政汝必主鄭

唯有德者能百寬服民唯有德者政不其次莫如猛德

及者莫若夫火烈政猛者如火之烈民望而畏之民望見火故

鮮死焉故民少有水懦弱政寬者如水之懦弱民狎而翫之民輕

水而玩則多死焉故民之死於故寬難故政寬者疾數

忽之水者為多也月而卒子產疾病大叔為政游吉代不忍猛而寬不忍

政姑從鄭國多盜民無所畏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

寬焉鄭音桓大叔悔之悔用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劫人音桓興徒兵百攻萑苻之盜藪澤之地戎車無

早用子產之言不至於是盜少止他處為盜者仲尼曰善哉子

盡殺之盜在萑苻盜少止由此亦稍止仲尼曰善哉子

鄭政致民之慢慢則糾之民心慢則糾

糾致民之殘殘則施之民殘則當以寬

之致民之殘殘則施之民殘則當以寬

百濟猛故無太猛百濟寬故無太政是百和寬猛得中

詩曰詩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止語辭也詩言汜可小康其可

安之乎許乙反施惠於此百綏四方以綏安夫施

之百寬也此四句者欲其毋從詭隨善得從此詭人為

從子用反百謹無良以謹勅彼式遏寇虐嚴為刑威用以止

憚不畏明彼寇虐之人曾不糾之百猛也此四句者欲

也柔遠能邇慰安遠人使之懷附百定我王如此則王

平之百和也此二句者欲其又曰又商頌長不競不隳

言湯之為政不太不剛不柔不太剛布政優優布行政

強不太急百祿是道故百種福祿皆來和之至也此詩四句

也至是而仲尼聞之孔子聞出涕為之悲曰

古之遺愛也言子產見愛有

庚辰二十一年蔡侯宋元年是歲蔡人逐之而

辛巳二十二年蔡悼侯元年是歲周景王崩子猛立王

王楚遠越使告于宋遠越楚大夫曰寡君聞君有不令

之臣謂華氏向氏也去年宋華向作亂諸侯救宋大敗

為君憂言華向作亂無寧百為宗羞寧不為宋宗寡君

請受而戮之我楚君請受汝叛對曰宋元孤不佞孤自

稱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百為君

憂致生禍亂以拜命之辱敢拜謝君命抑君臣日戰抑

與華向前日君曰余必臣是助汝楚君乃舍我而助華向亦唯命亦

楚君人有言曰人之常言有云唯亂門之無過其門過古禾反

君若惠保救邑楚君若施恩惠以保安我宋國無亢不衷無高貴不善

曰獎亂人之為惡者孤之望也此我之所望於楚也唯君圖之

惟君為我謀之楚人患之宋以義拒楚故患之諸侯之成謀曰時諸侯之

者相與聚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成設若華氏知其窮困而致

聲去楚耻無功而疾戰楚人耻其無功而快疾與非吾

利也二者皆非吾諸侯之利也不如出之不若縱華氏出走也曰為楚功使楚

救救華氏之功其亦無能為也已彼華向亦無復能為亂也救宋而除其害

諸侯救宋而除華氏之害又何求外此復何求乎乃固請出之諸侯之成固請於宋使出

宋人從之宋人慮華氏更為害必欲殺之故諸侯固請然後從之

壬午周敬王二十三年是歲蔡悼侯卒魯取邾師傳例

而敗之曰取其師謂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也邾人愬于晉以其事赴晉人

來討責魯取邾師叔孫婍如晉魯使叔孫昭子往晉人執之

執昭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韓起使邾人聚其兵衆將曰叔孫與

之欲使邾人執昭子叔孫聞之昭子聞其說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

上聲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士景伯語韓起子弗良圖言汝所

而曰叔孫與其讐邾人魯之讐也而欲以昭子與之叔孫必死之昭子

其辱必魯亾叔孫魯國既喪昭子必亾邾必滅邾以報之邾君亾國邾

邾則邾子失國也將焉歸失國必無所歸將益子雖悔邾

之何及亦彼時汝雖悔之所謂盟主所貴為諸侯討違命

也以其能討諸侯若皆相執若以叔孫與邾是焉用盟

主則安用盟乃館諸箕囚昭子於箕邑為○王子朝入

于尹子朝周景王之長庶子也初景王喪太子壽立猛

周人立其弟為敬王至單子劉子樊齊呂王如劉敬王

是子朝入于尹氏之邑敬王出而子朝入于是

朝出居劉子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居狄泉尹氏立王

子○吳人伐州來十九年楚城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時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遠越攝

也吳人禦諸鍾離吳人禦楚師子瑕卒病重楚師燔

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蓋令尹吳公子光曰光闔諸侯

從於楚者衆言諸侯之兵從而皆小國也然皆微畏楚

而不獲已畏楚之威是呂來所以來從楚師吾聞之曰

吾之所聞有云作事威克其愛軍事當以雖小必濟雖小必胡

沈之君幼而狂胡沈二國之君年陳大夫鬻壯而頑陳

夫名鬻者年長而昏頑無知鬻魚缺反頓與許蔡疾楚政頓許蔡三國之

楚令尹死子瑕其師燔軍無帥賤多寵遠越位卑而為

寵之臣帥政令不壹政令不專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六

并楚而為七也雖同帥賤而不能整主帥卑賤無大威

命無大威勢楚可敗也楚兵必可敗若分師先君犯胡

沈與陳若能分兵之兵而必先奔以其君幼而狂其大

先犯胡沈陳三國夫壯而頑皆不能力

戰必致三國敗三國之兵既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則諸侯之兵皆畏而

先奔也諸侯之兵驚畏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而奔北也

請先者去備薄威請分兵先行者去其備薄其威後者

敦陳整旅繼其後者敦固其行陣整頓吳子從之從闔

言三國敗胡沈陳楚師大奔楚兵果大○楚囊瓦為令

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城郢郢楚所都也襄公十四年

楚既築其城矣今子常畏吳復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

言子常為政苟不能衛有國而不城無益也雖增築其

必喪失郢都能守衛城無益也城何益之

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古者天子德及遠方藉四天子

卑天子德守在諸侯猶藉四方諸諸侯守在四鄰古者

親仁善鄰故鄰國諸侯卑守在四竟猶盡吾境

不侵皆為之守衛諸侯卑守在四竟猶盡吾境

守竟音慎其四竟固四竟之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民狎

其野故民皆安習於三務成功春耕夏耘秋收民無內

憂為之民者內而又無外懼外無敵國焉用城國都之

治城以為固今吳是懼而城於郢既不

或焉於虔反畏懼者吳患也而城於郢既不

四援又不能謹四境徒守已小矣其守衛之圖卑之不

欲修郢城以固其內守已小矣其守衛之圖卑之不

獲尚不得為守能無亾乎安得不昔梁伯溝其公宮而

民潰僖公十八年梁伯塹其公宮以為民棄其上民棄

不為不亾何待無民則國夫正其疆場正其四竟之修

其土田治其三時險其彙集險其邊境親其民人內則

其民人使之相親相愛相救助相扶持

**慎其官守** 謹嚴百官之職守

**不僭不貪** 不僭則守其誠信不貪則尚其廉耻

**完其守備** 守備之具無不完固

**又何畏矣** 如此則又何畏哉

**詩曰** 詩大雅無念爾祖

**無亦監乎若敖蚡** 豈不念汝先祖乎

**至于武文** 至于楚武王楚文王此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今日

**猶不城郢** 何嘗城郢

**而郢是城** 棄其四境之守

**不亦難乎** 言守防若此亦難乎以為

**癸未二十四年** 昭侯元年是歲

**于箕** 去年晉囚魯叔孫昭子于箕至

**于門內** 昭子使其家臣梁其蹊待

**乃殺之** 汝則殺

**右顧而笑** 我若顧

**叔孫見士伯** 乃出

**寡君君為盟主之故** 言我晉君為盟

**不腆敝邑之禮** 我晉國有

**使彌牟逆吾子** 使我來迎

**子大叔** 鄭定公

**鄭伯如晉** 鄭定公

**叔孫受禮而歸** 昭子受其禮而歸魯

**明其伍候** 使有部伍相為候望

**信其鄰國** 則

**不懦不耆** 不懦則不受辱不耆則不陵人

**君待不虞** 以待意外不

**無念爾祖** 無念念

**無亦監乎若敖蚡** 豈不念汝先祖乎

**至于武文** 至于楚武王楚文王此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今日

**猶不城郢** 何嘗城郢

**而郢是城** 棄其四境之守

**不亦難乎** 言守防若此亦難乎以為

**癸未二十四年** 昭侯元年是歲

**于箕** 去年晉囚魯叔孫昭子于箕至

**于門內** 昭子使其家臣梁其蹊待

**乃殺之** 汝則殺

**右顧而笑** 我若顧

**叔孫見士伯** 乃出

**寡君君為盟主之故** 言我晉君為盟

**不腆敝邑之禮** 我晉國有

**使彌牟逆吾子** 使我來迎

**子大叔** 鄭定公

**鄭伯如晉** 鄭定公

**叔孫受禮而歸** 昭子受其禮而歸魯

則

守

不

可

也

此

日

過

郢

守

為

以

立

至

之

而

見

受

禮

迎

公

叔



相音游吉相禮天見音太相去声范獻子獻子士鞅也獻子曰若王室

何時周有于朝之亂敬王出奔對曰游吉老夫其國家

不能恤言我年已老尚敢及王室豈敢言及抑人亦有

言曰然而人之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

而憂宗周之隕而憂周室為將及焉所以憂

今王室實蠢蠢焉今王室之亂有蠢吾小

國懼矣我鄭國亦如嫠然大國之憂也然晉大國也為

吾儕何知焉我輩其何敢預吾子其早圖之汝為

詩曰詩小雅錡之聲矣錡小器常稟於壘

惟壘之耻壘大器以喻晉也言錡已聲盡而壘無

王室之不寧王室不安晉

之耻也晉當耻之獻子懼聞太叔之言恐而與宣子圖

乃徵會於諸侯乃召諸侯同期曰明年

父傳年會黃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九卷終

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九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九卷終

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九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九卷終

左傳句解

卷之二十九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九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

昭公八年

甲申二十五年

把悼公元年

叔孫婁聘于宋

魯使叔孫昭子聘于宋國婁救

畧反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名樂大心居桐門見叔孫昭子

語卑宋大夫

言語之問

甲宋大夫以

而賤司城氏

司城樂氏之者亦謂其才德薄也

昭子

告其人曰

昭子即叔孫婁語左右之人云

右師其亾乎

言樂大心必將亾之患君

子賢其身而後能及人

君子能自尊貴其身然後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

是君

有禮

惟禮可以貴身欲身之貴必須有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夫子

謂右師卑其國之大夫而賤其司城之大宗

是賤其身也

必先自輕賤其身故也

能有

禮乎

其無禮可知矣

無禮必亾

無禮則危亾可必矣為定

宋公

享昭子

宋元公為叔孫

明日宴

次日待以宴禮傳曰享

飲酒樂

飲酒相得歡甚

宋公使昭子右坐

坐昭子於宋

言改禮坐語相泣也

相與語而

樂祁佐

宋樂祁佐助

退而告

人曰

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歿乎

言二人皆有

吾聞之

我之所

哀樂而樂哀

哀其可樂而

皆喪心也

皆喪失其心也

心之精爽

精血也

是謂魂魄

心之精血屬陰為

魂魄去之

今宋元公與叔孫昭子皆哀

何且能久

不能久居其位矣為此

季公若之姊

季平子庶姑與

為小邾夫人

其姊嫁小

生宋元夫人

生女嫁宋元

生子

宋元夫

且妻季平子

以宋所生女妻之

昭

昭子聘待且逆之

子如宋

叔孫

聘且逆之

且為季平子迎女季平子

公若從

從昭子在宋

謂曹氏

曹氏即宋元夫人曹小邾

勿與

魯將逐之

言魯人將

樂祁曰與之

勸元公

如是

若果欲

魯君必出

魯君必有

政在季氏三世矣

自季文子專魯政歷武子平子凡

魯君喪政四公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

逞其所欲為

之有也

此天下必

國君是且鎮撫其民

故為國君者必

其詩曰

詩大雅

人之云亾

言人心

心之憂矣

此其所以

魯君失民矣

魯君失其國政

焉得逞其志

安得快其志

靖

命猶可

安靖以待天

動必憂

逆時而動

為下公孫 會于黃父 晉會諸侯于黃父之地交音甫 謀王室也 有子

朝之亂故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趙簡子即輸王粟 輸粟

謀而定之 具成人 具人徒 曰明年將納王 言明年將納王于王

王 子大叔見趙簡子 游吉因會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 趙鞅問以揖 對曰是儀也 游吉答言此乃非禮也 非

之本 簡子曰敢問何謂禮 復問禮之 對曰吉也聞諸先

也 大夫子產 對時子產已歿故稱先大夫 曰此下皆引夫

禮 禮之 天之經也 經者道也 地之義也 義者列 民之行也

行者人所 天地之經 天經地義其實一理故 而民實則

之 以民生天地間必 則天之明 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

之性 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民實因之以順 生其六氣 天

六氣曰陰陽 用其五行 天用五行以養人 氣為五味 行

之氣適口養體為 發為五色 發見於日為青 章為五聲

章徹于耳為宮商角徵羽之 淫則昏亂 氣味聲色用之

五聲以上詳見昭公元年注 淫則昏亂 過度則令人昏

迷而 民失其性 言天以氣味聲色養人不得過其度也

是故為禮 君奉之 聖人恐人之失其性 為六畜 雞犬豕

匱許 五牲 麋鹿麇 三犧 祭天地宗廟 君奉五味 凡此皆

足反 為九文 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華若草

之用也 六采 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 龍黼黻昭其文也 青與赤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五色備謂之繡 君奉

謂之五章 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五色備謂之繡 君奉

五色凡此所以奉成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並見二且

奉五聲凡此所以奉成為君臣上下君尊在上臣卑在下且則地

義此所以法則地為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內且經二物物事

姊父之姊妹為姑女子甥舅母之兄弟為舅昏媾曰昏

重昏曰媾姻亞婿相謂曰亞且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

象天明也為政事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庸力治功曰力行務行其德教

且從四時使民春耕夏耘秋斂為刑罰威獄重刑輕罰

且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且為溫慈惠

和溫良慈祥恩惠和且效天之生殖長育春生夏長天

之恩也聖人

施恩惠以效法天之仁氣此以上言聖王民有好惡

喜怒哀樂此六者民之常情即下文之六志也好呼報

下生于六氣六者皆由陰陽風是故審則宜類人君為

時之所宜且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

哀則哭泣應之樂有歌舞其志樂則喜有施舍其志喜則有施

怒有戰鬪其志怒則攻喜生於好人之喜生於怒生於

惡人之有怒生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信以行賞而

罰而禍人皆且制死生禍以制人之死生好物也人之

此事之至好者死惡物也人之有死此事好物樂也事之好者

也惡物哀也哭之道也哀樂不失人知生可樂而死

取福不為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則天因地和協是

惡以取禍故能與天地參為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叔聞太

言而歎美大禮之對曰禮太叔答言上下之紀所以紀

天地之經緯也織以經緯而成文也民之所居生也有

禮則安無禮則危是君先王尚之所以先代聖故人之

能自曲直人性之曲者自以禮弼之使就於

於謂之成人後謂之成人大禮之所不亦宜乎言其簡

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簡子能守此言故終免

樂大心曰樂大心即我不輸粟以供王室我於周為客

宋商王後故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士伯士自

踐土公盟諸侯于踐土宋何役之不會言自踐

以後宋國而何盟之不同亦無一盟不曰同恤王室

誓之言云同子焉得辟之今王室有難汝安得而子奉

君命樂大心奉君會大事以會議王而宋背盟使宋背

室之盟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右師不敢對大心無受牒

而退受輸粟之有鸛鶴來巢鸛鶴北方之鳥不踰濟

也鸛音劬鶴音欲師已曰魯大夫異哉言可吾聞文武

之世我嘗聞文王童謠有之曰有童子歌謠說鸛鶴之

鸛之鶴之鸛鶴二字分言公出辱之言昭公有辱鸛鶴之

羽鸛鶴之公在外野昭公出奔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

左傳句詳

鸛鴒跌跌也鸛鴒之跳行也張于反公在乾侯昭公在晉乾侯之地徵寨

與襦微求也褰袴也襦內衣也言平鸛鴒之巢鸛鴒之子歲歸從者之衣屨襦而朱反有巢也

言高遠哉遙遙昭公出奔所居之地遠而又遠稠父喪勞稠昭公名也亦傷歎

宋父巨驕宋定公名也立鸛鴒鸛鴒亦傷歎意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故童謠有是師已言我聞今鸛

鴒來巢今鸛鴒果來巢其將及乎吾君其將及於禍乎公若郈

昭伯及魯大夫怨平子公若季公亥也怨季平子惑季

也以介雞益宮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之子務人

且與之出射於外與公為同出而謀去季氏假射弓以

使僚相告公公為之弟公果公責使侍人僚公告

子家懿伯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懿伯曰讒人巨君徼

幸言公若郈孫之徒皆是讒人勸君使事若不克伐季

君受其名則使吾君受其惡名不可為也決不可舍民數世自

公以來魯之失民捨巨求克事今以求不可必也勝負未

且政在焉魯國政令其難圖也難以此圖公退之昭公不

之言故辭子家懿伯曰臣與聞命矣言臣既預聞伐季

言若洩此言若萬臣不獲死恐受洩命之乃館於公乃

留館于公宮以意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有事往公伐季

氏昭公以兵平子登臺而請請命於曰君不察臣之罪

言我君不察使有司討臣巨干戈處使有司臣請待于

臣罪之有無使有司討臣巨干戈處使有司臣請待于

沂上臣察臯我請待於魯城南沂水之上弗許昭公請

囚于費費季氏私邑也平子又弗許公又請臣五乘而出奔去聲弗許昭公又子家子曰即懿君其

許之勸昭公從其政自之出久矣魯國之政令出自季

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之民日入慝作日入日冥也

必有姦邪慝惡之人弗可知也其事不可知也衆怒季氏之衆

將起叛君而助季氏蓄而弗治將蘊將蓄積蘊

蓄積其所民將生心則民將生心異心同求將合則與

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異時吾君弗聽昭公不從叔孫

氏之司馬驪戾帥徒時叔孫在闕其家臣司馬驪臣往

紅公徒昭公之兵也陷西北隅昭公圍之西北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執冰而踞以遊戰皆無戰心孟氏遂伐公徒

孟懿子因其無戰心遂讓而去公孫于齊

齊侯曰自莒疆齊景公言自莒臣請致千社二十五

欲致二萬五千家國疆界以西公喜昭公喜齊

之地以賦給昭公季氏之命公喜昭公喜齊

子家子曰天祿不再言天之福祿天若胙君天意若福

故不過周公終不能過臣魯足矣周公止封於魯失魯

而臣千社為臣今君有魯而失之乃以誰與之立則從

皆棄君而去又况齊景公不如早之晉往

誰與之共立哉昭公不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昭伯臧

也昭公不從弗從昭公之言臧昭伯率從者將盟昭伯臧

適晉國昭公不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昭伯臧



孫從公出奔率從亾之人載書曰戮力壹心言

為盟不得叛公從去聲去聲載盟書戮力壹心言

臣皆當盡力同心好惡同之美惡之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

者無罪必明辨之繾繾從公從公者繾繾而不離無通外內言

不入內言不出無得交通且公命示子家子公命即載書之言也子

家子曰如此言若果吾不可且盟預此盟也羈也不佞

稱名自不能與二三子同心二三子謂從亾者言而且

為皆有罪從者陷君處者逐君皆有或欲通外內或欲

內之言故且欲去君或欲偽負罪以出奔令公自二三

子好亾而惡定汝諸從臣喜出奔而惡焉可同也安可

同好惡也歸國好去聲惡鳥路反焉可同也安可

焉於虔反難勸君逐季氏以致禍罪孰大焉其

有罪孰大於此通外內而去君通外內之言而君將速入吾君

得歸弗通何為不通外內而何守焉何必守公乃不與

盟不預諸昭子自闕歸叔孫昭子如見平子即見季平

子稽顙意如稽顙以頭至地而曰子若我何言叔孫將

也謀昭子曰人誰不言不免成逐子孫不惡名傳於後世不亦傷乎不亦可將

若子何我將何以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言叔孫

我得改過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是我已歿而汝能生之

昭子從公于齊叔孫婁乃與公言以平子悔過之公使

昭子歸公使先平子有異志意如中變昭子齊于其寢

昭子歸歸謀之平子有異志不復納公昭子齊于其寢

昭于耻為意如所欺乃齋使其祝宗祈歿使太祝太宗

戒而居于正寢齊音齋使其祝宗祈歿祈于神欲令

已速戊辰卒昭于因祈而自殺○宋元公將為公故如

晉欲往晉謀納卒于曲棘至曲棘之地而歿亦如樂祁

乙酉二十六年宋景公元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常囊瓦也子西曰太子壬弱太子壬即昭王其其母

非適也昭王之母又非平王之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子

而平王適夫人也適音的下同王子建實聘之建所娶

子西長而好善長上西居長而又好善立長則順

為先子西怒怒子常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

之妻是章君王之惡也國有外援也故言國有外援不

可瀆也不可瀆慢王有適嗣太子壬夫入所不可亂也不可

庶之敗親速讐不立壬是敗親也秦亂嗣不祥以庶長

神怨人怒福佑不我受其名使我實受賂吾君天下假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我益不從楚國何為况以楚國與

哉必殺令尹言必討令尹令尹懼令尹恐子西乃立昭

王乃立太子壬○晉師克鞏鞏子朝邑知蹀召伯盈逐

王子朝伯盈王子朝之黨知子朝不王子朝奉周之典

籍呂奔楚奉成周之舊典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王子

朝使告于諸侯自楚使人告曰昔武王克殷言昔我周

而勝成王靖四方成王繼之康王息民康王繼之並建

之成王靖天下

母弟

此三王者皆封建同姓之弟以為諸侯

臣蕃屏周

以為周室之藩衛屏蔽蕃音煩

曰亦其意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則吾三王所以封母弟者一則恐後世之

也故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

孫昏迷失德

喪敗紀綱傾危覆亾而陷溺入于患難為去聲

則振救之苟有患難則兄弟之國共振起而救援之

至于夷王

夷王厲王之父王愆于厥身

愆惡疾也夷王身有惡疾諸侯莫不

並忝其望

諸侯莫不徧走禱祠其國群望之神

臣祈王身

疾以祈王瘳至于厲

厲王夷王父

王心戾虐

厲王之心戾暴虐

萬民弗忍

萬民不忍害王居

王于彘

彘地名周人流厲王于其地彘直例反

諸侯釋位

周召二公去其所居之位臣

間王政

間猶與也周召二公與治王政事號曰共和

宣王有志

宣王厲之子

也彘之亂宣王尚幼召公虎取而長之於家厲王歿宣王長而有志堪為人君

而後效官

效授也

公乃共立之而授其官政於王

至于幽王

宣王之子

天不弔周

天不弔恤周室

王昏

不若

若順也幽王昏亂不順于德

用愆厥位

以失其位攜王奸命

攜王之少子伯服也幽王娶申姜生太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是伯服奸命也攜戶圭反

諸侯替之

申伯與犬戎攻殺幽王諸侯因共廢伯服

而建王嗣

立太子

用遷邠鄆

邠鄆洛邑也成王建都于此平邠音平王始遷居焉邠音夾鄆音辱

則是

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

由此觀之則是兄弟之國至能用力於王室者如此也

於惠王

平王之六世孫

天不靖周

靖我周

生頹禍心

頹惠王庶叔也包藏

禍心莊公十九年作亂頹徒回反

施于叔帶

叔帶襄王之弟也魯公二

惠襄辟難

惠王避子頹之難襄王避叔帶之難襄王惠王之子辟音避難去聲

越去王都

惠王適鄭襄王處于鄭地汜

則有晉鄭

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

咸黜不端

皆為王室

去不端 直之人 臣綏定王家 王室之事 則是以綏撫安定 則是以兄弟之能率先

王之命也 率循先王之命者如此也 在定王六年 定

襄王之孫定王六年 秦人降妖 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皆謂

年即魯宣公八年 曰周其有頤王 頤口上鬚也言周當有 亦克能修

其職 此頤王者能 諸侯服享 諸侯服從而 二世共職 世

之久諸侯皆供職貢也 二 王室其有間王位 二世之後

世謂靈王景王共音供 諸侯不圖 諸侯不謀而

受其亂災 秦人妖言止此受其亂災本指 至于靈王 簡

生靈 生而有頤 其初生時 王甚神聖 靈王甚有 無惡於

諸侯 無所取怨 靈王景王 景王乃 克終其世 能終其世

今王室亂 今者王 單旗 即單 劉狄 即劉文 剥亂天下 立

君以剥喪變 壹行不若 專一行不 謂先王何常之有 謂

亂周之天下 唯余心所命 唯我心之所 其誰敢請之 誰敢有

王無有 帥群不乎之人 乎至也帥群衆 且行亂于王室 行

不然 侵欲無厭 侵漁網欲無有 規求無度 規覓貪求

禍作亂 貫瀆鬼神 慣習瀆慢鬼神 慢棄刑法 侮慢廢棄先

于王室 奸齊盟 違倍奸犯齊一 傲狠威儀 傲情狠戾以為一身

之盟誓奸音干 晉為不道 肆為不道 是攝是

矯誣先王 矯詐誣罔以奸 思肆其罔極 心之所思欲

輔立王子勾而攝持之使 茲不穀震盪播越 不穀子朝自稱也言使我震

窮極之 不傾危佐贊之使 不穀子朝自稱也言使我震

不適所居音蕩竄在荆蠻竄逐於荆蠻之未有攸底攸所也

言未有所底止之地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若我一二同姓兄弟國獎

順天法崇獎安順無助狡猾無助凶狡奸猾之呂從先

王之命以從先王毋違天罰言單劉為亂從之者必有

救圖不穀救我之憂則所願也則所願於敢盡布其腹

腹心之所蘊及先王之經與先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

實為我深圖謀之昔先王之命此以下言曰王后無適

王后若無親生則擇立長則擇庶子年長年鈞呂德若

之子適音的則論其德鈞呂卜若德同則論王不立愛私所寵愛

德之厚薄德鈞呂卜其卜之吉者古之制也此言先王

子公卿無私三公六卿無得私附古之制也之法制也

○按王后嫡子或則嫡之子當立不專立長也此蓋子

朝之母賤於王猛之母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

也賤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十五年太子壽卒穆后單

劉贊私立少單劉二子贊助景王私呂間先王以間錯

法制間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言諸侯也閔

馬父聞子朝之辭閔馬父魯大夫問曰文辭呂行禮也

言人之有文辭者所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今子朝干犯景遠晉之

大遠離晉之大國呂專其志以專行其無禮甚矣其為

亦已文辭何為辭亦將何為哉齊有彗星彗星星有

此星見彗以歲反齊侯使禳之齊侯使祭以禳晏子曰

無益也言雖禳除祗取誣焉適以自天道不諂諂疑也

補人國其意明白不貳其命禍福之來不可移易若之何禳之若無可疑者諷音恬

且天之有彗且夫天之有彗星也且夫天之有彗星也

君無穢德吾君之德苟無穢惡又何禳焉又何以禳除為哉若德之穢若穢德上

禳之何損雖曰禳除何損於災祝史之為祝史以祈禳為職者無能

補也其所為無補於禍福也公說景公悅其言乃止乃不祭禳齊侯與晏

子坐于路寢路寢齊君之正寢也公歎曰美哉室公嘆而稱宮室之美其誰

有此乎公自知其德不能久有齊國故言誰得居此室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問公此言果何意也公曰吾君為在德言我以為有德者當能有此室也對曰如

君之言答言果如其陳氏乎得齊國而有此陳氏雖無

大德陳氏雖無盛大之德而有施于民而施惠于齊民豆區釜鍾

之數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此公量也若陳氏私量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鍾

乃大矣詳見三年註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取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

公厚歛焉齊君厚歛於民山林川澤之利無絲毫不貸歛去声陳氏厚施焉陳氏

厚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視公有加民歸之矣民心皆歸陳氏矣詩曰詩小雅車牽篇雖

無德與女言雖無大德以及於汝女音汝式歌且舞式用也要有喜悅之心用歌舞之

陳氏之施陳氏之厚施也民歌舞之矣民皆歌舞而喜樂之矣後世若少

情後世子孫若少怠情不自強於德政陳氏而不亾陳氏當此則國其國

也已則齊國必為陳氏之所有也公曰善哉言善是可若何因問當何策以

制對曰唯禮可已之已止也言陳氏之在禮論之家

施不及國大夫之家所施恩澤不得及于國人民不遷四民不得改其業農不移

之數

乃大矣

公厚歛焉

厚施于民

農主工賈不變工治器用之役賈主貿遷之士不濫為

夫者不得官不愾有官守者不得愾大夫不收公利夫

不得施惠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嘆其言雖善而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君為國也吾今乃知唯對曰禮之可君為

國也久矣言禮之可以治與天地並天尊地卑而君令

臣共君出其令臣供其父慈子孝父愛其子兄愛弟敬

也凡此數者皆君令而不違君出令而臣共而不貳臣

命而不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子孝順而箴諫

兄愛而友兄愛而弟敬而順弟敬而夫和而義夫和睦

義宜之妻柔而正妻柔而守姑慈而從姑尚慈而婦聽而

婉婦敬聽而禮之善物也凡此皆禮公曰善哉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稱善而言吾今乃知此對曰先王

所稟於天地君為其民也言先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於天地而以為其民也為去声是君先王上之禮之大如此所

丙戌二十七年楚昭王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光吳王諸樊子蓋壽夢生四子諸樊也餘祭也夷昧也

季札也而季札賢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季札季

札不受故諸樊卒餘祭立餘祭卒夷昧立夷昧卒子僚

越光而代札今光欲弑王僚故掘地為室伏甲士於其

中誣鱄設諸寘劔於魚中君進鱄諸伍子胥所薦勇士

音窟鱄遂弑王鱄諸拔魚中季子至時季札聘於上曰苟

音專鱄遂弑王鱄諸拔魚中季子至時季札聘於上曰苟

音專鱄遂弑王鱄諸拔魚中季子至時季札聘於上曰苟

音專鱄遂弑王鱄諸拔魚中季子至時季札聘於上曰苟

先君無廢祀言我之先君不廢其祭祀民人無廢主我國人民不廢其宗主社

稷有奉吳之社稷有承奉之人國家無傾吳之國家無傾危之患乃吾君也

則已立者乃吾之君也吾誰敢怨我又將歸怨於誰哉哀歎事生哀王僚之歎喪事聞

廬之生君待天命以待天命之自定非我生亂篡弒之亂不自我生立者

之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先人之道也是亂由先人起也

討光故云爾也楚郤宛直而和郤宛楚左尹也以直

逆國人說之楚國之人皆喜悅其為人費無極惡之無極惡郤宛得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囊瓦為令尹好無極譖郤宛焉欲

而殺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宛字詐言郤宛欲

去又謂子惡又設計而令尹欲飲酒於子氏詐言子常

汝家飲子惡曰我賤人也楚之賤官也不足巨辱令尹

不足屈辱令尹尹親臨我家令尹將必來辱令尹果肯為惠已甚其為

寵我吾無巨酬之報獻之禮若何將如何無極曰令尹

好甲兵言子常之所好者甲子出之子謂郤宛出其吾

擇焉我為選擇取其取五甲五兵無極取兵器曰實諸

門令郤宛以此甲兵置諸門首令尹至待子必觀之必取汝甲而從

巨酬之汝從以此甲兵為報獻之及饗日郤宛不知其

至享子帷諸門左帷帳於門左無極謂令尹曰無極忽

云吾幾禍子之禍也幾音祈子惡將為子不利郤宛將

於甲在門矣伏甲已在子必無往勸子常必不令尹使

子其門左矣子必無往可往郤氏飲令尹使

子其門左矣子必無往可往郤氏飲令尹使



視郤氏子常使人往視郤氏之門則有甲焉果有兵甲在門不往子常遂不肯往召

鄆將師攻郤氏鄆將師無極之黨也子常召而告以郤氏欲害已之故將師得命而即以兵攻

且熟之且以火燒其家子惡聞之聞鄆將師攻已遂自

殺也郤宛知其不殺免乃先自殺國人弗熟國人素重郤宛知其家令曰將

不熟郤氏言國人若不肯燒郤氏者與之同罪當坐郤氏同罪或取

一編管焉編管編茅以覆屋曰苦者或取一秉秬焉秬禾

莖也秉把也或取秉秬國人怒而投遂弗熟

也民不肯焚之也為會于扈晉會諸侯大夫于扈謀納公也謀納

宋衛皆利納公宋衛二國君與昭公相好皆以納公為利固請之固請

范獻子取貨於季孫晉范鞅受賂謂司城子梁即宋樂與

北宮貞子即衛北宮喜也曰季孫未知其辜言季平子未知所以得罪之由而

君伐之而魯君驟然以兵伐之請囚請亾請囚于費又請以五乘亾於是乎不

獲魯君皆不之許君又弗克既興兵伐之不勝而自出也遂自出奔夫豈無

備季氏豈無守備而能出君乎果無守備則何能出其若乎季氏之復復猶安也

天救之也乃天意實救助之也休公徒之怒故使公徒休息其怒

而啓叔孫氏之心又開啓叔孫氏之心以救季氏不然若非天意豈其伐人

而說甲執冰而公徒皆釋甲執冰以游戲者此見天意休公徒之

叔孫氏懼禍之濫叔孫氏恐兵禍之濫及于已而自同於季

氏遂與季氏同心以叛此可天之道也此乃天道救季氏也非人事也

魯君守齊魯君出奔而守於齊國也三年而無成今三年矣而無成功季氏甚

得其民季氏甚得國人之心淮夷與之魯之東夷與之相好皆服屬之有十年之

備其所積蓄可用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而齊不致力其實與楚同援季氏也有

天之贊謂天救之有民之助謂甚得其民心有堅守之心其心主於固守即十年之

年之備也有列國之權其權侷於諸侯而弗敢宣也有此六者堅守臣節而不敢用

事君如在國謂每歲納馬與從以者之衣屨故鞅臣為難故我以納二

子皆圖國者也謂樂祁犁比宮喜皆以謀國為己任者也而欲納魯君而欲

公於魯公於魯鞅之願也此亦我心所願欲也請從二子我請從汝圍魯二人以兵

無成若其無成功不克納歿之以身徇之示不徒還以恐二子二子懼二人聞

皆辭皆辭而避乃辭小國士鞅辭謝諸小國而皆畏懼

臣難復以難納昭公而復命於晉君難去声楚郤宛之難今年令尹子

國言未已國人之旁言尚未止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國中祭祀進胙肉者皆詛

子常胙才故反沈尹戌言於子常沈尹戌沈諸梁之父為楚右

曰夫左尹與中廐尹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也莫知其罪二人不知得罪

之而子殺之子指子常遽然殺之臣興謗讟以起楚國人謗讟怨讟至于今

不已自夏至今怨言不止戍也惑之我切為汝疑之仁者殺人臣掩謗者

之人假使殺人而猶弗為也尚且不肯為此今吾子殺

人臣興謗起國人之怨謗而弗圖而不蚤為不亦異乎

不亦異於仁者之所為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夫費無極者乃楚

莫不知楚國之民莫不備知其奸惡者去朝吳在十五年姤其有出蔡

侯朱在二十二年無極取貨於蔡悼侯喪太子建在二

諸太子以方城叛殺連尹奢即伍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蔽

平王之耳目使不聰蔽不然苟不如此平王之温惠共儉平王之為

君温良惠慈恭敬有過成莊其德有過於楚成王莊王無不及焉無

不及於所曰不獲諸侯所以不得諸侯為之盟主邇無極也徒以其

極之謗也今又殺三不辜今又殺三無罪之人臣與大謗信近無

以起國人幾及子矣國人謗無極且近子而不圖汝尚

為將焉用之將安用此謗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且鄢將

領矯詐稱曰滅三族即郤氏陽國之良也三人者皆楚

而不愆位在位素無過失吳新有君吳光新立而有君疆場日駭楚

之疆楚日有楚國若有大事楚國若有軍子其危哉衆

不附恐生他變國人必歸知者除讒有智之人除讒

罪於汝而殺之此危道也今汝近信讒身也知音智今子愛讒臣自危也人以自取危甚矣其

惑也此不可曉子常曰是瓦之罪稱名而引敢不良圖咎以自責

敢不善子常殺費無極鄢將師用沈尹戌之言盡滅其

自圖謀并誅二臣說于國以解說于國人之罪也謗言乃

族人之族止國人乃止

不諉子常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一

昭公九年

丁亥二十八年

吳王闔廬元年是歲鄭寧公卒子蠆立是為獻公

晉殺祁盈及

楊食我

祁盈祁午之子也楊叔向邑名食我叔向之子也祁盈被讒而歿誅其黨楊食我食音似遂

滅祁氏羊舌氏

族滅二家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巫氏聘夏

姬生女而貌美叔向欲娶之

其母曰

子靈之妻

子靈巫臣也妻謂夏

也殺三夫

謂陳御叔早夭楚襄老戰沒巫臣娶之亦歿一君

可無懲乎

陳靈公為夏一

子而亾一國

楚莊滅陳兩卿矣

可無懲乎

孔寧儀行

可無所懲戒而

吾聞之曰

甚美必有甚惡

吾聞人有所云

循環無窮故甚美者必有甚惡存乎其間

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

夏姬是鄭穆公少妃

姚子所生之女子貉之妹也夏子貉即鄭靈公子貉早死無後靈

遇弒而無子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公

而天聚其美於夏姬之身將必曰是大有敗也甚美必有甚惡故知將

大有敗於後也昔有仍氏生女有仍古諸侯之黜黑髮稠而黜黑

而甚美其貌光可曰鑑髮膚光色名曰玄妻因髮黑故名曰玄妻

樂正后夔取之舜時樂官后夔生伯封有仍氏生子實

有豕心其心似猪貪恠無厭貪財恠力無有忿類無期

念戾也忿怒狠戾謂之封豕封大也因其名為有窮后

弄滅之有窮國之君名弄篡夔是曰不祀言夔因取有

子以致滅且三代之亾幽之亾其國共子之廢共子

申生也以驪皆是物也物指美女也夏以妹喜商以妲

姬而不得立女何曰為哉汝何以夏姬夫有尤物夫有尤

子申生足以動移苟非德義苟不能以足乎已之德則

必有禍則必為異日蓋叔向懼聞母之言不敢取不敢

姬平公彊使娶之娶其女為妻彊上聲生伯石伯石即

女所生伯石始生初生姑視之叔向之及堂行至聞其

聲而還聞生兒啼曰是豺狼之聲也言其啼聲狼子野

心豺狼之子山野非是若非莫喪羊舌氏矣何以喪羊

哉言其必有滅遂弗視其母遂魏獻子為政獻子名

族之禍喪去聲分祁氏之田曰為七縣鄆一祁二平陵三

卒代之為政田曰為七縣梗陽四塗水五馬

三傳切羊

首六分羊舌氏之田  
孟七 曰為三縣  
銅鞮一平陽 謂賈辛  
大

夫司馬烏  
平陵大夫 為有力於王室  
二十二年賈辛司馬 故舉

之  
舉以宰邑賞其勤王之功 謂知徐吾  
塗水大夫趙朝 平陽韓固  
首

夫魏戊  
梗陽大夫 餘子之不失職  
餘子晉官名卿之庶子為

失其能守其業者也  
能保守其祖父之業者也 其四人者  
司馬彌牟

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  
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先受

後見者言采衆而  
曰賢舉也  
以四人皆有賢材故舉之 魏子謂成鱣

鱣晉大夫  
吾與戊也  
魏舒之庶子也 人其曰我

為黨乎  
人得不得以我為黨其親乎 對曰何也  
成鱣答云何 戊之為人

也  
且魏戊之為人 遠不忘君  
迹雖疏遠而心在 近不偏同  
有寵

不逼迫同位常  
居利思義  
其處財利則思合 在約思純

其處窮約則思純正  
有守心而無淫行  
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

雖與之縣  
縣與之一 不亦可乎  
果何不可之有 昔武王克商  
武王

克勝  
光有天下  
光大也以光大 其兄弟之國者  
之往也

而往封  
十有五人  
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邲霍魯衛

此言十五人者紀載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以同姓而封

亦約言之  
皆舉親也  
皆舉其親 夫舉無他  
舉用人才 唯

不必強說  
皆舉親也  
以為諸侯 夫舉無他  
初無他道 唯

此文王  
毛詩作王季韓詩及 帝度其心  
帝上帝也言天

之心凡事皆得  
莫其德音  
莫安定貌言德教之 其德克

**明** 其德如日月監照在下之明 **克明克類** 能使物物得其所不失其類 **克長克君** 有能

為人師長之德能有為人 **王此大國** 故為人君而王此 **克順克比** 能為國人所順從又 **比于文王** 天下之人

長短相成 **其德靡悔** 其德皆合 **既受帝祉** 上帝之 **施于孫子** 施猶廣也言受天之福以施及後 **心能制**

社 **義曰度** 此以下覆解詩之九德言文王之心 **德正應和** **曰莫** 其德正靜民皆應 **照臨四方曰明** 照臨四方無隱

和是為莫然清靜 **勤施無私曰類** 勤行施惠無所偏私 **教誨不倦曰長** 教

其民無有厭倦之 **賞慶刑威曰君** 慶以作福而賞人刑 **慈和徧服曰順** 慈祥和睦而天下 **擇善而從之曰**

道也 **比** 比方善事使得 **經緯天地曰文** 經緯天地相錯而 **德不愆** 凡此九者之 **作事無悔** 所以動而 **故襲天祿** 故

受上帝 **子孫賴之** 施及後世而子 **王之舉也** 主稱魏子 **及其逮哉** 其福祿亦將 **賈辛將適其縣** 將往所治 **見於**

魏戊等 **近文德矣** 舉魏戊等為勤施無私其四 **所** **魏子** 始見 **魏子曰辛來** 呼其名進 **昔叔向適鄭** 昔日叔

鄭國 **駸茂惡** 駸茂鄭然明 **欲觀叔向** 聞叔向之賢 **從使** **之收器者** 從隨使人收徹 **而往** 往而 **立於堂下** 從收器

堂 **一言而善** 然明時發一 **叔向將飲酒** 叔向時享畢 **聞** **之** 聞然 **曰必駸明也** 叔向素聞然明之下 **下** 叔向 **執其手**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之 **明言** **曰必駸明也** 賢故聞言而知之 **下** 下堂 **執其手**

呂上執然明之手以升曰昔賈大夫惡叔向言昔日賈國大夫亦貌醜

娶妻而美賈大夫娶妻有美色三年不言不笑妻嫵其醜同居御

呂如臯賈大夫為妻御射雉獲之射雉鳥中而得其妻

始笑而言其妻喜其有才能得雉賈大夫曰才之不可

言人立身處世不可無材我不能射設使我女遂不言不笑夫

汝遂終身不言不笑也夫音汝下同夫音扶今子少不颺叔向謂然明汝

若無言若無堂下吾幾失子矣我幾乎失汝言之不可

呂已也如是人之不可無遂如故知叔向遂與然今女

有力於王室魏子語賈辛云我吾是呂舉女吾所以舉

夫以見才之不可見才之行乎爾其敬之哉敬謹毋墮乃力毋墮汝

功力也隨音隳仲尼聞魏子之舉也孔子聞魏獻以為義謂其

事曰近不失親內舉其子遠不失舉外舉其賢可謂義

矣可謂合又聞其命賈辛也又聞命賈以為忠謂其忠

故先于王詩曰永言配命王者長言我之自求

多福是自求衆忠也言人能忠必魏子之舉也義其舉

合其命也忠其命賈其長有後於晉國乎福及于孫故

○梗陽人有獄梗陽縣人魏戊不能斷戊為梗陽大夫

曲呂獄上以其訟上於其大宗賂呂女樂訟者之大宗

女魏子將受之將受魏戊謂闔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

臆以占反女音汝曰主呂不賄聞於諸侯主謂魏子也言我主

君以不好賄之盛名

三傳切詳



諸侯聞於若受梗陽人者若受梗陽訟賄莫甚焉其為貨賄莫甚於此吾

子必諫汝二子必當諫止之皆許諾許入諫退朝魏子朝君既退待於庭

二大夫待於庭下饋入饋餽召之魏子召二大夫共食比置二大夫自始食至食

盡此三歎三次歎息既食食畢使坐魏子命二大夫坐魏子曰吾聞諸

伯叔伯叔猶言前輩諺曰所舉俗語有云唯食忘憂人惟飲食之時忘其憂慮

吾子置食之間今二大夫始食至異之間三歎何也汝三次歎息何其不忘憂也

同辭而對曰二大夫同聲而答云或賜二小人酒言昨日偶有人以酒賜我二人

不夕食因飲醉而不曾晚食今早飢甚饋之始至適事饋饌初至恐其不足不

足以飽其所欲是且歎此所以一歎也中置至食及半自咎曰因自悔咎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言豈有將軍食我而有不足飽所欲之是理乎魏子將中軍故稱將軍食音似

且再歎此所以再歎也及饋之畢至食之終願且小人之腹小人二大夫自

也為君子之心君子以稱魏子屬厭而已屬足也言我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

心亦必如此無過貪也此所以為之三歎也屬音燭厭平声獻子辭梗陽人知二大夫諷諫

規辭不受其賂傳言此魏氏之所以興也

戊子二十九年鄭獻公元年龍見于絳郊絳晉所都之邑也

音現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太史曰吾聞之我之所聞有云蟲莫知

於龍鱗蟲之類惟龍最巨其不生得也以龍不可謂之生而得之

知信乎以龍為智誠然乎哉對曰人實不知蔡墨答言人不能致生龍乃是人自不智

非龍實知非龍實有智也古者畜龍因言古者嘗得養龍之事畜許六反下並同故

國有豢龍氏豢養也豢龍氏前代董父之後也豢音患有御龍氏御龍氏謂劉累之後

獻子曰是二氏者言此泰龍御吾亦聞之我亦嘗聞而

不知其故而未知其事實是何謂也請問其故對曰昔有颺叔安蔡

答言古者有颺之國其君名叔安者颺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

董實甚好龍其性極好龍好去声能求其耆欲能求知龍之所好者習什志反已

飲食之因其所好以飲食去声下同龍多歸之故龍多有歸董父者乃擾畜

龍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巨服事帝舜以能畜龍服事虞舜帝賜之姓曰

董因舜賜姓故名董父氏曰泰龍泰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驂川封其

驂川驂水也驂夷氏其後也驂水也上夷皆董姓董父之後也故帝舜世有畜

所以帝舜之世有畜龍之官及有夏孔甲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擾于有帝其

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四龍為一乘此言天帝賜孔甲以一乘之龍河漢各二漢

之龍各二合而為四各有雌雄各有一雌一雄孔甲不能食孔甲得龍而不能養而

未獲泰龍氏未得泰龍氏之官有陶唐氏既衰唐堯之後衰微其後有

劉累劉累堯之後學擾龍于泰龍從泰龍氏學擾龍之術巨事孔甲遂

擾龍之技服事孔甲能飲食之求其所欲以飲食之夏后嘉之夏后即孔甲嘉美其能養

賜氏曰御龍賜劉累之後以御龍為氏巨更豕韋之後豕韋國名彭姓更代也蓋

逐其君而以劉龍一雌所畜之龍一雌忽然而成潛醢潛藏也劉累藏以為醢夏后饗之孔甲享而食之既而使求之

既享龍醢卒事又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而遷于魯縣以自貶退於

使御龍氏求致龍是彭豕韋復歸其國范氏其後也商滅豕韋復封劉累子孫其後為晉范氏獻子曰今

何故無之問今世何故不畜龍對曰夫物答言大凡天下之物有其官物每

三傳切羊

各有其官 官脩其方 居是官者必修其 朝夕思之 自朝

以主掌之 常謹 一日失職 若一日失其 則及之 則有及罪 失官

不食 失其官守 官宿其業 居官者安其所 其物乃至 則

掌之物自然而生若 若氓棄之 之事令職事不修 物

乃坻伏 則其物乃 鬱湮不育 鬱滯湮塞不復生育故 故

有五行之官 所以自古有主金木 是謂五官 號為五實

列受氏姓 實以行列並受賜氏賜姓之 封為上公 當其

封以上 祀為賢神 及其死則享 社稷五祀 能修其業者

公之爵 祀為賢神 以貴神之祀 是尊是奉 俱為王者 木正曰勾

芒 正官長也 木官之長 號曰勾芒 取 火正曰祝融 火官

號曰祝融 取其 金正曰蓐收 金官之長 其名蓐收以秋

水正曰玄冥 水官之長 號曰玄冥 土正曰后土 土官之

后土土為群物 龍水物也 龍魚蟲之長水 水官棄矣 後

廢水官 故龍不生得 內之靈物也 不然 若此 周易有之

則以周易爻辭 在乾之姤 姤卦初九爻變為 曰潛龍勿用

乾卦初九爻辭言陽氣在 其同人 乾九二爻 曰見龍在

田 乾卦九二爻辭言陽氣出地上如龍之 其大有 乾九

變為 曰飛龍在天 乾卦九五爻辭言陽德聖人 其夬 乾

九爻變 曰亢龍有悔 乾卦上九爻辭言陽剛之盛 其坤

為夬卦 曰見群龍無首吉 乾卦用九爻辭言剛德不

變為純坤 曰見群龍無首吉 可為天下先故觀見諸陽

變為純坤 曰見群龍無首吉 可為天下先故觀見諸陽

之爻無為坤之剝坤上六爻曰龍戰于野坤卦上六爻

首則吉也變為剝卦曰龍戰于野辭陰盛之極

龍不朝疑于無陽故陰陽交戰也若夕見意謂設使龍不出見則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獻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又問五官之長配食於對曰

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

此四叔之名重平声下同實能金木及水四叔能治其官使重為勾芒重能

事故使該為蓐收該能治金事脩及熙為玄冥二子能

為木正故使為金正故使世不失職四叔子孫世遂濟窮桑少皞居于窮

功此其三祀也此木正金正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顓頊代

天下者其為祝融故使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

氏以諸侯霸九州者為后土句龍能治土事此其二事

也此火正土正之事也后土為社句龍為稷田正也稷之為神掌

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烈山氏神農世為稷柱能植百

田自夏后氏祀之夏后氏以前皆周棄亦為稷棄周之

唐虞時自商后來祀之湯既勝夏廢柱而○晉趙鞅荀

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之孫荀寅中行荀吳之子也

守遂賦晉國一鼓鐵冶石為鐵用橐扇鞴謂之鼓此蓋

呂鑄刑鼎刑書於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宣子范匄

書今荀寅謂其可以長為仲尼曰孔子議晉其亾乎言

國有取失其度矣失其為國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

國之道

亾之道

法度

晉之為國當守始封之君唐叔虞所受於周之法度

呂經緯其民

用之於民猶布帛之

有經

卿大夫呂序守之

各以位序守其法度

民是呂能尊其賢

而為民者能尊其貴而畏其威刑也

賢是呂能守其業

貴而為官者宜民宜人能守其業而

保其祿位也

賢賤不愆

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刑貴賤相安舉無愆失

所謂度也

所謂有國之法度也

文公是呂作執秩之官

晉文公所以作執秩主爵之官為被

廬之法

蒐于被廬而修唐叔之法事在僖公二十七年

呂為盟主

以主中諸侯之盟今

棄是度也

今廢棄祖宗之法度

而為刑鼎

而著刑書於鼎民在鼎矣

民知罪之

輕重爭端在於鼎矣

何呂尊賢

棄禮徵書豈復畏貴者之威刑

賢何業之守

民不奉上

則貴者何以守其祿位

賢賤無序

貴賤爭無復次序

何呂為國

何所持以為國且

夫宣子之刑

况夫范宣子所作之刑書

夷之蒐也

乃蒐夷之法也事在文公六年晉

國之亂制也

是時一蒐夷之後而三易中軍之帥以致賈季箕鄭之徒作亂故曰亂制

若之

何呂為法

如之何可以蒐夷之制為晉國之定法

蔡史墨曰

蔡墨為晉太史范氏

中行氏其亾乎

言二家其有危亾之釁乎

其及趙氏

禍必及於趙氏若德

氏能修德可呂免

可以免禍為定十二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

已丑三十年晉頃公卒

子午立是為定公

鄭游吉乎

鄭使子太叔弔於晉

且送葬

兼送項公之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

魏舒使士彌牟詰問太叔曰

悼公之喪

襄公十五年晉悼公卒

子西乎

鄭公孫夏來弔

子蟯送葬

公孫來

送葬蟯古表反

今吾子無貳

貳副也謂子太叔以一人兼弔葬也

何故

因何故廢此禮對

曰諸侯所呂歸晉君

太叔荅言諸侯所歸之者

禮也

有禮也

也者

所謂有禮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

小國服事大國大國字愛小國此之謂也

事大在共其時命所謂事大國者在隨時字小在恤其

所無字小國者當不臣救邑居大國之間而居於小國

之共其職貢供其歲時與其備御不虞之患及其不可

為備禦者御音禦豈忘共命豈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先王之制

古先聖王御音禦諸侯之喪凡諸侯士乎遣士往大夫送葬使

夫行送葬之禮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嘉好謂嘉禮聘享謂賓

去於是乎使卿唯此數事晉之喪事前此晉救邑之間

適遇鄭國無事先君亦行會葬于晉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音弗

而執紼者矣紼音弗若其不問適遇鄭雖士大夫有所

不獲數矣雖使士弔大夫送葬亦有大國之惠大國謂

以惠恤小國者亦慶其加禮為有加也而不可計其乏

士大夫不及數是於先王明底其情所以善其有加而

之禮為有乏也則不討之取備而已故但取其

知鄭國致其情取備而已故但取其

實也底音旨取備而已故但取其臣為禮也以為小

字小之靈王之喪襄公二十九

禮也靈王崩我先君簡公在楚其時

公朝楚未歸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故使印段救邑之少卿也

君既在楚上卿居守王吏不討時天子之有恤所無也

故使少卿也少去声王吏不討司不討鄭罪恤所無也

知鄭所無故恤之也今大夫曰今汝晉大女盍從舊

舊有豐有省舊日弔喪之禮如不知所從將何所從從

其豐若從豐則寡君幼弱則我鄭君方是臣不共所以

親來從其省若從省則吉在此矣則我已在此唯大夫

弔喪從其省禮之時則吉在此矣足以備事矣唯大夫

圖之唯晉之大晉人不能詰傳言太叔之敏○吳子使

徐人執掩餘二十七年闔廬弒吳王使鍾吾人執燭庸

鍾吾小國也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二子同時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楚昭王大封二子與之子西諫曰

公子申吳光新得國言闔廬初而親其民而親恤視民

如子愛民如辛苦同之與民同其將用之也凡若是者

將以用若好吳邊疆若楚以和好使柔服焉以柔道制

服猶懼其至猶恐吳人恃吾又疆其讐讐謂二公子乃

之仇也我又大封呂重怒之以增重吳子無乃不可乎

以強其讐仇之人吳周之胄裔也夫吳之為國泰伯仲雍皆太而

棄在海濱泰伯仲雍奔荆蠻以孫不與姬通不得與同

交今而始大比于諸華而自比于光又甚文闔

甚有將自同於先王昔太王王季亦自西戎比不知天

將呂為虐乎不知天意或者欲使翦喪吳國使闔廬用

削喪滅其而封大異姓乎而以其土地封其抑亦將卒

呂祚吳乎不然則是將其終不遠矣然觀吳之行事可

我盍姑億吾鬼神姑且也億安也我何不而寧吾族姓

而寧謐安我呂待其歸以待吳人善將焉用自播揚焉

將安用自搖動害王弗聽不從子吳子怒闔廬問於伍

負曰召子胥初而言伐楚而汝也初二十年前汝余知

其可也彼時我固知而恐其使余往也我所以沮汝之謀者恐其使我

任伐楚之事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人謂王僚又惡伐楚之功為王僚所有惡去声

今余將自有之矣今我將自伐楚而有其功矣伐楚何如伐楚之計何以施為

對曰子胥楚執政衆而乖言楚之執政衆多而意向乖異不相統一莫適任

患國家有患無有以身親任之者適音的任音壬若為三師呂肆焉肆猶勞也若分為三

軍以勞敵楚一師至初一軍往伐楚彼必皆出彼楚人必皆出彼

出則歸楚兵既出則我舍之而歸彼歸則出楚兵絕歸則我又楚必

道救楚兵屢出必疲敝於道路之間亟肆呂罷之亟數也我數勞肆之

多方呂誤之聲東擊西多聲方以迷誤之既罷而後呂三軍繼之楚兵既罷

我乃合三軍同力以伐之必大克之必能大勝楚也闔廬從之從子胥楚於

是乎始病楚始為吳所病也為定公四年吳入郢傳

庚寅三十一年晉定公元年晉侯將呂師納公晉定公新立將用兵納魯

昭公歸國范獻子曰獻子范鞅若召季孫而不來言今若召季孫子而不肯來晉

則信不臣矣則信其為不臣之人矣然後伐之若何然後用師晉

人召季孫從范鞅之言獻子使私焉使人私告季孫曰子必來子謂季孫

必祇命而來我受其無咎我為汝保其必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平子乃與荀躒會于適歷之地以見晉人釋君而附臣也躒力狄反適音的荀躒曰寡

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言晉君使我問汝何故逐出其君有君不事

有君而不終所事周有常刑周室有經常之典刑子其圖之汝可自圖謀之季孫

練冠麻衣跣行季孫為喪服素練之冠麻布之衣徒跣而行以憂戚自責伏而對曰



俯伏事君言服事臣之所不得也言我願事君而君不肯還故不得事君也

敢逃刑命豈敢逃避刑戮之命君若曰臣為有罪君皆指昭公也

有請囚于費請自囚于費邑臣待君之察也以待我君察其罪之有無亦唯

君唯君所處之若曰先臣之故若魯君以季氏先臣有功之故不絕季氏絕不

季氏之祀季氏之祀別立而賜之而賜平子若弗殺弗若得免於死

君之惠也此則我君之恩惠也死且不朽身雖死而君恩不朽若得從君而

歸若得從我君而歸國則固臣之願也則固臣之所願也敢有異心豈敢復有

他志他志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云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平子從智伯往乾侯迎公

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子家羈勸昭公從平子歸一慙之不忍若不忍此一時

慙之慙之則瀆死於外將為終身之慙矣公曰諾昭公將許之衆曰在

一言矣從公之衆皆云晉既憂君則在君之一言矣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

孫荀躒曰晉侯之命昭公之失國也且曰寡君且致寡君

使躒曰君命討於意如晉君使我奉魯君之命而討季孫之罪意如不敢

逃死季孫不敢避其死罪君其入也公可從季孫以歸國公曰君惠顧先君

之好答言晉君肯加惠顧念魯先君之和好施及亾人施廣其惠以及我失國之人

將使歸糞除宗祧糞掃也將使歸國糞掃除治宗廟以事晉君則

不能見夫人夫人謂季孫則我復何面目與季孫相見已所能見夫人者有

如河指河水以自誓言此身能復與季孫相見者如此荀躒掩耳而走怪

所所言示不忍聞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我晉君惟恐負不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君

難今納君而不入豈敢復預知魯國之難耶與音預臣請復於寡君我請以公言復命于

晉君退而謂季孫荀躒退而語平子云君怒未怠言汝君之忿怒尚未衰怠子姑

歸祭汝且歸魯攝君主祭子家子曰君曰一乘入于魯師勸公棄其從者

獨乘一車入于季孫之軍乘去聲季孫必與君歸季孫見君單歸勢難拒絕必從公而歸魯

公欲從之昭公欲從子家之謀衆從者脅公衆從者恐公獨歸不得復入故脅制昭公

不得歸公不得單車而歸見君之弱也○邾黑肱曰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也竊濫

邑以奔魯濫力其反賤而書名黑肱非命卿而春秋書其名重地故也以地為重故特

書其名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言名之當謹如夫此黑肱之類

有所有名有所謂書其地有名謂書其人而不如其已已止也言有名之辱不若止而

無名之為愈也曰地叛凡竊邑以叛者雖賤雖非命卿必書地曰名其人必書

以其地與其名而著其竊地之罪終為不義遂終身為不義之人弗可滅已傳之萬世

不可恨滅是故君子動則思禮是故君子之處世行事則思合於義行則思義

不為利回先正其心不以利欲陷於回邪為去下同不為義疚義見

不為不以不義為身之病或求名而不得或木欲求名而春秋不書其名或欲蓋而

名章或本欲隱蓋而春秋特著其名懲不義也所以懲戒不義之人誅其心也齊豹為

衛司寇昔齊豹為衛國司寇之官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以為大夫作而不義殺

侯之兄子孟縶欲求名其書為盜司寇卿也而春秋以盜書之此求名而不得者也

在二十年邾庶其襄公二十一年以漆間丘來奔莒牟夷五年以防莒來奔邾黑肱

在本年曰土地出邑三人竊求食而已不過為求食計耳不求其名

非有心於求名也賤而必書三人非卿而春秋書其名者此欲蓋而名章也此二物者

總上書盜書名二事而言所曰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所以懲肆三叛書名所以去貪

也去若艱難其身設若有人身呂險危大人以危險在

而有名章徹而春秋書之使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則

於作難者將趨赴若竊邑叛君設若有人竊據呂微大

利以僥倖而謀而無名而春秋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

則樂於貪冒者是呂春秋書齊豹曰盜以沮攻三叛人

名以警貪呂懲不義所以懲戒數惡無禮惡逆無禮之

忘其善志也此記事故曰春秋之稱稱權行也言春秋

聲微而顯文雖微而婉而辨辭雖婉而上之人能使昭

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使善人勸焉善人得養而淫人

懼焉淫人畏賤而是呂君子賢之是以春秋之法

辛卯三十一年吳伐越越蠻夷之國始用師於越也言

始用大史墨曰史墨晉史不及四十年存亾之數不過

則三十六歲故越其有吳乎越將伐吳越得歲而吳伐

之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必受其凶則

當反受其凶也哀公二十二年王使富辛與石張如

晉周敬王使二請城成周王畏子朝之黨徒都成周天

子曰致敬王天降禍于周言上天降禍俾我兄弟兄弟

使也俾並有亂心並有禍呂為伯父憂伯父謂晉侯言

我一二親昵甥舅凡我一二同姓之不皇啓處與兵勤

安於今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

疾之戍至今凡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余一人天子自稱無一日不念諸侯勤勞閔閔

焉如農夫之望歲閔閔憂貌謂憂王室之亂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歲時之將熟也

懼且待時畏懼以待天時伯父若肆大惠肆展放也晉君復二若展肆其大惠

文之業恢復文侯仇與文公重耳之功業弛周室之憂而解弛我王室之憂徵文

武之福要求文武二王之福祚且固盟主以堅固其主盟之權宜昭令名使善名宣布昭著于天下

則余一人有大願矣則我一人有所得遂其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昔成王時周公合諸侯營洛邑號曰成周且為東都以其在東故曰

崇文德焉所以崇文王之德也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

修成周之城增築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

庶免諸侯之兵久庶免諸侯之兵久戍於此用勤勞也諸侯用寧諸侯還役各得安寧蝥賊遠屏災害之事

**晉之力也**是以汝晉之有其委諸伯父其以此事委任

**使伯父實重圖之**為我而圖度之俾我一人無徵怨

於百姓使我無召怨於天下百姓而伯父有榮施而汝晉君有榮顯之施於王室先

王庸之庸功也我周先王之靈亦以汝為有大功也范獻子謂魏獻子范鞅告于

曰與其戍周言與其興諸侯之兵以戍成周不如城之不若合諸侯以城周天

子實云况天子亦云欲罷戍而築城雖有後事築城之後晉勿與知

可也晉勿復預知其事亦云可也從王命且紆諸侯上遵天子之命下寬諸侯

晉國無憂我晉亦無他事之憂是之不務此而不務而又焉

從事而又安魏獻子曰善善范鞅之言使伯音對曰伯音即

天子有命言天子有欲城成周之命敢不奉承敢不遵奉承受且奔

左傳句解

卷之三

三

告於諸侯

以走告於諸侯之國

遲速衰序

或緩或急之等差次序

於是焉在

無不惟周所命

士彌牟營成周

士彌牟即士景伯經營築城之役

令役於諸侯

號令於諸侯使各供其役

公薨于乾侯

昭公為季氏所逐遂終于乾侯

趙簡子問

於史墨曰

簡子趙鞅史墨蔡墨

季氏出其君

言季平子逐其君而出之

而民服

焉

內而民人服而不叛

諸侯與之

外而諸侯與而不討

君死於外

昭公死於乾侯而

莫之或罪也

無有歸罪于季氏者

對曰

史墨答云

物生有兩

謂左有右

謂三辰

有五

謂五行

有陪貳

陪副也謂王有公諸侯有卿

故天有三辰

日月

地有五行

水火木金土也

體有左右

如手足耳目之類

各有妃耦

謂左

右陪貳以佐其用妃音配

王有公

天子以公為陪貳

諸侯有卿

以卿為諸侯之陪貳

皆

有貳也

自此以下皆有陪貳

天生季氏曰貳魯侯

季氏得政是天使之陪貳魯君

為日久矣

自季友至今其得政久矣

民之服焉

天之所與民必服之

不亦宜乎

不亦宜其然乎

魯君世從其失

魯君世世縱其愆失

季氏世修其勤

季氏世世

修其勤勞

民忘君矣

魯人知有季氏不復知有君矣

雖死於外

誰矜之

誰有矜恤之者

社稷無常奉

奉社稷者無常人惟有德者主之耳

君臣無

常位

君無常為君臣無常為臣唯君有德則得而君矣

自古已然

從古如此

小雅十月之交詩有云

高岸為谷

岸本高也時變而為谷

深谷為陵

谷本深也或變

而為高陵詩言高下有時而變易也

三后之姓

虞夏商三后之子孫本高貴也

於今為庶

今皆為庶姓矣此言貴賤有時而變易也

主所知也

此趙簡子所知之事也

昔成季友

公子友為季氏始祖

桓之季也

魯桓公之季子也

文姜之愛子也

文姜桓公之夫

人尤寵愛

有大功於魯

慶父弑二君季友誅之而立僖公

受費為上卿

傳公賜以汶陽之田及費使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  
季友生文子行父世

增其業修季友功業不廢舊績不墜舊功魯文公薨文公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

魯君於是乎失國宣公既篡立季文子逐莒太子政在

季氏自是魯國之政始歸季氏於此君也昭公四公矣宣成民不知

君魯人但知有季氏不知有君矣何臣得國豈有既出而是臣為君所以

為君慎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不可臣假人此以

借人則君失其位矣惟魯君不能謹此

初假季氏權柄終致昭公失國之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一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三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八年晉定公二十一年杞悼公九年宋景公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

周敬王十一年元年陳惠公二十一年杞悼公九年宋景公二十九年

秦哀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衛靈公三十三年蔡昭侯十三年鄭獻公五年吳闔廬六年晉魏舒

合諸侯大夫于狄泉

魏舒魏獻子也狄泉地名將呂城成周去年敬王請城

成周至是晉為狄泉之會將築其城宋仲幾不受功仲幾宋大夫時在會獨不肯受功役曰

滕薛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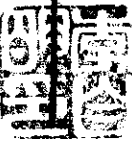
邠即小邾舊號言此三國邠五兮反吾役也可使代宋受役者也薛宰曰薛

薛大夫從會者宋為無道言宋國素為不道絕我小國於周絕我小國使不得自

通于天子臣我適楚使我臣屬蠻夷之楚故我常從宋故我常從宋之所役晉文

公為踐土之盟

在僖公二十八年曰盟書有云凡我同盟凡在今日



各復舊職

各復職守之舊

若從踐土

今將從踐土之盟而復舊職乎

若從宋

將失

舊職而從

亦唯命

二者亦唯命之所命

仲幾曰踐土固然

言踐土之盟固

云各復舊職則薛宜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

言我

從舊為宋之役也

薛之

太祖奚仲始居薛地

曰為夏車正

為夏禹掌車服大夫

奚仲遷于邳

其後奚仲遷于

下邳之地

仲虺居薛

仲虺奚仲之後或云萊朱也復居于薛

曰為湯左

音并

相時伊尹為右相相去声

若復舊職

若如踐土之

將承王官

當如

仲虺事天子為王官

何故曰役諸侯

何故舍天子從宋諸侯之服役

仲幾曰三代

各異物

言夏商周三代事物各有不同

薛焉得有舊

薛居周世不得以夏商為舊焉音煙

士彌牟曰

彌牟音伯

為宋役

若從宋而為役

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

士景伯

晉之為政者新

言范獻子新代魏舒以是役卒於甯

子姑受功

謂

幾姑且受歸

侯我

吾視諸故府

將視舊日府庫以求故事

仲幾曰縱

子忘之

子謂士彌牟言汝縱忘其故事

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言盟誓之時必告于

山川鬼神其忘故事而不記

士伯怒

士彌牟怒

謂韓簡子曰

簡于韓起之

薛徵於人

言薛以三代典籍故事為言是取證於人也

宋徵於

鬼宋以山川鬼神為言是取證於鬼神也

宋罪大矣

宋之罪甚大矣

且已無辭

况宋已無

辭以而抑我曰神

而折我以神誣我也

啓

寵納侮

開啓寵人過其本分則納受侵侮

其此之謂矣

商書說命有此言今仲幾侮晉

正合必曰仲幾為戮

當正仲幾侵侮之罪而誅戮之

乃執仲幾曰歸

執仲幾以歸于晉

歸諸京師

知以仲幾歸不可故復歸

城三旬

乃

而畢

築城三十日而畢役

乃歸諸侯之戍

先是于朝之亂晉籍秦致諸侯之兵以戍周至



是皆歸之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婁之子

侯至是季孫曰季平子告子家子亟言於我言于家羈

言我之事未嘗不中吾志也其所言皆與我吾欲與之

從政夫使從國政子必止之汝必為且聽命焉諸臣之

諮問於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以聞其言易幾而哭

幾會也不欲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欲道平子家子

辭辭不見叔孫使告之曰叔孫成子使人以公衍公為實

使群臣不得事君言二子始謀逐季氏致昭公出奔也

之也故誣若公子宋主社稷宋昭公弟定公則群臣之願也

則皆群臣之所願也凡從君出而可臣入者凡群臣從昭公出將

唯子是聽汝意欲歸之對曰若立君若欲立公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明則謀之則羈弗敢知我不敢與

謀若從君者若群臣從則貌而出者入可也以義從公

怨者自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羈也若欲

則君知其出也則昭公生時見而未知其入也昭公死

歸也我羈將逃也於義不可公之喪至自乾侯叔孫迎公

公即位公子宋季孫使役如闕闕魯先公公氏公氏

公死之家宅也昭公將柩葬于闕將溝焉欲溝絕昭公

先君同焉榮駕鸞曰魯大夫榮成生不能事言昭公之生也

出之又離之及其死也又臣自旌也是自章縱子忍之

縱使汝今後必或恥之後必悔之乃止乃止而季孫問

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又言我欲為使子孫知之使後

知君對曰駕鸞生弗能事死又惡之又欲加且自信也

信明也以自明將焉用之將安用為乃止乃不加葬昭

公子墓道南雖不為溝猶別葬孔子之為司寇也在定

年溝而合諸墓乃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

甲午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裘且如楚

為此裘佩獻一裘一佩於昭王獻裘佩蔡侯服其一

服之以享蔡侯令尹囊瓦見裘佩弗與蔡侯

三年止之因此留蔡侯於唐成公如楚成公唐惠侯之

有兩肅爽馬有駿馬兩子常欲之子常亦弗與唐成公

亦三年止之亦留於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唐之國人

故往成公之子常歸唐侯乃與之歸自拘於司敗

囚于刑曰君臣弄馬之故弄猶愛也言隱君身隱憂約

於楚以憂棄國家不守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且償馬我

臣請相助養馬之人求他必如之所竊者唐侯曰寡人

馬以償君相去声因音扶必如之所竊者唐侯曰寡人

之過也唐侯引咎自責言二三子無辱非汝群臣之皆

賞之賞養馬及竊蔡人聞之聞唐侯固請固請而獻佩

於子常獻其蔡侯歸子常得裘及漢至漢執玉而沈執

而沉於漢以為誓也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自誓我若有復濟有

以為誓也

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

漢水南至楚國者

若大川

言當受禍

蔡侯如晉

蔡昭侯歸

請伐楚

請伐楚以報怨

也為明年會于召陵張本

乙未四年

是歲陳惠公卒子懷公柳

劉文公合諸侯于

召陵

劉文公劉蚩也晉人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文公主諸侯之會

謀伐楚也

蔡侯

荀寅求貨於蔡侯

荀寅荀吳之子欲使蔡侯納賂於已

弗得

言於范獻子

荀寅乃進言於范鞅

曰國家方危

言晉之國家方有危難

諸侯

方貳

四方諸侯將携貳

將巨襲敵

將以掩襲敵國之楚

不亦難乎

難以求勝

潦方降

春雨正時故多水潦

疾瘧方起

寒燠不常故多疾疫

中山不服

即鮮虞不服

棄盟取怨

晉楚同盟今代為棄盟取怨

無損於楚

無損楚人強弱之勢

而失中山

而失征伐鮮虞之利

乃辭蔡侯

范獻子從荀寅之言乃辭蔡侯

晉人假

羽旄於鄭

析五色鳥羽為旄而以旄牛尾著於旄首乃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晉

鄭人與之

借與晉人明日或旆巨會

或者賤也繼旆

賤人施其旆而執

晉於是乎失諸侯

晉人無禮諸侯皆叛自是失為盟王

將會

將為召陵之會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

子行敬子

曰會同

難言諸侯會同

噴有煩言

噴至也言至會同時設有莫難於得宜

之治也

無才辯者則莫之能治也

其使祝佗從

惟祝佗有才辯當使從公行佗音鮀從去

公曰善

靈公善其所言

乃使子魚

祝鮀

子魚辭

辭不從曰臣

展四體

言臣展布四肢之力

臣率舊職

以率循其舊職謂為祝也

猶懼不給

而煩刑書

而得罪以煩瀆刑書

若又共二

若又從行徼大罪

也

是自徵求其大罪也

且夫祝

祝為官社稷之常隸也

掌社稷之祭祀尋常賤隸

職之社稷不動若無遷國變祝不出竟大祝不出其國之境官之制

也此乃設官君臣軍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祓社師出

祓禱於社謂之釁鼓然後殺牲取血以祝奉臣從奉社

主以從於是乎出竟如此則祝始若嘉好之事若但朝

嘉好之事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為師卿行旅從五百

好去聲旅卿行則臣無事焉則為祝者無公曰行也靈公固使

不聽及臯鼬將盟于臯鼬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及

侯使祝鮒私于萇弘祝鮒私問之曰聞諸道路

言聞諸道路不知信否未如其若聞蔡將先衛似聞令蔡

先去聲信乎其果萇弘曰信答言果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蔡之始祖周公之兄康叔衛先衛不亦可乎以兄

之始祖周公之弟亦為蔡叔弟也先衛不亦可乎先弟

夫豈子魚曰先王觀之若以先王之則尚德也則尚

而不可昔武王克商昔周武王成王定之成王繼武王

齒為上選建明德選擇有明德巨藩屏周以藩翰屏蔽故周公

相王室周公輔巨尹天下以尹正於周為睦以盛德獨

成分魯公魯公伯禽也賜之分如巨大路大路金路錫

王大旂交龍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

也侯也繫弱殷氏六族殷之遺民凡六族謂條氏徐使

-5 150 45 965" data-label="Text">

帥其宗氏使六族之長各自輯其分族輯睦其所將其

-55 150 5 965" data-label="Text">

醜類醜衆也使將巨法則周公皆取法於用即命于周

即就也使六族就周以受周公之命是使之職事于魯是以使之共呂昭

周公之明德以昭顯周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為大國方五百里又加以上田增厚為七百里祝宗卜史太祝宗人太卜備物

典策備賜威儀之物禮及史官書官司彝器百官有司

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成王踐奄命呂伯禽時周公相

世子伯禽就魯而封於少皞之虛封於曲阜之地乃古分康叔

文王子衛之始祖也呂大賚少帛少帛旂名周禮績茂績茂大赤

漆赤草名茂即旌也績七見反旃旌赤也析羽為旌大呂鐘名應

律也畧界也謂所封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封畛土畧畛塗

之畛土地之界也自武父呂南武父衛之北及圃田之

北竟圃田鄭藪澤名取於有閭之土有閭古諸侯地衛

呂共王職取其土地之入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商之

衛所受湯沐邑呂會王之東蒐取其所以入王東巡狩聃季授土

聃季周公弟為周司空使陶叔授民陶叔為周司徒使

命呂康誥成王封康叔於衛周公恐而封於殷虛封於

乃殷皆啓呂殷政皆總魯衛而言也居殷故疆呂周索

索法也疆理土地則用周之法分唐叔武王子晉呂大賚密須之鼓密

國所造鼓關鞏甲姑洗鐘名應三月懷姓九宗唐之餘民一

職官五正職主官事者有五長蓋司徒司馬司空司土

此為貴族以賜唐叔使命呂康誥命唐叔亦云康誥未

傳以為唐誥而封於夏虛夏虛乃大夏之地今太原晉陽是也啓曰夏政

命篇名今亡因夏風俗疆曰戎索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疆理土地用戎之法三者皆

叔也周公康叔皆武王之弟唐叔成王之弟故云皆叔也而有令德善德故昭之

曰分物故賜之以分物而明其德不然設使若非尚德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則四王之子居長者尚多也而不獲是分也而皆不得分物之賜唯不尚年也

三叔獲賜而諸侯不獲以於商是為三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二叔流言乃導武庚以作亂管蔡啓商武王封其弟管叔蔡叔及紂子武庚

害王室音忌間去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以成王之命誅管叔于商放蔡

叔囚于郭鄰蔡放也禹貢曰曰叔因于郭鄰蔡放也禹貢曰曰叔囚于郭鄰蔡放也禹貢曰曰叔囚于郭鄰蔡放也禹貢曰

三百里蔡蔡上素達反下如曰叔囚于郭鄰蔡放也禹貢曰曰叔囚于郭鄰蔡放也禹貢曰

人每車用徒卒十人與其子蔡仲改行帥德蔡仲能改其父之行

率循周公舉之舉而用之曰仲於成王而命之曰蔡命蔡仲其命書云周書蔡仲王

曰周公稱王胡蔡仲名也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汝父蔡叔

之違棄王命也生曰父歿曰考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康叔有明德如

如彼如尚德也則蔡不可先衛明矣武王之母弟八人武王同母之周公

為大宰冢宰掌邦康叔為司寇掌邦聃季為司空掌邦

五叔無官此三人外其餘五叔皆不得為官謂管豈尚

年哉以此見其曹曹叔文之昭也文王之弟也昭如字下同

晉唐武之穆也武王之弟也昭穆曹為伯甸曹晉之叔

爵居甸服而非尚年也今將尚之今將尚年

晉乃得侯爵非尚年也今將尚之今將尚年

於衛是反先王也則是反易先王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

二十八年衛成公不在時出奔 夷叔其母弟也夷叔衛成公

也猶先蔡叔武與盟 其藏書云其書藏在 王若曰時晉

王官于踐土故盟書重文公 魯申衛武叔 蔡甲午莊鄭

捷公齊潘昭公 宋王臣成心 莒期茲丕 藏在周府其書藏在

可覆視也之可復取而觀 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今汝欲復

王之而不正其德而不正其 將如之何其可也 莫弘說

悅祝作告劉子以其言告 與范獻子謀之與晉范鞅 乃

長衛侯於盟以衛為長而先 反自召陵會畢 鄭子大叔

未至而卒游吉未至於鄭 晉趙簡子為之臨趙鞅聞其

**為去声 甚哀** 感昔日之 曰黃父之會在昭二 夫子語我

**九言** 夫子指太叔也九 曰無始亂不為 無怙富不恃 無

**恃寵** 不恃 無違同不違 無敖禮不傲慢 無驕能不以才

**無復怒** 不重人之忿怒重 無謀非德不德之事 無犯非

**義** 不義之事 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三 伯氏之族出伯

郤宛之黨 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伯州犂之孫名嚭

懼而出奔 楚自昭王即位在昭公二 無歲不有吳師

為太宰以謀 蔡侯因之晉不為蔡伐楚故蔡

時伍負之徒皆謀害楚 蔡侯因之侯因吳怨楚而請伐

之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以兵屬於 二師陳于柘舉

吳兵楚兵陣于柘 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闔廬

舉之地陳音陣

槩王於戰之日早曰楚瓦不仁言楚令尹其臣莫有死

志其臣無有先伐之若我先伐其卒必奔潰芻子忽反

下而後大師繼之然後我以必克必得弗與吳子不夫

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言為臣者合義則行

也法其此之謂也今日之事今日我死今日我楚可入也

必勝楚而呂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大槩王以已兵五

卒私子常之卒奔果先楚師亂楚師因吳師大敗之吳人

兵楚子常奔鄭囊瓦五戰及郢五戰而吳兵楚子取其

妹季芊界我呂出楚昭王取其妹走出以避吳兵也世

界我季芊之吳入郢呂班處宮以尊卑班次楚子

入於雲中入于雲盜呂戈擊王王寢而盜王孫由于呂

背受之由于時在王側中肩于之肩王奔鄭昭王遂走

音鄭公辛之弟將弒王其弟名懷將弒昭王曰平王

殺吾父昭十四年平我殺其子我今弒王是不亦可乎

為父報仇無不可也辛曰君討臣言以君而誰敢讐之誰敢以君

命天也君者臣之所天故若死天命設使成將誰讐可

天為讐乎違強陵弱遠平王之強非勇也不可乘人之約乘

窮約而欲害之非仁也不可滅宗廢祀弒君罪應滅非孝也不

謂孝動無令名無善名非知也不可必犯是若必弒王余

將殺女則我必先殺鬪辛與其巢呂王奔隨鬪辛鬪巢

鬪辛鬪巢鬪辛鬪巢



隨國吳人從之吳人追及昭王於隨謂隨人曰就隨人周之子孫在

漢川者謂諸姬姓之國在漢水之東者楚實盡之楚皆滅之天誘其衷皇天誘其

之善致罰於楚致刑罰於楚而君又竄之而汝隨君乃竄匿之周

室何罪周室有何得罪於汝而汝匿其讐也君若顧報周室汝為周之諸侯若能顧報

之惠施及寡人吳亦姬姓之國故云君獎天衷執楚子以送於

我以獎助天君之惠也此乃汝隨之惠也隨人辭吳辭不肯以

曰君隨之辟小言我隨乃僻陋之小國而密邇於楚而親近于楚之大國

楚實存之楚實存我宗祀世有盟誓隨與楚世世有盟誓之言至于今未改

改舊日盟誓以至丁今不若難而棄之若今楚有患難而遂以棄之何君事君

非所以我背棄盟言且吳執事之所憂患不唯一人豈特楚一人

而已若鳩楚竟汝若肯鳩聚楚境之民而安集之竟音境敢不聽命則當唯命是聽

吳人乃退不得昭王而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申包胥楚大夫也與子胥為友

其亾也子胥奔吳在昭公二十年謂申包胥曰言汝勉力為之我必復楚國汝雖能報楚滅楚國

我必能興之我亦必能與起楚國及昭王在隨至是昭王奔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往秦乞兵救楚曰吳為封豕長蛇言吳之為害貪酷如大豕長蛇君若

食上國荐數也數侵食上國諸侯虐始於楚其行虐害先及楚國寡君失

守社稷楚君播遷不越在草莽顛越在於草莽使下臣告急使下臣告急

曰夷德無厭言夷狄之德貪害無厭若鄰於君吳滅楚則與秦

為疆場之患也亦秦君疆場之患害逮吳之未定蓋及吳人之未安定楚也君

鄰疆場之患也亦秦君疆場之患害逮吳之未定蓋及吳人之未安定楚也君

其取分焉勸秦伐吳與吳共分楚地焉若楚之遂亾設若楚國遂就滅亾君

之士也則楚地乃秦之有也若呂君靈撫之若假秦君威靈撫而存之世呂事

君世世子孫事秦以報君德秦伯使辭焉秦哀公使人辭謝之不肯出兵曰寡人聞

命矣言我已聞子乞師之命矣子姑就館子且退安館舍將圖而告我將圖謀其事

然後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言楚君顛沛未得所居處下臣

何敢即安卑下之臣何敢自就館舍以求便安立依於庭牆而哭申包胥退立庭

下依倚日夜不絕聲夜以繼日哭聲不絕勺飲不入口七日杯勺之飲

不入其口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無衣篇秦國風詩也哀公感動為賦此詩

如此者七日取王于興師修我戈矛申包胥聽賦無衣與于同仇之義為去聲九頓首而坐申包胥每章三頓首

以謝故九頓首而後坐秦師乃出哀公感其忠而有禮乃出兵以救楚

丙申五年陳懷公死申包胥曰秦師救楚特子蒲子虎

以救大敗夫槩王于沂子蒲使楚人先與其戰而自稷會之夫槩王之兵大敗于沂地

楚地也楚子入于郢吳兵敗歸昭昭王之在隨也昭王自郢

奔隨之時子西為王輿服子西昭王之庶兄也詐為王之車服以保

安道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權立國于脾洩之地聞王所在及聞昭王在隨而

後從王然後往王使由于城麋昭王使王孫由于城麋于麋音摠復命

已城畢而子西問高厚焉子西問城之高厚丈尺何如弗知由于不

子西曰不能言汝既自知如辭則當辭而勿行城不知高厚小

大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小大之數何知當復與對曰固辭不能言我固嘗辭不

能子使余也必欲吾往也子謂子西汝人各有能有不能各有所能

者亦各有  
王遇盜於雲中  
去年遇盜於  
余受其戈  
由于

受代王其所猶在  
被傷之處見存  
祖而示之背  
解衣袒裊以  
曰此

余所能也  
言此事則  
脾洩之事  
言于西立國  
余亦弗能

也  
此則于西所  
能而已所不  
能也  
傳言昭王復  
國賴有賢臣  
故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二卷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三

定公下

丁酉六年公侵鄭  
周儋翩作亂鄭人為之伐周  
往師之

不假道於衛  
過衛國而不  
及還及師  
陽虎使季孟自南

門入  
陽虎季氏家臣陽貨也時虎將逐三桓欲使  
出自

東門  
自東門而出蓋不假  
衛侯怒靈公  
使彌子瑕追之

彌子瑕衛嬖大夫  
公叔文子老矣  
文子公叔發  
輦而如

公  
乘輦而往  
曰尤人而效之  
尤責也言既責魯人入國

其非禮也  
魯既無禮效  
昭公之難  
季平子逐昭  
君將臣

文之舒鼎  
衛文公鑄鼎  
成之昭兆  
衛成公得寶龜灼之

昭定之鞶鑑衛定公有鞶帶以鑑為飾今西方羗胡猶然蓋古之遺服苟有可以納昭公者擇用一焉則以此三寶物擇用其一而不惜也公子與二三臣

之子諸大夫之子與諸侯苟憂之恤魯昭公者將臣為之諸侯苟有憂

質則將以其子為質而求納之質音致此群臣之所聞也此事乃衛國群臣之所共聞者

今將臣小忿蒙舊德衛欲納昭公是舊有德於魯也今乃欲以不假道之小忿而蒙覆舊

日之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大姒之子太姒文王妃天音太唯周公

康叔為相睦也周公魯始祖康叔衛始祖唯此二人最相和睦而效小人臣棄

之言此不假道入國門之事乃小人陽虎不亦誣乎不亦誣乎亦

天將多陽虎之罪陽虎本小人天意又欲多其罪臣斃之而致

君姑待之勸衛靈公且待陽虎自斃若何亦可乃止衛靈公乃止

也也

○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也楚以舟師水戰而吳敗之太音太

楚國大惕楚人敗北既多衆大惕懼懼懼其子期又臣陵師敗于

繁陽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陵師即陸軍也因上舟師之敗故以陸軍與吳戰而別之又敗於繁陽之地

令尹子西喜子西為令尹見數敗而國人懼故致喜焉曰乃今可為矣為治也言

而後可治國人知懼於是乎遷郢於都於是自郢遷都於都音若而改紀其

政改其政而新之臣定楚國於是楚國賴紀其政而理之

巳亥八年是歲陳懷公卒季寤子言也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

季桓子公山不狃季氏費邑宰即公山弗擾也皆不得志於季氏三

皆不得為季氏之所得為季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故無寵叔仲

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為亂故

五人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故號三桓陽虎欲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

更叔孫氏而巳自順祀先公而祈焉文公二年躋僖公逆祀也陽虎將行

代孟懿子去上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欲

大事故祈于先公始正閔公於僖公之上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以壬辰

夜因享季氏而殺之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處父即公歛陽

氏戒都車季氏戒都邑之兵車何故將以何事孟孫曰吾弗聞

言我不處父曰亂也言汝不知必及於子禍亦必及先

備諸先為之林楚御桓子桓子御車桓子曰謂林而能

臣我適孟氏乎而汝也言汝能對曰林楚不敢愛死言

自愛桓子曰往也言必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

叔孫不敢之子也陽虎劫臣伐孟氏季孫在孟氏公歛

處父與陽氏戰于棘下處父孟氏家臣也與陽氏敗

兵陽虎說甲如公宮陽虎脫甲而入定公之取寶玉大

弓以出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舍於五父

之衢五父衢路名陽寢而為食寢宿而其徒曰陽虎追

其將至言不可寢食於此虎曰魯人聞吾出魯人謂季

出喜於徵死先是陽虎召季孫於蒲圃將殺何暇追余

奔何暇以陽虎入于謹陽關臣叛謹及陽關皆邑名

兵追我庚子九年陳閔公元年是歲秦哀公卒孫宋樂祁卒于

晉六年樂祁使于晉晉人執宋公使樂大心逆樂祁之

尸景公使樂大心盟于辭不肯偽有疾詐為子明謂桐

左傳句解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門右師

子明即樂祁之子溷也

出

右師子明叔父也適

使去曰吾猶衰經

子明言我居父喪

而子擊鐘

擊鐘作

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何也

果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

同族之恩而擊鐘作樂

故也

故不廢樂

既卒事

而告人

右師私人

曰已衰經而

生子

譏子明居父

余何故舍鐘

言生子罪重

子明聞之

聞右師

怒

怒右師

言於公

將作亂

乃逐桐門右師

逐之

年終叔孫

鄭駟歎殺鄧析

駟歎字子然代子太叔為

歎市

而用其竹刑

鄧析欲改鄭所鑄刑鼎舊制不受君

刑鄭駟歎蓋殺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

駟歎殺國家賢

其人而用其法

苟有可臣加於國家者

凡人才能苟有棄其邪可

於國

也

也

此人雖微有邪惡

故用其道

故用其所

不棄其人

當殺

詩云

詩召南

蔽芾甘棠

蔽芾小貌其棠樹

勿剪勿

伐

召伯所茇

茇草舍也蓋召伯曾於此樹之

思其人猶愛其樹

言召南詩人思召伯為人

况用其道

而不恤其人乎

何况子然用鄧析之

子然無臣勸能矣

子然必無以勤勉後來之賢能矣

陽虎歸寶玉大弓

傳言子然嗣太叔為政鄭日衰弱

奔齊

魯伐陽關陽虎犯

請師臣伐魯

無益於用而取惡

名故送歸於魯

必取之

則可得

齊侯將

許之

鮑文子諫曰

文子鮑國也

臣嘗為隸於施

氏矣

施氏魯大夫也鮑國嘗為其臣

魯未可取也

言魯

左傳句解

卷之三十三

四

可上下猶和魯之君臣衆庶猶睦魯之民庶能事大國

善事晉國而無天菑天不降之災若之何取之如之何可以

陽虎欲勤齊師也陽虎之意但欲齊師罷齊師既疲大

臣必多死齊之大臣必已於是乎奮其詐謀陽虎當

始奮發其詐夫陽虎有寵於季氏季氏初寵陽虎而將

殺季孫將召季桓子享臣不利魯國以為魯國之害而求容焉

得罪於魯而親富不親仁而親富家巨室君焉用之

何用此君富於季氏吾君之財貨比而大於魯國吾君

地比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此固陽虎所欲傾覆而

則又大矣而君又收之吾君又無乃害

魯免其疾陽虎出奔是魯而君又收之收留之無乃害

乎無乃移其害魯齊侯執陽虎悟鮑文子之言將東之

將東歸適趙氏歸趙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孔子以

受陽虎為亂之人故知其家世世有亂也

辛丑十年蔡惠公元年公會齊侯于祝其齊魯積年交兵

會齊景公于實夾谷經書會于夾谷故傳孔丘相時孔

會儀相去聲犁彌言於齊侯登者亦齊大夫也曰孔丘

知禮而無勇言孔丘雖禮有若使萊人臣兵劫魯侯

齊所滅萊夷人也若使必得志焉則齊必得齊侯從之

萊夷以兵劫魯君於會必得志焉志于魯也齊侯從之

從其計孔丘公退孔子奉定曰士兵之命士官以兩

君合好齊魯兩君相合而裔夷之俘臣兵亂之而遠夷

餘敢用兵以亂其好喬以制反非齊君所且命諸侯也此非齊君所以命令諸侯會好

本意喬不謀夏萊地僻遠不常謀間諸夏夷不亂華萊是夷狄不常擾亂中華俘不

干盟俘囚之餘不當干犯盟誓兵不偪好兵戎之事不當偪近和好於神為不祥

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以德言之則害於義於人為失禮以人事言之則為不善

失禮則為君必不然齊君本心必不肯如此也齊侯聞之景公聞孔子之言而愧服

遽辟之即命闢去萊將盟定公既退二國微臣共終盟事齊人加于載

書曰齊人登載齊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魯當從齊之役若齊師出而有征伐

諸侯而不召甲車三百乘從我者而魯人必以兵車三百乘從齊征伐者三

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也有如此盟當如此詎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孔子使大夫茲無還揖齊人而答還音旋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汶陽本魯田為齊所

侵言汝若不吾且共命者而但令我供三百乘之命者共音供亦如之亦當

以此田還魯受此盟禍也蓋齊取魯兵車須得汶陽之田乃是當三百乘故齊侯將享公齊侯將以享禮待定

公孔丘謂梁丘據曰梁丘據乃齊景公之嬖人齊魯之故言二國之舊典吾

子何不聞焉汝豈不素知其事事既成矣盟會已畢而又享之又設享禮

是勤執事也是徒勤勞汝且犧象不出門犧象酒器也犧尊象尊此

等禮器列於朝廷嘉樂不野合嘉樂鐘磬也嘉美之樂不作於野外此言享禮

宗廟不可出國門當行於朝廟饗而既具設使享禮已備是棄禮也是以宗廟之禮棄諸野外

若其不具若設享而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

粗畧而穢薄若捨五穀而用秕稗若禮不成君辱則辱

兩國之棄禮名惡若禮成而棄其舊典則是取惡名也子盍圖之吾子何不謀之

君也

六



夫享大凡享禮之設所召昭德也所以昭明不昭君辱名惡不

如其已也不若止乃不果享孔子知齊懷詐故以正禮拒之而齊不果行享禮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鄆也謹也龜陰也三邑皆汶陽之田為齊所侵者至是歸

魯○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未有言來歸田者齊西言取謹闡言取鄆謹龜陰不言取而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侯犯臣邱叛侯犯叔孫氏家臣也邱叔孫之

之會也邑以叛侯犯據其音后武叔懿子圍邱武叔何忌也皆討侯犯

弗克圍邱城而不勝二子及齊師復圍邱武叔懿子復與齊師共圍邱城弗克

又不侯犯奔齊邱人叛侯犯故出奔齊國齊人乃致邱致其名武叔

聘于齊謝攻也齊侯享之齊景公為設享宴之禮日子叔孫呼武叔而名之

若使邱在君之他竟若使魯之邱邑不與齊國境上相接寡人何知焉則

不敢與知屬與救邑際今邱邑適與我齊相適故敢助君憂之故

其事也助汝憂慮其事也此意蓋以致邱德色於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答言齊之魯外所召事君魯所以服事齊君者封疆社稷是以為封疆社稷

之所敢召家隸勤君之執事家隸即家臣謂侯犯也言豈敢以家臣勞齊之執事

夫不令之臣不令謂不遵命指侯犯之叛魯天下之所惡也乃天下人心之所共

惡者君豈召為寡君賜言齊君致邱其義在於討叛臣非所以私為我魯也

癸卯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字子路為季桓子家臣將墮三都

三都三桓之私邑費邱成也以其強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邱

武叔先季氏將墮費季孫斯將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召襲魯不狃費邑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人作亂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

七

季氏之宮

定公與孟孫叔孫季孫氏同入季氏之宮避之

登武子之臺

登季武子所築

之費人攻之

與三子

弗克

不能勝

入及公側

費人之兵仲

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時孔子為大司寇命二大夫下臺伐費人

費人北

北逐北謂

國人追之

魯人助而追之

敗諸姑蔑

敗費人于姑蔑

地之二子奔齊

不狃叔孫輒皆走奔齊

遂墮費

遂毀費邑之城

將墮成

成孟氏邑

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

處父成邑宰也與孟孫言若毀成邑

齊人必至于

北門

則魯之北境無所蔽齊兵必至于北門矣

且成

且以成邑

孟氏之保障也

孟氏賴成邑以為之扞蔽

無成

若無成邑

是無孟氏也

是魯不復有孟氏也

子偽不

知

汝但為不知謀者

我為不墮

我自固守成邑

公圍成

定公以兵圍之

弗克

處父固守亦不能克。按三都之墮莫難於郕費墮成易耳而公自將圍之弗克其無能為也

甲辰十三年荀寅范吉射將作亂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故將作亂射音亦

董安于聞之

安于趙氏家臣

告趙

孟曰

趙孟即簡子也

先備諸

先為之備可乎

趙孟曰晉國有命

言晉國

之命

始禍者死

為禍首者必殺無赦

為後可也

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

安于

曰與其害於民

言與其作亂而害及國人

寧我獨死

寧以我當始禍之名而受死罪

請君我說

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

趙孟不可

趙鞅不肯設備

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

范氏吉射之族中

荀躒言於晉侯曰

荀躒荀盈之子智文子也

鞅奔晉陽

簡子走私邑

晉人圍之

圍晉陽

荀躒言於晉侯曰

言於晉定公云

君命大臣

言晉君有命於大臣

始禍者

死

先倡亂者當得死罪

載書在河

載在盟書

今三臣始禍

今范中行氏攻

趙氏三子而獨逐鞅乃黨范中行而獨刑已不鈞矣其

俱為禍首刑甚不請皆逐之請并逐范氏中荀躒荀躒韓不信韓

子魏曼多魏襄奉公臣伐范氏中行氏三子奉晉定公

弗克不能二子將伐公荀寅范吉射齊高強曰高強齊

奔魯遂適晉子昭公十年三折肱知為良醫言譬如人三次折臂歷

療之法方成良醫也唯伐君為不可言已如良醫識病唯伐民弗

與也伐君則衆之我臣伐君在此矣此矣故深知良醫

治療之法三家未睦智文子韓魏三家未可盡克也可伐而

克之既勝君將誰與則晉君無助若先伐君若必欲先

是使睦也是激三家使相弗聽二氏不從遂伐公先伐

國人助公國人不義二二子敗范中從而伐之而伐范

氏中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朝歌之邑韓魏臣趙氏為請

以趙鞅非始趙鞅入于絳簡子復歸晉都以初衛公

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文子公叔發也先是文子朝退

既朝而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即史魚文子見史鮪曰子必

禍矣言汝必招禍子富而君貪汝過於富罪其及子乎

罪必及子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我不先以享公

是吾罪也此則我君既許我矣今君已許其若之何其

何以史鮪曰無害子臣言汝能可臣免猶可以

富而能臣雖多財而必免於難難矣上下同之

自上及下 同用此道 戊也 驕也 文子之子公叔 其亾乎 必有取富

而不驕者鮮 有此人(鮮)上声 吾唯子之見 汝能如是也 亦古今無 戊必與

驕而不亾者 驕汰橫生而 未之有也 有是理也 馬 古公叔戊必得 及文子卒 公叔發卒 衛侯始惡於公

叔戊 故夫人譖戊於靈公為明年衛逐公叔成傳 乙巳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成與其黨 果如史 梁嬰父

惡董安于 梁嬰父晉大夫疾惡董 謂知文子曰 文子荀 音智 不殺安于 言不殺 使終為政於趙氏 使得終身治 趙氏必得晉國 則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趙氏必得晉國 國必為所有矣 趙氏富強晉 盍召其先發難也 何不

孟曰 荀躒信其言乃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言荀寅范吉 使人告於趙鞅 亦由安于請趙氏先 是安于與謀亂也 激

安于則發之 亦由安于請趙氏先 是安于與謀亂也 激 其亂與預謀同是安 晉國有命始禍者歿 見去 二子既

伏其罪矣 二子出奔朝 敢召告 趙孟患之 趙 聞其言患 安于曰我歿而晉國寧 言我若歿晉 趙氏定

將焉用生 則我安用偷 人誰不歿 人無有 吾歿 以無事 乃縊而歿 安于遂乃 趙孟尸諸市 簡

莫矣 我今歿已為 乃縊而歿 安于遂乃 趙孟尸諸市 簡 乃陳安于 而告於知氏 命於荀躒 曰主命戮罪人 命我

討戮 安于既伏其辜矣 而自殺矣 敢召告 敢以其事 罪人 安于既伏其辜矣 而自殺矣 敢召告 敢以其事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知伯從趙孟盟 知文子從 而後趙氏定 而後簡子之 祀 家賴以安定

安于於廟

安于殺身以安趙氏故簡子祀之廟報其忠也

○吳伐越

五年吳伐楚時越兵

入吳至是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與兵伐之

越子句踐禦之

越君名句踐者禦吳兵句音勾

于攜李

其間陳音陣攜音醉

句踐患吳之整也

吳師嚴整不可

犯句踐使歿士再禽焉

使敢歿之士往亂其陣兩為吳人所禽

不動

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

句踐又使罪人當歿者列為三行各負劔以注于頸行音杭屬

音而辭曰

辭云二君有治

臣奸旗鼓

我等奸犯旗鼓

音于不敏于君之行前

以其不才在君行陣之前

不敢逃刑

自逃

刑敢歸歿

敢自歸歿于吳

遂自剄也

言畢皆以劔自剄而歿

師屬之目

吳兵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

越子因而伐之

乘其怪訝

大敗之

大敗吳兵

靈姑浮呂戈擊闔廬

姑浮越大夫也

闔廬傷將指

吳子足大指為戈所傷將

去取其一屨

闔廬足傷失屨姑浮取之

還

卒於陘

闔廬卒于陘地子夫差立

刑夫差使人立於庭

夫差既立使人立於庭前夫扶下同

苟出入

夫差每有出入

必謂已曰夫差

使立庭之人必呼其名云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而汝

也言汝忘越之殺汝父乎

則對曰唯

夫差必應其人曰唯唯上声

不敢忘

言不敢忘父之

也三年乃報越

後三年哀公元年吳入越傳

○衛靈公為夫人南子

召宋朝

南子宋子姓女也宋公子朝舊通於南子靈公使召之為去声

太子蒯聵過宋

蒯聵衛靈公太子莊公也時獻孟邑於齊而過宋野蒯苦怪反

野人歌之

宋之野人

為歌以譏蒯聵

曰既定爾婁豬

婁豬牝豬之求子者以喻南子婁力侯反

盍歸吾艾

艾老也

即定意謂南子已厭足何不令宋朝歸也

子羞之

蒯聵聞其歌而耻之謂戲陽速曰

戲陽速太子家臣

從我而朝少

若少君夫人也言汝少君見我而見我我顧我若反乃

殺之汝即殺夫人也速曰諾許太子請乃朝夫人乃如約而夫人

見太子南子出太子三顧三次顧戲陽速速不進不進殺夫人

見其色南子見太子色啼而走啼哭而走曰蒯聩將殺

余訴於靈公言公執其手靈公乃執南子之手曰蒯聩將殺

太子奔宋蒯聩走而盡逐其黨靈公盡逐太子告人曰

戲陽速禍余言速不進殺夫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

余言太子將太子無道蒯聩大逆不道使余殺其母使我進殺

余不許設我不將戕於余則必先若殺夫人我若果將

臣余說必將歸罪於我而余是故許而弗為許之而不

殺也 臣紓吾歎如此者求以緩諺曰俗語民保於信言人

則可以保其身 吾臣信義也言我雖誑太子似乎不信矣

丙午十五年吳夫差邾隱公來朝邾君名益子貢觀焉

子貢姓端木名賜來觀其行禮 邾子執玉高邾子執玉為贊其容仰惟

故 公受玉卑魯定公受贊其容俯惟子貢曰臣禮觀

之以朝會之禮二君者皆有歎亾焉二君皆將有夫禮之

存人 歎生存亾之體也禮如人之有體也將左右周

旋將於左右進退俯仰進退俯仰之間於是乎取之

皆取之 朝祀喪戎凡此皆以禮儀言之於是乎觀

之皆觀其今正月相朝君相見而皆不度而皆不合心

已亾矣

心之精爽已先亾矣

嘉事不體

朝禮嘉事也而不得其體之正

即如人之無體也

何臣能久

二君必無存之理

高仰驕也

其容仰是其

傲也

卑俯替也

公受玉卑其容俯是其心之替情也

驕近亂

驕則近於為亂替

近疾

替則近於疾病

君為主

定公為主人

其先亾乎

主先賓後主也

薨

其年五月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

孔子稱子貢不幸其言而中也去聲是

使賜多言者也

是使子貢輕易多言者由此也子貢言皆如子貢之言

代邾以邾子益來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三卷終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四

哀公

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而遜于越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陳閔公八年

肥僖公十二年

宋景公十四年

秦惠公七年 楚昭王三十二年 衛靈公四十四年 蔡昭侯二十五年 鄭聲公七年 吳夫差二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夫椒吳縣地西南太湖中 夫音扶 報檣

李也

定公十四年越敗吳于檣李闔廬傷足

遂入越

吳兵乘勝

越國越子呂甲楮五千

越勾踐以甲楮五千敗餘不多

保于會稽

會稽越山

名以自保守于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種越大夫名也

此山會古外反

為太宰寵幸於夫差

呂行成

求成 吳子將許之

夫差將許求成

伍員曰不可

伍子胥諫不可許之

臣聞之

以臣所聞 樹德莫如滋

人之植德

如植木焉欲其滋長去疾莫如盡人之去惡如治病然昔有過澆

殺斟灌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其室而生澆封澆于過國

襄四年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二斟夏同滅夏后相

相啓之孫也過平声澆五叫反又音傲鄩音尋懷身孕也娠音震

逃出自竇自竇穴避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

焉相之遺腹生為仍牧正仍古諸侯國少康既基澆基澆

也言以澆為能戒之能戒備澆使椒求之澆使椒求之澆使其臣名

欲殺逃奔有虞少康逃去適有虞為之庖正膳羞之官

呂除其害賴此得免虞思於是妻之呂二姚因以二女

妻少康姚虞而邑諸綸使居綸地有田一成方十里有

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少康能宣而兆其謀而兆始

呂收夏衆收拾夏撫其官職撫循夏使女艾謀澆使臣名

女艾者謀侯使季杼誘殺殺澆之弟封於戈國少康使

遂滅過戈襄四年傳載少康滅澆復禹之績恢復夏

功祀夏配天祀夏祖宗不失舊物不失禹今吳不如過

如過之強大也而越大於少康而越與我為仇其或將

豐之或者欲與越求不亦難乎他日豈不為句踐能親

而務施勾踐能親愛其民而施不失人所加恩惠親不

棄勞所加親愛與我同壤境土相接而世為仇讐世世

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而又不取將又存之又與其

之國於是乎克而弗取而又不取將又存之又與其



欲安存之違天而長寇讐違棄天意而滋後雖悔之恨今日

失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不姬之衰也姬吳姓言周

息日可俟也可計日而待也介在蠻夷吳之為國介而長寇讐

而滋長寇讐之國曰是求伯以此求為諸侯必不行矣此理決

弗聽夫差不退而告人曰子胥退而越十年生聚此言自

後越以十年生民而聚財而十年教訓民繁財富又以十二十年之

外既富且教越益強吳其為沼乎謂吳之宮室廢壞當

年越入吳張本○吳之入楚也在定公使召陳懷公吳召陳

公朝國人而問焉登進國人曰欲與楚者右令於國人

西偏立于欲與吳者左欲從吳者陳人從田陳人不知所與

在東者居左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逢滑當

而進陳大夫逢滑不左曰臣聞國之興也曰福以臣所

者其國興其亾也曰禍其禍者今吳未有福今天未嘗楚未

有禍天亦未甚楚未可棄楚未必亾吳未可從吳未必

可而晉盟主也晉國乃諸若曰晉辭吳若以陳當從晉

若何如此可公曰國勝君亾懷公又言楚國為入非禍

而何此非楚對曰國之有是多矣逢滑答言列國之君

多何必不復豈必皆亾而小國猶復小國尚有將况大

國乎何況楚之大國臣聞國之興也我聞國之視民如

傷愛民如子惟是其福也此民歸之天佑之其亾也所以

三傳乃羊天長

者亾臣民為土芥殺戮其民是其禍也民怨則神怒此楚

雖無德楚雖未亦不艾殺其民亦不以民為土芥吳日

於兵今吳人日日暴骨如莽成者暴露其骨于原野

而未見德焉未嘗見吳天其或者正訓楚也欲教訓楚

禍之適吳吳之殘民如此其何日之有

陳侯從之從其言及夫差克越至是敗越乃侵陳

楚大夫皆懼恐吳兵曰闔廬惟能用其民言吳之先君

臣敗我於柏舉以敗我楚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

馬今聞其子夫將若之何將何如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相睦言楚諸臣所當憂恤無患吳矣不必以昔闔廬食

不二味昔者闔廬其所居不重席其所居處室不崇壇

器不彤鏤器用樸素不加宮室不觀所居宮

舟車不飾所乘舟車不衣服財用所服之衣擇不

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其入而天有菑癘天有菑親巡其

孤寡親自巡問孤而共其乏困乏絕困苦者則在軍其

熟食者分分猶徧也或有而後敢食不敢其所嘗

者或有所嘗其卒乘與焉卒乘之賤勤恤其民勤勞憂

而與之勞逸與之同是臣民不罷勞所以雖用民而民

歎知不曠民知致歎吾先大夫子常易之囊瓦為令尹

不曠不見曠棄

不曠不見曠棄

不曠不見曠棄

所為所已敗我也此闔廬所以能今聞夫差今聞夫差

次有臺榭陂池焉過再宿曰次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宿有妃嬪嬪御焉一宿曰宿妃嬪貴

官之名言其一宿之寓一日之行往一日所所欲必成之意

亦備女色之奉嬪音平珍異是聚珍奇異物觀樂

是務遊觀嬉樂視民如讐虐使其民而用之日新驅爭

日方新而未已夫先自敗也已若是者乃先安能敗我豈能敗

戊申二年衛侯遊于郊衛侯公出遊子南僕子南靈公

御公曰余無子時蒯聩得罪出奔將立女女謂子郚言

音汝對曰郚不足已辱社稷言我不足以君其改圖君

當他為君夫人在堂上有君三揖在下下有卿大夫士

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君命祗辱言立嫡當以禮

君私命事必不衛靈公卒在此年夫人曰即南命公子

為太子言命公子郚為君命也此乃先君對曰郚異於

他子子郚言已用意且君沒於吾手况君薨時我若有

之設若果郚必聞之我必親且亾人之子輒在亾人謂

輒蒯聩之子靈公之嫡孫也言乃立輒國人立輒晉趙

鞅納衛太子于戚趙簡子納蒯聩齊人輪范氏粟定

十二年晉范中行氏奔朝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

弘也二大夫為齊士吉射逆之范吉射自朝歌趙鞅禦

人送與之般音班

五

之趙簡子帥師遇于戚晉鄭遇于蒯簡子誓曰簡子誓

范氏士吉射中行氏荀寅反易天明天有尊卑猶人有

臣不忠其君是反易天之明道也斬艾百姓殺戮百姓如刈草然欲擅晉國欲專

國之威權而滅其君而滅絕晉君之社稷寡君恃鄭而保焉我晉君賴

其國今鄭為不道今鄭人肆棄君助臣棄晉君而二三子

順天明汝諸將帥當從君命從晉君討經德義經紀其

德義勿除詬耻除刷其詬耻母在此行也盡在此克敵

者諸將之戰上大夫受縣上大夫當受一下大夫受郡

勝有功者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免去志父無罪志父

餘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免去志父無罪志父

趙簡

子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君實圖之事齊之後吾若

志父自言我若克敵而無罪君當圖其賞

其有罪若以我為絞縊則當絞縊桐棺三寸棺用

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為罰夫子不設屬辟屬次大棺也

制於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一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

官四重被水牛及咒之革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

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為一重大棺為三重一

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素車樸馬素

者借君制耳非正禮也屬音燭辟音璧無入于兆入于刑戮其葬下

不以翼柳為節樸馬不鬣無入于兆不入先人兆域下

落也蓋用此車馬以載柩無入于兆不入先人兆域下

卿之罰也凡此數者皆下卿之罰為衆將戰將與鄭郵

無恤御簡子無恤即王良也衛太子為右使蒯聩鄭人

擊簡子鄭人戈中肩中簡子斃于車中傷重故踣太子

救之蒯聩以戈擊鄭鄭師大敗為蒯聩獲齊粟千

人而救簡子鄭師大敗所敗獲齊粟千

車齊所輸粟千車既戰戰勝簡子曰吾伏歿嘔血言中傷時

伏弓衣而嘔血歿音叨鼓音不衰師之進退在主將旗鼓言今日

之上也今日之事太子曰吾救主於車謂以戈退敵於

下再伐鄭我右之上也我為車右郵良曰郵良我兩鞞

將絕鞞以皮為之所以約馬膏而引車軸者吾能止之

我能止我御之上也我御戎車駕而乘材乘載也材橫

使不絕也乃駕車而載細小之橫兩鞞皆絕兩鞞果皆斷絕以

傳言簡子矜功不讓故其下亦皆自伐也

已酉三年衛出公元年是歲匿司繹火司繹魯宮火踰

公宮火延燒於桓僖災火越公宮而焚子服景伯至景伯

即子服何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冢宰之屬取出濟濡

幕取帷幕而濡之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從蒙葺公屋

以所濡帷幕冒蓋公家之屋葺音七自太廟始始自太祖之外内巨悛悛

救之外象魏門闕也魯謂之兩觀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火勢傷人恐救財可為也有財則可為不欲命藏象魏

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之法曰舊章不

可亾也言國家故舊之孔子在陳時孔子聞火聞魯有

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

庚戌四年秦悼公元年是歲公孫翮弒蔡昭侯子成侯立

左傳句解 卷之十四

辛亥五年

蔡成侯元年

齊諸大夫言於公曰

進言於

君之齒

長矣

吾君之年齒已高矣

未有太子

無嫡長子可立

若之何

將誰立也

公曰二

三子間於憂虞

言諸大夫當國家閒暇而無所憂慮則有疾疾則恐有疾

則有疾疾

則恐有疾病不得為

樂疾救

亦姑為樂

今無疾病且圖為樂耳

何憂於無君

又無君於無君

是時景鬻姒之子荼欲立之

公疾

景公有疾

立荼

茶為太子

真群公子於萊

置諸公子於齊東鄙萊邑

公卒

在此年秋

公子陽生

來奔

陽生悼公也自萊邑來奔于魯

萊人歌之

萊人哀群公子失所處從而為之歌

曰景

公歿乎不與埋

言君歿而群公子不得與葬事以盡其孝誠此歌乃景公葬後為者

三軍

之事乎不與謀

國家軍旅之事群公子不得與謀以盡其忠力

師乎師乎

衆公子也重言之者哀之甚也

何黨之乎

黨所也之往也言汝衆公子何所往哀群公子之失所也

壬子六年

齊孺子荼元年

吳伐陳

修闔廬之怨

楚子將救陳

昭王屯師于城

父之地將以救陳

卜戰不吉

卜與吳戰不得吉兆

卜退不吉

卜退兵亦不得吉兆

曰然則死也

言進退不可惟有死耳

再敗楚師

前已敗於柏舉今復退師是再敗也

不如死

不如死之為愈

棄盟逃讐

棄陳之盟好逃吳之讐敵

亦不如死

亦不如死

之為愈

死一也

其為死均一也

其死讐乎

死於讐敵又為愈也

命公子申為

王

申子西昭王兄也命為楚王

不可

子西辭

則命公子結

結子期也亦昭王兄命為

不可

子期亦辭

則命公子啓

啓子閭也亦昭王兄命為楚王

五辭而後許

子閭五辭不獲乃權許之

將戰

將與吳戰

王有疾

昭王疾病

卒于城父

城父于城

子惠王章立

子閭退

公子啓乃奉身而退

曰君王舍其子

言吾君有子舍而不立為

君舍

而讓群臣

群臣謂三公子

敢忘君乎

敢忘吾君之恩德乎

從君之命

從君之命

左傳句解

卷之四

從君之命而順也恭順之道也立君之子愛君之子而奉之以立亦順

也亦恭順之道也二順不可失也言昔許君而今立君之子一

之不可失也立越女之子章而後還師越女昭王妾也立其

還師是歲也此年昭王未成時有雲如衆赤鳥有雲氣其狀如群赤色鳥夾日

日飛夾太陽左三日如此者凡三日不絕楚子使問諸周太史昭

使人適周問於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者人君之

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地今若禳之禳禳除之祭也禳音詠可移

於令尹司馬可移其禍於大臣也王曰除腹心之疾腹心昭王自

之病而實諸股肱股肱以喻令尹司馬何益無所補益不穀

不有大過不穀諸侯謙稱也天其夭諸上天必不令有

罪受罰若我有罪而受天折之罰又焉移之又豈得而移遂不禳

禳祭初昭王有疾初得病時卜曰太史卜云河為崇言有河神為禍王弗

祭昭王不命禱祭大夫請祭諸郊請于郊外設祭王曰三代命

祀言三代先王命諸侯祭祀之典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江漢睢漳

楚之界內有此四水睢七余反楚之望也此楚所當望祀者也禍福之至所以能

於楚不是過也不過境內望祀之神而已不穀雖不德言我雖無德

河非所呂獲罪也無由得罪於河遂弗祭遂不設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言昭王議論如此其不失國也宜哉

其敗於柏舉而終能復其國也宜哉陳僖子召公子陽生僖子齊陳乞

奔魯至立之立陽生為齊侯將盟盟諸鮑子曰鮑牧女

是召之而廢孺于茶

是召之而廢孺于茶

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孺子即茶君謂景公汝指陳乞言汝忘景公嘗

折景公之齒言先君鍾愛孺子如此

而肯之也 柰何肯

所愛而立

悼公稽首

悼公陽生也稽首盡禮於鮑牧

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

吾子謂鮑牧隨宜而處事者也

若我可

若已可立為君

不必亾一大夫

怨汝而

若我不可

若已不可立以為君

不必亾一公子

汝亦不必害我也

義則進

若子以為宜則我進而為君

否則退

若子不以為宜則我奉身而退

敢不唯

子是從

敢不唯子之命是從

廢興無已亂

或廢或立勿用作亂

則所願也

鮑子殺已故要之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言陽生亦是先君之子立之何

乃受盟

於陽生

使胡姬臣安孺子如賴

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之

號使胡姬奉孺子往居於賴邑尋為悼公所殺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悼公既立使大夫朱

毛告於曰微子則不及此

微無也若無子之力然君異則我何所得而為君

於器

然國之置君與置器不同

不可已二

國不可有二君

器二不匱

送為用不

君二多難

疑若有多難則彼此相疑多生禍難去声

敢布諸大夫

布陳也大夫謂陳于是時

僖子不對而泣

恨悼公之問

舉不信群臣乎

舉皆也言悼公以齊之群臣為皆可疑乎

臣齊國之困

且以齊國

內有饑

困又有憂

既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

少君不可已訪

孺子幼小

不可得

是君求長君

君而求長

庶亦能容群臣乎

庶幾閱歷

多而識見明亦

不然

若非

夫孺子何罪 則彼孺子茶者有何得罪而廢

也毛復命

朱毛復命於悼公

公悔之

悔其失言取怨於陳子也

癸丑七年

齊悼公

公會吳于鄆

鄆地名吳王夫差欲伯中國故哀公會之



吳來徵百牢吳來召魯就索百牢之禮子服景伯對曰即子服何荅云先王

未之有也言自先王制禮未之有此吳人曰宋百牢我言宋人以魯百牢享我魯

不可居後宋魯不可居宋之後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昭二

十一年聘魯魯光吳王君也待之以百牢不亦可乎何不可之

有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言范鞅但務貪欲而棄絕先王之禮巨大國

懼救邑挾晉之威勢以恐魯故救邑十一牢之初用七牢士鞅怒故特加以四牢

君若巨禮命於諸侯吳王若以先王之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上公九

七牢子男五牢則有常數存矣若亦棄禮若棄絕先王之典禮則有濫者矣則有

常數如士鞅周之王也我周之王天下也制禮制作禮文上物不過

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不過十二之數巨為天之數也自子至亥為十二辰此天之數

數也今棄周禮今吳棄宗周之典禮而曰必百牢而必欲索百牢於魯亦唯執

事亦唯吳之執事命之吳人弗聽必求百牢景伯曰吳將亾矣言吳國有取亾

兆棄天而背本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禮之本不與若不與之百牢必棄疾於

我必放棄凶疾而來伐我乃與之乃以百牢與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恒子

宰嚭使人召吳太宰嚭使人召吳太宰嚭使人召吳太康子使子貢辭辭不見太宰嚭曰國君道

長言國君長大於道路之間而大夫不出門政卿大夫不出國門此何禮也君

臣逸此禮對曰子貢云豈巨為禮豈敢以禮為禮畏大國也畏懼大國不敢

虛國大國不巨禮命於諸侯如索百牢非禮之甚苟不巨禮苟命

不以豈可量也則其包藏禍心未可測也寡君既共命焉我魯君既

禮法來會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稱老言季康子豈敢輕出棄其國也太伯端

來會矣共音供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稱老言季康子豈敢輕出棄其國也太伯端

來會矣共音供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稱老言季康子豈敢輕出棄其國也太伯端

委巨治周禮

故舉吳之上祖以訐之昔太伯仲雍讓弟

王季俱奔荆蠻以適吳而太仲雍嗣之

伯服其本服自治中國之禮仲雍嗣之

之弟太伯無斷髮文身

也仲雍短其髮文其身以效吳豈禮也哉

音短嬴呂為飾

裸衣露體以為豈禮也哉

禮果反豈禮也哉

由然也以其權時制宜

反自郕而反

呂吳為無能為也

棄禮知其○季康子欲伐邾

魯季孫肥乃饗大夫呂謀

不能霸也

之謀其

子服景伯曰小所事大

言小國事信也

罪於大所

大國安恤仁也

仁則能保背大國不

信與吳盟而背

伐小國不仁與邾鄰而伐之

民恃城

以為安

城保於德

失二德者

危將焉保

有

傾危其

孟孫曰

二三子

呂為何如

對曰

禹合諸

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

萬國

唯大

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

何故不言

不樂而出

猶聞鐘聲

師遂入邾

茅夷鴻自請救于吳

左傳句詳

卷之四十四

上二

夫名也無君命曰魯弱晉而遠吳言魯欺晉為弱鄙吳為遠馮恃其

衆憑依負恃其國之衆而背君之盟背棄吳君之言辟君之執事以吳執事

之臣臣音僻曰陵我小國以陵虐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邾之滅也

自惜懼君威之不立則所以求救者以魯肯盟而不討也君

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吳之威令不能植立則小國無以自存甚為可憂也若夏

盟於鄆行鄆行即鄆也若魯以今秋而背之其秋便皆盟而伐邾

四方諸侯其何事君是吳之令不行於諸侯而吳子

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甲寅八年是歲杞僖公卒子閔公維立吳為邾故將伐魯從茅夷鴻之請將為

邾而問於叔孫輒魯叔孫輒出奔在吳故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言魯有大國之名而無情實伐之必有志焉若若伐之無不如志退

輒既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與輒同作亂公山不狃曰

非禮也言輒之所告於吳子君子違去其國不適讐國

不往仇未臣而有伐之所往之國未為之臣奔命焉則

奔命以赴之歿之可也雖為舊君所託也則隱國則當為之

隱且夫人之行也夫人指君子不曰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

而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吾子曰小惡而欲覆宗國今汝以小怨

宗不亦難乎難行也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

吳子又問於對曰魯雖無與立言魯平日雖無共立以為黨者必有與

斃事急則人人知諸侯將救之我若伐之諸侯必來相救未可曰得

志焉伐之未可晉與齊楚輔之三國皆大國是四隣也

夫魯為國齊晉之唇魯君齊晉之東自不救何

唇亾齒寒唇亾則齒寒魯君所知也此理乃君不救何

為齊晉不救將何為哉吳伐我吳子與國人懼魯國之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孟孫問子服何對曰吳師來若言吳斯與之

戰則與之交策可以禦吳兵何患焉他無所且召之而至且魯背盟伐

至又何求焉今無所吳師戰于夷夷地獲叔子與析朱

鉏獲魯二王曰此同車言此三人同必使能必是魯國

未可望也未可望吳人行成與魯將盟將為景伯曰楚

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此事及注

五年我未及虧今魯比之于而有城下之盟而與吳人

棄國也是自棄吳輕而遠吳人輕易而國不能久必不

持將歸矣將自歸請少待之姑緩弗從魯人吳人盟而還

卒為城

丁未元年把閔公

丙辰十年是歲齊人弒悼公邾隱公來奔果如子

丁巳十一年齊簡公齊伐我去年魯從吳伐冉求曰

子子有孔子弟子時為季氏一子守欲令季二子從公禦諸竟令孟

孫從哀公禦齊兵於魯境季孫告二子以冉求之言二子不可不肯

求曰若不可言二子則君無出則我君子帥師背城而

戰令季孫與齊兵戰于城下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人不從戰者則為不臣二子之

不欲戰也宜言孟孫叔孫宜其不欲出戰政在季氏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肯用力

當子之身謂季康子為政齊人伐魯有齊兵之警而不能戰而汝不能與齊

戰人子之耻也乃季孫氏之辱也大不列於諸侯矣不復可自列於諸侯之會

矣季孫使從諸朝使冉求從武叔呼而問戰焉叔孫州

求而問何以戰對曰君子有遠慮答言君子之人乃有久遠思慮小人何知小

人也何知戰事懿子強問之仲孫何忌又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言

材而後言量力而共者也非我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叔孫知冉求責已不欲戰故言如此退而蒐乘

乃退而蒐蒐及齊師戰于郊郊地名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殺獲齊

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旅宵謀曰至夜間齊人遁齊師夜遁公為與

其嬖僮汪錡乘昭公之子公為與其所嬖童子名汪錡者同車皆歿皆戰而歿

皆歿而葬之孔子曰能執干戈言童子雖未成可衛社稷人而能歿于戰可

無殤也禮未成人而歿者謂之殤為人降服魯人以冉

有用矛於齊師矛戟類冉有故能入其軍所以能入齊軍獲其甲首

孔子曰義也言知事君之義為郊戰故戰于郊之役公會吳子

伐齊報郊戰戰于艾陵艾陵地名大敗齊師齊師敗績○吳將伐齊

將為魯伐齊越子率其衆越王勾踐率其臣以朝于吳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自吳王以下至于群吳人皆喜喜越王唯子

胥懼唯子胥以曰是秦吳也夫言越之秦吳猶人諫曰

諫吳上云越在我在吳心腹之疾也如人有病壤地同吳越相接

而有欲於我欲滅吳而併其地夫其柔服夫其所以柔順而從服者求濟其

欲也不過求濟其所欲為之志而已不如早從事焉為吳之計不得志如早擊越也得志

於齊縱使伐齊而勝之猶獲石田也譬如得石田然無所用之不可用以耕種

越不為沼若不滅越以為池沼吳其泯矣則吳必為越所滅矣使醫除疾如

使醫工以療病而曰必遺類焉乃曰不必除去病根而必留其種類者焉未之有也

自古及今未有此理盤庚之誥曰商書盤庚中篇其有顛越不共言諸臣

越縱橫不肯奉承上命共平声則剝殄無遺育此等之人必剝割殄絕之不留養育則卑器反

無俾易種于茲邑無使雜生種類于孫是商所召與也言惡人是病根能除去之故商道與

今君易之今吾君反易此道將巨求

大將求霸諸大矣之大事不亦難乎豈不甚難矣乎弗聽吳王不從其諫使於齊子胥

私遣使於齊國屬其子於鮑氏以其子付託於齊鮑氏屬音燭為王孫氏以避吳禍反役使者反吳王聞之吳王聞其事使賜之屬鏹巨灰

屬鏹劍名賜子胥使以自殺鏹力俱反將灰子胥臨灰曰櫨吾墓櫨囑令種櫨木於巴墓

之櫨可材也櫨木長大吳其亾乎此時越人必滅吳也三年其

始弱矣此去三年吳始弱矣盈必毀越人朝之代齊勝之盈之極也必致毀敗矣天之

道也此乃天道必然之理也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先是大叔疾取於宋子朝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姊文子怒故欲

殺之訪於仲尼時孔子居衛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名夏曰胡

則嘗學之矣言行禮之事甲兵之事甲兵征伐之事未之

商曰則嘗學之矣則已曾行之

聞也則已所退已峇命駕而行邊命駕曰鳥則擇木言已

所主之人當如鳥擇木豈能擇鳥彼為木者安能擇鳥

可棲之木而後棲之也文子即曰圍豈敢度其私言我豈敢自

也文子遽止之止留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謀已私哉度

音鐸訪衛國之難也所以咨訪者為衛將止孔子將魯人

巨幣召之時季康以幣帛乃歸於是自衛反魯而樂

季孫欲巨田賦丘賦之法魯舊以田與家財通出馬一

匹牛三頭今季康子欲別其田及家財故言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時冉有為之宰仲尼曰丘

不識也以其重賦無藝故三發冉有三卒曰其終子為

國老時孔子為待子而行魯國政事待子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柰何請問之仲尼不對終不而私於冉有曰私但

告冉有云君子之行也言君子之度於禮禮而後行施取於

厚其施予也事舉其中其舉政事歛從其薄其取賦歛

從其薄如是則巨丘亦足矣丘即上馬一牛三之

以足用矣此若不度於禮若不揆度先王而貪冒無厭

賦歛之常法則雖巨田賦雖別田財將又不足百姓不足

且子季孫且汝之若欲行而法果將欲行則周公之典

在則魯有周公之典法若欲苟而行若欲苟然妄又何

訪焉又何必訪弗聽不從仲尼之言為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四卷終

問然在哉 祭舞 田規 斡

且十年終 日 幸 東 好 女 洽 洽 而 未 其 常 夫 平 限 限 公 之 規

而 今 言 無 氣

目 止 亦 且 矣

矣 然 歟 與 其 合 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五

哀公下

戊午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 魯哀公會吳王夫差于橐臯之地橐音拓 吳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 尋七年 公不欲 哀公不欲與盟 使子貢對曰

盟所臣固信也 凡為盟者所以固結其誠信也 故心臣制之 故以中心

玉帛臣奉之 以玉帛而奉贊明神 言臣結之 以要言而結其誠信 明神

寡君臣為苟有盟 我魯君以為既有盟 日盟何益

非可改也 不可得而改也 若猶可改 若已盟而猶可改變 日盟何益

今吾子曰 命有曰 必尋盟 必尋于 若可尋

亦可寒也 則亦可以寒 乃不尋盟 於是吳



之言遂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吳在素臯亦使子羽曰子羽衛大夫公孫揮

吳方無道言吳王方以無道行於諸侯無乃辱吾君無乃召吾君而辱之不如

止也不如勿往也先是衛嘗殺吳行人且姚故如是子木曰亦衛大夫國無道無道猶足

必棄疾於人必然放棄凶疾而伐人國吳雖無道雖曰夫差無道猶足

患衛由是以為禍患往也寧可往會長木之斃譬如長木之摧折無不標

也則物無不遭其擊者國狗之瘳譬如國狗之發狂瘳吉世反無不噬也

於鄭鄭地名即今之廣陵也鄭音云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圍其館舍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言吳人之會諸侯事既

畢矣其行事既終矣侯伯致禮侯伯為盟主當致禮以待眾賓地主歸餼所餼之地

主人則致伯而不致待賓之禮於衛君相辭也各盡其禮相辭而退今吳不行禮於衛今吳為侯

見太宰子謂子貢也言汝何不往見太宰語及衛故與太宰言因及衛事太宰語曰寡

君願事衛君言我吳上本欲得事衛君衛君之來也我召衛君若寡而不即來

君懼恐其有懷二心故將止之故藩其舍將以執之子貢曰衛君之來

必謀於其眾必與群臣謀之或欲或否或欲其來或不欲其來是

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其不欲君來者是與吳為讐者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讐也則是墮毀汝之黨而尊崇汝之讐也墮許規反

今怒其緩而拘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則是墮毀汝之黨而尊崇汝之讐也墮許規反

臣來緩議論未決故不即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欲衛君來者是與吳為黨

者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其不欲君來者是與吳為讐者也若執衛君

今怒其緩而拘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則是墮毀汝之黨而尊崇汝之讐也墮許規反

今怒其緩而拘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則是墮毀汝之黨而尊崇汝之讐也墮許規反

今怒其緩而拘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則是墮毀汝之黨而尊崇汝之讐也墮許規反

墮子者得其志矣

衛侯被執是墮汝之黨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

且吳會諸侯為盟主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

將恐懼

墮黨崇讐而懼諸

侯

墮汝之黨與崇汝之仇讐又使諸侯皆為恐懼

或者難呂霸乎

以此而求為霸不亦難乎

太宰嚭說

悅子貢之說音悅

乃舍衛侯

舍釋也釋衛侯出

衛侯歸

出公得放

歸效夷言

學為吳人言語

子之尚幼

子之即公孫彌年也尚幼小

曰君必不

免

言衛君必不免於禍

其必於夷乎

必死於夷狄也

執焉而又說其言

既

吳執辱又喜其音而效之

從之固矣

是堅固其志以從夷狄也其後出公果死於越

己未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單平公周

卿士也吳子欲伯諸侯故為黃池之會單音善

越子伐吳

越王勾踐因夫差之出會故乘虛而伐之

大敗吳師

吳兵為越所敗

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越兵殺獲三人

遂入

吳人告敗于王

吳人使告敗于夫差

王惡其聞也

夫差會諸侯于黃池

惡聞其敗

自剄七人於幕下

自斬告敗者七人於幕下以絕其口

及盟

吳盟諸侯

晉爭先

二國爭先血之先後

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

以周家宗族言之我祖太

伯為太王之長子故為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

以姬姓諸侯言之襄王策命文公為

方伯故

趙鞅呼司馬寅

趙簡子呼司馬寅而告之

曰日旰矣

言日已旰矣

大事未成

大事盟也

二臣之罪也

二臣乃趙簡子及司馬寅

建鼓整列

立

鼓而擊之整行列而與戰蓋盟事不成必至交兵矣

二臣死之

我二臣者與之死戰

可知也

勝者為長負者為幼必可知也

對曰請姑視之

司馬寅答言我且往視之

已視而反

曰肉食者無墨

墨氣色下也言有爵位肉食之人志充悅無氣色下者

今吳

王有墨

今吳王氣色下若有重憂者

國勝乎

得非國為敵所勝乎

太子死乎

太子

為敵人 且夷德輕 且夷狄之德輕 不忍久 不能堅 請少

待之 請少待 乃先晉人 於是晉人先軟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

有山氏 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 曰佩玉紫兮 紫然

備貌言佩玉者紫然也紫而水反 余無所繫之 我獨無服飾 旨酒一盛

今 旨美也一盛以器盛 余與褐之父睨之 言我但與被

褐者之父邪視此酒不得飲也 對曰梁則無矣 梁精美也谷言若

無麤則有之則有之 若登首山巨呼曰庚癸乎 庚西方

北方主水軍中不得出糧故教申 則諾 則諾其請蓋有

叔儀登首山作隱語為號呼去声 冬吳及越平 伍子

謂三年吳始弱 者不亦驗之乎

庚申十四年西狩於大野 大野鉅野澤也在魯 叔孫氏

之車子鉏商獲麟 叔孫氏之車士子姓而 曰為不祥

為何獸故 曰賜虞人 以其獸賜掌 仲尼觀之曰麟也

見之乃曰此 然後取之 魯人乃復取之於是孔子感麟

二句詳 小邾射巨句繹來奔 射小邾之大夫也竊句

見序文 曰使季路要我 射言但得子路與 子路辭

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 與子路 千乘之國 魯國也 不信

其盟 邾射不以魯 而信子之言 但信汝 子何辱焉 汝之

於人如此又何 對曰魯有事于小邾 言設使與邾射要

約而 不敢問故 我不敢問其伐之 歿其城下可也 雖

我戰成于小邾之城下彼不臣而濟其言彼謂邾射竊地而逃是不

臣也而使我是義之也則是以邾射為義也由弗能由也耻與不

不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陳恒成子也與闞止爭政為亂簡公怒故成子

弑之而立其弟平孔丘三日齊孔子將見君故三而請

伐齊請魯哀公討三言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言魯國

齊所陵亦子之伐之今汝將欲代齊將若之何策將安在對曰陳恒

弑其君答言陳成子有弑君之罪民之不與者半齊國之民不助成子者一半焉臣

魯之衆加齊之半以魯國師旅之衆加齊人不與之半可克也魯必可勝齊也公

曰子告季孫時政在季氏故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

孔子退而私告於人吾臣從大夫之後也言我昔日嘗為魯大夫也故不敢不

言有如此大事不敢不言言而不聽則無如之何也奈何令我告季孫乎

辛酉十五年齊平公元年楚伐吳報入郢陳侯使公孫貞子

弔焉弔吳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名貞子卒於吳境將臣尸入按聘禮若賔歿

未將命則既斂于棺以尸入造於朝价而將命吳子使太宰嚭勞行郊勞之禮勞去声且

辭辭不許曰臣水潦之不時言天時多雨而水潦無時無乃廩然隕

大夫之尸恐廩然傾動而致貞子之尸陷于水潦也臣重寡君之憂貞子之歿已為

寡君敢辭上介上介正使謂貞子也弔吳憂若隕其棺是增憂慮寡君聞楚為不道陳君聞楚以不道加于吳荐伐吳國

蓋對曰答吳太宰寡君聞楚為不道陳君聞楚以不道加于吳荐伐吳國

再來伐滅厥民人殄滅吳之民庶寡君使蓋備使陳公使我充使之副備猶

為貞子副事弔君之下吏不敢斥尊故無祿陳無福祿使

人逢天之感其使者貞子不為天所愍恤大命隕隊大命殞落而絕

世于良未棄世事于吳之良地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供具殯

一日遷次一日之間遷尸于次不敢久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今吳君有命迎奉使

之曰無呂尸造于門而不許以正使之尸入于國門是我寡君之命委

于草莽也如此則是陳君之命委頓于草莽之中不得以告于吳也且臣聞之我之

有曰事死如事生言待死者無異待生者無異禮也此古人制禮之意也於是乎

有朝聘而終呂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成以尸將事又有朝聘而遭

喪之禮聘禮云聘遇喪入境則還也文公六年季文子如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蓋謂此也若不

呂尸將命今聘使道成而不得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是遭所朝聘之喪則須自

還無乃不可乎即彼較此其為不可明矣呂禮防民以先王之禮而防閑斯民猶

或踰之猶或僭越不遵禮法今大夫曰謂太宰嚭歿而棄之以實歿而不納是

棄禮也則是棄絕先王之典禮也其何呂為諸侯王將何以主諸侯之盟乎先

民有言曰晉人嘗有言曰無穢虐士勿以歿士為穢而棄之備使奉尸將

命所以我副使奉使者之尸以將君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誠使我陳君之

命得通于吳君之所雖隕于深淵則雖遇水潦而隕其尸於深淵則天命也亦是天之

所命無可怨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非吳君與舟人濟涉之過吳人內之許

其尸入也按貞子歿於境內於禮不合以棺造朝蓋以吳人不內故芋尹引禮以深抑之齊陳瓘

如楚瓘陳成子之兄也過衛齊適楚道經于衛因而過之仲由見之時

路仕于衛孔曰天或者呂陳氏為斧斤而他人有之言齊之有陳氏或者天意假之

以為氏因見陳瓘既斲喪齊之公室斧斤可以斲木故陳氏能斲喪齊之公室

滅而他不可知也此事不可預知其使終饗之或者天意其使陳氏終能厚有

齊亦不可知也此事亦不可預知也若善魯君待時陳氏若能與魯親睦以待

天時不亦可乎如此有何不可何必惡焉何必與魯為仇敵乎子王曰然

是子路之言吾受命矣使楚矣子使告我弟汝可使人告我弟陳恒也

及齊平從子路之言子服景伯如齊為使適子贛為介

子貢為景伯之副使音貢見公孫成公孫成魯成邑宰公孫宿也

見而曰人皆臣人言人皆臣而有背人之心汝為臣于魯

魯而齊人雖為子役今齊人事汝者其有不貳乎豈有不效

適為叛貳者乎子謂公周公之孫也宿魯國公族

亦將叛汝也子孫宿周公之孫也故謂周公之

餐大利多享魯猶思不義猶且叛魯利不可得故謂周公之

魯而無而喪宗國以邑入齊使魯有將焉用之將安用

義之成曰善哉稱善子貢之言傳言吾不早聞命惜乎

聞子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曰言齊

我告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齊願得事魯如事衛無

魯未肯也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子貢善於言語故景對曰子

寡君之願也言魯亦昔晉人伐衛在定公齊為衛故

伐晉冠氏冠氏晉邑名齊為衛人報喪車五百晉人攻

得兵車五百乘因與衛地因以齊自濟呂西其地東至於禚媚

杏呂南北至於禚媚杏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凡

籍之而致于衛吳人加救邑呂亂八年吳齊因其病齊因我為

取讎及闡取魯二邑亦在八年寡君是且寒心言齊待衛之厚待魯之薄致使魯君

是以寒心恐懼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設若魯之事齊齊則固

所願也則固魯君之所願也成子病之陳成子聞其乃歸成

復歸於魯衛孔圉取太子蒯瞶之姊孔圉孔子也蒯瞶

其姊是為孔姬生悝名生子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豎小臣也渾良夫年

既長而貌美孔文子卒孔圉通於內良夫私通太子在戚蒯

得罪出奔晉得罪出奔晉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太子與之言蒯瞶

夫要言曰苟使我入獲國謂良夫苟能服冕乘軒當使良

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軒三歿無與雖三次有犯與之盟因與結良夫

與太子入入于孔氏之家迫孔悝於廁孔姬與蒯瞶迫強盟之

強與悝盟使逐強與悝盟使逐欒寧聞亂欒寧孔氏之家老使告季子

出公而立蒯瞶出公而立蒯瞶欒寧聞亂也聞有廢立之亂

下路時為孔氏下路時為孔氏奉衛侯輒來奔欒寧奉輒季子將入

將入衛將入衛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也曰弗及子羔

不及不及不踐其難不須以身踐履子羔遂出子羔子路入

子路子路及門及至公孫敢門焉公孫敢衛大夫曰無入為也

言輒已出汝言輒已出汝季子曰是公孫也責公孫敢求利焉而逃其難

雖入無益也雖入無益也由不然若我則利其祿既食其祿必救

其難有患難則避之有使者出適有使者開城乃入子路因曰

太子焉用孔悝言蒯瞶得國必雖殺之雖或孔必或繼

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太子無勇子路又言蒯若燔臺

為難為難以攻蒯瞶以攻蒯瞶

半時蒯聵劫孔悝登臺故子路言必舍孔叔則蒯聵必

也悝太子聞之懼聞其言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二子蒯聵

與子路擊子斷纓斫斷子子路曰君子死言君

戰冠不免猶不肯結纓而死乃結整其孔子聞衛亂孔

在魯聞衛有亂曰柴也其來柴也愚故知由也死矣由也好勇

壬戌十六年衛莊公衛侯使鄆武子告於周武子衛大

贖既立使之告於天子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定公十四年蒯

竄于晉不克而出晉君王室之故晉以周室不棄兄弟

不棄絕我第兄之親寘諸河上置蒯聵于天誘其衷今者天意誘

獲嗣守封焉使我得繼使下臣盼告執事故使臣來

之執事者王使單平公對曰單平公周卿士敬王盼君嘉命

來告余一人言武子以衛侯之往謂叔父故往謂余嘉

乃成世我嘉美汝能繼復爾祿次還居侯敬之哉有社

民人不敬方天之休汝自外而得國是弗敬弗休爾祿位

弗保全悔其可追後雖悔恨夏四月巳丑曆考之四

月無巳孔丘卒至是孔子公誅之誅累也哀公累其美

壘曰旻天不弔仁覆閔下故稱旻天不愆魯國不愆遺一老愆

也不且為魯國留俾屏余一人君在位使之屏蔽我榮

榮余在疚致我榮榮然若嗚呼哀哉尼父嘆息而傷悼

尼無自律言汝既死無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子貢



公其不得  
終于魯國  
夫子之言曰  
引夫子之禮失則昏  
失禮則是其昏迷也

名失則愆  
失名則是其愆過也  
失志為昏  
昏迷者必失其志  
失所為愆  
愆過

者必失  
其所  
生不能用  
當孔子之生不能舉用  
歿而誅之  
及其歿也乃為誅以哀之

非禮也  
是為失禮而昏迷也  
稱一人  
天子自稱一人諸侯不得稱一人  
非名也  
是為失名

而愆  
過也  
君兩失之  
失志失所故知不沒於魯  
楚太子建

之遇讒也  
昭公十九年費無極譖太子將以方城之外叛  
奔鄭  
初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

鄭人殺之  
又與晉人謀襲鄭  
其子曰勝  
子建之  
在吳

出奔  
子西欲召之  
楚公子西欲召勝而用之  
葉公曰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也葉音

涉下  
吾聞勝也詐而亂  
我聞勝之為人無乃害乎  
無乃為楚

乎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言我聞此人誠信而勇敢  
不為不利為

不利於國之事  
舍諸邊境  
故我欲置之於邊境之地  
使衛藩焉  
使為楚國藩屏之衛葉

公曰周仁之謂信  
周親也謂親近  
率義之謂勇  
率行也循行義

事乃可  
吾聞勝也好復言  
我聞此人不顧道  
而求歿士  
將欲有復讐復言非信也  
言近於義則言

而求勇力  
殆有私乎  
之私謀乎  
復言非信也  
言近於義則言

可復而勝但欲復  
其言非信之正也  
期歿非勇也  
歿而不義則非勇也而勝期必於歿不可謂勇

子必悔之  
子謂子西必欲召勝後必悔之  
弗從  
不聽葉公之言  
召之使處吳竟

召勝使其居  
為白公  
借稱公也  
請伐鄭  
白公請于西伐鄭欲為父報讐

子西曰楚未節也  
言楚國新復政令尚未有節制  
不然  
若非如此  
吾不忘也

我不敢忘  
他日又請  
他日又請伐鄭  
許之  
子西許之  
未起師  
未及

晉人伐鄭  
適遇晉兵伐鄭  
楚救之  
楚反以兵救之  
與之盟  
楚又與鄭為盟  
勝怒

白公怒子西與鄭和曰鄭人在此言子西不為已伐鄭而又讐不

遠矣子西乃我讐也勝自厲劔白公自厲其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期

公子結也其子名平見其磨劔曰王孫何自厲也問白公何故曰勝

直聞答言我平日以直名聞于諸侯不告女汝今問我而庸為直乎豈

為質將巨殺爾父將以此劔殺汝父也子期與子平

告子西平告子西言子西曰勝如卵言白公之初如鳥

余翼而長之我召而用之如鳥以翼覆楚國第楚國用

皆第我死我死之後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則白公必得居令

而作勝聞之勝聞其言如此曰令尹之狂也謂子西之言得死

言我必殺于西若子西得自死乃非我我乃不復成人遂作亂白公果殺子西

子期於朝二子在朝而劫惠王劫惠王以自固子西臣袂掩面

而歎羞見葉公故葉公在蔡先是蔡遷于州來而方城

之外皆曰方城楚山名其可巨入矣可以入楚子高曰

無饜其所貪求必無厭足偏重必離譬如物偏重必致離敗葉聞

其殺齊管脩也管脩楚賢大夫故齊而後入聞其殺賢

附然後白公欲巨子閻為王子閻平王子名啓五辭王

子閻不可不肯遂劫巨兵遂以兵劫子閻子閻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言汝能安靖匡正王室匡正王室而後庇

焉而後廣庇覆啓之願也此固我之敢不聽從敢不唯

以及於我命是聽

若欲專利若欲專利其身巨傾王室以傾危楚不顧楚國不顧望楚

國之有死不能有死而已遂殺之遂殺之子閭葉公至至楚討賊及

北門至楚北門或遇之或人遇葉曰君胡不胄胄堯也謂

賊之矢若傷君設有盜賊之是絕民望也是斬絕斯若

之何不胄如何可乃胄而進葉公從其言又遇一人至

又遇一人言汝何為曰君胡不胄戴胄而進國人望君國人之如望歲

焉如農人之望日月且幾日月冀望汝若見君面若得

是得艾也艾安也是楚國民知不灰民知汝來可其

亦夫有奮心人人皆奮猶將旌君且狗于國尚欲表汝

告於楚而人而又掩面以掩蔽其面巨絕民望以絕國不亦

甚乎不亦過乃免胄而進葉公從其言於是去胄遇箴

尹固葉公遇箴尹帥其屬將與白公固帥其私屬子高

曰微二子者葉公言無子楚不國矣楚不復有國矣定

功最多二子有棄德從賊今汝棄二子存楚之賊其可保乎豈可

保乃從葉公箴尹固感其使與國人且攻白公葉公使

同國人白公奔山而縊走入山中其徒微之微匿也其

公死於何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

勿言長者白公也臨死曰不言將烹若不肯言乞曰此

時囑我切莫言之

曰不言將烹

乞曰此

我將烹之

乞曰此

事克則為卿

言白公勝則我

不克則烹

白公敗則我固

其所也

此乃理之

何害

雖烹何害

乃烹石乞

終不肯言

癸亥十七年

是歲楚人滅陳。晉人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晉人還

衛莊公復入般師。出衛人作亂。弒莊公復立般師。齊人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

甲子十八年

是歲周敬王崩。子仁立。是為元王。按史記

知孰是。姑從史記為正。云。衛出公復入于衛。

乙丑

周元王

十九年

衛出公

丙寅二十年

越自夫椒之敗。常欲報吳。十二年。趙

孟降於喪食

趙孟趙襄子無恤也。時有父簡子之喪。襄子比居喪。飲食良。又降殺焉。

楚隆曰

楚隆襄子家臣

三年之喪

禮為父母之喪。斬衰三年。

親暱之極也

此親愛之極。重者也。

主又降之

今主君又

無乃有故乎

豈其有

趙孟曰黃池

之役

十三年。吳子會諸侯于黃池。

先王與吳王有質

彼時先王簡子與吳王有盟誓

之質

曰好惡同之

言吳晉二國禍福之事。當同其好惡。

今越圍吳

今越舉兵圍吳

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

今我繼嗣簡子不廢先主舊業。欲敵越以救吳。

非晉之

所能及也

吳晉相距甚遠。非

吾是日為降

我所以降於

也。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言雖不能救吳。但使吳王知。襄子憂吳之意。可

乎。不。趙孟曰。可

言其

隆曰。請嘗之

我請往。而試之。乃往。楚隆乃

往。先造於越軍

楚隆先適越兵之所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

言吳人干犯離

間上國亦已

聞君親討焉

我晉聞越君親舉兵討治。吳罪

諸夏之人莫

不欣喜

中國諸侯無不

唯恐君志之不從

唯恐越君志

請入

視之我請入吳而許之越人告于吳王曰楚隆致襄寡

君之老無恤大夫稱老無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臣

志父志父簡子名也謙得承齊盟蓋嘗得與諸侯曰好

惡同之盟言今君在難今吳君有無恤不敢憚勞襄子

不敢畏憚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但晉國事力使陪臣敢

展布之故使我來王拜稽首吳王下拜曰寡人不佞言

不能事越不能服君君臣為大夫憂夫憂吾被難拜命之

辱拜謝襄子與之一簞珠簞小筥也使問趙孟遺

也使楚隆以曰句踐將生憂寡人言越王之意欲使我

此珠遺襄子曰句踐將生憂寡人生受其憂患句音勾

寡人死之不得矣我雖欲為之王曰溺人必笑吳王自

問不急由溺人不吾將有問也我將有史黯何臣得為

君子史黯晉太史蔡墨也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

其對曰黯也進不見惡答言黯之為人進在退無謗言

退居私室而王曰宜哉言如此宜其

戊辰二十二年越滅吳卒如子胥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辭曰孤老矣言我已焉能事

君豈復能為臣而乃縊夫差自越人臣歸以其尸歸終

○國語曰越師入吳吳王懼使人行成句踐曰昔天以

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

聽君之命乎夫差將死使人告于子胥墓曰使死無

知則已矣若其有知也吾何面目以見負也哉遂自殺

庚午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

荆哀公庶子其母得幸於公

將臣為

夫人

將立之為夫人

使宗人釁夏獻其禮

宗人禮官也釁夏其姓名也使之獻立夫

人之禮釁許觀切

對曰無之

答言先王之典舊無此禮

公怒

哀公作怒曰女為宗

司言汝為宗人之官女音汝

立夫人國之大禮也

大昏之禮冕而親迎此國家之大禮

何故無之

何故以為無是禮也

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言魯國此二公

皆娶薛國任姓之女

孝惠娶於商

此二公皆娶宋國子姓之女也稱商者避定公諱也

自桓

臣下娶於齊

桓公莊公以下皆娶齊國姜姓之女

此禮也則有

若求此禮則固無之

若臣妾為夫人

今若立妾以為夫人

則固無其禮也

則宗人所用自先世以來

固無此禮公卒立之

哀公終立荆母以為夫人

而臣荆為太子

而以公子荆為太子

國人始惡之

魯國之人由此惡哀公之所為

辛未二十五年

是歲衛人逐出公

公至自越

去年哀公如越至是而歸季康

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二子迎公于魯南鄙五梧之地

郭重僕

郭重為公御車重平

下見二子

謂季孟也

曰惡言多矣

郭重告公云二子不臣之言甚多

君請盡

之請君盡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梧

公與二子就其地而宴之

武伯為祝

祝上壽酒

惡郭重

武伯嘗毀郭重貌醜

曰何肥也

言郭重之貌何大肥也

季孫曰請飲

疑也

季康子請罰武伯以爵疑武伯名飲去声

臣魯國之密邇仇讐

以我魯國密近

諸仇讐之國

臣是臣不獲從君

我以居守之故不得從君以出

克免於大行

既得免從遠行之役

又謂重也肥

郭重從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

公曰是食言多

矣

公言此人食言甚多蓋借郭重以譏三桓之食言也

能無肥乎

食言既多安得不肥飲酒

不樂

君臣言語相猜已甚故宴亦不樂也

公與大夫始有惡

自此哀公始與三桓不叶

為二十七年  
公遜越張本

壬申二十六年

衛悼公元年是歲周元王崩子介立是為定王越人納衛出公不克衛人立蒯

賁之庶弟即悼公也衛出公自城鉏巨弓問子贛

所居城鉏之地使且曰吾其入乎復且問云我可以子贛

稽首受弓稽首以謝對曰臣不識也答言我不識此私

於使者曰私語衛昔成公孫於陳僖公二十八年衛成

隱甯武子孫莊子為死濮之盟盟在僖公二十八年而君入

故衛成公復歸于國獻公孫於齊在襄公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

事在襄公二十六年而君入故衛獻公復歸于國今君再在孫矣言出公十

今又奔宋城鉏內不聞獻之親內而兄弟則不聞有外不聞成

之卿外而諸臣則不聞甯武子孫莊子盡忠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此我所以

不知其可入也詩曰詩大雅抑篇及周頌烈文之篇無競維人言國無強競四

方其訓之苟得賢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衛君若能得人四方曰為

主則可以為而國於何有又何難於得國乎

癸酉周定王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句踐使其大夫后庸來聘

於魯盟于平陽與魯盟于平陽之地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

康子病之耻以三大夫言及子贛語及子貢曰若在此

言子貢若在魯吾不及此夫必不至與越人盟也蓋子貢武伯

曰然武伯言何不召何不召子曰固將召之康子言今

文子曰言季孫不能用子○公患三桓之侈也哀公患三家侈

汰以害公室 欲臣諸侯去之 欲求諸侯之 三桓亦患公之妄

也 三家亦患哀公多妄不信 故君臣多間 君臣猜疑 公欲臣越伐魯

哀公欲求越兵以伐魯 而去三桓 假之以去三桓之子孫 因孫于邾 因遜讓而出奔

邾乃遂如越 自邾適越欲求兵以逐三桓 國人施公孫

有山氏 有山氏即公孫有陘氏也施罪於有山氏者以公自其家出故也終于貢之言君不沒于魯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畢

聚開白正

果結黃